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齊魯書社出版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〇冊



# 補編第九十冊目次

易學全書五十卷(一)

〔明〕卓爾康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配舊鈔本

.....一



易學全書五十卷（一）

〔明〕卓爾康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配舊鈔本

本傳 趙汝鉉仁和縣志儒林傳

卓爾康字去病萬歷壬子舉于鄉授祥符教諭歷陞工部  
員外郎左遷常州府簡校僕大同府推官時盧公象昇為  
總督爾康建白共事稍自嚴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歲大  
祲為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卒年七十有五  
爾康孤時特以世道為己任為子用宏幼時與胡同嘉  
同學好古師事許孚遠而友高攀龍九言接少年寒畯鉅  
公要人片言不合終身不相往來其學以經術為本作易  
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會去  
不果萬歷間河決山東爾康年甫二十與同嘉下第居南

京遣老僕晨趨視高家堰口諸生皆目咲之舟行南北迄  
道所訟訪問黃淮河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  
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曲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  
比官大同哈卜之議起爾康奏託象昇謂通吏不如大計  
莫若宣諭哈保全殘卜存中國大體象昇大以為然下  
邊吏施行子人昇字有教以古文為當世所稱

海軍後學吳憲錄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乾三

乾元亨利貞

乾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德並貴乎智乾鑿度云水土二行無信與智故畧而不言也李鼎祚曰按說卦乾健也言天之休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元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

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秉純陽之性故能育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傳乾元也人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性乾坤有此四德在地卦則隨而變焉本義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人至也

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為元亨利貞又王所繫之緯以新一卦之言山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又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十篇皆以此卦而六又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蔡虛谷曰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而許多言語皆在其中三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

劉濬伯曰漢魏以下承乾之四德列為二物曰大通而利于正固是亨與貞為美德而元與利為虛物矣非易之本意也何玄子曰元無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資其體始以言其功舊說華言大畧也十文人上為元：為衆善之長如畜為衆之長也亨者通也通則美又人獻亨之亨同百嘉會聚如人之脩物以亨然故謂之亨利者也且則不害如刀之利禾頃而便也貞亦無正固二義徒正不足以盡之如木之植



幹正而固也古語場中之植人爲幹謂今之永久本也

爾康曰朱子曰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在氣中氣隨理只就天道言爲大始也子嘉也物欲得且也各正而同也就人事言則爲大通而至正易本卦筮文王祗爲人事王占而繫此辭特就人通至正爲訓以本文五之直下者言耳孔子見一理之渾融四德之彰著又以四言分之方氏曰六畫絪縕惟天足以當之未大本通本貞本无不利不用戒辭此固推入子純以義理說易也從本文之四分者言也然作易從蓍而起占辭本是文易人子既以善長四句言天德之在人休仁四句言人事之合天推比整齊而不以人事委曲之占廢當机之用故大哉乾元章乾元有始而亨章從象中大乾元通六龍以終撰文王繫辭之意尤不恰爲人子說易上下天人不可興要如此元亨利貞四時也四德也四字最合理氣占三者言之凡卦之所主有重丁發揚者則但言元亨利有重丁收斂者則但言利貞唯乾則陽剛不已無一

是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也故曰德澤溥然相爲用休有不可得而名言者焉 爾康

銘世氏曰六十四卦自乾坤外全言元亨利貞者五无妄以長男明從父臨以少女明從母也初長男先中男五從母華以少女從中女五從父而隨則少女長男交傳父母並有得乾坤之氣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必主長男少女者陽取其始陰取其終也不從少女長女者陽微不定陰柔不育也他或言元亨利貞皆偏得之者也照僧戒一字即

不渾全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爾康曰初九陽在初其位下未子曰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于金北曰陽處三陰之下聖德在愚俗中止如九居金之則歲時許多經世筆物的彌綸一齊收拾不見何爭力量陽在下也初陽下位位是不足以圖吉皆一吉下爲解

何玄子曰王文成之論亦龍也作一今有有顯晦



無優劣作六人有有貴賤無優劣抑龍而潛可稱  
勿用非龍而潛農商盡然而安所休勿用執婢隸  
引賈誼新書云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  
用者不可也現龍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  
龍也蓋止使人尤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  
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愚按勿用  
只是戒用故傳曰君子弗用蓋謂潛龍之不可為  
哉賈誼之言謬也  
魯論之曰龍不但飛見可乘即亢龍亦有濟于天

下是以君子用之惟潛龍用處難覓非混跡于凡  
流則寄神于物外名教之所不能束也是以世不  
易名不成不見是使于天下遂有可幾即不謂之  
潛龍矣凡言潛者皆非聖人之得已或教苛而老  
于潛或亢而退于潛俱退處于不利之地然潛有  
不用之用龍德必本于潛聖人主靜之極其休嘗  
潛  
宋知德氏曰如占得潛龍之象在天子則當降位  
在公卿則當退休在士子則當靜修在賤人則當

隱逸在貴賤則當待價在戰陣則當左次在女子  
則當愆期萬事萬物莫不皆然若不知象一爻止  
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  
夫何以弥綸天地  
爾康曰或曰此潛不露以藝藏言即至用之中而  
有至潛者存此是深論潛道却非本旨論理者有  
全体有當机不可過也此爻只以初陽在下未可  
施用為言勿者禁之辭聖人當此時意念不生  
幾微不露  
爾康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孔仲達曰曰是地上可當為有益之象陸希聲曰  
陽氣在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  
漸于物故傳曰德施普也  
蔡虛齋曰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辭  
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英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  
其用及繼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分  
上事  
爾康曰陽主于二補上矣王輔嗣曰陽氣發動見



于地上尤莫如曰故以鳥象者中得正見於大人  
擬之于聖當如孔子傳曰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  
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  
德之人以被其澤皆可謂為德此普即見在之中  
儘可施澤所謂隨其所及皆能有濟如孔子教思  
無疆萬世為王其澤甚普 爾康  
鄭衆曰此下卦中大人也修身見世神彩發皇  
可則可法觀德而樂者舍此其安為高位不在而  
德在故利見與五同有謂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

者謬甚

九三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

反復道也

則為陽上下皆乾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有危  
懼之象惕惕之交戒敗之决也故曰終日乾：夕  
惕若惕若戒懼之心似可狀也君子本体懼：亦  
臨亦保養似有一御料人肚腸在故曰夕惕若雖  
見可危安得有咎反復道者反：復：在這一條  
路上聖人學問無時可息到此地位只有功夫不

懈而已下乾已終上乾又結此其象也 爾康

六乾之義獨以學問歸之九三儒者以為三人位  
也此大不然聖人九地非學無時非學乾卦純粹  
中正諸爻德是一人諸人德是一德第九二中和  
則未修身見世之德九五則健則若飛龍善世之  
功用九三聖則不中有危懼之象則以學問歸之  
學問功夫大聖時：惕為故聖人無危机統業是  
其危机聖人九地境界惴惴是其懼境因文之危懼  
為聖心之危懼要置學問于此又聖人九二之筆  
也若論學問功夫自潛至亢一日少懈不得故文  
言九二之庸言庸行九三之忠信立誠九四之進  
修及時六爻中三爻皆言學問則三爻之時義益  
見矣 爾康  
蔡虛齋曰反復二字來：去：不自休養之意所  
謂往來于懷也  
何玄子曰說文作夕惕若虛按：惕若厲皆作  
一句讀淮南子云終日乾：以惕物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



賦云夕惕若厲以省愆兮然據文當雖元啓之  
文則厲字意不屬上且另自爲句古文特因二語  
相連而並舉之耳優六三類優厲元啓文氣與此  
正同且從今讀

又曰元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通于元者虛元  
通也王育說天缺西北爲元詩書春秋禮記論語  
本皆用元字奈變篆爲隸始以番爲之隸爲有無  
之無惟周孔首見蓋用元事蓋變隸之時不省改  
也易不在楚故亦不改或作元非元音既

九四或躍在淵元啓象曰或躍在淵進元啓也

爾康曰龍至九四已在上下有龍騰變化之象矣  
淵與田不同田是平地淵是深淵已離下休故謂  
之躍此在上下之下故謂在淵乃龍之所居說  
龍在淵語意本是平嘗不必以淵可變化淵爲深  
藏爲解石祖孫曰文詞但言或躍夫子加一進字  
以斷其疑  
註近午寧位欲進其道進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  
其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

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謂于果故元啓也

于今升云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飛  
于天也此武王上其孟津觀象而進之文也守泰  
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推進則運經常之教聖人不  
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  
項平菴曰彭城劉牧謂在淵爲藏非經意也龍之  
潛水猶人之潛時也何謂藏乎初九之藏乃在地  
下非在淵也牧殆爲小雅魚潛之淵所誤尔小象  
進元啓也明躍而在淵爲進而及時也文曰乾

道乃章卦至四則下章而爲上時至卯則寒章而  
爲暄皆進而得時者也

何玄子曰李氏曰或躍陽繫之也在淵陰繫之也  
夫德與時並躍而猶懷或之心不取則其無忌  
憚乎升進則無退則無進則武進則文聖人毫不  
以己典權之天命人心而已

爾康曰九四居上下之間處重剛之地學問至此  
有變化學術至此在經世通全軌而言之所該甚  
廣湯武革命固在此時而端爲說似于太蒙若當



登之翻出許多外相：形多山多俱語全在世情  
純角上打點又几于過陋矣 爾康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爾康曰則陽中正以居尊位故為飛龍在天之象

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安王輔嗣曰

以九五龍德在大大人之道乎也位以德與德

由位教以至德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造即

造化之造陶成一個世道來 爾康

項平菴曰武謂二利見五：利見二非也熟玩文

言其說自明二曰吾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見

龍在天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盛神化而人利見

之也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天且不違况于

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見之也二居陰

位其孔子文上之事乎他卦利見大人雖各主一

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廣大然亦早者暗者利見德

位之高明者也

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呂伯恭曰上九過中居無位無民之地凡事理時

勢國家天下滿極而悔者多矣有悔者言此時固

有悔也若處之正則無悔矣故不曰亢悔亦不曰

悔亡而著有悔以戒之以俟君子自愛耳

劉濤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

理故曰有悔重則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

故必有悔龍神物也龍與細：龍與巨：龍與高

高龍與下：故曰龍變無常龍能章亢而有悔

龍德之與時皆極而不失其正也

李彭山曰悔非不善之道人心反正之幾也乾之

上九陽雖已亢然乾道常不息故必悔易中言悔

有曰有悔者德有所失弗拂于心而有懲創故謂

之有悔也有曰亢悔者德無所失雖事拂于心而

無所怨尤故謂之亢悔也有曰亢悔者德微有

所失而心休即一不至于戒而生悔故謂之亢悔

悔也有曰悔亡者失而既悔：而即得不待失速

言改而後无吝悔凌于几之初動而不違故謂

之悔亡也後凡此類皆以此求之

章本清曰或曰聖人時遇乎亢而終不至亢故聖



人无悔曰湯武當商夏末造非亢之時乎某耐雖  
忠君也以臣放伐其君非亢龍乎胡後世無以台  
為口實非有悔乎周公于魯祭亦然謂人聖理義  
中正雖臣放君弟誅无悔心焉吾不信也  
馬理曰天之數以六陽而窮地之數以六陰而窮  
人之數以三陰三陽而窮陽數奇陰數偶天道不  
易明也伏羲畫六奇之卦以明之則天道若失學  
老氏者曰吾能駐景而不死學佛氏者曰吾能涅槃  
而不生是欲陽而不陰而不復陽也有是理

哉

朱矣鮮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以少唐切人頑  
也以苦浪切高也吳切清以人之喉骨則而居焉  
是也蓋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貞之意陰陽之理  
極處必變陽極則生陰：極則生陽消長盈虛此  
一定之理數也龍之為物始而潛既而見中而躍  
終而飛既飛于天至秋分又潛而潛于淵此知進  
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  
聖者得時之極乃在于此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

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  
官登之曰顧子不遠優元抵悔矣龍德而不免于  
悔何歎曰悔有二遠優而悔：其不免哉通也出  
于心之母自欺者也君子不可祇此悔蓋元而悔  
悔其不可訕後也出于心之不自滿者也聖人不  
可廢此悔

鄧泰曰曰按亢本非美辭或云龍之變化無所不  
有語亢而龍之德始悔或云上已亢矣龍德雖衰  
龍性尚在故有悔即不至于亢皆非也特此因承

傳有六位六龍之文故云耳大亢回龍之一位然  
曰乘龍御天當自有調伏控制之法豈因其亢而  
遂與焉亢：則有悔不亢何悔大傳曰憂悔吝者  
存乎介飛天之大人蓋自五將涉上之介早杜其  
亢矣

黃瑞伯曰上九之亢其宗門所謂尊貴墜于本外  
為貞之卦為悔：則知變而有轉身机矣故以用  
九之羣龍亢有終之

用九見羣龍元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註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侮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先首坤利在末貞

疏此一部釋經之用九之象辭經稱用九故象更疊云用九云天德不可為首者此天子釋辭也九是天之德也天德剛健當以柔扣接待于下不可更懷尊剛為物之首

孔仲達曰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陽有九十二爻相例以此卦純陽居首故首發之言凡陽

爻皆用九所以提發諸卦之凡也下句羣龍即乾六五皆用九以此卦六爻皆九故又言羣龍所以提結此卦之凡也或謂用九指專此卦六爻或謂專指上九一爻皆未然

程子曰剝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元首言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歐陽永叔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元為易道占其爻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當多而九六當少有元九六者為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言之餘可知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群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

則萬物何以資始而推為首乎或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則以為天下先則云元有則言朱子曰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易解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元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健在首故見其元首則言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



游談溪曰乾以純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極而  
我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  
則陽知其陰而爻故元首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  
而爻故永貞利

蔡虛齋曰愚謂用九二字設在初九至上九之後  
明是指六爻皆用九者言故于用九二字有得有  
見羣龍元首之象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四字無一  
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為諸

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同係以此卦六爻  
皆變者之占辭實是氣勢隔越現象傳及文言悉  
以用九二字常見群龍元首亦可見矣本義若  
明通例盡于初九之下明之是亦可疑  
和仲與曰用九五謂剛而柔也然非以柔濟剛也  
亦非剛變為柔也若曰以柔濟剛有漸德矣剛變  
為柔則剛為失中矣蓋九為純陽：純元離則德  
為純德自然圓融渾化則元柔元出乎自然不吐  
不茹本乎天性用九所以為妙也故曰天則故曰

天下治

晉書之曰用九以九為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  
純陽之卦用皆天則無一毫之陰渾也冠以乾元  
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  
一者元之赫九者元之用赫與用合而為變化有  
象于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見群龍元首者  
與時變化而無成心之謂首與尾對六龍之不可  
分首尾猶天行之不可分旦暮也凡人心有一毫  
之未化即非天德從其中之執而未化者遂見以

為首則有尾矣六龍純乎天德神元方而易元休  
安凡大見之優于潛而飛之優于躍也又安見大  
惕之方于見而亢之方于飛也寧有首惟不見其  
首而以時乘之則觸處可以為首時潛而潛即潛  
為首時見而見即見為首惕躍飛亢皆然人見之  
以為首而羣龍實未嘗有首也元首而元不有止  
乎分之所當然而行乎時之所不得不然此之謂  
天則天則即從天德中流出雖聖人亦不知其然  
而然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大則又曰天德不可為



首也德有一之本龍安能無首學者未達天德安能見群龍之元首來元晦謂六龍無淺深暗合元有之旨而以用九為君道變柔則非矣聖人來龍束一手來六手曰束一即所以束六也論聖學之大致則以潛為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惕龍以伸躍亢者龍之極而惕反于潛六德之在人心如晝夜之循環而無端隨時隨地尤不可來者以時位而論則六龍亦元並來之理雖通全德備之聖人所來不過一龍矣齊飛孔子見伯夷亢

太公躍道雖相通用不相奪而就其所來一龍之中六龍亦森然具足焉則所謂數化而川流即一而成六者也然龍德無成心時來無定格故有始潛而終見始見而終惕始惕而終躍者又有見無潛惕無見飛無躍且亢者千變萬化不可勝窮亦各乘其時而已矣要之不可為首仰五帝而抑群臣見飛龍之為首也軒仲尼而較亢非見見龍之為首也謂就湯可以就桀者必首躍謂避人不如避世者必首潛貴氣都薄熱處必躋亢于飛之上

志進修履錫類必推躍于見之先群龍于是有首失皆躁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為首則紛之見悉屬我見

鄭元瑤曰易數倚河圖中宮圖中宮天一六三天五曰參天地二地四曰兩地一氣五運化原具焉中舍外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為六而數成者三變皆奇天也則三而九三變皆偶地也則三二而六故九六天地之大用也易以識文等六位之物又辭用之明文之所動者以識動故四營十八變之數動變現為審動之所用乾坤六爻皆動著二用明天地之大用為餘卦爻六爻皆動占不于之卦各于本卦爻次革現之以主動非主變也全主變乾之始巽承也何謂潛龍坤之優坤雷也豈謂履霜哉黃端伯曰易主變九有乾之變也乾之六爻未有直于其吉者獨以乾之坤予之凡悟而有其悟修而有其修則主自未融未可以凡化也夫用既圓全体俱成至哉故曰見群龍元首吉乾首出之大



人也至人又畏其為有用乾者宜思之  
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莫  
如三四之地故僅曰亢咎然人事之得莫大于亢  
咎而吉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  
中操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歎  
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于三四止曰亢咎噫  
可以無大過其聖人乎  
爾康曰九純陽也用九用純陽也純陽則健中正  
無一毫渣滓無一毫私欲元氣周流休戚充足聖  
人用之之在天一三五而為九筮之倚變少變老  
不變而為九皆專于數非正義也能用九自見卓  
龍元有見象龍明六爻皆然也初是潛以勿用為  
用三是惕以乾惕為用上是亢以有悔為用同時  
柔位自以當机為用似乎有首然其体用各足變  
化周流一時之中五位俱攝張子曰邈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尾朱子謂六龍元從漢正合元首  
之旨若一于贊是翊之伏一于飛是驚之舉耳豈  
得謂龍哉永叔曰龍之剛強在首故元有吉止叔

曰陽剛不可為天下先二叔總是執認剛德不可  
為首句耳章本清最為得之其曰純乎天者不涉  
于形迹故為首不可若曰陽剛不可先天下而為  
首將當後天下而為足乎曰變剛而為柔則用柔  
可為天下先而柔可為首乎恐非聖人用九之旨  
矣用九之義鄒湛氏王介甫熊南沙皆非 爾康  
天德不可為首利永貞乃言九六之理至云用九  
用六則為六十四卦用九六而不用七八終并言  
九六之數也九是純陽：用其極六是純陰：用  
其極陰陽之氣惟極乃純陽極則渾融故元有陰  
純則凝固故永貞九即陽中陰六即陰中非爻乃  
中之謂也永叔曰九變為六：變為九及其筮也  
七八者多而九六者少是以朱震說易凡易中九  
六俱言各變之爻以易專為筮作而止抑聖道之  
一者莫盛于此殊不知九六非同並生用九用六  
非同又變天下德是陰陽陰陽各有至極陰陽之  
氣惟極乃純九是純陽：之極也故陽極取之六  
是純陰：之極也故陰極取之此陰陽之極德九



六之義也。夫陰陽惟九六乃純如乾之九五坤之六二九五二六極無得可言若他如陽極而暴陰極柔極者亦以九六與之是何二德之濫施乎予曰不然事有不同理亦異致假如一串之來中正者上七中而不正；而不中次之不中不正又次之上者同從純德中見下者亦不從純德中來程子所謂忠亦不可不謂之性是矣上者次有事與德合者以九六與之下者亦以九六治之必以九六治之而後或謀或和各獻其形而無所遜重人作易無非欲人有悔德為君子謀其大道密心固自如此若七八之為少陰少陽總是二純分出先聖原無四者之名後聖雖因作筮有四者之名而本經正首原以九六尊之故九六者直經之例也

爾康

鄭泰曰曰五為天位龍在天大人之造位優矣龍九而愈上志得意滿豈難久持是以有悔大人九五本是天德本可出簾物九則駕于其上而更高之首孰是天德而尚可為首乎用九者持盈固自

有道勿至于九而已矣王介甫欲繫用九于九龍有悔之下雖未為定論然五上而支實可合併見者文王傳曰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而此曰天德不可為首其義了然他卦陰陽相雜立相為用惟乾坤純陽純陰故特揭用九用六之義非為凡爻通例也爻以初為毛上為有六龍共是一龍之之為德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而終不可使亢者為九所用則未見于九是亦人以有首爻用九者冲乎勢乎一亢點通通休是龍貴不見何者是首蓋當其亢而不與為亢索所謂昂然表異者無有也元有斯九悔故言此與老氏不敢為天下先義殊迥別龍性氣成雲因雲以自蔽使人可望不可即有于雲端彷彿見之者其首卒莫可濟而見此實象也六龍搖不離潛雖用純之勿用乃善用九耳大以有出無物之乾諸爻皆不言言至元有方言善美龍德或通則七之變除之此元取左傳引史墨稱乾之坤原非解經正法

林黃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孟春之月蒼龍七



宿皆沒故謂之皆仲春角九見于天曰達而望之  
有在田之象焉季春收房已出乎地孟夏見其未  
離于淵仲夏正于南方季夏則已過中而九于未  
中之位角星初沒故有見鮮龍九有之象聖人作  
經極天人之蘊元所不該舉其一端以示人耳  
楊洪圖曰再觀易中六爻初嘗对上二爻對五三  
當對四乾卦初潛而上九故初勿用而上有悔  
履陽潛也二在田而五在天利見大人有同辭三  
四重剛而不中故皆不在天不在田而九皆有同  
辭夫通亦然夫抵諸卦始終見于初上曲折傳于  
中爻  
邵仲興曰爻初至五行為十五圖書之中數也天  
一至地十奇偶相生亦至五而虛故五為中極過  
五元位  
象抄曰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至腰  
腰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虎頭似蛇眼似兔項似  
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  
物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噴氣成雲罔雲

以藏其身故不可變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八二  
尾惟頭不可計見用九見鮮龍九有是象又龍  
之九有通鱗一尺不可犯九龍升而不能下為通  
故有悔亦是象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來時來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奉  
註大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大形也者  
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無窮為物之首健  
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  
其時而成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蓋則未潛龍出則  
未飛龍故曰時來六龍也來變化而御大焉辭尚  
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耶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天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象  
卦所生天之象也現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為大  
惟乾則之故曰哉大元者氣之始也  
傳大哉乾元資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



始乃純元言元也氣元純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  
物一更有物質始于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轉言  
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  
見外之六位各以時或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來  
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軌道  
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命太和乃貞利保謂  
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夫為萬物之祖王  
為萬邦之宗氣道首出庠物而萬彙育焉道再臨  
夫位而四海從王者休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此建安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  
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  
乃其間之功則丹即此折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  
兩之則為陰陽皆一氣所貫也舊註大明至御天  
為元亨首出二句為利貞者非  
趙汝楨曰一兀分而寓于乾坤故曰乾元坤元天  
地為乾坤之形乾元坤元為天地之氣形以宅氣

氣以神形乾元同得一兀而乾之德大者元氣亨  
柔運之于天成之于地：闢天中斯乾元所以為  
大也  
張彥陵曰接各者各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  
于其所之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無所漏  
洩也合者會聚之意無所大虧也然保合心從各  
正來  
焦弱侯曰大明終始至御天十五字吳知清移萬  
國咸寧之下此不必也氣道變化四句皆就聖人  
親聖人乘龍以御天則聖人之變化即軌道之變  
化性命則各正之太和則保合之于是裁成輔相  
之道盡元亨者乃得利遠貞成而大道有終矣現  
後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亦以雲行雨施傷之聖  
人也  
郝仲興曰乾天何也一兀之氣為善之長為物之  
始與天為一故曰乾天猶元有統百休元字統百  
官言貫乎天德之始終也程伯子曰滿腔子皆惻  
隱之心也夫惻隱四端之一耳何云滿腔蓋仁本



是渾然一體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理智信皆仁也皆惻隱之心也謝顯道玩物喪志赧然汗顏程子謂此便是惻隱之心本羞惡也而指為惻隱所謂满腔皆是也凡生意皆仁也元亦然故曰純天乾元萬物資之以始非即始義元善也元貫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德言乾元之施統天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聖人經天大明終始人生所歷不過六位聖人一德時來六龍此德言聖人乾元仰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貞利天以四氣統天天之元亨利貞也皆出於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爾康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說天道便是說易道說易道便是說聖人用易合而言之以明易道之妙大明終始朱子說聖人元亨利貞直說易道本六無礙乾道變化易筮皆就聖人說然說聖人而以乾道提起亦無礙儒者為分合提是模擬之詞爾康善讀朱子分之味自不悖

爾康

唐穀菴曰德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能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能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能有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夫是之謂御天

姚永菴曰天地間只此絪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為命在物為性皆始流形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于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俱大謬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楊止菴曰日行一晝夜行天上下間至南北極之中遠得三百六十六度四分日之一是天行健人一時一吸為一息準日法亦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五百餘息安定胡氏謂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是大之行又不息若君子自強只與日同猶是有息必若天



行乃為不息

子實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在彼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以以下莫敢放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

俞石澗曰聖人與天為徒則至誠元息今不言無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是也蕭山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輯聞云按集

韻乾當作健當是乾訛為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

三卦始于地勢坤終于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

獨乾曰天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乾而傳訛

之訛遂以為健耶或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

者乾為君為父不指斥其為所以尊君父也愚謂

是亦強為異論耳再案乾健二字聲訛也

却仲與曰天道健而無息人心運而有常君子默

乾法天只是常運而已陸子靜曰精神不運則愚

血氣不運則病又云某理會事時血脉骨髓都在

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圓關：散：全不理會  
底人不陷于中又云獅子捉象捉尾皆用全力  
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剛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礼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爾康曰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  
此故曰善之長亨勿且不必出礼字只就善之通  
處有許多嘉美適合于此故曰會義者得且之謂  
處得其宜不違了物如快刀利物無所留礙即所  
謂利義處焉曰和不生于扣而生于履和曰利生  
也此足明義中之和幹者莖幹也木之身也字從  
干場中之木橫者曰偵直者曰幹字從木事必以  
貞方是有幹此四德之理也惟君子能行之休仁  
不是將仁來為我之休我之休即是仁以仁為休  
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礼不求其  
會故苦其多得其會則三千三百只是一家故曰



觀其會通以行其禮聖人於容周旋中礼有源頭  
合也貞者固守其貞也固是實字亦是養字以此  
成文耳非是貞少乃如固字以足其貞也  
高景遠曰元亨利貞者仁義礼智也聖人何以不  
言智：不可不見：之于幹事之貞離事無智：  
無朕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為  
乎世不為乎名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則行之  
要則遠之雖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鄭泗山曰行遠非指定出處言惟其心之所樂則  
行之即世見謂非而名不在焉弗避也惟其心之  
所愛則遠之即世見謂是而名在焉弗遠也故曰  
雖乎其不可拔也

爾康曰休惕然陽無一私之謀故曰龍德不為乎  
世不為世所變易一義也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  
自殊異一義也皆非也此是天下有道丘不與焉  
孟子思以易：下之易言元治世之意也不成乎  
名不以一善成名亦非德是道可以易世不求治

世無必用之心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無累身之  
志用舍在我以避世元悶非香不在物故不見是  
而元悶初非樂行特言其能行見全德耳  
爾康  
何玄子曰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  
和隱智隱非傑而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  
聖而隱若拙龍然能潛龍見能上能下出則身：  
夷則冥：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求初之龍  
德而隱正此之謂也

張孝陵曰元悶二字全不是知希我責的念頭蓋  
聖人之心原以萬物為一體到避世不見是地位  
似其本念相違人情大都因時事之感觸而慷慨  
興懷或後命自解或自是非人即此便是不平的  
念頭聖人都無此念依然一體萬物之懷流行于  
宇宙之間而已故曰無悶

邵氏曰管子不潛而不能沮溺以偶耕於聖潛而  
龍者伊尹之在莘太公之釣渭足以當之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吉也

爾康曰道止丁中：寓諸庸：言庸行聖人神明變化之德不離尋常日聞聞和存誠程子曰聞和則誠自存不是外面但一個誠將未存著今人外而後：予不善中尋箇善未存著如此則定有入善之理只是聞和則誠自存蘭廷瑞曰和自外入故聞之誠自我有政存之聞和則誠自存更不費力遷世來未嘗損何問之有善世來未嘗加何伐之有曾登之曰移風易俗十庸言庸行之中而元智名無勇功故曰善世而不伐老者安少者懷若洪鈞之造物而我無與焉故曰德博而化李陸山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允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十包氣心盡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如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聞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聞和存其誠不然古行之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吳叔美曰乾以居之人皆有居終於百德之君

不必居天下而後為君

邵氏曰管子云見而不能揚墨以仁義而賊民見而能者湯武之行道足以當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之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之其誠所以告衆也知至至之可與凡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註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

註大進物之進者美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故廉不有初鮮无有終大可與存義者其惟知終者乎

朱子曰忠信二字共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金觀曉廣舍持三日報亦士年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進德人只將古語看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功夫自是大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



若只不擇言達事便說只這忠信那被泯沒所流  
立不住了又不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  
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後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  
當自家數以有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只現發書  
之平易雖要便見其德之字薄所以養之深矣  
知至是知到至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即安  
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安終之  
謂意思也隨他到即安這便與存我存我終  
是見得爾面這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我是

得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當之在這裏  
當登之曰德以忠信進不以入處入處進業以修  
歸正誠備不以立功立名修業只在尋常日用  
間

蔡虛齋曰朱子曰先知為幾讀書有誠神記曰聖  
人幾字亦作知幾看

黃端伯曰終日乾之象說君子行處天子知曰知  
至知終蓋乾知大始者也朝乾夕惕只是性之靈  
覺微始微終耳知至所而上之在窮到性命最初

處所謂本根智也知終浩而下之在窮到事象究  
竟處所謂後得智也

爾康曰至者心有會處也一往而深小言而解是  
謂至之晉人確凡之說外氏林鳴之語可想見其  
至矣然彼由通達而來非如聖人從家之中之終  
看義到盡處也起人而超當下便了是謂終之如  
周子幾微堅固外氏已安心竟可想見其終矣然  
微以識力而成非如聖人成性之存也此是近神  
知是先覺世間朕兆惟不由思想而忽通天机者  
方能有所得不然一現即隱矣若云幾微則玄冥淵  
寂之真是若本體反以顯顯義是又理存是保含  
惟人心綿之不息之內而具有根性者方當荷位  
不然一有便散矣若云終條理則歸根造極之語  
是為功夫反成形跡知至是解悟知終是了悟知  
至知終似識而非識至之終之似力而非力知至  
知終總是此知此乃乾知大始之知非與知行分  
立之知也此義程朱俱屬正解其餘野狐外道不  
知說甚

爾康



卻以曰管子云陽而不能應種以於中而霸起陽而龍有湯之于夏桀又王之于夏里足以當之  
凡四曰或躍在淵九幾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元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九幾

跳上而欲躍下而欲退是元常也意在寸公非是為邪也所以進退元恒者時使之然非為欲離群也如元俯仰並同于策亦欲有為于天下也又曰躍元所錄而能于地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利未如錯齒古無文字同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備業古人未有一日不備業者故古人身備事理而無怠惰荒序之時常有變動惕厲之意

章本消曰乾三四德業各自本文說始上不惕在下不憂使九二進德修業不可以致言非為邪非離群欲及時也便是九四進德修業何必謂九三既以進修在四則九功大也欲及時三字最宜

玩味

爾康曰古之聖賢一生致：以：祇是學問功夫時刻不懈一竿蓋坐在茲九鼎銘勒在茲故位有潛龍進情則一場武放君遠祥以為掀天功業然聖人不遏自盡其能：業：至滿慎獨之功而已既九一毫利天下之心亦元一毫成功名之念上下非即守道正志也進退元恒日用實行也魯賢之曰南巢牧野之事聖人雖曰行旅亦日用進情事耳此語甚得古有以三杯酒一局棋為禪受征誅之喻有雖是快心終成狂論欲及時者乃是恐其天時之意非云不敢先不敢後也蓋天下險沉民生塗炭聖人不忍須臾忘懷一大不獲即予之憂百姓不妄即教之歎歎及時全在進而有所稱進元幾者是也 爾康

當登之曰南巢牧野之事人謂至人行旅在聖人則亦日用進修事耳元德原元作輟進修豈間陰夷當躍而躍止德業之日新處天其不取亦是進情失時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焉有沒世



曰實之漸而武有上帝臨女無所溺心之惕可見  
二聖人及時進修之心

邵氏曰管子曰躍而不能棲王以懦弱而抗周躍  
而龍者湯放桀武王伐紂足以當之

九五曰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此聖人居天位具天德故不復言進脩德業而一  
以聖神功化潛漢坎累之妙言之

何玄子曰同聲互相應和故一鵠鳴而衆鵠皆鳴  
又如鼓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首人撥琴賓調而  
琴聲出躍是也同氣互相求取故欲天而而陵  
柱擢又如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是也水  
流卑濕之處火就乾燥之物秦淮海云內經曰南  
方熱：生火北方寒：生水西方燥：生金東方  
溫：生木中央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  
土之氣水之于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

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陰或以陽求陰也管  
公明曰龍有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  
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  
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  
能召陽故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親正擇龍能  
在天利見大人之義作躍起而在上聖人作則龍  
在天也萬物親則利見大人也莊氏曰天地絪縕  
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休有繫于天氣偏  
多者有繫于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司馬有大  
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于天者是動物  
含靈之屬天休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  
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地氣凝滯  
植物亦不運動是親附于下也又吳初清曰動物  
首在上親上也植物首在下親下也在上雖味感  
應惟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其相感應  
之義所以親上親下不同者以各從其氣類故也  
聖人之圖天下于一休者性也天下之歸性于聖



人亦性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類同故耳作親之  
理又何疑焉楊敬仲云孔子諄諄設喻重復言之  
所以明聖人作則物无不應人君必求諸已不可  
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欺常  
世之乏才其理也

邵氏曰管子云飛而不能秦隋以一純而戒詐飛  
而龍省克舜禹湯足以當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  
賢人在下位而元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註者而元位九者上非位也高而元民下元陰也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為之助處上卦之極而不  
當位故其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

簡康曰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元位二士三卿大  
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  
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九元陰  
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元也乾上九貴而  
元位需上六不當位乃將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  
說極好楊廷秀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

皆從九五故曰元勑象亦如此晉發之曰亢龍與  
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若易以  
俟命其無樂乎安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  
雖近是以悔亦聖人之情子曰聖人未嘗遠于  
人情也情有喜怒憂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憂事  
有言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又曰龍有亢  
子曰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  
之有悔而亢處于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  
曰龍德

邵子曰管子云貴而元位伊尹辭阿衡之日高而  
元民甘盤避荒野之時賢人在下位而元輔者伯  
夷之外首陽也又曰亢而不龍霍光以擁立而喪  
身亢而龍者伊尹之放太甲足以當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行  
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下治也  
亢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前陽在下也七郭以聖言此七郭以人言後七郭  
以時言下者下位也含說者作止舍之舍以爲二



有君德而時則止于田畝為止合然下與時合不  
同下者我不見而人不用也舍者我見世而人舍  
之也解作上多亦得行事行進德積業之事也自  
試者自審也乃獨知處上治猶言發治當之安所  
處當故有災也元天之心也九天之則也聖人休  
天之心用天之道天以元君萬物聖人以元君萬  
民政治天下

象終日乾之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微驗元城別  
公嚴晚間居或問先生何以遠日公正色曰君子

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之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龍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張橫渠曰乾二五皆正之中德五則曰大人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

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而

潛龍自是聖人之德修其德未設井二乾之本體

五乾之極盛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

實到為己有也若曰思慮勉之而為者止可告知  
不可言位也位則實在其所矣

李子思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謂不

知變

易簡錄曰傳中既危其辭而曰幾不可久曰當之

災以示亢道非君子之殷又神其德而曰其時偕

極即終日乾之之與時偕行以表亢道乃聖人之

權與時偕極不能優留退步也

晉登之曰天德元將故六龍元一可以為首天德

元迎故六龍元一不可以為首元將元迎天德乃

見言天則者天理自有分限節制一毫人力不可

得而參焉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見天則也天則

亦先可見隨用隨空不見而見

乾元有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哉乾乎則健中心純粹

精也六爻終振旁通情也時來六龍以御天也雲行

雨施天下平也

註不為乾元何能通萬物之始不生其情何能久



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

疏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不言所利大矣我者若坤卦言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元不利也非惟止此一事而已故云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為元所不利此貞為元所不貞是乾德也

程子曰性情猶言資質休戚壽夭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七利貞有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語說得好不有其功言仁育之元跡處為貞楊止菴曰元貞成已是見性情但彼時萬物討收他氣候尚柔嫩直到此結實時乃完全成一個法象性情于此方顯著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三句人承上而言之百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

所能也不言所利除符經大之元恩而大恩生即此義若他卦使言利牝馬利涉大川可見乾始元也美利天下亨利也不言所利不言貞而貞義已具大矣公提贊乾之詞劉健中心純粹積賢乾有七德劉不與健不息中不偏正不邪純剛無疵粹則不謀精則不粗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中六位時乘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中六龍時乘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中雲行雨施言乾有至一也治絲不二之名粹者蓋美也治米不雜之名猶微妙也

治米至極而元以復加之名

趙汝樸曰劉者一爻陽之稱卦其陽爻者有之健者乾卦乾之稱卦還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皆同也而外不謀曰純八純卦是七則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坤之爻二乾之爻一故精則惟乾所獨卦爻之德凡七諸卦不能備獨乾隆之此乾所以為大也楊廷秀曰正邪為正正為中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美正猶有偏已其燕南



北之正也非中也各師天地之中也夫惠吾道之  
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  
則正在其中道至于一而正之而中止矣  
何安子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明元為始之義  
也始其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惟始可以元所不  
遠元所不該含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矣蘇子瞻  
曰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又云情者性之物也所而  
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亨習之云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王輔嗣註  
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按性情鄭康成本作  
情性則情為發見為利性為本休居貞理或然也  
卦六爻橫三豎三者則即健即卦有二五實六  
乾剛健不心中耶則以休言健無用言陽居二故  
正陽居五故中朱子云或疑乾利元柔不得言中  
正者不然也統者不雜粹者不疵純粹者則健中  
正之至極精者純粹之至極乾德之妙非一言所  
能盡故于剛健中正之內復以純粹精實之六爻  
乾初至上之六爻發謂發越渾虛性曰動工歲云

散也六爻發渾虛時各異旁通而直之情與上  
文性情之情同義乾言用也蘇子瞻曰卦以言其  
性又以言其用大則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  
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繫四出而各有得  
焉則又也故曰六爻發渾虛通情也以又為情則  
卦之為性也明矣時來六龍者九家易云謂時之  
元氣以上而行動涉眾又是來六爻也以御天者  
荀爽云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程子傳云  
來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川著矣故見實  
行而施陰陽濟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不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淵言曰前言龍德而隱此曰成德為行蓋德為乾  
德其德乃成若有未成象元可引即終身隱象只  
是藏拙聖人恐藏拙者托于潛故特此點明萬以  
忠曰古人有以為實則方虛察恬退寬厚者皆  
成行非成德：：全要踏踏氣質復還性情然又  
只在行上見曰載來：：世間虛浮一種精神毫無



著

周顒曰德出于已在身內之物故云或行被于人  
在事之外故曰為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焉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居德也

滿康曰洪覺山曰學者覺也泉翁所謂心覺則聚  
不覺則散是也潘公華曰德惠其不聚已為耳耳  
不覺則不聚學者著察于庸常庸行之間日覺與  
我資泊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聚則混排

若件：不可遺故須辨問主于辨正是精一功  
大寬居有二義有寬大之寬即張子所謂心大則  
百物皆通之說又有寬長之寬乃從容優游無急  
迫助長之意辨于混中見其別古于別中會其歸  
朱子曰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闊濶後灌培養切  
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大等了即氣象急迫曰  
地狹隘無容着功夫也又曰探討得當且頃放寬  
大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要在流行處出一個仁來一條生意貫徹連絡

于其中而無間也發續成蘊到抽葉時只一條綿  
聯不絕生意一貫新便不可言仁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未矣  
鮮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交接處以剛  
接剛故曰重剛非陽爻居陽位也所以九四居陰  
位者亦曰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

易微曰以下休言三為上位凡人進一步則增一  
分傲慢三則不勝以二休言則三又為下位凡人  
降一等則添一分憂悶三則不憂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註九三中雖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為難故无惕  
其憂深也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殊迫前進稍易  
故但疑或憂則淺也

唐致菴曰不在天不在田四與三同三為人又四  
出于三之上又且不在人矣惕又非其常矣蓋惕



所以簡點于出來之際有四則已出矣所以善補  
四之通者惟是疑而已夫上下有常進退有恒何  
疑之有惟其元常元恒則介于上下進退之間所  
以高疑固不敢以有常有恒之凡自決于上下進  
退之間所以疑之也疑非執疑之疑是詳審之疑  
元疑之淵寂有疑之淵通  
高景遠曰嘗登之曰不亢不卑不人虛圓元滯或  
之理也嗟夫經重則不中之義而知聖人處世之  
張唯也凡易之道則能下柔、能從則而剛不相  
下亦不相從而又無並尊之理則以君中者為尊  
二休之中至尊又在上休故五獨得聖人行道之  
時而二亦得聖人明道之時焉以其為群陽所宗  
也所宗者在二五則其所不宗者在三四與初上  
矣初潛人所遠也上九人所外也三與四介在兩  
軌之間而俱未得中位音容已露威德未孚岐于  
相形相軋之衝而立于多凶多懼之地正君子唯  
于自見之日三乘二推乎為見而又不能進而為  
五之飛也四承五推乎為飛又不能退而為二之

見也人之所宗者在彼既不能從之以就此吾之  
所守者在此亦豈能捨之以徇彼道在我、不以  
先人而人能挾其賢智以侮我位不在我、無以  
欺人而人能逞其威力以凌我其賢者不與  
師而相與人不能棄然而離其羣也夫古人為  
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滯然而決其藩也古則人  
或順之動則人或抗之將潛則以立其當之將見  
則以于時議之天道或陰有所予而政奪人心或  
然有所移而政驚信于下或疑于上譽于遠或毀  
於近弗獲弗推而執忌其以立德名世不怨不尤  
而仇其以德志加人此皆重則不中之變態也  
當斯際也處世不可易世不可竭世不可憤世不  
可執經而杆格于世不可離經而自發于世不可  
雖以大聖人處之亦推乎其為道矣然而舍進德  
脩業之外無他法也故夫子于兩言獨諄、為武  
疑六爻皆龍德、相與有何位昂而三四多危  
疑之詞也曰易道甚剛統六爻而論則取其純陽  
折三四爻而論又嫌其重剛也故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噫其當惕與雖之時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爾康曰九二大人于道不容不同力至此則以道為體元所容力矣曾登之曰有問必先：天之學九妙用在後天奉時中程子曰大人之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奉配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非能見天則者孰知之邵子曰思慮未起朕兆莫覓之際曰先天凡微既動形跡既著之際曰後天凡鑒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指九五與天地合德太極也日月合明而儀也四時合序四象也鬼神合吉凶八卦也聖人一身都是步先天弗違之心從之惟戊所欲非但解其迫而已後之奉天時者天意已見大人以時而奉之不先不後也

小原

曾登之曰先天後天為一為二曰一之則先天之學二之則後天之學何者天與大人渾然一天則

耳天則不可先也不可後也以非言大人先天：亦先大人：後天：亦後大人至于天則之不能自違也夫先天後天亦惟大人莫之違天：不能自違也大人來六龍以御天以其自我作古即曰先天以其時至事起即曰後天而要之大人先天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曰子聖人不先天以明人各因時而立此使時之本主而聖人能先天以開之則古之聖人俱先為後聖之所為而民洗之沈疴已久矣故大人之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義貫卦軒造曆堯禪禹繼而孔子以匹夫明道術皆是義耳先天後天二之則不然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後儒張高聖學于是駕先天于後天之上以為別有一宗而不知先天學脈全在庸言庸行中惟其未始凡先事至而悔是以墮于後天耳王者純法後天不問先天可乎噫此又謀伯謀夷之治難乎其語飛龍也已

吳固之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扶他橫行在



授與天為一故分別個先後形參之如充龍之祥  
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礼作樂綱目  
事其他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此事  
然畢竟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子事所未有則  
以先天以其本乎理所有則以後天總是見得  
大人即天：即大人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

爾康曰元是勢在艱危非由身特高峻聖人當死  
之時必要死而不求生當辱之時必要辱而不求  
免當入山蹈海之時必入山蹈海而不婆娑人間  
前頭止有一路絕無旁曲榛薪之地可以藏掩可  
以躲避知其退而決不退知其喪而決不喪故曰  
不知退不知喪也然古今來大臣之國隱士苦節  
豈無其人豈皆元龍聖人所謂得正少升得正者  
負理而順問心而決不動意氣不抗名節既非智  
巧亦非孤憤乎：常：隨：默：視義以如歸求

仁之何怨所為正一故死而比干而正苟息諸人  
未必正身而箕子為正穆生諸人未必為正入山  
蹈海而許縣伯夷為正格先諸人未必為正君子  
不可以不辨  
爾康  
嘗登之曰非聖人不能元不足以見聖人蓋五龍  
皆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元獨無  
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苟時勢之所驅  
迫雖至于履危蹈險蓋家總被誘冒天下之大不韙  
所不辭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然聖人實非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也其正自有在焉耳  
元之時以進為止則安得顧其退以存為正則安  
得慮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通其所以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使與五龍若  
地而處又不以今日之所持為正矣故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再言聖人以見  
元之為龍也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則以此不容于  
不避周公列諸侯于負康則復辟不容于不歸其  
得處元之道者



鄭汝樞曰問龍何謂亢：何以名龍也。曰惟龍而後能亢唯亢而後名龍動以天故也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正百工廢非其位貴有位乎悔非其民而有民乎上下交疑流言朋興下有輔乎于斯時也處通于進處亡于存患喪于得錢已其贊于塞塞去之已尔將能亢乎唯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與時偕極必用其極內充顧慮而外无所于避讓也然彼能不抑不順當違于桎抗王世子法于伯禽流言作而希東自非聖人元我福利禍災履運泊然而難與頌此曰其惟聖人乎歎之也蓋亢也實龍也然有周焉有不及焉周公告召奭曰收周易不及是其悔也今非龍而亢乎將凶咎當從之悔云乎我乃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見群龍元首矣

張大如曰按乾解異同其細者不著：其大者元亨利貞諸家皆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為占辭朱子曰古人淳質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于正知其大

亨者正以侯便是開物成務道理非易之川蓋元亨是亦其所以為卦之意利貞同以為戒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為諸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畜二會不可以已意橫作主張也利既云和也傳云萬物之遂本義云且也象曰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疏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提釋乾與元已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大明終始六位時乘者此二句總結乾卦之德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二句中明乾元乃統天之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資始之義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句釋利貞也首出無物萬國咸寧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本義則云大哉乾元首釋元義也雲行二句釋乾之亨大明終始至御天為一即是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至乃利貞為一即釋利貞之義也首出節此言聖人之利貞也又保合太和註云不利而剛暴疏云純陽剛暴若元和順則物



不得利又失其正傳本義則云係謂常存合觀常  
如太和陰陽合會冲和之氣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憐著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註坤貞之所利：于牝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于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

疏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諸陰是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也西南既為陰東北反西南則為陽也以柔順之道杜諸于陽是喪夫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陰而無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其獲安貞之吉可知已

陸績曰先迷後得主利主者守也當以先迷後得



主為句利為句

傳乾坤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北為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象則安：于索則貞是以吉也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朱子不以伊川此說為然曰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蘇子瞻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有攸往先則述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典而則先也離也以及于艮吾朋也東典北則震也坎也以及于乾與艮非吾朋也而陰不能相用故七離類絕朋而求主于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為和也故曰安貞吉

乾鑿度云陰始于巳形于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崔憬曰安于承天之位故曰安貞言泰同與云先達失就後為主君亦以陽為主也

漢書天文志東北地事天位也

決錄曰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于西南也記曰陽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陰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鄉乾離震三女同坤居之是謂得朋求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朋能倡期謂陽朋陰朋有得之理朱二先生皆言而南陰方東北陽方而不言其故蓋謂月三日改而南得朋二陽為朋爻隣習睽日消乙亥乙未癸北故東北喪朋北蓋納甲之說與古文龍虎泰同其言相類耳乃斥為融氣陰著申消寅苟與卦爻成中消寅之說乎崔憬又謂西方坤乾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謂而為陰何其失之其初消以外位四為西三為南六四六三二陰相比故為得朋初為東上為北初六上六二陰相連為長朋其言亦無所據藝經指問三不能比而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辰巳在西南其殆斯義乎方技家取之顧人元知者耳

潛解曰先達者猶云先則莫知所之即不敢倡始



之意是也蓋陽先陰後陽則陰時自是定分諸儒以迷誤釋之非是後得主謂後乾而順之則所得主得正是迷之反象傳後順得當可証本義以利字連主字讀自是費解

易簡錄曰坤來西南東北以離坎為正中西南恰得本位東北兩當止之地不言西北東南避乾并及與也坤道君子之慎於攸往如此西南三女為馬合之為朋不為母東北三男為馬尊之為主不敢朋西南得死不尽之分矣東北喪死不安所止矣如是則更有失脚之事語千古之恨有無之矣○嘗登之曰師心自用其道轉乖此先迷也以虛受人漸入直妙此後得主也又曰欲速助長反窒天執先則差也深造自得乃見天則後得主也每貞字守貞不得守字更着力每利每主之每心每意肯也

張彥陵曰先後不以一事有末言只是任己先物剛致達居後從人則不失揚止菴曰攸往句意有攸有所向也

蔡氏曰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有健之可合而言之則曰安于正而已

車本清曰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役于坤得朋也所以坤元成而代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成言乎艮失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固合辟陰以代終雖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實從群陽而得主可見朋之得也以代乾也朋之失也以從乾也得朋固與類陰類而同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死性不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尚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喪乾之干必反之西南則有慶者又尚以西南為利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能資生者乎特在順承乎天耳惟見涉一偏固于卦辭則以主利為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之皆利為地道之心所以君子休此攸行不擇地而妻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之無疆矣



易筮曰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于乾貞則獨指一事  
曰牝而之貞王輔嗣誤讀利牝而之貞後相沿矣  
非也北地為群每一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群坤  
之貞全在從乾故曰牝而之貞也為牝則為  
坤君子有攸往北一句提起下文也曰先迷後得  
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要貞吉言當貞于陽方不當貞于陰方也凡  
此皆見所利所貞止于從乾更元他道故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現下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則柔順正君子之所往非以此句為提  
起下文也

思也其猶有感陰之愷乎損益十朋皆以坤休故  
在者從上言之在下者從下言之然益我無意或  
之或之者大其無所比也  
雲漢曰大地叢生皆因濫觴而正性命却元正如  
見獨馬則否他牛驥爭行濫觴元度獨牝馬受妊絕  
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下言貞  
謂無變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  
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得主道得常而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元極  
傳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  
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情字也  
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亨遠取牝  
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  
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子曰非健何以配乾未  
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  
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所以行也君子之道合坤



德也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化之道也乾坤共一元氣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共行以成化而元氣限故曰德合元德合弘光大正形容德合無疆之妙柔順正坤之利貞處使坤而有柔不順之時則亦不為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

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之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則得其主而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為一句遂謂文官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則本文後順得常豈復曉于大陰當從陽也既其類可于庚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言

游定夫曰其靜也翁故曰舍弘舍言元所不包弘言元所不有其動也關故曰光大光言元所不著大言元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

節汝極曰西南東北同後天圖坤艮方言坤土也

土爰稼穡坤此致役本地者皆其類皆此稼穡故以得朋言之東北土亦土冬至後寒極東則陷落為甚重空土而已是喪朋也最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象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著吉後得獨以後順得宜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昭然

陸廣成曰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餘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餘牝馬行地元強可識柔順之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方孟旋曰坤之力量不如乾行地以御天乎股大不同雖亦與乾合無疆畢竟有形坤大小之別故下文以柔順二字承之柔順正坤之利貞安使坤而有柔不順之時則亦不足為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君子攸行與上地行字相應都是柔行順行之道



爾康曰釋典引易而辨乃與頤行東北喪壯  
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于一左行  
而終于戊坤始于未右行而終于酉故男貴左女  
貴右也可謂妙得其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頤克字曰君子現坤尊之象以深尊之德故萬  
物四海同仁八荒我闡澤極博尊寬無際注是象  
薄德之人消之思猶有德色石之智猶有珍  
我標本之功猶有滿心何其陋哉龍又靖曰古人  
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者無者分定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剛致其  
道至堅冰也

註訓致其道至堅冰也者剛猶狎順也若鳥獸馴  
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  
本義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  
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  
滋息之分為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無者既以  
便順仁義之居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息之際

滋息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為最所  
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何玄子曰不曰霜而曰履霜履字何玩至君子言  
也若非君子則亦不能識微而知著矣凡陰進退  
上坎在陽履有見物與思之意亦當防微毋輕于  
不足慮德其長而至于莫可為也易為君子謀乾  
言勿用即履卦開闢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  
堅冰即始卦外女壯之戒防小人之易長也

陽止菴曰此今文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晁曰徐氏  
元堅冰二字王昭素胡安定並以焉然郭氏京舉  
王云陰始上誤增堅冰字項氏云觀許恭泰引易  
傳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本義謂當從魏志又按漢  
魯恭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訓致其道至堅冰也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然則二字  
俱增其來矣又以至堅冰訓致其道也有謂此  
與舍逆取順失前禽同不必改今從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元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言不可缺一缺一便  
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方便是到  
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不言利而言方者言剛  
則害于地通故下復云至柔而物之始以其先言  
柔而後云剛也言大只是對小而言言大也則只  
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  
此自然不習元不利

本義柔順止則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  
合元陽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  
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  
不利

胡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未剛  
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未柔  
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  
惟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  
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  
易內外方直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然而無不利  
○蘇紫溪以不習非不段了學也曰敬以成皆學

中節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察學然辨與敬止非矜  
持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  
是之謂至學

郭泰曰曰二以柔居中得坤正位故坤德莫盛于  
二陽氣所到有能輒受有愛即生莫之大則若引  
繩然氣性直坤亦承之以直也隨物賦形元陽元  
大皆有分哉唯不可移若紫姬然乾道圓坤則教  
之以方也凡是天之所覆孰非地之所載德合元  
陽且與乾而美大矣若此者果待習乎習為直必  
有至直者習為方必有至方者夫大非可習為也  
習而後利必有不利者六二本如是其直本如是  
其方亦本如是其大何假于習何不以此所  
謂簡則易能而可大之柔由此也鄭學謂坤之辟  
皆叶霜字韻則當以直方為句

爾康曰六三柔順中正坤道之純其德內直外方  
而其直方又大而其直方大又不習元不利德言  
坤德自然不須為作或曰不習元不利此言占詞  
亦可蓋無不利與德六四辭上六元不利同習屯



書有習吉語不習猶言必不再卜而自元不利猶  
不占以孚之說也蔡虛齋以語錄德占之義不同  
直方大不習元不利本義說卦德則大語錄則說  
直方大是卦德不習元不利是卦占二說雖繁于  
胸致煩則決于謂占之一說向皆不明卦又本等  
語是卦德如六五之黃裳其下繫辭或如此而吉  
反此而凶者即就本德而致功戒之詞如本爻之  
元吉學者要分之以為占耳然以直方大為卦德  
以不習元不利為占詞亦元不可且又有止言本  
德者如咸初六止言戒其拇一句止以占為德者  
恒九二之悔亡解初六之元咎則本德即是占詞  
占詞即為本德可見矣以繫詞占則見其象而玩  
其辭如則見其變而玩其占二句言之更相象占  
即辭者就平時習言動就臨事擇言言之為  
義即本象以見其變化也占之為義即本辭以驗  
其吉凶也卦德卦占象無一義蓋足徵矣  
鄭厚曰坤爻辭皆惕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  
字衍文下然則為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

又言亦心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衍  
文非也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句易中大字與  
字利貞同為句德皆附于爻詞之下則自為句已  
也  
爾康曰一念之萌一事之發皆為初六二直方之  
先安而不動且二德或詞自當以一念字敘伸說  
惟動乃驗其實下語似滯夫爻德元大才非有美  
于卦者坤離六二是已何也中正純也 爾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元成有攸義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爾康曰臣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  
乃能固守其德正而可常可字內使藏時發意與  
利貞不同或者時主而自發也從者下敢違始之  
意元成謂元成或正是含章代終乃元成的作用  
德元得含章可貞意六三在純陰之中純粹懿美  
故曰含章非是以六含三之謂也如以六含三為  
含章則始九五以陽居陽也何亦曰含章乎 爾  
揚廷秀曰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



好求任事則臨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衛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下任事之非求任事也如光大故能含章呂伯恭云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練有一功一善便元安肯受酬強欲抑是然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是則則必溢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剛費力人亦愛則故云大但言或從王事而不言元或有終有象傳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外皆然愚按無或有終印色在含章二字內元或是其含有終是其

### 章

項安世曰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為可貞為當貞也文辭于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使見以時發也之意

鄒泰曰曰坤至三而休已具亦既楚然有事坤道主威其章不以外衛而以中含位雖匪貞然是可以貞者也含章而要之可貞固不難以觀事亦不

意以避事時或出沒王事亦不致自疑其必利居之靈吾何力之有何或敢擅惟是王事惟謹自有必盡之力為之元終焉耳

六四括囊元吉元譽象曰括囊元吉直不害也

註家陰之外以陰居陰位非中位元直方之賢不造為事元含章之是括結否則賢人乃能無損則可非泰之道

疏括結也素所以貯物以蓄心藏智也則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元譽不與物忤故曰元譽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違為陽事但不為事始待陽乃行是陽事猶在故曰含章即陽之是也今六四以陰居陰內元陽事是不違為事元含章之美當括結否則之時是賢人乃能無損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黃瑞伯曰整度云坤道有閉註曰閉塞肅肅性不發泄萬物不化名之括已大道將敗名曰道隱爾康曰四為坤休上而在中有囊口之象陰之陰位出陰而結閉故曰括囊猶囊括萬物也誠哉不



露是非而忘非惟元咎抑元咎蘇子瞻曰咎與  
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于咎必  
罪于咎：所以致罪而咎所以致疑也甚矣元咎  
之難也

李隆山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元咎者以  
其元譽也

王伯厚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當寧所以藏耶象也  
全身以待時故繫所以戒繫欽也故元咎譽

章本清曰乾四曰乾道乃革坤四曰天地變化每  
卦由兩卦叠成矣至四則當變革之位

類元字曰坤三四兩爻休在重陰當天地閉塞之

會位在卦中皆深藏不見之地曰含章曰括囊此

其義也三以陰居陽頗有剛力故為可貞言其力

可能貞固自守也三惟其陽故以發言曰為純陰

故以慎言之

唐鑑卷曰乾初之隱：于元位坤四之隱：于有

位元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為不戒也易有

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元咎元咎之難非其戒

懼之心時刻操持故其謹密何以能之六四在于

兩卦之交下卦已為坤矣其有變化與否正于四

占之四仍以坤臨之則一味純陰元有升降正大

地閉塞之時變化何由而出賢人固其變化同其

通塞者能不隱乎既以在位直能終其身故其

是而已矣謹正所以隱其美也然說六五方正

位則知六四亦乾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市任時

枕可以括而括者也

何玄子曰易中言元咎元咎者二大過九五之元

譽少辭也坤六四之元譽多辭也于夫子問象貨

辨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爾康曰六五居中得正柔而純粹黃裳元吉坤德

之象如此黃者中之色所以配乾玄也裳者下之

飾所以配乾衣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此爻九不

可以以聖人言文王之徽柔可以人君言周成之

守成可以人臣言變契之中知可以母后言太姒

之貞靜可



邵子世曰元亨利貞四字與吉凶悔吝相配元字  
元對以本末為分吉之本為元吉之效為吉元吉  
元吉者善之至也故六五又言曰美之至也則元  
在吉上者其長則曰此性乾之元為大為吉三義  
他卦元在亨上而為大則為始元在吉上則為善  
而已

蘇紫溪曰元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則所以  
為善也三五皆陰爻十陽故稱美為然三曰含章  
五曰元在中此之謂聞然之章不顯之文其美聖  
人之不貴文也

李彭山曰經中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  
于道理為善而元吉也

俞王閔曰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九者  
五為副中之君六居五為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  
六為全為臣道元乃不可乎過曰不然易中以六  
居五蓋平也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  
順之君在離在夬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  
恒之類則為時弱之君准坤也五雖居位坤實臣

道不取居美此紫溪王氏之說坤之六爻皆順承  
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為君此楊誠齋之說  
竊謂六十四卦自乾而下陰陽之配應為柔之末  
承于是乾則全卦皆為君德而乾之九二其德雖  
臣其位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為臣道而坤之六五  
其位雖君其道則臣也豈非與諸卦例言哉

郝仲英曰易象變動未可執一此謂君父聚不得  
占坤臣妻聚不得占乾也非謂乾六元元小人坤六五  
坤但可能不可知也非謂乾六元元小人坤六五  
無君子也六二之不習亦是生知安行之聖何必  
坤定主賢六五之黃中亦是謙恭溫文之主何必  
坤定為臣聖人隨宜設象非拘一然就逆之凶發  
于初而龍戰之禍形于上何嘗一皆聖賢事然  
則以象地配乾首諸卦而稱至德何也蓋陰雖反  
陽而坤陰非駁襍之陰天下之惡始于不純坤體  
乾之純得元陽初分之意未遠于大始故稱簡能  
體乾生物象地而為至德也初六地下六二地上  
六三地上生物六四長物六五成物上六裁物以大



論初為切二為處三為將出四為出五為臣六為  
老休若夫變而通之元人元坤元事元坤元物元  
坤元可為事之可為物因于時其位其人而已程  
正叔以坤六五為尊位不可以人臣當之夫五之  
為尊位也象耳非五本名君也坤之為人臣者象  
耳非坤本名臣也夫子文言以坤為臣道者道謂  
臣與妻當效坤之柔順非謂臣與妻定居其一爻  
也君有五臣亦有五夫有五妻亦有五元人元五  
元物元五元事元五未可拘三論也有乾自有坤

所謂一陽一陰之謂道故首陽而同體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滿康曰純陰至此已極龍戰者陰戰也傳曰戰于  
乾者此時六陰已極一陽已生陰固極而道窮焉  
雖微而勢長迫與相爭故有戰象血自陰傷也傷  
則而敗故其血玄黃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其  
陽俱稱龍陽乘于陰故與陰俱稱血龍字畢竟指  
乾聖人不與陰之為龍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程仲與曰程子曰坤之用六此乾之用九用陰之  
道也陰道柔而難審故用六之道曰在長永貞因  
用六者六爻皆用六也與乾用九一例有變而為  
陽則能永貞此本義以蓋非言也夫是用六者皆  
善使柔必久而能永則地必安矣夫柔必安夫  
此為必要飛龍升是理乎不但陰陽交會而此純  
坤乃虞死因循之人則亦不足為坤矣又言替坤  
至柔而動也至則靜而德方則動方只在柔靜之  
中不須變而後有別方也故此永貞只在用六之  
內坤有貞自是能永聖人見六爻皆用六乃純坤  
之卦故以永貞發之此坤不升是一個柔故又曰  
以大終其首微矣哉

鄭泰曰曰陽大陰小坤之順乾始乎艱是終乎艱  
是故曰以大終夫是之謂永貞蓋坤之九皆是乾  
而坤之貞非坤自為貞也然則坤道之大三之  
以乾而已乾坤雖有用九六之分其實用六又不  
過用九

張彥陵曰終下其始言備言結果是陽大陰小定



分也然未有合于正而不失者能永守此貞則  
順而有常其健而不怠者更元分別其結果定矣  
不終就一般非始小終大之說

何玄子曰易剛之師云柔物用之者人主用之  
後人學術亦有然者凡易之道則柔則剛易而  
熟用之也又義與用九同義主上六一之陰  
極則變陽矣但陰柔終不能剛守既變之理唯反  
水貞固不為陰私所用則亦如乾之元不為六凡  
曰貞者主心而不主妄用六之利永貞自其變後  
而言謂陰變為陽則小變而大應變而升故利在  
于不後變也

爾康曰天下元至剛至剛有至柔也天下無至柔  
至柔者至剛也六剛柔之至矣利在永貞則堅固  
永久即是至剛故曰以大終至柔而動則一之大  
所以終柔也至靜而德方之大所以終靜也大  
者陽也終亦立言如此不可言終始之終坤道亦  
甚大華不可共乾配故皆謂易大而為至然天地  
並大乾坤不二故象中含弘光人之中直方大知

光大矣以人言之而然之以以大終也 爾康  
當登之曰吾人德性有小疵氣有有微滓便是此  
又曰本德性純然氣質非戰于仁也此成天  
性豈非戰勝乎

吳卦義曰乾有出者也而用九則曰見之曰則知  
雖先知先覺之聖不得以剛大自先也用九還家  
用六也坤復乾者也而用六則曰以大終有以固  
知雖至卑至速之功無非以貞此則大之則六以  
是固九也九六合用此君子所以能剛大能應地  
耳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本義剛方於此為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柔而不  
發反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貞則靜物至靜所以  
為方也陳了翁曰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則有進之  
動方者靜之德柔則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艮氣  
云坤雖以柔靜為主焉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



元大

程竹山曰坤何以後得主利非知始者氣也故坤  
不得而先乾所制者陽也故陰不主事主者後有

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不為而為之

陽道者曰乾也陰道者曰坤也

陰道者曰坤也陰道者曰坤也

子曰乾欲剛欲強而坤何以動而

利曰養生之道

蔡虛齋曰物非動則之動氣之入抵卑動也德方

在動則後一步動則是說化机方則在物上見則

方正足柔靜之至受不足柔外又有剛則靜外

有剛方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傳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不早不使

順氣故天下之患元由而成乃知積善之家必

而至于米下之患而至于大皆漸之積也

呂米米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善如何積得不善如何得不積而理則

離散則始聚若胸中有家者善處者自然積物中

無家者惡處也自然不積積而堅不立言順也

此一句尤可警非心即念不可不察也

時且立試又無若如然而初時一而後順而不止

必至沉而投身如剛敵初時只是忿疾時大必至

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報性者即此之謂也

有所謂道忠傷善在損所謂以惡愈惡惡不順之

謂也夫凡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通

絕正要人着力古來說臣賊子備述大事起初下

過一二見君父有不是處耳當犯于時或一為將

順第二番又似容身第三番又以彼長不知不覺

日漸日增心大乎滑一田夫耳俄而為却俄而鄉

俄而侯俄而公侯而兩公直至謀逆亦甘心焉

非積漸之成順流之勢乎是以君子辨積漸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人不習元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何玄子曰直者言其心体之正也言其制事  
之義也正之存乎中如物之直而下并濟義之應  
于外如物之方而不虧缺也轉正言敬者以正名  
直以敬修直陳器之云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  
則不可才敬則心必正焉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  
所以敬字更有工夫或外深衣然直其敬說  
為敬又說為正不可從直如外之以純方如絮  
之以原程子曰古之教以直其心守其以方其  
外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又云切要之通元如敬以  
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又云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  
是其義却是都無事了朱子云敬以直內是持身  
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  
無纖毫委曲方是剛截方正之意是此中皆合  
且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若是圓時便轉動得又云敬主而內自直義行而  
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  
矣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云有

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此意平却顛倒又  
牽動他寂然的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于根本上  
全無工夫只是徹上徹下在裏面做又云敬義只  
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總行是義合日是敬開  
此凡物是直不孤終大也至廣至宏至弘至神  
然于物無私而與天地同其仁盛德之至也不以  
其所行終不習元不利楊敬仲曰所行而不致者  
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  
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達變化皆如疑起于意  
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  
及非思心之所到李子思曰文言字：皆可位置  
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  
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  
二言義仁義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  
此  
孫聞斯曰乾之德謹信元可名坤則敬義而直內  
方外截然分別是亦方圓各為象并由方而後可  
為圓象且凡物由直而後可為方又非動而不見



為直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處剛不端者唯為下  
于方所有當者易為用力持同六二貞之心而後  
可合用九九首之義

俞玉潤曰或曰別元城嘗改敬為正以直為然  
止無下工大成故曰言敬而正則在其中敬則有  
所操中而不失其本然之止也或又曰此記云直  
其政也此乃敬之說兩敬說為政一又轉而為上  
亦純詩孔九章言孔能乃云獲元氣言休此為孔  
孔又轉而為幾理或然也

鄧泰曰曰文辭直方大以坤道言此則就休坤者  
言直其正先道卿公云正當作敬古音相近而訛  
部西山從之謂孔深衣亦稱直其政蓋敬訛為政  
又訛為正也其說最為有合敬則內曰直義則外  
自方敬義交符德所以不孤而大已在地道為不  
習元不利在君子則為不致其所行坦然行之與  
地道同光何疑之有行者坤能不疑者知敬義  
分內外即孟子行吾敬之意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何玄子曰董子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兩者  
地之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台從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無地而己物  
在地名一歸于天非有至義其能行此故下事  
上如地事天已可謂大忠矣又蔡伯韓曰以敬言  
之天教終九子不足于終代其終有地十元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元氣  
恭蓋言謹也

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蕃否則  
隱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聞不容髮初不待思慮  
計較也若謂相待而動則已作而事有所以獨操  
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陽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  
通氣至而蒙者獨賢人而已  
吳臨川曰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采芣苢  
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  
微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當休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徐幾曰黃中：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蘊乎內而至盛又曰黃中通理曰子當玩渙養不熟操守不同天理有一毫之未熟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也滋養熟入深存則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其德于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此黃中而通理暢于四肢為十事業而後為美之至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亦此意也

易筌曰三為坤之全體就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舍之為耳若五則暢而發渾之美故曰美之至六五當其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夫持涵養熟矣操存用其胸中洞然事理渾一更無疑滯謂之黃中通理正位居休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將何居焉六二內直外方而致其力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無所容其力矣

郝仲興曰問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曰本義以黃中通理為什黃字之義可也以正位居體為什蒙字非也乾坤象衣裳是卦全體六爻皆蒙之不獨六五耳二語發明六五之中德黃者地之中色也中者土之中和氣也通猶會通之通理何條理之理五為中極則流通連條理條暢上位者即中五之位猶洛書中之皇極河圖中之五十皆此位下偏不倚之義也若休者地體渾厚安重靜而有著上休之中不遠不動之義也

鄭泰曰曰黃中通理四字已該全體之意正位居體即中釋黃中暢四肢發事業即中釋通理美在其中則通脈絡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萬理所該萬事所從出而衆美之原也黃于五行屬土于五味屬甘于五音屬宮于五常為信于五事屬思于五方屬中央其條理何所不貫通直方之君子蓋黃中而通理者以黃居中位不已正乎所居者非坤之正休乎美固已在其中由中達外欣美可勝通哉于是暢于四肢而為用達之中此美也



于是發于事業而為振揚之猷此美也舉向之舍  
者括者无不宣揚而發越所謂舍弘光大品物  
亨美至是莫以加矣此真主哉坤元之能事也  
中黃裳二字不必分析案字已該在也字內何必  
以止位居休終之若是釋案則此字省下休矣况  
此又重在黃不在裳

北頓連曰所謂謂之事：或謂之業

案數于陽七戰為其嫌于九陽也故稱龍為潛未離  
其類也故稱紅馬為大黃者大北之嫌也人玄而地

黃

蔡邕書曰十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之之  
理無頃刻而息一陽維生于子而實于亥十月之  
陽特未成又耳聖人為其純陰而並嫌于無陽也  
故稱龍以明之古人以十月為陽月者蓋出于此  
。戰是陰戰稱龍有嫌元陽也坤六陰雖極一陽  
能此即生然此時尚是六陰則陰尚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

常食之曰是凡有戰人心亦有戰恒不勝氣性命

于氣此非陰疑于陽乎又有依性体以為學而漸  
失其真如揚墨之仁義亦疑龍也識其凡而反之  
其道利用戰龍德之君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謂之一戰而使真龍革伏矣

何公子曰疑約敵而元小人之忌也如禮記疑于  
臣疑于君疑于大夫之疑陽大陰小陰必從陽

陰既盛極無陽偕矣是疑于陽也

張彥陵曰故稱龍不是存空名之說蓋世界原不  
可一日无陽即當重陰團結之時若元一點真陽

如何收斂得住如謂止存空名以扶其乘則其之

戰者當是何物測言曰陰陽消息分不分有無誠

看坤行至亥下有伏氣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正

是此意

像象曰乾陽以生為德乾龍御天陰陽相和則行

施元非雲雨坤陰以殺為德坤龍戰野陰陽相乘

則行施盡成灾冷天地解而雲雨作天地之正也

不解為雨而流為血雜玄雜黃或為忠義剖肝畢

命之血或為靈福首就戮之血或為生靈肝腦



金此之血初早辨于舉足之初上極辨于黃裳之  
後不容黃之謀于玄如此

張大如曰按坤解異同象曰履霜愷水木義云按  
魏志作初六履霜則疏云坤順也本義云順習也  
六五黃裳元吉傳以并卦蠱武為喻云五為君位  
不可以臣無始告之諸儒皆下以為然云坤純臣  
道六五正大臣之位下得例以君位言然通而現  
之皆可為君臣之成也之在中也疏云休元則建  
不用威武傳本義皆云美在中而發于外後得主  
而有常疏云陰主卑退若在事後不為物先即得  
主也本義從傳云主下當有利字言後得主利坤  
道之常也蓋言順也疏云順習陰惠之道諸家謂  
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則順作慎又蓋字  
疏云疑辭諸解則不訓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諸家以陰雖有美為句含之連下為句平卷項  
氏曰非也含之宜連上為句然疏云六三之陰雖  
有美道包含之德為武從王事不敢為上北成之  
也則主亦含之連上為句也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艱難未  
泰曰屯

屯之時四德具焉當革昧之時元氣未散洪蒙蓬  
勃四氣渾融之所下有故曰屯亨利貞方屯之時  
未利故性天下未平得人乃濟故利建侯

蘇子瞻曰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其作也  
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者將害之霽而後見  
其功也

象曰凡曰使雷上而雨下動即宣洩其意終不盛  
滿惟兩在雷上一滴不漏故其動也而意充塞于  
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已而即為解矣所謂大可  
貞正在精神停蓄之時不在雨勢滂沱之後  
張彥陵曰屯難之世唐愚因東平侍覽乃蒙傑自  
逞其才性二急于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  
人以勿往二字正之當英雄馳驚之秋而忽求其  
壯心隨氣于寧靜之中有不動之用以成其此時



天下治：人心皇：在賢國治建侯樹屏方可濟  
難故曰利建侯

吳國之曰屯難之世心可見聖人大手度人情值  
此時大都市求可功未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  
一箇中正則無奇謀設計後其在險能動與不  
拙天陽地變化右神的心外只是胸中不曾動且  
了分毫終不家私謀策裏所以異于功名之士者  
以此

何玄子曰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是初以為  
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之也道  
侯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助滿然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本義或問云此以下擇元亨利貞則又上全意何  
也曰乾元亨利貞至此下乃作曰利建侯人不知  
將謂文王作易後作曰德配即非已如屯卦所謂  
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亨  
正故策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是初也謂曰

德也故孔子釋此本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  
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爾康曰乾乾則坤乾陰陽融各正皆稱為元陰陽  
一交便各形質而為剛柔矣故乾坤外諸卦皆以  
亨坎未震下為七一陽初交于二陰便為震一陽  
交于二陰便為坎謂剛柔始交也二氣一交紛  
紛難操便不可知故難生物不初則不生不出險  
則不得亨不亨則不得各正性命故動乎險中  
有大亨貞之道焉斯時也雷動于內雲封于外暗  
昧晦塞正宇宙紛拏無主乃亂之時宜建侯以應  
司牧焉立君置國事大勢駭故曰不寧屯其四德  
然四德分釋則與乾同矣趙汝楨曰元之義二曰  
始曰大一元肇判鍾于乾坤乾為陽始坤為陰始  
是也乾坤交而陰陽雜不得復為始故餘卦皆以  
大釋元而于屯發其例曰大亨貞三德已具而以  
宜釋利曰宜建侯而不寧四德之終俱全  
鄒泰曰曰乾坤不言交以後六十二卦皆乾坤之  
氣也召其始故曰利柔始交始交而難于是乎



生蓋物生本有不雜者物物則治即雜于出植物  
則少曲雜于伸雜即陰也乃一陽生氣不以雜而  
或息進而動于發中乾德方長為能大通而足以  
終安有不貞者其本動於自為而本能為兩惟  
震雷一動坎之雲皆化為雨而為之則皆而足  
此大亨貞之象也天造二可以入中終七貞蓋也  
之時大運筆細細其保其如平其吉且如林  
土字本有強理人氏本有統宗意耳是法以為之  
以收所以終乾天造而亨其也者不自有元陽結  
據震方動坎方旁若之何其可乎

何玄子曰變化稱大者大為陽接柔辭元亨者十  
一卦陽為主爻者七卦皆稱大陰為主爻者  
四卦傳下稱大止謂之元亨程子以為大不足  
盡元義元亨重于大亨非也乾元於人哉陽也坤  
元屬陰則稱至而不稱大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疏經謂經緯綸謂綢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  
時以經綸天下約束于物故云屯經綸謂綢以織

綜之

蔡虛齋曰在天為雲之施及下地則為雨之  
農則為水雲盛方成雨之盛方成水澤故旱多  
雨意為其雲不盛則雨隨泄祇以其其早耳詩傳  
曰雲從龍則多雨

楊止菴曰易傳曰天下元亨者人不齊人有中則  
柔條不柔條非經綸者不與也經綸之道不本于  
心則事至物來元所執度隨事應酬故有所為亦  
小補塞而已以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也

爾康曰經旨立其規模綸者辭合而成之此開物  
成務之道細繹圖為以解世之紛糾者君子之雲  
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滋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齊經  
綸審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為文所曰  
經者德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發綸者理其  
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濟民也

爾康曰磐桓以磐旋釋者自為融始橫承先生獨



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爲漸于磐  
桓柱也猶擅方之所謂桓桓故曰柱石眠曰鎮重  
不動桓是豎立不移周光德氏曰石眠曰磐永立  
曰恒磐恒有柱石之才有鎮重之中故以磐桓象  
之有主者恒易恆爲非事其志行正下句出也有  
奇者未免重發以表功其志行正下句也居貞  
行正皆從磐桓而見故象傳下維之一字意味有  
會之當世界洪荒生民險難天生此一人以爲付  
託而斯人亦以天下之重自任其在草茅岩穴之  
時不免陰行善牧物情其屈已救人一念固必有  
收拾人心鼓舞衆傑凡許作爲埋光剝采不得而  
一時之人亦必靡然從之如尹之在莘說之在野  
孔明之在隆中聞望隱然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

呂東萊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  
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  
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利磐桓而不敢騁此正  
所謂自勝之強也此心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

桓孰謂以剛爲戒乎

何玄子曰才雖大非貞弗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爲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爲也使爲志行正使爲吾貞又曰利  
居貞即象辭所謂利貞大吉止之義非靜處爲安  
也春秋傳云侯王社稷臨祭祀祭人民人亦鬼仲從  
會朝又爲得君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則才  
與德輔

蔡虛齋曰本義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  
侯占在象中卦辭主占者自卦而言則卦中之初  
九爲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爲侯也又辟主  
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爲占者所自當故值此  
爻者得建以爲侯而利也此亦通例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商康曰六二柔順中正有濟屯之德名世輔佐之  
器也當屯之時而乘初剛初剛固衆傑名世之人歟  
與共功者二從五則勢有不遂欲從初則心有未



妾所以分而不進為屯如遭如木馬班如之象然  
初九所以雖六二者非欲危害之乃求與之相合  
有婚媾之阻此蓋人情之所難却者而二之即益  
堅不與初為字也十年乃字一者從九五之召尚  
能與起圖存一者察初九之才果能忠誠除分  
可以自援之十年乃字蓋久而始決耳臣當擇君  
王陵所以去楚非交要要長生所以歸漢李彭小  
唐昆凌十年乃字危作字初亦無害險難之世艱  
危不進三爻與來馬班如而二獨屯如遭如者以  
其所處之勢係心于五通勢于初九雖進也真正  
英雄競業：孫洪洪曰屯休全在遭如遭者圖  
遇不舍無可奈何此經綸真心非是則天下共我  
渙不相屬我亦泛泛焉姑率尔以應天下而何以  
成屯何以稱不寧  
蘇子瞻曰大初九屯之主也非危也六二之貞于  
五也知有五而已苟與于五者則五危矣是故以  
初為危  
程子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危以侵逼于人

何也曰此是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  
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徐進希曰易之道有已  
正而他人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人待之以  
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之則為危難之  
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奉命  
李彭山曰初生民之主實與二為婚媾而匪危豈  
可與之為讐哉但二以柔順中正之德守其女子  
之貞不肯字而嫁之耳至于十年則初於此時人  
心已歸天命已定故已極矣然後節而從之非謂  
從五也  
鄒泰回曰易言婚媾者凡三皆陽爻為主賁九三  
以六四為婚媾上九以六三為婚媾此初九以六  
二六四為婚媾二不字而四字也九五雖亦陽爻  
然屯膏則既不能求二而所比之四又已應初之  
求五誰與為婚大貞所以凶也易之不可為典類  
如此  
六三即鹿元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元虞以微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本義陰柔居下下中不正上元正應安行取用為  
鹿元虞陷入林中之象占子見幾下口舍去若  
性遲而不舍去必致羞吝

趙汝談曰曰者必去其陰阻虞人反駁逆之止使  
禽赴田然後有獲元虞不觸禽即我之反反禽故  
曰即鹿：善走險逆即奔於禽不可守性入下林  
中有陷而不潛出之象進下漸欲即陷害在爾矣  
之覺矣

爾康曰時大其元天下所重之六三位陽雖有乾  
運之志而才弱終元濟難之才此時若如實賦之  
河而幾微之吳越康不取焉然元臣屬漢宋亦非  
高志是幾而不舍也不然庶几如說家徐洪谷之  
浮海張仲堅之扶餘或可然乎吾聞其語矣未見  
其人乃伏餘僅為小川浮海亦未宜收歟曰占子  
君子舍之則幾得許多濟世安民事第一亦收拾  
絕無形影意者其由泰伯伯夷子貢以君子之  
之君子是泰伯之詞非即以六三為子也幾仲連  
謂幾微也凡幾微者乃從無何有其事不見子為

幾也性各之性元所指幾是勢位不居才具亦少  
所性俱為不可不專在應也

白虎通曰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已從禽  
則云從獸禽鳥獸入下也然無所待就也

鄭泰曰曰參色白鹿郭京本正皆作何以及禽  
之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山林有禽  
虞官主之即元虞禽何可得往則反合是必禽  
之道也或皆古本何字為贅謂從獸無待轉入於  
中以從禽端是

六四之馬班如求婚媾往吉元不利象曰求而往則  
也

爾康曰初為卦主而五為正位新舊從違進退莫  
決亦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實四之婚媾也初求  
四而四性從之可以濟也亦不失為重德之智哉  
吉元不利乃夫下中二之口求而往明也  
趙汝談曰三之性各以應非其應四之性吉以應  
所當應也之時使皆案初而外從則四之占愈  
微故二親初為應所以正君臣之官使皆案初而



不應則在外之賢無與敵而之應初所以達濟時  
之權二者無備也乃可乎孔明含淚就出而事昭

烈亦應曰文之象

爾康曰凡文則上為性下為象六四下而從初亦

謂之性者乎故武貴人上之當言性不可言象止

未而性言象而即性耳文理固是如此如書上六

三人未遘人言其可謂之來不謂性也來矣辭來

指四性指初亦辭非之有應也而性自相應非之

其文之謂也文之有應也二五自相應非其初必

四五若上之謂也七卦六四求性之明始于在初

似為初四相應然六四柔順而正卦情上休原典

下休相取况初為卦主繫爻係焉非因兩卦相應

之例乃求初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

則能濟屯矣以其元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

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為有所不

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

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  
之求山之道魯昭公高貴卿公之事是已故小貞  
則吉屯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同寅修德則賢  
優先王之政諸侯優朝謂以道制勢為之不暴也  
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陽昭也不為則膏屯以至  
于亡矣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  
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  
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休有膏洲而不得  
施為屯其膏之象

何玄子曰霍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也連  
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據說文貞卜問也從卜  
貝會意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  
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山統書所謂作內言非外山  
用靜言用作山者蓋教以安靜候時之意于理亦  
通若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  
潤肌膚壽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  
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賑賑百姓而君吝膏則凶



臣等當則吉也此不過因上文屯膏二字附會成  
文耳都與文義無涉

鄭泰曰曰坎為雨故曰膏詩所謂陰而膏之也九  
五陽到居中得坎之正位本可以膏潤天下然時  
當屯難一陽陷于二陰有屯塞其膏之象故坎不  
為雨而僅為雲也

前康曰大貞如振剛帝正名分撥亂反正之事小  
貞是政事之小元關於成敗吉凶者屯九五不  
得不然還以此說為正用修釋小貞為臣大貞為  
君此釋解周孔誤又錢氏本氏解屯其膏如雲分  
合之象雲須解為雨不可貞雲貞則雨必吝須是  
大解大漸小貞恐止于為沾之之數點而無以語  
于膏元率土之職澤故吉小而山大高中白又言  
悟大小貞法演出極數始知小貞初之迷大貞初  
之迷屯時利轉旋快不宜深居久靜故曰小貞  
吉大貞凶實為至理此皆別得一解俱非本旨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遄如象曰泣血遄如何可長也  
前康曰上居屯之極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

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遄如也象所  
言何可長也者呂東萊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  
治即入于亂七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故曰何可  
長也按公問三非其應五不足坤不知五之不足  
坤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窮而至于泣血  
此言不然上六居上居外勢勢力弱有心灑血元  
力而大泣血遄如情事欲絕蓋遺老孤臣所憂國  
然有誓之淚未楊危使以司徒據大位而政權已  
去豈不能底其子亦累可見若曰不早附于初九  
此豈夫子特標泣血之旨哉

何玄子曰屯難既極當思所為變通計徒泣何為  
哉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  
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而泣  
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消之也其為元  
益莫大焉晉過江諸人相邀新亭藉升飲宴周侯  
中坐而嘆曰風景不如平日有河山之異皆相視  
流涕惟王丞相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由是言之也之極孰不為  
泣而徒泣無施此兒女之泣故曰何可長也此聖  
人言外之教雖之六五以出涕沱若嗟若而吉  
如屯上六者進無必為之才退有元益之泣亦朝  
夕必亡而已矣  
爾康曰當天造草昧繼治繼亂之時所慮必憂國  
所主必弱君陵遲衰頹之象自不可言其時必有  
英雄聚傑宏才大望隱隱隆起于民間但當世  
道一時人心自無歸之天下未必有傾危危君將  
助獨夫之心亦決無有棄明就暗扶亡國亂之事  
其居貞守正建侯興業固自有一番作用在初之  
建侯非以助五二之乃字非以字五四之求明非  
以求五儒者于此多作許多嫌忌周旋不必然也  
蓋聖人作易乃從天下之上一治一亂之勢立論  
是千古為夜萬世為土心胸豈若春秋專以尊  
周為義哉然所以憂亡國者原亦自有道也其  
言止言勸各之私非有大罪小負大責所以開其  
吉凶之道明白無遺而致哀上六則曰血運如

寫出孤臣遺老一段纏綿悲憤泣肝腸何慘惻也何  
可長句則又有望其絃之一脉更無已為聖人之  
心不千古若朕哉  
張氏如曰按屯解與同屯則柔如之而難生傳以  
震雷之象為始爻謂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朱  
子則曰別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  
也雷而之物兩陰疏云周氏褚氏皆云此句實粹  
亨也震粹亨者以七難之世不止亨通恐亨義雖  
曉故特粹之傳亦云所謂大亨而正者雷而之物  
滿盈也本義則蔡云以二休之象釋卦辭草昧既  
云草謂草創傳本義云草：亂元位序經綸疏云  
經謂經緯綸謂綸倫又劉表鄭玄以綸為綸傳則  
云經緯綸綸謂官為也本義則云經引之綸理之  
也女子貞不字疏云字訓受傳作字育之字本義  
從此氏說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君子幾註云幾語  
辭諸解皆云事之幾微求婚媾諸解皆以為四求  
初傳云若求此陽剛之婚媾佳與共輔陽剛中心  
之若濟時之也則吉而無不利惟本義則云初九



存下來求四為婚媾九五一爻傳云有君元臣名  
位非損而威權已去漸凶之則吉雖止之則凶本  
義則云小事守正獲吉大事雖止亦凶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川貞

滿蒙口蒙術也已先有物之初非物之元蒙者人  
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本卦曰屯歸而木遯曰蒙蒙  
象教語俱是發蒙之德乾坤既開君長已立聖人  
憂之使天下不近于禽獸者惟教耳蒙自可通故  
亨故利蒙以養正故貞具三德焉蒙卦下坎象流  
下上艮象峙上原流將出為山所峙包圍其下有  
物將潤達之形莊子所謂自然元氣流液于內是  
也故以名蒙：非昏昧愚暗一無所見之謂止是  
人生之初一段渾金璞玉未雕未琢外若藐無知  
識而所謂真聰明蓄藏于中特有所待而後開  
耳其可發可養為作「至」胚胎正在于此孟子所云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蓋者初必精誠再三則

漸而漸初筮猶蒙之憤排求通再三瀆蒙之較玩  
輕賈故初筮則告之再三則不告不妄即以施教  
也如此則蒙無不亨矣人性具足真明不遠凡有  
可亨之理而九二則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  
往教迎批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待于貞教  
不以貞則亦不可亨也所謂利貞者只是保濟蒙  
之初休而已固守得這點貞心便有可亨之理  
胡雲峯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為蒙則貞為養  
家有根本義以為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于  
貞易必如是看方為不滯也」  
蘇子瞻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己其中固自有正也  
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欲戰于內以來自達固其  
欲達而一發之迎其心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  
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至以至再三雖  
有得<sup>非</sup>其正矣夫愚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  
則正心不勝聖人之于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  
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勝也此皆聖人  
之功也



項安世曰洪範廢機聖之反為蒙然而蒙有作聖之功不可忽也

蔡虛齋曰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在發蒙之有道耳正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告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正我求童蒙以下自久只是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註通則因險進則闕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以亨行之得時中也

程子曰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古人自初學耳日游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預及乎稍長意見偏倚於內異說交雜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

俞琰曰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既亨則行也蒙豈能違亨所以亨者時也樂記當其可之謂時蓋不憤不啟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

呂東萊曰正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求童蒙先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元然不優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故蒙與道平不明須要評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微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而不動也若再三瀆之則徒將入于擬議州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之所謂瀆蒙也

楊廷秀曰說者以蒙為蒙昧之蒙非也蒙化也也者物之初非物之元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也而朱舒曰屯極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理果昧也其亨為大抵蒙之可亨其妙在此蓋險則已有氣



拘物蔽之累止則猶有寧重下遷之意此可行之基也

蔡虛齋曰剛明有可以發蒙中則善于發蒙則則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即時中故志應

却楚望曰坎險在下遇艮止于上在人為機械變詐勢窮迫生乎智巧展措不及如奔馬遇深淵頓覺沮喪所謂窮則反本俾語謂之鼠入牛角偷心慕絕聖人所以取險止而象蒙也

何玄子曰養正者養其本然之貞也蒙以能止故真心尚存養蒙者亦惟保護之而使不失耳傳曰本自無吝勿傷之也作聖之功實在于此功乃功大之功非效功之功蒙與聖非兩截故養正便能作聖最妙在一養字後世不知蒙養之旨曉為以言說滿以知見所謂鑒其混沌者也進夫蒙有自通之理故亨教者因其亨而行焉此時中之教也若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初不並而告非時中也再三實而亦告之非時中也

張孝陵曰舊解止字謂其執滯不通與險字例不知止字正與下爻可行二字相對謂其外欲不入內欲不出也間通處即是聖功蒙之得力全在此耳

像卦曰人：有北山下初出之象却被陰柔氣質包裹了一包累如一陽陷于二陰中上而又止了一止故蒙亨非以止以行也夫艮止而待行以行不以止故曰初筮不夫其時其道光明

周元德曰清水之溝清水過不流留室言弗諫弗能中其心而入焉者蒙之

唐擬卷曰艮山下有坎險是為遇險而止不能出險亦未知避險有蒙昧之象故曰蒙蓋天真渾濁知識未鑿蒙：然不知何性之時以是為蒙乃重稚之蒙非愚昧之蒙也何言乎亨也知識雖未開而天真其在有可亨之道焉九二師也四陰皆蒙上九則獨教者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時之與中正師道之要也得見龍之時居下卦之中則諸家之止而欲通當養



則養當發則發當勿取則勿取皆時中之道以此  
道行之諸蒙焉得不亨故曰以亨行時中也我二  
也童蒙五也大都弟子之于師必其感法信從有  
志求教而後師之教可入以師而求之則強貽而  
杆格矣烏能入哉象曰志應者正以立之志能感  
發信從耳此所謂童蒙之求我也易以又為才位  
為志五陽位以陽從陽故曰志應然謂之應則二  
雖不求童蒙亦自有鼓衆興起之妙矣不然何以  
稱應哉

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  
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体已談而領矣但內若  
陰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陰之處  
遂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  
翳而明日現非始有明也故文曰發蒙發其在中  
者始若耳曰邑蒙已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  
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既童心可証聖休  
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求  
其善極所通而純當其机固其深處而各隨其候

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到中如二者不能矣  
方孟統曰易曰山下有險而止以此卦下陰  
上止蒙也大方其止也混：洗：莫知所之童蒙  
如此聖人如此雖欲不止其可乎然既以陰而  
止則必以亨通而行也聖人如此童蒙亦如此雖  
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  
正即止時行則行便是時中聖人外蒙元其天從  
來山下有險二句俱以蒙之不行處有亨行時中  
就九二象蒙者言是如此說為是

鄭泰西曰屯之後繼以蒙次子代父而作之師也  
物始生而擇蒙然不明知竅雖封靈根具足可以  
作聖豈終于蒙有亨道焉亨在司啟蒙之責者得  
善教之且若以我法求童蒙則蒙矣所謂性教者  
不化召師者不化自早者不聽卑師者亦不聽何  
亨之有惟是童蒙內惠其蔽即我求通最初一念  
專誠先以異于求益哉則迎其端而告語之其或  
至再三則念謀而志益淵潛已甚為用告焉而純  
吉非所以為自也蒙所以亨利于貞而已不言元



者元休在蒙中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心

周子山下出泉蒙而清也乃始未入見步未進所

市子一真之警意見不立蒙之象也果行育心

小亨德者養性也

周光德曰外此非以任道故行也德而果之乃踪

非以任道故乃德行以育之德氏休之謂坎中果

行休良之靜止有德

初六發蒙利貞剛人用說桎梏以謹衆寡曰利貞利

刑人以正法也

注蒙之初二照其上故發蒙已終蒙故用刑說

當也以性各刑不可長

胡雲峯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周說桎梏暫舍之

以現其後七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性是不知

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各

爾康曰以六居初陰柔柔而有安則尊之然重性

易害于嬉初執必執于正故利用刑人以正其法

納于規矩準繩之中也然又不可塞其天機使無

自得之趣故又用說桎梏用刑人與說桎梏是一  
時事而看立用方是以序行時中變以往各一任  
於嚴不可往者一任之謂也書制官刑儆上有位  
用訓上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上包蒙剛柔接也

註以剛吉中重蒙所歸也而下則柔也至故

包蒙吉也婦者配也而威德者也依陽而能包蒙

以剛而能吉中以比納配物莫不屬故納婦吉也

處上外內以剛接柔而中則柔外其德之於

子克家之義

爾康曰九二到中朱子曰剛能包蒙不利則為物

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如上九為擊蒙亦不能

包蒙包為包涵之包保護天其勿使漏洩方能完

全蒙休納婦克家又即包蒙而蒙之納婦有與蒙

與進之義子克家有善教者使人隨其志之義新

納之婦意相諧和愛覆倍至許其過多與之休息

則曰宴爾婚之提獎則曰其譽教子弟者使如人

家待初納之婦人才何不速化子之承父不第保



祿成家而以養志為先孝如曾子養志親治命  
皆是夫子曰養後若使人繼其志子乎如此所謂  
其血脈也故曰克家師弟子授受何獨不然全支  
止九二上九為剛而九二中和居正或全或包或  
皆隨其所遇俱有吉諱之法與象字次故曰剛柔  
接仲達以陽居非以接仲辭陰是則柔相接接濟  
高兼連以包象初婦克家俱指五則非或指六五  
為柔九二為剛或指初三為柔上九為剛者俱太  
盡于克家非止頤利柔接句乃是全支也以全支  
而止以一語呼之省文之體通經皆然  
胡雲峰曰此文取其三義包象包上下四陰也納  
婦納六五二陰也包納二虛能受之象九九則  
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象象陰應陽有婦象  
位尊有父象以五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  
蔡虛齋曰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象是文有此象占  
者能包象則言其納婦是文有此象占者遇納婦  
則言其子克家又缺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內矣  
鄧肇敏曰九二以剛中樹刑禁之權施之包容

初蒙而脫其械何吉如之初在二所包中即在二  
所納中子者男之直稱故為中男故曰子有克家  
象若如諸說取二五相應說子為人子以二為子  
則五當為父又以五為婦則二當為夫誤以有夫  
蓋既曰包象似元家不可忽而中之以納婦言者  
亦指初七又曰初柔二剛二為初接故云剛柔接  
獨揚克家指初七如謂取其應五者有陽三爻而  
可稱接者坎之六四接九五解之初六接九二故  
小象皆同則柔陰之即接也俱以二爻相比言矣  
九三之天地際亦如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凡被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爾康曰人生為氣稟所拘則蒙之具體猶存故可  
發可包甚而可擊以利欲汨其心則不或其為蒙  
矣故曰勿用取女然儒者謂以利欲汨心乃因金  
字生義耳六三下中不正以於蒙際即初四見姤  
于趨背之人以如陳相倍見以從人公孫曲夢以  
阿世皆是為以忠曰自無確實見處終易流此



齊人何可入之則場與之為學

李彭山曰余大武指九二或指上九于義皆泥朱

子但泛言之得其旨矣

鄭汝樞曰余亦中正此陽大正見可欲而此以蒙

其非而棄其命喪哉乎其行之不順也夫孰德不

弘信道不為見勢休為見利汨為見高言濶行行

或為絀為素所學從為元微利矣

錢一木曰後世舉業之師與凡有召位而引為人

師皆全大也凡附奉業而從師與依營召位而從

之以為師皆見金夫之女也

六四困蒙吝蒙之吝獨遠實也

爾康曰陰資陽以為明者六四資既柔暗又元師

友開蒙困于蒙者也不曰凶咎而止曰吝者蒙休

犹存也此是開發語要他反求通困之法張中溪

曰天下之蒙皆可放已苟能降師親友則困而知

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非困則吝矣六四又位

居正他卦多有吝者此則不然卦體為蒙本是因

人又處六四之位一困既陰安得不困遠二陽又

且又無應皆困生之象也予謂非吝即一卦之大

義不可不顧者以此

朱來山曰陽資陰實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陰蒙

之吝有也欲從九二則陽三欲從上九則陽五遠

陽上實有已故曰獨遠實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

陽而四獨遠也

六五童蒙吉蒙曰童蒙之吝順以巽也

爾康曰童取未長大亦下之心非言初也陸君故

曰日以無障非以悅蒙混泥以蒙蒙而故有知不

如無知漸開不如未蒙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

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類鄙夫之室：希聖希天全

在此處故言蒙六五五爻純和中正童蒙之養已

盡于此故以童蒙言渾融言之以長其德若其全

蓋五爻為一卦之主也如遇乾比奇卦自然為之

于居非每卦五爻及君也却仲與所謂五為尊位

物之既成事之既至莫非五也是得之五之長故

蒙之五係以童蒙言訟之五係以訟元吉何奇同

滿若尼于君位而以成王之冲聖解五蒙以同師



之交質解五誠真是和人說

莊子踵曰順則善從其則者入右順而不其則者而不擇從而不改雖是明師也九可或之理六五有順莫之德所以成其為聖

詳沙隨云以六者五以九者二者為卦一十有六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示中居己而任剛應之德其臣亦以剛中應之惟常日則不然常從所應順九帝以之

疏謂心順九帝則順故諸氏云順者心不違其若外迹相早下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遇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大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恃其外陽以全其真純則雖遇下嚴吝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師人也  
蔡虛齋曰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用之于為寇則不利惟用之于禦寇則利順所用

何如

胡氏曰上之利不為寇而止寇上之利已下之人因其所而止之下之利也無餘德矣貞字止此利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為利也

爾康曰治蒙遇剛為擊為寇為禦寇但承言大下曰發蒙而曰擊蒙已不能知已蒙中歸之於此聖人欲轉移他又發出禦寇一語為之有資以所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有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為

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有利不利所擊何如耳上下順者施者受者各得其宜無所不順

吳桂森曰二利皆治蒙者九二利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已之治之以寬者也上九利極不中其于蒙也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

楊止庵曰象言蒙端二為人師道德為範一為國師其是示戒鉤深固以擊蒙為外事擊蒙為內學代洲以上九為國師曰利禦寇九二為家師曰子克家分內外為二象皆未然也而蒙其義亦相發也



邵泉齋曰卦有舉一以立主者或以其中或以其  
少惟中也故蒙訟困主二皆以剛故惟中一故小  
畜主四大有主五雖柔亦高之柔不由爻剛有道  
焉而舉二柔如豐沛妹者或以召而訟吉剝凶或  
以時而震動艮靜卦之取義博矣  
張天如曰按蒙辭異同蒙亨疏云物皆蒙昧惟賴  
亨通傳則云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匪夷末重  
蒙童蒙求我諸家皆聚言人我傳則直言君臣云  
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當以道自守  
君至誠求己後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又亨與利  
貞諸家以亨為蒙以利貞為外蒙者惟本義則云  
蒙與卦象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蒙亨以亨行時  
中也疏云居蒙之時人皆願亨若以亨道行之  
時則得中也傳云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  
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時其中得中則  
時也本義則云九二以可亨之道合人之蒙而又  
得其時之中初筮告以剛中也疏解初筮云我當  
以初始一理判決告之傳云當以剛中之道告而

開發之本義則云惟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  
有節蒙以養正聖功也疏云蒙之為義利以養正  
我止以剛即入其道故去蒙昧隱然自養正通約  
反至聖人之功大全諸解則云蒙昧之時先養正  
當到明發時便自作聖之功本義云此釋利貞之  
義傳人云從中其義以剛不止為九二美亦蒙  
之道也果行有德註云果行者初筮之義有德者  
養正之功大全諸解則樂云君子觀蒙之象以果  
行有德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註云說當也傳云桎  
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繇而  
入本義則云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  
之以現其後也刑人者即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  
威書曰仆作桎梏是也則桎梏不徒取象拘束也  
九二一文諸解皆云此文在下位之中能包蒙納  
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即是子作能克荷家事獨  
本義則云文其三象義各不同納婦言晚云陰來  
應二納此匹配而得吉傳乃云雖柔剛如婦人尚  
當納其所言金大註以為利夫疏云上九利陽故



稱金夫傳云多金之人本義云以金賂已而挑  
之行不順也諸解皆云女行邪僻不順故不可取  
本義則云順當作慎順以慎也疏云順謂心順其  
謂悅順傳則云舍己從人而從已降志下求其美  
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陰未能進也  
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  
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實有孚也  
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  
何所不濟雖險元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  
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涉川者多以不能寧時致淹溺之禍故需  
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十坎下以五  
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胡雲峰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  
為衆所需而無實與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元  
吉且利之理也有一雖誠實而虛中或有未正者  
故曰孚又曰貞

吳因之曰需的道理極大進退出處皆需而正故



乾轉坤得需而成三年必世得需而洽美大聖人  
得需而進天地生成寒暑得需而順布者大需以  
免禍猶需之小者也

鄭氏如曰凡世人所為需者只為勢不由我實心  
中怔忡非出于情願實能需者不但有存理致破  
亦自涵養得到自尔意必俱空脫然無累故曰先  
考蘇子曰先者物之神也蓋出于形氣之表矣吾  
人只為個些子在不能脫然轉、當休脫得去則  
以此身置之華堂荆棘無所不可豈有不情願意  
思心不為物纏則形不能拘此所謂先亨所謂出  
於形氣之表也

爾康曰三乾在下遇陰而需全倚九五為主方純  
倚需者有人為需者有地然所需非九五乾德或  
不在居五正中之位則猥弱闇滅人不足重道亦  
不尤故下三乾無上卦九五竟不成需也至九五  
為需之主而以一陽陷于重陰之中艱危險阻身  
在淪陷其望三乾之上勢故急而情甚動波入穴  
者尚得避不速之客以吉其終況九五同德之乎

群龍共聚一德永堅其為通暢休嘉如何哉亨吉  
且也

象曰需頤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下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楊廷秀曰需之義有二有需于人者有為人所需  
者需于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  
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  
而終必允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  
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黃氏曰先儒云見理不明胸中無主故亂夫遇大  
變而能持重者必心中實有主張也故有任事之  
學則不為小喜所動有正道之學則不為小利所動  
不然袖明無主手足張皇吾未見其能堅持也  
爾康曰坎中三乾之中文也德為天德位為天位  
此乾文在坎者多吉然亦須有所加臨之卦何如  
倘在澤上則為剝則在雷上則為屯膏皆不得後  
畜物歸畜名以外為陽德為之助也否訟乾雖在



土皆有陽絕之勢惟需卦純乾在下三陽並處同  
德方升而坎五之在上者翻然富隣而有助巽然  
在上而不孤始得居中而成其天位之實故此象  
獨舉位乎天位以正中明之中陽為實有孚也尊  
而有休光也凡事暢達亨也得正履祥貞且吉也  
及辟悔陳其美供以位乎天位一語收為乾之為  
德大矣哉

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自功不知能需者  
之性却亦有功有輝曰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合者  
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既坎既為陰又為雨今不言陰而者此象不取陰  
難之義也故下云陰雨是已下之物不足須待之  
義故云雨但言雲上上天是天之從而待時而落  
所以明需天也時乾而落德又亨故君子于此之  
時以飲食宴樂  
需云需曰七散蒙明德亨言治然無感飲食宴  
樂以酒太平王在在錫豈果飲酒是也

爾康曰凡人川客得失迫于其中經營趨避皇  
嘗者不及一飲一食俱下自然能需之人從容閒  
靜元營元係朝餐而夕食胸寬而胃平梁雖嘆其  
時咏羔羊贊其委蛇其為飲食何宴樂如之特惜  
此以狀其舒徐自得景象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  
自至安取義哉禪家以義理為法喜食與宴樂之  
意可以互發予謂前義猶依傍須待之旨摸世俗  
之論也項平菴曰大衆皆別以物象取義無重用  
義義者纂言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溥  
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  
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日用飲食之  
謂以分位言成康文景得之以道義言章叔成水  
得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元咎象曰需于郊下也往行也  
利用恒元咎未失常也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陰之象也而初九陽剛  
又能有恒于其所之象

爾康曰學本至于忘年忘世不待訓之能需念本



至于無始無終不得謂之有恒初九陽剛在下能

守恒德且去險尚遠不至陷溺又何咎

蔡虛齋曰用恒字即亨貞二字需之時實能需為恒

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故皆用

恒字

何玄子曰同人以二為主上六二遠故上為却需

以五為主初去五遠故初為却皆由主文取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胡雲峯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成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

不害其為吉行在中者助次寬舒綽有餘地以地

之情形其心之行不以進退動其心亦不以小言

動其心如足終吉

楊用修曰衍算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衍漢書

地名有澠衍之文亦需為沙義

漢書曰沙休颶散而躁泥休塗附而粘沙字義用

最妙衍從水從行水行沙上不脫不啻何等寬行

陳開斯取天元一畫沙為獨鍾則又收外家事說

矣

張秀陵曰沙非水也而為水之所必至雖木有及

月之禍而言語之傷亦所不免非若初之需却者

比也然幸其剛而得中能寧耐以待其日定故終

成濟險之功而得吉人言何足惜哉需于沙是虛

象小有言正是需于沙正意

唐毅菴曰三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前其險者責之

以累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極勵極溺者失于見

幾案身者至于此倫而二之終言不以有言而生

惶也此之謂乎貞此之謂不陷

薛仁貴曰却遠沙近難泥涉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致悔不敗也

楊廷秀曰初需于沙止而不致進二需于沙進而

不敢進三泥于泥則進而道于水矣然坎體在外

也災在外而我適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



仰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戎致之故也若能敬慎自然不敗

胡雲峯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與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非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十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人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

項平菴曰三其險初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勢遠然者其要在熟玩致字而已也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則在我敬慎而元失雖與之迫亦無暇理蔡與宗與小人同朝而自先于將祖進與石動為鄰而自不可犯乾三之君子隨其所遇皆富有以濟之此其所以剛健而不陷也此又在乾為夕惕元咎故以敬慎戒之

朱子曰或問敬慎二字云敬字大義字小如人行路一且德地士便是敬前而險處防有失跌便是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健體敬而且慎日乾夕惕是乾下卦九三之德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從也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陰陷之所四爻坎卦入于陰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于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卦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管登之曰曰血曰穴俱從坎象坎者殺傷之地也穴者陰陷之所也下三爻待于陰外四時則待于險中故為需于血之象上比九五而能順以從之則有所依而可圖出險故為出自穴之象四本陰地乃乾三陽之所以需而不化者今亦以能需能出為言此陸氏之謂從化也順以聽之五也

爾康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六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宮也四上俱穴曰指其將入穴而言順則無入穴之道故先言需于血而後言出自穴上六本其象在穴而言能出則有出穴之道故先言入自穴而後言有終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爾康曰九五需于雨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中  
常人處至險之中必望其進退元所聊賴五處至  
險而從容舒緩用恒得宜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  
閒之地也故以飲食宴樂係之一爻之象即為全  
體

易筮曰需已至五何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  
九五耳五坎體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比陰為  
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正則亦不能主  
持二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權  
雖在險中不溺于險而能為主人以速往客以保  
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需食貞吉以中正  
也

唐荅春曰需說需作待義則當以下三陽為主非  
也五必能需下二陽下三必能待五之頃則乾之  
剛健不至為坎所陷乃以需之義不當用五也凡  
言其義則必于象有不然者然五何以能需也五  
以中正之德正位乎天德之位得時得位故能以  
其坎之中實為身耳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前進但是  
于險難不能前進其難既通故不須召喚而自來  
也

爾康曰傳云陰居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本義  
云雖不當位未詳上六以陰居陰是為當位今曰  
不當位故云未詳有云不當位者看陰極也指上  
而言有云三陽之來雖不當九五之位也指三陽  
而言未知孰是細繹之九五陽剛中正當位能需  
三陽之客乃以五來非由上連上六故陰處極不  
中安能主焉然其中比九五又未與三應有依附  
牽連之意故未大失朱子執陰陽爻位之說謂陰  
居陰陽居陽為當位故以上六當位為未詳愚按  
卦文中于五主陰當位于上多揀不當位蓋以五  
中而上窮耳上非需主故其未嘗以爻位陰陽為  
據二亦中而罕言當位之遜于五之尊也初三四  
亦不中而罕言不當位位未至于上之窮也



爾康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九五陽剛中正  
能為君子之主坎下三陽不必速而自來九五上  
卦之主與乾三陽氣類自然德聚不必專以上六  
感九五之成義上六有必三陽有度河濟梁之急  
在三陽從容而進居常俟時此不速從三陽生非  
上六之本情也

却仲與曰需者飲食之道也以此誤卦何也造化  
自然之氣候也天地以需而運古非頓今也人物  
以需而壯如非頓長也道德以需而成始非頓中  
也冬以微陽需暑夏以微陰需寒水以一滴需江  
河土以一塵需泰山參天之材勾萌需之也雲  
之羽黃中需之也故浮躁之氣下可以致遠驚悍  
之性不可以全終聖人所貴需也非亟乾下坎上  
何也天下至健者莫如乾至從容者莫如乾元陽  
一氣獨往獨來陰雖來其居陷之而乾行有常方  
其陷也閉藏不出及其升也日沒月積群陰自消  
故其卦坎來乾三陽進坎喻平所以運變化之權  
而消磨群陰之道也然則何事于需曰一陽方陷

于陰內三陽欲進且未得合彼一陽此三陽非能  
即撲二陰成之需之而已矣如君子受制于小人  
衆君子急之必灾需之得群小自解然而坎陰遇  
他卦則不需何也夫陽氣而已坎雖為陰無陽不  
成苟不過陽而陰挾陽自主復何需惟與乾遇喜  
其同德而乾與坎聯位西北金水同根志本相須  
非乾則內外不孚進而行險所以必遇乾乃需也  
或曰乾健好進焉能需曰健而好進者人心之強  
陽也乾陽真氣未有進而不需者一陽生于冬至  
春始動至夏方盛天下能需者莫如乾坎振古如  
茲陰隨其卦動而不能與爭人之精神有嘗不暴  
從容悠乂何功不建何德不成需所以健走蒙後  
也然則乾不過陰不需乎曰乾之需非以陰也乾  
行自需初九所謂利用恒遇陰而需者聖人憂患  
天下為之象以成夫欲速者耳陰陽之相乘也進  
則必退成則必虧日必有夜君子必有小人中夏  
必有夷狄天地之間何事無恒人欲急遽行之  
豈知造化之理者歟或曰需者事之害此言何



謂也曰彼為陰虛退縮者言此為乾健用剛者言也退縮之需不可有乾健之需不可無也其以飲食宴樂為象何也謂乾陽既升坎陰既平用九功成陽德方亨萬物各得所需如詩序既醉太平之謂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君子能從容素位行所元事待天下之感則其象為飲食宴樂若急遽躁擾則一簣十起食不暇咽矣坎畫中滿辭飽之象詩曰坎：鼓我言宴樂也

張慎言曰乾大德也天德在我似可獨往獨來乃重卦加以坎為需巽為小畜民為大畜養之于始畜之於中止之于終何也剛主於進非以坎煉之其神不鼓非以巽畜之其机不裕非以艮止之其始不極元以復元亨利貞之本性故于重卦中明示其意不然壯止之山亢龍之悔可慮已

張天如曰按需解異同利澤有雨巽一齊陰涉難之義一準耐以待之義行在中也疏云亦難雖近猶未通于難而寬行在中傳本義則云二難近險而以寬裕居中災在外也疏云定在艸外傳云三切

通上休之險難故云災在外本義云外謂外卦出自六諸家皆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吝于穴疏云九三之陽欲上進六四之陰塞其路而相妨害言待時于上猶待時于難中也三未進已四不能進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已聽命而得免咎也傳亦同之惟本義則云四可出而不陷于穴又傳云六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作安處不得上六入于穴疏云上六與三相應三未之已不為禍害乃得援助故上六元所畏忌入穴而居

傳亦云陰止于穴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雖本義則云陰居險極元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雖不當位註云處元位之地不當位者也傳云陰宜在下而居上位為不當位本義則云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  
休不可妄與必有信實被物止蹇而能惕懼中道  
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窒復惕  
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  
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  
有禍患

項平章曰需以有實故需訟有以實故訟無實而  
需時至何用無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  
孚為主需主九五訟主九二二爻皆在坎中二卦  
之有孚也即坎之有孚也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  
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或則凶訟之情狀于是曲直  
矣利見大人或不與之較如直不較或為之辨解  
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為之辯明如仲由  
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  
雖胡越之人猶當如左右手此豈相爭之時乎照  
諫相攻表裏愈出平初交離遠難達此不利涉

大川之明驗也

坤鑿度云爭而後訟蓋訟不得信則言之于公所  
以為訟

薛河東曰大上謀十德性子思子所謂慎獨是也  
其次謀十存心孟子所謂三自反也是少若程正  
叔所謂慎交結明契券則又其次也

爾康曰乾一坎二為訟人之不得已而訟凡事利  
爭名爭義皆是訟者人之不能免也

楊氏曰誠心而元詐者必不訟窒隙而元仇者必  
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狼懷者  
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元訟之吉也不然  
訟至于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楊氏元訟也

爾康曰元情之辭不可以訟故有孚辭不得仲故  
窒心常多恐故惕惟有三者而不得仲故訟亦必  
有是三者而訟故訟不敗中吉終凶訟者終竟  
訟事雖復窒涉不利也夫見大人則有孚吉  
仲故行險愒俸是涉大川也故不利乎窒惕中  
此是說訟且如此則吉提問泰卦所有之德而著



之

象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則來而得中也終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下川幾大川入于淵也

本義訟卦乾上天下上剛以制其下：險以伺其上訟之勢也內險以主乎健外健以進乎險訟之能也故名訟

胡雲峯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王特需之坎在上為先亨訟之坎在下為窒惕窒惕者先亨

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先貴于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則來險以安履陷就亨訟之是說不利涉其義猶失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為訟以相待故需卦辭有吉元凶如有利無不利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則曰吉之所謂隨其所安為吉凶者也

曾登之曰需與訟俱以乾遇坎故取涉川之象需則利訟則不利看需之險在乾上則可出于險

外訟之險在乾下涉則反入於險中也凡訟不可陷險：則以一虛畏百實

謝言曰自下而上內而外曰性自上而下外而內曰來人若見在外邊則事急易萌訟端易起惟盡收攝歸向裏而求還反其心体之初則必有是冲然無兢之本真而已二之得中得亨全在一來亨耳

丘定安曰則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于此

爾康曰卦變之說據王氏所言而詳之史本是確則來得中以為自需上卦來也彼如在彼卦不中則來得中分是為需卦在上為坎訟卦在下亦為坎是則中分上下耳來不無動涉已并許以此語訟自需來非理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訟言猶人也訟也使無訟乎元訟在于謀始謀始則在于作事與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與之過職不相監乎何由與訟之所以起



與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貴于人

項平卷口就陽生十坎水坎水生十天一乾坎本

同卦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博而行遂有大淵之

陽由是現之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詳也下可

以親睨而下敬也禍難之端大豈在大曹劉共飯

地分十七篇之則蘇史載宋愈起于錢笑之頃謀

始之海豈不深切著明乎

上龍溪曰此非章句則無用孔子使無訟之意謀

始之道非但慎交結則與泰陳北以嚴之象則以

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無爭知恥而能

讓皆此義也

常登之曰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故皆謂之行

天水之行上下本自相違天之行則而後始水之

行性而不違亦相違之意已相違則有訟之機

端亦微君子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楊氏曰天氣上行水性下行是直行大矣上使為

同人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疏始入訟境訟爭尚微已是陰柔待以少和

前廷陽曰六九能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

也

楊廷秀曰初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慚忿而

元遂心致難訟不永位下者致微想而不致大訟

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解所以終

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元青象曰不克

訟歸逋窮也自下訟上志至掇也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

以剛歸窮其邑可以元矣邑過三百非為窮也

窮而後強矣本邑也

楊氏曰陽實陰虛九二剛柔得中子實明甚一陽

在內陷于陰陰受惕甚明以室故訟訟以惕故不

終訟况見九五故一見九五即惕惕不敢不克訟

歸而逋宜矣李曰凡訟皆求直于上之人故曰自

下訟上非謂下訟其上也



爾康曰元者周禮懲弱犯寡則青之青四面割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元者得免于刑地之咎

張秀陵曰按賁其邑人勾連上讀元者自處卑約示不敢抗王子朝奔晉是也蘇子瞻以不免訟歸焉勾連其邑人三百元為勾連其邑而平也邑人元者元大獄株連也若自歸三百元中據強要元大悖

爾康曰鄭註禮記云三百元小國下大夫之制傷敬仲曰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吳曰府人有戶無門故民數以少稱

何玄子曰事之既不能得則舍之未為甚失賴二剛中能以理自克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能成訟還歸而逃逋此過宜能惕而不入于淵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成從王事元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王事則元成功也三陰柔不能訟又上比乾陽有所蔭映故其象如

如此

爾康曰蘇紫溪曰食德者去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元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人臣一有事親之心亦謂之訟故聖人因訟而示其訓食舊德註云休夫則柔以順其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一味守舊與人元競即此便是貞此等入未免見悔于人故厲然窮柔自守畢竟元福故終得吉以之或從王事亦惟從上元專成之意按是要分自守之人一切外事不攸做其或從王事者三之性也元成者六之才也王事不作聽訟說為是其取及王事以上卦乾言故言從上吉也六三陰柔不正之文不美者多而訟獨否者何也以其柔和不柔坎三出險乾初近正故能獨守故言安受舊德其從王事亦惟從上不敢專成食舊而貞六也從王元成三也夫見從王上氣也為者以其位不中正而意欲與地從王故危懼耳近上而險雖需以乾健之才尚為數寇近上而乾即訟坎險之極食舊而貞大義猶確如



此六三不中不正較九二之仰承九四之俯首俱  
不相似

符曰乾元有元成也過坎頂亦元成也以乾履  
盛豈可有首以過乘危必至坎頂者德新素  
畜極乎其成故尊元危者積善素光賦予其成  
故蓋元也是故坤從王事曰元成訟從王事亦  
曰元成坤順訟德坤安訟險坤從王事近在括  
囊訟從王事志在受服故坤忠而訟壯也忠必  
謀成欺必襲此元成之德坤訟乎歲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則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復其  
心安處于正之象  
呂東萊曰渝變而為善也心之所之只有善惡於  
惡既不得勝不之于善將何之乎  
龔括蒼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  
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

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  
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  
皆到者柔故能如此

爾康曰九二雖有剛性而居柔處中又居下位分  
義之所在而能制之故不克訟逋竄者望其恐懼  
如此哉然不肯與天下爭也九四亦有剛性而居  
柔處偏能患情理而柔之故亦不克訟即命安貞  
其情愛如此矣然不欲與天下競也下訟上上訟  
下之說未然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爾康曰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正止  
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此訟之最善者或  
為德之尊或為位之尊或為理之正或皆主訟或  
皆德訟或王中訟或指元訟九五訟一訟元吉何  
等渾含周匝止與象之九五同說者必指以為君  
而以卻至與則華御邑王命劉單訟諸晉為言揚  
敬仲又大之而曰齊之誅四山孔子之誅少正卯  
云：抑又過矣



上九或錫之簪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欬也

本義簪帶命服之飾祇奪也以別君臣祿終訟而或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欬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言為然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測言曰上九所謂終凶也然至曰終訟則凶反不警醒聖人于萬有俾中設為簪帶之錫曰或而即于必無可恃妄斷其終朝之褫曰三言斷之先可俾得也

決錄曰禮康成本作拖晁以道曰如拖紳之花乃謂象意要切清以褫與拖通訓攷義上則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褫之以誅于人也象曰受服二先生從荀虞本曰褫服豈象義哉鄭泰曰曰訟至九五斯元吉矣更躡而上匪中匪正繫獄或秋故有或錫簪帶之象錫者以下貢上也所從來曖昧不可知其何人故或之明非五錫也呂利所謂惟貨性來者是耶錫首賂以買直受

錫者墨以敗官而終朝而三褫且隨其後何事之有乾為衣人為環有帶象虎噬人而人自解其服曰褫之者不一而足故曰三褫也本改褫為拖

謝康曰訟義無所不具而尤于平功名平富貴平學問為人訟訟之實故此爻命服以富貴指之天下固有以平官者如後世之踏求今時之擢捨昔之昏夜乞養者今為白日平叔即三公九卿亦何足重象傳亦不足貴恥之甚矣周光德氏曰古

人所謂訟者非必訟官先讓耻平而口使謂忠德而名以訟虞書曰訟是也構訟周平蓋訟亦平名周平之名亦平矜而忿疾亦平也高周以承乃有內造有君或有單牙崔角之斷鈞金東矢之罰君臣交訟之患非古矣周氏之說先得我心以說受服惜言終訟得勝之象平楊惲告霍氏息犬窮苦東平初以此侯卒以此誅天道固然郝仲興曰訟其杜絕故小有言即不可長訟患其終故雖得勝亦不足欬



張氏如曰按訟解異同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註以  
大人為九二既云時方開爭貴尚居中得正之主  
而聽斷之大全諸解則皆云九五君子以作事謀  
始註中有德司祥之文出于老子言上之有德司  
王報要能使分明以新于下亦不負貴在人之下  
有事訟也大人全諸解則先以九二一之註以歸而  
適其邑為一句人三百戶元音為一句傳本義則  
以歸而適其邑人三百戶為一句朱子曰九二正應  
在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數此可以不言二百  
戶而言三百戶以其有足數也王弼說得意忘象  
伊川又說假象今象數亡矣只得從理上說故勉  
強說為小邑從上言也既云順從上九故得其吉  
程傳亦然惟本義則禁云隨人則吉六四一之註  
以復即命渝為一句安貞吉為一句既云九四訟  
既不勝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即得安貞  
吉言傳本義則云我不允訟復就止理渝變其心  
安處于正蓋訟謂命者與初相訟之命傳本義則  
直云天理又不允訟既但云渝變休息不与初訟

傳則云四承五變三而應初元與初致訟元由其  
又各不同也

師

師貞丈人吉元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吉  
者寓兵于農伏至陰于大順藏不剛于至靜之中  
又非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將為之象上下五  
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

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  
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  
而止先成之人乃濟吉而元咎

楊誠齋曰師也者慢民以害之也而約民于中事之  
也其吉且元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大  
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  
吉且元咎矣註之至也

吳臨川曰舊本作丈人在氏憬曰子夏傳作丈人  
今按子夏傳雖後人附托之當然此本作丈人



吉與凶卦象辭同皆以內卦坎中畫九二為大人  
其義為得丈夫字蓋大字之訛又按太玄繫有擬師  
卦其贊辭曰大人推挈蓋用易語則大之訛為夫  
先在漢已然矣王弼解丈人為彘壯之稱陸績則  
云丈人者聖人也澄按論語莊子等書稱丈人者  
謂老人人老而扶杖故曰扶人解為彘莊固未安  
陸績之意則是而無此訓義今定從崔說作大師  
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鑒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是  
以當易之丈人矣庶顏趙克國李靖抑其次也王  
翦而後王元謨則年為而已矣然則用將七年周  
瑜謝玄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  
有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論衡云人以丈人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姬  
為丈人  
張幼十曰言謂必克元谷謂合義蓋有吉而有咎  
者有元咎而不吉者吉且元谷均盡善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則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疏師或訓為法或訓為長惟師兵之師則訓衆也  
貞訓為正者見齊衆必須以正故訓貞為正也則  
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體坎順為上體坤  
告則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則中或行險而不柔  
順皆不可行師而得吉也毒犹役也若用此諸德  
役使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無功而  
罹咎責乎  
司馬君實曰夫治衆而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  
而不獲中則暴而元親上元應于君則身危而功  
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合而論之  
而師貞之義始備  
俞琰曰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正  
于商註云大正以兵征之蓋謂武王伐紂以有道  
誅無道是為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為言正也能役  
天下之衆而以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  
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今其師  
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能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項平菴曰師象以順為武故三爻皆利皆言初六三六三六五足也九二以剛居柔是以吉而元

師行險之貴于順也如此  
前康曰許慎云二十五人為師以巾以帛而  
兼意也後自都而切俗作堆小阜也巾下谷切用  
也師去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以旅為名  
師者衆中言之為卦下坎上坤所以取名為師者  
自二卦之義現之內陰外順陰道而以順行師之  
義也故由師以貞吉自是現之師比皆以一陽為

衆陰之主有統衆象然比陽在上統衆故象君師  
陽在下統衆像將師耳

師泰曰曰一陽在下以統群陰將帥之象故卦名  
師洪範八政師居一為蓋五才五用誰能去兵師  
所從來尚矣生兵者不祥戰死者尤烈必以貞  
為本如所謂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是也然君不修德以國予敵將者人之司命非得  
元光壯猷繫心所繫服者不足當關外之任惟統  
師以大人乃克成功而吉且合義而元故九在文

王時則尚父其選於大人或據子夏傳作大人然  
乃東漢杜子夏非聖門卜子夏太玄擬師其贊曰  
大人權勢蓋同焉語此而漢書猶為可據

前康曰毒字未完學之意許氏之毒之即此九  
二剛中之象吳儒誤釋之曰害傳義從之未然象  
旨曰尚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  
雖毒天下亦可為則遺害豈少哉此陽心卷之說  
善言兵意可以息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然醫家言  
發毒者乃大和藥十一要完學之物豈因此之毒  
遂以此名師之為害乎書稱毒病四海詩稱比于  
于毒則毒作害解從來亦久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爾康曰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  
曰水蹀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水見其有水也鑿  
之則有水：不外于地而普之之下皆水也古者  
井田之法隱兵于農木見其為兵也同之則為兵  
兵不外于農而普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  
以為師之象也民者衆也衆者兵也容民畜衆或



以為寓兵于民非也。大象皆別以物象之義，無重  
用象義者，豈以師象必重述兵法乎？項平菴曰：以  
物類推之地之所以能固者，以其中有水也。千仞  
之山水竭則崩，六尺之輹氣竭則死，水所以畜地  
氣，所以畜形。君子之于民也，浸潤之道深，入乎其  
中，所以能出畜萬衆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衆屬  
坤，然揚敬仲說似已得之。

揚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衆，師衆也。  
不畜則不衆，以其無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  
民：容即衆，民衆即衆。

爾康曰：兵衆合一，是周制而于夫象之旨，不然存  
其說可也。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  
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代之法，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人以用武也。平藏  
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  
于教官之司徒以平之，而掌于礼官之大宗伯以  
軍禁而拘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  
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

為不預。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以奉天下之共哉？  
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  
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且特務卒隸之  
為患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  
出以律，不可失。律而臧，何異于否失金有功  
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為不善也。是氏曰：否字先儒多  
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  
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李西溪曰：甘誓攻左政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  
步六步七步五代六代七代皆不可亂。周公為  
法，坐作進退皆有賞罰。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  
勿違，以其亂部分不可以為師也。春秋傳曰：執事  
順成，為威遠矣。否衆散為弱，川壅為陸，有律以如  
已也。故曰：律否臧，止律端也。嚴而以端，八且不整  
所以凶也。



楊廷秀曰楚之亂失晉之卒舟齊之懾亂吳之卒  
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  
之：初

邵泰曰曰左傳執事順成爲威是爲否是也初六  
才柔與三同順陽故著此戒或云否則雖戒亦凶  
者謂或又引周礼大師執同律以撫軍聲謂律取  
其和否穢則不和故凶然是以律吹律之說

九二在師中吉元孫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永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茲邦也

傳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右右位是其  
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高制其  
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圖外之事得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元咎蓋特專則失爲下  
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占凡師之道  
威和並主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  
天下故王錫命至十三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  
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如此

楊敬仲曰二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爲主師  
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爲主則人  
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率之二女則告  
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五陰不應九二之一陽  
則九二爲主九二臣也而人心咸歸之味非人臣  
之所宜惟在師之中爲將帥則吉群陰咸應者士  
咸應九何不可之有

輯開曰以一陽親衆陰非承大君寵任之舉不可  
爻辭元此意重人特發之謂九二之得吉由于六

五之天寵裴度得君乃先平蔡以中人監軍而價  
師者總之也

常登之曰王者之命有三錫有九錫三錫所以命  
將九錫所以命方伯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三建安曰王者用兵非不得已皆我豈其  
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于懷德茲邦而已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周書有之大道尚右日月  
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  
礼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礼右還順天以利兵將者



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平曰  
弱三和曰強易曰在師中吉元咎此之謂也

解泰曰曰九二以一陽為群陰主在下卦之中故  
曰在師中失師行前卒後勁右轉左靠宜患元永  
之者惟是居中守鼓運籌帷幄是雖其選以剛中  
之九二縱然專閫而仗誠為德與位稱正象所標  
丈人能以其師貞者也安得不吉何至有咎此非  
二之敢于擅命也當遣將之始王實親為推轂錫  
以寵命至再至三是以奉命在此若若任而元中  
掣將受任而元旁境且吉且元咎不亦宜乎在師  
中備軍人之六二在中饋不必以得中道作解其  
中德已在九二內矣坤文有命象命非憊勞之命  
亦不特在師中而後錫成隆謂之寵故以結其心  
者似是而非

爾康曰九二以剛居柔才志中正象止言在師中  
三字而極机帷幄提帥將士安靜之心思鎮重之  
氣度俱可模寫其要尤在能承天寵蓋天寵既承  
則上專委任旁無牽制方叔王命故能代夷裴度

得君乃克平蔡大將行師全在于此故曰吉錫命  
謂專任以為將非褒其成也亦傳到中而應皆此  
如春秋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然總是除暴安民  
極危救亂故曰懷萬邦

六三師或輿尸山象曰師或輿尸大元功也

爾康曰易中言輿皆取象載物元與人之義蔡之  
尸以人而主用本是主自主尸自尸非尸即主也  
如羲和尸厥官羲子尸之則尸訓主亦非尸即主  
也如尸而追盜尸女于是則指官死者若以大無  
功之義推之恐似秦封殺尸楚收骨尸之類封典  
收皆須輿之以往或輿尸或之一字不尽然也故  
可與婦若師徒大敗收歛不及故當築室觀我必  
埋鴻澤矣古者師敗不忍棄輿之而歸仁也不全  
仇人貽貽義也後世安于恒怯故不能收今勇人  
被殺隨其輿隨必為捨歛而去不如諸喪此其一  
矣輿尸程子主聚主說為其統任不專也六三上  
乘衆陰故有此象楊誠齋曰阿曲之師趙盾為將  
而令出趙寧印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



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帥馬往而不收

范大性曰二為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之所甚忌者故有饋君之象古者兵雖收猶不忍棄元者故載尸以歸與尸猶以車載棺而謂之與觀也或者有時而然之辭

六四師左次元咎象曰左次元咎未大常也

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且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於得正故其

象如此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易數曰禮曰將軍在左欲其無虞收車為右亦有必死之志尊卑之分且爾也崔景曰將軍居左四居位得正善守之將也元咎者當退而退也使退不得當則縱敵玩寇山且不免詠詩元咎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蓋左生而右死也顏克字曰善師者不戰守而戰也善戰者不進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豈必于進也乎使

漢高不至白登唐太宗不淹鵠綠海有何執隨括不量己非白起之敵強十一戰而四十萬俱坑趙國遂亡朔川之役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素欲避其鋒王統以言激之遂赴敵而死左次元咎不其然乎

何玄子曰二在坤中為衆陰所歸四應于二偏將軍象也春秋傳一宿為舍再宿曰信三宿曰次又不前不後曰次非退之謂次止而不輕進也若春秋次滑次召陵是已古者謀而進必于左詩云宛然左辟四得位而允應允應不可以進得位則可以嚴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柔不執還正不妄動視三之與尸遠矣忠乎哉

鄒泰曰四以陰居柔雖不中而得正位師則偏裨也兵事主山尚右若次舍則未有不于生方者元偏將軍居左左次故有左次之象再宿曰信過信曰次左次非必退舍如春秋潘公四年齊桓伐楚春師進次于陘夏師退次于召陵是進退皆可云次次杜氏謂次在軍前次以守事次在軍後事



成而次數諸得之或云伐而書次者為善教而書  
次者為譴非也左次之四尚亦知彼知已不敢來  
陰以事利而惟主帥之節制是秉乎大元咎  
前康曰胡六未失審次以待敵之服或以待后隊  
之至未有班師之念豈作退舍之辭師有以退為  
善者然左字說不得退將軍高左乃是其審特次  
為三宿不遠進兵故曰不失審也

六五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註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化物化而  
後應性必得真故曰有禽也物先化已故可以執  
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則武故不行必以  
授也授不得止則契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

之凶故其且也

疏人之修曰非禽之所宜犯王君守國非叛者所  
宜犯禽之犯前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  
假化象以喻人事利執言者利執此言往問之而  
无咎也

傳五君位同師之主也故言與師則將之道師之  
與必以妻妾猶要寇賊奸究為生民之害不可懷  
柔然後承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  
于義且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  
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  
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  
有禽也

楊廷秀曰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  
鑽鉤秦由之仇則征葛之師不與非時日易喪之  
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與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  
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  
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師有道則將有法此  
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欲執言奉辭代罪也  
章本清曰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五元坤土  
之中云：師或與尸大元功也弟子與尸使不當  
也合而視之與尸乃象主之義與衆也古云與論  
詩曰誰其尸之若云師徒統眾何必言凶長子帥  
師弟子與尸敗師矣又云貞凶何哉若以尸非主



義為解則詩云維其尸之豈先宗器老婦而以女  
為尸乎謂製主之說章先生得之出師固貴有名  
任將尤不可不專六五雖中正尚屬陰柔故設戒  
若是九五則不必矣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  
道而行師也所為老成持重能休者不為兵端之  
心者見其責任也

俞琰曰田有禽言當依郭京作之改于田所以去  
害稼之物執之則利故元啓

上六大有命問國成家小人勿用象曰大有命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傅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  
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下可  
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苟效矯益況其  
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此當言師終之義不取  
文義蓋以其大者若以文言則六柔居順極師既  
終而在元位之地善處而元咎者也  
丘建安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退至此則功成  
凱奏之時也大有命之命問國功之大者

也承上功之小者二象曰以正功言爵賞之命  
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敗  
繕者拘之人孰不賴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  
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  
當例以賞之若使參預圖謀則使功以還必主借  
寵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  
也其意嚴矣

顏光宇曰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大何為  
哉行虞振功而已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于崇  
德位能不先于定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後創弊  
柱方知帝尊實理陰陽為用此物何所不至我昔  
朱虛侯僕力平諸呂之亂終賞止及平勃而車  
與焉則施之太偏周亞夫平七國之難封爵因及  
而梁王以拒吳得賜天子旌旗則待之太刻陳湯  
矯制發兵斬郅支卑于立功絕域之外而匡衡反  
論其罪則責之太苛神靈登譴策用奇斬突厥默  
吸以除數世之患而宋憬不錄其功喻年始授節  
將則賞之太薄李廣利兩率伐宛與師六萬止得



名馬千餘匹而兩拜封侯則賞浮其功王黼微優  
此河忠意欺周事敗豈而不開之罪師臣李師中  
則名昭其實古今論功夫其平者亦多矣故他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正之時義大矣哉  
揚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  
無二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將之時  
終元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成以國家成以金帛  
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  
下之政

周光德曰朱子語錄開國承家是公共底小人勿  
用是勿與謀畫如光武功臣在左右者只節禹耿  
奔賈復數人此與優以金帛之說異朱子晚年欲  
更定而未能者此類是也然愚又謂小人雖勿用  
使在封國能不暴彼民哉意其常如設設三監周  
有行人有庠代治如今監司察舉乃可  
陸唐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  
諛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  
乃曰用得其道但詐成作使又曰以色取而順守

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十臣心皆欲伐  
討則伐討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執虎制者則  
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

張天如曰按師解與同義天下之亦註說也傳  
本義皆云害賊吾山說云行師不以死令即制殺  
有功而戒何異于古程傳亦然惟本義云否作不  
謂不善也凡二一之說以在師中為一句言元謀  
為一句在師中諸家皆云在師而得其中朱子又  
云以制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師或與尸傳謂

師而以衆主之則稟命不一而元功朱子曰從來  
有與尸且及之說何必牽引別解也師左次疏云  
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元凶為蓋兵法欲右背  
高也大全諸解則云兵家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言  
退舍也利此言傳云執言奉辭也則其罪而討之  
也與註疏同本義則云言語辭也以正功也疏云  
正此上六之功傳云正軍旅之功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比

比

比吉原蓋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山  
既原蓋元永貞元咎者欲相親比心能原蓋其情  
蓋決其意惟有元大永長貞正乃得元咎元永貞  
者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不寧方來者此是寧泰  
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  
傳比吉道也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蓋謂占與卜  
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元咎元謂有  
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以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元咎也  
本義比親附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  
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  
仰一人之象故蓋者得之則常為人所親附然必  
再蓋以自審有元吉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  
衆之歸而元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非皆來

歸之若又進而後至則比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  
山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乎則此卦  
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召為人所比之事

胡雲峯曰蒙之蓋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下為比之  
蓋問其在茂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子曰七孚曰以  
皆占詞占乃上下相比之占純言之也元咎則所  
比者之占山為比人者之占必言之也不寧方來  
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山指上一陰而言未者自來  
後者自後者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  
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  
願比者也

蘇子瞻曰不寧是警戒意乾：惕勵元救少寧然  
後吾之精神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蓋不  
救以元永貞自足而忘戒慎也十室曰天下歸德  
不惟一方不寧方來不惟一方來比也如不寧惟  
是之不寧得使無家之意又曰四方來歸方新來  
來不足化言四方歸附之不暇也坤為方故曰方  
後夫山者如萬國朝而防風波至天下歸漢而



曰橫不來也或曰諸侯恐懼不寧即予禍遠稼  
穡勿辭之意此說得之

俞王潤曰不寧二字主君心戒懼說師旋之後天  
下歸附方新上下憂疑未定此取其情之親應取  
其情之合不寧取其情之進

馮厚齋曰萃其比下休坤順同上休水滋不相遠

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

元分權有故元永貞言于卦義各有在也

邵泰曰曰比之為道誠吉矣領何以得比蓋崇從

其原而簋之得所為元永貞者休仁之德久而稱

固非夫遠道以干物情也何咎

朱若鮮曰原者再也此札記本有原之原司蒙則

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則中在上卦故曰原筮下

卦名初筮上卦名原筮非真以著草也凡子十二

卦象辭皆曰以則中言蒙則中在下故能發人之

蒙比則中在上故有三德而人來親附也非舊註

所謂再筮以自審也元者元吉也即仁也永貞也

貞正也言元善長永貞固也凡各看有此元永貞

三德也不寧者不違也四方歸附方新未肯不違  
也下畫為前上畫為後凡卦畫陽在則為大如  
睽卦過元大是也此大指上六也陽到五陽位  
大德元之象也口陰在下相率而來下寧方來之  
象也一陰高亢于上貞固不服後人之象也

滿康曰諸家以原筮為再筮謂下卦為初上卦為  
再或又謂依初卦而再筮之初筮得師再筮得比  
其取証則在札記又王世子命勝寧末有原用札  
要官為贊其原筮者史記孝惠立原廟注皆謂原

為再耳然記林末有原謂元以原膳再進蓋謂原

即再予廣志云有原泰有冬泰有野泰或別是種

且吳郡賦鄉貢八蠶之縣何止于再史記孝惠五

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蓋亦追

原之意非如或問所云又一廟也大抵古注難據

再筮之說無取周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萬夫

原筮元永貞也庶邦寧作兄弟方來不寧方來也

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曰謂諸侯

之不朝者謂不寧後大謂上六也



千寶曰比者坤之歸鬼也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  
已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象下也周礼  
三卜一曰元比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  
民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著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  
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郊鄒卜世二十七年七百德  
善長于兆民載厥永于被業故曰永基元永貞逆  
取順奇居安知危故曰元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  
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大遠天夫人為大其身故  
曰後夫山也

黃端伯曰他卦之言吉也將宜言之而已聖人為  
比樂志喜故重複其辭以慶之初之終吉二四之  
貞吉九五之顯比吉元非為比樂志喜也故曰比  
吉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元咎以  
剛中也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山其道窮也  
注慶比之時將原筮以求元咎其阻元永貞乎夫  
羣黨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山阻之道也若不過  
其主則雖水貞比本足危于咎也使永貞而元咎

者其惟九五乎上下無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  
不歸之上下應之既身且安則不女若此為故  
不寧方所以求上下有故也人無有不行者不  
求所與是者求安者不求所保人有其失與者  
附之故已為安焉則不寧方求大時合和親而獨  
在後親成則誅是以凶也

胡雲峯曰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重獨重謂五應  
二得之任也此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義  
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旁者上  
以一陰獨不能應也

趙汝楨曰一利在上如車合坤繫而順從于下如  
車之有輔占吉卦之義輔者吉之由而舉卦者自  
有兩義

揚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眾成服  
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眾也違眾反道是謂道窮  
蘇子瞻曰旁而後求比誰其親之

潛解曰剛中者天德也正所謂元也陽王生陰王  
殺剛便是好生之德晉仲无他阻中則比念養



得十分純粹無他夾雜耳天德之測本中有赫之  
本必中者故虞舜以精一密訓七端併于軌中  
者天聖之極致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既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所為故特云先王  
也建萬國謂創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齊魯思澤  
而親友之萬國極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居  
有故云親也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犹地上  
有水流通相關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本義地上有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以親侯亦  
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無間也者最意人未比  
此取我姓比人

諸子相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親屬建國愈衆  
氏愈不遠矣此後者所以親民已巡行述職上  
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也

呂注野曰萬國曰建親天下比一家也諸侯曰親  
比天下比一家也易及曰建之而後親比之而

狀絡通

河玄子曰水為土妃物無親于是有子復傳曰地  
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于地也審正  
比象也

即泰曰曰地上有水散而木始不聚非特水與地  
比亦且水與水比縱橫布道旁皇周決脉相潤而  
情相附故召為比先王知大天下可以一人統不  
可以一人治于是製建萬國星羅棋置俾諸侯各  
安其屬而子其民以普衛王室相其勢易分而難

合千里王畿豈足制萬國之命于是制為賓禮以  
親之如周禮所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未已也又  
為之時聘以結其好殷饋以除其怨出以除其  
志歸服以安其福賀慶以登其孝致禱以祈其文  
雖小大異制迺建外邦皆敬然有一體之親則先  
王法水地之象而為國之相親為之也坤為衆為土  
萬國象萬剛雖衆成文然呂氏春秋稱地勢建國  
弥近弥大弥遠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而大禹  
塗山之會亦稱比王弟者為國則同初十八百國



已非奮顧羞無併之餘耳

胡雲峯曰師之家民畜養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九則比之建國既法封建法也可使民自

民相合而無間

初六有孚比之一六有孚終來有比吉象一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註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處比之有應不在一心元

秋各則莫不比之者信立誠益孟子有素之器則

物中來元良端也觀乎天下若信益正應者豈一

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

絕域殊俗皆來觀比故九器也

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為本信中心不

信而親人一謹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元孚

也孚信之在中也

傳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盛滿于中也世素之

器言若素之盛實其中外不切文辭則終然未有

他吉也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成而素成于信比

之本也

朱子曰終未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過二意思

揚雄為曰親在始一在誠一在實一在信初六親

比之始也予言誠言實言信言無少相疑之始

必在我有有主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浮有而不飾

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爾康曰初六當聖明之時柔順之始以心事君止

有此孚益正只此有孚之心徹表徹裏便是益云

益云方是有孚猶虧有素便成真誠有孚之心安

望復吉我吉而曰他可見象于精神亦只是盡其

心而已

朱子詳曰有孚者誠信也比之者比于人也誠信

比人則元孚矣去九器也以上為之而中虛坤土

陰虛之象也益有見滿也世坤土之當自一念而

念一皆誠自一事而事一皆誠即益云也一有孚即

孟子所謂信人益云則充實之謂矣夫夫自自外

而來也他於我言終對始言



高景遠曰易重初：有未夷之心也故曰有孚元  
積之而至盈而後吉也他吉者非吉之吉由四  
以比五也

前康曰或謂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吉  
此則不然夫古之卜民隨其而進會吉亦于民之  
于君不論工與農非吾君與其婦心知于以應以  
初五非正應而曰有他吉吾不信也  
朱子曰孚有在焉又者有在陰之有則謂中虛  
信之本中實信之實是也

簡廷瑞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  
有言有孚誠者皆有坎象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下自失也

前康曰內以六二在中收象易漢曰人臣事君有  
一毫依附之即珍珍為氣念願便是作偽所謂自  
內者全憑獨知獨信義然其君通六二位卑勢下  
尚未亨通此之自內一腔經濟無從施展上輸  
肝腸胆提是要居貞守正故曰不失自內有三義  
一有本其自心之心二者由其言下之分三者處

其居中之位舍而成義凡夫取義皆是此六  
周光德曰六二位卑勢下而本亨通比之自內一  
按經濟雖欲進上佐國然徒有此心不故曰不自  
失

其義是曰何謂內比親小象曰不自失則所云內  
者一心以向上只是自心其心也何謂外比親  
小象曰比于貴則所云外者合衆之謂以端五  
所以謂之以從上也以者能左右之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  
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于匪人其失可  
知

朱子曰初應四：是外比于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為類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  
為比之元有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朱氏解曰二之中止而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婦  
人雖賢然是婦人非先儒題時之說然其意多自  
本位論以六三陰邪之人自然比匪人氏不必周



按朱子此語以上六言此則各指卦極彼此相應  
似無不可然而亦不可若是況已提之人以類聚  
物從氣合招方遂集各得其道六三當比人之時  
陰性陽有不止不中自然見邪即入過配即過避  
之懶歸之由自然結截即明動靜即時當必以定  
一爻為匪而與之比予比之匪人指傳指二四言  
本義指上六言六二四兩爻內比小比俱是吉爻  
何得以匪人目之即使易難與要在初為正者在  
二可為寇然比之二四俱是比五純陰得正元所  
攻取與他卦不同况看全卦與看分爻不同全卦  
純陰二四自不得為匪也六三比匪傳以二四皆  
為六三之匪人本義則以比匪是上六也夫初六  
不与五應而應之且有他吉假如六三是一好賢  
從善的人何不可比而必比上六乎六二是內比  
之吉六四是外比之賢一意求來自得其益而何  
可反稱為匪哉有所傷惡謂二子言尚未盡皆六  
三當比人之時以陰居陽既柔而又傲僻所與群  
黨者提一氣類匪人不在上而三爻見也

于寶曰六三已知坤之鬼更在比之家有土之居  
也固為木德卯為木辰同姓之國也又失其位良  
休陰賊管蔡之象也此建萬國吐土比人故曰比  
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朱康曰外以五在外取象亦非曰五非應之說內  
比以心言外比應勢位言  
王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外比之六四自外  
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顏克宇曰比四柔順和正處在五陽之下得其所  
從親賢事上自得貞吉象詞曰賢曰上外比甚明  
不取初四之應而取成卦之主可見應之一義非  
易所泥也  
易微曰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  
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  
則將誰親外比于上而已九五貴而在上故六四  
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無隣事一人  
而無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杼之黨立而晏子獨



從乎公牛享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商康曰比以從上可見不黨在外應同人二五俱有不足之辭可見不黨在卦主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夫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含逆取順大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鄭康成曰禽在前來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

示服叛取亂也

傳五方君位彙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乎上若乃恭其小仁通而不恭欲以求下之比其意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心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夫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

乃禮所譏天子不合國也成湯以網是魚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司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夫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欺；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縱而不追果有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懷；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無遠近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苟中所言邑皆同上者所都諸侯國中誠約期也待物之一不期誠于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于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以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河漢遠近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于卿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夫前禽之義也



朱子曰田獵之望置旂以爲門川草以爲長圍獵者自門獵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木則取之大意如此無殊得一相似

項平章曰上者之比天下去智巧尚術數昭示以大中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緣也

徐道壽曰聖人雖無心才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于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

曰邑人不告誡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胡堂奉曰使字與師字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

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却泰曰曰五爲坎之正位正而且中位在德先以

受天下之比何類如之所以書也夫前禽者逆則

舍之順則取之如湯之祝融任其欲東欲西欲而

欲北欲高欲下不以失禽爲介之也即晉五失得

勿恤意已人不誠者五之則中皆乎十二之象中

同德相應若或使之也九五顯比之道如此

商康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王輔嗣曰一驅之孔

禽逆未趨已則舍之皆已而走則射之安于未而

息于去也是射去我之禽也或曰三驅失前禽三

而之網前開一面以爲門自門獵而入禽之向我

而逆則舍之放元而傷順我而去故自勝達有爲

上投舍逆取順所取有所失者也是以射去氏之

禽也程子曰天子之政圓合其三而前開一路使

之可去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川命者不出而反

入者也禽獸前去者其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是射

向我之禽也朱子曰田獵之礼置旂以爲門獵者

自門獵而入禽獸向我而去者不被驅而入者皆

獲是亦射向我之禽也俞玉吾曰礼言政獵之事

以禽獸皆已而去爲順向已而來爲逆而其面傷

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是正射去我之禽

也孫開斯曰舍逆取順者向前而來以誓則逆以

心則順舍其身取正其心世人以不取爲失先王

以易取不取爲失其顯明大道如何開斯亦云射



向我之禽茅以順逆二字提在向我之禽上見耳  
諸儒之說逆順不同其言逆者逆我之命逆我顏  
行之逆也順者順我之命乎我則物之心也吾射  
去我之禽則其欲其去而後射取之則生者更然  
之死似毫遠心者射向我之禽則以是為順又于  
舍取之旨以于卒強姑存之以求確解可也舍逆  
取順以程子說為正還從射向我之禽言義王者  
不得已而田原不勝愛物之心三幅者我之心我  
之命也前禽去者能用我之命而所開之網而去  
故失之若不用我而來自然射取以為三殺說者  
況于面傷不敵以為射舍我之禽不知射向我之  
禽有面傷者左膝者自開射之巧否何足為據且  
既云射去我之禽矣安得有面傷者乎其云舍取  
者舍其逆我而不顧取其順我而特與之生也然  
象詞此語又更有義有先因爻詞而以象詞是之  
者如下邑人不誠上使中是也先因象詞而以爻  
詞是之者即此舍逆取順失前禽是也舍逆取順  
是王者類比正義說來者不無失者不逆也如此

說則于此象辭皆俱元變矣比以不偏為吉故曰  
正中然必從位說來者即位乎天位之意邑人不  
誠言不去告誡下等有三義不必使其親已亦不  
得使其去已亦不當使其妨人中間自有恰好存  
然聖人豈徒作此空大而已哉深索精神維繫不  
淺不然亦似項日大開轉門開心而卒終成收通  
上使中也使之一字何等把穩來曰川命不入網  
而去者為逆不我比者也不用其命入網而來者  
為順比我者也邑人易中所謂邑者非一皆以所  
屬言也就天子三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  
不相妨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  
失前禽  
蔡虛齋曰文獻通考曰田有大艾草以為防田獵  
有限大艾投草木以為防士作田獵之場擬投園  
之處或舍其中或漫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警士  
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其防之廣狹  
無文楊雄稱以為門既立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



馬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稱之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而開並為二門用四橫四楊也表裡有以為機又以棗核槌實以為門中之間中軌之表而遠劫車輪者間容槌極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而軸須大橫竿之測子容一徑入此門當容馳驅而入不守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放令馳馬右脇之其軸頭擊者門傍橫竿則得不入所以罰不工也

上六比之元首凶象曰比之元首元所終也

疏元者藩言無能為頭首也他人皆比親道已成已獨在後衆人所棄且其凶也

本義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元首之象而其占則凶

呂泰伯曰聖人因上六之元終故推衆其所以元終之由所謂元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比元終者皆緣元始今人言元終者以為初開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係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本是安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

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周光德曰無終訓凶非訓無首為云以六位言自下而上現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体言自上而下現上首而初是上首而初尾乾始艮賁既未遯晉可也

胡雲峰曰王弼云元則惡有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大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大之取義不同蓋乾以六之陽剛居變而為坤之陰柔故曰元首此以陰柔居上亦曰元首者乾之元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此之元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詞惡其元首蓋其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而義亦自相貫

簡康曰君者民之元首乃一休相成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元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此爻言元首自為人比者言若後大凶則自比人者言王輔嗣以此爻居之後大凶殊是元謂則雲峯初從王說而後卒改之可謂不逮之後



張天如曰按此解與同泉筮疏云泉窮其情筮決其意傳云推原占決其可比者元比之本義則云再筮以自審後天山說云大語筮也或以為大人夫今諸解則皆從大人之說但傳云大有則強之人未子又有兩雄之言而諸儒指後夫為上六則後夫同一陰之比吉也註云言親比而得吉本義云三字疑衍文朱子又曰也字當當云比吉比雖不能廣普親比于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賊而吉傳云恃物元避通親疎之別不期誠于吾邑故吉也朱子則曰上之人顯明其比道其私為亦比之不相親的自然順從與端市者不止併者不妄相似上使中也疏云此九五雖不得為王者之身堪為王者之使傳本義則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大約註疏以顯比為比道之狹云五應十二顯明比道下能為偏相親如田獵三顧然与己相應者親之不相應者疎之既中正不妄喜怒任代有常與師動衆止討叛

逆不及親己之邑故邑人不誡而吉是不得乎大人弘通之吉而猶可為顯比之吉惟其比道狹故五身雖為王且可為上使之入非是為上之道也傳本義則直言顯比為大公無私人君比天下之正道故云群陰來比顯比無私如關一面之機未嘗不推去者不迫為王川三顧邑人不誡之象蓋順者取之喻下四陰順乎五逆者舍之喻上一陰背乎五德之聖人無心于留天下而天下自然不相告誡順從于聖人此其大殊也比之元有註云元有從也言人皆比而獨後元能為比之頭首傳云元其始則元其終本義云元以比下言陰柔不足以為有非衆所歸解雖異義相通矣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註不能畜大止健則志欲行是以亨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美也上其下柔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保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常用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道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楊廷亨曰乾進而上物止之于前二卦均也何為乎大小力有大小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如子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之制物以靜不以動漸行以止不以行以欲進而山道之真能以止之物矣風自物自行安能止氣之進能止之者僅能順以柔之爾

胡雲舉曰小畜六五文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于五陽陰有所不之不能成雨也則

公之意謂西陰過乎二陽：有所不之亦能不成雨也陰不之不許小者之畜陽不之不許小畜之過何也步則為存陽作也

蔡氏舍曰畜未極而施未行不之以小畜者乎以此畜字推之以此畜字推之未為供當其上九畜陰而成畜字則有論理實能成雨雲至於終則足所謂雲盛則雨雨者矣何乃反不云雨耶是有說也凡雲之騰上下已而遂致舒布者為陽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盛故也若其積聚而雲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之且自散矣故為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

二程全書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句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註坎休本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蠟蛛之詩曰朝隣于西崇朝其雨是陽未唱也故雨蠟蛛在東則受陰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聚而不雨也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

朱子雲谷記曰：曉雲所需器，則水中皆滿如沫。又  
今山居之人，自言入雲氣中行，則衣襟皆沾濕。可  
見雲雨非二物。天在地下，升上天為雲，施及于  
地為雨。要則為水，雲為方成雨，要方成水澤。  
故早天多雨，意為其雲不盡隨畜，隨滯積以成其  
早耳。詩云：「雲從足。」則多雨又小畜卦象，雲不  
雨為四陰所蔽，綿綿然欲出而不可，又曰：雲耕，分以  
潤之，謂雲從風散而雨不成也。雨不成者，謂不施  
下來也。從空散矣，金水內景也。月是金水之類，何  
獨外影？曰：月林亦外內影，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  
影焉。  
郝仲興曰：卦下乾上巽，六四一陰為其之主，居五  
陽之中，五陽翕然輻輳，五陰陽之相求也。甚切而  
定于一五陽共遇一陰，其應不分在下者，進而性  
在上者，退而來，雖以乾之健與四陽則不能能上  
如約束然，故曰：小畜，蓋陽氣之欲也。陽不能飲陰  
則欲之矣。之象陽也，大不能係小，則係之其任人

心一私之結，染此志盡成一事之卒，其大系結矣。  
三十之數可以明百又之則一陽之論可以制六  
無之理，故群陽生來才微陰也。易謂陰為小，然陽  
為大，造化之理大不能束小，則入于無形而行之  
不若受者甘而其畜則故曰：畜結者不能天下之  
至柔也。晴天下之至剛也，則小也。卦辭外行天上  
為鳥，風位東南，氣為大，位西北，氣為雲，行雨施于  
而莫以忽也。于東南是欲而不得也。  
如泰曰：小畜，大畜所畜皆乾，豈是畜之物亦  
畜其德耳。有健德而莫為畜，且以偵矯逞其強，陽  
神不怡而批不裕，茅畜有利于大者，有利于小者  
非謂小畜不如大畜，特系制與判制異也。其而入  
之其為畜也，誠小然有亨道焉。小畜則何以亨不  
見雲起而郊于雨，不遲雨而先之以雲，不徒雲  
而布之為家，雲綢繆之意積而愈厚，不雨正所以  
畜雨，而郊之雲正所謂以四野之川澤乘龍御天  
之能事，貴紆不貴驟如此。小畜所為亨也，何使雲  
氣不待族而雨，或雲密矣，而輒使之降，畜者求同



洩者無餘其為澤也幾何乾為郊立兌為西郊易  
以大道明人事而說者沾：就文王作解何害  
前康曰按或云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  
起東北陽唱陰必和故有雨雲西南陰唱陽不和  
故無雨此亦不可此大五方之風氣異於四時之  
風郭異候而雨之應也各殊何得執一以為占况  
東辭所重在畜正言摩積乃徐發耳若諸家之說  
似非其不雨誤甚小畜其為陰乾為陽以其畜乾  
孰者曰陰為小陽為大者畜也小者為謹細慎  
察之義所以能亨而婦制夫小人制君子亦在焉  
正者見于卦而否者隨見于爻卦以表其德爻以  
戒其事也此象不言正義止以亨字為占察雲不  
雨自我西郊則僅即其象而著之察雲不雨天地  
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乃陽唱而陰  
和故有雨雲起西南則陰唱而陽不和故無雨詩  
曰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蹏尾雲往南水潭  
雲往北好晒穀是其驗也李氏曰西郊陰方但取  
陰義非陽唱陰和之說也雲為有雨方其而雨者

不可執論我字古今為文無不具有以此事對彼  
事而言則此事非我以此人對彼人而言則此人  
非我以今人今事對古人古事而言則今人今事  
非我蓋臨文當說或因誤是正或按脈讀前序托  
彼我之辭用伸遠邇之論其詞雖確其意甚虛或  
曰我者文王自我也則不可通或曰我回自我也  
亦不相合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察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疏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休元二陰以分  
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  
能陵小畜之義小畜之勢足作霖雲乃自我西郊  
未足以為雨也何由知未能為雨夫龍為雨首陽  
上薄陰二能回之然後然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  
之擾道同九二之牽漫九三更以不能擾為考也  
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察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  
也何以明之夫陰能回之然後乃雨今上九獨能  
同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與說暢也能回



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而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  
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  
畜家實而已矣苟不足以同陽則雖處家實家實  
自我而卻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年荒之本行也  
象至論一卦之本故曰家實不雨象各言一爻之  
漸故曰既而既處也  
朱子曰凡兩者皆是陰氣盛凝結滯塞方滿則下  
降為雨且如飯既蓋得塞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  
濕汗今就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  
指乾欲上進之象陰色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兩  
不成所以尚往也  
張氏曰小畜成卦在一陰以舍居四故曰得位下  
三陽受其畜上二陽助之畜故曰上下應之健巽  
雖卦德是加一而字則乾健之中有巽順之道矣  
利中而志行者畜之道本以全其畜乾非止以四  
之一陰畜之也一陰之力何足止乾必金五之剛  
中而後成巽而後畜之志行此畜之所由亨也

徐進齊曰尚往也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止之  
也乾本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乾而已言夫  
行則非終不行夫柔得位非是以陰畜陽四為成  
非之主人上非大柔在上非有柔得位也  
李彭山曰小畜者以陰畜陽陰而畜者也夫畜  
者以陽畜陽一陰自畜者也健而與畜乾既畜則  
其德與而能入又陽則在乾體之中本有為之  
曰未畜則志難遂養至九五則陽剛居位而志行  
矣陽於十用所以亨也  
古孟旋曰或以尚往為陽明不雨之故不知尚往  
正指陰之氣綢繆騰漫自下而上止道不定時時  
都所以畜雲不雨若到兩時則陰氣一渡即止矣  
施本行句正謂君子之設施不能養布所以欲歛  
藏以待時耳非謂小人之施尚本行也卦名小畜  
以六四一陰為主惟六四為小人其餘三陽皆居  
子以一小人畜眾君子而不勝正象不敵眾眾克  
畜道亦不能成此名卦本旨也故詞曰家實不雨  
得曰健而順則中而志行乃亨都是不或畜之志



大抵小畜之卦其儲畜君子是六四其能使君子  
不戒畜得力全是九五與六四相孚夫四之血出  
四十陽所以四非解信之而奸謀設計不致自  
然初之道後二之柔後三之化也初由四之  
十畜而得血是也既後之三且則進而後必  
乎天下之大學宜至盡於小人之故然則世有何  
可一日無君子也  
焦弱侯曰有未畜字不是無陽多故而力心之如  
容氏畜養如以畜其德只是已合養育之意此大  
王所以善處高村終其世不為所毒也及考鄭康  
成解亦曰畜養也如古註疏原是如此  
周光德曰嘗讀風雲從月令方未必而陰方不而  
蓋盛德施令之方亦有陽道此看法也蓋德對冲  
之方風來不測陰陽方道皆名賦以病人傷和亦  
活法也  
李惟孝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難道孔子之言不  
是而朱子于六爻七欲分上下卦作二義猶恐未  
然蓋曰為主支聖人導以孚而成之以血其陽象

又曰上合志其欲變小人為君子也明矣至于五  
之隣為衆物乎為六四乎如必以左右為隣則係  
不致必有鄰宜亦東面而合耶至于上九非陰也  
何以與其依而日之以輔以月也曰輔以月非四  
而何若曰與休為陰為小人何與曰五人相才  
也則亦所不鮮也  
何玄子曰柔得位剛六四也以陰者陰政陰得位  
成卦之主在此爻也休元二陰以分其意而應之  
之義亦各不同上應之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也  
下應之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也卦雖以一陰為  
主實是與休三爻同力蓄就細玩卦爻之訓如此  
舊謂以一陰並畜五陽有非人不健則不能畜為  
不與則暗難以行以外德言與求乾剛健知始與  
輔以行隱於川濟也人高明也而沉潛行古也而  
鄭甘將有行也而數進畜道如此矣  
鄭泰曰曰與之正位在下故曰柔得位上之二陽  
助其畜下之三陽受其畜是上下應之也故曰小  
畜其德誠健矣而本意不濟以與之雖柔有剛



者以主其中而畜健之志于其乎得行乃所以于  
外易為畜雲不雨：候未至與之山然焉者尚注  
而不遂傳也易為畜我而郊雲氣方變而之當雨  
然遠能應特變而本行之止止則雖有行而先  
以屯：而愈以可小畜之為象盡此矣或謂一陰  
畜五陽者此

與之志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既君子以懿文德有懿美也以下其時德未行  
喻君子之人但修其文德待時而後風馬驟令若  
風行天下則施附于物不得雲施未行也今風在  
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凡大衆  
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取卦象已容之義若履  
卦象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取上下尊卑  
之義如此之類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之或且取  
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自合卦義行事者  
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防其卦訟之象不取天  
与水違行之象若需君子以懿文德不取以行天上

之象餘做此

傳畜象為蓄畜之義君子所畜者亦大以道德經  
紛之象小則又兼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  
其之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本義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泄久故為小畜之  
象然又德言不能會而遠施也

蘇昌為曰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則大畜有養  
祐乎宜包羅萬言之心助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  
有一言必謹細行務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又解  
相羔云懿讀為柳古字通用國語衛武公懿戒自  
警常相注大雅柳之篇也詩柳：威儀威儀即文  
德柳蓋也過也攝其威儀不使放逸畜之義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註安乾之始以升其初四為已應不與已右之以  
陽而升陰復自其道而無違何所犯者得義之  
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又  
以上進而後與在上則志其復于上乃其自也



故云得自道後既自道何道各之有元谷而又有  
吉也

本義下卦乾休本皆在上之物而為陰所害也初  
九休否者下消正當遠于金銀與口為止應而無  
自守以止不為所害故有得復自道之象  
則實舉曰又辭而復字雖無後日之復不測然復  
自道似不為復棄復似休後復則十六陰已極之  
時否陽之復生于下此則十一陰將休之時否陽  
之復生于上九

輯圖曰一爻一節一節一義：所以新是非而兆  
吉凶聖人能逆知于未然者即其義而知之也復  
自其道要其義則已吉不待究其平而後知也  
周剛者曰卦以陰畜陽為義又以自立不畜于人  
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道人之而自進失其義  
其他元陽不則是於之之辭濟占處正在此  
錢一本曰胡雲峯曰卦言畜取正之義又言復取  
進之義蓋在下而畜于陰也其不為所畜而復  
于上者理也況初以陽畜陰與曰畜正應而能

自守其正由以柔畜初以剛反進倒身入于柔與  
之道以為道乃從自家本健之道以為道而志上  
陰不為所畜是復于道乃當然之理其義曰吉何  
咎之有知九三之不正亦能言

馬理曰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七曰自  
道見由正進而復蘇軾所謂復不復由他道進是  
也今在與曰正應上有出

何玄子曰大抵天地間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  
時陽既為陰所畜便不直過則躁動躁則有意外  
課喪之咎矣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不與陰  
爭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蓋以元陽  
為吉也初與四應爻變為英健而能順故安爻出  
之畜若此

九二羣從吉象曰羣從在中亦不自失也

註藏之氣中以升與五：非畜極非剛已者也雖  
不能若陰之不遠可乘以復復是以吉也  
王輔嗣曰二之義俱以陰本固陽：不與陰為視  
從陽俱作陽力從陰亦可



趙汝楨曰初以則告則初心甚現位雖處下其優也雖無文王猶與二以則告柔其五在中有汲引之此占雖同五才不足亦不自失云有聖人之情可見初以道自處二以柔為懷三貴卑貴則如是

胡雲峯曰陰程俱以爲二與五則柔中柔之說則以爲二與五則應二之柔後自係于初五之事如曰係于四

楊廷書曰獲于初善之吉也不獲于初而獲十二

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于獲故為利獲二勉于獲故為牽獲牽者勉勉之謂易為其能勉于獲也二雖利而沈居中故能勉于獲雖不獲初之自獲豈不愈于遇則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占則不倖矣右遇則而不受止則為商射拒諫之強晉惠公慢見其恨矣  
鄧泰曰曰二與初同體相比初既見為利且而獲其二亦牽連而與之為從故其吉也如初獲二之休復以初小畜之牛隻亦以初義正相似不必取

### 五為散應

何玄子曰乾係今皆在上之物八其初初至連而後者于下蓋當小畜之時陽氣為陰所畜九二陽者位不包以待不夫故乎故言三陽同體故曰

柔故夫卦亦曰牽

九三與說輻大畜反目之象曰大畜反目不能正室也木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則而不中道正陰而又非正應但以明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則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

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曰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與說輻何也大畜以良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良一陽同德故其與利往小畜九二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與不可行  
吳草廬曰輻以爲與大畜與說輻同殊不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爲同一輻哉蓋輻伏義也在軸之上永與者車不行則脫之大畜陽能自正欲不行則說輻也小畜陽與陰爭有傷于輻而說之不



得行也則輟主寸不欲行輻主寸不得行蓋亦有  
所辨耳

道中徑別志果丁進如駕車與而欲行也與之行  
心稽乎輪：有二十幅環於十輪心之數九之為  
陰支所過如輪幅數既不能進  
註幅與下轉木與軸相連鈞心之木是也子夏  
傳云幅車制也

六四有孚且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以一陰蓄衆陽本有傷官憂惧以其柔順得

正虛中與陰二陽助之是有孚而無去惕出之象  
也无咎且矣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幅四亦不  
能无傷故曰且曰惕出之也必有孚而後且可去  
惕可出戒之也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  
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各一卦之中：虛為信之  
本二五皆陽皆上下之中：實為信之質小畜四  
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胡復湖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行拒而止

之心為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  
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無去惕出而无咎矣曰舍  
中虛有孚象

胡七德曰上指九五以其為君子之始初故言上  
以其切比故言合以其皆有孚故言志合五之志  
則諸君子之志皆合矣君子之志六二天下而為  
此者也五與四隣而到中則有孚誠至  
誠本有不物者古尊則富權力故行本有不違者  
勢不獨任而誠則與之誠不後落而力能制之者  
柔所以為諸君子倡與

顏元子曰小畜所以為畜四也四之所以為小畜  
者五也六四無剛健中正之人皆上制中剛四何  
所恃以无咎四非虛中誠實則何以孚五故此有  
孚與九五同而象曰上合志也其義微矣  
鄭仲興曰象曰有孚惕出皆六以陰居四九以陽  
居五以柔承剛志同道合在濟之象傳亦曰柔得  
位而上同凡六四承九五皆為合志在小畜相得  
无咎之象為後以陰居三其志亦合



高氏曰六四孚五故血去暢出而元氣可見四之能畜乾有非四之力也

吳叔美曰卦先小畜于大畜謂自小而後成大也若此小為得便之意見於心皆血氣也取之取象於人身最切血氣有餘不足都屬血氣即此血氣當外血小畜要出而都治是血病後無外血其血象口遠皆也血下義蓋明乎制故滋虛一分則本原虛便不足血都其暢血去暢血去暢血去暢

漸康曰四之比則一也乃比三而人未反目比五

而有孚事如蓋九三在下四處其上原有畜之之力况卦分兩休情不相親勢又易使故其象爻目不能和也九五在上與四一体本欲相附四安其下繫於附從其為入為伏正是此爻之材故與五相孚而用力以畜乾也

九五有孚擊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擊如不傷富也本義其休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燕乎上下故為有孚事如周用富厚之力而以其能之象以猶奈故以其師之以

言能左右之也

楊廷秀曰九五其休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象則乃健于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積于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而上欲止其右而欲止其群陽使不傷也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右而行其順柔克之故故至誠一于上下外陽皆歸于下以其止健故繫陽皆聚而乾其所止

胡雲華曰事字與事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其

休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牽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元占吉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交如蓋言交如者與休之交也事如者同休之合也

顏光宇曰九五皆上得位雖有四之合志而陽則中正不藉四力為畜故曰不富以其隣不傷富也劉去非曰同一九五也象以剛中志行武之于乾之以孚志畜乾合之乎其易不可為典要類如此也



姚平菴曰九五謂之不獨見得不出以力服人而  
動人心全恃此乎耳自古賢豪誰不躬奔走馳驅  
以為世之所用然其要在人主惟心以置腹不在  
區區力間也潘室然曰陽陽君子不以力畜者  
乎哉凡欲之象助而無却者元德以乎亦象便從  
出不強二字明乎之為太也  
朱矣鮮曰九五言君子則人皆象乎而從之矣下  
必有其富也今五居尊位此富矣而人有爭欲曰  
不獨富

上九既雨既霽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山象  
曰既雨既霽德積載也君子征山有所疑也  
註處小畜之德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則  
不能侵故既霽也休其慶上則不敢犯尚德者也  
為陰之長能畜乾健德積載也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幾陰其進于此  
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也夫其道陰疑于陽必  
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也山故曰君子征山  
傳九以其順之德畜其之上幾畜之志從畜而止

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霽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之  
大故強而散小畜之小故強而散為小畜四用  
柔莫之德積漸而至十成也陰柔之畜則非一朝  
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哉陰滿也詩云  
碩鼠其暵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畜  
則婦者貞則守此也陽之有也柔有制婦其大臣  
制其君而能不危者乎月望則其日飲大幾望言  
其盛將散也陰已能畜陽而曰几望何也此以柔  
其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于陽而  
凶矣于几望而為之我曰婦將散矣君子動則凶  
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几望將盛之時若已望則陽  
已消矣尚何我乎陰散陽以必消陽小人抗君子  
則必害君子安得不戒慮乎  
項平菴曰易中載字皆訓為積中坤之象為厚德  
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  
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其擇之則載之為  
積明矣今俗無車之積亦曰載而音則曰在德



積氣九玩也字語義乃是既而既成之故德非積  
不載積足新漸外天不知下覺何之而後故累陽  
俱受其因心

故字有三詳而在小人上說則以爲之疑君子而  
進小人疑其故相傾勢相軋所以陽力自爲阻撓  
故以成作疑之疑謂小人勢盛君子不能進而  
不通故山者後以傳作疑處之疑在君子上說小  
人勢盛本有不言君子者安得不疑君子者曰疑  
而而防之則不至于山矣今以往傳爲正

卦以蓄名在一卦不能蓄以上九一爻始能蓄之  
乃蓄之拙也

俞琰曰升九三曰非虛也元所疑也蓋衆人皆非  
我亦與之俱非在上又有應而前元信之者其升  
元疑小畜上九則不然謂之既妄矣而又征行非  
所宜也元無應于其行不能元疑故曰君子征凶  
有所疑也下言婦貞厲月幾望高者又也泰之九  
二亦然

蔡虛齋曰上九雖陽然是其休下九三陽則只

與作陰小畜至上九則蓄極而成矣故爲陰陽利  
而兩無言既安愈見其爲蓄之已成也處如處暑  
之虞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既止  
則爲已成矣何以見陽之爲陰也乃陰蓄陽  
往便是陰然之陰陽至此豈不爲之知不與  
之知即使生而陰陽了不然於此得與陽氣

此  
山字旁曰上九既而此處與之陰于是乎尚德之  
然然使爲始者以是爲貞則陽之成矣已其于是

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子者備有所征則凶也成  
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如陽之不天直豈制于陰此

易所以而終其成使不至于極也

倪鴻寶曰上九亦君子久以爲其休與六四同力  
畜乾者非六四以陰唱陽則不兩上九陽唱陰則

兩權在上九不可以受蓄于陰言

周元德曰畜至上九畜道成矣向者四以柔陽故  
則不性知而不兩今上以剛倡則柔不容不和而  
兩矣句者柔不和故樂動而不爲合唯和爲則既



既安矣蓋四日九五以來乎卒之而當以之則事  
而則德主于而哉非一日之積也乎蓋命亦以高  
德為陰德但曰柔居柔位而柔居柔位之謂  
進雖貞而心不剛是柔之伏也柔之十月魄已居  
而九子望散陽之方也其方心信由是則已子一  
地之陽如不陽其何如子一行之其何如然未始  
非外求陽其山可勝防公而測此子卒之、辟貞  
屬德山是之、辟聖人之要非如此

爾康曰卦不言山木成雷也此言既而為通氣矣

既震止也已止于極未至于散若是大畜則既而  
虧悔則中志行矣小畜或雨或歲不能全解故其  
象如此蓋大畜從陽道之極言故以天衢大何其  
行小畜從陰德之極言故以雨安未竟其施也上  
九雖是陰畜陽至極安扣而為利畢竟陰制陽陰  
是不順所以阻而不亦屬此以貞為望極出成  
之

張天如曰小畜卦與同自乾而即乾六所聚聚  
聚田在道之四年去乾既遠則不能行也傳云

據四九乾居西方故曰而卦四以來居柔故有此  
象本義其六有又王西方者乾剛變自貞而六  
反復上下自四已直四則順而四是不義云錯與  
四為止應而能自守以而不為所畜故自之復自  
道之象九二年後諸作皆以為二為五則象字之  
六二三性五、上則可守中而復上上而為吉  
二五則志則守中而復上上而為吉九三非六四  
所能畜其初九則守中而復上上而為吉九三與  
四同幅大矣及日然六三缺德而進上九則而進  
之不可以行其解象亦云九三之人不能止上九  
之室大全諸解則云三養比於四反為四所制故  
說云、拘心之本大車制也項氏云車轅六四一爻  
疏云六四畜九三之上來陵于三悞三害已故有  
血畏三侵陵故陽惧但上九亦當惡九三四與同  
志故其血去除其陽出散大全諸解則六四以一  
陰畜衆陽同力必傷、誠則無上合志也疏云與  
上九同合其志於惡于三傳則六五與六三義  
人云二陽助之九五有事乎和當以其罪疏謂與



二弄掌大六諸卦則云居尊有年其顯守應在下  
上下九則九變之六步守應出下今九六之陽  
為上九兩則不復守應故既而三下能復上故上  
九得其慶大六諸卦在六下則有八已而忘行有  
今不行之憂然言陰是為富也與與此則六上九  
自德積象可運氣使人無尚傳六四以柔與之德  
皆為勾互下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以山顯六上九富之德德說此九三之行之德大  
六諸卦則柔不陽不可動大物卦此卦自六六六  
註疏多不合註疏以上九富九三之陽為主大全  
以六四一陰富五陽為主也

履

履虎尾不噬人亨

此履卦之義以六三為主六三以柔履踐九二  
之剛履尾自也履如履虎尾為尾之甚不噬人亨  
皆以六三在元休元為和說而履則雖履其尾  
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曰履虎尾下見噬蓋于人  
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得履也也九二之所履也為卦六三下天而在  
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非卑之義望之常也九二  
本也嘗履之道也故為履：說也藉也履物為踐  
履于物為藉以柔藉則故為履也不曰到履柔而  
曰柔履則者則柔柔望不足道故希中惟言柔  
柔則不言到柔柔也言履藉于剛凡卑順說應之  
義

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  
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蹈他脚亦相似所以云履  
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曰又兌虎尾柔  
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但川履皆說得生



胡雲峯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諸家多以亢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本夫子本傳意也夫旅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下為所傷乃其所處是故其辭危若危于履虎尾之辭故凡卦要要

以履為言  
陳潛室曰卦辭之虎尾上九四言其凶也又辟之虎尾上九言其更休也卦為正休又多更休不可執泥

張中溪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至危而不危之象

象曰履虎尾以亢過乾八卦惟乾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于至健者之後自是危机發非所履也故獨以履名卦而象傳履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蓋卦德乃言履危之道也

象義曰虎咥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咥而

及得亨以是現之人之踐履早遜何咥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于強弱則強弱化行于急難則急難解皆和悅之效也然和悅何益也悅非德也亦泰而而不失其正耳乾之象曰剛中而柔外此道也

象曰履虎尾大凡凡事則君及則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安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机所伏處即是虎尾也凡則情悅而易物則分截而多畏故以亢履乾必須戰兢恐懼如履虎尾方能有濟跪以踐為義其程不同履之踐乾在下以藉乾疏之踐乾在下以踏則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到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凡象者言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休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說而應于乾也乾則正之德者也不以說行人倭邪而以說應于乾宜其履虎尾不見咥而亨言五之德



九家易曰虎尾謂二也三以說道獲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噬人可已能與說之道相應于五故雖噬虎不見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所謂于五已

傳元以陰柔獲藉氣之陽剛柔獲剛已元以說順在于乾剛而獲藉之下順于上合于陽天下之主理也所獲如此至順至當雖獲虎尾亦不見傷以此獲行其亨可知

呂氏曰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元咎嗟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獲虎尾之至危以則損不可以損祇亦不可唯以柔順說則雖至危之地亦元所不安矣柔人惟其今意曰則中止獲帝位而不死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求多足於其大者以亦人帝位亦危也故古人以為道大投難于朕身又曰予臨此民禦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  
章太清曰下元上乾獲曰柔獲剛曰三之柔之言也下元上坤臨曰剛臨柔自二之剛之言也卦名

象義各有攸當也被專指踐履臨蒞為言者豈知畫卦必自下而上而名義則必以陰陽爻數少者為之主乎

洪化昭曰于柔獲剛履也之可危於說貞乾履也之可序於剛中正元履之不疚于上下澤見履之當辨上下之民之志聖心之神明不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

疏云履卦名合二義若以文言之則在上履踐于下亦三履九二也若以二休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礼承乎上取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體故也

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各位據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本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而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亨有求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士公卿曰志于尊榮豐工商賈曰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為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



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元定志也君子  
觀履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也

俞樾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于上天下水  
之訟人不言于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于上天下  
澤之通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違離又何必辨  
上天下水其行自別亦不必辨唯上天下水則有  
不可不辨者蓋澤水漫遠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  
孰為天孰為澤此君子所以現此象而辨上下定  
民志也

樓尚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于地故天下之最下  
者莫如澤

何玄子曰賁子云勢明則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  
平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  
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又六尋之室與與  
標之位則父子不相別六尺之與元左右之義則  
君臣不明而况其大者乎雖然天澤一定之分三  
尺猶子亦能知之所謂辨者亦于其細微之際人

所易忽者而明別之耳人和天威之不可犯而不  
知路馬之不可馳知凡臂之不可矜而不知疾行  
之為不弟君子欲移風易俗齊治均平必欲隱微  
疑似之間應分轉折使民凜然畏服不敢踰越尺  
寸乃可定其心志而帖然順治也故曰入尊地卑  
君上臣下則方之義維備逆悍然不顧者何接璽  
比有哉

蘭康曰以元履乾理未為是豈特六三履九二之  
說為非即九五九四履乾者亦非履之為礼亦非  
正解孔子見辨于上下定民之志說有似于礼故  
以礼為言而莊子因之其失礼可以為履而履不  
訓禮

初九素履往元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素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忠幸故素乃元咎安  
履以素性不從必獨行其類物無比也

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成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  
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元咎  
矣大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賤



而動求去乎賁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趨滋  
必矣故仕則有容貲者則安履其素其憂也樂其  
進也得有為也故得其進則為有而無不吝乎字  
其素履者也

本義以陽在下為履之初木為物遷率其素履者  
也

汪砥之曰俗士務華先以你縫絮見其飾務夫要  
以快也獨知獨行頗是自憚境界易勝曰素真也  
人心第一念也如是而履更無夾雜故曰獨

尔康曰初九在全卦之始論其道理如此凡卦初  
爻皆有然者非履履之初木為物遷之謂也生平  
所入之境不同現在所行之素自一此素與素位  
之素同不必在下乎約乃為吾素見所入富貴貧  
賤大休患難無不皆然可見

凡二履道坦坦為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註履道尚謙下者憂茲務在致誠忠大外飾可也  
而二以陽處陰履于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則也履

道之美於斯為盛故履道坦坦無險也在幽而  
貞宜其吉

江定安曰履以陽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也而  
二有坦之說四有愬之說有二得中而四不  
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故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  
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九二為  
能盡履道之美

步登云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無應于上雖素  
富貴使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豈必深山窮谷之  
士始為幽人哉不以華榮樂其純白之行則曰素  
不以岩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則言曰人生世上風波即在日用坑塹不離目前  
在在有履虎之危為求其至平至易不傾不隳無  
如道之無荆棘見以為坦道無荆棘見以為幽若  
認為避囂入窠天下儘有山林岑寂之人而中不  
見道此內不知有少事矣凡也

程敬承曰自字最有味外物何足亂我吾心自為  
之此耳志定而安于道之謂坦道坦而遠于恬之



謂也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九四以懼九二以下懼  
先此為例用法也諺言虎畏不懼已有坦然不亂  
虎將畏之無所傷其牙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之虎尾咬人凶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註居履之時以陽居陰簡曰不譙而此以陰居陽  
以柔柔剛者予故以此為明眇目者也以此為行

跛足者也以此履尾見噬者也志在剛健不修所  
履欲以陵武于人為于大君行未免于凶而志存  
於五履之甚也

丘建安曰眇跛之柔也能視能履剛位也

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戒卦之主而統五  
陽且在履卦中故有武人為大君之象然者謂六  
二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  
人陰類多是勇取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  
氣溫寧陰之氣凝凝也

胡雲峰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詞與卦詞同如屯  
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  
詞與卦不同如此卦云獲虎尾不噬人而六三則  
書曰噬人是也卦書不噬人而三爻說祿自與乾  
三爻健體相應也又書噬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  
爻獨相應獲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  
跛自以為能履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于天下  
者也爻之詞曰獲虎尾噬人凶象占其矣

楊廷壽曰聖人之于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易憐  
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易恨其才  
也陰柔而不足為有為也以跛眇之實介乎五剛  
之間而欲獲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  
禍敗也必矣凶孰大焉才不足以伸其志聖人所  
以借其居位之不當也亦不深咎之也  
輯問曰三國多凶以六者三國不當位使在陰卦  
它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一今乃主此卦之時  
莫有戴其冠者故此眇而自說能視跛而自負  
能履眇則不當于履跛則不強于履履居乾後肆



然後之無後說順啞人之山良其自取適之以則  
泰之武人欲獲氣而借大君之位其為山不待言  
矣

相先字曰六三以柔告則不中不當眇視跛履非  
是眇而能視乃眇而自以為視非是跛而能履乃  
跛而自以為履已十大有而自以為有也須文武參  
扣之人方可餘濟若一十武者為十大有豈不有  
山志則指本文言六三十三陰邪之人專慢傲狠  
其則益甚且自恃一陰為諸陽之主有惟吾化特  
何所不服之義或以則指比應言者非

何去子曰為猶漢書宣力四方法為之為大右指  
九五為太五右位也不曰為而曰為十特謂其  
以臂力之則而欲使全耳或謂武人志欲自為大  
君者非凡卦五易而一陰則陰為之王三本陰柔  
而以孤陰無偶幾性坤之托如眇有之能視跛有  
之能履然有則恭之求在上其能安之乎其履虎  
尾而遭噬固其且也而三于此亦猶然思變矣  
章本消曰獲六二其初六皆陰右陽位皆取象武

人信乎陰多嫌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註通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  
愬愬也然以陽承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  
吉故終吉也

疏以謙志得行故終吉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則然以則無  
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胡雲峯曰又以位為志三志則所以觸惕四志行  
所以避禍

孫洪渠曰愬愬終吉者為臣與則象之友不同他  
人踴躍可付之不久而明君必有怒且須坤誠待  
罪不容泄三愬而又愬非為責也一爻履前即吉  
山不論自保元咎一爻履後即禍也不論能保終  
吉履為柔履剛則九為履剛為柔六三履虎尾是  
矣九四亦曰履虎尾何也履乾虎之尾故在四爻  
亦可言履剛鼎之六五皆言錯也象言元三為虎  
有自獲至尾與在三則以乾為虎在四則以九五



為虎之說俱非

邵泰曰曰四已入乾體而下比于亢所獲猶是虎  
也。以剛明之才獲多惧之位不壯乎處想：前  
行義避患惟恐不速若有所迫而奔控皆斯時甫  
脫虎口豈必遽吉然愈速于山則愈迫于吉：在  
其終矣。象所謂不噬人乎者指此想與迥同行而  
不止之貌三以初二為虎尾四以全兌為虎尾或  
獲而山或獲而吉其所以獲之有異也有謂四與  
初故應獲初之尾者似滯

爾康曰雜傳以獲為不處若處之則不免于虎患  
矣。四之想：志不在處而在行是以終與吉會亦  
惟終吉而後見其志行也。獲虎尾三字連為卦名  
以外名連合爻說象是易法如需卜却需于血漸  
于干漸于陸是也。初九：九二以文善不及升六  
三九四俱養一獲虎尾亦無不可世以對六三則  
乾為虎對九四則五上為虎首也

九五獲貞厲象曰大獲貞厲位正當也

正義曰位正當者得大獲貞厲之義所以大獲貞

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下決折其  
理不得有其貞厲以位居此地故也

本義九五以剛中止獲帶位而下以兌說患之凡  
事必行無所疑故其象為大決其獲雖使得正  
亦危道也故其占以雖正而危為戒。深矣象言位  
正當者傷于所恃

馬理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獲至尊之位聰明  
審知天下皆不已若礼樂征伐或執皆由己出故  
其獲至于果決決斷弗高處為天人君一言一行  
之登天下之法則人民之憂戚生死係焉可輕易  
乎哉

果實曰象傳言剛中正獲帶位而不疚即九五也  
然象言不疚又言大獲何也蓋大決其獲而過焉  
者即所謂疾病也。象言其德之善而已而此則言  
其病所以戒之也。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得  
行恒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  
哉

蔡虛齋曰剛中止有能為之資而獲帶位下以兌



說應之凡事任其決斷夫才傷于所恃而危多出  
于所安故曰夫履為難也劉牧曰利而右尊故履  
非危也蓋發陽臨陽之主意在決去陰柔故有夫  
履之象其所居之位且是如此不言吉凶者則吉  
則惡惟其所為又在人君自處何如耳  
俞琰曰步六十四卦以乾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  
於九五言帝位唯履九五獨言之履者辨名分之  
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眾陽然而臣也其位則柔  
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僭也故特  
稱贊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而抑陰  
尊君而卑臣其例屢森如此也  
彖傳曰履不任山悔吝例只是危之之意不是  
以大履而至于危聖人止危其履之失也如一貞  
字甚危之辭危者使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止  
在此  
却泰曰曰九五之位何少帝位也履而不能大任  
踐履者之咎人疾矣夫履者以踐位之正當改彼  
之下不當且如是其貞且厲也九五利貞於此

同或謂陽於所恃何狀  
黃端伯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所以制輻易之  
心也九五履陽自用而又無履畏之佳是以正行  
而亦厲也  
尔康曰夫履貞厲與飛龍在天不同何以言正當  
也卦一也而所加之卦異則卦貞亦異又一也而  
所履之外異則文義亦異今以乾對兌則以剛正  
之君而臨和說之下易嫌邪媚自當有威嚴懾  
息象易道皆然可以微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註稱福之祥生平所履當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  
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  
道大成故元吉也  
朱子曰居履之終視其履而考其祥故得同陽底  
則大吉若只是平截時後而平截却不終本可旋  
是那國旋末却到那起頭處  
胡雲峰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小畜履皆不  
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是取履之終但小畜之



終身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獲之終既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

蔡虛齋曰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沾缺之意不令方其吉凶而必考其伴看人事多方有久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于數百年之後或見于數十年之後或見于目前便可考於耶然所獲已終其利此則常有可考者矣如子貢問魯邾二君孰王高卑其答俯仰而知二君之將亡亦非目前且多事也現獲之終不足終身之獲只是一事之履祥兼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其旋元吉實是故右做盡善說似于上句祥字及本義得字俱說不得通

梁寅曰上獲之終也人之所獲有視之于始則謂福本可見惟視之于終然後見也故現其所獲以考其善否同旋元吉則其吉大矣是之也豈非勸

客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歟

於因之曰善也福也總是一箇善忠正其所以為福也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有其旋之視聽其

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俱列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樣有常人做却善忠專論禍福而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忠

鄭中而曰考無時而可思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上當考而初本因考也將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終故得其旋列終而慶考便自無文

大旨曰世之假借仁義補塞罅漏者獲則微矣而元有于祥元佳生心虛室生白者祥則似矣而無取于履故視履必有祥考祥必視履乃為元吉之道不然是一偏之獲於履無取矣

黃氏曰環中而運者謂之旋者周身之靈机應世之圓局也上九陽居陰位又應元氣以濟之其視也考也正在上同旋之深慮也故盡善而吉祥處焉一人有慶此其順之吉之大在上者之也

朱矣鮮曰考其履之善也皆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下文其旋是也旋者周旋折旋也凡凡以義合而截然不可化者謂之方化人之步履折旋也



以天合而治然不可詳者謂之圖猶人之步履周  
旋也九雖有三十三百之多不過周旋折旋而已  
考其善于周旋折旋之間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矣豈不元吉

則先德曰降祥者八也休咎通謂之祥吉便是吉  
祥不善便是凶祥非別有祥即係吉序以意祥未  
便是陽福乃陽福之兆耳旋者反也九有進反進  
稍且進而無妄而出一陽之吉進而無妄則則  
折盤旋而非大獲者矣九有元氣軌上能運轉有  
旋義元善也九以周旋為至善也既至于善則祥  
可知故曰吉

五建安曰以上獲之始終九切言性上言旋一進  
一反而獲之象可見矣中四爻以剛應柔者吉以  
柔獲剛者凶以剛獲剛者傷以剛應柔者能行而  
不輕于行九二之應人員吉四之應三終吉是也  
以柔獲剛者不能行而強行三之跋躐是也以剛  
獲剛者能行而失于行五之失是也

上輔嗣曰陽變陰位離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

為善

前康曰獲非解全以卦德取義說而應于九故有  
獲虎不噬之象獲之義則從全卦上取來其意又  
其義象之上八下澤以君臣上下之分言也九五  
獲帝位而不叛而文曰夫澤則為君道矣然非九  
坤仍對下卦是澤故九一建臣公而以與人言之  
臣則臣矣則京師之臣也三爻則則京師之臣也  
卦之主而曰武人為于大君則又平澤之德也至  
上九處位之極獲要之終人別生一義而以現獲  
考祥終焉四之當行願二之當不亂三其志則  
四惕其恐懼五其足其貞屬獲可獲視祥可獲考  
如兵大善無不吉矣易卦取義變化之妙如此  
張元如曰獲獲鮮其剛獲傳訓為踐為藉本義則  
公有所獲而進朱子曰以陰躐陽是隨後如踏脚  
跡故于卦之三四爻發兌尾義伊川云獲所則說  
得生受也諸家多以兌為虎傳本義則以兌為虎  
初九素履疏云獲獲之始而用賈素傳云安其卑  
下之素本義云本為物遷則兩舍其素獲道坦坦



註無履謙履中二意此入貞吉疏云在內卦之中  
故曰在幽傳本義則不作解此但云所履得坦易  
之道此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貞則而吉中不得  
此也疏云右中傳云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成解  
為中正無累意無大咎也或入為小人右疏解武  
人云行此威武如陵于人歟自為于大君傳本義  
則直云故：及也不墜了履而致及行之傳本義  
則云周旋無虧

步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士病父輯著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疏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物既  
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治而利貞也象云  
時成輔相以四德不其之故

胡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  
正惟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實陰三十畫  
陰陽之數達相井然漢為三陰三陽之泰：豈偶  
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遠居其  
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吉者言其道之善亨者言  
其行之通關于明云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為闔  
乾陽之君無不由在戶為闢：往則闢來則闢則  
闢來以氣言之為故闢以道言之為離合以內外  
言之為往來故卦有均外人有出入往來相交內  
外相取上下相形吉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亨相屯  
易譜曰兩儀既分自是一陰一陽必欲小無大有



不成世界即使去小 大亦費人工不若小自為

性大自為來則賢愚 有各安之分尊卑亦有相

制之功乃以為泰之道

即泰曰曰易言性來自北始蓋以泰即否之轉卦

據卦所云反其類也或謂坤本下而性上乾本上

而來下然則在否乾上坤下遠得其本然矣何以

亦稱性來陽就陰之故天大地小地在天之包

承曰泰小性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是彖傳中彖例聖人觀此世界不覺為吾道暢

躍休慶所以把卦詞一口吐出直透通暢玩則是

二字口氣通天此天等語正是從泰的時節看出

這許多好處吉而止亨深為天下慶幸之矣

漸康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不是作遠小人亦

不必調停小人君子各一分小人自消一分正氣

足則邪氣退消看自然消少乎盛也消者消其道

非消其人天下未嘗无小人而不見有小人之道

以其消融于君子也

何玄子曰子瞻云陽始于優而至于泰而後為大

壯而後為夫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大之世小人愈

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

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起而遷之使之劣而無歸

其勢必至于卒三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

夫泰使君子居中審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

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

也蓋謂蘇說衣善不善請之將為調停之說矣惟

晦翁云論陰陽各有一平聖人于泰否只為陽說

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頃有一作道理使得天下

皆為君子也問人多言君子小人實相半不可太

去治他急急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皋陶伊尹

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

皆革而做好人了此意極是道者長一步長一步

道消者一步消一步即復卦浸字意然小人道消

非消小人也乃化小人為君子也不然消時妨交

矣觀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內君子外小



人同為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為內一時聞者無不嘆賞可謂深于內之解者矣

易因曰致泰之道但大小交相往來可崇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泰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致四等翻：相信而小大交也故九二以也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祖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願而願亦遂以行矣然知致泰之通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開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故三上皆以天命申戒正欲君子崇往來之机以善其後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註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已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天地待人一或天地財成其道以休言輔相其且以川言不必分過不及

朱子曰問財成輔相元時不當然何獨于泰時言

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時成輔相處若塞不通一齊都元理會如何哉或輔相得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有舉則類從若茅茹也陰順而應不為違踰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性也不言性而言征者舉其道之得行同類征：然以正性也

象梅岩曰不謂之性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帝京清曰初雖一陽在下而三陽已于此乎類進矣故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夫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一正進則所進皆正人同類正進勢不可遏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象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鄭伯羔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初也曰以其類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進而以之者四也傳曰能左右之口以即其



義也

郭璞注林語此文至蒙字新句泰之征古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朱子曰以其蒙屬上文當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後字連茹物象也以其蒙者人也

何玄子曰蒙韻會註云本作蒙草本蒙字之說或作蒙今文書作蒙按蒙雖似蒙者中蒙也義與茅茹无涉古文作蒙字亦從草可知茅根蒙字乃

牽引俱起之象潤而為蒙傳寫誤矣古注又以蒙作類解于此義亦通

凡二包荒用鴻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剛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鴻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詳則政舒緩而法度廢

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與華事理而人安之古九全弘之度有愈疾之心則元深遠之慮有暴慢之患漢明本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鴻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安：才守常情于因循憚于吏吏非有鴻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鴻河謂其剛果能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皆由縱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剴新之君其剛之輔不能振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鴻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含此云用鴻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剴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命寧之時人心紐于泰則苟去遠而心患能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我治大泰者當同及康寧雖遐遠不可遺存節之微隱賢才之在僻壤遐遠者也時泰則同遺之矣朋亡大時之此象則人習于安其清比而失即時約而不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亡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  
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于州比也治  
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  
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配也

項平菴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六五九二上下相  
交其八同歸于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于  
五如鼻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  
行即指六五故六五象曰中以行順也六五之陰  
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  
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以心享其效而已  
故九二之爻詞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  
辭言福而不言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

吉  
趙汝楮氏曰說文包自比之反覆也又包晉義同  
少荒有教義息荒訓肆荒服訓遠平荒訓虛荒度  
訓大今義所謂包者大也小則有道矣詩小星  
不敢揚珂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避遠遺棄

也

吳固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中而四者齊備  
絕非各有所宜之謂易緯曰包龍仁也馮河勇也  
不遐遠溥也朋亡公也仁足以容勇足以濟遠而  
不遺遠而不狎斯以中道光其陽德保泰之道也  
已

九三九平不隳元性不復艱貞元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九性不復天地際也

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  
震天地之際將復其所安復其所安則上守其尊  
下守其卑是故無性而不復也九平而不隳也震  
天地之際將開平路之將隳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  
帝不失其止動不失其應順而能貞不失其貞故  
元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子而自明也故曰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註天地將各分復之際  
宋袁曰位在乾應應在坤極天地之際已也平性  
則陰險天行極則還復故曰元平不隳元性不復



焦弱侯曰六四居三陰之下群陰所從以接陽九  
三有三陽之上群陰所依以接陰二又正相交之  
地又中二字字相應三多四：多三彼此相信所  
以為矣

邵泰曰曰三四乃天地交際之會未往消長之機  
于此乎判過此則內陽漸衰外陰轉盛雖多艱貞  
其可得乎周之正在此際矣或謂天地可交不可  
際曲說也

徐五方曰平險性履者天運之不能免艱貞勿恤  
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  
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談之天運以為元  
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

蔡邦喬曰平首信然之謂勿恤其乎不可以陰之  
必進而動其心也

平險性履者天運之必然所謂乎也宰護勿信其  
必然而以險之必平後之歸往為當然則人事既  
盡天運可回故曰寸食有福

六如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翻：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註乾象上復坤象下復四震坤首不困所由見命  
則退故曰翻：也坤反皆柔下已退則從故不待  
富而用其隣也其不共已司其志願故不待戒而  
自孚也

陸德明曰以古之陰故曰不富三陰皆領下復四  
龍葉之是能用其隣也能不富而用其隣必其德  
義素著故不待戒約而信也三陰皆不安其位故  
曰失實

邵泰曰曰陽為實群陰在外也已久今在內而  
就陽以不富而皆于富蓋衆虛欲反于實也失實  
舉心作反實

吳因之曰翻：二字換為群小人深身害已引類  
所朋朋朋上進景象不富二句人患其同翻：不  
富者不自恃其多虛心以交于陽已不戒以孚不  
必諸誠而誠之相嚮之意失矣有心虛也

爾康曰三陰在上其勢甚盛有富隣象當上下交  
時三陰委心從陽不恃其盛故曰不富以其鄰此



五字連讀象曰翻：不富詞不可累舉故作省文  
非以不富傷上也不然則謙之六五迎頤便曰不  
富以其隣又將何傷乎以經證經不必旁引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順  
也

傳六五以柔陰居君位下應十九二剛明之賢能  
倚任其美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  
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止元吉也

趙汝樸曰史謂陽為帝乙陽虎為帝乙為微子之  
父子夏曰歸妹陽之歸妹也京房載陽嫁妹之辭  
曰無以天子之尊而求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  
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大  
必以礼義接書酒誥言畏多相士賢明德淑祀皆  
云自成湯至于帝乙蓋奉始終以已之則帝乙乃  
紂父也子夏傳非卜商之書卜可作後冬抵五為  
君位遠以六居之者足托之也此帝子帝女以默  
寓君位之象坤之黃裳歸之其右之袂右夫人也  
刺之宮人此御也明夷之箕子帝子心泰與歸妹

之妹帝女也聖人雖欲明交泰之義猶必象以帝  
女泰：十君位之辨

和仲興曰按商帝號乙者前為成湯為元乙中有  
祖乙武乙而帝乙最後帝乙七祀文王始立三  
十祀而帝乙崩然則帝乙正當文王之世周公作  
文辭據文考時上為象世儒并文辭以為文王何  
怪乎疑帝乙非紂父也

又曰五與二皆泰之中二言泰象不言吉五言祉  
元吉不言泰事何也乾陽所以開泰乾泰不可言  
吉如乾九五不言吉而坤六五言元吉亦此意乾  
為泰而坤受祉故曰以祉

歸妹虛心下賢明良相配之象若作實微母乃太  
疾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註告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成上下不夷早不  
上承尊不下施是城復于隍早道崩也勿用師不  
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泰極而否城樓于隍之象不可力事但當自守反  
己自治可也雖得其貞亦不免于蓋否命託故獲  
否告命所以治之也彙曰上之自邑告命託詩所  
謂同表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是也邑之外非命  
之所及矣不圖之于早至此元可奈何故貞吝  
吳叔美曰六爻各一妙用初核是開泰下段二包  
是善保泰大力重三艱貞則當机一省所以使泰  
之不入于否者全在此四五乘文能享泰運而已  
至于上恃係泰極必有微戒元方之意盡闡于此

耳

何玄子曰古書多以已所居邑為邑如王率割邑  
商邑異：四方之極盤庚不雲厥邑周公作新大  
邑是也

蘇翻曰無水稱隍有水稱池

按泰卦吳川泰小注大來吉亨既云四德不其者  
物已泰通至夫其即故不得以爲之而利貞傳  
云不云元吉元亨者泰非一聚已本義則云貞者  
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獲革茹以其彙註疏以按

茅茹為一句以其彙為一句本義則云郭璞注林  
詩至彙字絕句川為河說云能受容此為河之德  
人即包莠意也傳本義則云果斷則決勿恤其  
艱云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傳本義  
則云孚者所期之信也言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元  
性不復天地際也呂東萊曰元平不隄天地際也  
今本作元性不復晁氏曰宋本本作元平不隄元  
性不隄晁鄒陽曰按程傳從今本：義從古易先  
儒多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帝乙坤妹胡

雙湖曰證以京房傳則帝乙為湯證以陽虎之書  
則帝乙為紂又自邑告命貞吝既云否道已成物  
不順從惟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從故貞  
吝朱子曰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  
心雖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亦存然此時  
只得如此雖各却未至于凶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治此否泰世皆端之大行乎。險性淺步訛且然又  
王于否則口即說否之匪人四字即以否運屬之  
於人不肯以否誣之于天非匪人無否非否無匪  
人不可二視不可分言其詞嚴其意直諸儒紛  
作解者何也。此特群邪當路天下皆陰君子自元  
仲荀吐氣日子欽曰不利君子貞泰先言小往大  
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大運推之人事也否先言匪  
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  
大運也。或以不利斷君子貞別讀 爾康  
莊憬曰否下通也于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  
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鄧泰曰陰出地上而長至三六陽已消其半故  
卦名爲否世道何以有否。之旨匪人也。匪人不  
貞斯能致否當此天地閉塞之候託託一焉挾若  
子之止道起而與之角其誰與哉。昧於元微于否  
且益重其否耳所以不利君子貞也。或謂君子不

可固守其正則是君子不利貞非不利君子貞矣

○孫聞斯曰大往小來非上卦往下卦來之謂也

下卦何嘗不六性上卦何嘗不六否謂七月卦

此陽性陰來直就大氣運而言

邵類曰京氏傳曰卦氣以十二辟卦直于十二月

其先生得之隱者其源發自子夏傳子夏曰極六

位而反于坤之復其數七是也。仇四月卦坤十月

卦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

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位進壯共始四卦

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上位自終正月

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

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終自遯

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夫

三月陽月逆數未來此陰陽多寡消長自然之事

也

泰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元即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剝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子道消也

此節句：與衆相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有上下之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成側世界？有邦，其元邦同。

鄭元錫氏曰：健，天德順天德，內健外順，休性戒德者也。剛柔則易，于性而莫能自還，故否曰：內柔外剛，不復以健順稱焉。

內健者，必順中，若者外必爲敵，內休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百君子以儉德難，辟不可榮以祿。

易筌曰：化書云：儉，於德可以養虛，儉于德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端端可以保身。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非成君子也。

高中曰：儉不可榮，君之祿是戒，君子知洗本義，不得以祿位榮之，方是儉德之極。此處儉，說得極大，將他德行消化，元氣令人不得尋覓，都不見他好處，又不見他不好處，祿元自而及之也。此不作過空，的看正在群位中也，無覓覓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註：否之初，履順之始，爲類之首也。若順非健，九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誦，則吉亨。

易微曰：泰之時，以同心爲吉；三陽在下，行無不出，于正故以同征，爲吉否之時，以同貞爲吉。三陰在下，念未必皆出于正，牽引同類，必反而之，正則吉，故以同貞爲亨。易筌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

著象抄：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合不是陽則定，爲君子而陰柔必爲小人也。

鄒泰曰：曰卦，以上下不交爲義。然爻辭則不某其爻，更欲歸其交，下三爻各就本爻，求象不必預立。小人之目否初，後茅與泰初亦元，甚異。泰于時春也，茅亦柔止，否于時秋也，茅以剛止，均有可拔。泰以三陽爲彙，否則以三陰爲彙。初六拔茅茹，升其彙而拔之，茅木宜如泰之恒征，故前以貞貞貞則不爲植黨之謀，且預定替休之策，其斯以爲有且



亨也。已此華即初自為援。何必指四坤利永貞初。君坤首有貞道焉。

爾康曰：否內三爻俱為陰，又即是陰位陰才。非陰即為小人，世俱作小人說，非也。泰在治平群，然位進無所不可，否當抑枉故以貞訓之。當泰之初，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故曰志在外。否則在衰亂之時，此躬砥節，蓋宜入故曰志在君。止奄專欲得君之說，雖本先儒，實不合理。且初六在君可以無外泰，已言在外矣。此後否外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傳六二具順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吉，則方否于下志所包畜者在水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利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求道？水順乎上，惟自守其貞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故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胡雲峯曰：大人否亨，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

無所賴否也。

楊敬仲曰：包者含而不露，承者順而不拂。李宏父曰：陰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尚乎坤乾。天地無不應，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地無不載，故六二獨以包承承順之道而亨否。

項安世曰：當否之時，乾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入之道者不能於否中致亨也。入與不亂群，入為不亂行，不繇不繇，惟大人能之。乃若君子之常道，則為儉德辟難而已。否六二所拯之大人，即九五之大人也。項說甚佳。承承字亦從象解，未必然。

易啟曰：君子處世值乎運則宜擴有容之量以維致天下之英，才如九二之包承是已。豈陵夷則當田澤寧之道以慰安小人之指志如六二之包含是也。

易筌曰：包承已盡如泰師德化梁公輩皆是也。此其大人亨否之道與儉德辟難者又是一等。若以包承包蓋為小人家何以曰志在君曰不亂群不



亂群者善與之安而中實不亂所謂人就不亂群是也若執然連舉何以為此言

象抄泰亨進而行道之亨否亨退而道尊之亨自古君子進退皆有閑丁世教在內：重在外：重否亨不讓于泰亨也或曰包荒聖人入度凡外之量也承君子坤順有容之象大人應合乾坤十否泰見之矣

贊義曰包承是六二之時處世當如此未災之以人也下方言小人吉大人否亨以別之小人為人所包承則無咎與之惡人能包承小人亦無激亂之虞故言

吳叔美曰泰二包否亦包泰之色坤不道一物不滿一歲乾包度量也否之色坤乃二日包承受得起舍容得下坤包能事也包承力重原不貳于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成道小道故小人吉若大人處此自有個抑否即亨之道大人同在否時同行順承之事然却有介然：主宰乾坤之事業故曰不亂群非但小人不可同君子亦未易幾故錄大

像抄曰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列否亨其大元見故否二即係以大人此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開萬世小人出小入大先念作聖之門

像抄曰蓋卦既辱中時病生身長耳蓋此皆彼華包羞可證之義象

孫洪漢曰凡人水者方包是群天下開汚與之共事而一月為之淵藪其不利多矣小人之所謂吉而大人之所謂否也大人生平一介不苟取與方是射人不立崖岸形若不恃而心雲自白故曰不

亂群其心之光大直不愧泰之先大方亨

尔康曰承者接待進順不與之忤而又包之則承不徒承又有一段舍容忍耐之道二在下位即以承言亦可包承二字是言道理應當如此故引小人君子不同以別之世人所謂承者左趨承祇承一邊說故不取如于君子耳然君子豈亦得已哉小人有此包承自不作罪過故言大人則成其為否而已此小人大人還以位分言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君禹曰包羞亦宜就君子言有舍始思耻以待  
機會之意易因曰以此止處否之法所謂唾面自乾  
視衆縱情者也故爻不係以凶咎而象但言其位  
之不當蓋言其不當九五大君之位又不當九四  
大臣之位勢且元如之何唯有觀象以俟時耳  
却仲與曰泰後茅為君子以陽左內否內陰而久  
亦君子有聖人以否托之君子也否不可死陽猶  
泰不能死陰泰九二包荒否六二包承故二卦皆  
言已而未悔登以高不辭非不辭也先儒學至于  
貞寧以易從已不肯舍已從易以為已則誤已而  
不知不色則誤國家以否三陰皆小人而聖人未  
嘗不以為小人也六三雖小人而初與二斷不可  
以為小人如否三陰皆小人則泰三陰安得獨為  
君子若謂泰無小人則否亦不並有君子泰三陰  
皆君子則否三陽亦皆小人其說不可通矣  
像抄曰色承以承為包皮膜外包色以着為色  
心樹內色聖人以小人吉立色承公泰吉其承開  
小人遠善之門小人其色醒君子鑒人之目

永康曰泰卦上三爻為陰為小人否卦下三爻為  
陰為小人此以卦体論也聖人設卦立義泰之為四  
卦六爻總是泰靈之道否之一卦六爻總是靈否  
之道儒者執象太拘故于色承色着俱說小人所  
以義不能通不知色承色着俱是其位如此所以  
處位之道如此故色承之下明列小人大人若以  
色承為小人則大人之否寧何為乎六三才包羞  
何以言位不當乎夫否下陰為小人則泰上陰亦  
且小人今觀六五婦妹元吉之詞豈其然乎儒者  
以包羞二字曉惑可憐不思如于君子故有弄解  
其心可取而於文無當矣  
九四有命元咎時雖祉象曰有命元咎志行也  
胡雲峯曰諸辭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  
泰九三元平不波元性不淺否九四有命否泰之  
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于內外即審之否變  
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于泰否之四皆  
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不元咎而  
淺有福否之四必元咎而後時離祉三四軌坤交



接之處陰陽性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元通而後  
可為弱而後可為時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  
未判必有命方得九咎其所謂七咎者天也非人  
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  
有命九咎蓋惟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為四之元咎  
也一接諸天可乎哉

河玄子曰命謂天命天下事理通中則變乾坤四  
曰乃蒙泰四曰辨否四曰有命人蒙通時未有  
念命惟惟坎河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與而鼓

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否九四之所謂有命聖人  
固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元咎與他卦下  
同動勉之也時者同類之三陽七離者麗也離祉  
者附麗其福祉也

周瑞聖曰時離祉言時類之人俱在祉者非已受  
祉也故曰志行  
却仲與曰泰九三陰來至而先云元咎有福祉之  
元否九四陰已去而始云元咎離祉復之也此之  
似涉風波近岸舟中之人交臂也

尔康曰否至九四則泰來必矣故之詞多受章之  
詞聖人于泰而不言天命言人事恐人之恃命而  
忽人也于否之將泰不言人事而言天命恐人之  
怙亂而忘治也四有命元咎以為元咎不遇天定  
勝人命則有必不終否者有何咎乎小人勿得甘  
心樂禍而君子不可解志圖存也命此當與群生  
咸若一切時類之事自當獲福而離祉矣志行也  
象始以人事足之言其棄撥亂之志得行也否者  
先言有命而後言人事正見否自元不泰之理所  
以歆之

凡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易簡錄曰否五小人閉塞之患非正不足以消其  
邪即子詩請觀風俗大寒夜誰是當門立即人非  
如當門當關之當下足以當正與當不楚滿壺形  
容正令人望之而若有像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  
位正中二義渾成位正當有力量此正當與正  
中之辨



節據孝四苞非同結之喻陸直公收獲河北後  
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紀理歸、聯、若苞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幾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  
而弱其堪係重乎苟真曰方今天地未開大人休  
否謂休廢而否塞也又一意

鄭泰曰曰武引陸宣公疏以苞桑綴旒並稱謂是  
累卵朽索之喻然觀繫緯身安而國家可保則仍  
當作堅不當作脆或疑此二句有韻蓋古語也曰  
大人吉明非小人之吉可擬矣

尔康曰人依未息休人依于未勞者得憇明首計  
陰有几許安接庇覆之意作休息解義是而意未  
盡休否者不是一于九為茅為之而無陰嘆於卑  
之援耳此撥亂反治時即困循不得已吟嘯不得  
不休命承休之義可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別陽之卜否否之終否終則變故有傾否  
之象蓋天下無常否之理人事苟得自不長也  
按否卦辭同象曰儉德疏云帶儉為德傳云儉損

其德本義云收歛其德六二大人否亨疏云大人  
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開小人之吉其道以亨傳本  
義則云大人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此群疏云小  
人不收斂其德則云不此小人之群九四  
有命諸解以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注疏又云九  
四諸解則初六之福由九四諸解則云九四必有  
命方得无咎時類三陽皆獲其福則命不由九四  
時乃三陽也九五休否註疏云否之休美者傳本  
義則云休天下之否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御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于天也

傳野取遠與外之義易筮曰人曰所望地連天際

蒙為野蘇子瞻曰野者无所求之地也

荀爽曰聖人眾不以廣狹論交眾在公私之辨苟

得其正雖一二知已野也苟其私交即知識滿天

下衆也故曰利君子貞恐天下錯將于野認作廣

字也

象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建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註二為同人之主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行

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

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君子以文明為德

項平菴曰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為主而以乾為應

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為主故曰應乎乾有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為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有應其命也履先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同人以一柔為主使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辨也焦贛奏曰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利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為主而其濟也必藉此為此乾之所以為大坎

意言曰應乎乾者二應五也乾行若五行與二應也二雖得位得中畢竟是柔徒柔不足以同乎人二有于宗之吝終是柔害事須是五之知行與之為應乃可蓋君子之剛

張彥陵曰此卦之名同人者以其五陽而同一陰



也不曰與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入之道止  
在同德相應不必以上下俱同為可也然又不曰  
與五應而特借乾之一字明无私之義則利君子  
貞意亦可想見

來曰八卦正位雖在二今大有上卦之離未古同  
人之下卦則不惟得八卦之正位又得其中而應  
乾九五之中正也下與上相同故名同人卦歸同  
于野乾行指利涉大川一句不言象而言利也內  
文明則能察于理外剛健則能勇于義中正則內  
九人欲之私應乾則外合天德之公文明以健以  
德言中正而應以文言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  
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君子即正也同人于野  
言六二也利涉大川者乾也君子貞則應六二九  
五言之  
六二得位乎在下之位一陽一陰在下之中者象  
得在上即羊四爻亦可稱得位非陰居陰陽居陽  
為得位之謂也

簡康曰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得與乾先之  
曰文明以健蓋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  
義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  
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者如此大人  
同此心：同此理五能得其所謂正即得其所謂  
道而天下之志流行于方寸之中矣故曰惟君子  
為能通天下之志正者即是通處

艮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  
卦並無應于坤應于離應于坎應于震應于巽應  
于艮應于兌而惟同人獨應乎乾亦雖无坤行也  
離行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兌行也而  
獨同人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  
先天乾元離震俱為陽性故惟乾元于乾可曰應乾  
亦惟同人震可曰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下曰  
乾六十四卦凡一乾之公休莫尊于乾而不言  
乾是為乾以君之曰天義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荀爽曰乾象于離制此同否故曰同人非此非是



當以康武為正何害乎曰不云云在元十之十一并  
火而云云與火者大在上火惟炎上火與火同故  
曰與只一火字而同意自見古人祭天取于燔柴  
者以此天陽類火陰類然非類也非類而類之必  
有道矣

劉去非曰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燭照  
按程傳云各以其族類辨物之同異作一套說下  
不分族與物有托云於某族類中辨其何物耳如  
此則類字不着力其審異功夫全在一辨字在

鴻奇之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之物如士大夫之族為士大夫  
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此類族也螺生為  
螺物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鱗介之生為鱗介  
之物此辨物也

朱曰凡大家皆有功天故曰君子以以有司也  
以類族為人士為士農為農工以辨物為物螺  
為螺物羽為羽物則君子以三字无妄而托空  
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註者同人之始為同人之首者也无應于上心无  
係合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  
同人誰與為咎

丘建業曰出門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  
初九動之九二皆前過偶故謂之門一前為戶陽  
畫奇有戶之象即之初九亦前過奇故謂之戶戶  
一而門二也

州雲峯曰同人与應之初皆易溺于私隨而出門

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

籬之隔出門同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蓋門以  
內則心有所守可以則心之所然也故皆言之以  
明其公又言同人于門者以出字為重愈用

何字子曰夫子出焉中所謂又誰咎也外有三個

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即之嗟無自致致言之

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見古人有用字雖同而其

義則不同



六二同人于宗各象曰同人于宗各道也

註應在乎五惟同於主遇主則百川心偏狹鄙各之道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月為可各故五不取君義為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各也

蔡虛齋曰同人貴无私像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則私像矣有私像則情有所偏而不能大同矣故各者只不能大同便是各道也象傳曰同人

于宗各道也象占還須分說如諸文則

又曰同人于宗本是宗得位得中而應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各者豈非是就其全体上求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兩相異則尋其同道則失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于宗所以是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各人以此見其利於于野也

唐穀菴曰宗尊也指九五二獨以五尊為所應之故同人于宗不能大同故曰各然二五本正應二

以中正相應如此之惟我台德下之為久而臨六二陰道本當如是蓋當各而各：即是道豈可以各少之哉故曰道也正象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邵文莊曰同人之五二君子何求之深也此所謂克類至義之盡也二也五也貞矣而未能通天下之志也嗚呼天下為公之世尚矣昔者尤知非而不義時皆以天下同聲下以克用舜也非知為而不義故卜以天下用為不以非用為也蓋大同之

道如此不然而惟同心相與不知其他此夫人之交也聖君賢相之相遇也豈其然哉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亦謂大人之交云

却仲興曰或問云卦本同文又元同象何也有意求同則事決不同善同者不求同而大同故君子類族辨物乃能通天下之志卦本純乾六道无私惟六二以一明為離在人為心人各有心是世路通塞物我異同之端其心則為君子之貞如二之同五是也其不正則為小人之爭如三四之求同



于二是也二五雖中上下係應處大同之時二未  
先于各五有待于先同人之道均未廣也蓋論爻  
位二以卦主在下不如小畜大有之居上六二以  
柔主則不如師九二之為陽故卦爻有伏師之象  
元大同之德  
為縉雲曰以卦主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  
之則示何黨之義  
鄭瑄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五為何也吾以為非  
應五之為各乃未得應五之為各也蓋二在初三  
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柔之象為二以其近  
親也未有係為而未能即同于五者也此其所  
以為各也  
邵天錫曰同人于野豈必于柔二中必以應五之  
其為同矣然有應已以有同也同于柔也專一先  
生之言柔為妹媛以同區畛自卦辭其下應五謂  
大德雖甚同道豈謂連道譬猶陰陽各專所  
嗜雖其甚嗜豈能盡天下之味哉必不遠矣各道  
也二得位得中而應卦得象得名錄之然在爻位

則尚所應為同象于柔而各仁鄰公私之介何遠  
哉可恨也夫  
爾康曰侯果諸儒俱以二獨從五為于柔之各而  
唐類卷之說亦似可聽詎知二以純陰獨守諸陽  
所仰中正若位柔德故坤卦曰應乾則諸爻皆應  
非独應五也既不独應五則其取各者非以五也  
蓋二之陰德又為下位諸陽惟六二是應下元統  
攝物之私而有黨與之植故為各耳同人之道出  
門无咎于即未得于野為專則柔為本家之人尚  
在門內同人于此義取安能无咎于柔之義唐曰  
宗華也以五為尊而應之也柔為祥并以乾雖同  
宮乾舍離胡雲峯則曰二性同五復成為五未同  
二復成乾性未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柔別  
滿伯以二承柔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謂  
宗即泰四則以六二在初与三而文之重六離同  
休故謂宗三說皆似是提是二以純陰為諸陽之  
應既為純陰自不能无徇徇繫之私謂之各也  
亦宜



九三伏我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註者同人之際後下卦之極不能已弘上下通大  
大同物重相分欲幸其道貪于所比據上之勢其  
敵剛健非力所當敵伏我于莽不敵顯抗也升其  
高陵望不敵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  
不能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胡寅舉曰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  
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朱曰九四反上故曰未三四皆爭存非同人矣故  
不言同人三思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思二  
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六二其三國之荆州乎  
高中白曰三四非中正故不能同人伏我于莽我  
我心也升其高陵亢氣也物足皆剽掠之途將安  
之子  
邵象回曰剽指五三與五同功力所制于伏莽者  
知二為五所必應欲以已之剽起而敵之亦可謂  
不度德矣至于三歲不興仍自安其行則益離與

離為行終非剽剽之敵或謂安而行之或云安  
可行俱誤

爾康曰九三九四不中不正好自閑後之人其于  
剛事紛挐人情向背乘機舞智擇剛縱橫兩之  
來無嚮黑白之几時發占風望氣蒼狗白衣使人  
十日壞往援不事隱之此則等一人一伏一升一起  
一息九四稍弱自知其悖固不可行九三恃剛人  
與相敵亦行不去曰三歲不興曰弗克攻人何益  
哉此輩上下左右苟可用其奸詭無不反覆不必  
在二與五也第二五中正得位為其尤忌耳  
爾康曰敵剽指四卦中惟此而文一居上一居下  
勢位相通外休各別况此而文皆剽各不相下故  
曰敵剛易中言應多不盡然乃若二五之正應三  
四之相敵初上之相或則似有暫休而可論也  
爾康曰敵剽指四下則亦合第九二下中不正強  
狼自恃之人傲上陵下朋家作仇九往非敵此非  
俱是陽文俱与二應而三思奪之不必拘定九四  
一爻



九四來其矯弗克攻吉象曰來其矯義弗克也其言則用而反則也

胡寅舉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來矯以攻終不克勝者是能屈于義而不敢敵也

蔡義曰九四亦欲同于二而為三所隔故來矯而攻之三居下卦之上矯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能以義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有言吉者如九四之與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也

然聖人于此又獨言吉者所以保其能自反也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訟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為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

何玄子曰言訟則恐人誤以為攻二也又言作言與皆明教在上卦安行者安分而介即四反則之意故又不言凶蓋同心君子能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四亦皆安于其所當濟而元非分之覬矣

邵象曰曰按九三以剛居剛與離全體下應六二

之不從已惟忌九五之能得二故專以敵五為心究其不與也為勢屈九四以剛居柔與乾為牀故不敢敵五而以攻二為事謂二折而入于我五自莫能爭也究其不克也為理屈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註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休柔居中衆之所與此則川直衆所不從故近隔乎二則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若中安尊乾必先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誦大

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傳九五君位而又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卑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陽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休也二之在下而以同於柔為合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克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却仲與曰朋黨且而戈予起雖有弗攻之四而邪



正未明黨論終難破也必有到中之君待衡上上族而求之物而辨之正之扶而抑之抑也堂堂新斯如大師然庶可以破私為公息爭歸怡大同之天下可以遇天何以言先號咷後笑也蓋其始不如其費許多辨析許多決擇而正邪一定朝廷肅清何害如之故曰先號咷後笑何以言大師也蓋主持世道者貴於貴新克勝也有三之式下可克五之師以勝之

管見曰豈惟于二為合一切伏羲之或來壅之或盡行銷解合陽大諸君子之衆更元有不合大師克相遇之象又言克相遇而象并以相遇言相克匪立一人之克匪立二人同心之克能使入各相遇非人各相克不能克則俱涉同人之川遇則通為君子之止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元不同蓋以此

朱曰中直與剛卦九五中直司即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心欲同之也相克者九五克三四也

同人之先句不必因號咷亦不必後稱美只是論理之詞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本同蓋惟是中直乃能同人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先字指後字說當號咷之時眾非以私曲故作此舉異是同人之先有中直的道理其道本同故物不得而間之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所以動之新也洪查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乎先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新不使誘邪得間之意直中二字不平惟中致直

九五與建中三言新共直非情欲愛憎所能牽亦非是議論所可拘牽其不能遷回而克遇者王輔之所謂克也曰五柔示不致遠而二陽不遠示志者誠是也然則而克者有是柔而克之已好釋矣此一陽而三陰之大有上應如二下動心下克彼

於是

上九同人于郊無咎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註註者分之強也蓋引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



志而達於內事故雖元悔亦卜得其志

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元可與之同人也取義不同

常登之曰居卦之外不淺得同于二矣有所同亦世外孤高之侶耳故曰同人于郊特立象辭亦可元悔然而其志終未得也

尔康曰出門同人正取出門之初未有所與耳豈惟六二之柔初九五之中正即上九之曠遠三四之奮銳尚未有迎拒也苟有臭味者元不合焉說

者以高且同六二泥也且以兩少為同與隨之初九鄰之九二皆前遇偶故高門然則陽前遇陰者亦多矣何不悉然乎夫六二之應九五固也然又與象義原別于宗之否亦惟陰爻者不比陽而同陰終為各耳三以別居別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別居柔故因而能反又義誠然乃而交然其強也私智重同位異之人革有甚有才其非什四望五乘三攻二母乃太碎吳周之曰二句是重人就他地位想化情景時設此語以形容之如水月鏡

花要看得虛活是也若九五亦豈能即與六二同哉二陰位下疑忌易生後笑之先不勝踉蹌必用大師乃免相遇則非苟同可知已同人于郊地在曠遠特身不在句中差可元悔而有意于天下國家者終不能達此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故曰未得

丘建安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哉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墻五用師相讎相摩不奔不厭而已遠處於元與同之地超然出于群爭之表于人固无所失矣于己亦未為得也同公于文以不异于人者喜之故言其元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又曰同人六二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非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元與同者有事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于宗五言相遠此是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過二



無事于五故同人于門比比而同者上處卦外元  
應于五亦元得于二故同人于郊此遠而元與同  
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知天理之  
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興四東牆弗克此爭而  
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然則世之與人同者  
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于  
正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元與同  
者之元所爭也

意家曰卦之所以相應獨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  
而同之也而名之為君子之正使其盡同則亦無  
貴于二五矣

洪覺山曰同人象吉而文少善辭何也爻以比應  
為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不正而少有比心為  
則皆非矣初九在下元應比于二而不出門之  
心即即天下之心矣元所啓

劉伯平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與  
之始而爭之行也東牆伏莽比于宗得中而應于  
乾二之德也於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永未皆則

而又同辭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  
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吳因之曰同人二字道理極精細有同而不同有  
不同而同有同以天下者有同以一人者有耳  
目見聞會未之及而隱然自與之同者有方海內  
莫與同而同于萬世之後者有終古莫與之同而  
同以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者惟顧其理之何如耳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其同也止所以為異也唐虞  
三代之盛此同以天下者也高是虛然從射而輔  
股者十三仁孔子天下莫能容而七十子信之此  
同以一二二人者也考槃在澗獨寐寤歌雖絕世  
俗海內必更有其人遺士不相顧而相合者此隱  
然自同者也夷齊叩馬餐之宇內雖異同心然而  
萬世忠臣義士之胆此其首倡不同于當時而同  
於後世者也至于古之至人值時勢之遠然求此  
心之自足有不可共焉于人又不可明言于象豈  
古豈今離則離之此豈惟其清也明月晦明寒暑  
同運並行于天地之間此雖記戒所不及然豈可



謂元是事元是人哉。須把象傳通天下之志。一可  
參解卦名總是

爾康曰同人六二大有六五俱以一陰為衆陽主  
而同人則各大有則吉何也二卦俱以陰德為人  
所歸然大有在上有德有位天下所服人靡不從  
德是大順言同人六二則下位矣下位之人而身  
擅朝野之權口持公私之議雖是普同反成狹隘  
是大可益吾故上比下比皆非而家語曰與其下  
比也寧上比謂此

胡雲峯曰或曰君子同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  
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二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  
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  
君子之同同人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  
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  
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止為  
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叶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  
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按同人解異同同人曰三字既云同人卦名繫屬

六二故稱同人曰所當同人卦曰亡下則不開六  
二故疊同人于野亨之文傳則云三字漢文本義  
從之高山晁氏亦曰虞翻諸家元一人為之說者  
特上獨失之牛九三年十高陵傳云有升高傾望  
之意朱子言此說雖巧恐非正意而胡雲峯則從  
傳乃云伏戎于莽敵攻二似有累五意升其高陵  
雖是五又有傾望意九三伏戎已出未據諸家多  
以三四為敵攻五本義則以為攻二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既云以其用中正則直之道物所未從故  
先說此傳則云中誠理恆故不勝忿切而然



大有

大有元亨

注不大迫何緣得大有則元亨矣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

者如此吉誦亨是也有同兵卦兵便有訓戒者如

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

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

亨也

疏柔得尊位群陽順應大能所有故稱大有則其

物大得亨通故曰大有元亨

丘行可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柔之居尊能

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

哉惟其所有之大故其亨亦大也

周光德氏曰乾坤十二卦而北大有謙大有以乾

元火性也謙以坤地山同性也者故二卦之辭全

吉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疏六五處大以中柔安尊位是其大也若上卦之

內是其中也剛健謂乾文明謂離六五應九二故

云應乎天也德應乎天則行不失其時以時而行

則萬物大得亨通

傳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

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儒所宗上下應之

也大者尊執柔固柔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

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

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十乾之九二五

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

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

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上弼曰不大通何由得大

有乎大有則元亨矣此不識離乾成大有之義

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

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其元亨利貞則象

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無利貞則作為

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

有盡其義也唯升之象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



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  
首出無物之義他卦則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  
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  
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非先于成者也與而  
後有敗則後於成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  
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之所為不皆然  
必善為先故太玄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司馬君實曰大柔而不明則前有疑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奉知惡而不  
能去二義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  
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衆元亨也  
俞王潤曰同人相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  
曰天大有與純乾止乎一畫者以九居五則為乾  
而御天矣  
蔡虛齋曰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  
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  
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  
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既天在天赫高明火性炎上光明之甚无所不照  
天之明命福善禍淫君子以遏惡揚善是順天休  
命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自家照得凡万  
見得有善不照見則有无可知何名為有道惡  
顯善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命天有德吾揚  
之以大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  
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推不致將故止于類而  
辨大有離在上而叔由已出故極于遏而揚  
初九元交害匪咎艱則元咎象曰大有初九元交害  
也  
傳九看大有之初未至于盛處早元應與本有虧  
盈之失故元交害未至于害也夫此富有無不有  
害以子貢之財未能免况其下者乎此艱則  
元咎言富有本且有咎也人曰富有何為咎耶若  
能亨富有而知難處則自元咎也



胡雲峯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上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盖无係應三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貴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交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啓之有？

楊敬仲曰：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在下，亦當出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有害道也。害吾之德也。當入而出為躁動，當出而入為剛避，皆非正道。聖人悔之曰：出而交匪為咎也。克謹，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則害也。艱初則貴，潛需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時則貴其交也。

楊誠齋曰：初九乘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默于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辟儒而廢于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

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倘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初九終不遇矣。

蔡虛齋曰：當大有之時，亦當有者也。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之，當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所援也。又任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為未涉乎害。何咎之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或占者之辭。

義海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也。大凡以親而交於人，則必疎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則必有怒之者矣。以利而交于人，則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為能用心廣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若大有之始，處卦之下，是无心于物有也。无心于物，則所尚遠大，不交于有害，匪凶咎之道也。又當很隄其志，終久而不變，則可以全得无咎。

高中曰：曰大有以上下交孚為成。初九以无交為害，然非咎也。亦必艱則无咎者，特立獨行，固易非



帶也

黃端伯曰大有之世上下應之：時也二之裁三之事四之匪彰上之高賢皆與五為交者也初九居初元應雖不受交之利而亦不受交之害為九三享帝之公化或小人之害甚矣交之難也初九諸交皆以應五為美初遠五而不相應原未

有交亦不受交之害蓋居下而潛本宜如是雖元

交而非替其也九七處之以艱其惟其慎則无害

者終不至有害而應者亦可終免于咎矣乾則好

進故以艱為之

錢款新曰凡日行交通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

富其交處則有險揜之害而初不當內外之交故

曰元交害

卸泗山曰為衍梁鴻皆元交于盛世者也特選而

自修故免鴻作五噫之歎以取憎則不知艱矣

尔康曰有交而与人相處與事相涉必有利害此

以戒人故止言害耳

輯開曰此爻之象辭但本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

交之詞而他不立一語似若元所發明然其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其明且辨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元交害也聖人以大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其有攸柱元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何玄子曰程子云則健則才勝俗柔則讓順得中

則元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呂伯恭有

言大臣之位百責交重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

燥濕欲其調劑盤錯難結欲其解紆黷亂汗濁欲

茹納故為大臣必如此大車以載而後可以有攸

往揚敬仲謂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元所不備

元所不齊遠應曲當通行而元碍是也此王佐之

才惟伊尹周公當之胡仲虎云不曰吉者大臣任

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元咎大有之難知

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註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柔則健之上而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過此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

本義專春秋傳作亨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亨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十天子之象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九則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周光德曰上句美之下句激之當有之時以剛正之德漸近柔中之主敬心沃心元非致有保有之術此以君子之道事其君而非小人能也若小人凌有將以豐亨豫大之說進矣

何玄子曰三居下體之上柔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熟名一時莫過焉用以受宴饗于天子非德莫之能勝蓋桓文之業也彼惟能輸其忠盡効加于天子以屏翰大有之治而天方虛中下矣故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後世之假此名以樹權者比此而是聖人防之預矣故曰小人弗克

義林五六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以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無珍可獻有岐可通徒為害而已王臨川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有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帝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易筮曰凡卦九三多其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際故也

九四匪其彭先哲象曰匪其彭元哲明辨哲也

傳四近君之馬任為豪大盛則致凶各彭彭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沔沔行人彭彭行人彭彭之狀雅大明云駉駉彭彭言王戎馬之盛一陽是馬曰駉本擊鼓聲開聲也字書擊鼓從鼓旁擊之曰來從中擊之曰彭建聲與物不止曰彭諸本聲借而申詳

焦弱侯曰九三居下體之極柔不克為德不指而集於所歸也龍以直其彭居之可以九三曰直其彭是以諸陽皆六五所有其四之可也勢雖迫于



五者無若虛何等之有明辨哲者其言雖以之於  
于上下分義能辨明而哲也以爲虛故曰其彰  
有離之初故明辨哲  
故字訓虛同上二文自大中以虛之其相因取義  
六五與孝交如威如吉象曰象孝父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元信也  
故右尊以柔處夫以中元信于物上下信之信以  
發志故其孝父如夫不私于物亦公而不疑于  
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信不言而教行何  
爲而不威如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程子以六五虛中爲孝本義以虛已應九二之賢  
爲孝依本義說孝二交字方有著落但本義以威  
如爲戒辭是六五不足于威而以此防之然據文  
辭還是威生于孝之說于語意爲順六五之威自  
應軌之則未楊慈湖以易而元信謂六五之孝堪  
夷平易非其有意立威以設防備而自成有道之  
威說亦好但依本義說亦好文元戒辭而象有戒  
辭初無兩妨  
尔康

蘇子瞻曰六五處群剛之間而往柔元信之甚者  
也以其元信而物之信故端之者如父也此柔而  
能威者何也以其元信而如其有餘也人信生于  
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制  
俞琰氏曰係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  
世在下者本有協助之志而在下者能以誠信接  
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主政曰象孝父如  
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陽防備也六五爲大有之  
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思之敬之也其  
爲吉也較之肩三然從事于兵刑術教之防閑此  
則坦然平易而元信信之者故曰威如之吉易而  
元信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蔡虛齋曰象孝交如謂上孝于下二孝于上兩相  
交也非謂六五之孝交于諸陽也象傳曰信以發  
志也則惟本言之曰象未是六五之孝有以發上  
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孝惟本原則由上  
發其孝  
朱熹鮮曰威如即泰已易而元信即元爲言依舊



註作戒辭則小象止當曰威如則吉不應曰威如之吉也

管見曰五以中虛又明應全乾之剛健多事不言有孚言信字匪一人之事而上下之孚匪一人之交而上下之交合上下之有以相交合上下之交以成孚順孚交如之象

却泰曰曰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交皆而威亦覆惟五有中孚之信繫陽系九不應之志信以開終其志敬孚所為交如也策心成城即坦易有餘威何煩修禦所謂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不設修而修殊裕威如之吉以此離火熾于剋陽之上有象象乾若以知險五侯有之故曰易而元修莊子云元盛鶴列于麗然之朋元從與于錙璣之宮與焉氏威天下不以兵革同義若夫內周接疏外不敵獨行可謂備矣威于何有

又曰按豐六二小象亦云信以終志但彼則自發其志此則終所應者之志家心上九交辭亦云有

孚威如但彼以威成其孚此則以孚成其威故彼曰反身之謂此云易而元修

上九自天祐之吉元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王弼曰餘文皆柔剛也獨柔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為履信也若豐富之代物不累心而尚其志尚賢也又有三德盡天助道故係詞其為

何玄子曰五以下諸爻下應也斯之謂人助五以上一爻上應也斯之謂天祐所謂順者以六五柔順言也蘇子瞻云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元修六五之順也敬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曰履信者以五所信之四陽爻位皆在其下故以履言蓋雅言六五之德而上九天位則當錫六五以福也

項平菴曰內交象詞皆揀大有者明他卦在初而元交未為有害當大有之時乃為有害尔他卦上九乘六五未必盡言當大有之時尚賢如此乃為吉元不利尔二爻皆即全卦取義故以卦名冠之○李宏甫曰六五一爻修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



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德福無備六五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大矣

姚安之曰二爻可併一爻乎曰惟二可以併初惟五可以併上二併初師蒙其著也五併上觀師升其著也備師蒙義例升解中事可推循觀師升其義例革渙養比可推他若勿用取女主二言也師成典尸主五言也此又一例也

爾康曰大有上九德是賢五之詞處此富盛之世過此素正之君事此天祐之福五爻已盡其全美聖人于此元可取義故即六五之德與福而稱之乾易之上九玉鉉即六五之金鉉也舊說元位賓師太隱

爾康曰大有六五上九二爻其義最明其詞亦簡條詞中別說三義較之本卦似竟稍利因五有信以發志之語而辭以履信係之因履信而辭以思順及之此統本之于爻也至又以尚賢句義最難明若以六五為賢則六五君位不可稱賢若以上九為賢則本位為賢難以自列若泛言尚賢則大

有太平之世尊賢用賢致治本務何必盡入尚賢王輔嗣曰物不累心高尚其志為尚賢則上九自稱為賢也蘇子瞻謂車陽婦六五為尚賢則六五君位不可稱賢也永叔謂係辭乃諸儒傳述之辭非聖人親作故係辭不如本卦之簡款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元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極執者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九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此一敗亂之小人元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接大有解異同大有元亨註云大有則必元亨傳則云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應乎天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為休敵云應乎天傳則云六五之君應于乾之九二休命諸家多作養命本義以為性命順天休命註云順物之命傳云奉順天休美之命初九元發害疏云元交切之害諸家以謂元上下之交傳云義則云居下元係應而未涉乎害九二大車以載註云為五所任蔡氏則云載九五九三用公亨于天子之



亨傳如字本義如春秋傳隨作亨訓為創獻朱子

又云亨享二字說文本見一字故考中多互用公

用亨于天子註疏云五為王位三與同功通乎天

子之道傳云亨通乎天子者人臣不私其有為天

子之有本義及諸解則云六五享祀之盛必九二

乃能當之九四匪其彭之彭註訓謂害謂九三也

疏云九三在九四之旁旁心承五非取其旁言不

用三也傳則云盛貌本義從之則胡氏曰即大字

之義易而先備疏云不私于物元所防備物自畏

之傳本義則云若元威嚴則下苟慢而元恭敬備

上之道備謂備之求責也上九自天祐之吉元不

利今于履信思順而尚賢既解尚賢則云上既居

無位之地不以富有榮心是清淨高潔慕尚賢之

行也朱子則云五交孚信上能履之則為履信謙

退不居則為思順志從于五則為尚賢終程傳同

自天祐之疏云從天以下悉皆祐之傳則云行順

乎天而獲天祐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謙

謙亨君子有終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皆

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

也然按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

不言元典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

也于元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

幹正於物故不云元典利貞也謙必獲吉可吉可

知故不言之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玄曰

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

終之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

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下謙之象也

如是則亨通而有終大有終謂先出而後伸也

程傳作終其本義謂先屈後伸又似以功效為終



俱無不可仲達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更光矣

馮厚齋曰一陽五陰之外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進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王陽明曰十罪百惡只生一做子不孝臣不忠弟不悌象不仁州來不肖只一做結果了一生做之

反為謙：非只迹象上做功夫須中心通謙化其頑心去氣而忠信孝友皆從此出充辭之聖只是克讓溫恭而天下服矣

楊田修曰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整折旬服葉拱牆負誰不知誰不行一臨刑客乃為趨避謙曰凱馬在廐渙然無聲投匭其旁爭心乃止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

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棺王莽之下白

徐錯云謙猶嘆也漢藝文志引易之謙：即謙也常昭云嘆猶小也為卦艮下坤上艮山之為而在地下是賤抑其尊甘處物上推避卑者使若已上也合二卦言之內艮為止則進已而不進外坤為順則讓入而不爭所以為謙也

何玄子曰易九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衆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賤者不隘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是以衣必缺衽官成必缺隅名成必如拙示不或者天道然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朱子曰：變益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更瘦澤增高。俞琰氏曰：艮本坤體，乾交之而成艮，之光明即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現于外，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謙降而下交于地，故其光元不著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謂地道卑處于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騰而上行也。又曰：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是也。凡卦以一陽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剝反師曰：剝中而應，豫曰：剝應比曰：以剝中也。剝曰：柔變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為德，不可以剛也。蔡節齋曰：虧益益謙以氣言，日月星辰是也，變益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益流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愚益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變益流謙地道慎益則有傾陷之虞，水德善下故有流謙之道。

爾康曰：地道卑而上行，指坤也。天道指艮，德是乾，于文不可言山道，故以天道下濟言之，非如希夷之說以艮自天來為天道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傳：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現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有下之卑，有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顏師古註曰：裒取也，言取多者以益少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吳臨川曰：山在地中則高降者而下卑者升而高一升一降而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之使之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量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



後可所施均平而多者不能偏多寡者亦不偏寡也

俞琰氏曰象師荀董氏蜀才作悖云取也字當作倍廣雅曰倍或也有畔義或曰歛來之也或疑地中安得有山蓋非象項平卷曰此正象象也以天下地勢現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尔或曰若疑之曰謂地下有山河為不可也愚意之曰非知渾天之說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說則知山

與水皆在地中乾人肩中之有骨與血故此與豫皆在地中若地下則是空虛安得有山

蔡清氏曰以卑履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愈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不同意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卑亦歸于高而能下也內充而外歛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者高卑為二人之象此以卑履高則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同一卦之象而所取

却有二義亦乾資卦象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與本義所取雖明于內止于外者不同以卑履高自掩其高也

王畿氏曰君子取有餘蓋不足以善同人則貶不肖平矣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道也

却仲與曰地至卑也百步而登丘陵人以為高矣此及人之見耳四隅相距萬里高山峻阪不知其几泰華恒霍高皆千仞自百里外視之已漫為平

地豈其山不高能謙也然自東南仰視西北地勢稱天柱其上行元陽亦未有如此者此五上利伯伐卑而能尊謙所以有終也當謙而語征伐沈潛則克執同人九五之大師克乃為中則古人有行之者周公以王室尊親吐後下士作周恭先可謂當謙已而其相武王誅紂然設東北滅國五十天下大定謙而能伐止而能順也後世如張留侯李鄭侯亦近之此謙之大占也

吳叔美曰君子以裒多益寡裒字下得奇裒非損



去其多也只是蘊之而不露其多謂之衆多不是有所增加于寡只是當以虛亡自處使能容受取益謂之益寡如此多寡一榮一觀是持物平施也物合人已同是物人已齊一謂之平施衆多山之能自藏益寡地之能容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荀爽曰初最下為謙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張而軒曰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然使之馴伏方可以言謙今人性：反以驕矜為養氣此時容氣非浩然之氣也

王景孟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

楊誠齋曰德厚者九益色德薄者九卑辭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勞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

李彭山曰用者用此文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事先事先則急于進而有害以至謙之道涉

川則元亨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故不言利而言用車

川光德曰初似不己而訓極善者他卦以柔吉利為不正在此卦則反為有而不居以卑謙高之象正與坤六三含章同義此易之不可不為典安也已

邵泰曰曰貢高人之念非所以處人即非所以自處謙：君子處于卑卑不雖為路而為谷蓋其自牧有如此牧無閑與養二義閑之以制其縱養之以馴其性也居下卦之下卑象凡牧所不聚卑老氏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傅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下中謙德之積下中故發于外見于言音類也故曰鳴謙古中得止有中心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益止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剛順得其心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爻貞謙而



不貞則近于邪佞上六之鳴謙却不剛要謙之極而有剛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與人知現在人之上而有剛乎此所以志未得

劉記曰本下柔心而達下柔者是謂鳴謙行之頃刻而形於舞蹈是為鳴謙是皆以柔居柔而二者其中故曰中心曰和而柔其心故曰不違則

亦康曰人之為謙必從其言見之假令其辭氣冲

和語言謹畏則其人之謙可知如九六二在下位

九所行事即其所鳴便是求心便是成德鳴謙配

二其位使然非若三之旁而功能可見四之鳴而

舉措如意者也蓋三四俱當位任如同公之謙豈

是一鳴足以相贊章先生云二之謙見于言四之

謙見于行以為言行元二鳴鳴不分各舉其一而

五言之其義似明而未盡至云自家疏鳴其謙尤

不足道矣

九三旁謙君子有終吉象曰旁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入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言之也

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泰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

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宜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有為善之故也

宗義曰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

而陽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

程敬承曰為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

敢爭事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但以功名終者

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往而後服而三則先

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

何玄子曰周礼車功曰旁九三一陽為象陰所歸

上下得類旁而有功備安履下謙自視故然故有

旁謙之象為國樹旁是為處始旁而能謙是謂舉

終非大為之下掩不伐同公之孫凡碩膚忠足以

當之

此爻主卦其占辭與象同

六四元不利撝謙象曰元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為則是自上下之義也承

五而用謙怕則是上行之道也蓋下承上下之

道故元不利撝撝皆謙不遠則也



六四柔爻柔德居主爻之上自然歸向在五爻之下自然承順所謂上濟下行者皆于此見故先言无不利而後及其德快之也偽謙或言發謙或言施卑或言偽裂開裂退避而去或言所散發達不復冲抱子夏曰偽化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偽謙俱未得舊註曰本也吳非美曰有作有為必盡其事也 尔康

輯聞曰謙以卑下為尚自三以下言治己之謙自四以上其位愈高不容以卑下為義故言治人之謙

方孟敏曰四多惧之地下柔功臣非利也上利大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而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當此上下无致忌之除而而盡其事上而下之泰且其無不利也然九三實世之功臣也四以柔乘剛元功而居功臣之上以九三謙之君子十四何嘗有見忌之隙然四自當偽謙其謙以收其惟賢讓能之誠而表其不敢自安之意可也 五不當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當而能以其隣之象

顏淵氏曰六五不當以其鄰一切可懷可有供不足恃非與人乘財之謂也執下恃剛方能合衆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故有不當其鄰之心方有征伐之利行師如此乃稱王者仗義執言又其次矣 不當以其隣五字連讀蓋六五坤体之中連四使上有富隣之象而五柔中虛自視歛然必不恃其有衆以如人也不恃其衆則以理服人礼干信甲更且侵伐故无不利 六五利用侵伐言有此等德位者不恃衆不恃威一味謙虛的人處在克己剛元假可戮今討有隣人自服之故利侵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元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項平菴曰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鳴預象又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于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為樂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下以上為樂也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鳴為得心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鳴為未得志此非小象辨之則後世必不敢分為二說也鄭九陽曰上柔謙極而鳴象情歸之可與用師矣而上七位不當也夫中也志未得為其于二其鳴同其所存與中心得者異殊矣即用師亦僅僅征邑國已為故謙欲其自得之也於戲謙豈易言哉周光德曰一說病上六之過謙欲其自治以別武一說少上六之才位僅可自任其邑國玩泰當作假象然非別用別武只力治私為別勇謙于虛耳蓋六二上六均是鳴謙而其所以鳴者不同六二中正其鳴以誠中心得也上六重柔居正其鳴近于聲音笑貌不誠則不能動志今得已故聖人于

六二元趾辭而勉上自治顏氏曰上六九二鳴謙豈以口說自鳴第二處下位一表其持中分外之德一表其簡身見世之實其言可實故以鳴謙言之若上六德已成位已上矣此時而鳴謙豈得已乎故曰志未得也即泰曰四上六其有金冲安謙之極似可元鳴然猶不元鳴謙者蓋地大物衆華其則邑國豈盡竭心于是有戒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一切裁讓而出如畜之大階詩之東山皆所謂鳴謙也用以行師小則征邑大則征國乃所利矣貴人謂湯誓之詞泰泰誓之辭偁大泰誓直偽撰耳若牧誓亦何嘗據此可得鳴謙之旨坤為土故曰邑國為衆故曰行師說者以為僅可征其邑國何歟又曰均之鳴謙也二中心得而上志未得者非謙德有優劣二中而上不中其所值之境異也一方梗化實惜上志于是泰辭代罪累其不得已之志安得已乎鳴于孟佳兵者不祥善戰者不怒兵歸則敗師非還志之異惟鳴謙乃為可耳故曰利用



行師征邑國

二之鳴謙答中之得上之鳴謙聲人之累故曰志未得其二不同者以此

尔康曰上六其六五俱是在上之人更主純謙之德亦有征伐之任說者以爲德衰勢去然也顏

鳴謙不得志与不當其隣不同行師征邑國與利用侵伐不同何故位居偏上終非秉中居尊之权

十幾純陰或歛獨新獨行之勢其戒此故哉或問謙之五上說征伐何意从子曰坤爲地爲

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用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此象方說此事

未知德氏曰凡易中言國邑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虛邑晉卦坤在內故曰維用伐邑泰

之上六曰自邑告命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履上六曰以其國召山蓋之中爻坤曰勿依遷國此曰征

邑國皆因坤土也

黃氏曰二鳴謙則得上鳴謙則未得其鳴謙則同而志之得未得異何也二以柔居中而應五之柔

中上以柔居上而應三之剛上也行師以征邑國

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豈二之所樂哉

按謙解異同地道卑而上行諸解但云處物之下其氣上行傳則云唯以其養卑所以氣上交于天

乃見謙耳意地中有山臥取邑吻六人之象本義則云以卑處高傳云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

山言卑下之中極其崇高也若云崇高優于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也良多註云多者川謙以爲衆

疏宋先多者其物維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大全諸解則云物之多矣良取之而

使之寡稱物平施疏云隨物而興多者少者俱得施推于則云稱者治最之道謂稱物之多寡以均

其施与使得其平也朱子曰又多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用

涉大川諸解皆云涉險難而元惡害胡復胡則云

總取謙退不爭先之意自牧註云養也傳則云自處也六二鳴謙或以爲自鳴其謙或以爲謙德積中發于声音純不若謙而有声爲自然本義所云



以謀有聞與註多言之言合也中心得也疏云中和為心傳則云中心所自得非勉為之也謙註云指為皆謙傳云為施布之象朱子則云發揚其謙征邑國疏云但利征外旁國邑不能立功在內傳則云邑國己之私有征者自治其私志未得也疏云以其有在于外其內立功之志未得也傳則云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朱子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信從故也大畧上六一爻傳謂恐其過謙故利用則武日治

本義謂其質柔無位僅能征己邑國也

豫

豫利建侯行師

疏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可以利建侯也以順而動不如無罪故可以行師也元四德者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嘗行時有所為也縱慾寬假之事不可長行以經邦訓俗故元元亨也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又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師即利貞也接七卦元亨利貞之後則云利建侯則建侯非元亨也恐此說非也傳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預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物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若萬邦衆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何玄子曰許慎云豫象之大者實侍中說不害于物愚按豫為獸名性不害物必以寬和安舒為德省今莫得而詳也晉書地理志云河南曰豫州豫



者評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意頗相合然則安舒二字是豫本義既其後也分詁為三一曰情豫亦推解豫為致郭璞註事豫怡者有叙中肯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徐幹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一曰悅豫諸儒皆謂預者樂也序卦傳言以喜順人亦取喜樂之義故大象傳曰雷出奮豫此先王以作樂致為一曰伏豫蓋孟子一遊一豫之豫書所謂元時豫怠元故逸豫是也故棋卦傳曰謹輕而豫怠此三說者相為首尾又能悅豫必始於悔豫悅豫之極則必至于伏豫皆具安舒之意此卦震上坤下震動坤順理而動上下皆應當尚以悅豫此義現大象有作樂之文可見矣

又曰鄭韋二說以坤震分屬建侯行師其義各異然考七卦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顯卦有坤元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當從鄭說為正而吳幼清又謂坤為震侯之凶震為坤侯之帥則統全卦而言于鄭當二說俱不相礙矣

彖曰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得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

傳則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則澤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象順所以豫也

晁氏曰則應志行以文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

楊誠齋曰順言理預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者是也現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久天地亦如之而于建侯行師乎何有



却仲與曰問豫之象曰順以動豫又曰豫順以動  
何也曰此二句系非一正一例其辭卦名義惟順  
以動三字而已豫順以動永上將下致人心如之  
言預之順以物雖天地不弄此云永今強作一正  
一例謂順以物順者循理而行則悅也預順以動  
者理先得而後行之要之惟順以動一句為正釋  
既順動則不先不後預備之美自在其中矣  
又曰凡順之至者不動則不悅動則順應故悅不  
悅而動是強動也故又曰豫順以動木順不先既  
順不後固氣机自然時中而已未豫而先者為鳴  
豫而不動為介豫至而望者為盱當豫而順者為  
繇過豫而不忘者為虞極豫而忘又有為冥鳴盱  
疾冥四者處預之咎失其所謂豫者也故順莫善  
于貞莫善于由貞以待順繇以行動如是則未豫  
其豫必至既豫其豫不憂天地聖人悅預無疆惟  
其善處豫而已

爾康曰卦應不足初與四三與上板：相與言此  
卦一陽居四在上卦上承于五下承三爻君民皆

所倚毗故以別應言之位在偏不可言得中涉于  
嫌不可言得位則應二字尚嫌甚當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火聲也陽為雷則  
地中又其動則出地奮雷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  
順實發和順情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象  
作樂以象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萬之上帝推配之  
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萬上帝配祖考  
盛之至也

鄭康成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焉舞以  
武得之者作焉舞各象其德而為制臨水山曰樂  
之為用朝聘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  
大合今古象樂而奏之大司樂園丘之奏樂極九  
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  
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  
考也

項安世曰豫之大象言作樂者凡豫多不善道豫



遠豫息豫哉豫皆非君子所尚惟樂者先王之所  
以歸喜也以此為豫與天地祖考同其德則元惡  
於豫矣然樂亦即衛故心曰崇德明非淫樂也曰  
投為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娛也聖人之為豫  
蓋可謂深矣崇德化章德之說又曰作樂之盛稱  
殷樂與投皆益大之意

初六鳴豫山泉曰初六鳴豫志窮山也

既虞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遠豫之其是聲鳴于  
豫但遠樂之極過則淫氣獨得十樂所以為也

雷出于地正值其初以陰下之人而當震奮之始  
安能自持快樂是能同所必有故曰鳴豫所以致

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

註虞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來為豫者也  
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謫下交不諂明  
獨福之所生故不苟就辭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  
介如石為下終日明矣

傳遠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  
其時合也惟六二一文安中正又元惡為自守之  
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  
節介如石之堅也

何雲峯曰諸爻皆漸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  
貞疾不涉豫也六二貞吉不為預也初應四三五  
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六二不豫于四介乎初與  
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  
滿人而六二則不伏終日而六之其德安靜而堅  
確故能見几而作蓋不為遠豫之豫而知有先事  
之豫者也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使靜之  
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几吉凶禍福之至如  
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  
石果于靜也不終日果于動也是故孔氏以為知  
几也

章本清曰豫二位六中正獨于四九來承此應之  
幾几所以明決而見幾之早也三則進而悔矣



爾康曰介說文云介強也凡物向背為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剛然介折明決之至也不終日者當遼遠之時知宴安鴟毒放得下懶得開翻然而去就不留滯外八不三宿即此義本義解凡在豫之外程傳解然在豫之中以義當以程傳為得大六二決四人也一段則正乃不固知病憂咥羞未則信非有養之人不能也  
爾康曰豫六二下卦坤也坤之六二柔和中正未嘗有介決之義而此獨言介石言見凡者以豫豫言也其處豫如此者以對九四言也九四一卦為剛又云剛應而本又又著其由豫有得之美其非不心可知且六二與四相應不若初乘承比不若三五而獨介然自守明決見然與四一毫元涉故初則有鳴預之凶三則有吁連之悔五則貞不死之疾而我獨超然事外此其所以獨吉歟夫九四固正人君子也諸吟得凶固其自取六二何以避之若賦獨擅清遠之致我可見于小人固不可同于君子亦不可比固小人固入佞邪之群比

君子亦有比周之黨四本君子而六二自遠更為中正是以人貴自立而顧欲獨行也  
六三吁豫悔連有悔象曰吁豫有悔位不當也  
顧康氏曰六三豫首如豫也宴安鴟毒使欲夫卻吁而仰望使有觀觀思還之顧安得不悔連與不終日反然樂意傲留連不出故亦有悔吁望豫外連爾康中六有十三志疑而行際率自如此  
黃端伯曰蘇子傳曰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秉動以連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誣之我且睨吁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誡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存而其終未嘗不以連為悔也  
爾康曰豫三爻正與二爻反吁豫則非介于石矣連有悔則非不終日矣吁豫日惟望預為樂自當有悔連未即悔也進而從容則元悔連與此漸則悔連固有悔連耳故以有悔仲連謂直云吁豫舉其欲進界云有悔舉其連也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志得大



行也

得曰曰居大臣之位水泉弱之石而當天下之任  
已經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元同德之助所  
以從之入於上之信唯主誠而已乃其主誠  
何則天下其元也替也替之名替取衆義也  
以曰非惟一鳴安得同德之助居上位而主誠求  
助理必得之始之九五曰有順自天是也四以剛  
陽迫近君位而尚主乎豫聖人並為之戒而不然  
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  
如是則專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于豫  
者也故惟戒之以至誠勿疑  
熊過八曰替如士衣礼以替升服替裳丁衣之替  
連也景迂晁氏曰古冠礼亦有替召冠替之訓至  
侯果始有之耳程先生擇替為衆義先生無取疾  
義皆非也按替京氏作撥蜀才曰辟害祛疾也是  
疾太訓撥而非替也然則替為連者替之心義也  
趙鯨氏曰豫九四入處豫時何為不豫第不可行  
耳由則順其自然自適其適不知其和而自生

此錄豫之妙也當此之時間心見頤與天下共相  
發野勿生疑二朋自盡替矣朋指諸陰言陽爻在  
中有孚象一奇應且有替象

何玄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陽爻  
為物之主衆陰附從莫不歸之以得其豫故曰由  
豫繇如路之可由真合也替聚已替之名替取衆  
義也或謂古冠服元替按益蹇論神禹治水遺替  
不顧非替而何即升服之義是也相從之明合衆  
如聚變貫於一替三陰象變一陽橫十三陰之首  
象替

尔康曰一陽主卦以九居四亦非純用剛者則正  
純誠以人品言殊稱善美第其所處在弱君之下  
衆陰之仰自心不能無疑其自心之疑正其謙抑  
之心也故易以勿疑親之正詩之無貳無虞以龜  
武王也朋合替以群陰之已歸言之亦非秋其聯  
絡收捨也集弱侯以應比爻為凶悔五之貞疾  
亦四為之謂九四不得為賢臣亦非  
繇即民可使由小大由之繇仁義之繇人當豫時



自有飲食燕樂之道无却之而以天下為托括亦无物之而以天下為悲惟故鳴豫不可時豫不可直由之而已顏鯨氏順其自然自達其達之說甚合大有得則无所不預矣人情本一天下大同惟我先有隔阂于其中使此心不暢天下便有阻忌於我繫志難孚故必勿疑坦：明：通：暢：天下之人自然悅懌以臻聚于民於我所謂朋盍簪也

尔康

虞翻曰豫自從也據有五陰坤以柔順故大有得得群陰也蓋合也坤為合蓋之象聚也舊讀作措作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來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儕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夫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

功如太甲成王也

爾康曰六五以柔來剛吉在上位樂樂怠傲不收國事又有九四傾輸重推於強臣授司命於柄相威权日去元能有為于貞悔病之疾也但六五中五惟柔與名未至訖絕譬如人犯虛弱之疾淹纏遇日所幸元氣一轉尚存恒不立化現春秋戰國周自平王至赧延速若此似文則豫見後日本朝氣數改作此論者至後代又成夏句矣此其舊說也

爾康曰當豫之時柔居尊位无震戒之心而甘速豫之事嘗：有疾固所必然張氏曰疾者豫之反全勝曰王有疾勿豫是也儒者見柔剛之說輒疑九四頗有矯蹇之意其實不然六五懦君遇有剛毅之臣凡事忌不得逞如後主遇孔明茅有疾而勿豫耳不然縱念亡身豈止于疾哉人終知貞疾之故以柔剛而不知恒不死非柔剛之力不可也不曰中不死而曰中未能死而九四維持之力多矣



商康曰爻之五位一卦之主也豫五本實柔弱而  
下乘九四之剛凡事不肯擬作又恃有九四安于  
怠惰因下之剛四以成己之柔五故貞疾如此非  
九四一剛見陵而有此貞疾也

楊廷秀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多陰之時既畏安  
之敵所以疾也凡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  
也然其致止于恆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  
何也弱也九常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方宣帝  
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  
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達見正者  
操而復

四同曰疾猶孟子所謂疾疾六五柔順得中而下  
乘九四之陽剛能自敬畏貞而有疾疾者也故曰  
貞疾惟其有疾疾所以當不死所謂生丁憂患者  
也

却泰四曰五與四同是震體而為四所簡每不豫  
而有疾五能貞之蓋不敢縱晏安之邪毒而純  
以固守其疾也即此謹疾一念便是四陽之机故

疾則疾矣而恒不至于死蓋氏所謂生丁憂患者  
也說者以哀剛守有之君當此爻終誤

張初子曰疾者豫之爻也有疾則刀藥之藥有喜  
則其疾使進有善介疾有善皆言疾之愈而可喜  
此言貞疾未可喜也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  
升上之真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何玄子曰六五之不死若劉後主之初平似之然  
後主雖知倚任忠武侯而所少者貞疾之平公亦  
終于死而已非忠武侯之曲轍之也又凡八臣  
如忠武侯者有凡苟所乘者王莽之剛曹娥司馬  
懿之剛欲其恒不死亦不可得然則九四一爻阿  
衡忠武二人蓋彷彿近之

上六其豫成有渝元咎象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

註處動豫之極：豫盡樂故至于其豫成也過豫  
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矣乃得元咎

胡雲峯曰其豫與其非迷復同義聖人下言其豫  
之凶而言成有渝之元咎廣遺善之門也事已成  
而能變猶可元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



新之以山甚于初者所以造其患也上其豫則開  
之于元啓起于終者所以開其占也或曰豫上六  
變則為晉、明出地上亦其矣

尔康曰上蓋豫之終昏迷不交故曰冥豫然震休  
能動：則有渝定之理苟能知豫不可漸暢然而  
改要知其：者不昭：予故聖人不更言其之凶  
專言渝之九終

徐道命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  
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災卦又無  
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  
也

胡雲峯氏曰爻辭與卦辭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  
之意爻辭除九四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  
爻之官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  
豫也六三之進從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  
豫也卦辭主九四曰蚺而志行是以德言至于  
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  
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

慮之以為豫且不勝其為豫自以日鳴山之之道  
也

則光德曰近說豫非悅豫之豫詳見文家乃前定  
之豫也中庸豫乎誠焉豫于道故曰豫順以物豫  
順有預其順也

按豫解異同豫卦辭既云九四曰豫者以逸豫之事  
不可索行也又在氏云建侯即元亨行師即利貞  
傳本義則絕不言四德之故但云豫順動而故利  
是依行師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既云豫非有二休

一直嘆時二嘆時用三嘆時義其說甚詳李隆山  
曰各隨卦體而贊之初元異義未有時：而元義  
有義而元用者也下終日既云見其患事即能離  
去不待終日傳則云其守既賢則不惑而明見義  
而動豈俟終日也肝豫疏云肝謂肝喜悅之貌  
傳本義云肝上視也謂上瞻望于四也朋黨章云  
註云疾也傳云聚也本義則無取二義六五貞疾  
傳云居得君位貞也豈制于下有疾苦也諸解則  
云乾病疾也上六冥豫或有渝註以其豫或為句



疏云極豫盡樂乃至於冥昧而成就也如禪畫作夜不能寐已戒亡在近傳亦云昏其已成也夫大全諸解則以灾有喻為句言事雖成而能有變則元咎

隨

隨元亨利貞元咎

疏元亨者予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則元以相隨通于時也利貞者相隨之終而利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元咎者有此四德乃元咎以苟相從涉于朋黨故必須四德乃元咎也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已隨于人及臨事擇所擇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

以致大亨也凡人若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元咎

胡鰲氏曰隨有四德元咎之戒以卦休言也隨是順時固有內應之卦亦是從物于元其隨之大元或大費亨或大暢利或快意貞或任執皆咎也元咎則有其美元其弊矣

來矣解曰隨元亨然動而悅易至于能隨故七利下貞方得元咎右所隨不貞則雖大亨亦有咎矣不可依穆姜作四德

何玄子曰初為震主上為兌主而兌俱元係應則其動也元心其悅也元情而得貞之道矣按卦有震者皆主動惟隨卦之震動取不動為義震在兌下動不遽動也惟下遽動乃所以善其動此動之所以召悅也故曰利貞元咎

又曰愚按乾七隨臨元安五卦卦辭四德當自有其義穆姜之解隨即文言傳之贊乾也豈隨與乾合應于偶思之自震一索得男至兌三索得女震



者陽之始元古陰之終也內實而外元六子之繼  
括十其中矣此其所以配乾德也雖然此皆非  
由正義視象傳則利貞宜速下元諸請

象曰隨字最爲順理最爲九心存心之元意也  
功崇之元矯揉皆是故以四德爲之一意順不  
元所答故又以九爲爲元

象曰隨則來而下柔動而說道大亨貞元各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註震剛而元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

爲隨而不大通達于時也相隨而不爲利貞災之  
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元各也爲隨而令大通利  
貞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祐惟在  
于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之時義大矣  
哉

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始只爲時也若  
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有後事  
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俞琰氏曰隨之爲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

係三：係四：道五此在下者元不隨上是謂天  
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爻又言象何也曰  
初九陽或卦之主之主不可隨人故不言順而吉  
爻係者隨而振意不恰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  
皆陰柔而振意不恰故皆言係隨者道乎正故諸  
爻雖取其剛比則隨而不必其然非陽當陽位  
陰當陰位則必有或之：象

黃瑞伯曰隨自否變否卦三陽在上三陰居下易  
上之則來于二陰之下爲震隨之所以名也則來

二句須主震動言之余嘗攷京氏易傳隨爲震歸  
魂之卦則則來之義昭然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天氣和同草木萌動時乎

尔康曰則來而下柔程子以爲乾之上九來居坤  
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爲說不和震剛在下  
兌柔在上此即則來下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  
內辭也動而說以卦十言動而說則動非勉強有  
何不隨程子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且遠變不  
可爲典與非遠道之辭知凡能知而不能與于此



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有欲人知其義之大而識之也

周光德曰當觀乾果獻玉堂之記則旦獻治平之類張師德向及相則韓魏公立接次更此皆夢士所謂有道人皆隨下是即此之類也

王肅曰時之字在下不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知所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家息

本義雷震澤中隨時休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發聲于春夏其動也壯于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休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下大壯以之非礼弗與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以雷在地中復以剛閑息旅后不省方澤中無雷隨以之嚮晦晏息皆法雷之靜也

卦瑛氏曰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凡正秋之時為以則雷隨而收聲故澤中有雷隨者言雷震澤中

澤隨震動則是婦妹之象非隨之象也

項平菴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于秋收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木之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明義也

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易勝曰聖人有息元睡謂之息者元觀闕元動作思慮若蠶中抱大然此理深書之即所謂止所謂主靜所謂夜氣今人習心既成夢寐顛倒惟有昏眩耳可言宴息乎

袁黃氏曰宴息從洗心藏家未放下身心安閑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涂忙忙在操想方馳不得謂之宴息

章本清曰澤中有雷隨而向之震驚者今皆收而而潤蟄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豈徒以日出而作故日入而息也哉蓋為神隨氣以發揚夜為神隨氣以收斂惜亡亡且言之所為凡希丁日夜之所息此則衆人皆然非君子法天之學也真火藏真



水元氣會元陽正所謂潛神于淵所謂淵默雷聲

是也君子隨時孰非時習之學哉

象抄曰鸞鳴入宴息陳圖而先生亦全錄詩常人

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魂雖形不動骨

未元所和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

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步有一人歸報其

息多則以呈單為至十粒如是數次滿盤為空莫

辨客怪而請問之曰彼先生華胥國此混沌之譜

也

馬理氏曰柔段乎刻非隨也刻來而息乎柔動而

涵于靜始謂之隨耳故澤中有雷以造化至動至

神之氣而柔乎一澤之中鼓然寂然而元動無聲

焉斯相從之至繁雖不足以喻之此隨之象已

却坤與曰今中有雷：：：：：澤中君子以之隨象也

在天為日入在人為息：：：：：安有安之也：：：：：息

也釋家有定息止現出入息玄明有脫息皆當靜

澤中之義望人之學在心上同功只言敬信言命

成先儒教人靜吃蘇子瞻云嘗聞其說白沙言調

調息晚近學者非此莫能入苟善此人同何必諱  
之

蔡云焚膏繼晷不可太過三十之理俱有動靜也

時書教人三更不睡則氣不歸肝而面色青黃日

間少陷神諸病生矣

吳非吳曰人只曉得出而頓應古子有應之妙用

不曉得入而退藏君子有隨之主宰只曉得雷與

澤從為天地之生機不曉得澤靜雷黃為人地之

息机故澤中有雷聖人取以名順世入紛：：：：：操機

要物要說出而應用皆非只緣入而退藏先沒有

這雷君子驚悟先有了澤中之雷則其入宴者都

是雷靜藏家却是造化息机將入而入靜出而出

隨時之義矣斯乎此澤中之雷何嘗不為天動地

驚睡之息何嘗不時行物生

卦以物隨為義之以隨物為義大易以隨時為義

三者隨義極美

初九官有命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命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火也



呂伯恭曰隨人之初元不可思故聖人教之以隨之本言人先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進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聖事如此學者亦如此今之多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而之皆也然我願之也可也夫昧不知親疏敵友愛其為我謀也此不冬公正如與親者論官職則必多功我進少功我退從之直不失予如與親疏論財則必多功我受少功我辭從之直不失予惟利害不相及之人性一就得益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林汝崖曰官有命三字聖人下得鄭重見得隨非小可連心休都去麼一書豈可不盡出此交句玩本義不私其隨語只是服脫得則不阿其所好之意

永康曰初元為一主故休官非以納土當官也一陽下動便有淪意蓋一動于隨意念係着非

向者鄭然元我之心矣官有淪若曰官自此有淪矣何等婉切然此之淪不得不然只要從正則吉心能礙境不礙心剖破藩籬而為大家如能出門而交方能有功凡天下事關繫係然非所以治吾心者又何失也出門二字其廣于安傳曰初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本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無與也

註陰之為物以柔順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若隨之時休分柔弱而以柔大利物豈能求志遠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無與五慶已上初安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人也

楊誠齋曰隨與順則違者不覺而自去故十邪則正士不問而自味勢不與也故違于為初變八人而正臣退避以遠邪君子信然與而華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為違邪者乎章十彼而吾隨之曰係

楊氏曰以則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則有以自三系不足以自三也故初九九四九五



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易微曰二之位俱陰近柔之情有餘遠從之志不

足陳相感許行離大之說而背陳良聖賢之教某

竟趨于秋後黨之勢而忘孟子道德之師皆係小

子失夫大之徒也人之所隨一往蹉跎即不可救

其可不慎其始哉

夫大小子俱是似象非有所指六二柔順故係小

子六三陽居故係大大

尔康曰小子三也夫大初也此非以二關三之隨

四之隨五為象不論相應有以二之夫夫大為五

三之夫小子為上雖亦可通實不然也然謂二是

係三夫初三是係四夫二而以初為二之夫夫四

為三之夫夫三為二之小子二為四之小子非非

也蓋人惟九隨則已一有所隨瞻前則失後顧左

則失右意在徇虛便失實有意在為人便失為己

學問功夫以至事情何背功業建置都是如此文

小夫子不過借此以形畫之不可泥也

尔康曰係小夫人固是六二之才然所謂小者亦

是細行小節非所云遠看德比類重之謂也觀

象曰弗兼典則小亦所當與但不能兼耳

六三係夫夫夫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夫夫

志舍下也

呂伯恭曰今人多言論婦君子之言不知論君子

與隨小人之與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

直之心甚堅使其一面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

蓋君子雖市而步也既不利者自之義則知君子

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

六三既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

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于我則元預以是

知隨人者不可元所主也即元大所謂君子不可

以強合此止得利居貞之意

李彭山曰四陽當位而三從之以柔隨則以昏隨

明隨有求得利有所求皆得也然曰非正應又有

於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者

有非隨之義也

吳因之曰三之有地亦元以遇十二實非真見四



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以此相  
隨恐不免責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古貞之戒洪曹  
山曰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為其從  
是也其係則非也其得是也其求則非也  
易微曰該云立身者以放濁為過而狃即信仕進  
者以為得為貴而鄙居正此所謂隨有求也以明  
係陽而相符合則為柔順必有求；必有得也  
但三之十四不悉其有求而不得求其因隨而必  
求故為三計者求而不得不為三得求而有得不  
為三榮惟守已不求則為三之心非故利居貞易  
答三典四皆不正恐其隨為說隨求為要求守為  
苟得故戒之以利居貞夫大謂曰小子謂初象曰  
係丈夫志舍下也  
爾康曰三較二稍上故陽又稍居係在丈夫其  
推任氣力又可倚藉故隨有求也然只要居貞  
守正從道自元不利志舍下者何也夫不能無  
求隨亦不能元之求求亦自宜然第恐不中  
正求不能無收並進有了上一便棄却了下一

遠故象釋曰志舍下也出一志字六三之品行自  
見

爾康曰二之係三夫二似可元言三之係四亦可  
無言獨謂其失小子而以初為小子未盡然也蓋  
小子為陰初九重陽當名丈夫又陽一位非比非  
應為得以小子與之謂夫夫小子亦是象夫  
夫非陽小子非陰陽不定正陰不定即係夫非優  
係小非劣卦意不通有隨便有係有係便有夫指  
言其勿能無與之意以為或耳然其係而不無德  
本于夫才所致而夫為震之二三皆陰夫故七劉  
石門曰隨之上陽為隨而三陰為係可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當臣位之缺若于隨則有獲  
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為臣之道  
當使恩威一出十二繫心皆順于君若夫心從已  
危疑之道也故山言于此地者奈何唯乎誠積于  
中物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丘建安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獲也。但豫柔居在上，四之志可行於其外，而在君而五貞疾，隨則君在上，非四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山也。然則安豫隨九四之位，有素何口，非有以自信而事上下之心，斯免矣。是以豫四勿殺，則有豫而後隨，曰有孚，則有明，功而九也。言登之曰，以剛柔柔上有九五，下二陰上，下從九，順下遂，故為隨。有獲，字也。謂下二陰得五，失對獲，則人謀下得矣。其長山有有山之阻而太必山也。卷得其道如下所云，則元咎矣。易微曰：聖人十吉凶之際，論義理，不論禍福。義當吉也。不幸而凶，吉固自在。禍何損于義？當凶也，却幸而免禍，亦自在。福何益于義？蓋身危由十勢，逆禍積起于君高，聖人十九四之獲而新以義，凶并就之，誅不嚴于是。尔康曰：有孚在道，內有孚信之心，而外之所憂二一合道此所謂明也。明功者，惟其明哲所以不度罪故曰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胡雲峯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中，陽內陰外，有中實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辭也。秋其孚，十五九五之孚，許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蘇子瞻曰：豫，曰嘉，謂曰配而婚，禮為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已隨以從人，為義從人，故多含其正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其于比同均也。九五則陽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為萬平。畏元所係，天下成不言而信之化，夫此非隨之至善者乎？言觀如之。吳非美曰：五居中正，天下所隨，宜復隨人，然善之所任，則舍己而從是，合天下之善，皆其所隨也。象善之所聚曰嘉。元善不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極至也。大可以正，惟九五足以當之。沈蛟門曰：隨有隨人之義，故多含其正，應而近是，依初與二相從，三與四相從，而上又與初相從，雖得失異狀，而其于比均也。九五則陽中正為隨之主，宜且示人以私我，故戒云：孚于嘉吉，若謂唯



吾是信不問其為誰然後為王者大公之道

爾康曰配曰嘉偶婚曰嘉礼言陰陽相得也順之世皆

苟于求合故陰爻有所係曰陽貞而山淮五陽不

苟隨而隨出于乎故謂之嘉而吉或曰乎于嘉乎

四也非隨之義凡五尊位中正惟嘉是乎一則

非乎曰未盡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象也

傳六上以柔順而居隨之極：予隨者也拘係之

謂隨之極如拘待繫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

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

是首者太王用此道耳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

難去而東岐耶人老嫗扶携以隨之如婦而蓋其

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

山西山岐山也周王之業盛其于此上古道極固

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者之同必如此乃為

善也施于他州通矣

易曰上六不能孚嘉天下使人說而隨乃拘係

之縱維之而逼使隨已安可得乎大王者以嘉礼

親邦國動而人悅雖西山之人可便用亨况其臣

與何必拘係而繫維之也文王之感慨深矣其說

本之蘇東坡以拘係從維做不好有從云遊人以

就己也似此小象上窮語說亦順然與本義不合

惟隨在初則隨在終上居適極亦安說終隨之則

結而不可解自已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此

爻為充之上柔順之主元以為喻者有以拘而係

之有係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遠之

不脫辭之不聽况可得聞而維之手此其隨之

誠雖用亨于西山抑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

上象：予作好子而看與性各當言字不同言其

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陸庸成曰隨隨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

亨貞爻亦有貞吉為應止言元亨利而不言貞且

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也隨元故也

無故而動說則必言貞以防之難則辭也當務而

莫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終不復言貞以阻之



劉石開曰天普物聖人順事作止語默皆隨時也  
大無我而後能無係無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  
德也人知六二之係之為失而不知六三之繫繫  
夫失也夫學元大之小皆不可以有係以係為隨  
而欲執所繫之小大以為善夫豈小善之季之而  
可乎曰然則易之繫與夫子之從有以乎子曰不  
然大從大有謂之謂也從小有謂之謂也而夫子  
性足清通而不可為有神變而不可為有陽之為  
也係始于形是因依以為附繫以為生陰之為  
也故隨之三陽為隨而三陰為係四休陽而位陰  
故告之以先往後復之道而成之以計功謀利之  
山所以辨係之外杜係之源深辨流種而去非類  
其隨之九四乎  
按隨解異同隨時之義大矣於傳云與諸家同此  
贊隨時之義大矣與諸家不同諸家時與義是  
而事本義則從王肅本云隨之時義洽中有雷  
說卦言動萬物者雷說萬物者澤故注云澤中  
有雷物說之象朱子曰震下先上乃雷入地中之

象雷隨時應伏故君子亦驚晦入宴息不然既云  
雷動則君子當動作不當宴息六五動非有舉卦  
才而得其義者亦有奉而休使得其長者隨則不  
而下柔動而說隨此就外才得隨之義澤中有雷  
隨就象上得隨之義程子之說皆失言有論說云  
元應元係可隨則隨所無之志有能除變惟正是  
從也傳本義則云官主守也既有所隨其其所主  
守有變易也有守在道以明隨云心存以誠者信  
在十正道有功以明傳云至誠在中乾為至道唯  
其明哲乃能如是故疏鮮明功也云明立其功傳  
則云明哲之功上六一爻註以拘係之乃從為一  
句雖之王川事于西山為一句疏云最蒙上極是  
不隨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須拘係之乃  
從也欲離係此上六王者必因其通于西山陰難  
之故乃得拘係也傳本義則拘係之乃從離之二  
句提言隨之因結而不可解但王川事于西山傳  
則云太王用此道亨于王業于西山蓋國家始基  
之地也本義則亨作祭享謂誠意通神明神亦隨



之又各不同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既蠱者事也。有事當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往雖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剝制之令。此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日剝制之令以治于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此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收勅而諭之。又如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諭之。其人不敢乃加刑罰也。其諸氏何氏周氏等並從鄭義以為甲者造化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今按輔嗣注甲者剝制之令。不云剝制之日。又其卦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中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中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剝制之日。而諸儒不從輔嗣注者。妄作其端非也。伏巽谷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按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

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元為元帛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流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程子曰先甲三日以言其然而蠱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來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夫貴有所貴之日。甲乙壬戌己亥要生物之氣。己係庚者秋

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義。

蘇東坡曰大一日十二子相值。五十六而度復

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字成中也。中盡于己而陽為庚。蓋時生陰治將生。故兌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生。幾九五以終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與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于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



中九居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十亥  
後庚三日盡十己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  
元初有終又作曰吉不言之于其系而言之十九  
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與之功也  
黃本清曰天子以甲為始以癸為終先甲三日則  
為辛壬癸日有終也後甲三日則為乙丙丁亥有  
始也終則有始天有自然之流行而甲則因數以  
為始者也其道也天且不能外也人通承先帝之  
終者可不十後事其始哉長史比與火南甲正  
東故有先甲後甲之象甲居震位承長起其亦可  
見終則有始之義若云先甲之辛為自新後甲之  
丁為叮嚀于然則有始之義不相闕至于蠱之同  
終有始既壞復治序卦蠱有也謀卦蠱則飭也  
皆互為發明  
蠱者物之壞也事之始也蓋器不三十種解而不可  
復整則不從新事不三十太壞而不可收拾則  
不復始百穀不三十陳腐而不可食則不可  
是以壞則有復治之機終則有復始之理故蠱卦

有元亨為萬說以元亨主天運言非也  
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蘇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  
孟曰何謂蠱蘇曰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以蠱  
為蠱殺之飛亦為蠱在田為女惑男風為山謂蠱  
皆同物也傳又字之曰蠱之性也欲以器安蠱害  
者為蠱蘇子瞻以器安不川而蟲生之謂之蠱此  
以蠱也潛虛云有春之要勝有為上惟物之蠱未  
子云蠱中蠱即蠱散化自相併此亦以蠱也所謂  
以蠱為蠱也杜元凱又謂殺久積則變為飛蠱名  
曰蠱國語載醫蘇謂蠱之惡殺之飛實生之物莫  
狀于蠱莫如子殺與蠱伏而童明者也故食殺  
者宜選男德以象殺明有辭女德以伏蠱惡所謂  
殺之飛亦為蠱也在卦與為長女長女為少男  
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與為風為山謂之蠱也  
以所落蠱壞之象所謂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  
以卦義言之艮則居上與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  
與而上苟正故為蠱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注：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能令此巽又止不亂。事也有事而元，元者事之應，故可以有功也。賁伯氏曰：蠱者，亂也。物既亂，終致敗壞，當須有事也。有為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亂蠱為事。義當然也。以此化令告之也。終更從後始，告之殷勤，下已若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從後春為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朱子曰：苟要分內外卦看，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胡雲峯曰：諸解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大有下卑巽而上苟止，豈所以治蠱哉？先儒云：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蓋巽則來而下柔，則柔之情交焉。此動而後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通之則反，以此凡

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後說歸妹則先悅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諸之皆言性有功蠱獨曰性有事蓋言事也事雖已治下可元事視之也

胡旦曰：用元者著夫十不能止靜公既止靜乃能行故可以治蠱

陸東士曰：上不止下所止則不能制心不代于從順則不能奉令則柔不為位則不通相應下以中則不用此四者以幹其事然後能濟難有事而大通所以不窮也

呂伯恭曰：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南則有功不向南百年只如此往則有功也

陸氏曰：剛上柔下同為上下不交若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尊卑有序則不交者交矣巽而止因為卑巽苟止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從容以靜則隨缺苟安之習亦交矣故反其所以致蠱者即所以治蠱也。官登之曰：此義相精亦近于鑒但言反其



下交而為上下之交反其卑莫苟止而為匡救振  
作之道可矣大子即從卦義釋元亨謂其道反之  
即是也

揚誠齋曰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  
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變陽上  
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而而不通其  
順而不健其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而而不立  
天下之事為得而不懷也予蠱事之壞也蠱壞矣  
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恒以元知與文以里  
正霸故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  
自歸不推不立不懷不起故利於濟大難雖有事  
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性乎曰否泰事之始逆應  
其敗當在事先違害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矣  
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然則有始者九以  
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龍護其終則龍保其有始  
矣

周光德曰元亨者天下之患常起下不通蠱既極  
矣姑一通之未足也必求有以大通之國政大焉

疏理人情大為調達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然大  
通之治可以元事望於子哉最要不可深察陰不  
足趨一反其上下不交內其外者以大有升事  
可也

元德又曰元亨作功大有世靈六九象以上繫去  
承大母夫仁會貴人治蠱之辭非言大富人之說  
最是

像按曰先天其位而後大坤未居之一担坤母  
之責任在巽先天其位而後大乾未居之一擔  
乾父之責任在艮之任乾于上其任坤于下乾上  
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俱幹乾  
坤之事卜蠱九例元亨而天下治有乾九則九而  
天下治分量以艮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其坤柔之  
所由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蓋得乾坤二元又  
能先後而為六日之甲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  
之象君子見有事之象以振濟下民養育其德也



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齊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

李際山曰山下有風則風忘山之詞山木摧落盡收之象所養者心須有以勝起之故民有化異風之故為號令也言德者代表山之養民出力也易中言德多取于山故家語曰果行育德

張獻翼曰風自下而上以生物者也風自上而下以殺物者也山畜之風在天上風之味在地上風之熱在水上風所出也故曰行山下之風從蟠于

內而已亡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遇山而止

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壞蠱之象也

章本清曰小雅云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

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即子曰蠱者風之

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象然豈終于蠱

哉根其勢而通之者風也有其枯而榮之者山也

要在疎通山木而風氣之不鬱耳此則所養之道

也

按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

此壞蠱之象也以民風言之風類于下而振作鼓舞之故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顏者起矣而已德木或作新元本意而口有函養以要其成也直枝一奮動而輒止者人欲世道之養由民風壞已民風之壞由已德壞已故振民有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

張孝陵曰此卦利涉與他處不同是聖人要他打起精神幹事不可畏難苟安此一路最為喫緊處其有所遷托而不敢前也先言之可以鼓其踴躍其振于目前而不為長久之計也再言先甲後甲

以善其謀元非示之以利涉之道而已

黃端伯曰虫從風生災為東風亡生虫之害氣也

形家謂風之所往敗地多虫故曰山下有風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元咎屬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有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水而已

本義幹如木之幹使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人已壞之緒故諸父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



防治而振起矣初六雖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  
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元咎然亦危矣我占者且  
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劉江陰曰意永考有前人云法未嘗不善惟時以  
解蠱至于蠱年終有蠱其終而違其初此則人之  
意休相水如子永考然我上又高此由舊是  
也不可貞有如孔子之儼然先薄止是也小有悔  
自如彈壓是也不彈壓則身不活而彈之不免十  
痛以痛易生何大咎之有

尔康曰此卦以子幹父蠱為義初六為成卦之主  
則柔相濟又當繼承之始故即以有子考元咎許  
之所謂初來柔卦之義子幹父蠱其事未免相左  
其言未免相拂道逆而心苦不能元厲然意在寧  
親善于繼述是以終吉考者父之別林康誥曰大  
傷厥考心是父在亦得林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註君子內中宜幹母事故曰幹母之蠱也婦人之  
性唯可全正宜貞已則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幹不失中得中道也

俞琰氏曰夫以初六之柔而林父九二之剛而林  
母聖人之意可見矣向使父剛而母柔則何至於  
然惟其父柔而母剛此其所以蠱也歟

張彦陵曰不可貞正是幹母蠱之法蓋節與主與  
事庸主不同與主喜于有為一轉頭便使我去做  
清主極怕事必委曲周旋方免有碍若直行已意  
反欲其畏難苟安之心如何能幹其蠱男子陽性  
知事可以理格父有不善人子或涕泣以道流血  
不改婦人胡可以此施之九二休則用柔又居中  
位故得中道然此言母蠱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元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九三陽剛太過雖幹之蠱而不免有小悔者在其  
休之上而過于剛焉則失順親之道或生氣之奮  
終非至誠之感乎故有小悔然非則不足以幹  
之究其終不至于吝

王湘鄉曰以九三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諱君



之臣以此為子是諱父之子則有不順之名始雖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元大咎也

朱子曰此句文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元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曰下元事然却終吉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季章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其寬裕元事莫大於贊伯不知日前雖之優施延得過後而邊事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楊誠齋曰華弊者非則則革不力過則則禍必至過則而禍不至者九三其原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別害則過則也見天下之弊下勝其情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是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元咎者九三處其之極以極順行過則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則也元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妻太子仁傑之存唐則其盡之九三字

六四裕父之憂性見各象曰裕父之憂性未得也

註林案當位幹不以別而以柔知能裕先事者也

然無其應性必不合故曰性見各

楊廷秀曰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臣之位此大臣之弱才才而舊補壞未全之任自也可以徐下可以柔可以寬不可以進故曰裕父之憂物以寬也又曰性見各曰性未得或進也高帝嘗秦高漢漢下秦矣亦三仁已補而木食自也惠帝欲有為曹太欽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成清靜事一之治此憂之六四寬裕而不動勇性有歟

呂柏恭曰六四過近于五正如子過近于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舉或輕侮任自任必見咎也

爾康曰父之過不可但已然亦須於一寬路伸有旋轉方能行濟父母以儿君以淑慝是此義六四以陰居陰柔而得正故曰裕憂裕寬也以此裕為給人子所願第不可一意于裕以見各耳杜者惟裕之行有不遜意

六五幹父之憂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中正幹父之蠱而使不失其令名此為同譽  
以幹之是下使格親以正而論親以道親非惟不  
見己之過而蓋見己之善是謂相承以德言下足  
言

邵泰曰曰此曰蠱何從有譽焉此亦天以陰用  
蓋賢為濟美并推賢之迹也之有宗族一德相承  
然者天使人言曰永敬而曰永懷所謂用譽以幹  
之也

則先德曰蠱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又皆以  
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情元大慈  
難則日喻天下已治而猶弗濡川則是昆喻也蠱  
之與一也莫不為蠱有九五以幹之而蠱元是  
也故其元初有終言不言之于象而言之于九五  
明九五之功非其之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上九者蠱之終處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于  
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之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造有怀才抱德不耦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知止足之近進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下居天下之事獨潔其身有所  
愛雖有得失大小之休皆自高而其事者也象所  
謂志可則者其近合道者也志可則猶言天下後

世景仰風效慕向其志也意

則象泰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  
張而若曰蠱之時不患元事功之人華事功習勝  
人多苟且以從機會此風不息將復熾而為蠱矣

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高  
志可則舉獨清風高潔足以無頹起懷故昌黎希  
文二篇皆誡此意

考微曰孔說以終事而通為人臣之身得不事  
義即伊尹周以寵利者成功也此其志真可使後  
人繼之十元窮故曰志可則

商康曰則陽非遺世不事之人者蠱之終則元  
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事事之人也故曰不事  
王侯之事為事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  
以高為事故不曰元事而曰高尚其事



按疊解其同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疏云甲者創制  
之金宜金之前三日殺物而治之後三日丁率而  
治之入謂新物三日即義以甲為日下為金云先  
三日辛之後三日丁之此是安行其端此傳云甲  
者事之有以故上註其義有金丁之說則又主  
即義也則上而索下其而止蓋說云上則能制新  
下亦能施金其順止靜故可以有為傳亦云則上  
索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疊之道下其止止  
十其順以其順之道治疊是以元亨利朱子則云  
下卑其而上苟止所以成疊此二句乃致疊之由  
非治疊之道也山既其而止者治疊之道當其順  
而止不可堅正朱子甚非之謂其不成道理且失  
易象大義也終則有始天行也既云凡之犯金者  
古之已終後從始告之殺物不已如天行四時已  
終後從春始傳則云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  
其道故能索始而定其所以然要終而修其將然  
此先甲後甲之義也本義大指其傳七其珠要見  
此極治始難八連亦在人帶也後民有庶幾云者

子以惠澤下俟於民育養以德大至諸解則云於  
民紛振作其氣士已得德養其德初六一爻傳云  
初吉乃而在下故孔子於又疊之象上長六疊者  
謂人已壞之錯故諸爻皆以又字為言六山滿民  
以此本義為最如從說則初六又字不能通於  
此爻也胡氏蓋又曰又辭可以於此言有以中  
實言言初六又字未可於能幹疊言時位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山

既接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

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則既浸長悅而且順又以剛

居中而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

貞也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

至于八月建酉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山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

作易以戒之也

傳以外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二陽方長于下陽道漸盛之時聖人預為之戒曰

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山也大率

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進則可以防

其滿極而固其永久若茂而後戒亦無及矣自

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

古其盛而不知戒故桓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

紀綱壞志揚亂則蒙孽萌是以浸滋不知禍亂之至也

李隆山曰至于八月有山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

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八月而

不當數至遯六月臨觀乃陰陽反對消息之常理

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山為戒其義甚善豈可外引

遯卦謂周八月哉

胡雲華曰不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盡蓋近訓大

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則臨乘之意本義依如臨深

淵之臨謂進而通于淵此謂所臨者則進而通于

柔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

謂之臨者朋來元咎二陽皆來而通于陰也故復

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元

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致肆故戒之也戒曰

方臨之時則懼其為進何也曰進者去也則浸而

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勢去也

可憂長有消之機來有去之几不可不戒也陽長

至二木通于中即為之戒貴乎早也若論反對則



觀為八月聖人于觀不言陰之盛而于臨言之易  
為君子謀也又曰八月有三說觀八月一說也應  
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陽凡八位八於數為陰於象  
為月應利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為陽  
於象為日二也復下震二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  
之方臨下兌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三  
也

楊誠齋曰臨之九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  
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於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為  
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交之而再進然後為遯  
則猶隔之以泰大壯乾始也陽未消而曰消不  
又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  
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  
七故曰七日之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未復者重  
人畜一陽之未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九二與  
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之陰也八與二皆陰也  
曰有山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  
進遯四陰之阻不曰山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追

切近矣不曰消不又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  
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侯至于遯而有山則自即及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奔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  
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束紕視孔子  
而觀之役焉惟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君子  
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人  
人曰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則中而應君子  
之正也則以謙而長必易消則以損而進必  
不順利以過而悔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  
而進則莫之阻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比三者則大  
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不止浸其義說則  
臨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則  
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顏師氏曰臨四德以天道言至于八月有山亦大  
道也人事云何長机即是消机進勢即是退勢紀  
綱修整孔樂輝皇而顏懷懷則之尊即在其中  
淵言曰元亨利貞惟乾足以當之臨二陽耳而何  
以係辭亦然蓋二陽方長于下正乾金之積神凝



聚於此

臨八月何子元曰先儒自寅至酉為悅其說是也  
今按李鼎祚自建丑至申為否虞翻即亥日子至  
未為遊者非陽生言七日陰生言八月者陰布  
言兌在西方月生十而兌象得八故曰八月我在  
遠震在東方日生十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喜于  
近七八主辭故于象象言之王介甫詩說云陽生  
言日陰生言月程沙隨曰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  
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  
配日蓋衍其說也

張齊陵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  
其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言元亨何  
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之浸長方興之  
勢也故盛莫盛于臨  
方孟旋曰聖人名辭還統龍開潤不如後儒拘著  
機臨之一卦伏羲以二陽臨四陰故名是循君子  
臨小人也文王係詞初二三之臨是名卦本旨亦  
取君子臨小人小人臨君子之象至係四五上之

臨非名卦本旨矣各取上臨下之象或以賢或以  
民政不必拘拘方畫臨道始以吾夫子大衆傳教  
思容係之說從故臨有來非強說而係係也易因  
欲刺去夫子大衆誤矣

尔康曰觀或與或求而以臨為與其相與之情親  
切有味而夫子釋臨曰臨大也則大之一字包涵  
甚廣說者又以大字屬陽則非凡我能容覆人敢  
侮人皆大也不必單指陽言至夫子交遠之訓亦  
是有意張齊陵曰二陽浸長一陰正大之義如初  
出之日光熾遠人小人自然抵當不住似乎交遠  
也

爾康又曰至子八月陰盛之月也陽長使陰消故  
戒以有山八月者以八月為四陰之月此卦四陰  
在上遠得八月故以為象不必扯及遊觀反畜焉  
藤

胡斐湖曰自氣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  
也隨臨元安業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  
也然一陽浸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



曰利貞五陽夫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也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其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于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者也

何玄子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優進於臨陽氣日盛勢必生乾故聖人以四德係之而曰天之道也然曰大亨以正而不以四德折言之則亦與乾異矣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遁也至于八月有山消不久也

吳一源曰臨云自臨而泰而姤而遯是八月之外為消如此未見消之為不久也惟其眼前是元二旺八月所以即消而三爻曰元攸利可見歲時盛時有說意便是消局故聖人先之以甘又教之憂甘則何念可弛憂則何念可懈

何玄子曰浸長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慈有吟到子云一氣不損漸一形不損虧說范云江以遠遠故能水山以陵遠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皆浸之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元窮家保民元疆

澤上有地只取地臨澤義然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元限也君子休之以臨民元一人不欲漫其性元一人不欲遂其生也故為九宮元疆之義

胡雲峯曰下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元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保民其受量如坤土之大孫開斯曰臨澤上有地以地之大也而澤下之澤氣流行地不能遏相浸相漬一世為跡故象曰剛浸而長蓋澤柔而所以為澤者剛也

郝仲興曰說卦象山澤通氣可謂臨矣必能諸地澤何也惟相親然後可以相臨群山之下有大澤而高卑勢殊澤不能以水浸山不能以高順澤



是相背非相臨也故澤遇山則損惟地勢卑而下以順澤：水浸而上以悅地水土行而相親簡人主平易近民：歡樂附上所臨也

初九或臨貞吉象曰或臨貞吉志行正也

註或感也或應也有應于四感以臨者也四獲正位而已應為志行正者也以則感順志行其正以斯臨物正而獲吉也

李隆山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未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吳叔美曰陽之感陰：之感于陽是自然而然之理不假一毫造作二陽居下四陰自來應彼此自相感通而成臨故初與二皆謂之或臨或感也陽進而感陰感而無心所謂或也

鄭泰曰曰初九下三爻皆臨于人者初九一陽在下其氣上行元亨弗屆舉夫所比所應所承一切皆有以感通之故曰或臨陽居陽位相感以正非有心為感是以吉也臨初即是優初故彼元吉而此亦貞吉象所謂利貞者如此

尔康曰初九一陽居下其氣自為感通故曰或或便有相與之義矣陽德方亨德始位正秉元疵病故曰正雖有嚮長之机未當臨陰之位舉可謂之志行正而已

又曰初二陽上四陰不必以初或四二或五或六說殊難正然臨以相近為義初陽四陰二陽五陰惟此四爻謂之正應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亂為臨切即謂之獨感四五亦宜故初二而文或字俱同似不可闕然非美所言同至理通例于諸易不

凡卑應尤相合

九二或臨吉元不利象曰或臨吉元不利未順命也正義曰未順命者釋元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元不利也則君臣上下猷可替否之義也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未見其卦之道故曰貞吉二利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元不利至六三則曰元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楊誠齋曰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



劉長之遜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元不利  
矣何嫌何疑而木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  
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  
之如矢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  
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傳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  
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于代湯先王異後  
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之于合哉且六五中順  
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况強懷之  
君子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亦貞固九二  
木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且不得而忌而况  
得而害之乎  
賴鯨氏曰臨九二既吉又元不利爻辭甚善而象  
曰木順命不得其解已思之此雖中正之德而實  
方浸長之陽二陽處勢既盛臨陰又起群陰之聚  
而乍以剛強先物似未肯降故以木順解之陰當  
負時未必不順聖人爲君子謀戒陽同如此  
章本消曰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陰居在上亦有  
木順命之象感長爲長且所感在初不必端指六

四在二不必端指六五爲寄有所指則三與上獨  
非其所臨乎  
吳耕美曰二爲剛中之悅一卦主爻剛浸而長全  
在十二故言元不利象曰木順命也此義要另有  
是大子繫一卦中大寂係處二陽在下是陽進陽  
長故臨大也鼎吉之卦論四陰在上陰方盛又  
陽之二非一君之義殊非可恃之時故曰木順命  
也陽便是天命三陽成泰方舉世順命若臨二陽  
如何祿得順命元不利有就剛中之德言感之  
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其應之者未  
全吉則所處之勢然也八月有山正是此意故特  
係此象指是元不利浸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  
尔康曰初二二陽浸長以臨群陰系謂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此也二陽同長故初二皆曰咸臨即是  
援朋來之義也兩陽雖止其勢終孤四陰在上其  
勢甚盛未必即能順命于陽此聖人於陽在辛美  
之時而即致防危之意何奇哉初九不戒初而戒  
二者此卦止有二陽宗與坤不同初方據善其道



豈當便說不順二位為中每六五盛陰正對此上

又已先陽故說詞于此耳

張文鏡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

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大獲有六象也六與履

乾元同焉之外也

六三甘臨元攸利既憂之元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註甘者邪佞說媚不正之名也憂非其位者則長

之世而以邪說臨物且其元攸利也若能盡憂其

危改修其道則不害正故咎不長

呂伯恭曰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

若知處位之不當強煦說人則元攸利若知處位

不當我懼自守則可元咎甘求諸人既憂之求諸

已

尔康曰六三為元之主爻陰柔不中不正其位不

當故為甘臨甘者甜心好語口惠而實不至也在

君子則為離虞之治在小人則為足恭之人故元

攸利既憂之元咎此又以訓正六三之道然三

為陽位有能憂象

六四至臨元咎象曰至臨元咎位當也

爾康曰六四地中爻又四澤畫坤來水際見卑地

與澤切至親臨正在此為故至臨胡雲恭說至是

失然三臨之切者也何以不言至三抑不正以甘

媚為臨不足臨也且未與澤分休故十當位坤始

之四特言之忽為而至有欣喜之意為至五則

有欽遵之意為至通而至有洽比之意為至二則

一曰到也一曰極也則到為得

梁寅氏曰謂之至臨矣而心于元咎何也曰至臨

者非臨之至善也以與初為應相臨之情最為

切至耳陰柔元臨人之德而惟以私情相臨得元

咎可矣而豈能大有為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胡雲峰曰六五自是柔剛之主何為以知休蓋謂

之臨多是以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

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審

知足以有臨又曰齊其大知也與齊好問而好察



通言其皆出于此欤天子釋乾曰德言仁義礼不言知：先大言于坤周公係爻詞獨于臨之坤体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于内坤以藏之故也

爾康曰六五以地中下臨澤中有大君臨民深悉閭閻之象坤德最盛柔中居尊其体順其心虛其德文明以此臨民止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曰大君之且行中者六五君德尊位用人行政擇中用中皆其所宜故曰行中也

虞仲翔云至下也謂下至初鹿當位有實故元咎按說文云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托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仲翔之解至本此奇而

確矣

上六敦臨吉元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註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德雖在別長則不害厚故元咎也

爾康曰坤順之後敦厚之極以此臨一卦之上是以坤寧載物之德臨治天下深仁厚澤淪膚決髓使天下後世元一人一時不被其澤何吉如之此

正是教思元富家保元體意志在内者言上六德厚信仁純元粉飾炫耀之施一意在内若言志應于陽以為在内則淡而无味矣俗呼地上為堆焉敦上又坤土最高處故以敦象之

李象先曰上爻為坤之本位故曰敦臨敦者厚也厚德載物而居上所謂以享終也

項平章曰臨之卦義不專取字訓但同事立義耳人所當者以飲食為急故需為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履以礼為重故履為礼履不訓礼也治蠱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坏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也者大也臨自訓治不訓大也

按臨解異同臨字之義疏云陽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本義則云進而凌逼于物胡寅奉曰諸家訓近訓大俱不如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也八月之解不一胡氏所列三說其繁矣初九成臨終成註典傳皆云感本義訓偏典皆胡氏以為其義勝于諸家也本順命諸家以為本可尽順五命本義則



去冬詳六四至臨疏云盡其主極之善而為臨傳  
本義則云切臨于下臨之至也上六敦臨註云以  
敦而臨傳本義云敦象于臨

觀

觀望而不為有孚頤者

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  
盛乎望也至為簡易不足復現故觀望而不觀為  
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  
觀感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望則有孚頤者也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  
上四陰卻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為觀望將祭而索手也存奉酒食以祭也顯  
然事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雜自用則其孚信  
在中顯然可仰也或曰有孚頤者謂在下之人信  
而仰之也

朱子曰不為者言常時誠敬如望之意常在若存  
則是用出用出則先復有初意矣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  
又曰望而不存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為是聖  
人不犯于徹底蓋望則必存不為是喻聖人致其  
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程不殺是喻聖人得其



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楊誠齋曰當盟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荐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衷矣上之化下為盟而不為薦則半誠有諸中而顯庸應于下矣

又曰教莫大于觀德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星是也

項平菴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所謂觀也盟者祭祀之初告方諸東來盟于子先凡祭之事百未為也荐者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元不陳也奇明盥潔元所陳布而有孚顯若已不可掩蓋相親而化其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先儒謂盟則誠敬方專存則誠意已散盟而不荐謂專而不散非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豈皆立荐則誠散乎此但以盟而不薦象祭已無為尔非重盟輕荐也如所謂不動而變不言而信豈言動為不美哉但不煩言動而已

矣

熊過氏曰觀依陸作去聲讀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其君以禮賓之唯主人盟而獻賓：盟而酬主人設荐則弟子也今覲六爻俱元祭義而有覲國省王之文漢五行志地上之木為覲其於王事亦可覲是也自禹稷長以覲為灌地降神王弼因謂祭莫盛于盟誤灌為盟矣程先生云下使可誠少散如此荐從長寧周氏以荐有藉解而不知荐元礼意謂恭已南面豫殷荐上帝豈可訓亂耶王肅本作盟而不荐吳知清曰敬之感人甚速覲人省但覲其初盟不待既荐之後也二家文雖通失本旨矣有孚顯若有孚者下之孚也象傳所謂下覲而化也顯說文云大頭也詩云其大有顯凡卦以初為下終為上二陽頭之象所謂大覲也朱先生止謂尊敬始有遺論文中子贊易曰至覲曰可以盡神然乎哉  
何玄子曰許慎云顯頭大也尔雅云顯：君之德也廣韻云顯仰也五至誠以動物而物或仰焉曰



顯若者象大頭在上爲人所仰之意

李惟孝曰除却聲色方可有會

何玄子曰舊說雖而不屬作祭祀解細思之中元

此象且云初豈降神誠意未散至存簡畧則不足

現備夫子既准而往之說也朱子非之以爲王者

之存豈有不誠之理云不存者言常時誠敬如盛

之意當在也今按穀梁註云元性而祭曰存：而

加牲曰祭祀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元田則

存余法燕士庶人元廟元曰鬼註疏凡鬼者存而

不祭是存非盛元據王者之祭乃以存言新宜

從鄭義

吳叔美曰觀全是一股神行默享默契故元可擬

儀但設壇而不存而語祀一圓對越神明精意流

通妙境盡出一個不言自享真象使人讀之感通

之妙宛然在目此所謂化工之筆印言曰融與神

相對之象

柳仲與曰按禮器云諸侯相朝淮川尊壺無蓬豆

之薦周礼小宰之職凡賓客贊裸大宗伯之職大

賓客則攝而載裸：與准同諸侯朝于天子始至

天子使大宗伯裸以鬯酒元蓬豆一獻而罷礼至

元文也諸侯相朝亦然鄭康成謂諸侯貢士于天

子大夫貢士于其君皆以此礼賓士然与諸周礼

有賓與之文無飲食之禮儀礼有卿飲之礼元賓

與之文鄭以卿飲賓與無接以與不存爲賓與因

文辭云現光同賓而附合之也不知惟裸元存惟

受你裸惟天子有電諸侯賜也乃有不賜則貴電

于天子若諸侯與大夫賓與安所得電物及元爵

之士此鄭氏言礼所以多附會也文辭現光同賓

亦以天子賓諸侯爲象王者賓萬國惟諸侯休大

賓客小雅燕蕭燕采朝諸侯曰既見君子爲龍爲

光足也士與自卿可祿賓王天子所未可達用賓

鮮易有繫康成之說而王輔嗣又以其爲祭祀大祭

祀而裸豈有不存者乎

尔康曰人當祭神七極盡戒列臨時精神聚會意

思數信初步束榮豈乎時元爲祇肅之始最初一

念何等專摯若至于薦又是後時後念矣豈而不



薦聖人特言其未薦前之敬如此有孚從人之感  
言也顯首之大也上以精誠默運而人皆作之以  
有相投如將此顯舉而在前惟見其顯然朱子曰  
有孚顯者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更與下現而  
化之義貼切以著其為現非以薦為誠意漸散不  
足現也若論祭之當敬微始微終惟有不我孔嘆  
夫式礼莫愆之語乎有孚顯者或以祭者言亦可  
蓋言尔時其首仰然若鏡在前非人之向化投首  
之謂也為享長以盟為灌遂生裸地降神之說王  
輔嗣因以灌為盛礼有誤也鄭康成說盟已是第  
言賓與之時賓主俱盟以未伸與之故則康成誤  
也夫盟者賓與祭礼俱有盟而不為言不存之時  
顯者可現吳如清所謂不待託存之後是也此卦  
之盟當以祭礼為正以賓與言者批觀國之先生  
義耳仲與止言天子諸侯之朝不主賓與亦不主  
祭祀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蠱而不薦  
有孚顯若下觀而化也觀大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徐幾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心中以德言有  
其位允其德不足以現天下有其德元其位亦不  
足以觀天下

張彦陵曰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  
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正與愚天下以神有辨  
俞琰氏曰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贊九五之德既中  
且正足以為現以亦天下也書君牙云爾見天心  
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九今五為現十上  
而中正如此况又以巽順相遇感則必通天下豈  
有不化者乎

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所以為  
觀極觀道而言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趙汝楨曰巽為風坤為地蓋言山下有風者四時  
不行之風觀與巽言風行者舒散發達之風之  
行于地上猶大觀之周乎天下故為觀之象先王  
觀之用以省方觀民設為多樹之教



劉三山曰：現民設教如齊之末葉，故以巽系衡之。治風教以礼別奢，如曾則示之以儉；如魏則示之以礼之類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註：處于觀時而能遠翔美歸于陰，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趣順而已，无所能為，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

項平菴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害也故无咎。君子不而著不察，則可羞矣。

蔡虛齋曰：以誠北而言，則陽明陰暗，況于在下，故曰童觀。以力量而言，則陽強陰弱，以分量而言，則陽大陰小，以制行而言，則陽主義陰主利，以作用而言，則陽奮發而陰逡巡，推此類求之天下之理，得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註：處在卦內，柔順寡見，猶有應焉，不為全蒙，故曰

利女貞。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實鑒但闚觀而已，誠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徐進齋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視，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無咎。象曰：觀我生，進退無咎，未失道也。

疏：我生，我身所物出也。道得者生者，道是闚道，生利萬物，故係辭云生之。謂易足道為生也。觀風

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無咎。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

傳：我之所生，動作施為，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二說俱平實。吳尊盧曰：生者，人之神明也。惟內心自

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嘗惺，不能現我生。

胡雲峯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地卦三不中，多不言二居中，多言而現以遠近取義。如此，諸

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

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



揚所為而為之

楊誠齋曰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也進不可也  
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達不可也量已而為進退  
象乎未失道也未失者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  
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  
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辟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  
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沈存中曰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鸛鳴矣  
天魚躍於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  
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窻前卓然現  
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  
是于活處看故曰觀我生現其生又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闊濶氣象  
不患不和平

贊義曰我生者猶言生理生涯生事生產謂之德  
業所以顯晦其身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觀其明于近五以陽剛中正告尊位聖賢之君  
也四初近之現見其道故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  
盛德輝光也不指君子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  
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  
道德可知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元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疏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歸心我而化我教化善  
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

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若則元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位尊其下四陰仰而觀  
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  
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元咎也

爾康曰李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卑陰自  
下觀之非能中正以現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  
天下于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  
元咎也九五中正以現天下下現而化正是此意  
不求天下而先求我生將我所立法樹木處一一



省察然九五地位現民正所以哉，現我觀吾身所行之當否但觀凡俗之善而已此本諸身而微諸民者也書云當于民監止此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三為已之進退則曰我生五為大觀：民則曰我止若上雖居上而无位其一體並生之心不能自已不但現一切之生身世人已通作一現故曰其生蓋曰我尚有民可對曰其則渾之矣曰我尚有位可任曰其則離之矣天下不能並生吾心不能盡懷故曰志未平

項平菴曰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必能知九五之居中雖正雖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現天下雖无咎大耳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項氏之說如此其實不然君子對下童與女而言初童現也二女現也三學人也四現國者也皆以觀之遠近為優劣惟五上二爻皆陽為四陰之所現陽剛中正皆君子也蓋曰九五觀我生是

君子也何咎上九觀其生是君子也何咎二爻是陽故君子祇乃贊其已為君子非望其來為君子也

爾康

爾康曰易十治人之事多曰吉曰亨于自治之事多曰无咎人惟无咎為難有吉亨而不无于咎者有凶而仍得无咎者九五雖已觀天下然祇在情已之德上磨勘故曰君子无咎焉蓋曰觀外一爻勝于一直所觀漸高所見漸利人曰觀以四陰而過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為天下所仰翻作一

段好光景

又曰觀我生者以我對人而言以天地萬物而共於我則觀漸由己而為觀以思故曰觀民觀其生者即我亦忘矣以我而出于天地萬物則志量充窮而充齊猶病故曰志未平現我生自是充齊之憂觀其生自是孔顏之量

朱以鮮曰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言下四陰

爻皆小人上二陽爻皆君子小人當仰現于上故

无咎君子當觀示于下故无咎



蒙引曰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年之得失言不言  
觀民之義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  
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釋閏曰其猶言定也與我為對

按觀解異同蓋諸家以為祭祀之始毀于酌爵堂  
於地求神之時也朱子則云只是洗手不是濯鬯  
初六小人無咎諸解系云小人之道傳則云小人  
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六  
三見我生諸家皆云我身所動作既又云道得名

生利用賓于王疏云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  
之礼儀宜利用賓于王庭傳則云賢德之人人君  
賓礼之志未平疏云以持處異地為衆所觀不為  
平易志未與世俗均平傳則云志意未得安寧即  
本義不忘戒懼意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傳卦上下二剛交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  
也中虛之中又一剛交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  
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噬故為噬嗑  
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  
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統邪間隔於  
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  
大則誅殺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大  
下至于一國一家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  
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  
朋友之間有離間怨隙者蓋德邪間于其間也陰  
去之則和合矣故開陽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現  
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  
之則元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  
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休明  
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呂伯恭曰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



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

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開闢然後治之

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化造之使者必須用雷

電搏擊之使人治天下有為民之使者必用刑罰

新制之故嘆嗟以去顯中之使雷電以去天地之

使刑罰以去天下之使

表曰顯中有物曰嗟嗟嗟嗟而亨則柔分動而明雷

定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註有物有聞不聞不合元由亨也則柔分動不潤

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柔得中

謂五也能為裁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則是也上行

謂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雖不當

位不害用獄也

疏則柔分謂震剝在下離柔在上則柔云分雷電

云合者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則柔云分也

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為

卦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

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

義也

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告尊

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十用獄者

治獄之道全則陽于我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

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朱子曰柔詞中則柔分以下都掉了顯中有物只

說利用獄之各有取義不說顯中之物問易中言

則柔分內處一是嗟嗟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其

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則柔分：備均也

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據

于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則柔分諸意與日

夜分同

石介氏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則則言柔柔下則上

定休也則柔如訟元妄渙奇九二為則休在本上

而柔下上行如晉賁鼎噬嗑奇六五為柔休本在

下今言五位為上行

楊誠齋曰昔五侯皆通罪狀顯明成帝得子親目

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孟



韓揚之元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當與雷合矣此卦二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電之赫而與雷合有以死慟乎獄理充或獄道失故曰雷電合而章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俞琰氏曰或曰噬嗑例轉而責亦有順中有物之象亦可以噬嗑而以為責何耶凡曰噬者必下動責元震故不得為噬嗑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光明後物固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之故豐之象曰折獄數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于下電乃明于上唯震耀而已不係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

惡也言之於設教之後所以刑教之不逮也唐綏卷曰雷震必電：蟬必雷元不相合者故係噬嗑先王以其震為威以其電為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為芟芟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盡之所折獄欽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明故但收離之明以彰其明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黃氏曰抄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鄭氏謂最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非在戶雷電非其他刑然二象之比最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經又未必悞也

朱梁山曰物字本音責相承作勅字

張中溪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初九獲校滅趾元咎象曰獲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獲校滅



耻之象止忠十初故得元咎占者必傷而元咎也

○朱震氏曰荀卿曰非樹獲樹非也尚書大傳曰

唐虞象刑上刑播衣中刑操鞭即傳所謂懲創之

條要之中刑之條或罪或樹或懲或創皆革為之

疑古者制為非懷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愧恥條

杖使止而不行小懲大戒故元咎

荀基曰六又皆言治獄者初夫子貢曰或為治者

不可不察其微是也周官掌囚下罪倍足械也械

亦曰較罪之大者何之以較條較不懲必至何較

戒雖不戒必至戒耳

倪鳴玉曰履較戒耻元咎條較已危戒耻不死俱

其心始知悔留其身使補過是則聖人之仁也

二噬膚哉無元咎象曰噬膚滅鼻末則也

註二居申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罪惡者易服

故取噬膚為象滅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乘初

則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必頂深痛故至滅鼻而元

咎也

吳氏曰二三五乘畫物之脛者四則畫物之堅者

二三五皆乘二五以乘居剛雖脛而堅二以乘居

柔最為易噬膚者承脛之下乘故元骨之而古礼

別實于一焉曰膚為二散為噬象膚又近切則初

為脛之下初几噬物下初之物最有力以至近能

噬之則噬至乘易噬之物一乘不傷鼻元留難以

至所噬之膚掩通噬者之鼻也

俞琰氏曰噬膚與噬臍噬臍同文或與臍或

趾或耳同文五刑一墨二劓薄刑故十二言之

蔡子木曰去忠不敬是長奸也先已不力是習飲

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於

咎何有書曰除患務本

焦弱侯曰噬而而掩沒至鼻不可謂元如史官曾

操桃易元或重飲其至以頭沒杯案中沒即此疾

字意也

何玄子曰此卦以乘剛為危噬思者以乘剛為利

乘剛有難處有得力處也六二震六二難處也噬

噬六二得力處也

却仲與曰凡猛獸噬肉齒上合而唇吻沒鼻故為



獄清深入之象

爾康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順中有物  
噬而合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于腊乾肉不若  
膚之易而易于腊肺其為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  
亦于各爻見之膚者柔坎元骨之內六二柔得正  
而柔初剛治之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  
腊：之言夕也朝暮于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  
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腠骨至堅難噬乾  
肉肺之去骨者自膚而至肺言肉則全體矣五正  
使居上故以屬之易立言之序如此  
又曰噬嗑六二程子以柔剛為刑于剛強之人  
未然凡六畫之卦合兩體而成一畫之畫合衆爻  
而凡是一爻之中而于承乘比應皆相關取之噬  
嗑離上震下震以一陽奮迅于初而六二即乘之  
固有剋柔並濟之道剛柔並濟斯獄固宜如是此  
爻柔剛繫與柔接故有噬膚之象耳

六三噬腊肉過毒小吝元咎象曰過毒仁不當也

註處下休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

豈惟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  
以喻怨生然承于四而不來剋雖大其正刑不侵  
順故雖遇毒小吝元咎

三在膚裡故稱肉腊肉之噬難于膚噬喻刑腊喻  
不服毒喻難獄故仲曰三以柔弱居剛決之位弱  
齒而噬堅每無遇毒之吝于然噬所當噬故元咎  
也位不當非以六居三之不當乃三位之自不當  
也

李之翰曰小物全體曰腊本草曰凡腊肺中滋者  
有毒又曰漏脯有毒故腊肉不可多噬也

九四噬乾肺得全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貞艱吉未光  
也

註雖體陽爻為陰之主獲不獲中而居其非位以  
斯噬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肺也全剛也六貞也  
噬乾肺而得剛直可以利於艱貞之吉未足以盡  
通理之道也

傳四已過中是其剛愈大而同刑愈深也故曰噬  
乾肺：肉之有腠骨者乾肉而為骨至堅難噬者



也噬至堅而得金矢取直九四陽德別  
直為得剛直之道雖得剛直之道利在九艱其事  
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休陽而居柔則  
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同故戒以  
堅貞則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  
噬四最為善

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剛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剛除之責者也

丘行可曰噬噬惟四五而爻能盡治獄之道象以  
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  
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  
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肺得金矢利貞吉吉之爻  
獨歸之四而化爻謂之元者也主柔而言以仁為  
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  
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則柔運用恩愛無施治獄之  
道得矣

顏鯨氏曰魏和柔趙廣漢之獄蕭望之治韓延壽  
之獄化為所待至在育豎治張湯之獄卒以湯故

受誅公孫賀捕朱安世反以安世構而獄死故曰  
貞元豈聖人之為哉深矣

章本清曰四利銀貞吉象曰未九也五曰貞厲先  
咎得當也後儒乃云周公取四孔子取五何其膠  
執即爻象現之四噬乾肺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  
金此四之所以艱而未尤五雖傷而得當也孰謂  
二聖有二義哉

又曰噬噬九四得黃矢解九二得金矢皆以未爻  
奇盡取取象故核六五曰一矢亡也金矢謂其用  
剛直以錫斷也後世不察仍借周礼鈞金未矢之  
文以解得金矢未受民詞而先出金矢此豈可  
以訓哉

易筌曰周礼以西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  
之以西制禁民訟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  
之矢百為束銅三十釐為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  
入金以自明其寔不直不復則沒金矢于官故曰  
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蓋其小大而理之五君  
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庶是也故獨曰



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即今之告款與時類也  
古今不相遠過儒疑周礼為新莽之書不信其言  
則舜典金作贖刑者亦非欺弱侯之說如此然此  
又金矢不然

商康曰利艱貞者微清甚難後用堅貞尚未能盡  
服念不一散楚貴訓傳必艱而後可既艱艱自多  
艱艱涉涉之色每得有光九四占辭三爻九皆四  
獨吉者則治微又以剛為尚也通柔豈去剛之道  
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利元咎象曰貞利元咎得當  
也

本義噬乾肉雖下膏而少十膳得者也黃中色金  
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則下人人  
元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元咎亦戒占者  
之辭也  
立建安曰噬嗑三柔之皆同照者也而五最勝五  
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首二以  
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于二之才也五

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克逆毒有三之柔  
下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乎三之位也六五之  
才之位視二三則有間矣而爻辭但元咎而不後  
九四之吉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噬嗑  
噬之道捨九四其何以哉

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  
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貞厲  
則元咎正如上訓夏時刑：既惟矣既曰朕言  
多懼是也

沈蛟門曰象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得之為  
言固不得而生也謂五不當惟能以貞為自持亦  
得當矣是不當者可易而當也

李象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  
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九四入臣之  
勢強誣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眾而用九五人  
主之勢尊行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川為  
人臣奉君行法之意有限故即其功而曰吉人  
君奉天愛民之意無窮故但曰元咎而已



何玄子曰金一所示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  
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名不能得其志故曰利見大  
人噬嗑則已新而行刑非柔中之名不能收其情  
故曰利用獄然其恤之于德不若化之于始故  
此六五之元咎終不如訟九五之元咎也  
九四則臣九五柔君子瞻華陶曰殺之三兇曰赦  
之三正此意  
尔康曰此利用獄之文也乾由全體黃金中和之  
象皆不過乎剛者也六五上位之人以柔用獄而  
猶曰貞厲元咎者聖人謹重刑獄柔中不廢剛  
也  
又曰用獄之道治貴情恕念在哀矜當為剛之卦  
而柔乃上行夫子以為柔居上位不宜而于治獄  
適合故以取之然畢竟獄情委曲許多萬難非剛  
不斷六五以六在五本也在柔一邊又剛急以貞  
厲元咎戒之能貞厲則不當有更美之而為得當  
其透切可知是聖人欲六五以刑濟柔非以柔濟  
剛也儒者不察因其陰居之位若謂治獄者惟在

於柔則過矣中四爻六四以柔便有過毒之各六  
二雖柔尚藉所乘之剛六五黃金過于金夫可見  
卦不當以位言又得當以事言  
上九何校戒耳凶象曰何校戒耳聽不明也  
易筌曰六爻皆治獄者若以初上為受刑之人則  
以戒趾為元咎甚不通矣初治于未甚故元咎上  
在卦終而猶有怙終如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于  
一人謂非為人上有所致不可故曰凶二三四五  
在頤中可以言噬初上在兩端但可言較耳  
像象曰中四爻在噬相噬明動得合：則與柔盡  
成其為子居初上在噬元噬明動不合雖皆剛盡  
墜為小入初懲小人之始猶元咎上怙小人之終  
遂凶耳目之用分言之視曰明聽曰聰合言之聰  
聽則明不聰聽則不明五得中上行雖坎合而聰  
明其上何較戒耳：夫離明並察坎聰察言聰不  
明者此  
高中憲曰聰古聰字戒耳之凶其則慎自用者乎  
何玄子曰何貞也謂貞之于首也上畫為首則畫



在上百城之象極加于首而沒其耳

按噬嗑解異同利用獄疏葉云以刑除間隔之物

傳則分明之曰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

明燭之象判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

情然後可以設防致刑也諸家從之則柔分疏謂

震剛在下離柔在下朱子云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統均也語意與日夜分同上行疏云既

居上卦意在而進傳則云謂居尊位需電象豎石

柱本作電雷明罰勅法疏但云可畏之義大全諸

解則美惡厚之意初九元位註與傳皆云初居元

位之地但註以位為陰陽之位傳則云爵位之位

不行也疏云罪過止息不行傳云某其止行六五

噬乾肉註以為堅傳以為易本義則云難於齧而

易于腊腍故註云物亦不服本義則云人元不服

將黃金疏云既中而行則能行其戮則勝者也傳

則云五居中而得中道變剛而四情以剛蓋得大

臣之助也諸解皆云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則

六五又以柔勝者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山地文

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

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則柔雜仁

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艸坎艮：止于

上坎險于下失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

可矣

許慎曰賁飾也从貝升聲貝水蟲皆有文如錦故

為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

傳氏曰賁古班字文章貌王肅鄭玄皆云賁黃白

色也孔仲達云艮為山離為火以火照山之石故

黃白色也揚子雲太玄經噴首火二曰黃不純也

于振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故曰黃不純

也

俞琰氏曰賁乃噬嗑之倒體柔本而文剛謂六二



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  
初九之剛上為賁之上九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  
復姤而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  
皆自否泰來非也或又謂最傳此言剛來柔來皆  
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大乾坤者製卦之父母三  
百八十四爻元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陰一陽為  
然我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  
可以小言也柔來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  
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則不可動故不  
利有微難郭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之一句紫  
陽曰理或然也

陸北沙曰易卦文莫非文也何此卦獨得為賁蓋  
天下之文皆陽為之也然陽必有資于陰而成文  
非陰則无所雜而文章不成也故離以陽麗於陰  
而為文明之卦艮以陽分于陰而為光明之卦其  
陽陷于中與伏于其下則皆暗為陰所蔽而取幽  
陰之義矣然終不得為文者以離在艮上有去其  
所止而不吝之象其明不可以久也又離相見之色

也艮相分之色也相關者近而愈辨相分者遠而  
愈明內卦近也外卦遠也於有則合於旅則反矣  
又旅之三與四乃二陽并也并則不文矣亦其不  
得其賁並者也

何玄子曰家語孔子豈得賁慨然有不平之色子  
張進曰師闢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  
之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中有火賁  
非正色之謂也大有也黑白豈正焉今得賁非吾  
此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有有餘者  
不受飾也

李象一曰小利有攸往亦美詞生：編云小利猶  
言周旋中礼意言云小者文也余謂小即五爻束  
帛之之意言雖儉而同而亦利于往即孔子從  
先進意也

又曰賁乃噬嗑之倒轉所謂柔來文剛者只是噬  
嗑之離上倒入而在內也六五之柔來居二在初  
三兩陽之間豈不是柔來文剛所謂分剛上而文  
柔者只是噬嗑之震下倒成艮而否上也初九之



測上告上九位四五而除之上豈不是測上文柔  
柔來不吉分離反是離中偶下動也測上言分者  
震反是艮下蓋奇移在上也以離卦傳參之自見  
諸說紛：畢竟夫離無陰

吳縣姜曰嗟嗟動而明測柔到遠相合離處所  
以合而章食明以止則柔相濟到各心其則處所  
以成文而貢故曰貢歸也至美所以成歸然這文  
都是天然之文不啻如得酒增歸至文還是元文  
故又曰貢元色也觀致歸與元色二義可以想見  
貢之為貢

象曰貢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性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現乎天文以察時  
變現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註則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  
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氣之  
九二分告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  
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性

胡先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于二十八宿經星

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測柔交錯乎六位者  
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明大槩然有禮以相接者  
天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止者文之止也是則卦  
中離明而良止者也

項平菴曰古人之于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  
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  
將无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  
以歸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百拜而飲三禘  
而受六札而婚所以歸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  
知而以焉偽晏氏不知而以焉常戰國之君以為  
建國而晉之士以為鄙各獨執義文王周公孔子  
以為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一日  
無也故曰現乎天文以察時變現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今現貢之六爻元一丈山咎者雖疑者亦終  
于元元雖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  
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而遂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又曰貢之卦辭微夫子之象則後世之說者其誰  
道之貢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性謂外卦也二剛



為有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  
及內之一剛分性皆外反使二柔為有而以剛文  
之外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  
已大抵以柔文則剛順以剛文柔則悖義其有既  
弱則文無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帶外卦  
為終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唐鑑卷四何以謂之文柔也文以文其有謂之文  
有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完且藏質  
矣非良以有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此分  
剛止而文柔之說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元敎折獄

王虞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物皆峯峻  
嶺峭峻泰差互置其形也如彫飾從如大略弥見  
文章賁之象也

觀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昭山有光晦文飾也  
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  
也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庶政元敎折獄  
者得且用果敢折新訟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  
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  
火明昭之象以修明其庶政式文明之治而元果  
敢於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  
矣故元敎用之以折獄也

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平反與離之在  
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  
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  
紐言之如今州縣治獄集勘審實自有許多帶次  
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為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  
于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至敎要囚  
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  
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  
決是所謂留獄也

胡翼之曰獄訟至幽隱有剋明之德則可折新賁  
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  
何玄子曰山者百物之所聚也山下有火則昭見  
其上品景皆有光彩故賁飾之象然明得山止而



不過則亦不輕用明之象也故君子法之凡百司  
察府之政一：同吾明以辨理亦如火之照山也  
法度典章繁然成天下之至文惟于折獄則明不  
然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為恃其明察而深  
文巧詖緣端沒情氏且有含冤矣故言刺獄者曰  
深文言蝦蟇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  
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放心誤之已  
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註在賁之始以剝處下居于元位棄于不義安大  
徒走以從其志者也故歸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  
之謂也

周聖瑞曰初之舍車而徒真有賁趾之雅士君子  
處里閑閑于可以束可以元束之時角中素履安  
于徒步以視致歸軒車取憎人眼者其文來不慙  
然自著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以頤為象有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

唯繫所附也犹如歸于物因其有而賁之善惡在  
其質也

鮮于洗曰賁之一卦柔來文剛乾本九二須坤之  
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楊誠齋曰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然非六五  
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大象中山柔順之  
志以來六二之歸見六二肯輕就乎下有礼樂之  
文而上未達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礼樂之  
聞而下無附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

唐鶴徵曰文必須賁：必須文天下相須之切元  
有過焉者二為文剝之主上為文柔之主二主正  
相須之最切者也故曰須前人作髡須之須者其  
非蓋賁之二即噬嗑之五賁之上即噬嗑之初在  
噬嗑原急求其合者賁主于二文明盛矣二惟中  
正知文之不可以過故頤上而口之俱與不敢獨  
以文勝則文賁之相稱可知二去上遠非正應故  
稱須蓋有待也

尔康曰六二既陰當位居體文明在中賁之盛也



居下位而未有得時行道之任雖有有可事然非  
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親不能興起故當須以待上  
與上俱興乃可耳唐太宗有禮樂之聞而房杜皆  
不置劉是有上而下無其具也賈誼有禮樂之才  
而文帝竟以未進是有下而上元典為興也  
禮記不可斯須去身斯者辨于此頃有待于彼辨  
則難待則合

九三貞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三畫文明之極與二四而陰間處相貞之盛者

也故云賁如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曰濡如賁思  
其靡也濡思其滿也三本則正能以貞而不變防  
文勝之弊崇忠信之朴則下不陵上上不陵尊而  
為民定天下安矣

何玄子曰詩六變如濡所飾之文未鮮澤也然謂  
之濡則亦有陷義若阮永清言濡首濡尾皆濡而  
陷者也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戒  
其文之過也威儀文辭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中  
正元邪禮之有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陽剛之正

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成質而陰之賁我  
者且為潤澤之濡不為陷溺之濡矣  
邵元錫曰三則得正柔未文二或離休矣文明錯  
然不其有乎得無溺乎濡乎惟永貞則正雖其若  
濡終莫之陵言也

六四貞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故也匪寇婚媾終元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元尤謂若守  
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潘雲松述曰六四艮休其賁將止而文將反終有  
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邵元錫氏曰賁為畫飾之極三所為濡如也六四  
當艮止之初承離章之後而皤如翰如艮以之止  
雖其當位得無疑乎然匪尔之寇乃與賁賁之飾  
正相合是婚媾也儀特之求終元尤矣

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有  
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

至上則艮休之終為實之極其有也即白是賁反



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尔康曰項平菴曰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  
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連離之上賁之發  
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澤而可鑑故曰賁如濡如  
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  
賁之陰靜而為實者也其文淳白而無華故曰賁  
如皤如白馬翰如人与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  
而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  
剛正之有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  
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  
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  
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又明之與為寔純剛之  
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為寔寔相為婚則柔  
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于四何尤焉故  
六四當位疑也匪冠婚媾終元尤也在賁之時以  
相謀為文而文休咎雖其終歸于當故兩象皆以  
終為言六四與九三兩体交艱離謀則柔交錯正  
賁致飾之時然六四純陰其有含章之德正當文

明交錯之時而皤如翰如俱以素言雖為當位豈  
不可疑然此文良止之初由文近有具文非以威

文止吾婚媾遠相配合亦何尤哉

爾康曰六四處離之極文明過盛故曰賁如居艮  
之初近有伊始故曰皤如其所居地位正欲逢本  
尚實有如翰如之疾不知三之濡如雖為極文匪  
施害乃我婚媾無實則文不立元文則有元輔文  
有相頤德以成吾賁也夫既為賁如又為皤如或  
歸或素內懷疑俱當位固有疑也然實為婚媾又  
何尤乎

又曰此兩文合言明止雖歸素爻是全卦之界限  
兩卦之各分故以為言非若俗說三有懼比之邪  
初有隔遠之患作此調劑也當位之疑諸說未明  
惟王輔嗣或歸或素內懷疑懼二語最遠然其或  
歸或素又未文之詞賁如皤如未奇如為歸皤如  
為素歸素並見所以匪冠婚媾灼元可疑故象辭  
以元尤快之初不作歸素賁非指三皤不指初賁  
為皤如為艮止初爻之始尚有可疑至上九則艮



止而已極即首即白合不足言疑不必同矣

又曰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于三故遂疑者

孔伸達也四與初相連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

位為可疑有程子也亦謂所當之位言者朱子也

上九以剛文柔六四順從上九之急茅陽于六五

恐為所間故有疑者楊氏也正一無嫌新不與

九三為嫌又雖始疑之終不亢者楊敬仲也以陰

居陰為當位疑其三之親比者朱子也初正

應上比已而我位適當其間是為可疑不以陰居

陰為當位者唐鶴徵氏也嘗見云初與四則柔相

當初先疑而勿乘者疑故新氏也三恐不得有回

故疑者同鶴氏也四與初應乃有素如初暗如輸

如非以別柔者又為二三所隔故自疑不合者

為理氏也以上諸說不如王輔嗣為優

何玄子曰艮三爻皆言白當從康成許說以黃白

色解賁山下有火：光照石故有黃白之色黃者

離色所以言白者艮為石：色白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各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故本尚質得質之道故

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之象束

帛物薄也：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

奢寧儉故得終吉

孔氏曰諸儒以此爻為賁歸丘園之士且爻象元

得士之文此蓋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

約言若惟用束帛招待止園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乎

鄭伯美曰京朝為華丘園為質也說文云：多也

束積貌若束帛有文：束積之多可羞吝矣而終

不然也故束帛非錦也雖多可吝

何玄子曰程子云爻：言我分梨之狀淺小之意

按說文：束帛也從二戈徐鍇云兵多則殘也故子

夏傳爻：作殘：

尔康曰五是卦位之尊正以人言是居尊以德言

是成德以事言是大事然各因其卦而表之如後

言故後言蒙言童蒙言訟言訟元吉以一享樂恬



全吉無所不該此卦實是小利原非斷版文章國  
華朝美故以丘園之貢著之爻一還是作多為合  
束帛之止是丘園之貢所以可吝

上九白賁元吝象曰白賁元吝上得志也

註處飾之終歸終反素故任其有素不芳文飾而  
元吝也以白為飾而元吝上得志者也

項平菴曰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四以為冠  
致疑終以婚媾而元吝上以務實相各終以成功  
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吝終以在卦之終

而得志蓋朴素為寡之人其初嘗若悖時而難合  
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平理之當然始  
足以免尤而致喜必致於終而後得志也

唐荻菴曰賁如瞻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  
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周光德曰上九只言白而不言白為何物故知其  
意時完而後也得志非得志于天下乃還得本心  
之初楊慈湖曰人心之初純白元染反本復始還  
得其志

徐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  
賁其頰三賁如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  
以為定為賁四瞻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有素不  
假外飾故曰賁元色也

尔康曰此爻正是艮止處飾之終反素之極還之  
于白故任有矣白賁二字白字是義賁字是卦名  
因不便成文故倒字以明之爻例通然非賁是一  
色而白其有之謂也至云即白即賁元非

按賁辭異同疏云賁本是泰卦故分則而上分素  
而下傳以焉不然蓋謂凡卦之變皆由乾坤豈有  
乾坤重為泰之復賁賁之理賁之下離本乾中爻  
變離上本坤上爻變成艮離在內故云柔艮在  
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然朱子又以伊川  
乾坤變六子之說為非是則二說又當有考也賁  
亨疏云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本  
義則云亨字疑衍天文也傳云承上文言陰陽剛  
柔相交者大之文也本義則云先儒說天文上當  
有別柔交錯四字明無政元故折獄註云用文明



不用威刑傳則就實歸上說朱子獨曰明廢政事  
之小者就離上說析微事之大者元祐折獄就良  
上說離明在內良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  
而不折也九三實如濡如顯云与二相比和合  
文飾而有潤澤傳本義則云三與二四二陰處間  
成實六四當位疑也顯云以其當位得與初應俱  
礙十三故連疑也傳則云四与初相連而三介其  
間是所當之位焉可疑也終九九傳則云終得相  
賁本義則云守正元惡六五一爻先儒以為招聘  
丘園之士而往不從之故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  
飾而貴儉約傳義則與先儒同本義解則与註疏  
同但先儒以為惟用朱帛招聘丘園而傳則云上  
九在外而近如丘園六五受賁于上九而賁于丘  
園受九裁判如朱帛剪裂為裳以成用註疏云  
六五若能每事有素如丘園則時不妄費所束之  
帛變二衆多而本義則云敦本尚實故象丘園然  
陰性不先各畜故象朱帛變二是以註云用吳過

儉泰而能約必各乃得終吉本義小六札奢卑儉  
雖各而終得吉其辭又小異若傳解各終吉則云  
賁賁于人為可吝享其功終為吉又不同也上九  
白賁傳云尚質素者非元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本  
義則云久于元色蓋云五已有文之漸九為賁  
極反本又云據則上文乘賁不當說白或以各說  
一義可不拘也上得志者傳以為尸賁之功朱子  
則云不假文飾優游自得即顯得其本性之意大  
約此卦朱子與傳多反其註疏多合



剝

剝不利有攸性

註坤順而艮止也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剝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忤以損身之既順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外也陰盛陽衰小人性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不可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性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趙汝楨氏曰以剝剝剝統以巽釋巽為其不可以

他釋也而鄭京云剝：落也珠為未然詩八月剝

也為自我剝彼詩桑之未落為彼自我落剝有以

陰剝陽之義落則不可以剝剝也

李陰山曰天矣曰剝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則明果斯小人陰賊險

狠君子之去小人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

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也莫

非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隳而不自知故曰

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俞琰氏曰順者順大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

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觀此剝卦之象

也觀此剝卦之象遂得處剝之道不然則逆而悖

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

之白馬是已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止而曰

順孔疏謂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類

其剝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而止乃所以行在剝

則不利有攸性而順止在復則利有攸性而順行

行即從止象養成端倪勿謂剝之不佳与復之利

性有二道也

別傳曰天行之說剝復同詞蓋天以陽為休：主

止以陰為用：主行也在始則曰天下大行在遊

則曰與時行在否則曰有命无咎志行在現則曰

風行地上天行健則見于乾乾在剝而亦曰天行



者蓋君子法天以爲行則消息盈虛之推固不在天而在我矣故曰利者優之機也

胡仲虎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利獨言之者爲害更君子言也又按虞仲翔謂五洵見成利故曰觀象章本清焦弱陰皆從其說然于文理鑿矣

爾康曰利下五爻俱是利陽之陰而著爻則以陽受利爲最易法國如此五爻提是爻：受利之意初爻受利直從是起其下已減餘可知已二爻亦

是寡陽義：受利曰未有與者以爲二爻應當有與而今未有與也三在五爻之中上下元交俱相見利故曰失上下也至四則近災矣六五貫魚宮人而以旅陽居其中受利殊甚華易另起一義不見其利耳

象曰山附于地利上以享下安宅

俞琰氏曰山之根深藏于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曰山附于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且山今乃附着于地利之象也山之巔高出于地上安

靜而不搖蓋以地寧故也宅居也爲人上有欲安者于上可不使下之寧乎

蔡邕語曰卦以下利上取義乃小人利君子也象以上寧下取義乃人君寧生民也下利上者成利之義上寧下者治利之道也

爾康曰卦之名利以外才取象五陰利一陽也象以外象取義山附于地：之寧乃可永載于山也寧下安宅象義之順者也而義卦各有取意不相妨今欲附會利義而有利無傾頽之說殊爲乖

強

項平菴曰凡象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象不然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故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山德則必于山之中取吉以爲象焉利與明是也人君元用陰利陽之理則當自利以寧下君子元用剛傷明之理則當自悔以

初六利牀以足義貞山象曰利牀以足以戒下也



註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統云剝牀之足也。是猶剝也。剝牀之足，或下之道也。下道始或剝，隕柔長則正剝而出來也。

疏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下道既終，則以侵剝其貞，正所以凶也。

楊止菴曰：義貞與或下或字不同。義貞，視也。義然若無之意也。或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其剝則有不可測者，故或下之為凶也。

王輔嗣曰：義猶剝也。孔仲達云：義謂微義物之見。

剝則微義也。吳初清云：楚俗有剝義之言。吾鄉所削竹曰義。

蔡介夫云：牀有二，如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客生于下，李林甫一夕晏後其牀常應物。詩風雨對床眠，是卧床若謝萬據胡床，管寧坐聚床，楊素撫床謂李靖君當坐此牀，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升床下。此坐床也。床者人之所以安，其休則上實下虛，取以象利足在下，又取以象初剝之初六，即始之初六也。陰消陽，自下始，五月始之一陰，始消一陽于下。

猶剝床而先及其足也。王輔嗣云：義猶剝也。孔仲達云：義猶微義物之見，剝則微義也。吳初清云：楚俗有剝義之言。

六二剝床以辨義貞，山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疏辨謂床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床身辨之分處也。今利落侵上，乃至于辨，是漸近人，有剝除中正之道。初六義貞，但小剝而已。六二義貞，是剝之甚，極故更云義貞，山也。象云未有與也，言元人與物之也。

崔憬曰：床檣也在床足之間。黃云：床檣也。鄭玄云：足上牀檣謂近膝之下，出則相近，伸則相遠也。楊止菴曰：未有與，釋義貞，山剝柔相應，比曰與，凡隔牀隔位皆同，專指應言未然。丘氏曰：困九四言有與，升初六言元與，或五爻皆應上，則應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數應不相與。二在剝全體之下，本有一剝比應之與，元以止柔之進故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遏止之，則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之剝道所以進。



長而不可救也聖人于此不謂之無與而謂之未  
有與蓋不忌陰邪害正猶與有以止之也

朱梁山曰與者凡爻中陽以應陰以應陽方謂  
之應與相比亦然二本陰爻有陽爻之應或有陽  
爻之比則有與矣今比于二者初九初陰也應于  
二者五也五亦陰也前後左右皆无應與之陽則  
上九為孤陽矣豈不義貞故初知其義貞而二亦  
知其必有此出也

程頤承曰則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陽止卷曰謂  
為未有君子與之九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按二與  
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還  
當以未有小人黨與為是  
程傳言則無與本義言陰無與或言二陰三陽三  
不附二所以未有與

何玄子曰慈按二之所應者五：君位也其關係  
為至大得九五則有與其卦為現故大現在上下  
現而化得六五則未有與其卦為利故小人道長  
引類而升爻則之忠義貞之凶皆以无與得之蓋

深惜利之不得為現者柔道偏勝而九則陽以制  
之也

贊義曰下卦皆陰：之與陽其勢為孤初九為幾  
下二爻為无與无與以上下皆陰而言也三爻為  
失上下則并四五言之矣

六三利之无咎象曰利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頤陰利陽已獨為孤雖柔于利可以无咎三上  
下各有二陰而三独處于陽則失上下也

孫開斯曰利之无咎何所從不知從來利更深矣  
无咎者无誰可咎也

張孝陵曰指出上下二字聖人恐他繫意同類而  
不能勇于從正也上下而曰失初之以折也趙廣  
齋三以失上下而无咎乾坤以喪朋而有虞也

爾康曰初之幾下二爻未有與以上下初三兩陰  
而言三之失上下并四五言之矣三爻當從看其  
方得現四之切近矣可見以全卦現則下五爻俱  
為利上者以一爻現則每一爻俱為見利者卦自  
下而上則利以漸而隆六三不中不正受利尤甚



取言利之全受其利不足與辨也元咎者與節之  
象曰不即之嗟又誰咎也同儒者以三獨應上志  
從十正在利之時獨為元咎者非是

六四利床以膚山象曰利床以膚切近災也

吳臨川曰初為床足二為牀三為床上人所臨  
處四人之目也非床也非床而曰利床以膚言利  
床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君子已罹及身之禍矣  
然小人能獨存乎在懷曰膚者床之膚即薦席也  
更詳之

陸庸我曰初二必曰幾貞凶視利床利牀貞猶無  
恙可及止也至四而貞已幾矣故直言凶山以此前  
言之必有驗也

孫洪漢曰未有與者夫陰陽豈長不與只一不與  
與之心便生未有與之勢既當未有與之勢恐故  
常有與之端故曰幾貞若其貞也則未有與者偏  
為正念故特係之二以為卦體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元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元尤  
也

子夏傳曰得中承陽反正群小

蘇子瞻曰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  
庶几從之如責之以必無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吳臨川曰宮人寵妻也以此者后也后為宮人之  
主五統群陰如后統妻妾陰氣陽如后以妻妾  
進御于主而獲寵之愛象陰長陽消至五極矣不  
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利者故取群陰順承  
一陽為義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群陰之心六五比  
上而率群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  
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元君子者此也  
五行可曰避利皆陰長之外避陰長而猶微可制  
也在避之凡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利  
陰長極已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  
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  
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散陰以  
從陽之道

易微曰元不利言見非一利之利而聚衆之利元  
不利之象也妙凡男子士賤多皆利道何必天子



此貨易聖人之微意與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利虛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裁也小人利虛終不可用也

社稷外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食而不見食也  
君子得之則為民處藩小人得之則利下所庇也  
得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  
果不見食得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  
陽元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元間可容息也  
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哉

曰利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  
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利為坤陽來為復陽來  
嘗盡也利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  
月恐疑其元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  
之時其利可知利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于  
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  
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聚陰宗陽而共載之象小人  
利虛若小人則當利之極利其虛矣死所容其身  
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利極則及其虛矣

虛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  
于此下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  
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利之極止有一陽：元可盡  
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  
夫者陽消除：小人之道也故假言其消亡耳何  
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朱子曰自觀至利三十日利方盡自利至坤三十  
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  
陽方從此生陰利每日利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利  
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  
陽陰利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利成一日  
方利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問十月何  
以為陽月曰利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  
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  
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復後一日生  
一分上面越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平  
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姚寬舉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利復



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利而未盡之陽小  
宜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宜  
以復利之陽方至于上而復之陽已生于下矣是  
為得為元陽乎知十月之非元陽則四月之非元  
陰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  
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施其氣數之必  
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  
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利之陽利乎九月之霜降而  
至于十月之小宜後之陽則生于小宜而成于十  
一月之終至六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至于四  
月月之小滿始之陰則生于四月之小滿而成于  
五月之夏至于是理與數合然後陰陽絕續之際  
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益信矣  
馬理氏曰上九剝極斯復有碩果不食種而復生  
之象如其君子也則宜在高位為人所戴如其小  
人則備患于剝剝其虛舍至純坤而後已何所容  
其身耶  
張雨若曰利至于五極矣聖人不忌言剝故又別

取一義以開小人違害之門二之勢未盛則教之  
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  
聽陽為君子謀亦漢切矣曰元不利者以其禍  
既成不得不重言利害以勸之且以見小人雖  
至殘貪之後一能去德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  
乎此何心哉  
按剝辭異同而止之觀象也疏云望君上形象  
量其顏色而止傳則云卦外有頤止之象乃剝利之  
道君子當官而休之上以享下安定註云享下者  
床不見剝安宅者物不失處朱子則云享下以得  
民則人君之位亦安而不搖義有之矣註云剝也  
傳云元也又云沒也本義云滅也未有與也傳言  
陽未有與若君子有與猶可以勝小人不立被殘  
而凶也本義則云陰未有與言二陰既未至于五  
陰之盛也以宮人寵疏云六五若能主持衆陽與  
宮人之寵相似則不害正事大全諸辭則云六五  
提率群陰順序以聽于陽有台妃以宮人備教進  
御于君之象



復

復亨出入元疾朋來元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既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出則則長入則  
陽反理會其時故無疾病謂陽也反復衆陽朋  
衆而來則元咎若非衆陽來則有咎以其衆陽之  
來故元咎也欲速反之與慢而得其道不可過速  
惟七日則來復乃合于道也陽氣方長故小人則  
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伏生于下漸盛而有萬  
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達于天下故復則  
有亨盛之理也出入元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  
入也長達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  
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  
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  
寒所折觀草木于朝暮則可見矣出入元疾謂微  
陽生長元害之者也既元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  
則將亨盛故元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憂感在君

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便有疾之  
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元一  
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  
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  
功而元氣感以朋來而元咎之三陽子丑寅之氣  
生我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  
能使勝于小人必恃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  
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  
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謂七更  
也臨云八月有山謂陽長至陰長歷八月也陽進  
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  
真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死屈之  
氣復為方伸之氣生之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  
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矣又其理  
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  
其氣遠去元氣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紅爐雖生  
物消滅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為因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元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間關便是易一闕一闕謂之變

呂伯恭曰觀其初九一陽潛伏十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資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之氣象人有千過萬惡業華一月而善心一優則雖千過萬惡亦便有覺消散披靡氣象是終復有亨通之理

又曰天地生養之初最是於萌芽始生之時要人當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于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葉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襲惟是于出入將發之時養而元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則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吾類皆朋也凡日用間遇事互有發明吾之善者皆朋為善聚會于吾身自然元各自護耳下數句次序都日整然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涼之主則木

嘗不附而順之元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數復元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且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為祖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長羊十易元悔臨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吉上之休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耳

邵元錫氏曰天行三以為時六以為紀至周七已而勝者復還十夫子母六日而復六月而更六期

而極易六爻象之

張知子曰始陽之始消也七爻而或後故云七日謂七更也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速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在卦經七爻于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犹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月所以紀也日出之入而得元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元亨者衆陽順而亨也元疾言元害事也氣大其平之謂疾能順行故元疾也元亨即時雖壯意我若



不以順行用壯用剛則衆陽亦同壯固而有通矣  
一陽先事故曰疾先事由以壞衆陽後事故曰啓  
不克十通而已反復其道純言陰陽性來其理如  
此七日來復當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曰始遊否  
觀剝坤而復此所謂其道也利性言一陽之長可  
性而為陽為泰以至十乾也

孫洪漢曰一因陰陽埋藏地內於後真意何不傳  
舊此震坤之合之貴也伯陽以十一月為一陽而  
復乃從此順叙至無月不屬卦玄家作用而求體

無不來為擬象之通也泰同者惟不同故為泰同  
也故以陽為氣中之陽故取氣初生而為復夫心  
中之陽則脫之仁所謂仁者人也且之謂義用  
之為道象之謂中出之為君道從之為輔月何嘗  
不渾含而必定之時刻又何嘗不保聚而必借之  
氣候彼所謂復非易書命復義也易象于雷有性  
來之通曰出入元疾有朋來之量曰朋來元啓心  
只一心非有今昔曰反復其道此以爲七日者五  
以心陽而統陰彼以爲十一月者以陽初而謂週

陽夫初則何以謂之在中也又何以爲天地之心  
看來八月當始收聲乃其德聚于先而聲銷于後  
耳月令二字至清靜果靜一以從陽一以歛陰若  
默收後來玄家之說不知月令特表氣于陰陽以  
定時易則借象于陰陽以明心心定時故其事之  
鋪張未嘗不合于義明心故其德之反求不必細  
陳其事象初不違當與地則休不離也四從中而  
觀無有戒對故獨也三頻行之道上進行之汎皆  
象

來矣鮮曰疾者遽迫也言出而則長之時自一陽  
至五陽以漸而長是出之時未嘗遽迫也入而則  
反之時五月一陰生九月之利猶有陽一至十月  
陽衰十一月陽反以漸而反是入之時未嘗遽迫  
也  
又曰七日來復者自始而進否觀剝坤復凡七也  
即七日得之意蓋陽極於六陰極于六極則反矣  
故七日來復也無疾者復之亨也七日來復二  
之期也利有攸往復之占也



爾康曰出入或作虛字者如云一出一入是也蘇  
子瞻則曰自坤為復謂之入自復為乾謂之出晁  
公武則曰自利至復入也自復至其出也李象先  
則曰外陰用事而出內陽為主而入程傳則曰陽  
生于內入也陽達于外出也陽生非自外也來于  
內故謂之入先云出者語順也諸說俱可參終不  
若虛解為安出入即性來呼吸之謂也疾字或作  
疾為之疾或作生疾之疾或作疾害之疾傳云物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七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  
故多權新出入元疾謂微陽生長元害之者也即  
孩如曰順動則元疾矣疾則不順則不疾非  
疾病之疾乃疾害之疾也予謂動而以順行則一  
元之生機必遠有根之神理時雖有阻礙之者  
故曰元疾朋來陽也或作五陰自外而來者非反  
復其道是就言陰陽性來之理七日可以大分說  
指一陽來復之機以隨時說七日来復小辨復之  
期也利有攸性長終之占也  
又曰復之天行六日而復六月而更六期而協固

為以七而復此大運也若一物之復則果物過七  
日復味如蜜之甘黃之鮮凡物有然繫之期者七  
日而傳經之招魂七日而望逆此則人身之復  
也若夫養生家活子時者必以養念行功為始每  
過七日七時更轉一境可見復道有二六日而安  
六月而更一運一歲之行大復也一物一身以下  
諸復則隨時隨念之復小復也俱以七為數復無  
利義矣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元疾朋來元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性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入則為反出則為長故元疾：犹病也謂陽  
也陽氣始動直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行之反復  
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性則小人道消也復者  
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  
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非對話者也然則天地  
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元是  
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



為心則異類未獲其存矣

程子曰聖人元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充舜孔子之心千古當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性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見類若此獨曰聖人元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說復卦係辭曰復小而辨于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思見一陽之微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固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動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復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統于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愚明之心所謂幽暗中心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便轉入別處使不分明也不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

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新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

朱子曰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則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西來處說如云貞利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冬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陰之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闡然而見唯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



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元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不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又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休陽惻隱于赤子入井之初方休陽惻隱而未成休陽惻隱之情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于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處要如此說當要說陰陽之

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休用動靜互換元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而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薛德溫曰卦辭之造化之機爻辭之人心之機

郝仲興曰即先天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欲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欲指此几而言也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元政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陳白沙詩云半屬虛空半屬身軀一氣似初春此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

真又云須于靜中看出端倪來詩云存心須要識端倪未識端倪雖強持故大傳曰德以自知幾正在此也

吳林美曰地中雷休人人所共但反則來不反則不來一反而暢達流行者在此歸藏會飲者在此出入元疾也一反而百休從金萬念坤振者在此朋來元亨也只愁不反何愁不來

爾康曰到亥處即是動然一陽初動正是元氣初回之時此時稍有起生之意則其氣一洩無餘矣欲速助長此便大病惟動而行之以順則自能隨時順勢不激不躁乃所以善其出入而元疾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是以二字緊頂順字轉出

又曰七日来復陰陽往來之氣大之十二月第七個月小之十二日第七個時陰陽消長俱以六而成爻故曰七日者舉其中而言也七少陽數物之時：皆以少變其初其起隨刻可估隨物可見所謂活子時也



張子曰優見天地之心感恒遊壯見天地之情心  
隱於微情發于顯

象曰雷在地中復也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本義安靜以奉微陽也月令是月畜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者卑初  
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楊耿仲曰顏子清明微過即覺：即然元過如  
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于意而即復不發  
于言行則不入于悔矣祇遠也某嘗自覺意初起  
如雲氣初生尚未知其為何意而已泯然過矣某  
何者猶爾而況于顏子乎若物交又起而性則入  
于悔矣元始也復于意未動之始也

大全或問元祇悔祇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  
有這祇字使得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  
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共只同

趙汝楨氏曰祇諸家音義頗多惟韓氏家音祈義  
訓大九家廣雅字作款義訓多異曰祇遠也抵也  
猶云至也字從衣從氏與祇款之祇不同祇款之  
祇從氏程氏曰元祇悔不至于悔也

馬理氏曰不遠之復者非外諸形已空玄以為心  
也蓋以為人有形已即天性之所存吾盡性則形  
踐形踐則身備矣為仁為聖者此也配天配地者  
此也形色並累人者哉

何玄子曰象言心言見象言身言情不遠之復已

見天地之心故能以之備身不然與天地稍不相  
似使成一個軀殼之身何修之有羅近溪曰以備  
身也明不遠復是個反身而求鞭：者在而上方  
復得來此語更痛快

又曰祇遠也增韻云遠所以之辭右物而過：而  
忘反則遠所以召悔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許慎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人于勞賜之時得依  
木之庇蔭以息至矣也故休亦有美意



張南軒曰先己後人爲仁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  
言仁此獨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後其先天地之心  
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  
凡不若仁爲切至也

尔康曰初陽之復：于仁也固不必引定下言仁  
字亦不必粘定初說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身  
日就萌來而不外此心日與依附而不自覺不  
亦休矣其爲復乎

尔康曰休復之二即不遠復之初提言其後之景

象初則陽其力健故云不遠復何其復也二和美  
其休則故云休何其安也且初是卦主復之全體  
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註頻復震之貌也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  
已失復遠矣是以震也震而求復未至其迷故雖  
危而无咎復道且遠震而乃復義雖无咎定未難  
係

程伊川曰過在失不在復損梁子曰新妄非位非

頻復自危不能无咎易簡錄曰二休從：容：地  
做工夫三頻意：忙：做工夫

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能復其故元善至  
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  
以勉之

至德元復上善不遠三不中心勝復初反時豈无  
復頻而去之操存舍亡或合或離已知危而屬  
惟時執陽惟時柳長惟時現通惟時德艾即人一  
已百人十已十千同困危者當自致而義元得強

七大有咎不屬咎矣三乘不中正又動休之極資  
取甚以在復主初猶時有復而微然其不復矣豈  
謂頻哉故七十子之偷日月至焉者皆教之力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震厥中復得其位而應于  
初獨得所復順道而返物莫之化故以中行獨復  
也

義云四震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其衆中行而  
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



故不言言然理所當然言山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利之六三及此又見之

淵吉曰人必脫離嗜慾之外以求清淨此是二氏學問身在嗜慾場中而獨能不陷不染以從道此方見居塵出塵也中行正所謂入于其類中行之說

鄭瑄如曰中行即中遠也達至中遠忽為獨朋獨聖有懷然獨竟不從外得一悟大悟永元迷失之意

爾康曰中有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六四居五陰之中無上下四陰同作安排然陰得中正性又如美能獨從眾而言非以應初為獨也蓋三四為一卦相敵之爻故以應為記又曰象以復道也應道字與中行相闕又似六四之位已達于初陽而居于四陰有自復其身獨從當道之意曰仁則意理真曰道則全路闊

六五敦復元悔象曰敦復元悔中以自考也

註者學而履中吾身則元悔履中則可以自考雖不足以及休復之吉身事以復悔可見也

爾康曰五以順中居尊大中而順所謂本性上加一毫明珠造到至誠無息地位故為敦復不遠復的不大做到了然然天理故不徒曰元祇悔而直曰元悔胡雲峯云諸家於此文皆輕者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元祇悔敦復則其復也元轉移可元悔矣又曰不遠

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朱子曰考成也陸明德云以柔休學以中用順足以自戒子夏傳云考者窮其理而盡于性也

楊敦仲曰六五敦復元悔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

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戒元侯乎行而自成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元復之可言蓋白

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于諸爻之所以為復矣進

乎天矣聖功等級有此

蒙引曰敦復之敦與敦臨敦不同故敦臨本義



曰若卦之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剛陽居正之極則皆是積累有終之義而復敦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之而下已敦篤之道也

上六逆獲山有災背川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剛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當東吳曰或問用行師終有大敗其始亦或有勝子曰然今人惑者血氣用事血氣盛時慷慨激烈奮勇直前亦自所向無敵血氣衰時便索然餒而不振亦利害亦足動心死有不尽畏平生而一敗塗地者皆緣害害不覺于夜半真明不遠乎地底真陽不奮于黃宮反乎君道之故  
人曰復自利上反下反下者必復上故曰復初元為主原元失而復復之說諸儒按得與失對乃言失而後得詎知卦象元此義哉蓋此復與利對故利復之間為天地之心天地有之聖人有之賢人亦有之衆人亦有之特衆人復而不知不能恒耳六爻之象所謂早晚遲速明迷之間別高下之寄

非謂聖人賢人獨有復而衆人無之也  
王龍溪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愈求復而愈迷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反背馳也心為天君得其道所以能役使群動馳驚而不能自操其主宰之权止與君道相馳矣安能有開悟之日乎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則遠而失遷善之機掌極而有難開之蔽乘終而元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按復解異同出入先疾註云疾猶病也傳則云元有害之者也七日未復註云陽氣始刑盡立未時凡七日疏云七日者當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蓋謂坤卦之直復卦陽未是從刑盡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橫斷而成故言凡七日傳本義則云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場未復動而以順行傳言卦才本義言卦德進焉徐氏曰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即傳所云



下動上順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元疾朋來  
元啓朋之來亦順動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以  
靜而見天地之心惟傳則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朱子曰伊川與濂溪說後字不同有此也至日閉  
開說云二至之日無夏至冬至大全諸解止云冬  
至有不省方方註訓為事諸解則云不省視四方  
元祗悔說云祗大也既能連接是元大悔傳則云  
祗且音祗也上篇云遠也義亦同元祗悔不立  
于悔也猶坎卦祗既平謂至既平也大陸德明音  
夫朱子曰書中祗字惟此祗字使得別又有訓多  
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若  
此則惟解作至字元吉一云大善而吉一云向善  
而言類復註云類謂類復靈傳本義則云復而不  
周棄夫棄復有災肯傳云災夫災自外來肯已過  
由內作朱子曰災是偶然生于彼者肯過過誤致  
然書曰肯災肆赦春秋曰肆大肯皆赦過誤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元妄

元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吝不利有攸往

元妄有二義曰實理自然之謂曰無所期望而有  
得一是心實而不妄一是心虛而不妄合此二者  
方是虛元妄之意通本文及史記二義以下之震  
動合上之乾健動以天理皆合天心故亦具乾之  
四德若其匪正此是氣有之疾故謂之肯與目中  
空花同然氣有吝性亦自不淺程子云雖元邪心  
不合心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不利有攸往外以  
言元自性如人捏目見月為二惟一月真二因  
肯生妄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實空元花二因肯  
生妄也此皆從肯義出 尔康  
顏師氏曰元妄與乾不遠故其四德所異者多一  
震動耳念動于健便多主張有主張即生得大故  
有匪正不利之戒此象與上九爻同蓋上九處  
乾之極過于剛健匪正不能元肯此爻當之矣



象曰元安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則中而應  
大可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元安  
之性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呂伯恭曰元安云則自外來非自上下而來也凡以柔  
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  
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而上也又曰先儒謂賁本  
泰卦實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賁之理下  
離變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  
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則上非自下休而  
上也

楊敬仲曰道心元外內心即內心惟人心自昏  
不者乎內就遠于外是故姑設外內之辭覺則復  
而為主於內不覺則放而為客於外  
石介氏曰則自外來下卦本是三陰為柔初  
凡一爻自外來消去和陰乃為元安其非美曰自  
外來者明初則自乾則中來也論乾休何得言外  
人當非然不動時所為天有亦吉然不可見惟天  
理忽然爆動不知從何道出這不是先有一念藏

伏在內至此而出直是從空落下有倒使之動者  
此所謂降之望井之帝來為作主而我下自主者  
故曰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惟其乾則來為主  
不魯若一毫思雜假一毫停待所以安元所容人  
只從自心休歇當現元安龍為真切

爾康曰動而健則中而應者應震全體非止六  
二也震能動天乾能動善理氣合道義配故曰應  
又曰元其之性既曰何之又曰不佑又曰行矣哉  
其詞較詆訶邪妄者更厲蓋此等之人任氣有執

偏見毫不轉移豈惟必信必果有微闕通甚又如  
白公尾生斧頭為小則凶身大則害事者以為安  
故東京私欲若以為元安又不勝其拘劣而端立  
望一竿不通聖人所以破千古之蔽而塞異端之  
門著明深切可不畏哉  
黃氏曰古德云莫道元心云是道元心何陽一重  
開可與元安參對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元安先王以茂對時有萬物  
誕興詞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茂



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其性對時  
有物莫盛於斯也

何玄子曰物與陽上雷行為元妄自是卦名與  
簡言從也應也張清子註云天雷而物應胡旦演  
聖道論云物：相與以應雷行是也

王龍溪亦依此請雷聲之震動元物不及凡物之  
震者元不從雷而驚起雷元私震物元私與故以  
為元妄之象

一陽震動萬物起生人為此一點真陽以生祖皇

在上物：付受正是到自外來而主于內也此時  
謂順合天時對時而曰天時當多少貴性至命之  
理非極誠元妄者不能萬物當自我育此時正所  
以育之也應天時行時至事起其物以天者也茂  
長發向上之意

初九元妄性吉象曰元妄之性得志也

蠱測曰九本乾卦初九止始出地一聲別然皆解  
動以天者也為性而不得志哉吉可知矣得志謂  
誠能動物以之情耳而正以之治事而理以之臨

人而化是也

李隆山曰初陽元應而爻辭謂之性吉何也兩到  
相遇不牽不係應之私是之謂元妄此初之所以  
吉四之所以元妄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  
應而三不克十安五不克十疾上下克十皆有應  
者反不若元應之為愈矣震陽初動誠一本分則  
實元私以此而性動與天合其又必莫有應而後  
能性哉此初九之性所以得元心之吉也應義亦  
可然更不以應言

何玄子曰此爻足敵元妄全卦象言不利有攸往  
匪正之性也此言性吉元妄之性也

六二不耕獲下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菑  
也

傳凡理之所然皆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  
以耕獲菑畲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元妄者也故  
極言元妄之義耕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  
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



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  
乃妄也則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其  
舍是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刊天下者皆造端也豈  
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  
時而開之也若不待其時則一聖人足以足盡爲  
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  
也

游廣平曰不耕獲不菑畲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  
不囑其十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也

項平菴曰鄭氏若作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是十本  
文外添兩而字也只是併獲與畲皆不爲此說  
爲當予以曰事考之耕者禾之始獲者禾之終  
畲地之始畲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咎之時居中守  
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  
盡純之无使一是私欲遺種于其間則无妄而  
存矣苟有一是未去便非純誠此未得爲无妄  
楊敬仲曰爲之而或作之而得者皆出世橫日之  
所知也不爲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无妄之此也

六二至陰至靜而得中有得其道之象聖人于是  
發揮其妙最不思而知不爲而爲者无妄之妙也  
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如回  
時之錯行孔子終年應酬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  
思又曰吾无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告語之  
所盡也又曰乘機相生而有不見不聞寂然不動  
之妙如此乃不妄乃可往

陳潛室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應而耕不爲畲而  
菑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  
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論始謂不耕  
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爲畲以  
意中謂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畲非心造意作則  
以耕獲菑爲畲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獲既菑  
則必或畲非必以獲畲之富而爲則又似以獲畲  
爲私意三說不危且相抵牾所以本義但據往文  
直說謂无耕獲菑畲之私心蓋最大治曰都无計  
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思如累大  
之耕獲則于經文甚直无繇說之礙又曰不首造



者謂作事之始不可前計較謀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朱子曰嘗謂此又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種蓄金奉事之始然而言也當元安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美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夫此此夫所謂元安之福而六三則所謂元安之禍也即周書曰有所為而元所冀非元安也元所為而有所冀亦非元安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蓄而蓄當金而金何蓄金之有此之謂元安矣

劉去非曰不耕而穫不蓄而金此妄想之甚者也如是則利有攸往乎則字當會其神象曰未富則訟意顯然矣若以不耕不蓄為元安則本圖以力曰為妄動惰農為守正者也

禮坊記曰易曰不耕獲不菑金如一字即之莊曰農元占農者生民之本何占之有元安之據曰不耕獲不菑金元事也而此卜占乎

朱氏曰耕者春耕也穫者秋歛也當春田之一歲而四方或省金者曰之三歲而己無有累家始而耕終而穫始而蓄終而金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其穫也下蓄金者不方蓄而即望其金也耕也蓄也即明其道也穫也金也即功也曰不耕獲不菑金即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觀小象未富可見矣若程傳不首造其事本義元所為才前元所冀才後將道理通講至了乃釋李也吾儒聖人之學進德脩業全其理之當然當通得表極其天

之自然情身俟命此正所謂元安已豈一魚道理不進空一第謂之元安哉

何玄子曰天造其事而不欲其有功利曰天於此豈其不慈至此哉然時至事起日與之不能違其來日置之不能違其去則有順而無逆矣故他民多机可以庸其机故也惟農最為機民而農之索為本業以其元安心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與匪正有肯有不保也



黃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所謂不習也不利者故元

諸文可見未富依款仲解當如吳升之辰所謂從

所發元功用而所性成宜

前所得知歸澤化列頭的學問是作不富解也細

兩康曰不耕獲不菑畲伊川意謂不首造其事理

釋未富乃境語未到有所不足之間亦對去非甚

當然此十音亦合後儒鄭氏則又謂并其始終而

款款仲等說以爲未聞以力曰爲妄物情良爲奇

盡以之海八則謂十物應而不唱十事述而不作

正此是儒者正論禮坊說先之矣坊記云易曰不

則言已猶玄矣至揚歌仲則曰不爲而自或不作

耕獲不菑畲山如一山字則知其即六非之說也

而自得以爲下見不聞寂然不動之妙據歌仲此

從之以來子爲正全卦四陽止此二三而文爲陰

義若在學人當在何等蓋名教中原有一字自恃

俱未全美二本純和受元安之理障三非中正受

聰明自得道理稍破一意元爲寧川現成絕不知

元安之事障來子曰此又乃自始自終都不當爲

有說索狄屹上人樣家謂之元作告子謂之勿求

而偶然有得之意六二是元安之福六三是元安

如此應元依性之判矣然悍而不領之人自謂把

之福頗爲巨富若他說則萬端道巧害理矣聖人

柄任乎卓然主張正然因覺之心自謂虛微臨乎

不作此解也

絕元外帶就其字力所到儘可完足然而煮完空

漢文帝自代來張昌謂周勃口所言公之言之則

端傳非其鉢所謂聖詣之真有精而有物者未之

私吾不受私晉王導曰則知君言元規石中吾使

見也夫子不說壞也亦不取他徐子曰未富也言

用中還字觀二則字用法則利有攸往則字可知

其元日用積累累其功大也易言富字大聚是聚

矣

多之象爲有所聚其而恃者自然應佳也二解如

六三元安之災反繫之牛行人之得豈人之災象曰

以虛寡對言則富爲佳以清虛片言則富大善觀

行人得牛邑人之災也



得人之妄動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  
得其新利其物而妄失已大矣此以悔道之乎  
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悔也故聖人因六  
三有妄之象而終明其原言如三之為妄乃元妄  
之災害也誤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係之牛或謂  
誤或也或係牛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  
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  
也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言得之禍災亦  
隨之妄所之得失亦非謂之固不為以為得也人能  
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而天而物有禍及  
者非禍也災也  
商康曰卦之六爻皆元妄者六三妄不得正故遇  
其占者元故而有災如行人乘牛以去而畜者反  
遭詰捕之擾也此朱子義極是餘說如有行人之  
得即有邑人之失又邑人之災亦是偶然非已所  
致俱非而或有以為盡已以避禍之以元心行人  
也擇地而蹈留之以私意邑人也終不可解

九四可貞元象曰可貞元象固有之也  
商康曰陽自震上未元妄之四本乾之初而陰已  
道陰邪至此罷老已盡陽終元全可以貞固守此  
其象曰固有之者即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繇之  
意蓋此乾德原我物與本未向為陰邪所蝕以致  
致遠在外今既震以去其本無之陰即是乾以元  
其本有之陽自家之物豈不能守是以可貞  
又曰此卦乾上震下動以元是為元妄二三四陰  
爻一福一禍俱不合德至九四則遇初復故仍乾  
體矣以九居四則而柔行之故曰可貞  
商康又曰從辟陰中忽然透出來故曰自外來有  
奮速意從本元中忽然存得位故曰可貞有堅剛  
意  
九五元妄之疾勿藥有妄象曰元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喜中元妄之時不危有意于元妄大妄疾也  
有意于元妄則元妄亦疾也當以幻從其生亦從  
其滅如滄從水生亦從水滅勿藥而自愈矣豈可  
試乎藥以去疾元妄而藥是反以藥生疾故曰勿



藥有喜此十藥疾二義猶矣然氣之中又何以有  
疾其中妙旨尚未說出大軀體一也氣之德亦一  
也非大明則德昏也此獨有疾者蓋外本體自  
如而元以加臨之外生我如此上非為氣而下道  
氣非使有靈動之意心本寂然一物使寸木休不  
能元喻有喻使生得失即生疵類故曰元妄之疾  
予作此解楊敬仲章本清已先得之本清曰氣健  
在上未見靈動于下非妄之疾而何疾之有蓋何  
能勿乘蓋真心動發不無情溢天理一現本體自  
如  
楊敬仲曰此大雅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  
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跡不可  
解也昔者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舉出使  
子貢脫絰而將之予貢曰子聞人之喪未嘗有所服  
絰脫絰于舊館元乃已重乎孔子曰予聞有過十  
一哀而出汗予無夫涕之元從已亦予行之大孔  
子之過于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元妄之疾也孔  
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

黃康曰敬仲自謂知孔子不加藥予謂孔子所加  
之藥是從治不是正治此則敬仲亦不知也  
黃氏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  
妄精進元有涯陽則看真常無事生事故以此戒  
之  
上九元妄行有言元攸利象曰元妄之行窮之災也  
蓋氣之性未見道則又存氣上執理而杜愈執愈  
迷  
上九非有妄者但妄窮極之地若以為妄彼宜有  
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為元妄又費不賄使則各  
之神自恃元妄執一而不知妄不可行而行：即  
妄矣蓋所謂直正有言不利有攸利者此爻利當  
之  
項平齋曰所安未先生云元妄六爻皆元妄也其  
所過之災皆不害其為元妄也元妄之災上九為  
窮之災皆不害其為元妄也  
像象曰上九災以當元為災元妄之上元災  
以窮于行為災氣之四以或躍為不故上九為窮



无妄之四以可貞為固故上行為窮

按无妄異曰无妄史記以為无望本義云義亦通  
或問若言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朱子  
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行矣哉註云克矣哉疏云天所不祐終竟行矣哉  
徐進希曰即州里行乎我之義不耕獲不菑畚  
云不穀發首而耕唯在後獲則不穀當發新田唯  
治其熟地皆取不為事始代各有終之意傳則云  
耕必有獲焉必有食事理固然非心意所造作大  
意謂不獲而耕不為食而菑獲見無計利之心本  
義云无望為于前无所冀于後蓋耕獲菑畚各有  
時節不須作焉也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既行云人有有司之義六三借為外事有司繫得  
其牛是行人得功而查邑人之災得得利則無德象  
此又有得必有失譬如行人得牛則邑人已失牛  
猶之設有妄得則失亦稱之非有後已之分也本  
義乃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告者反造詰捕之據言  
无故而自災也習靜刻氏曰是所謂正正者也故

有災以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爾康曰大謂艮陽與巽陰畜陽不凶故名大畜利  
貞以全卦之二德言此利與下利涉車言涉川者  
不同大畜則有大施而止為時川故不家食其才  
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利涉大川

何玄子曰畜之力大曰大畜：者蓄之以成其德  
也何畜乎乾卦其道銳而或躁遇剛而或折遇大  
而或簡故畜焉以戒之此聖人幽獨之天下之妙  
也惟上九一爻當之

吳叔長曰艮從上止要健得其止氣而得止此是  
真滋養所謂大畜乾以養畜曰小畜新細工大乾  
以長畜曰大畜全副力量大畜階位之學也

胡炳文氏曰大壯大畜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  
畜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利而无礼大  
畜而不貞其畜也悖而害要利涉大川又似有畜  
極而通之意与大壯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同



象曰大者剛健為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註凡物既成而退者弱也既成而退者弱也大能  
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為實也  
既乾體剛性故言剛健使休靜止故稱萬實以其  
剛健為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新其德也  
若元剛健則劣弱也必既成而退者元為實則虛  
薄也必既成而退何能久有輝光日新其德乎  
上而大通者終上九何天之衢亨是處上通也既  
處于上下應于天有大通之德也剛上而不距者  
以其有大通既走乾未而不距之通是尚賢之義  
也  
蘇軾子曰剛健者乾也為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  
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素健而已矣  
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為健以健為止而德  
之變不可勝言也  
吳臨川曰步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  
故能涉大川也

張彥陵曰卦言不家食上就君子身上說彖傳推  
本養賢一義以明之然其實一跟大畜未見得國  
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畜而  
食天祿惟此時而安于家食必元致用之才者也  
此畜之所以貴人也  
吳用之曰天者時而已矣大畜深積累厚義理爛  
熟融貫百凡施為注晉固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  
天俱故曰利涉大川  
郭雍氏曰他卦凡九與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  
元應獨畜卦不然凡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  
上九皆陽欲上進故但同類而相求而曰舍志  
云  
胡炳文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  
畜以自止為且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  
居内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鄭東谷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  
言之畜健也以畜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養民  
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以五能畜之此



畜止之大者則健為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之  
大者故家情慕此三者畜之

何玄子曰天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

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發揚有度十

太極精進者或十太既健而下過乃得其止凡此

皆則上之力也夫正之大即大畜之大主民上一

陽言有文義則止乾之健有長之二柔為之也柔

得乃謂一剛之大正主其事而非二柔之小者為

之蓋畜陽者陰也所以陽畜者非陰也不以止健

之功端之陰小乃聖人之微意

爾康曰小畜以小畜大相抵之畜也大畜以大畜

大則為相成之畜矣三乾有何思而止止之柔又

並无止思之意畜說乾長而不相得以健為止思

其說從何而來

又曰畜以聚義亦義為重卦主上九畜聚聚陽故

曰則上而尚時：指聚陽也既稱乾來而不跟逆

乃尚賢之義是有源本若以六五尚上九之賢本

然上九惟尚賢所以畜下聚陽與頤同不家食即

此義也夫畜之者非止之使不進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洵謂曰前言往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孤聞淺

識不足以議道而吾衰故貴乎多君子考之于彼

臨之于德一其華必茹其實揀其寔必實諸用始

也由見聞而得終也並見聞而化如蜂之採花而

蜜如身之飲食而肥後之雕繪組織以為工隱喻

其難以為博默有務之曰六經註腳諸書猶柏疏

伏讀聖言竊嘆聖言之大博矣

丘建安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小

畜山以形畜形聚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大畜

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

小者也

俞琰氏曰地之上虛空安皆天也今人指一又地

則有一又天是故升中有升中之又小中有小中

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為天哉小而畜中見中

亦莫不有天又何以太在山中為疑哉



章本清曰天在山中大畜天省氣而已此之上空  
盛皆氣也山皆天也山勢遠運磅礴而天畜于  
山之四圍此大畜之象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濟大畜艮止蓄乾也故乾三爻皆取反止為義艮  
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剛陽人健休而居下也  
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未能故在上得位  
之勢若此之而進則有危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在此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此大畜則相  
應乃為相宜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豈陽皆上  
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元相止之義

蔡子本曰大畜明赫遠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  
才用或昧其幾故惜畜止之意以明之

何玄子曰地外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外受畜  
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故他卦相應  
則相援大畜之應乃其缺也健休否下獲乾之初  
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恃銳而杜與應為故偏必  
及矣故告之利已止也欲其受上之畜養德于

晦以俟時也蓋大畜之制乾非欲利之將抑而成  
就之也于夏傳云畜而俟命則利仕而違上則厲  
然所謂厲者非獨以仕進言凡違刻好大於勝露  
才之偏皆是蔡子瞻云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  
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  
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  
見德而懷見姑息而喜則通矣初九欲進之意無  
已也至于六四過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  
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六四也乾為其健  
而能進亦有受畜之義

九二與說樓象曰與說樓中元尤也

傳善莫善于到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到中  
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我以有元且已三得中  
進止自元逆差故但言與說樓謂其不能行也不  
行則元尤矣初與二乾休則而不足以進四進五  
陰柔而能止時之盛乘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  
識也

王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于六四而與說樓四



說其轉也大畜之九二爻畜於六五亦曰與說輓  
是自說其輓也夫說人之輓與自說其輓語其勢  
之順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剛則所  
中也故則得中則進止元夫故象釋之曰中元尤  
也

朱漢上曰初則正也二則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  
剛如其不可過化而畜之時也天氣唯九二者  
或於子賓賢之儀才力蓋世者咸折于柔義之命  
故曰大畜時也

余息齋曰小畜所陰進之而後說輓故反曰大畜  
才及中而日說其輓此有知幾之吉彼有未進之

嫌故元尤

輓車上傍橫木一曰伏兔所以承輻行則轉之止  
則說之與則說輓暫止而可以促起之義不畜之

說輓在人而大畜之說輓由己義亦不同

虞氏曰乾為輿與按輓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最失其  
正上應于五：畜畜盛止不我非故且脫輓傳留  
待時而進退得正故元尤也

蔡虛齋曰輓正韻一註車軸轉也一註車下轉又

曰伏兔蓋在軸其狀似之又云輓代于軸上昂

此義則是音韻者是伏兔音福者是車下轉

朱子作林貫之字存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之輪之

所以轉者牙之圍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止而當

於輹也輹之所以轉者內室以貫乎輹而外能使

輻以指牙也然自輹之外雖能轉物而木元自轉

於物惟輻則水輪轉物以貫大輹而木嘗有所動

為是以不轉于物而物之可轉者皆惟我之所轉

而莫能遠也

九三良馬逐利禦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本義三以陽居健體上以陽居畜極：而通之時

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

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或以艱貞所習以利有攸

往也曰當馬日月之目

項平菴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司人上

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戈也戟也矛也鉞也



皆衛名

前康曰乾三爻俱與上合舉初二而爻在下應其  
躁進故有戒之詞九三在下近上近長則類陽求故  
曰合志長馬皆乾象三連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連  
三以進比德陽力並振齊極故利有攸往也馬不  
憂其良憂其執故人有跟自之戒

六四重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曰長牯居上位而得止是以止德居大臣之位  
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智心下  
畜止天下之患人人之患止于初則易既盛而使  
禁則杆格而難勝故上之患既甚則雖聖人治之  
不能免違拂下之患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刑戮莫若止之十初如重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  
之性猥弱以自故牯以制之若重犢始角而加之  
以牯使猥弱之性不發則易而元陽以元六四能  
畜止上下之患于未發之前則大吉之吉也  
程子曰教人之術若重牛之牯當其未能弱時已  
先制之其大則積久之身家之有乎此已雖制以

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續其勢則自馴伏紐  
有牙而不能為害如有不平牧之人如須置其情  
楚別以道德其心則不須續其勢自化矣

鴻臚奏曰小畜之畜乾也六四也九畜五馬之助  
者也六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畜上馬之助  
者也六外元陽之助坤順而不能畜以元陰反則  
同類而不相同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長之上九  
而能畜乾之陽者在長之六四六五也  
蘇子瞻曰牯有牯也重牛元野用牯然且不敢養  
者愛牛之心也釋祖曰年謂之牯六四畜初以外  
制內有牯之象六五畜二以小畜大有乎之象按  
費誓牯牛馬註云開牧也此與象牙同意蘇說誤  
也此作畜士之豫勿作禁民之患重牛有方重之  
牛續象者既續之永作美之詞有方不說德乾  
德重牛初象續象二象

六五續象之才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象才續續則養馴制之物謂二也五畜得尊位  
為畜之主二則而進能續其才亦能制健禁禁抑



盛衰惟能因其位乃將有慶也  
魏龍續其牙者觀注意則備是果制損去之名指  
氏曰續除之除其牙也然續之為除爾祖元訓素  
商惟云續人牙則續是護防之義此續其牙謂防  
止其牙古字微借雖水傍土邊之義非亦通續  
其牙謂止其牙也  
傳六五者君位止富天下之知意大以德兆之衆  
贊其仰秋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家法亦利不  
能勝也人物有德攝事有機會聖人將得其要則  
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朕故不常  
而治其用若續水之牙也  
項平菴曰喜慶皆陰陽相得之卦卦中惟二陰有  
應故四為有喜而五為有憂喜者城已言之慶則  
其喜及人五者君位故及人也右海止物之道則  
制之于初乃為大喜故四為元吉而五獨吉而已  
蔡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  
曰元吉而五則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  
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

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貴者位不同也  
莊樸曰說文續制象今俗猶呼制續是也然水木  
則實制乃止口雖有其牙不足以害物是制於人  
也  
東溪山曰續者繼也賜也乃之象也其牙之指  
一句同例金字其續字同指字其牙字同中又震  
足壯動續之象也牙者悍權云我係水也乃我牙  
非齒牙也杜詩危難入梁牙坡詩豈酒有君中我  
牙刺公權牙死樹鳴老鳥阿房賦唇牙高啄又將  
軍之旗曰牙立于帳前謂之牙帳牙上之鈴人牙  
也者所以為固能已所以蜀人呼牙為牙牙  
則于字乃古今通用非齒牙也詩休之丁丁  
我聲也以木入土所以有聲也今船家係纜樁謂  
之繫亦曰我牙者係上我牙也或以絲繫夫曰弋  
故從戈所以絲係木曰弋言以絲係木不丁我牙  
也舊註周官制瓦曰樁制瓦以瓦為瓦係以天下  
元蓋人之象所以此續字止有勝字意元樁字意  
牛馬象皆人之所畜有故大畜升言之



何玄子曰象其牛金之格一句同以爲謂其去勢  
口積然吾証之商報公象子惜其積、有積子也  
當從之

徐進壽曰壯象曰既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以去  
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直大行也

註象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系下人亨之時何  
時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

今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已畜停而通路

達元微故其象占如此

胡雲華曰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又一旦豁然貫

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

可也

唐疑卷曰小畜之三至十反日大畜之三以爲合

志何相也反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強之止大畜

之三已受畜而上川之行故也

章本清曰艮休陽剝在上而六五尊尚其賢爲能

止乎乾休之據是以剝畜剝大而得正所以利于

貞也如此則不家食吉利據大川矣何也剝上而

尚賢則能養賢以及萬民而六五爲能處中以大

養夫一卦四陽獨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

六五能尚之以止乾陽亦有尚賢養賢之象養即

畜義大乾本天道也艮應乾所以應乎天也現上

九陽爻獨出二陰之外亦有涉大川之象且應天

以濟險則險難安是以既之說現象傳文法獨與

他卦異不云健止而云能止健可見大畜一卦當

以上九爲主下曰應剝而曰應天德以上卦應下

卦故不取五二剝柔之應如此則知大畜之貞我

又曰大畜一卦以上卦爲主自上九視四馬瞻重

牛自上九視五馬類象牙以艮止本在上也一即

瞻牙之象

來知德氏曰此畜極而通之義何胡可切音荷僭

也負也僭即擔字揚子擔石是也詩何負何簋皆

音荷與九賦荷天衢以元亨莊子背負青天皆此

意鄭康成亦言荷荷是也上陽一畫象擔二陰重

暉于兩邊有擔挑之象言一担挑起天衢也即陳



白沙所謂明月清風作兩頭一挑：劉魯元丘也  
固外象取此象元實事金車上張之類是也上為  
大位天之象也四達謂之衢以人事論大衢乃朝  
廷政事之大道也現小象曰道大行可知矣  
陳羣氏曰陽爻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實  
喜之也  
黃瑞伯曰小畜以英畜乾六四之陰為上也大畜  
以長畜乾上九之陽為主也長則在上優從六五  
之賢且能制強陽俾不為暴故以大心予之大  
有之上曰天祐大畜之上曰天衢皆以幽賢處天  
心也  
黃氏曰天在山中是山內有天也何天之衢是天  
上有路也非聖人徹底見透安能為此言  
王晦叔曰荷當作行此解不知何故得之以上四  
說均于易有祥而晦叔王氏似元前明也  
商康曰此爻是止而更以行求之可見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  
按大畜解其同利錄貞曰閑輿衛既云後當其位

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危故曰于榮祿而貞  
止雖有人欲開闢車輿乃其防衛見後慎言其  
雖元惠利有攸往也傳本義則云：閑輿其事由貞  
止之道日常則習其事與與其防衛止則有攸往  
曰字註從車傳本義則作日月之日閑註訓閑衛  
註訓復傳本義則云：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  
防日閑此言時習也積久之才既云積除也除其  
牙也又取尔雅限防之義謂止其牙大畜諸解則  
云積者去其勢不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  
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則疎之性則牙雖存亦不  
能害物也何天之衢乎疏云何語辭化云何畜也  
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乎无所不通也  
程子曰何字當作行本義云何其通達之甚也作積  
之之辭



順

順貞吉觀順自來口實

本義順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自為卦上  
下二陽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順之象  
養之義也貞吉也占者得正則吉順順謂其所以  
養之道自來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  
則吉也

觀順者觀其養之得失正則吉失則凶而所養之  
得失一本于口食之自來故曰觀其自養也四句

只一意藉分養人自養非是且卦中亦元養人象

喫齋在自之一字

口實非必飲食仲尼之語曰惡未止以台為口實

蓋言語為階養身者有進焉東所謂慎言語節飲

食仍脩其美耳

趙汝樸氏曰出子大聖者為正動于人欲者為邪

故觀順之畫當自及來口實之道言則為順有

物則為噬嗑自來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

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矣聖人之虛合之則口自

實蓋氣充于內也無所實而實斯其為正為吉也

○孫賓菴曰自來口實只是觀順理而帶養人情  
易格于口體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多累矣故又  
剔出以示人

顏淵氏曰觀泰而得正乃吉動息即宜以養生也  
而夷落世事以偷安然須為仲以存其亦可謂養  
乎飲食衣服以養形也而飢渴多為心害不來與  
為身安戚儀行義以養德也而習儀以垂者不可  
為終矯情讓國者未信其賢推恩務施以養人也

而任俠自喜散財結客者未得為仁故順必貞正  
乃吉而觀其所養之人所養之道又觀其自為養  
身之術其理一也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  
上止下動自程先生發之精矣

人之于身也無所愛則無所養也順也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貞吉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觀順自來口實也

易聖曰順之為卦初為實是氣而上升而上乃  
為艱順上與下合而中虛則生之道始盡正上



則乎為極不為順也蓋養生之道聚其氣使不散而已而氣聚則聚而為禍順中者聚大有物虛心之冬始能生氣虛而能聚又非全虛此聚也造物之士既以順之而後云常應常靜誤何容易哉故一陽下一陽上而中四又右盛順也二陽下二陽上而中二又虛者中孚也一陽下二陽上而中三又虛者順也此皆可以論養生之術也何玄子曰順本作臣許慎云順也象形篆文从頁作順指事即康成云順口車輪之名也震動于下

之求即第一一款亦是不正亦是永世間萬物自食而不求于世者惟靈龜為然進氣存其數十耳走床而不死何等堅案切又即以靈龜指之至十四支之虎雖不食而虎性亦食一物不及二物此無食可食後食其母一之性不食可取所以靈龜之後又取于虎也止上下索而陽出虛元氣也含于順卦最合若中有一爻便成噬嗑矣二卦之休豈不迴然

未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食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疏此卦之意欲使所養得也不欲所養失也天地養萬物者自此已下廣言順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及萬民者先順卦所養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傳順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人與人介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順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順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李隆山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  
以為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本有物  
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俾其所  
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頤光字曰五爻初九雖動于欲尚為陽德之正故  
有寧邑之喻六二雖中而處在初九之上純陰不  
動以頤頤伸屈四字端之六四則止頤頤六五  
則止伸屈矣論其優劣則拂經勝頤頤頤勝拂  
頤故六三最山謂之拂頤四五而久俱在艮卦之  
辭皆善而不免于頤頤伸屈者以皆是陰爻也欲  
食之賤稍一着心即為頤拂耳  
却伸與曰養道主靜天地萬物皆上動下止物之  
上動下止者惟頤為然動而不知止則動者昏故  
上止以現靜而不能動則靜者死故下動以養然  
養非自動也係于艮以動之不止止養雖欲動不  
動則其所以為頤主養艮也動以止為主養以靜  
為正是故頤中有物曰噬嗑元物曰頤：養也者  
養者以不養：故曰：者福之出災之入惟虛可

以養生老氏謂人下元不虛也頤故大過  
實故元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頤人之聞言語吐納飲食皆物頤之  
中故君子見此頤象以謹慎言語飲食節飲食先儒  
云福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養而慎節也

傳以二休言之山下有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  
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

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非形言之  
上下二陽中會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  
養身也故君子見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休不唯就口收養養事之至近  
而所係至大者矣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  
于天下則凡命今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  
當而元失在身為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財財用養  
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遠且而元傷推養之自養而  
養天下莫不然也



真西山曰白雲有詩而容復之全人有銘孔門鐵  
之可不鍾乎三爵之過猶為非此其義之奉貴以  
貴福可不即乎曰鍾曰即云有皆奉之也陽誠  
者曰慎言非然當其可則鍾而不美猶當其食非  
時當其可則休而不美林向

初九含滿索色觀其象曰觀其象亦不足  
貴也

趙汝楮氏曰是先知故曰重閉其腹氣不暇于食  
蓋口實以引外則笑之象也上下未口亦初旅順

侍時如冬之六柔謂動以求食索物之象也

陽在上下者象離陰在上下者象坎離為重順與

在象離故皆言是也是者索物之象也

不志于外故直直皆為是也于上而大故以含墨

辰者曰蓋蓋不涉云

震初陽德之止故陰以重電震動之始也是有德

故喻以含筆是取筆之巧如此

我爾皆指一人言爾皆自人言我者我言我

六一則剛棟經十五則以山象曰六二在山行失類

也

河梁曰領頭顯看物已備也非領字義二以震  
行物而身者其中心不靜故曰領在震中而  
也丁丑剛領事于剛奮口志獲勝乃領索而不知  
也蓋子曰震陽動多為喜於震中而不知所謂喜  
者不祥也

人口在上下以成院而上積漸不克莊子曰無有  
是者在于其也而人其以為動行者之辭矣伯楊  
氏之直信于其也俱是此意人口腹之養日漸修

長其義亦然若不云積漸而止以高阜取義則高

整頓頤張口而噴象亦似之左氏有說如過有南

如陵之語陵字與丘字亦合

又曰六二在此外為柔順中正于頤則言為六二

純陰居中又含虛又為震來則之文以其柔順而

行之口依則此頤以其震動而行之食色則悲傷

故出

胡氏曰二頤頤與四同棟經五同而吉凶異者  
頤養之道以安靜而為無失二物休故頤頤而山



四五卦辭故雖艱亦吉案三爻山民三之吉可

見

爾康曰于五則正是坤經實象：所以舉從祖山

二字則明夫子所謂不知類也之類

節氏曰程門論以至猶然其儒久後合道之言亦

未可盡非佛理者真是也

六三卦顯其二十午勿用元攸利來曰十午勿用通

大序也

註以陰居陽位之長也行則大類故正吉貞也

元應十下而比十上故可守貞貞上得順之吉雖

得居貞之吉處順道雖難本可守也

爾康曰泰正宜靜而三畜初應所謂繼欲收度三

情感性者終身汎溺于利欲之場而已聖人引貞

山二字以破其惑見得日用飲食之當不悞即為

此生性命之計可畏也貞山所謂正十山也

人曰道即所謂自來而實即飲食是也荀卿曰佛

順大悖于順道如以藥石養生果內以病以嗜欲

殺身貨利授子孫以學術授天下後世之人心佛

順也故自二十午勿用元攸利

又曰道者養心之道大序道故曰佛初九以陽居

陽未全悖道六二以陰居陰不悖山元丁六三

以陰居陽下中不正由于從欲故曰道大悖

六四順順吉居視耽：其欲遂：元攸來曰順順之

吉上從光也

正義曰釋順順吉之長上謂四也下養十初是上

施也龍威而不猛如虎視耽：又審欲也求其欲

遂：龍為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下養十

初其義未然

張子學曰龍順位陰得順之正故吉然以柔養則

非養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于養養重其德虎

也廣大其志遂：也

吳臨川曰自養于內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

虎視常下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飲食也繼續

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戒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

求下之道

蘇養溪曰二順順而山也四順順而吉二徇人而長



已者也。四舍已而用人者，也以視之。至之，之心用之。物人則為欲心以視之。達之，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通心。預所養之止，與不正何如耶？

尔康曰：虎元項行，當首下視，十地不能左右顧。如欲反顧，並身旋轉，其性同於猿猴，豈為達一物者不達他物，被虎先得者，此虎不之奪，故曰其視耽耽。其欲達之，主文者取虎之先一以明顧回止動之善，故上輔則註虎視耽耽。其欲達之，而欲實也。爾康或改作寡欲，少求其欲達之，王鄭二贊。

以為虎非與義人所步，知故不詳說。孫開斯曰：虎視耽耽，下出決元流快達之相，循即非妄躁，故為顧用使儒不知虎理而以耽耽達之，字作介欲之意。謂四為養人，即如虎之吞噬，此乃欲仁為食之意。然而實不尔也。上施先以上九長止主文皆其德之所施也。揚廷芳不說上六四曰回在上所施者，尤大也。其是。

尔康曰：顧瞻有故，舞養人之象，故言虎視耽耽。視之專也。為一心視下之象，其欲達之，求之。上九有

養民元二之家，張子厚所說，此又十義，其合過十。伊川與言，就人言元，答就己言云：四正位，皆上有養民之責，如此也。施為元，雖可即本源，今日元輝，故曰上施元也。顧文陰位上九外，惟六四最為得正。

善與同，聖陽曰：予至長安，見虎園有三虎，為用者曰：虎不妄食，一日滿持肉二斤，擲下三虎，逐之。二虎即之一虎，掉尾而去。予尚不信，持有一雞，隨即擲下。一虎不得，雞若果不爭，乃知顧四言虎為言。

其寄一非馳逐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希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爾康曰：六五中位，尊牀與六二不同。養道一切當而知其宜，變而如其故，此其經也。今乃柔而不當，又在一陽之下，承剛見制，知當而不知變，柔可右貞，不可利涉，故曰拂經。其拂經，即予下可否貞不利，涉見之，順以從上，德在長有中順之体，止在上。有統下之善，故有希貞之言。



商康曰飲食口腹終非君子所求曰順自順其自  
行元所期必之謂也順道在縣為當即伸縮不必  
大段會悉凡失其經書之度如當三而五當左而  
右皆是顛顛之類乃動搖之義未至拂經至拂順  
并十在我之順亦大悖矣所謂顛顛勝拂經拂顛  
勝拂顛者是也五在四上在四有上施之光在五  
有大川之戒五在上九之下近是主之居中得正  
為其所止故君貞不涉

程敬承曰程朱俱謂君貞為子常涉川為所夷崇  
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為涉險試詳味之倚賴則  
賢而尚不可亦夷即崇說為是  
四同曰拂經說見六二爻下君貞者安靜元為之  
意六五柔中故能以君為貞而吉君貞故不可涉  
大川謂養未深者不可發用爻義與六二同  
張中溪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  
之以養天下其聖人以及奉賢萬民之節也然六  
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不止也六五拂經而吉  
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屬吉大有慶也  
註以陽慶上而履四陰之不能獨為主也宗子陽  
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承故曰由順重人誰剛是  
以屬也既惕不寧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  
故利

顏鯨氏曰上九由順有日用飲食順其自然而尤  
所容心也然飲食起訟飢渴害心不可不慎故以  
利厲之道戒之乃得吉

四同曰順之為道在于能止而止休上又止之所  
以為止也上九為順之主而曰由順之雖由止而  
戒然陽剛主動而為卦又在震休之上此人心之  
惟危者也故以為惕則心常知也故吉如此則  
德成而發同者大故曰利涉大川

亦康曰此卦德言養道之正上九艮卦主爻以止  
為動以正為養順之所當行有在此由者行也由  
仁義行之由自然之謂也豈以其上常有為之任  
有主德養人之推者哉然貪欲易徇慎却甚難雖  
此心能止而當供不足以堤易汎之私也故必屬



而能言如此則一簞不為盡食也待恬然日川之  
常樂然不為之乎天下何事不可為而故利涉大

川

示康曰順貴陽不貴陰宜止不宜動故以艮為戒  
之六二重陰東則六三以陰為剛俱虛助勢故皆  
六六四雖純陰而居止之始有欲不奔有求不妄  
養道之最吉者也六五雖尊正而伏陽之下可以  
處常不可涉險養道之元者也上九則由順而  
成卦之主矣說者曰陽養人然則初何以有

柔順之山四何以有順順之吉又曰陽近陰近  
虛然陽何以取喻含息之龜陰何以取喻噬人之  
虎且此卦元養人之義四五位皆在上德則見于  
用人則出于潛地德在施設一違故擬設如此耳  
卦止而陽爻曰容止順道以止為正故上九為主  
爻下五爻皆由主爻止義也凡所謂下三爻養人  
上三爻自養二三爻求養于初四五爻求養于上  
諸說紛紜俱非正義  
人曰初乃不貴四更有光可見位重外德不亡陰

陽二為失類五亦拂經可見德重卦主不在中正  
即此以見易思過半

潛谷曰順震合長大過其合兌之四陽卦合休陰  
陽不合不交而三六爻陰陽配耦則亦交時已  
順始動于下終止于上八陽道之運行大過下其  
內入上兌外說陽陰德之情狀矣蓋大過陽中陰  
外類坎順外實內虛象離於以破坎離之元狀上  
經之終順震長合皆男大過與元合皆女又以或  
或恒之交開下經之始抑順二陽求幹于小就群  
陰其中太和以保合而順大過以陽高制于中二  
陰與坎為強陽滋而過矣乃上經尊陽順四陰卦  
主二陽以高養大五二陰卦不主二陽主四陽道盛  
名焉尊陽也夫  
按順解其同觀順曰句說云觀順者見在上所養  
何人自求曰實見在上自求曰中二爻陰言在下  
見上有二養也皆以見順為所以養人之自自求  
口實謂所以自求之道本自求也順見其新養  
之道自求曰實見其所以養也二卦然養于亦云



程傳似勝則朱子亦未盡人自反之說也。見雲峯  
胡氏之解則明矣。初九一爻既六又兼有坤是明  
鑒之也。此以喻明德。爾所者喻也。傳云六則六也  
能明也。不食粟也。喻其明智而不食。下句已亦  
重也。亦物其兩順。飲食之說。但見六四而六順是  
陽說。下陰而初念出。從七六二一爻。以排任上  
五為句。大全諸解以排任為句。於六順為句。既云  
下當本上。反例下。然初是遠也。從六。常以處遠  
謂經者。義也。五有所獲之常。處之。傳本義則云六  
不能自養。反下求于初。則為順。例其養故云。順順  
順。訓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五。則性必有  
凶。五謂上九。大約註疏言。不反上而養下。為悖  
傳本義。則言初上二陽皆非其應。若不能自養。皆  
之失也。六二一爻。諸家以拂順自為句。疏云。從大  
不正。以養上九。是自納于上。以諂媚者也。違養正  
之義。故曰拂順。自傳云。柔邪不正。而初拂違于順  
之正道。惟本義則以拂順為句。而為句。則人皆  
求順于上。三陽拂之。而隨下。休之物。是日。拂順

雖正亦凶。六四一爻。既云四應于初。以上養下。得  
養之且順。順吉也。以上養下。下不養。順如。見視眈  
眈。然威而不惧也。既養于下。不可有去其情之所  
欲。違之。然而上欲其也。傳云。口反。初功之存。以乎  
順。例然求賢。亦事政為得。吉。虎視眈眈。者。養其威  
嚴。使下不敢步其欲。違之。者。所養不窮也。本義解  
順順與傳同。但解虎視二句不同。以云其視下也  
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越牆而下。野。提狀下賢求  
益之誠。其求養于初。以養人者。既下而為。又不依  
數耳。六五。拂經。疏云。以陰居陽。不有謙退。幸違于  
順。養之義。傳本義。則謂君者。養人。反順上九之養  
故曰。拂經。若貞。言註云。守貞從上。得順之吉。傳云  
若貞。守固。萬于妻信。上九則吉。朱子乃云。守常則  
吉。涉險阻則不可。



易學卷之

武林車前康去病父輯著

大過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

疏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遠之過此喪難之世唯陽  
丈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四陽在中二陰  
在外以陽之過越之甚也棟桷者謂屋棟也本之  
與末俱桷弱以言喪亂之世始終皆弱也此道象  
難聖人利有所往以拯患難乃得亨通也

程子曰大過者當事之大者也非有過于理也惟  
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嘗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  
如堯舜之渾渾淪淪武之放伐皆由此道也又曰道  
元不中元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  
常也

胡雲峯曰既曰棟桷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  
桷以外象言利往而後亨是不中元大有為之才  
而天下亦元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  
亦康曰大過者曰陽告中過蓋程子云凡事之大

過於害者皆是也四陽居中二陰不勝其重有棟

桷象當大過之時往復安危人心震動情事駭懼

一不慎便當傾覆墜所關不小如屋之棟桷必

致桷故言其象以警之此君子用九幹濟其故伏

危之時故利有攸往

梁上屋脊之本曰棟所以束椽凡有也本曲曰桷

本末弱而棟下正有如木之曲也桷主釋以漸而

下曰字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其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失哉

註大者乃能過也初為本而上為末也謂二也居

陰過之變二中也極弱與象不失其中也巽而說

行以此故雖二乃濟也危而弗恃則將安用故往

乃亨是君子有為之時也

徐進齋曰卦以初為本上為末四上皆柔故曰本

末弱則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行以二德言敬

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剝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

可以抑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道不遠矣以



是而性宜其耳也時字當玩自是時即當如此違其時事雖曰大過而不悖于道所謂過而中其而說行音如克齊之禪受而語歌歌之皆歸揚我之故代而後后逆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則克齊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即而不教華夏章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過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

孔之道而謂之利且乎可乎

潘雲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則突於內

朋聯皆合據持太極議論太高利數太至不能調制柔和平懷虛已以至激勵不可以恰是大者過也

吳因之曰天下事勢雲與吾精神意氣而相合吾自養于過外邊事勢益至極重而不可反任是風波觸天吾只按定把住船舵亦漸平安若與風波立相震撼則風波起聲勢益吾有以助之故也大過人之才止在翼悅上見之正不必張皇時節以

為大耳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挽乃翼元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翼說行之不几于益其弱乎何以利性而亨蓋剛當過時步涉于偏倚惟中乃達于時亦步涉于躁平惟翼乃入于几又步涉于激亢惟悅乃調于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莊子陸氏曰則過而中則可立翼而說行則可惟

史詠氏曰大過卦休翼下兌上四陽而損于中二陰而虛于初上猶之木為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

弱則過而中而翼而說行此則指卦德也四陽雖盛雖為則過而二五居中四翼外說翼而以悅行

之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子其振揚規模操履氣魄不可嚮逆而說樂一念毫不敢放事机幾許順

貼舉動義許從容克齊之禪受湯武之征伐豈非宇宙間一大奇特事而四聖人處此翼悅用中之

道俱可想見王輔嗣曰大過是君子有為之時也危而弗特則將安用故往乃亨乃之一字言必往

乃亨與未濟六三利涉大川一例不康



尔康曰：剛過而中，四陽雖已過時，而尚由陽為大者，所得非若小過之并中而失之也。大過陽卦而兌為二陰卦，是大過雖陽而生卦則陰也。故其而悅以柔道行之，現四陽爻皆陽，皆皆不利。者不皆利，則其貴于用柔可知矣。蘇子瞻曰：易之所貴者貴于陽之能御陰，不貴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之過陽為禍也，豈知陽之過陰不為福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四陽棟也，初上棟所寄也。弱而見擯，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撓也。錢啓新曰：本末弱以明中，幹猶強世有白晝能為而屋漏則缺，白晝可蹈而自勝，則昧者為本弱之過，滿局皆雄而了者則錯生乎破局，而顛齡則反有為本弱之過，從中殊絕，勝人者已俱有不探者為本末俱弱之過。

黃氏曰：象曰大過之時大過者時過也。二五枯老之象，皆以其時言之。已過之陽，有得小陰為助，其於人生養之道微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避世无悶。李鼎祚曰：按兌澤也，其木浸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過澤大過木，則浸滅焉。二五枯槁，是其義。傳澤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其木，則豈甚矣哉？為大過之時，天下非之而不顧，故獨立不惧，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故避世无悶。

丘行可曰：獨立不惧，其木象避世无悶，兌象孫開斯曰：震長是陽卦，反為小者，過兌其是陰卦，反為大者，過震陰卦，陽在中，陽卦陰在中，陽在中則力量有餘，而其過處大陰在中，則力量不足，而其過處小。唯過處小則帶三要，情到故有恭儉象。三者之過，可名唯過處大，且須不惧无悶，一付精神全提擡省而後善成，其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註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惟慎乎？尔康曰：凡事不可徑而行苟而合也，必有藉。則有安頓有承愛，皆學問中功夫，故相見而煩擯相介紹之儀，建功而為歸除其給之也，忘心而有致。



知涵養之功皆藉也藉者借資而行正者也速取  
諸物則曰羊是白羊者以之求神則為物得云元  
以未所以之籍道則為色詩云白茅包之物其微  
而最潔真堪為藉以一陰伏四陽之下故取藉為  
義以藉是錯地之用故取羊為物大過初時如此  
小心謹慎即是行過乎泰以大過而自小過之行  
亦安從生  
又曰象本本不弱為初上以全卦言也又不同  
薛晉氏曰卦取全體故言本末又故所復故以初  
為卦在初爻為本弱似致統之由爻在初陰為有  
藉又為持統之道  
胡雲峯曰或卦以揀統為象三四之亦取張象使  
六爻不出乎揀統之一說則付天下之第十不可  
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九以柔永  
上則：易卦辭而柔以藉之則可元陽如物錯諸  
地可失而必有藉之：：用羊可失而必曰川白  
羊此戒慎恐懼之道者也故其占元咎  
九二枯楊生梓老大得其女妻元不利象曰老大女

妻過以相與也

註釋者陽之劣也以陽否陰能過其不而致其弱  
者也上元其應心元係各妻過以此元氣不濟也  
故能令枯楊更生梓老大更得少妻極其與美  
盛斯又故元不利也老過則枯少過則難以老分  
少則惟有長以稚分老則枯有榮過以和与之謂  
也大過至柔而已至壯以至壯似以壯為女妻賴  
至柔應斯義也  
疏若老大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大而得女  
妻是過相與也女妻以少而與老大老大得少而  
更壯是女妻過分而與大也老大既老而與少女  
妻既得其老則益長是老大過分而與妻也象直  
云老大女妻不云枯楊生梓者枯楊則變老大也  
生梓則是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畧而不言  
爾康曰子瞻曰凡人之情大老妻少則妻悍而大  
恭老大以此待女妻一切與生作務可以相安何  
有不利國家有爭之時人君曲意臣子以匹夫為  
吏以君臣為兄弟以小事為大事過則欽遠是元



急急則只探事索何有不成

爾康曰過壯之陽此爻為始然居中有柔而相調  
則此九陰之木而多生意也故為枯楊生楸之象  
枯楊是木卦正象老木得其女妻又即上意而著  
之象中之象七就鼎初爻利出吉之下健得柔以  
其子一側蓋七女妻可養出通以相與之情形  
若過意為醒

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  
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居  
位為美

楊龜山曰問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  
為楊或為棟：負象棟則木之強者也楊為卑測  
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  
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蔡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大  
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  
老婦而五為士大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  
得之蓋曰呂氏云

虞翻曰釋稱也楊葉木舒稱釋

輯聞曰鄭玄以釋為美詩曰十如柔葉謂如草木  
初生之柔也後漢趙炳能集樹生美唐長慶年三  
冬叶木萌美是也按說文美故去父徐鍇云初生  
草也別有釋同音釋美也徐鍇引尔雅註似釋布  
地生穢草是為釋釋之類而无釋字審尔則孟子  
不如美得當作釋乃又作釋蓋无奈文簡事多假  
借字无文義怪怪者唯當以本文釋之：自說  
文之季與而字義始定王輔嗣以為楊之旁鄭氏  
以為山榆之尖要之當釋如柔美九二在上為老  
夫初六在下為女妻釋柔則初六陰之象  
像抄曰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為屋  
材每折終不曲故若榆性則懦弱以无下曲

九

三陳旒山象曰棟桷出不可以有峭也  
尔康曰此與四爻在一卦之中有棟象以剛居剛  
不勝其重故棟桷而山強毅不回之人力不能助  
謀不必發何能輔之棟桷无輔木支之義有足或  
以其應在上六為言則此爻既言應上六之弱地



四亦應初六之弱何以得隆也鄭氏又謂救過于其末不若救過于其本者蓋文矣九三則過之矣故文辭與眾同

楊誠齋曰棟枕者上六初六也而于九三棟言枕山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顛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夫履者履必履非扶持之罪也而于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枕陳番實武以之

深闢斯曰九三最正者也當大過則愈正乃愈過

愈過乃愈凶此時設有輔我者便將群起譴之而彼必不得堅而吾亦反不能安故曰不可君子所謂直任吾凶也古君子有特立于朝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乃棟大節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朱康曰大當大過之時以大過人之才為大過人之事才大智雄龍蓋一世所少有莫順小心一段委曲功夫耳今以陽居柔則柔得濟過而不過當矣之終震悅之始矣而悅行正是此文故為棟隆

之吉不撓于下謂不為下所撓曲也以下為初救其本者非

又曰有他各諸家皆言應在初六以柔濟之故各然他字實非應義子夏傳曰非應棟他是也九四一文大過之最吉者也然此文則在最上又居重剛之中永來皆剛雖才有柔和而處勢峻極事起不虞發生不測凡事自吉而趨凶者正未可知故以他各為警治与他言一例如此說他字甚關指三剛非指應亦泥

爾康人曰一卦二五兩爻為三體之中三四兩爻為全體之中大過四陽三四為中其義更切九三主卦棟枕凶象與柔辭同九四棟隆吉則過而中德與傳象合九三事到其間不容趨避錫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孫開斯所謂直任吾凶者極得是義九四則柔相濟矣而悅行國家之業隆之可起華終處重剛多凶多懼不亢有他之吝耳九三是能立不惧避世元閭之事九四是與而悅行之事九三是任大過之責九四是治大道之道而文俱是



大過人之人為大過人之事則過而中者也與二  
五為中者尤大不同熊過氏曰剝過而中陽盛稱  
過皆在內曰之故中非僅謂二五為中也得其  
旨矣

顏鯨氏曰九四棟隆雖吉然當大過之時終過十  
剝故有他吝

朱氏蘇曰九三在下卦棟枕者以初陰在下為本  
弱木弱必傾故枕九四在上卦棟隆者以上陰在  
六為末弱末弱九害故隆此不取應而義亦直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九三枯楊生華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配也

爾康曰九五剝過之人幸得居中故生意下斬然  
枯槁之枝榮華有九三艱艱之士所配非人支言元

泰元泰者老婦得其士夫過于偏好有何不諧故

曰元泰然畢竟不祿有何可泰故直以醜羞之二

五皆陽之過皆不得中九二之下告陰位在下退

猶可市也九五陽剝處極如老婦之得士夫全元

生意即其一時振作雖見振張亦多粉飾而元氣

已斷國脈大傷何可長久

又曰說者多以九五為士夫上六為老婦其說不

一愚謂下不過取象大意耳劉先生謂本之會意

取義不必字扯則又極是如以男力分陰陽以五

六分男女強以上六為老婦配九五之士夫亦元

意味昔人謂九六卦圖乃為周易晚添祖父今又

為大過撮合大失矣

楊誠齋曰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何公為即陵

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氏如九五之比上六豈

能有所為乎

孫開斯曰九二曰老大女妻過以相與也大至過

而與其道甚苦而其心甚安故口元不利五老婦

士夫則患矣當繁華幾謝而力與時轉欲旋轉百

方而難為人道即不可久即醜亦所不擇也

劉去非曰大過以剝過也雖二五得中而過則不

能盡合中道惟以存二則以過剝處弱勢奮發有

為而生理優延周宣王秦穆公是也在五則以過

剝處強勢虛張雖盛而生意已折秦始是隋文帝



是也枯楊擇華士人女婦只從木之含意取象不  
必強牽別文

枯楊生華者豈得其士夫按少字誤作士字及現  
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蟲傷類于士字誤亦明矣士  
字義理元謂

元少女以為老婦蓋指上六一系之居極位而言  
也

上六過涉滅頂山元各象曰過涉之山不可涉也

註慶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

山志在救時故不可涉也

疏元各者所以涉難滅頂至於山亡本欲濟時極  
難意善功惡元可答責此犹龍逢比干憂時危死  
不惧誅殺直言深諫以忤元道之主遂至滅亡其  
意則善而功不成後有何答責故象云不可答言  
不害于義理也

符曰大乾健坤順立配永貞故之偏者也故其詩  
曰君子偕老長少則柔乖互以憂悔之怨者也故  
其詩曰不見子部乃見狂且是故仁取相符義永

甚稱宜為衡石以輕陰陽然而姬公心想以為中

庸難見也故其繇曰老大得其女妻元不利老婦

得其士夫元各元善苟不使陰陽之值難使偏時

稍為有利元各也然而仲尼時以易時時可思時

陰不可想故其象曰老人大女妻是以相與也老婦

士夫亦可觀也此為勉勉楊時以未是星陽而身

誅枯華以竭其中善者乎以此觀之惟王元骨莫

之自立所由不若孔文舉金性太多水性太少者

矣

吳非美曰過涉滅頂山以為獲身成仁固矣然更

有辨若道德名義卓然據立先是陽則君子則是

臨事而死也必扶植綱常必關係世道此所謂到

過而中不可言過涉不可言山也惟己先是陰柔

之有或不能正身于先又不降志于後至于時變

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山華比偷生之恥則

遠矣故元各

尔康曰上六過變極陰坤圖主濟而徒致喪身元

祥人國有過涉滅頂象其以此之為龍逢比干憂



時危亂不俱謀殺者孔仲達也。以爲通常起理不  
恤危亡。小人狂躁自禍。省程曰。川也。予謂卦義悅  
極位太陰。柔無幹濟之才。亦有陰濟之志。而終  
元所救。與則俱斃。漢之陳蕃。晉之張華。非不心  
王室。盡力國家。而一則奉勅不當。一則隱忍不  
去。均至殺身。孔言龍建比十國。非其倫。程言過當。越  
理責之太過。其言元卦語意。有下  
爲厚。番曰。爲大。故上下畫停者。從中分。爻對爲象  
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顯中乎小。過皆然。而此卦尤  
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撓也。二與五對。皆  
爲枯楊之象。上華下撓也。初與上對。初爲指用白  
華之慎。上爲過涉戒頂之凶也。  
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榑。其意皆訓也。即登  
之脊。棟。負棟。謂之榑。  
史詠氏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元勾脚。而字當從  
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則根株回蟻。故爲木以  
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木。  
棟。本義根也。榮于下。則生于上。楊。其卷曰。陸明。德

謂棟爲秀柳。線是也。戴德傳謂柳之榮。修柳初榮  
苞是也。一說俱與本義異。  
焦弱侯曰。本義云。根非是柳之榮。榮在木不在根。  
唐詩解凍。以本末上青其証也。況切又爲木。不可象  
根。二非根明矣。  
趙氏曰。凡木爲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者不華  
有春生如桑。根作五瓣。小華生鬚。皆其華墜地  
即落。不能復生。春生者亦如桑。根而得甲之有  
顯銳。暴于日。則絮吐。得風飛絮之下。有實如新髮  
着土。復生一楊。前人以此楊花柳絮。擬雪者。特木之  
榮耳。華生于木。抄爲上之象。  
趙氏曰。華。榮也。以縮酒封國。以苴土神。禹底貢于  
荊。奔厥閭。罪于楚。今沅洲有三。春華永所。有青華  
皆楚產也。  
張伯起曰。大過卦。不過涉戒頂。二之否。趙氏以與李  
惟書謂。一爲過。升句。三而弗改。則其頂凶可  
見。元咎云者。蓋言元所歸咎。如步所謂。又誰咎也。  
本義與此異。外



按大過與同占子以獨立不懼也九則傳云天下非之而不懼獨立不懼也舉世不知而不悔  
題云九則已且氏則以二句分同參結陽生停疏  
云得者陽之種故曰陽之我陽之我則云根也  
九五一爻既云九五安得真位乃以陽者陽本龍  
極尾以其否難故不如九三之號動以其未能極  
色故不如九二之未得妻言其良尾雖被極物  
其益則小僅得九三妻能有多合之美傳本義則  
云九五至極之陽比上六過極之陰元復生道也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註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習劉正在內有孚  
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之內亨外聞內  
則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

疏按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某字此坎卦之特  
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字習有二義一者  
重習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之重疊乃成  
險之用也一者人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

故云習也用心則正則能有誠信故云有孚若外  
陽內陰則內心柔弱不得亨通今以陽在于內陽  
能開道故維其在心之亨也內陽故內亨外陰故  
外聞以亨通之性而往詣陰聞之所能通于險故  
行可貴尚也

胡雲峯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如一習字或以為序  
卦適在六子之先故言重他可知矣或以為象曰  
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固與冥人之腎內皆  
有重義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雖此則曰中實



為有孚心亨之象蓋地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象  
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  
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遠微而  
足新然行之元教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  
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為象有尚為占已  
項平菴曰重卦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  
以起後例亦離震艮兌其皆當以重習起義之說  
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新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註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  
險也

疏險陷之極故流水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  
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便習行坎  
而之坎地畫坎之且故往必有功也不可得升故  
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

為衛恃于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  
之常用有時也

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而險則重也初六  
言坎為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洊而不盈陽動于  
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  
盈則出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  
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  
信義有孚也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  
之辨貴賤之分明并威異物未凡所以往能履潛  
限隔上下者皆依險之用也

虛中菴曰洊而不盈常也據見在妄說行險喪也  
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洊而不盈言洊而  
不盈特為不失信張本蓋足此連後不盈泛溢水  
之常也雖越巖壑洊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不  
可如介天以險行即洊不失信即不盈說建安丘  
氏曰陽動故洊唯洊故不盈可以出險若盈而後  
洊則澤水矣

高忠憲曰濟險之道力竭為險在前貞二不為處



之泰然非獨危而即安為性有功即殺身成仁亦性有功也時用者有時而用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正衣冠尊瞻視望而畏焉何險如之

鄭元錫氏曰險逆德行險危事宜元所用之而何可虞也有害者天惜不可湊山川丘陵不可決壞王公法天險以制禮因地利險以中固器制變望其威扶救域廓清池封疆道路設之險而國有居圉也則夫險天地人皆用之故易元不其也

何玄子曰坎為水流水也元為濟止水也元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若得盈而後流則止水耳雖行于險陷之中而不失其有崇之信指林而行是由此而後達彼此其所以為有孚也最謂離心身者巧謂人情此境以維係其剛實之德于中則自有亨通之自蘇子瞻曰物之室我者有畫而足心元已則終此其之水至柔而能勝物者無不以力爭而以心直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到中解最親如在之則二五是也

蒙卦比卦皆坎亦以陽利在內故皆曰以剛中天水停而不行則滿：則終陷于坎惟元故溜：果易而有百折必東之勢然則人之在險中者得不以行為貴乎行而剛性則能出險而有功矣黃氏曰靜為元氣動為生氣流者氣之生而不積者也故不露土聚則填木聚則斃其休重而不能自流也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與溪：之氣同流乾坤鑿鑿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漸：者水氣性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又曰天地之化在萬典深聖人之制在隱其微但言設險以守國而不告人以端險之為用不可使人知也

尔康曰水：而不盈坎水本體如此若流水則盈而流矣行險而不失其信亦坎水也水流必在坎中流行之也如為行險水元日不行險何得以出為功可見人日在險中飲食居處皆有文章上下未者元非防坎只要畫之得宜不竭其所則得亨通聖人教人只是信以行險何嘗欲其出險九二



未出中言其文尚在于中故小有得非未出險中  
之謂也儒者泥之同謂坎以出險為功不知既在  
險中何能求出一水使有懸明此即之辭矣維心  
亨維字作靈字

尔康曰水流而不盈坎水與深水不同故其常通  
水惟流行乃有生机觀流而不盈活義全然有於  
慈然可謂消之恬適光真可川現行險過顛在山  
懷山襄陵為勢所激然其必下必平者信也雖為  
行險到底獲常是不失其信處最詞水流不盈一  
句不但水德更見水趣行險句即其所反而贊之  
處常處獲固不必言若楊廷秀之言陷于中而未  
出故曰不盈是以盈為出險而求盈也許氏曰人  
行到憂患之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少終于  
不滿過去不得如奔車轉輾到底暫時受坑坎總  
滿然沒得出是以盈為美滿而而水盈也則照河  
漢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丘建安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為重習之坎初六乃  
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休之  
重習不已嘗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  
教民也

司馬君寔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  
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

俞琰氏曰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至相  
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  
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繼續不絕  
是兩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承卦辭之誤

爾康曰坎上加一習字程子曰偶坎皆習者見其  
重險之中復有險而義大也然雖震之義不大耶  
或曰凡物相擊則有迹以水襲水一而四故惟坎  
稱習然兩火兩雷兩風何嘗有習耶至曰八純惟  
坎有向物曰龜蛇方曰北曰潮人有向背太公取  
周典吳亦取既坎之義尤為不經或以序卦居六  
子之先此言庶几影似然而未知其詳蓋坎在序



卦之先經于乾坤後首六坎也六坎者周建子取  
正建也豈于坎上加一習字以亦其尚欤然不如  
俞琰氏說誤為是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其道凶也

以陰居柔重險之下其陷益深字終曰坎中小坎  
曰窞

吳臨川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

水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

胡雲峯曰初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性水水下而

又居下坎休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

當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本義受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

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章本清曰九二陽剛雖出于初陰而後自二陰之

下故為有險之象雖剛而得中初有未全柔止可

求小得也終不能超然險阻之外而大有得可知

矣陽本大而云小得以九二所求在出險險是以

象曰未出中也二雖中而位則陰時小得濟耳何

能出于險之中乎可見中元方所人心苟于形體

之中者猶未出乎險也况九二之象玩九二之辭

可以識心矣

孫洪漢曰求小得者最微最密著一洪濤求之何

可得為世所謂廣大心者乃其川之分量耳故曰

未出中惟小故未出幸之也五則為坎不盈此坎

本元盈時人心无有盈滿乃為得真時人自迷其

源自絕其流故多淵焉而不平唯平則元終曰中

未大者其分量之難慎然也

姚安之曰中乎非二五不救下無亦有影用者此

與家人中饋是也未濟之象曰未出中亦指坎中

之言

此時身居重險不可有為尚賴居中凡事只可小

小成就未出中言猶言高賴其未出下中七中以

中位言非險中也

六三求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求之坎

坎終元功也



註既復其非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未之坎也枕者枕據而不安之謂也出則元之虞則元貴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元所用之徒勞而已

傳六三在坎窞之時以險乘而吉不中止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未與進之皆險故云未之坎也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

於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項安世曰之者往也坎者考覈也詩人坎之代權是也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欲求其皆險非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皆下文始言險之多耳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休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于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則位不正時不利皆元所私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終元功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創之終元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之為勞矣

黃端伯曰六三爻辭視初六有甚焉然初六直言其凶而六三僅戒其勿用蓋三居下卦之上亦有濟險之心者才力不副終難成功耳坎之枕言蹇以六三圖事之心言之

六四得酒簋或用缶納約自牖終元吉象曰樽酒簋二則柔際也

註處重險而獲正以柔者柔得其位以承十五亦得位則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元陰應以相承比明信則者不存外歸處坎以斯雖獲一樽

之酒二簋之食凡此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樽巧可羞之于王公存之于宗廟故終元吉也

註則柔相犯而相親為際之謂也既以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得其樂者以此四之

與九五之剋而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倫約而為禮也

傳六四得酒而天下之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德意塗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



可保元啓矣夫欲上之萬信唯當盡其有實而已  
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喻之言當  
不尚浮飾唯以實所用一樽之酒一簋之食  
以九五為器有之至也其實實如此又須納納日  
蟠蛇納謂進納于君之道蟠蛇謂通之義室之暗也  
故設蟠蛇所以通明自蟠蛇言自通明之義以見君心  
所明詩云天之蟠民如蟠如虎七公劉蟠為通亦  
謂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

四同曰程傳此又說理甚正但其所論切于為臣  
之納諫而不切于戒險之投机不可不知也  
爾康曰當戒險時小心謹慎樽酒簋二投省也  
亦有機也納納不敢廣侈也自蟠蛇不敢淫行也六  
四統陰和曰其用意如此故得元啓則柔濟以此  
文之柔接五文之剛柔不偏乃得元啓蓋一卦  
之文皆以全卦取義况坎上三爻俱為陰上居陰  
極而陷于罪惟四五二爻當位則得故際故元啓  
不然他卦又承別者多矣何不皆言際耶

爾康曰卦當坎時身在險中此平納界謹慎不敢  
妄為納是納納納是儉納而字各義不同而由  
蟠蛇行滿伏之意一切日用當行建事立業俱是  
如此不特在諫君之說而進退開通之義亦在其  
中

又曰到柔際也每文之設固以各爻切理成文而  
有取于全卦然在一爻亦以本爻會意立義耳不  
拘及他爻也故坎四之到柔際或以六四之柔有  
承于九五之剛不可知或以惟四五二爻當位相  
得而取其到柔之際也亦不可知平以為承承五  
剛而作此謙約柔柔則不其然為此言者尚知九  
五為君之或說耳不知坎卦諸爻惟六四履柔居  
正依性純和獨能謹慎約界不敢妄為而有子  
孫天下之志其于上下遠近莫不皆然則柔之際  
表其德不剛不柔協和不偏耳豈執定耳為非五  
為剛作此謙合耳  
姚小彭氏曰冠之醴于與問名之醴賓舅姑之醴  
婦三者皆用特尊醴醴而子與賓皆不在醴醴婦



其款成之際皆席于禮間而款成之祭復不同尊  
與親是故同尊親而設在牖者惟禮始為然此所  
以象別柔之際也酒至于特樽故特樽酒禮以无  
親之故特用缶于象坎為酒缶為諸卦有坎者  
皆為酒爾不惟小聖謂之坎壺即去也  
項平菴曰六四以礼為險上六以刑為險六四順  
道而承剛者也故以礼為險以防其苟合上六夫  
道而承剛者也故以利為險以防其犯上此則一  
義存之

熊過氏曰六子本非重者之不相應蓋取近比而  
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故卦中蓋險之  
道止六四一爻蓋之  
陽止菴曰諸儒以貞曰蓋句二曰柔句據象傳及  
損系辭二蓋則一曰一剛為蓋或虞氏曰永既剛  
也礼有剛蓋象言曰周礼大祭三示茅于殿在乾  
道且有乾坎七周故而象是也貞曰蓋句蓋柔句甚  
明  
像抄曰離四離剛爻是一剛浮燥紛擾陰火用事

坎四雖柔爻是一泓收斂寧靜陽水用事所以言  
山膏壤不同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元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註為坎之主而元應賴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  
坎之不盈則險不令矣祇辭也為坎之主尽平乃  
元咎故祇既平元咎也說既平乃元咎則九五未  
幾于咎也  
虞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既于時勢  
而未得大有所施也

像抄曰坎二曰未出中未濟小孤既濟亦曰未出  
中三則中不為險中既濟：唯危若未出于險中  
然坎五則中而位乎天位矣不盈以卦則當益以  
流水之休則象不可盈祇平象未足乎而要于平  
虞廷所謂道心所謂中不遏不盈祇平而已象曰  
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詩詠文王小心翼：二未  
小五未大德是乾休：卦強不患一取坎中未大要  
于乾震主未九要于未此通八為一脉終  
焉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怡然有與天地



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當空奔流  
不憚絲毫榮利或不知所絲毫接祇平乳象所謂雲  
行而施天下平亦此

即泰曰曰此止水勢固亦易發未能盡平坎為天  
一真九九五以陽實居中雖在上流曾元旁過不  
見其盈而恰達于平既平則上坎下坎通而為一

雖未以而涯際略其上皆可免矣莊生有言平者  
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此即不盈之謂不盈即是既平莊子云水有萬物

之準者五量之宗故上善若水何替之有或云  
不盈而水平將來必平殊謬來曰祇作抵水中小  
池也詩云允在池中抵是也

前康曰坎不盈其上水流而不盈則水既不盈水  
在坎象自如此本為險陷若坎不盈則泛濫已消  
險難已盡得其常矣此十坎卦象元來出險之意

萬以忠誠似得其旨  
又曰不盈既平水已元惠矣玩其語氣似有未足  
意蓋不盈者元張滿也既平者不泛濫也然安瀾

宅陳方是告成徒曰不盈既平遠得其常是以未  
大然此非洪水泛濫之水亦元容大也五當位者  
中陽則在上值可有為總是坎險之時只可隨時  
因事以用其補苴罅漏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載不得出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丘建安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  
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故則為陷之太甚  
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

平異乎三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  
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陷上言寘于叢棘以  
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兩陰三則失位乘陽而

元功曰曰得位乘陰而元亨也  
楊洪圖曰處險有道且通不且塞且小且大且  
平不且盈皆通也乘之心亨傳之水流行險象之  
消至皆通也二之小得四之納約五之未大皆小  
也最傳之不盈九五之坎不盈皆平也亦此者謂  
之得道者坎富之人既異乎求小而處纆之係又



異于納約故皆謂之失道君子可以慎所習矣  
吳臨川曰用官司園土收斂罷民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  
大而不能改者欤  
李隆山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  
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  
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子時為子  
為夜子中離居正南午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  
而一陽生為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  
陰生為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也陰陽之中此  
乃造化根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  
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  
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現之坎之一陽  
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情于潤之象也地  
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現之離  
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  
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  
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

寓誠明之用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  
學也  
像抄曰坎有險惟危未小得惟微口納約惟不自  
信而後能自媚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祇平皆  
求小之義若坎雷之入既異于未小而微艱之係  
更係于納約象皆謂之失道以微非其微則危乃  
益危耳李玄甫云身在險中可遁出乎是以君子  
不喜其能出險而後喜其能入于險何故以蓋  
當先見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  
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美里是已足故既入于險即  
安于險勿用勿遽求出為也方且以險為枕而入  
于坎富之中斯為養險之第一義耳是非不愛出  
也此時欲出終必死功故唯六三強得處坎之道  
而文王履巢以示戒焉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  
入于坎當矣欲以誰厄耶陳東隱陽微筆是已若  
上幸已出于險者也而復係微艱實叢棘仍有三  
歲之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此  
皆世之大賢人者卒之身不保固受殃而猶自以



為名節傷哉

按坎解異同水流而不盈諸家請如句別雲舉則  
云水字當請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而句皆  
指水言釋卦辭有孚之義疏云消險既極坑穽特  
深水雖流住不能盈滿傳則云若坎既盈則出乎  
坎惟流而不盈是陽動險中而未出地也丘氏又  
云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行險而不失其  
信疏云行此至險能守則中不失其信傳亦然朱  
子則曰一坎滿復流一坎水流而不盈其定如此  
即是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求小得疏云以陽處中  
初三來附然柔弱未足為大援故曰求小得也傳  
本義則云到中之才雖未能出險亦可自濟不至  
如初益陷入于險險元初三之說六四又言以  
樽酒簋二為句用去為句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  
又用九五之語言至約也傳亦然本義則從元儒  
以樽酒簋為一句用去為一句者則原之義  
非二簋也故象曰樽酒簋二本義亦依陸氏云元  
武字也納納自牖疏云納此係納之物從牖而為

之傳本義則云納者進結于君之道牖以光召所  
明處不由外而自牖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九五一支疏云坎不盈既險難未害也人險難必  
得盈滿而平乃元咎若坎未盈滿仍有咎也傳亦  
畧同惟本義則云時將出矣蓋謂坎不盈既有險  
也既既平則免險矣惟坎僅能平而不能盈故象  
曰中未大也疏云辭也傳云抵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註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為貞而後乃亨故曰利

貞亨也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

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不可

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剛柔不處內似婦人而預外事若柔而下履正中

則即僻之行若內外俱強則失于猛害若外內俱

順則失于劣弱故云畜牝牛吉

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

人則為所新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

麗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

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止必麗于物而後

有形故離之象取于火也火既有所附則一可以

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月日可以盡天下天下

之續吾明者象矣  
李本氏曰古說皆訓麗為附蓋以離為陰陽相附

而明遂起附麗之說殊不知在離則麗取明義不  
取附也黃東發謂麗為文明有華麗氣象也得之

矣

錢一本氏曰坤為牛又為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

之子母牛也為駒子母上句生而母行句中生中

步母行下句生後母行惟牛駒直是後母而行一

步不離稍離呼母是為子母牛離性失上已離出

柳以離重離明不相借使多自作聰明之弊今以

重離之明而畜養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愆不

忘率繇意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

兩康曰離重陽燭炤元所近隱故利麗乎中正不

偏于明故貞中正聰明何所不暢故亨三德分言

然離為明審之識神氣終淺故元元利在中正乃

能通暢故亨在後

邵此峰曰有火有新者凡火也有火元新者見火

也元火元新者震大也又元火位神火為火在

地龍火在天竹根之火有光無焰金銀之火有燄

无光孰非離之所化乎是知太陽元精無地之諸



火性同而休異也

却仲興曰地二生人：者兩化也其象為偶奇離

奇偶：而成離是故善離莫如火生或不常休元

自性空中有大虛巧生明如人形骸外實靈品中

室老氏謂谷神不死當其元以為川者離虛也故

火一星離為十炬逆物而皆焚人一心離為萬應

隨感而皆通虛則能離也然又謂之虛何也離者

兩之分處者兩之合火性虛附物斯顯其有柔麗

別而形故太息十室光麗十薪神潛十室如寓十

物離薪為火者妖火也不可以焚離物為明者邪

慧也不可以知故曰知在格物：格而後知至舜

然不動感而遂通此為離而能麗明物察份聖人

所以先食也離而不能麗飛揚躁擾恒人所以分

迷也故卦以中虛為象占以中正為身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大天下亦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尔康曰離麗也附麗光麗俱可解黃氏曰卦云亦

兼文明之意日月草木長其象也重明以兩卦言

麗于正而陰分在其中為麗于正也重明以麗乎

正李爾康云智則為物而行所無常最當如自重

華蘇軾之明則必先煩苛小察之失矣非麗正而

何

章本清曰離象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亦麗乎中

正諸儒辨：或疑上卦重明下卦得正以上卦之

重離麗下卦之正也或疑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

乃事理之正也或疑固上重明麗正而設如麗正

之語十中之下也是皆拘泥二乘五刻之定位為

耳試舉舉諸卦象傳會通而觀之如大畜曰龍止

健大正也天壯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簡謂正不

專指九二言也然其曰重其以中命則其乎中正

而志行果謂中正專指五言二雖中而不可以為

正乎要皆不離乾道變化乃利貞坤承乾利永貞

之義故于乾二中正之類一：分疏不明且十諸

爻利貞俱指為戒如艮六五東門中豕乃謂正乎

美文如未濟九二東曰中以行正乃謂用中得正



易中正字義為愈晦矣故十嘗口中易識正誰知也噫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諫其如世之學易者諫而不貞何哉

象曰明而作離大人以繼明昭乎四方

洪亮山曰明而作離不必而作也以繼明之意言之耳繼續其明離照光大以垂昭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无所適情是昭之謂也非物而察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元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離陽居下則欲進離性處上志在上處下則躁動其履錯其謂交錯也離未進而躁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則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元位者也明其月之進退乃知養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履乃有咎也

松記曰離德為明十象為火初九居離休乃精明睽察之人而以剛在下則又銳意而前此云火性

也所以施為繫制初履錯故聖人狀之曰履錯然非差錯之謂也 履錯而致此以致為王從

此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註書中得位以柔處柔獲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

劉牧氏曰離為火象恒附于物也若以剛附柔則離隨而步履九四是也若以柔附剛則物堅而離離六五是也過盛則有棄場之凶九三是也惟二

以柔附柔又得中也且離為禮而得中道禮離中道以和為用而有都應離之元吉也

蔡淵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五當位故五為修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二當位而不當位故二為勝

別傳曰此黃字本坤五黃裳之黃本坤見十五離見十二者本所謂柔居乎中正者也以黃為離得坤之貞自可葆以乾之源元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



黃端伯曰五色尚黃凡人有黃九者壽氣也大玄  
曰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其造福之原乎故離二五  
皆得其中心然其無九五離乎六二何也故以上出  
為功而初以山明為貴也且柔中得位有貞義焉  
曰濟康曰黃鳥也順為位中爻止表一黃子而中  
正之位統和之德德自之心中具之愛又不荒是  
上下潛類皆可通而語意渾融已映九氣聖人之  
又也

九三曰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山象曰日  
黃之離何可久也

所三居下休之終是謂明將冬後則當極之時人  
之始終時之華易也故為日黃之離日下黃之明  
也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  
道也達者順理為樂亦皆同之器也故至而樂能  
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憂乃為山也大  
耋傾沒也人之終盡也則知日黃即非人而已  
過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違者則雖有將冬之  
悲乃大耋之嗟為其人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蓋與

映同

趙汝孫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時也上氣之所  
謂年在泰而時在否也故曰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  
度日也趙孟所謂為能恤遠則不謂夕是也

劉去非曰九三離明遇中故有日昃之象夫日中  
而黃少壯而老此豈素而息天地人神之所不能  
量也而有所以度其終老者是故君子晝夜之  
知生之說日昃夕陽樂以忘憂而不知之之  
將至素何遲味以至日黃澤元休泊乍欣乍戚不

狂歌以遺日則悲老以興嗟長轉元即之狀一至  
此我天明不離于正運形氣以報為瞬生息元之  
後也象曰何可久也大耋也貴有久居之思豈可  
為久長之計乎

焦弱侯曰古之工音史記相如請余玉琴者是  
也淮南子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一証不可以  
李斯之言且以為秦王之又取俗通云古者瓦器  
所以節欲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如元所容也

註處才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後而始出故曰  
突如其來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突如其來  
至尊極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  
曰突如其來也元應元永無所不容故曰棄如  
傳善健者必有其陳之誠順天之道若舜故然今  
曰突如其來夫善健之道也  
章本清曰明之才人執火之才木火宿于木而能  
焚木明本于火而能害木何如耳九四不  
中不正則氣燥暴其害若此人以聰明才智為氣  
所使而其得禍反酷烈矣可不戒哉  
六五出涕洟若氣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  
以柔居上在下元助獨附處于剛強之間危懼之  
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災至十出涕洟之  
象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洟時言其  
憂慮之深非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  
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而所處中正泰然

不懼則安保能其吉也

唐雷植氏曰離六五化夏少康則宣王在位有共  
和之問能治嗟則可以中興故吉  
四同曰未十謂處于上下之陽而要其終不知上  
下二陽乃五之所處以為明者何處之嫌耶出涕  
洟者戚嗟也亦九二重離之意但五居尊位故以  
切于人情者言之耳二言元吉而五但言吉者五  
在尊位有憂民之意而二言其心德也  
蘇虛齋曰有未六二亦處于上下之陽而得為黃  
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止其二則方中之時非  
日曼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吉而且不正故其  
辭危  
爾康曰離處上焚之勢六五居為可憂乎其柔中  
居位而能出涕嗟嗟是為人君而有憂此懼禍之  
心者故得吉也蓋隱人散史雖有憂世之心非其  
責任者在王公豈有此戚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有獲其祀之吉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傳此以陽。吉上在離之終。到明之極。有也。明明能  
昭。則則能。折能。昭。是以。系。即。也。能。折。是以。行。而。刑。  
故。王。者。宜。用。如。是。則。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  
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  
李。而。漢。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  
獲。不。以。為。功。也。  
易。曰。有。嘉。六。子。如。祥。風。實。實。正。王。師。之。大。吉。此。  
三。代。征。誅。氣。象。  
胡。雲。峯。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  
必。陷。于。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  
可。用。行。兵。本。義。云。到。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到。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履。非。其。  
醜。李。章。辨。曰。離。休。之。君。自。當。出。征。有。邑。之。戰。故。所。  
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征。武。王。周。公。作。  
立。政。終。之。曰。其。克。告。亦。戎。兵。以。涉。禹。之。迹。召。公。畢。  
公。命。康。王。元。他。意。惟。曰。張。皇。六。師。之。以。承。禹。祖。家。  
命。而。已。若。不。如。是。不。足。以。正。和。也。  
尔。康。曰。坎。愈。下。則。愈。離。愈。上。則。愈。後。故。坎。三。離。

四。皆。不。善。之。之。然。則。坎。上。則。愈。當。出。陰。位。于。所。憂。  
更。于。離。上。愈。當。上。其。宜。乎。所。憂。更。烈。然。坎。上。陰。未。  
離。上。陽。則。聖。人。又。不。取。卦。義。而。各。以。爻。義。言。另。作。  
一。意。以。見。變。化。之。妙。  
章。本。清。曰。離。為。日。坎。為。月。坎。在。北。方。虛。而。月。之。本。  
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未。會。也。則。日。  
月。交。會。而。為。朔。日。魄。月。魄。交。相。重。疊。日。神。月。精。交。  
相。以。納。此。心。之。之。之。交。通。也。故。稱。推。其。生。而。物。皆。  
新。山。峙。之。滋。涼。寒。暑。萬。物。之。生。也。以。年。而。以。日。以。  
分。開。之。耳。吾。人。神。藏。心。離。日。象。也。精。藏。腎。坎。月。象。  
也。試。自。象。人。現。之。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為。之。  
發。洩。及。驚。悔。入。無。息。而。時。方。熟。寐。則。神。入。于。腎。而。  
交。于。精。魂。亦。隨。人。而。攝。于。魄。此。則。人。之。皆。然。非。養。  
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在。而。寐。也。神。入。于。坎。故。  
精。得。神。而。愈。充。晝。而。充。之。精。現。于。離。故。神。得。精。而。  
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本。陽。也。成。于。地。六。則。  
為。陰。而。在。人。為。精。故。精。雖。成。于。地。而。位。在。坎。然。其。  
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是。謂。之。精。則。其。上。與。神。



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二生火本陰也成

形學卷之

于天七則為陽而在人為神故神離成于天而位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者

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是謂元坤則

成

其下無精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可見水火

在亨利貞取女吉

不相射其休為坎離火上而水下其用為既濟精

傳成象也不曰成者或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

藏神：藏精大人一也

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懷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

如坤與曰坎即乾之資始離即坤之資生坎中一

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若

奇地合天中故陽生于寅離中一偶天包地外故

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

陰生于酉乾坤坎離一體而今合者耳故有乾坤

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

即有坎離火得陽之中氣而風雷火化也水得陰

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成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

之中氣而山澤水化也是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之道利在于止也不以正則入于患矣如夫婦之

八卦有乾坤終坎離所以為兩儀四象也

以姤姤者臣之以謂說上下之以和辭皆相感之

按離解異同明兩作離程傳明兩句說本義則訓

不以正之取女吉以卦才言九卦有柔則下二

作鳥起以明兩作鳥句云化水游至今世明來日

我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

又明也履錯然註云錯然者警懼之從大全諸知

得正而言也何吉子曰應則必近故有致亨之理然此利于得

則云事物紛錯之意又謂所履非錯也

正一卦六爻之非正應以男下女于礼又宜夫男

女之交得于時未必得于情得于情未必得于禮



故通者未必正。者未必通。惟于感而情矣。是以其象為取女吉也。

五建安曰。或二少相交。有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媾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安寧之道。故以男承女。男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承。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感感之義微矣。且難二長而女皆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有損益而皆或恒也。

胡雲峯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乾元亨利貞。或恒此化之始。故言亨而不言元也。

人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結之以山澤。結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于不相悖。不相背者。有貴于相建。惟道氣則兩言之。不既然。則上經言于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言于坎離者。水火交通也。此其分統乾坤分而為二卦。氣從其合。故山澤分而為一卦。人

焉。入統卦六爻皆不應。否泰或恒。損益既未濟。六之皆應。否泰水火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少女入應之。至均者。故居下篇之首。故上經象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始夕用。收女漸女歸。吉。言婚姻之事。不有終成見之。

李彭山曰。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言有自我之所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為體。大傳曰。寂然不動。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于物。而其或為虛也。

朱知德氏曰。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此陽三則以陽。陽動為陰。六則以陰。陰靜為陽。三為艮之主。六為兌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所以亨貞吉。亨利貞。三德分言。山澤通氣之始。故已有元不必言元也。

又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疏良則而充柔若利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  
而元氣流通今充柔在上而良則在下是二氣感  
應以相投與所以為感者也良止而充說能自靜  
止則不隨欲物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論不失其正  
所以利貞長為少男而居于下充為少女而處于  
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于女親迎之礼  
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處于男所以

取女得吉也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  
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水如濕之  
萬象永常止而萬象自動也知天地之相感而本  
密不密然也大哉二說之道乎  
吳叔美曰氏王只是一氣只是止者一定之  
之理即至正之理也故欲止以說則自歸妹物于  
說則非貞矣  
武問遠公曰易以何為休遠公曰易以感為休成

心學之然隨緣起感則心無其心矣山澤之通以虛

受負者也作辭發明窮神知化之幾而歸本于何  
思何慮之成其有深矣  
黃氏曰雷風氣之動而化者也山澤形之靜而止  
者也聖人作易不以雷風明感而以山澤明感者  
何也山澤之形雖實而其氣則虛也莊子曰胞有  
重聞心有六時室無室虛則婦姑勃然必元天游  
則六藝相攝其深于虛受之余于程傳曰虛者無  
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土而其漸潤通微  
擴柔又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魚物之  
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於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出  
矣虛中有元氣之中元私主則元氣不通以量而  
家之擇合一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張橫渠曰男之配合女成也感之道不一或以  
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  
應男之是也二女同若則元氣感也或以相說而感



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自不能去犬若見  
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安  
心而求者自相親以害心而求者相見容色自別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物之也聖人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  
感如影響无後先後有動必感或感而應故曰或  
應也

張橫渠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  
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  
應不亢非義而有所說也

丘行可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  
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  
窒雖有至在皆擇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  
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蘇頌氏曰書或有一德之或訓今守曰或感也謂  
或之為卦有上下相感之義非以感訓或亦非以  
或為无心之或或者以十字說遂以或為九心之  
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既謂之感矣以

為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  
入焉能感

人曰澤非山所有也而有焉蓋謂山之虛之使止  
欲泉澤之通于山則豈不可如塞之山上有水而  
必曰澤非必其有水也以其虛也彼塞也故為塞  
此虛也故為或

陳白沙曰雷霆之聲可以鼓鐘鳴鼓而之變可以  
音律知伐木及聞之章可以召鬼神故感其心者  
物微不應感而後發明其真矣形而斯存通在我  
矣

常登之曰凡一切言涉澤入分焉或之虛受王  
子松曰人心有所不受而後能受或下分焉為  
實光明其于德：世味自然一切不受為虛  
或之所以受人者此

孫洪漢曰山以虛為源故水歸之而山為受君子  
以虛為德故人歸之而君子為受若山上澤則木  
上行而先滿不得山之神而後泄之山氣大故非  
特名損而愈欲從此熾焉終亦以小為主而不任



之大地汪洋連海衍元源矣故曰君子以愬愬  
愬凡入念之步生者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反成  
躁急也欲之易縱者亦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更  
多侵淫也不論淫在上在下皆云有山者山能為  
主澤始通流吾身之山有主亦淫始通流

初六感其拇象曰貳其拇志在外也  
註處感之初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  
其本實未至傷靜  
既成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休之並未初感在四  
俱處卦始為感淺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志  
雖小動未甚躁求凡言山悔吝生乎物者也以其  
本實未傷于靜故元吉山悔吝之辭  
呂伯恭曰初六雖有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  
初信未孚志未變此一文只如此有甚明當玩味  
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  
不責己只說我識意已乎而後不應不知己之誠  
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又曰六處感之下  
足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嘗人

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  
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外元自己之心  
求為感通而後已  
張慎甫曰趾非全足也拇又非全趾也足之動不  
關拇然拇亦動之屬矣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離  
微而志已向外此正善惡之几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榮虛齋曰感之初六止如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勢  
分之接于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于上者  
人無相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  
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此交情之淺者皆是  
鄭中甫曰人之行杖在于足拇雖動而未能行但  
有其意而已故不曰足而曰拇者心感而跡未應  
也  
惺惺曰拇說又持指也人十四指而生唯大指在  
外象初為非之外大指發常武健者乃是拇今不  
可因脚股遂謂拇為足大指若滿則何以象外故  
曰現觀象玩辭不得乎象則失乎辭民初六言民



其趾可以立見

凡止是自趾始故其趾舉足自趾始故其拇  
拇依子爻作趾

六二或其腓山居吉象曰雖山居吉順不害也

註或道轉進離拇升腓二休動躁者七德物以躁  
止之道也山躁故山居則吉矣蓋不測來故可以  
止而獲吉

既雖有典牽之靜若既山矣何由得吉而獲吉良  
山陰惟木靜今既不燥而居順其本性則不自失  
害免山而獲吉也

本義雖足趾也欲行則先自動躁而不自能固守  
者也二當其憂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反其象然  
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吉初山而靜吉也

胡雲峯曰或良皆取月為象或六二即良六二良  
其腓不言言山或良則曰山者躁動故山也始  
吉即良其腓之謂也在或下休則出如良本休則

言

揚廷秀曰鐘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

怪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為吉

章本清曰或二雖山居吉順不害也信乎人悔多

生乎動靜吉則雖山而吉矣君子趨吉避凶豈有

巧掛以殊趨之哉

爾康曰六二陰柔之或木元吉也而居山則吉九

三陽剛之或木元吉也而隨焉則各居吉者非以

不動而吉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五之或悔何以謂

志未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

又曰或者感通之道也六二者陰爻之止也九五

者陽爻之止也二五者相應之止也或之二五正

且取應為義何以二則曰或其腓五則曰或其股

而文皆無辭曰或者自其之然二句元感者也

故非以相與為或文以相應為義

凡三或其股執其通往各象曰或其股亦不履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註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順

矣同斯以往各其宜也



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爻故諸  
爻之象辭豈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文辭也上  
云或其悔志在外也雖凶吉順不害也或其股  
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然而動三雖陽爻亦然  
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  
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以操執者果下之甚也  
頤鯨氏曰或九三何以見其志在隨人豈非以少  
男之性風華無定乎執者以九三之過剛也  
黃氏曰九三既隨自是一種學問運轉順應不着  
思惟自謂處矣而不知亦不處也而亦若何  
尔遂曰執其隨本義主下二陰隨從隨主上陰說  
蔡氏則謂三動而二隨之謂曰九三古之使應  
十上六陽居上而說陰上為說主三性而從之故  
有或股執隨之象然提不必拘於股而有一千隨  
人已亦不謂主矣所謂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品之  
龍耳者也執其隨者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各  
辭辭之辭以九三三則以行和性行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皆休之中在股之上  
二休始相交應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  
感而不以之於止則至于害故必自然後乃吉  
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然未盡感極不能至  
于元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明從其思  
也  
未悔新曰性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性來不絕只  
不令有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  
是不可憧憧五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  
他又云性來憧憧只是看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  
自然之理方性時人便要分求時人便要性只  
是一個忙  
胡雲峯曰爻言貞吉悔亡九四卦皆先占後象與  
九五或大往來濟皆九四  
蘇子瞻曰九四之所苦心之所在也方其為卦也  
四隱而不見心與百休並用而不知是以九悔元  
明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



物疑矣故憚之注本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既感則悔忘未感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  
則不從也王父成曰憚之思慮強某絕不得只就  
無思無慮討個分曉一覺悟來自然天理精明自  
有個物各付物仍意思

唐穀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未明則其覺性皆  
發而為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  
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  
澄源之謂也

邵泰四曰西為悅始澤山感應之交也其位當心  
但心寓象中不與象俱見故不言心誠如系  
所利之貞則心止于符珠連百慮同歸一致密不  
動而感自通止惟山凝悅惟淵靜有何不吉何悔  
不亡苟未能貞而思路紛馳盡緣忘想望之然既  
性而將獲來而迎感非正感應非正應從不思者  
如朋往與偕往未與偕來往之來百端交集索繁  
无休易勝輟擾安在其為貞且吉如此便是悔矣  
九四以陽居陰聖人處其不貞故設為兩端以示

易言悔自此爻始或謂中爻三陽三陰亦連為朋  
援泰九三損六五益六二陳九四為臨變九五之  
朋未解九四之朋至亦何嘗有三畫相連乎朋從  
特言其聚耳

余銘章曰思以何思為休豈必尔之以為思以  
何思為愛人之用豈必從之以從尔思

考陵氏曰西本字大可味本感害之本正見害即  
在感之中有危之意本光大之未正見心休本  
未來自光大有醒之之意陳明節曰代止主應說  
主應外有說而內无止便喚做感害

何玄子曰何思何慮雖聖學之反動實學皆用功  
之節度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此  
理賢却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悔其說之有未  
盡矣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  
然終日思慮而本嘗有所思慮之造化日月性  
來相推而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性  
來相推而利生焉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所思慮  
也故金雖珠而歸同應有百而致一然非藝藏淵



嘿收視却聽則必不能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安其  
身而崇大其德大惟天德出寧性：物：則終日  
然而未感嘗此窮極義之精微以至於神妙而與  
天地自然之化功後道為一者也故曰德之盛也  
而悔尚何不下之有嗚呼言之矣  
黃氏曰九四當心之位不言心而言貞：者無心  
之正休也一念不生前後際新境：從來何其人  
皆未之覺乎故曰朋從爾思  
爾康曰咸九四心位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  
感之主也象故不言心以心在內不可見故特言  
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蓋言象休而不言心蓋所  
以尊心也故貞吉悔亡其體：明從設而端以示  
戒四其長接從止定中發出斯合意思此特雖身  
人感召而最初一念是無私曲故無感害之憂是  
以悔亡其言悔者亦以九四不中止也體：往來  
不思能何思何慮思而文之不思則朋類之私皆  
從尔思此日不得清楚元有疑一之日矣輔嗣所  
謂未能忘懷息殆任大自然莊子所謂何與人偕

皆來之衆者是也朋從爾思雖有膠擾之私終致  
從思之益此其所以平有德攝之功未殊靜慮之  
境此其大也故不曰先天而曰本先天者語有辭  
酌  
楊止菴曰毛氏璞云體：念慮不定之貌字書體  
從心以重謂重子之心不能自定也此以卦休象  
人心  
九五我其悔元悔象曰我其悔志未也  
註悔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退亦不為元  
志其志未故元悔而已  
疏四已居體之中而心神所感五進在于四上故  
所感在悔：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  
亦不能元志子夏易傳曰在脊曰悔馬融曰悔背  
也鄭玄云悔脊也王肅悔在背而大脊說文云悔  
背向也雖諸說不同大休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  
心神上為輔嗣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  
之下也明其說於心神學於言語  
傳悔背向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



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本義脢背由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元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或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楊敬仲曰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者无思无慮營為之所雖感而无應雖靜而无川雖无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未也來之為言早之也何謂大道考惺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為思受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答門人胡伯量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无：事底時卻隨事未便應著他若事至而前而自家却自至靜而然不應便是心死矣近多以此為志未註脚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言屬之間乎此一自至虛無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盖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隔也脢元思昏惰而已

故為思而在心五以別居四之外故為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濟失故必貞而悔亡脢元所思故无悔志未者未即元也言元所志非淺末之末也抑仲與曰人情有感欲動莫如男女人身元情順應莫如脢脢苟心能如脢以為感如脢以為應則動而欲止：不同干枯槁乃可以記：而元情悅不同干貪遂乃可以止釋氏云心如牆壁乃可以入道一根誤入六根圓通即此義天所以象二五之中也

楊止菴曰脢在背後脊梁骨上有肉處觀身全體止在後為背則此脢在背後實在五之上指上九脢為背後脊梁骨處人身百骸五臟或總紐于此而心實係于此五為心位上為脢主或蓋以心雖役使乎肢體而實出入元時莫知其微不免有所私係者惟脢在背後統乎四体百骸元所不偏是廓然大公元所私係者有感必通而又人所不見以此為感故心能其神明宰庶物而得其公正元係也此象最明說文以謂脢即替陸司農謂喉



九五也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忘其末二与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皆情乎

楊誠齋

胡雲峯曰子夏云在脊曰膺諸文象拇象股象心皆或其感於物而動五象拇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文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元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紀開曰膺言背肉殊其象不合良言止可取諸背或言感所取皆動物拇而腓而股而而喉之膺

口之類若自下而上自末而顛有次序皆運用也

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搖將言未言則喉中宛

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膺者鼓類舌之先

項平菴曰查許國氏學於陸佃謂膺在下心上

即喉中之梅按今謂之三思蓋是也按喉中之核

亦不能自思則亦与脊肉同為无思爾

又曰四與五皆在上體其聲相近故分主心脊之

事五官之治皆本于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

係于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

中膺核焉曰喉之出納皆非

何玄子曰陸農師云膺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核

核今謂之三思蓋者是也物而迎飲食以嚥有他

思則啞膺与頤舌最為比近膺不能言也頤口以

宣之奮解為背肉非是以在心上故為五象感九

五之膺者上六也成之時欲速相應不能久俟故

諸文合應取此二三以腓股相感五上以膺與輔

頤舌相感然正應自在故告以勿妄則得其應即

六二居吉之意

其叔美曰其非然不可動而能關係衆物也成而

至五已是透体皆感至背肉乃是透体皆通故

總感者盡于背有愧于心者必汗洽于背之成

一毫不容思議又元一体不通達者也或其膺又

何悔之有感膺即是背之象

張二無曰六二陰爻然艮男也男動步躁故象取

腓九五陽爻然兌女也女貞自守故象取膺下卦

止而防其說故腓之性也必出上卦說而下失其

止故膺之靜也寡悔



又曰艮宜動而曰居吉如詩言即居非元出入却  
是安安何吉如之腹宜靜然曰成悔定有一書矣  
通變化人之涉惑以而便帶識情此之涉惑以背  
所云不識知而順則者安得有悔成之最善者也  
元悔與悔心不同悔亡者悔而後亡元悔者本來  
无可悔志未也末即見本正是妙處  
周光德曰六之九五為主蓋主成有心也心之  
所係者悔也心動悔靜：為動主也靜則貞其本  
以制末而不志于末矣故周公嘉以成其悔而夫  
子推原繫文之意懼其志末免以正靜非全取之  
也夫抵此卦文：有應文：有比惟有應故得召  
成惟有比未免累成聖人所以一應一或安若其  
義元非欲其去疵全純耳九五則中正為最六二  
柔中正次之四雖不中正而當立乾之心可勉而  
貞又次之何雖不正而感尚淺又次之惟三止德  
而躁上說挫而後則成之最下者也非九五雖主  
卦哉卦以艮為主夫以九五為主發成道之貞  
也

光德又曰五之得為主卦者當悔之靜也舊說十  
其靜而不能感物蓋誤于志末之語今從程傳辨  
後  
又曰此文程朱二先生其說徑取其靜未即其過  
靜玩經旨還從程傳悔皆內任心上心所係者也  
心動悔成其悔靜主靜以攝動即卦辭貞意大象  
虛意亦即其背意若病其不能感物為志末則  
并其背亦未矣此元悔與悔亡不同此位位高正  
與後之元抵悔孰優元悔一般皆陽或反之：學  
非四以下可及也  
前康曰成之九五尊位頗有與人相推二象曰典  
更有中正之應而係辭曰成其悔所志在末僅得  
元悔得毋大而卦小乎再三思之還有一大此  
爻雖大而卦則小元卦主悅又為除柔切此上六  
又以九居五陽強自任元虛心下之意故不取殆  
專中正之象而以自損而勝以至漸悔首為志末  
之象其能元悔者尚賴中正之位不使升  
胡雲峯以為諸爻動而元靜五靜而元動皆非心



之正也此說合為若吳叔美曰或至背內乃是遠  
卦皆通故德盛者在於背有魏心者必計洽于背  
背之氣一毫不容思議而儒者又有為之說曰人  
之涉或因而使帶情識此之涉惑以背所云不識  
知而順則皆此惑之最善者也夫妙思苞玄善言  
指遠凡以一理執而指之何不可通華理在現前  
机有當下不若按其說而平鋪看地讀之為得上  
所稱或勝之說即其背之說也不知其或二卦名  
其各取止之為感理分致昭背之其機休有大小  
此而向之舉下害理至上下輔頰舌已足口說之  
勝倘非心說而叔美亦以悅意前出為勝輔頰  
為善則誤甚矣

上六或其輔頰舌象曰或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既勝口說也者有說字作勝從金反勝與也所  
鏡者口元般心故從金勝口說也鄭玄又作勝  
送也或道徑勝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  
志于其間王注義得而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傳上陰柔而說休為說之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

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了口舌之  
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不直云口  
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言吻曰頰舌也  
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項平庵曰初上皆不言山海各者當感之言亦在  
內者必應于外柔在外者必悅于內皆其當理又  
所應在正非妄感也故元山海諸儒謂勝口說為  
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為吞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  
時凡詆誣誓命皆口說也勝字虞翻本作勝蓋傳  
布之義書所布告之條也但鼎特口說亦不為美  
故不得言言

易聖曰或上艮五皆以輔為象聖人思其元則也  
或口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平見其靜也  
吳叔美曰上六曰輔頰舌雖離口中猶隱而不形  
或至于上則發而形于可見曰頰口頰則矣說元  
不是也曰言則言言元不是也蓋通內外皆是悅  
意涌出故曰勝口說水出上為勝却是中心悅  
溢出如此方是或之極致



楊止菴曰勝即勝字九家易曰是是也或謂之播  
說字作勝徒登反勝競與之所競者口九獲  
心實故六勝口說也鄭玄又作勝：是也或道性  
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自忘於其間王  
江美得而與未知誰同其旨也  
未久鮮曰勝口勝也近乎之皮音與牙相依所以  
輔相蓋舌之物故曰輔頰而旁也輔在內頰在外  
言故則公以參之元為口舌輔頰舌之象也  
趙汝樸曰文之吉凶皆係于止其取人身為象則  
各因其位不當如他卦言位應蓋指與心脾與肺  
膜與輔在人身皆不齊應故也  
蘇子瞻曰或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愛而此于  
身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  
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候則  
候之為累也甚于控攝要不忘帶則帶之為累也  
甚于操縱人之所以終日矚矚未帶而不知暇者  
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或之可

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或之全也而在爻  
者或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變  
者有其德：有德方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  
雖行心慮口言六哉其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  
也雖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提口能言而不能  
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或而不見其所  
以或犹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休也六休各  
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或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  
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山則吝其善者見于悔  
而已  
却仲與曰六爻皆未全善矣何取焉取曰是乃所  
以為或也爻者象耳神不可象也履履履皆現  
然之形也以現然之形皆能不言而喻有惑而通  
者何哉神之為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  
也所謂无思無為者即寓于現然之形是以九四  
一爻居上下之中當心之位爻辭不言形人不言  
或无思无為之象可默識矣其能負吉悔亡則聖  
人之心也若其憧憧往來則恒人之心也是在九



四而已

夫非美曰人劍止而說如此惡應是彈身皆成感  
應自足至口隨舉一絲觸元不通真是氣旺而行  
不言而喻故六文就身取象如拙如腓如股如脛  
如輔如頰如舌件：皆靈然初不言此而言拙五  
不言背而言脛上不言口而言輔言頰輔而口輔  
頰乃兩頰即有意這幾件是雖欲強之動亦不動  
直到天機相感則自動却又一毫阻折不得惟三  
是止之至故象以股：動止得以自由者也然比  
象休皆聽於心：得其貞則五者可以通天下之  
志而元非以五者感也心不得其貞則五者之志  
皆非貞矣四心位故貞吉獨係于曰若心不止于  
理則又有意于心不得為貞故小象之志字皆不  
取  
方孟旋曰一卦之中又配一体自拙而口象体其  
矣而不言心何心何響元但不可使有心之所以  
異象体者以其能感能應能動能靜以為在乎身  
未始在乎身以為不在乎身又未始離于身可無

也不可有也可有而無也不可無而無也故心有其

心則形使乎心而心在乎形在拙則拙心亦拙耳  
在腓則腓心亦腓耳在股則股心亦股耳在脛則  
脛心亦脛耳在輔頰舌則輔頰舌心亦輔頰舌耳  
此體：往來之所以失也心先其心則不有其心  
安得有身拙何必不動：亦心也腓何必不行：  
亦心也股何必不隨：亦心也何脛必不止：亦  
心也口何必不言：亦心也此以虛受之所以得  
故聖人感人不於其形而于其心

像抄曰咸以止為內主心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  
三爻皆當應止三爻應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出恒  
以動為外主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  
制巽三爻應動是主而巽是主皆出聖人示人則

柔男女內外之辨嚴矣

按咸解異同咸其股執其隨傳云上下皆感悅之  
極三感而悅之本義則云三隨下二爻而動亦不  
處也疏云非但進不能制動退亦不能靜安也傳  
則曰前三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



亦不愛也。本義從之。貞吉悔亡。傳云貞者虛中元  
我之謂本義云正而固也。蓋知正而固則虛中元  
我在其中矣。悔亡。往來朋從。不思訟。訟云惟欲思運  
動以求相應。本能忘懷。息訟。任大自然。傳云用其  
私心以感物。是朋類則從其思。故主于一理一事  
豈能爾然。元所不通乎。本義同之。九五成其悔元  
悔。傳云若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  
人君感天下之正。而元悔本義云雖不能感物而  
亦可以元悔。悔者解不同。大体皆在心上。

恒

恒亨元。利貞。利有攸往。

注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恒之為道。亨乃元。終也。恒  
通元。終乃利。正也。各得所。恒終其亨。道然則有始  
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疏。褚氏云。三事謂元。利。貞。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  
事者。元。終。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則氏曰。三事者。一  
亨也。二元。終也。三利。貞。正。不明。故先儒各以意  
說。竊註云。恒而亨。以濟三事。皆明川。此恒亨。濟後

三事。元。終。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道  
亨。乃元。終。亨。通元。終。乃利。正也。又注云。口道得所  
久。則常通元。終。而利。正也。此解。所以利。正。相持。為  
一事。分以為三。恐非。注者。驗此注云。恒之為道。亨  
乃元。終。此以恒亨。濟元。終。也。又云。恒通元。終。乃利  
正也。此以恒亨。濟利。貞。也。下注利有攸往。云各得  
其恒。循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元。通。故利有攸往。  
此以恒亨。濟利有攸往也。配之。驗注。諸氏為長。  
傳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大所謂恒。謂



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往  
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嘗久之  
道何往不利

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  
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  
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  
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  
則長當謹止故亢為戒而震為恒也男在女  
上男動于外女順乎內人情之常故為恒也人需  
風相與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徐幾氏曰剛之即曰恒有二義有不步之恒有不  
已之恒利貞者不步之恒也利貞者不己之  
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易抄曰天下五靜卦加止冷而以止為可也寂然  
不動者正其然而達通也天下之至柔者莫如風  
雷而以為恒可見變化元陽者正其常久而不已  
也

湯宗之曰恒嘗久也巽為陰之始震為陽之始陰

終陰始陽終陰始陽始終終終始始天地之道  
恒久不已故以恒為吉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恒  
見天地之運

朱氏曰利貞不步之恒也恒之利者也利有攸往  
不已之恒也亦恒之利者也故恒之利恒字實  
顯明為皆有下一畫獨步經元下一畫字同  
不同各經無字

周光德氏曰利貞直捷或以利貞為功利有攸往  
為初則未是或以利貞為奇嘗利有攸往為達變

亦交離而坎貞山便有利性意了以恒之得正對  
恒之失正而後有貞之名所謂久其直者也以  
通變之貞對乎常之貞而後有利性之義所謂終  
則有始也者係辭立本起時皆貞道耳

恒之道自是通元者自是攸宜而貞以三德言蓋  
貞之一字盡嘗變或止或行元者不已其利有  
攸往則又以其終始之道佔之占訓也

何玄子曰恒古作恆據說文六常也心以舟在  
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若然不曉其義當以



以心以魚解較為明白按豆古文作豆說文六  
竟也象舟竟而岸所謂舟在二之間也徐鍇云竟  
者竟極之也橫豆之也故詩造舟為梁：橫豆也  
豆亦通作恒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玄註亦謂  
恒竟也然則恒之以豆蓋取綿豆之竟元開折之  
意所以恒有常義也或謂易經恒字元下一畫左  
旁以立心右旁以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乃久之義  
然古元此字當從說文為正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可元亨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則尊卑異序其序也長陰長陽能相成也巽而  
動：元遠也剛柔相應不孤嬖也皆可久之道故  
名此卦為恒

既成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二氣相交也恒明  
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震為長男

故曰長陽災為長女故曰長陰災口雷風相與雷  
之與風其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起  
風資雷而增威是也又此卦明久歸可久之道故  
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

張仲漢曰不能休嘗者不可久矣不能休者  
不可以休嘗天地所以能審久以其能休嘗也經  
曰易窮則變：則通：則久：而元壽有其變之  
謂乎知柔上剛下者為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為雲  
矣知震雷資風為變則知風雷相與為常矣

蘇子瞻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  
變能及其未窮而變亦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  
其未窮而變則元妄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故居  
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人能及其

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無端

郭雍氏曰易言所以為恒者四為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  
者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又于其道則天地  
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



天地萬物之情也

輯開曰釋蒙雖云剛柔皆應然諸爻皆元應之象但各隨爻位以明吉凶五指應者特指爻之一端若全卦則以久為義者也應當有時而不當久故六爻元應之象

人問曰釋本之辭唯此卦最詳聖人于既以常對恒立言則恒常自為二義于需言本大常乃取用恒之義象本七能恒三則也常變為言若常可訓恒聖人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

常變之義今人辟恒諱改曰常地我當曰久

代潤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皆應而元元吉者夫吉亦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嘗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故雖剛柔相應而不復為吉也

周光德氏曰程子曰天下之理莫如變而能常朱子非之曰常而後能變為二先立之見皆是常而非能變者如天地之於萬物故能常而日月之於星辰故能常臨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意此主利貞吉也變而後能常者窮則變則通則

久此終則自有其主也故曰久孔經父曰仁必久安義必久終法必久守金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神子累歲之外聖化于天地之後又何患乎謂之習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彖言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然之起八節各有方因而復始嘗然不替項氏所謂契入在內震出在外于二物各居之位謂不易方

止建安曰契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休之而立不易方者

理之所不可易者若雷入而從風出而從雷二

二其位而相從則謂之恒矣故君子休之亦有事

改之義此恒蓋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上伯安曰君子休雷風為恒之象則雖剛柔

始則無方而終則有方此恒之不可易之理

初六浚恒貞山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之

註浚恒之初最反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而底全物无餘蘊漸以至此物耗不堪而况始求者乎深



以此為恒山正當德元純而利也

楊敬仲曰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十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十人情則相與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與之應後深也道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為之急也

李氏曰人情物理山深而深其深必久

蘇紫溪曰初六後恒是理本淺而鑿之始深也凡今川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

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之以通而後思智者之鑒正是此意

易筌曰初與四俱有非所恒而恒之意恒不十其道者恒不十道而後同執之安得不凶如後井之度深入之義世有一守人過事而以深刻求之且執而自是卒不可破也亦以有陷之者然生三無復則刻深之禍大矣以彼自傷其生執而天亦不生之也其山可知

高中曰山居初而巽性務入故後此執其常理而

不知變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在恒之義若得其正則當道也九陽之居陰位非當理也豈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十五：從居中以中而應中其長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中已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于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謙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或問伊川云中元不正：本心也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元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本義中蓋正定學子好而所行事未有益好處故朱氏中又曰中重十三：不為中一件事事自以高上則有中正在且如九二為陰柔之正若道項子便非十中矣是乃中一書書三之人子之間不言焉

胡雲峰曰九二提出能以中三守之而不中故不

又言可也



程可久曰大抵九二辭初六及此九二又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七  
宗義曰象言或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位自也  
恒之二不口貞而經言悔七或九四不正不中恒  
九二不正而中：重于正也  
又曰二之悔因從居陰柔然二之所以能悔柔本  
于居中也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能悔乎悔之一  
念即是二之好處  
象曰陽居陰位陰居陽位儒者以為不正又以  
為有悔予俱未然現六五以柔中為從婦則五且  
剛中矣五且剛中則二宜柔中矣况本卦以大婦  
為義則二婦位也蓋當柔中矣今九二剛中安得  
悔亡則陽居陰位為悔之說不可執也能又中言  
能又者以其中也六爻以此又為善美而居中入  
理深處當道故能優予其中而不致且中其誰能  
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元所  
吝也

註廣三陽之中而下法之上上休之下上不全  
尊下不全卑中不在休二在乎恒而分元所定元  
恒者也德行元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  
羞也施德于斯物莫之納鄙致其羞故曰貞吝也  
○  
輯問曰重則則艮于為善與懦則擇吉不固其于  
為德必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耻矣  
易筮曰陰性剛深故初取巽之入陽性剛決故三  
取巽之躁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于  
巽又不能仰承于震進退皆元所吝故各  
周光德反曰象言元德而不恒不足貴也惟不恒  
其德則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即其晚節誅  
其生平君子耻之小人非之于世豈有容地故有  
德不可元亨  
葉良佩曰九二處得其位謂且固執不變然而其  
為進退其元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不能自守故  
為不恒其德之象承者託言人遂其等與之也貞  
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程敬承曰：「不言而曰羞者，以二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且凶害猶可延，羞則以愧已外愧人，可元此十天地之間，故東曰：『元所容真愧死而已。』」

註恒于非位雖勞無復也。  
隣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

補 90-322



此道安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不當而  
得中者也在一則悔亡而五有天子之戒者蓋  
二以到中為當而五以柔中為當也以剛處常能  
當者也其悔可止以柔為當則是婦人之道非大  
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漸從婦之山惟九四之才與  
二同而位異故四之又不如二之六五之位與  
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  
以爻辭於四言元亨利五言夫子凶而十二獨稱  
悔亡歟

胡雲峯曰成其剛戒二之動也五成其悔不動矣  
而又不能惑或承之蓋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  
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又皆九取焉步費十如  
時識變固如此哉  
則言曰其德者六五之德也六五以陰居陽位  
不當君子于此自有變化之功而此之易以此  
為貞守之不變則婦人如執一不變以終身者非  
豈丈夫之所宜哉故曰婦人吉夫乎山  
李之翰曰恒以當為休變為用非以不變為恒也

又恒者得中者偏下執守則為婦人二則偏下變  
通又是不恒其德  
爾康曰婦人是設言此爻非以其婦人之吉而遂  
專謂執一不變也君子于事亦有當執婦人之時  
心思之此辭常問之則不當官之不妄度五之不  
敢成執雖持下皆婦德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註大辭為振君安為動主故爻者上之所變已靜  
者久可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元

施而得也

傳振恒以振為恒也振如振衣如振書并振運動

之意在止而其動元即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上變震之終恒

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

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胡雲峯曰本義謂此極則不常以一非之極言震

終則過動以上非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

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必舍此四者而後振恒之



象傳久候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為凶故其六爻  
吉山悔吝之辭皆悔反對為恒亦如之吉山悔吝  
生乎動者也動其可不慎乎  
五建要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  
卦六五元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休而取中則恒  
之義見矣初在下休之下四在上休之下皆未反  
乎恒者故沈索而不知變是以初復恒四回元禽  
也三在下休之上二在上休之上皆已過乎恒者  
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  
五得上下休之中似知恒之義有而五位剛柔  
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  
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守常  
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  
蘇老翁曰大抵吾人學問不可肯意亦不可用力  
著意則論十字著意力則陷于助太初六復恒哉  
其鑒于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于終也  
吳叔美曰或就是利失合休恒就是復始合休所  
以居中十句二卦之中

按恒解其同和亨註訓亨為通既云恒久之道必  
須變通方能長久程傳亦然本義則云久于其道  
有亨之理田元禽疏云曰繼以喻有亨元禽以喻  
久而元功傳則云下得其道雖久何益蓋以四據  
象恒久也



避

避亨小利貞

疏陰道初長正道亦未全成君子尚有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張慎甫曰大類而小幽大張而小喻三曰不可大事正与小利貞相映傳避者陰長陽消君子避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神其道：不屈則為亨故避所以有亨也在事有跡避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避避故善也然事有不齊其時消息先不同也陰乘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單氏曰三陰進而為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于否猶可以小利貞也

李彭山曰避隱藏而不露形迹之謂先儒皆以避避為解則二陰方長之時四陽猶在非若否革之甚而可以偷德避難也安得遽避去耶程子謂寡武子能沉晦以克志即此義也避而處世其道能亨但二陰方長當順其勢而處之不可大有所為

以露形跡故其貞以小為利耳貞之義生于止靜而小之義則生于二陰也小利貞即象傳所謂不患而最要在貞中矣

何玄子曰避說文云逃也从走以豚為意豚善走故從豚為卦艮下震上二陰居下一陽居上陰為小人勢則內未陽為君子勢則外往故名為避主陽吉也避本陰長乃以陽避名卦止聖人伏陽之意鄭康成云避者逃去之名艮為門闕故有健德于休有異：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意

小利貞程子指君子未子指小人程子說為是

象曰：避可避而亨也則當位而應其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避之時義大矣哉

疏卷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避而致亨之由艮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于二非為否元避不為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避而得亨故云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而消正道艮因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即全成故云小利貞



也致美避德利時度且避世而避日且大人照幾  
不能如此故云大失哉  
俾雖避之時君子處之未有不避之義五以陽剛  
之德處中正之位天下無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  
長之時如非之才尚當隨時消息可以致其力  
而不立誠日必以扶持其進未幾一避藏而不為  
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必以收斂未能遽盛  
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遠亡  
也避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詳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利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  
天下雖知道之時幾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  
區致力乎本極之間強此之哀求彼之進固其變  
云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且七謝安之於漢  
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守之理更不假言也此  
處避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  
朱子曰小畜為陰柔之小人如小牯犬未小過小  
畜之小畜君子能避則亨小人則利亨守貞不可  
以浸長之故而浸進于陽也

張中溪曰陰柔之直利于守貞可以浸長之勢  
而浸進于陽則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  
况二陽為臨二陰為遯者臨之及對也臨之象  
曰到浸而長遯之象曰柔浸而止曰浸而長  
者蓋到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俞王吉曰遯非亨道也遯而亨者蓋謂身遯而  
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則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  
其正應謂與六二之相應而不與為敵此君子隨  
時用權則皆係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  
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  
在任其義則未可遽遯也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  
自守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故到當位而應與時  
行也此什九君子當遯則遯而所以致亨之由也大  
矣哉或又或遯其義皆大也  
林汝崖曰加一而亨亨止在遯上見此句只是論  
理下正遯所以亨蓋全重在与時行上到當位以  
德百正見君子立身无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  
小人方且承順此正可遯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



龍其樂去得恰如此所以得身其口口口當位君  
子尚操有可為之勢曰應小人尚有已承之心若  
可以元避然及此時而避則見凡明決與世之變  
功名而進十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  
賢卿曰避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進取者  
道雖為拘方者論也如避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  
進之可名曰去惟避而元頻臨元主角焉然而起  
出千事机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机先有計  
而相避而元痕迹者是其耳也若勢已亟而固所  
以速之殆矣  
易曰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象初不見此之  
為退氣候之為浸長性依舊相見其時偕行而已  
可不謂避而亨乎不避也乃所以為吉避也  
吳叔美曰避之北象在陰陽其退則主十六爻同  
為憂避之人但由三爻止其所以見而進外三  
爻乾健其所見而進所以有失時不同不可況  
則柔之分使謂二柔乃逆君子之小人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急而嚴

註天下有山陰長之象  
疏山勢上遠天性高遠不受於遯君子之于小人  
雖不可示惡亦不可整濟  
薛文清曰如臨小人寬平自在以處以處之事已  
即能口不言則小人元所聞以發其惡能口不言  
天下之山也此又巽之一義  
楊誠齋曰卦之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巽象  
也天下有山遯象也何謂義取二陰長于山山陽  
將消十外一爻則為否也其義為陽避陰君子  
避小人故曰遯：有退而避也進而避者豈必以  
江海出休然為遯哉大遯二十朝小遯二十野  
奔逃共類不十愿山且遯當察下十句早孔子于  
陽貨同則孟子與王雱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雱朝  
暮見何疾之有見貨而憫亡見雱而常與言行  
事何不疾之有惟不惡故不言惟嚴故不行  
孫開斯曰天下有山天元却山之情小元搜大之  
路寂寥澄廓中故自優游寬裕故曰小利貞浸而



長溪者漸清漸見人不知之則名極隱也避世  
當時人莫識陶潛早避義熙後世人亦不盡識蓋  
得小利貞履長之意焉

尔康曰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見天又  
若遠而去之而遊乎其不可及是天上進而山下  
止遊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天遠乎山矣木  
嘗絕乎山而莫之覆憐君子視象天山以遠小人  
不忠而展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註避之為義避內而之外者之尾之為物最在休  
後者也去避之時不往何災而為避尾厲所及也  
危至而後行亦不可危乎厲則勿用更有攸往也  
傳見凡先避則為吉已避而為危危一過也往既  
危不若不往而悔藏可免乎災矣故藏已古人處  
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或問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  
晦虛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

不可去也言進已極矣不可往一則之往也危不  
若不往之為尤災其初以為無不然避而在避尾也  
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有危分明又  
曰避尾厲勿用攸往則去不逃了所以危厲不可有  
所往只得有化如何賢人君子有遠避者多

葉中繼曰避以四陽上進為貞則初六者尾也避  
尾而為斯矣夫然則何以處之曰避尾非也當尾  
而必避以顯其進亦非也地卑厥微于義尚淺古  
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

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阱陳州掛冠之夫不  
入禁錮之網往其不往亦何災乎

易登曰君子之于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則哉惟  
欲遠而與之避尔辭令之交卑而不親笑貌之接  
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避而不和言論之辯和而不  
黨所謂不忠而聚也皆避也

高中白曰六爻皆陰避之義非以初二為害正也  
初在下故為避尾不往則雖厲而九安蓋居下位  
而以隱嘿自全者



孫開斯曰君子初進定有不可進而後人欲  
意人攻許愛直須絕一性心使知天下原無有我  
我亦不必望後有天下而大乃不生而避乃可  
完故曰不仕何樂哉決辭之且矣亦不從一人有  
時當進不進則身汗身汗則如人非常所以進志  
於我完且成極世而進志丁我同類勢不空  
人之國每主之脉不已故曰進之時義大一進而  
所全者實多楊億早避丁謂知不可共事免大一  
開天津杜鵑聲遂優游洛下不復仕進一避千位  
一避千名而皆近世賢達之可師者也  
周聖瑞曰疑初六進不勇決全身欲隱而元祐黨  
於外如雖元祐黨擊歲則需乞終受其傷君子安  
未亨可元明哲自全之通母置身隱不隱之間  
亦康曰初居卦下在避為尾是象皆去而彼獨  
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作之以危其去  
之不早也元明用之以往之其進反勿用便是必  
避意分已仕未仕者非  
又曰仕者實則前進也或隱身或為俗皆是性勿

用有依性者一以自進保元終後可求形迹可見  
若儒者以為必于不去非也

又曰進初勿用依性不察象以端亂不棄發以潛  
身皆勿用也皆身隱進雖非入世然有所作止即  
是避進即謂之性勿用有性并此一進亦元之然  
後元然可尋患害可避玩象其時行勿則依性之  
義益明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疏同志者堅固進者之志使不去已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此避之志也占者固  
亦亦當如是

吳三山曰六二若大臣之位仕國家之責不當避  
者也故六二不言避

游謙漢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  
不露堅乎內而貞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則去  
非又曰初陽本為潛龍之操而一陰始發已為獲  
霜之候故有避危之象二陰並長陽之進志益固



故有執章莫說之象其說不遠或曰此初二兩非  
避者乃欲避者耳則又不然蓋又我雖自來而  
中實與我來以舉其全又以析其變如來曰不咎  
人又曰咎人可北此卦之遁雖為兩陰所致而當  
初之時去陰告正自以適生為戒當二之時柔順  
中正自以固志為說移步換形隨時生義易法因  
然即如所說上四爻俱為君子矣何以九四之避  
有小人耶

湯宗之曰避四陽在前二陰陽開在後有化之象  
大壯而陽在後二陰陽開在前有角之象故避二  
曰牛而初曰危大壯五曰羊而上曰角羊性躁而  
角觸于牯元利故五欲其喪羊上欲其元觸殺其  
壯也牛性逆而尾垂于避元取故二欲其用羊初  
成尾屬連之避也君子見其象思過乎天初避在  
後故曰厲長休能見故曰勿用攸往  
凡三條避有在寓富臣妾吉象曰係避之寓有疾隱  
也富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避而繫故曰係避之

為我直遠小人以陽附陰繫在不能遠害亦  
已億矣宜其危而危屬也繫于所在害安可也  
純于大事之道也

本義下比二陰當避而有所係之象有坎而危之  
道也然以害安則吉蓋君子之小人惟臣妾則  
不亡其野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馬理氏曰此係于朝有柔順之人或係于家有憐  
仰之累心則避而身則苗身雖遠而心有憂者楊  
雄之清淨說無不防之心元官情是已往元氣乎

吳叔美曰三足陽則能避者也以與二陰同休有  
係之象大係之一全于避最為吉事世論係係係  
石為不可斷係于私其係于公其係于公則事而  
有累則大故有在寓富臣妾吉之為道同似  
富臣妾則吉宜有富是進大則非而可系者言  
小吉正明其大之係故曰不可大事也  
周光德曰適者君子感于小人以辭如象如表如  
狂墮其計中也大事謂避之時事元大十進有身  
召所係其也



爾康曰先帝謂作易以陰陽消息之義爲之九  
三爲三計者能柔而服之使三陰止于內而往雖  
未大幹濟亦吉道也此論甚出係避凶趨吉之理  
索十年不調而往則蘇賢之問年收復問之則  
又曰避九三爻不中止而往下休心既有偏勢又  
易曜故有繫遯之象非前指此初二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馮學喬曰有情好而遁以義致歎而必去之象  
爾康曰好情趣也如唐人詩作好字同方祖述十

二陰得遂其志又九四以陽居陰與上相連趣韻  
深遠既不作好乃之好亦不作好尚之好

蔡虛齋曰爻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讀作翻音想朱  
吉也吉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讀作翻音想朱  
子初年亦從其音後未見其下避重故讀爲否音  
耳何以見否塞之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  
若小人否塞何足憐哉

賈師曰天下事有新之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  
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到新小人係遯也此聖

人必吉之詞以明君子小人之分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朱震氏曰剛止於外可打剛行不後而往不柔而  
悲不安於居隱不柔於情好遯之至意也

嘉以美註爲美義美之正當而合理言已合王  
謂好遯約于情嘉遯合于理分別已當而清凡二

字下語透帶大之乎里

陽誠齋曰九五以大德定君位而當遯之世其  
爲遯而不曰嘉遯貞吉人曰以止志何也聖人天

也人不能遠時况聖乎故允當遯天意也  
程氏曰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實

也

易說曰配曰嘉陽詩曰又上嘉止是也九與二陰

陽同應止在綱網可謂嘉矣好吉其又嘉言其此

嘉此好也爲嘉美

上九肥遯元不困象曰肥遯元不利元亨說也

傳遯者困窮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

項平齋曰下三爻長也五十五止故爲不往爲軌革



此不知作何想也故曰薄小人也值元可運之

日而上矜觸焉上真小人也豈以名乎自愛而亦從上以觸之故曰貴君子也上觸藩五不觸藩相

從上以觸九故曰貴君子也上觸藩五亦觸藩相

應故已上卜休象元三一變爲元故皆羊祜也三  
何言君子乾剛居內也上何以言小人動極於躁

何言君子乾剛者也上何以言小人動恆於躁也然則何以前言自傷而上又可以言舉古也義

也然則何所以言自傷而上又何以言報古也蓋  
三之操心未常不正而血氣太多終不免于危厲

三之權心亦常不正而血氣太多終不免于危爲  
飲食不利之君子之上之初計何如行此而時緊

已極亦無意曲而求通曰衡役作之小人也

也。故亦然。意。此。水。通。以。接。荷。竹。之。小。人。也。

[illegible]

以勝所止有馬于之其而修者乃古于定上計

以購所止保夏成方之真而皆是以爲所愛上

遊人若登山直之曰登惟舒松明大小重六六會

孟子曰：「自勝之謂強，自取之謂取，強顏耳，曷足貴乎？」

之大机大枢将转而入君子之下故不舍之颐也

乾坤之生意起而遊則六六無所息矣

明百至學古乎性：不學其說止以爲實而忘之



無應于二與二相比以防附陰之患在三陽亦  
否義則六下比二陰謂初二也當臣妾吉既云觀  
于所遊係在于下施之于今當泰臣妾則可矣大  
事則二傳本與巽同張中漢乃字奇於此命諸家  
則云臣妾即二陰也止在下二陰當之以臣妾  
之道而不使比生則吉蓋與所謂以比無嫌也  
小人者比也以正志也既云五能止二之志人  
能解則云五止其比之志

補 90-333



武林車前康士病父輯者

大壯

大壯利貞

既壯者強盛之旨以陽勝大陽之既多是大有盛  
壯故曰大壯利貞者卦德也研陽盛大有道將成

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

傳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盛  
之為非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朱漢上曰陽動于復長于臨文于泰而四而後壯

泰不言壯者陰陽故也

進其壯正則反而君子進壯之心則消之故也

心而已故係辭曰大壯則止進則退也

顏師氏曰大壯卦與臨同四德都備可也何以獨

元元亨大有元義壯有亨義元亨二德已在外若

矣祭之則贊

來曰陽壯則吉者吉亨不必言矣然君子之所謂

壯者非徒以其勢之盛乃其理之正也故利于正

陰之進而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雖言小者

利于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壯

言大者利于貞大壯經遇二卦本是一卦故卦下

之辭如此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有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經傳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

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

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言大故利于貞

齊初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丘建安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者也

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

下震上乾已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

內外而為心情之別也

胡五峯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

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其

直養而無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博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現大壯之象以行  
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若莫克已復禮古人云自勝  
之謂強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  
矯起陽大臨曰日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下克已復  
礼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  
自復

本義自勝者強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震人之克已能如雷  
在天上則威震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于上

落下則不濟事所以為君子頌是如雷在天上乃  
能克去非禮

張橫渠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由乾人訕而不敢  
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于其所難則謂于其異俗  
者雖号而益縮意思雖顯元由作事惟大壯方能  
克已克已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

初九壯于趾趾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註夫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  
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在下而用

到壯以斯而應窮凶可也故曰趾凶有孚  
蘇紫溪曰步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蓋亦皆悖  
然以誠信敬天下也如以有孚解為七凶豈非本  
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而以意氣加小  
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其積  
誠以信于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  
以戒之有孚也

朱子曰步時作說四熊氏作二以二非正應故謂  
之孚猶公平所謂事以之孚云朱楊敬仲云謂初

九愚拙之人自恃忠信而果決妄發是謂孚信之  
窮蘇君禹謂初九尚以意氣加人其誠或闕當五  
誠以孚信小人予謂正以朱義為當壯趾之人雖  
心必凶然其人却是信柔自任的人而悍其之人  
終難成事文曰真有孚即舉而行之象曰孚窮深  
以戒之

蘭廷瑞曰壯之初九與六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  
為前趾何也曰夫五陽已盛將共一陰初九性剛  
而不可造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性下勝為害大



則曰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曰壯此謂之壯而自健之征凶有孚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註者得中位以陽居陰獲謙不亢是以貞吉

得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必柔而處中是剛

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呂伯恭曰九二之文聖人不如一辭而直謂之貞

吉有蓋直指大壯之休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

謂五是位偏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

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吉也然恒九二之下即曰

元悔即以占言之而此之稱貞更其一德何也蓋

恒之名義已優不必表德大壯則曰壯也正也理

氣兩端不元稍嫌致以貞德表之

易說曰諸爻陽居陽陰居陰為正類多吉大壯不

然以陽居陽則剛而又剛是致獨初又貞凶三又

貞屬是也休剛而用柔乃為得正二與四是也故

曰貞吉蓋大壯之時以陽居陰而得中是謂載重

于怯寓剛以柔哉多矣而尚文教用干戈而者能

躬蓋中之內有正者存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逆則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

用罔也罔九已視有如九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

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到壯喜觸之物藩也羸

困也自屬之占其象如此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同孔子思後世疑爻辭有所用字以為小人之

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用罔王註以為羅計後便有綱罟之說或作不字

看若如許云不在心上不在眼底也則又似過于

悲肆非君子矣

朱氏曰罔言無也言不罔也君子以義理為尊以

非此弗履為大壯故不可壯也

吳叔美曰九三重剛而不中剛而過者也則豈過

任得如此用壯便是小人之壯君子此却有道非

不罔壯也能以不罔為罔以不壯為壯也如中庸



南方之強以寬柔不報勝人標為君子是不強之  
強也如此全元一毫壯氣故曰剛剛：元也只是  
用壯用剛全在元微之辨此陰之用最難所以剛  
貞而危者一涉剛壯便是紙羊觸藩不至傷其剛  
不已羸角之象君子小人只在這些故小象中明  
之如何是君子之用只任理便卻不是壯之何嘗  
不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輓象曰藩決  
不羸尚壯也

註下剛而進將有虞憂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  
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剛不  
困已略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與之輓元有能統  
其輓者可以性也  
尔康曰貞吉與九二同其德同也而此又加悔亡  
不羸壯輓三詞為悔亡者為其守中而用之又當震  
動有悔也不羸者為其陰自退轉不敢前陽藩自  
自決剛也壯輓為其理直義正大車彭：也四在  
有位與九二皆下處中不同故加三詞

又曰大壯象曰猶曰尚壯夫已至五三曰有故  
性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  
乃終此用患務盡之法自治共治國皆當如此不  
可以小患為九傷而弗去也  
又曰九四震動而又不止豈能无悔乎夫剛位柔  
不極其壯故天人口貞吉悔亡  
張清子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卦十五振而前元  
羸困之患與之行正在輓：壯則大與歸大塗而  
性四陽上進將為大之決乾之統矣

故雲峰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  
不必言龍則此上文言羊故藩決不羸不羸言羊  
壯九四與九二同九四為壯之主以陽居陰不極  
其壯而前元二陽之陽皆得自為故有藩決不羸  
之象所以九二貞吉使為守身之士而四得壯輓  
故性可以悔亡  
步題曰剛吉柔能不用然貞而吉其悔亦不矣三  
爻陽藩而羸者上有九四之剛四不獨而決者上  
陰之元阻也豈惟不羸亦有性進之喜大與之福



壯可進矣故曰高壯也

蔡伯靜曰用壯元氣之勇也川因不慮之失也慶

位不中而好進前化乎則固守乎此以爲正則危

矣紙羊喜川其角而觸者藩四也爲四所困故以

紙羊飛角爲象

尔康曰九四貞吉九二同而曰下多悔下藩決

壯腹諸善則然而不希九二之吉也九二言貞之

外七利義言吉之外無利占然隨言之而其德全

也後言之而其吉繼也象亦約義指之而其義與

且博也九四何能避之此言者爲其辭所以爲守

人之道欤

邵元錫氏曰人前進進田黃牛以固志之壯進漸

善曰嘉曰肥散爲高步進之即進尾而爲危之矣

人情好進危紙羊以角貞之壯壯所危曰六曰羸

惕爲昭雖進之長也羊而貞吉之六

六五喪羊十步元悔象曰喪羊十步然不當也

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羊並進四陽方長而並

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羣羊而有悔以和步

以得之則象不亡於川其則象不亡於川也

如此則可以无悔

所以必用柔弱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

中正得尊位則下元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之故故

喪羊十步之貞然大平治壯不可用剛大君法上

下之勢不似保也苟君之德足以上下則雖有

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七人君之勢有所

不足然波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來

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爲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

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元新悔矣故

其象如此而占亦其成九五同步容易之步言忽

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羸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

作步

揚萬里曰六五當喪時強下下之時乃能使衆

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步之德而剛之壯

也故元悔然則六五之才雖典但不相當乃所以

爲相當也德喻于位喻于才故也

何玄子曰陽長之四進不可過六五柔中自持其



不足以前諸陽而遊跡以退也。不無獨而自足。去其陽者則不與別敵而別所不害也。故元悔。湯宗之曰。五位本則能獨之羊也。以柔居之喪其羊矣。震為大塗平也之象也。步為陽。雖是然。然似。步足也。予以為步。即陰陽之步。兵凶。六步。此是也。羊遊陽則獨。遊步則喪其氣矣。故曰。喪羊于易。去其血氣之剛。而一味冲和何悔之有。五之悔。亡以柔則吉之。

易。繼曰。五為君位之事。四陽壯元。所施者失其壯也。者。喪羊于易之象。語云。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或上九。順民之義。以言。語代。奔。或柔以應。陽。雖之。然。以五。而。得。所。謂。善。以。柔。弱。勝。剛。強。也。何。悔。之。有。步。登。步。于。之。不。轉。弱。云。世。本。有。道。誰。之。能。全。其。壯。者。也。故。湯。之。言。以。處。則。為。是。則。非。處。此。則。弱。弱。者。矣。字。元。羊。象。或。曰。羊。壯。而。柔。而。居。之。之。而。後。為。元。悔。步。同。此。御。世。之。得。止。物。之。方。則。壯。之。勢。元。悔。以。持。其。獨。其。柔。能。勝。剛。之。善。道。也。亦。東。曰。大。壯。四。陽。五。進。其。跡。莫。當。使。五。如。大。然。柔。

吉之主剛有以勝一者。一以剛。除之。法。務。負。難。決。六。五。以。陰。居。陽。是。柔。和。之。主。又。在。剛。位。者。尊。要。中。四。陽。于。五。勢。不。可。加。極。人。能。勝。自。當。使。柔。陽。剛。位。之。下。失。其。所。持。不。其。其。前。有。喪。于。十。步。象。然。又。謂。之。位。不。當。吉。何。也。五。居。陰。也。喪。于。十。步。雖。也。是。潛。解。然。制。之。法。然。非。妙。得。其。原。亦。覺。自。漸。弱。若。五。位。剛。正。自。有。剛。氣。群。剛。皆。齊。畏。志。正。當。直。理。不。若。是。之。矣。丁。柔。吉。而。較。其。自。然。也。位。不。當。者。德。不。稱。其。位。其。位。不。稱。其。德。均。謂。之。不。當。位。此。則。以。德。不。稱。位。而。言。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元。故。利。解。則。占。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許。也。艱。則。占。言。不。求。也。本。義。壯。極。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有。不。弱。故。又。不。能。遂。其。進。象。如。此。其。占。言。也。然。此。亦。其。不。剛。故。能。以。柔。剛。而。可。以。得。吉。也。章。本。消。曰。大。壯。六。五。取。藩。象。吉。三。藩。即。非。之。分。隔。處。也。蓋。陽。氣。止。于。六。位。三。爻。為。下。爻。之。藩。上。六。為。上。卦。之。藩。所以。三。上。俱。象。獨。當。曰。利。當。決。不。羸。矣。



通六支之凡之象亦可以意會

胡雲暮口臨六三壯上六皆元休則皆曰終不長

義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元道而肯致遠也

按大壯卦辭曰君子所濟則吉則顯則也小人則

以爲壯吉也君子所濟則吉則顯則也小人則

處危難也傳本義曰六三居下而欲上者也

貞觀十市元所忌憚也喪于十步元悔晚云遠誠

越禮必喪其壯群羊方進勢不可止君子于步之

時逆捨其壯委身任之不遺爲拒亦則所不害不

害即元悔矣傳則六五以剛居柔雖和易然後

可以喪羊本義則六三然不覺其亡義傳主和步

樂步之步本義主進步之步人謂不爲作強場之

步故喪于步亦同此也且謂家多以喪羊爲下四

步云五柔而得中柔陽遇之強陰皆宜元新用其

壯本義則六五自失其壯又復人則然則既大

其所居之義則喪羊亦主元吉也不詳也既云不

善傳云自處之不詳慎也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無疆日三接

傳晉進無之詩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吉

進于州盛在臣而吉則進升馬順受命之義也

本義晉馬進之時大明在上而天下歸附錫馬

承王之命也故馬蕃無疆之義也上之大

用而能引之以順附治安之德也故受命龍牧

之馬繁多也不佳錫與之象又見觀化畫日之中

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

朱漢上曰周官牧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即

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七馬而饋之錫馬蕃

也大人行人公之禮三享三閑三賓日三接也晉

時也古文晉作晉字二而反康侯純祀當寧侯也

姚小彭氏曰康侯用錫馬蕃亦侯晉王之礼也錫

純納錫之賓之錫馬禮也馬車立九馬隨之故曰

蕃余也畫日三接王接侯之礼也此礼延升也

觀畢致牙牙致命二也亨康王步之升成升三也

明出地上而而竟乎大明比輝康侯用錫馬蕃



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天此接日三接也  
步登曰外以柔進得中故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  
不利乎剛也初接下二既在地皆陰進而未能至  
三始出地上柔與柔與之俱進晉之晉為六三當  
之五為陰柔之上四以剛居下可所畏伏如龍五  
上以剛居外下得不伐以止之六爻之清如此  
柔曰晉進之明出地上順而慶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傳晉明進而盛也明出地上進而盛故為晉明  
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乎離以順麗乎大明順  
德之德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  
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也六五以柔  
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持下寵遇親祭之義是以  
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決段或曰三女之外在上者與剛六四皆謂之上  
合又謂之上同合則皆謂五之兄在六則上六皆  
謂之上方俱不得為上行獨離為尊位則謂之  
上行耳焉十云自現卦柔來先生之從不然矣

章本清曰康侯在下何其順也坤之柔已上同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何其明也離之象也離明中天  
也無不昭故云晝日三爻在下皆所禮接故云三  
接錫馬蕃庶沃其思晝日三接隆其几丁有坤順  
之康侯上有離明之大乃錫馬諸侯永君寵之象  
此晉之所以為盛也

柔曰明出地上乃世道離新治教休明之時也順  
以臣言大明以君言順者小心承順也居者猶攀  
龍麟附駟其也柔進而上行則成虛中矣是虛中  
下賢之君而居于五之位也上句以時言中句以  
臣言之德言下句以君言  
章本清曰與離坤皆卦之柔者下坤上離為晉柔  
柔進為上行君重曰柔進而上行下柔上坤為非  
柔曰柔以時非故晉六三衆兄柔曰志上行上不  
為指五也明矣矣非初六凡非柔曰合上志上為  
指四也柔進上行是說晉象因其柔以推其義因  
其義以屬其時以上行為行于君者澤  
何玄子曰晉說人作晉云日出萬物進以經餘錯



云經到也。會意標作晉為卦坤下離上。象日出地上故為名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徐進齋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元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開耳。君子見明出地上之象，悟

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

何玄子曰：人有明任天，上其明能發晉明出地上

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象了凡曰：靠說論發，非自也。靠聞見克拓，非自

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

非有待于外也。蒲室松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

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

之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

君子以之自昭。

朱曰：離之在乾上下也，則象之曰大離之在坤上

下也，則象之曰明大。若日之氣明者，日之光也。日

明于晝晦于夜，可謂明有出入，不可謂日出入于

地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元。豈求日吉？如獨行正也。裕元，未受命也。

註：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既

非始，未至履位，以此為足，自求其吉者，已哉。必裕

之然後允也。

傳：元進元，抑則獨行正也。寬裕則元，各者始欲

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于進退，或速或遲，唯義

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悉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

位者，有取失，所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元各者

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丁上而

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非一聚久速，唯持亦各

有為之兆者。

顏京氏曰：陳權初不諱明道，後知其與自責，沈又

以自警，蓋以沈請，遂不識仲之自說也。自古賢士

固有不見信于初者，况進退之樂乎？辭又清有言

人本知己，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与之

合，此名言也。

易微曰：俗有克裕不進之意，用公告否，公曰：吉，若







高忠憲曰震之七而之五也以上應大川也故以  
六居三而悔亡

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既不肯進必  
震之七而後進亦以進為悔也其未見下悔也  
何玄子曰易知清六之與觀通也三在坤象之  
先車象則進故曰震觀按易中以九字為象者三  
此九及升初六也說文引升初六之辭為觀非其  
字以本以車踏九聲本看進也趙本亦進而上徹  
之義古者鐘磬錫用諧聲字多只用喻象品從者

也此之九字亦當依說文所引升初六之辭作觀  
乃叶象義

朱康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  
而順從之此象九所以悔亡也又驗之以象象折  
之以理此一文最難有以訓詁言不通以當晉之  
時得象之九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九者何人且  
如陳仲子齋祭皆與之柳原之德一掛與之又如  
王莽在漢閣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  
人則安得亡悔然不可如此有當于九字上有九

者志之至當者也則可以止悔也三象所見者  
至當也九之一字非徒見其確然自見乃人心所  
則與蘇子所謂人之不言而則知者也古虛也相  
鼓非所謂也

九四晉如鼫鼠自處象曰鼫鼠自處位不當也

六五雖柔居七九四雖剛居八人各有臨乎上人  
臣當翼：小心畏天子之明威也鼫鼠雖大而畏  
人可也聖人臨之必守臣道之心不然而有震主  
之威可不畏懼自持以保臣節耶漢宣非柔主也

大將軍驃乘帝若背負芒刺便知以功高名盛為  
懼後辭而退則必無覆宗之禍不孝元樹固如是  
夫

唐穀梁曰九四位在近君晉則晉矣萃陰位而以  
剛居之是上下皆以柔順相覆四以一強臣居  
柔君之左右故曰位不當也

鼫鼠之喻曲盡鄙大情狀小人而臨高位志得志  
失之心象是如此雖貞亦傷甚危：之詞程敦永  
曰四無貞以進而同為貞或曰以此人而晉高位



其為正人之言可勝道哉口貞德  
東梁山曰龍巖唐韻以為棲姑則非龍矣正為以  
為形大如龍順似光先有毛青黃已則又龍之異  
者也蔡邕以為五龍是龍龍不能通靈能通不能  
窮未能通不能度公能公不能掩有能走不能先  
人則龍巖之非龍也實龍巖字與龍同一子從石  
象主此曰龍也實龍巖字與龍同一子從石  
皆音石詩碩鼠利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又陽故  
為大龍即詩之碩鼠元疑矣

荀彧曰龍巖即詩所稱龍也說文五龍之說似  
于此先取四則而在下以畏伏如龍為正言到而  
行之以柔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元不利東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傳六五大明之玉不惠其不能明昭惠其同明之  
通至于柔：夫委任之道故或以大得之似也大  
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尽天下之公豈當復同私  
察也

朱子曰聖人說得此理似川解得長

楊誠齋曰六五示主也宜不立者也而人折然  
許之以悔亡以少似以生吉元不利又勉之以往  
則有慶曰上德而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則蓋  
晉之上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之服其明  
矣初出之朝日而遠者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卑  
煥揚元矣乎惟柔故明而不震也而不察漸而不  
烈蓋日之為明明則入井中則傾已之為明柔則容  
則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且其福之盛也孰  
謂柔而不立哉大剛如高萬宗之不吉小剛如香  
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  
之失得勿恤謂得其失皆勿憂也六五雖也為日  
為火雖柔克也

胡雲峯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然也  
且吉元不利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柔惟非  
言勿恤豐言勿憂大則泰九二象人九四革初六  
皆言勿恤非有不憂者乎勿恤之辭一有不當



憂者勿恤之。終之晉六五。夫。明。而。明。矣。是。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患。本。貞。以。為。一。切。去。其。計。功。計。利。之。心。而。大。明。在。上。則。其。明。於。當。為。而。不。當。用。其。明。計。功。計。利。之。心。也。不。可。見。明。矣。其。果。矣。蔡。虛。齋。曰。夫。得。以。自。知。而。要。欲。行。其。事。則。不。可。見。明。矣。夫。明。不。較。其。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貞。而。不。計。其。功。不。能。只。是。不。計。功。利。連。已。分。內。當。為。的。事。都。挑。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尔。康。曰。凡。爻。中。先。言。占。辭。并。作。善。語。者。喜。之。也。信。之。也。晉。卦。明。出。地。上。已。如。中。天。之。日。漸。昌。光。明。而。復。以。剛。君。臨。之。則。威。明。並。極。群。生。何。以。仰。紹。故。遇。六。五。而。為。君。柔。和。不。偏。不。蔡。為。明。深。喜。之。所。以。未。嘗。言。象。先。決。占。而。即。下。之。語。以。除。之。曰。悔。亡。虞。翻。曰。動。之。乾。為。慶。也。失。古。誓。字。誓。信。也。勿。元。即。憂。也。五。爻。得。正。坎。象。不。見。故。暫。得。勿。即。往。有。憂。也。

上九晉其角。利。用。罔。往。吉。元。咎。占。者。以。利。以。代。邑。近。未。光。也。

疏。角。者。西。南。隅。也。其。猶。日。過。于。中。已。在。于。角。而。猶。進。之。故。曰。進。其。角。在。角。進。過。元。不。已。不。能。端。拱。元。為。使。暢。自。服。必。因。彼。其。邑。然。後。元。咎。象。云。未。光。以。終。自。各。也。

傳。代。四。方。者。治。外。也。代。其。居。邑。者。治。內。也。古。代。邑。謂。山。自。治。也。人。之。自。治。則。極。則。守。道。愈。則。進。極。則。

還。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

且。元。咎。也。羣。屬。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

從。云。貞。各。以。盡。其。義。極。于。利。進。雖。自。治。有。功。然。非。

中。和。之。德。故。于。貞。正。之。道。為。可。各。也。不。失。中。正。為。

貞。

蔡。虛。齋。曰。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十。曰。剝。錫。

且。云。為。用。治。小。邑。又。為。用。極。其。剝。廢。我。非。唯。理。所。

不。當。抑。亦。勢。所。不。宜。祇。可。各。耳。

潘。望。松。曰。在。角。而。進。元。而。不。已。其。出。待。窮。不。能。反。



老雖獨用子但已則雖獨而吉非元咎言明昭天  
下而推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虛谷矣

趙汝楨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伸休故初二吉三  
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各惟五以柔順居  
尊位故性吉元不害也

蘇紫溪曰上九大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  
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  
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著實切確琢磨自伐  
其氣有之偏而銳之尾厲庶可以吉而元咎如自  
以為貞而執之不變安免于吝乎道未光正典大  
明相反天理明本體淨則氣漸消融一有圭角之  
果便非光明之體此所以必伐而去之也

姚承菴曰以極刻治其私終屬強制而非責任自  
然者蓋力以過抑于其外犹有隱伏于其中內外  
未為瑩徹于自昭明德大珠故曰未光

凡爻辭它卦皆取義不同然晉主進義元柔同然  
取進而有所不可進必進不必進不同者何也  
其主進者九四也其主不進者三柔也九四近五

而獨持上一步進不進之推則非以三非自身也極  
矣

按晉辭異同君子以自昭明德疏云周氏晉以昭  
為昭非註音註蓋取自顯之道本義其註同亦不  
此昭義受無介福於其王母註云王母于廟亦  
與之既云受此大福於其所備殆以王母為內休  
之象傳本義則云王母祖妣也謂明之至尊者指  
六五也龍巖疏云有五能而不伐之出也大全  
疏解作田鼠失得勿恤疏云以事任下委物責成  
夫之與得不得憂恤傳亦同之朱子曰非也按此  
文只是占者大勢已好雖失得亦不必慮自元不  
利也如言人君既同得德之人而委任之不恤恤  
其失得則為然元復是非而天下託矣雖以克當  
之聖皋蒙益禮之賢猶云安者乃成豈有上者一  
切任下而不問之理蓋謂聖人說得淺伊川解深  
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故不用其說且  
訓以馬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也晉其角疏云日過  
乎中在西自昭也傳本義則云上九以剛居外極



故取角為象雖曰伐邑晚云在兌猶是過亢不已  
不能端拱元亨使物自服必謂改其邑也傳則  
云內自治之本義則云改其邑則之乎小也蓋  
朱子意以程子解易多不曾說字事如取喻伐邑  
以自治者雖皆明卻之類皆于易說有方也貞各  
傳云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本義則云雖止亦各  
與註晚則不于又曰貞各之義大抵言貞固守此  
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止道為吝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

說此卦明入地中明處之象施之於人事則主在  
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有明求之義也時雖  
至闇不可隨世傾和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  
德故明夷之卦利在艱貞

胡炳文曰以二休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  
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為闇主而五近之故  
朱子從彖傳以利貞艱為五最詳多言利貞唯坤  
利牝馬之貞同人利君子貞家人利女貞明夷則  
曰利艱貞在諸爻中惟噬嗑九四大畜九三言之  
未有一卦全体以利艱貞為義者蓋明夷之時艱  
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室之時異矣彼方歎晦  
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晦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于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張中溪曰以全卦言雖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



蒙離是文王之明為紂所蔽也以二文王五箕子

象五休本湯以六君之為陰蔽湯是箕子自悔其

明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註蒞衆顯明蔽傷百姓者也故以象亦止以明夷

蒞衆蔽明于內失得明也顯明于外乃所避也

易參通曰晉書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

為書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問于明曰明昧

書厭道乎求明：失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

氏奕本此

程敬承曰晦而明与悔其明不同謂君子始物本

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

休之以自昭曰入為夷君子休之以用晦出地入

地為時不同本明之休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

而明全

初九明夷于飛出其翼君子于行三有日不食有攸性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為至暗者也初九非

之始最遠于難也遠難遇是明矣遠遇難則原形

不由執路故曰明夷于飛慷慨而行：不敢顯政

曰密其翼也而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于

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昧斯憂甚以斯遠

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性主人有言

濟初九明不而若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

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

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書飛君子于

行謂去其據位而逃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

也事本顯而處甚艱非見几之明不能也夫知几

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有所往遠則

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恠而遂疑其

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彖

方所以明為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君子見几

故重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

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說

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

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



甚之言也又如袁闕主黨事未定之謂名德之士  
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幸免黨錮  
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蘇子瞻曰折飛而平其翼必得其序已故坐其翼  
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重其翼緩之至  
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還食出之至也是何也則懼  
不死也

章本清曰初離休明去矣最遠見傷即避有子飛  
出翼之象凡鳥于將暮使不高介于飛出翼不敢

上進所以戒翼歸巢言其知明夷之早也

何玄子曰詳玩六爻皆合商紂時事上六紂也五  
爲箕子之奴四爲微子之去三爲武王之牧野二  
爲文王之姜里初爲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各爻雖  
未明言義則脩矣卓吾以六爻皆爲文王洪興以  
二六爻皆爲箕子止卷以爲一爻有二義者俱  
不必然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是往馬壯吉乎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註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壯也以柔中右用夷其明  
進不如珠顆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  
用往馬而壯吉也不重以翼然後乃免也

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足之上在左人非使用  
有失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  
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復免之速而吉也本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別記曰舊說當紂之時君子于行伯夷太公以之  
似矣惟用拯馬壯竟無其人乃知聖有大力狂亦

有大力未可勝也必求拯馬其桐宮東山之郭平  
北宮子曰紂用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于是  
懼而歸之史乃謂開天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  
紂謬甚此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  
之耳不然聖人豈易何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釋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折亦音承其訓曰上舉蓋  
拯而出之也而後人遂以拯代之義雖是而字則  
非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負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澤也

傳文也三典上正相應為至明九五暗之象不可  
疾自謂其元惡舊染乃俗本能逐革必有其新  
革之遷則故典而不敢故而諸公惟殺之也謂臣  
惟工巧而十國勿庸殺之始惟殺之云云既又而  
口餘風水心生漸有之俗不可以重索也故曰不  
可自止之不可思已  
傳大以下之明陰上之時其志在去舊而已也而  
周之治世宜有量才利天下于其大旨是能其  
害而大得其志天志苟不其乃傳亂之事也  
本義以則居則又在明休之上而求于至會之下  
正典上六暗主為應故何則陰害陽也自意之  
象然不可以重也故有不可重之義也此意也  
是至文王與十美里正合此又之義而中  
然者  
楊誠齋曰六五當與于六二當人主也中當與  
于當則若其子二上六位之為暗之象此則大  
之已也一書之出則志之出則既多也一理也

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也此則而  
言之此三其武王之事乎恭行天罰是而得也勝  
有殺紂是夫已之國雖五年是不疾也元相上帝  
寵祐四方焉敢起意是志自也  
書曰天惟五年而滅之子孫設作神王則可令  
詩曰於燦王神道不時晦時明其美其川大合則  
其証也  
為文而曰其大者除若則之七思也夫王之  
伐崇侯家平初之終諸呂季郭之際安史是也不  
可疾負者人臣靖君國之忠雖于適上侵權而有  
不若之功故戒其疾如曰以臣伐君則湯武之事  
聖人不待已而行之非可以為訓也  
似言曰志曰乃二字且玩有湯武之志則可無湯  
武之志則暴戾志在除殘元惡不將漸戒所以  
順天也累我所以起人也既非暴戾負以費則  
非較順逆以費其此之謂而行之志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矣曰入于左  
腹腹心是也



本義在腹首並隱之義。獲明者之出於門庭者  
得意于遠去之義。蓋離休為至明之德。以休為至  
暗之德。下三爻明在別。故隨其遠近為之。而  
之不同。六四以柔正。皆暗地而高。故可以得  
意于遠去。五以柔居。而己以柔為。以理止志  
以晦其明。六三以柔居。而己以柔為。以理止志  
至于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十五爻。而為君子  
所上。一之為剛。居七

李惟孝曰。不曰獲心。而曰獲明。此之  
明。委之心。何心也。出豈得已哉。不顧行遁之吉。何  
其戚也。象傳加意字。其旨深矣。

六四雖在近君之地。入而元用。乾居隱僻之地。故  
曰入于左腹。得意以去。遠故曰獲明。之心。出則

爾康曰。爻辭腹字。并門庭二字。分明是宗臣而遭  
內難者。不得已而潛身遠害。其心為存。存亦社計  
故曰獲明。委之心。出則門庭與微子行。同其理  
最難。既不可如心。又不可白世。則有出門而已。以

六四為盡。忘知臣或君。固非若此。六四之

其心意。故雖進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亦非

爾康曰。劉去非先生曰。其出門。其與初九之行

若則若與。想當有九可素。何之計。為不行之行

一。如以竟。何地不可言。亦不必言。故而不著吉

以傳。亦不。作。語。曰。獲心。意。已。此。心。自。獲。亦。自

信。耳。又。誰。得。而。知。之。我。六。五。尊。所。又。師。衆。而。得。中

其。子。以。之。如。其。子。者。亦。往。而。志。已。自。明。可。而。不

可。其。其。與。大。王。皆。明。矣。之。聖。也。故。特。著。了。任。然。之

其。之。聖。焉。見。微。子。之。聖。難。知。六。四。爻。辭。亦。在。可。解

不可解之間

又曰。大難外難也。唯小難可以計較。求出亦可以

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其難矣。故其

子之明矣。晦不見明。亦不見矣。大子時深贊之不

必中以艱貞之戒也

六五箕子之明。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傳。箕子之晦。歲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存。不可

滅息也。看通。通。意。夫其所守。且。亡其明。乃滅



息也

易勝曰明不可息非謂精忠大義炳然入目也其  
子之悔其明者此以與己心之一恰非非為其明  
明之中此合人與一息而息一息之明也其明  
可見也不可息正在此一合處也其明不可息  
也

何玄子曰明可悔不可息以其在內不露故也  
作其明而大日自射視之以為入于其光而天下  
後世視之則然知其心即然于其明不可息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為貞也

又曰俞琰氏曰荀子本作其子以為其子即其子  
也。不敢顯稱其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孔子  
通知文王之意乃于彖傳顯言其為其子後人因  
彖傳稱其子遂于文詞并加竹作其此說似矣不  
知古彖其原作其也又劉向云今彖其子作其  
按漢書儒林傳荀子超冠為易師易文以為其子  
明矣萬物方萌滋也宥持論巧是易家不能自  
曰非古法也晉鄭氏家諱云訓其為其子為其

漫衍元經不可致詰以証荀與

荀才本以文士不求顯稱其子之名故曰其子此  
大義也六五當君位應當為斷又王所不足言然  
而其位其德非以人足以前故時其位為其詞  
而曰其子之明矣家言其子此六人皆為其子其  
用意忠惻可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大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大照  
四剛也後入于地失也

明者地也地積主三爻而愈聚故以上為主陸君  
故曰不明晦直是悔了不必言至于晦

爾康曰此文似為射事既稱五為君位不可言射  
以其子明矣當之矣此六言君可也五上兩又亦  
可相似如大有鼎卦五上出是一意

易微曰孔運曰君者所剛也非剛人者也太甲曰  
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失則也蓋能昭者  
不失則失者則不能昭也

胡雲峯曰離之婦四圍以德言此之照四剛以位



言亦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為一而所以

為文王

左傳氏曰自古亡國敗家恆明察才辨的人起初  
何嘗不高明也竟所謂明也而亡之失夫為君之  
明竟成於極情淨的人不義以信為昭不然失  
則即是不能明

後明夫前與同此其義疏不如易義難於不敢顯

故曰重其義傳本義則云見傷之象六二一爻疏

云六二以柔中用夫其明不行則壯之事者也

故不為暗主所疑得徐二國焉以自壯而獲其

壯吉傳本義則云君子為明暗所傷自免有道極

用壯健之則則獲免之速而吉蓋疏既以用極焉

壯吉為履乃濟傳本義以謂速則免也順以則之

疏云順剛主之則傳則云則謂中止之道能慎而

得中正所以處明夷而保吉不可疾貞既云民迷

日久不可率正宜化之以漸傳亦同之本義則云

有不可疾貞之戒謂成君不可亟也六四一爻疏

云六四休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中順入于

左履獲明夷之心意既得其意則近不之避難門

然而不逆時之傳則云即臣以違俗之直結君去

尤盡其而心後行之於外本義則云得貞于柔去

蓋此卦上六之暗主六五非君也六四上六次

非正應又不相比不當以四作邪臣記本才辨之

詳矣



家人

家人利女貞

証家人之義各自欲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之人  
之事也親而論之非元亨利貞之義利女貞  
其止在家內而已

傳卦外象內象為厥自火出火熾則生熾生自  
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反于外之象二  
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內外為家人之道明于內而  
與于外取家之道也人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

行於家者則能施于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  
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  
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  
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介戶與言為切案  
齊於其方非與有齊義也如戰于乾非有戰義  
也

馬融曰家人以女為與主陰德明以風自火出行  
自內始

張中漢曰家人之義以內為主六二居內而位正

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以謂言又與小家  
人而獨曰利女貞者何耶蓋家人合其離而取非  
與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得柔  
正此亦利也貞之義皆辭則于二女正分家人與  
離之象

胡雲谷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  
象也長女居上中長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二柔  
皆順明位親柔而不敵抗之象也內明而外與  
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象也而卦  
獨曰利女貞先正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  
為內家以女為內女正而其家元不正者也

紀開曰家人家元二尊一人在二人之上一人為  
主之意即家傳家有嚴君之謂水象訛而從家  
陸庸成曰與德為美則德為明通卦諱言明者以  
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所  
謂齊于與言為切案齊于與非與有齊之義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八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為父母之謂一父之子兄



疏家人有嚴忌焉父母之謂有上明義均天地此

人言直芥印

近  
處  
念  
口  
父  
長  
母  
慈  
世  
何  
以  
稱  
美  
古  
之  
一  
家

之。家。已。增。上。下。之。分。此。子。平。之。或。也。由。今。之。或。也。

惟其之義，又難教，自不能只察其心，又以其虛心。

外番肅然從之尊子半乳父半乳人制婦姑各各

其道而後字道正：家而天下從矣。

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

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張中溪曰。翼為風。離為火。蓋火煔則風生。而火者

風之出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

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人身之所出

惟言與行言有初則非虛言行有初則非偽行言

行相類則其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

知風之自也

楊誠齋曰葵本心也今舍本心以離日之大也

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于今之者火之从遠也

于火之者。以之爲如家人。婦夫之相。生之也。

物必有出以自入出教自家出平日出故君子

止言行以我爲徵以家爲家。

而之物出山行必有爭行而之者其出也

4, 1, 5, 2, 3,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阿  
六  
子  
三  
一  
一  
小  
六  
四  
六  
火  
絲  
風  
看  
大  
三  
之  
响  
化

風月火出先高鳥城火中之焰是也

素齋之大觀  
卷之六  
外名家人  
則此大乃  
意狂之大

[illegible]

吳切清謂屋下有火炊爨則屋上有風自突而出

凡有外風自內而出者是其家有人居之也其

說小而鑒

初九闢有家悔亡象曰闢有家志未變也

註凡歌在初而法在始家質而後嚴之志變而後

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

開有家然後悔亡也

本義初九以剛易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吝

吳



趙盾驚曰剛子始則人心未安無傷意害義之事  
故悔亡敬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凡人情愛之理則無殺親之至也然則君子之家  
又當思慮未及于邪非日未及于之時而為之  
防也

六二元候吉在中謂吉象曰六二之吉以中也

徐進齋曰六二以柔居申莫順應五婦之道也遂  
寄成也婦人元所寄成惟在柔中隨而已所謂惟  
酒食是議者也自古者居申中得止固守相道故吉

也

俞玉潤曰蒙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四順以巽事

君之道家人之二以順巽事夫之道

商康曰六二既曰元休遂矣又曰貞吉象恐後人

誤以貞為利履故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明

婦人之貞於順巽而已即上文元休遂仁也續

是也頗能守此而不違則為家之吉矣

凡三人嗃嗃悔屬吉婦子嗃嗃終合家曰家人嗃

嗃未夫也婦子嗃嗃夫家都也

傳治內過則曰傷于厥急故家人嗃嗃然骨肉恩  
情嚴過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可寬信之中然而  
家道齊肅人心以是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嗃嗃  
則終至嚴合夫在外有嗃嗃之家蓋對嗃嗃而言  
謂其夫丁敬肆乎豈不吉也

來曰大嗃嗃有以齊家之嚴而為之嗃嗃以嗃  
為王而元心則嗃嗃之情使婦子不能肆而至有  
嗃嗃悲思之嗃則一家中離夫去家之即不離悔  
屬而終至于嗃嗃則九二過則故又戒占者以此

何玄子曰嗃嗃說文云嚴酷貌鄭康成云嗃嗃之  
意據劉本作嗃嗃說文云大熱也當是嗃嗃吳熹

通離火炎上三為離上畫以別居別過則不中故  
象嗃

又曰嗃說文云太息之多按礼嗃其意也周頌嘏  
嘏在氏傳湯虎從者曰皆為嘆俱之辭嗃嗃嗃于  
嗃嗃蓋不堪而歎不以訓笑說者自嘆未嘗曰嗃  
之反宋玉四說重則卦元嗃嗃理得外青英  
大嗃元嗃右嘆右泣有嗃之象治家難以嚴為主



若專尚其利而亡恤其害之患如以格之自誤  
有潰小井之雖其患之致婦子之則常用思之

之且惟在位則人能得益縮之約所以時難有通  
而惟力可致能富其家而大吉也

九

繫斯我之恩大者故終吝也  
則曰曰家之治家者婦子其所守有惟而家者則

九五王假有家而相愛也  
陸績曰假人也五者身位也四者心也八者家

亦同焉

故曰王人有家人下止之故元亨利貞吉

六四富家大吉象富曰家大吉順在位也

蘇子傳曰王有以八下為家一八下而相愛

前康曰六四能富其家者以莫固而在上休之位  
惟順能善其職畜之且惟在位又能操賢縮之約

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子則吉也故推衆  
則是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子相忘也故爾焉

所以操都有道而權力可致故能富其家而大吉  
也

勿收以通相愛之情九五有人右之德故謀其德  
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

步登曰六四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家象蓋承

臣聖人之意也

承應皆陽寄也居其間而養有之故曰富家孔子

爾康曰假當依而融作古雅反訓人有家之有與  
苦風直浚明有家亮未有邦之有同恤憂也王假

恐人以財為富故釋之曰順在位也順在位即男

有家而勿恤尚大也其義與豐稊辭王假之切憂

正乎外女正位乎內也以此為富如礼運云父子

同何謂尚大存大休奉大綱不肖 小即之何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即此義

也王有以天下為家當以天下為公

方孟旋曰治產積居亦是治家之義六四能富其

又曰假至如經序後神契王有之空山遠之空蓋



勝諸婦外則父兄弟子諸子元一人之不能化也故  
以交相愛也程子參意又言之有人婦而己有子  
者皆在此中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家口無訟之吉人子之吉以  
知為家人之德當家道之成則上無言以言下無  
言也故曰有孚九陽以信為本有孚則上自下以  
實為本者也是在家威故家人之口而威服之亦  
通可然惟信乃威身得威家人亦如之又下言身  
利如施于人也

徐進齋曰上九陽到否卦之中家道大成人信之  
天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致純律身益嚴故曰  
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何玄子曰陽到在上有威嚴象剛以純物而愈久  
愈肅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  
偶然哉以處卦終故曰終吉治家現了身下五爻  
未及正身之辰故了此爻是其意蓋保家之瑞典  
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裡

唐荅菴曰初家之始故言正身二以上家之終故

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之現型最切是不可  
欺反身而視且所以則家言皆其言有諸己身家  
家所信故曰有子三山關之自見其行解之自見  
其從德自見其信即有不自見之信自其信而

人  
接家人解言則家一有盡言為德小家人之自必  
有所身嚴而名長所謂父曰己以嚴名而四子  
說家子曰而身嚴之名未也作 了此言諸家  
但九作而字說者即說云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

事同於國有嚴君可証也順在位也說云順承子  
君而在臣位傳云以莫順而君正位能保有其福



睽  
小  
事  
吉

謹子曰：「睽睽，見四體，莫不吝。若曰：『德聚也。』小者，言者正其心，若之時，猶足以致其心，故不吝。睽睽而已，頃行，睽睽之道，則其心已少，少者，不則歸，而睽睽之心，力必其心，而睽睽之心，何也？家，一離，一則在，其之際，在四體，正者，已睽睽，九陰在三，則其心，不吝。若曰：『止家元，不止，女，不止，此象之所以睽也。』睽，小事，言者，小過，柔過乎剛，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睽，柔過而右，剛故曰：『小事，吉而已。』」  
 彖引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何使其動而明，則進而上行，則中而息，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六小事，吉是無睽之時，無卦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則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莫如以到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耳。夫當文明以悅，而目主之以柔，則大有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二者皆柔之

鳥之說亦未為全然不是也但以說而推之則亦鳥柔德終是強遠蓋不知是二句字亦則鳥之

本清華氏曰元下離上巽卦取上六下三爻以爲  
 乾中女與女相處異端且自初以至上皆不當於一  
 陰一陽每行一陰遇故爲聚然自初之時而與之元  
 說離明亦可致小事之吉也離元皆含一本小也  
 陰柔有互則特可處小事而爲升

之爲計元上雖皆全也夫其作組俱物而

火自動于上澤自動于天竟不相同非坎離若之  
陰陽相遠也中女少女雖同處一家及其有行各  
違其所端其志蓋不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合也  
聚消子曰離下元上為華元上離下為慘業以九  
居五而六居二則柔得位故曰七有剛貞於以六  
居五而九居二則柔失位故曰小市占若華之九  
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應天順人是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幾于明惡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于剛是以小市



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已睽之時同大矣哉  
睽睽大初而上而初二初二初居其志不同行  
者此就二初而小初為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  
二物共成其理理應同濟今火在上而水上居  
下而初二上初二二負所以有少中少二女共居  
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遠志不同行所以為異也  
說而震十明乘其而上行得中而貞子元是以小  
事吉者此就二休及六五有應休所以小事吉

說而震十明不為非僻乘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  
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柔遠之時卦爻有此  
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  
此以下應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休而得同  
合也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教其同睽之人其德  
不小睽雖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  
人則不可也

傳五以明而應則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  
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七遇王

于卷柔主見剛臣尤步俯從五唯庸則元吉也天  
下睽散之時必居臣剛陽中正至誠竭力而能合  
也

胡雲峯曰大睽上初而愈上二初而愈下此  
所以為睽安人通卦二初同居者多矣以非休睽  
故以不同行時人乘進而上行得中而貞子元皆  
主上雖之中言之在陽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  
是以小事吉又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楊廷芳曰物聚則明散則孤○象為得而不方然

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不可  
吉則元為貴易矣元之恆震乎離之明合是睽也  
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  
是合睽也故曰易當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  
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偶萬物之分而聚非合  
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同大矣哉故曰  
窮則通

何玄子曰物睽于同非同元睽召睽之意故反睽  
為合也于復傳云占者聖人之占也則天下之物



成天下之事取異物相制或以相合其類多矣  
又曰昔元桀子桀主也而獨離皆外禮者每稱焉  
紀下離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柔下離上曰訟曰柔道中下外而用乎剛離上離  
下曰離曰柔得中上止故亨震下離上曰噬嗑曰  
柔得中而主乎坤下離上曰晉曰柔進而上行得  
下離上曰明夷下離上曰明夷曰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故下離上曰未濟乾曰柔得中而  
應曰若象在外休又雖不亡而貴之也本卦元主  
亦有應然吉不致離主者以五在尊位而得中道  
故也  
鄭氏如曰：離不和說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  
睽乎明則不苟又說說之善也天下不可以柔主  
也則柔不過所以睽也得中應則睽以合矣是以  
小事吉  
錢氏新曰：火澤一氣元睽以動之上下而或睽二  
女同居元睽以志不同行而成睽因其睽而事之  
以下之說義上之明則自下而上合柔進上行得

明之柔中應說之剛中則自上而下合是以小事  
吉也何以止于小事也而休皆柔而合睽之王又  
柔也  
按彭山謂大比之睽以睽塞之睽言里之睽以  
睽之睽之時多萬物之睽以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地大比之睽一日不睽則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皆不睽其睽則睽大比之睽也  
吳川之曰：睽合見睽一睽百睽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睽睽有變化之端合者一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合本睽殊非有後先彼此之判也火澤異動同出  
於共鈞二女各歸其室而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矣張如子曰：睽言睽物性之初分六爻言睽物  
我之相睽  
黃氏曰：家人為長女中女相睽睽中女少女相  
從少女既與中女不相睽則中女亦應與長女不  
相睽也然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為睽睽何也蓋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金畏火也故睽之睽言里之大為



其

汎是也

曲玉天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九畀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証爻悔之乃下訟之下無所歸立悔之由人分  
志或時悔亡乃自心漸之悔也始中而終其  
馬物其能自止於相斯也故乃自復也時  
安而訟而訟乎訟上之訟可訟上之訟可訟  
德自其多之所言也見惡人乃時也象曰

陽誠方曰此聖人合初九九二之訟也上下異趨  
而初九水大其性而剛剛惟剛故初九初而下

固不與九四為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  
然然聽其去而勿逐其安而自復此合睽以舒  
不以急之道也惟相戒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  
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費我而我涸  
其患已甚然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逐此合睽以  
害不以禍之道也

胡雲峯曰六五陰居少故悔初九陽居時亦以悔  
者元正應故也雖元正應曰月盈則虧其悔亡矣  
於初九則正故喪馬勿逐而自復九所不與二

故喪馬勿逐而自復水義丁故以為睽睽此則以

為象何也蓋此示上之悔亡之由而當之為馬悔

之義乃逐自復悔亡之象曰五歲家大之律也

時大也此八歲之律初九九二之訟可以以之

言二乃訟之也

象上言曰喪馬勿逐自復言初九之訟不訟喪馬

上曰日訟言二之訟可訟也

用之訟曰訟訟人下之訟者先言訟之訟言心

之訟言心訟訟心為果初從生之以用訟訟天

下者才為我國則進隨為雖不為我國則進亦無

己與進喪馬何與孰與勿進而待其自復予以與

戒惜天下者未求不願其來此來不為其進如拒

惡人之不能者然何如破除成心時漸受之乎人

己之不能各証能合天下而免丁今七歲漸天下

之訟必九吾心之訟乃免其之也

胡仲興曰初九喪馬勿逐言亡口九合睽宜徐

勿急則自反前知所以合睽而亡故為勿逐不

較則自化睽宜所以平睽議一故為勿逐八比合



際之道行之在初故分際莫如初也

陸君教曰情之發有解之愈疑言之字有端之愈

味之之似百強之小愈疑所以此言之愈疑也

解故曰明也事之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廣小力此言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遠表易自以不為以而為是見其非非非非非非

其之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人口而作一字是古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其乃古者言之也際故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自後見惡避世則收物當待人周而際自消天下

可以元發矣焉知此道之可以治而治於看行

此不唯之故先言云七看所以於之也

九二過主于泰元象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註處際失位行元所當去亦大位使亦去黨出

門則趨不則而過故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其位未失道也

傳三每五以應外則無者已然在泰之時則四

相與之道與而無則反之也

知受而矣故二五雖正應當毒以不主則其

序合已故曰主于泰元象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人口而作一字是古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其乃古者言之也際故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自後見惡避世則收物當待人周而際自消天下

可以元發矣焉知此道之可以治而治於看行

此不唯之故先言云七看所以於之也

九二

過主于泰元象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註處際失位行元所當去亦大位使亦去黨出

門則趨不則而過故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其位未失道也

傳三每五以應外則無者已然在泰之時則四

相與之道與而無則反之也



[illegible]

行之又言元者當睽之時必如此然後元也  
。象引曰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睽睽之時  
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乃睽而不  
合雖然二之与五本正應也君臣之美不可廢也  
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以自  
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已合而无咎矣  
蓋求之太殷卑之太重疑于為却然本其正應非  
有却也道正道也睽睽字之美  
一卦之主六五是也五雖應二然睽睽之時不

能任心以應故其象為遇主于巷不遇于正五寬  
大之至而遇于正五的隨順之象二五皆失位故也  
遇此占者不可五道而行當婉轉待死以求通而  
不至于死也直道而行死矣  
陽止泰曰五謂五二以五為上五以二為宗後世  
宗主之義其此說之是若世中道何休六一里八  
十乃八家共一卷是也離中虛有虛象  
六二凡與中其牛掣其八天且剝元初有終象曰見  
與中位不當也元初有終遇剝也

跪位不當故與被曳遇。上九之剝所以有終。  
 李彭山曰：「天安定謂當作而草廬氏亦以爲然。  
 蓋古篆而與天字相似而誤也。」又去聲之剝也。  
 剝剝剝之剝也。天而且剝重傷者也。  
 說文掣作掣曰：「角一俯一仰。」鄭云：「本作掣云斗角。」  
 皆踊曰：「掣剝獸本從說文。詳依知子並本作掣傳。」  
 云：「一角仰也。」苟與本作掣。  
 潘雪松曰：「六二正應上九致正道之疑而三遂以  
 疑或見與所以致已者乎。所以引車者三致且以



利

利

5

5



其志仁賢投合而交不濫于匪人允恭之道也

此

此

胡雲峰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步入象噬嗑六二  
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為欣宗噬膚睽二爻即即  
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初與五先言噬嗑  
而後言象睽本有悔之所以亡者以其有分之  
象也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睽六五以九二為宗  
皆以睽中陰爻言之明從陽少子從宗子也二五  
利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步二  
以五為宗其合也有丁亥之遺字同之二上當以

皆以離中陰爻言之。明從陽。少子從柔子也。二五利柔得中。故五以二為柔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丁亥之遺字。既之二上當以



馬中白曰六五之悔亡以中也庚辰二之嘆言人  
之誠也如是而人之言而益信不誑也夫而有

諸事曰曰。此。其。有。故。一。可。以。已。之。事。序。一。  
 宗。曰。上。而。之。昔。理。五。品。曰。上。此。五。品。皆。故。宗。  
 昔。宗。曉。此。昔。而。之。理。有。五。以。宗。一。而。而。之。開。而。  
 而。而。之。有。指。上。端。此。已。昔。而。中。之。宗。五。品。或。非。主。  
 此。宗。宗。有。宗。非。利。亦。無。所。義。以。為。中。已。以。知。是。

之柔中下應九二之剛中是雖元性：即合矣何  
咎之有其悔亡也固宜凡自內之外曰性自外之  
內亦曰性焉以柔爲二或爲五以剛指三或指四  
謂嗟其間隔自此以後嗟嗟作解珠不相牽  
爾康曰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同我之  
誠意誠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  
無咎不知厥宗之義必至不信而誤君將以爲謬  
已矣嗟時性二五剛柔不偏同心相應而嗟最步  
矣宗則昧者乃親嗟唐則雖皆乃步何下之有也

上九於以見不遠金而見一車夫樂之然後以之於

[illegible]

程子曰：「陰之上九，離之為道，在諸爻，不以  
為明，以其柔也。故曰：『柔得中，而應乎剛，後  
有王。』」

上則為德以明在上而為察所以為睽之極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  
性而遇兩則吉遇兩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  
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十  
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明之功也  
朱子曰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霽睽之上九曰往  
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通明陽之氣至是  
而方暢也

湯晉雲曰內外皆賤而有所恃外外皆反而有所



應初喪而勿違至四遇九夫而初四合矣二去曲  
以來遇至五往何家而二五合矣三與四牛掣至  
上遇而而一上合矣夫一之理同而二之理不同  
有終焉  
多終山曰終之為非初終者終而一之理同  
而二之理不同也終而一之理同而二之理不同  
而而終者終之為非初終者終而一之理同  
而二之理不同也終而一之理同而二之理不同  
天下中道之理而使之不立乎終而一之理同  
而二之理不同也終而一之理同而二之理不同  
下  
紀開曰始之終也元所不疑故云群疑過于明故  
過于疑故元性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元  
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得天下之至疑  
其初謀然而疑其後然而釋  
四同曰此卦以三之陰言致終之由五之陰言安  
終之順四上兩陽言察疑之明蓋明至極而後終  
終釋群疑故于上九終遇而之義而以象見張孤  
發之以見可疑者在此耳先言以上九為情然則  
群疑由此而降尚可謂之明之過察乎

爾康曰或見陰象或上時見乍聚乍解忽起忽  
俱是一時說之象滿後生疑蓋人皆障目道所  
謂者指四五言非也其說以終遇亦則其時解時  
有九象下則雖見其情皆然而已  
別記曰象傳說而龍明也而上行中而更則言者  
也夫為小故曰事小吉然終之理人欲言則上  
六久見二初之悔之以則止也二之遇卷四之遇  
九夫皆又則已五之悔七以位利而應則七之不  
遇則亦未能有終矣蓋惟有則是以自立情難終  
而德不孤彼上之陰孤則則遇而元非則之罪  
也世或言則之寡合而鍊鋼化作繞指欲以悅人  
情令人欲求有能合終者也蘇子瞻云人苟能同  
知之若是也終人可知終之是以有為者見之則  
此語大有解會  
按終解與同喪為勿違自從証云為之物雖可  
隱藏時或失之不相容說不謂尋常終必有度傳  
云為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陰失元與則不能  
行是喪其為之四六之合則能行矣過主下卷



疏云過之不逮傳本良則云卷石而回之全通首  
會連之謂六三一之說云也雖以其牛爲君在  
上九不爲日合二自道又入於中其義亦以  
見其已而後也故道與牛彼奈諸而不往不來  
所是之非也此義有刀從上起上約二三四五  
道與傳本及山六四與有一字一義一生皆有口  
祖終前之二刻者傳云重陽上上爲口所傷也不  
美云上九積陰方滋故人有兌割之應天疏云判  
頭皆云乾首頤氏所謂去聲之利也朱子又曰天  
合作而剝竊集文天作兩而作孤當元各註云雖  
在乎陽志故得行故雖危元各傳亦然本義則云  
屬巧得元各蓋由本非危地然當險之時必以危  
憂之乃得元各也顧宗噬膚疏云宗主也謂二也  
膚三也三離陽二二之所噬二五噬三去其間省  
剛五可以往合而元各傳本義則云二五步合之  
象五雖陰柔二輔以陽剛如噬齧其肌膚而深入  
之也匪寇婚媾疏云四剝其應故謂四爲寇睽志  
既通匪能爲寇乃得其二爲婚媾矣傳本良則云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蟬著

塞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

山則道窮往則利也又皆當往各履其正帶難優

正之利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而故貞吉也遇

難失凶吉可得乎

本義塞難也是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

見險而止故為塞西南平易東北險阻人艱方也

少在塞中不正是險又卦曰小道而承鳴進則往

皆五而得吉也則入于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而

而而不利此皆塞之時也七大人就後可以濟

難又七子凶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之雷澤二位則人貞之義

也故其占曰利見大人貞吉也險者貴于能

正而又不可終止也險者利于進而人不可失

其正也

胡繼湖曰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

離卦為對是坎公為塞故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為

晉是為利西南矣是以塞為難而晉為進也塞卦

無西南之土故即東北對言之不七卦內有取

于西南也艮坎成塞卦雖不利而九五以剛健

中正君子上六二以柔順中正法于下有人臣利

見大人之象為大人謂五見謂二三五則柔皆正

故言塞取是不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名義甚巧

王萊五曰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者艮坎休本

坤以九往居五而或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

坤之中位非利而往南得中之義于言不如西南

之為利而之其所詣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于此

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吉之

孫洪興曰坎艮皆東北其利西南者由中而達以

柔位故云往得中其不利東北言下生上中則

為道剋故云道窮坎艮各自有中者也險難非中

不濟若說以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利此不利彼是

性直性平易耳非能往難險也要見得艮坎互



險而能止惟見險而能止方往得中而可以承之  
故曰往有功可以止却  
鄭氏如曰主入主卦圖謂下上轉而坤乃建北過  
坎遂成震則又非上休之坎我欲斷主先天受天  
謂坎得坤位為利却又道了下體之六蘇紫微以  
得明夷朋立解與主參連來領意頗合而第以坤  
艮卦作而言以中虎之說則于坎險止止之義亦  
失惟蘇子瞻之說能確  
爾采曰西南東北上補開口西南為地東北為山  
劉子新論曰養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  
逆也本義曰西南為坤方卦上休本坤自小過來  
凡四之陽上進而五而得坤休之中為利西南東  
北長方下休是長自小過來凡四之陽止于東北  
之長而不得進而不利東北胡雲峯曰後天之卦  
坤位西南是位東北坤言西南七及東北休是以  
對坤言養言東北七先而向取坤以對長言蘇東  
坡曰坎北也坎主合休為養則難在東北矣則西  
南首其九艱之也予利西南沒不利東北斯有此

不利則彼便利矣或又曰以坎為乾所索之坤卦  
本坤由五往而成坎以坤為西南九五中正故曰  
往得中洪覺山曰利西南西南寬大中休之何六  
子曰利西南者勉九五也乾靈性五而告上卦之  
中不以坎險為可畏而以其身入焉實為則將有  
出險之望彼西南何遠之有不利東北者或九三  
九三止而不進則何時出險故曰其道亨也周光  
德氏曰坤卦之象有西南而元東北塞卦之象有  
東北而元西南有之為卦川流之為卦主坤處其  
東北之利明者以為主塞處其西南之平易以者  
為主無過氏曰解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  
坎性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  
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也朱先生主坤苟與主  
小過何子元主皆非中義鄭訓作和與說文同  
王肅又訓作遠但遠遠卦象劉綽續如解得樂曰  
中象之誤卦本元坤劉說誤矣楊家仲曰自泰之  
始于東而中于西南窮于東北則西南有中象東  
北有窮之象是揚言亦久也貞吉謂五也傳所謂



當位貞吉以正邦者是也朱先生通指五爻則失

之  
又曰西南東北得中之義說者紛：謂剛謂地為  
山道起後人平易險阻之說卦圖之時變卦之未  
亦非本旨熊南池以解卦曰謂坎性在上為得中  
于西南无涉既非卦辭涵括宜以坎卦本坤而陽  
往居五得中則別尋坤陪亦非卦象蘇子瞻以西  
南為卦中所無乃即東北以推言之同先德何玄  
子本之而曰塞卦有東而北無西南有之為卦為  
川虛之為主卦是虛其西南之乎步者以為主也  
此說意確而圖以為丁義矣然系辭有利西南往  
得中也之句夫以坎五為中則西南之義不明從  
言西南為中則得中之言不明洪范山口西南寬  
大有中休淇澳曰西南者絲中而達以柔濟則謂  
西南陰方以佐東北之陽陰陽相合是為得中其  
孫二義并其中亦借坎五以言之下實指坎  
七乎絲繫義以佐柔者  
象曰蹇難也險在而也見險而能止知大哉蹇利而

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蘇東坡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中

而能正邦夫險中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

有以任乎天下之大難矣坎險在艮山之前進則

跋涉勞苦不容不退而止也卦有艮坎而元坤乃

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者何哉西南去坎險遠故利

東北去坎險近故不利亦化純坤卦元艮而曰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蓋舉彼以明此也孔子釋之曰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西南乃

指九五東北乃指九三九五則得中故利九三逆

剛失中故不利文王以艮坎之方位言孔子則釋

以艮坎之主爻也大人指九五蹇難之時非見大

才大德之人莫濟又必居貞而不失其所守則吉

故曰利見大人貞吉時雖蹇難然自二五上其位

皆正所以吉也

鄭中甫曰蹇以遇險而止得吉則九三乃成卦之

主辭以居險能動得吉則九四為成卦之主蹇之



九三當率諸文以濟塞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孰  
往之哉九三往也九五之辭曰大寒朋來朋有諸  
文也而九三之所率也  
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文言之此意  
正在正和內見上下九不歸于止：明九五之為  
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  
爾康曰以坎微坤西南來而竟以坎為西南坎之  
中又為得中終元是安此因塞本卦九五得中而  
言其利蓋以全塞言非以上坎言利西南始東北  
言不照坤坎言之至于西南為中亦有可言蓋春  
與冬為始終而西南邊在其中且火為生物之始  
茂茂木東地為收物之終泣寒已結惟西南成其  
得其中此坎微坤已言之矣  
頃平菴曰陰而止為塞止于外也見陰而能心為  
知止于內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進之止于內者  
有所見而不妄見也此象與塞之所以分也也與  
塞皆訓難屯者動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之塞者  
止于險中崎嶇以涉難者也此屯與塞之所以分

也  
薛晉氏曰否泰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  
得中謂五也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塞解曰所獲  
觀塞卦則為解覆觀解卦則為塞塞自解來則四  
往者五而得中二往者三得良也蓋窮解自塞來  
則三往者四而得裝五來者二而得中往者得中  
中在外也來者得中：在內也二者道中故離位求  
應皆為利也  
經綸曰塞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陰卦  
正則中晦昧而蒙塞貞艮見險能止則中七明而  
智需險在而氣恒惕知險而不進其知也大人塞  
險存前艮為塞光明句之有陷焉其六知矣哉然  
蒙順而塞逆需可需而塞在難則二艮與由為  
艮曰山上有水蒙君予以反身修德  
既山有巖水見阻難水積山止難故  
曰山上有水蒙：止之時未可以進雖反求之  
身自脩其德進乃德主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  
身修德也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塞通



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既塞之象又曰水木通  
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  
顏鯨氏曰君子之遇難阻必反諸己而在自修孟  
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成而後求之視則子  
職之共無違道于是之象則反求之清愈為當橫  
逆之交則仁休之修靡懈推而至天下之塞則  
藏身于固以全修養德于愚以知幾讓善于無以  
違害皆反身自修之謂也  
或曰塞與困相似一致命遂志一反身修德何也  
朱子曰澤無水是乾燥之極市元可為者故只得  
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則就可止步但曲折難阻  
故教以反身修德只觀澤無水山上有水便全  
然不同  
趙汝楨曰水止于山上潴而為汙成也水出于山  
下流而為泉蒙之象水在山下雖無成則然坎沉  
水也非山之所能止惟有曲折回旋而後通故為  
塞之象或曰聖人大象之辭為指而外他義哉所  
不及身卦之訓義各有不同有偶同者亦有偶

異者曰山上有水止卦以起義曰險在前擬非以  
起義能止之知遇塞之方也陸游中注有功辭象  
之道也陸終止之言而理不齊非因比之士難  
以語此  
紀開曰易象示人處難之道有三在也濟以動故  
曰經綸在困所以說故曰遂志在否所以否故曰  
修德也志在致民同志在善道家化可同也困中  
舒迫困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  
六世塞未塞象曰性塞未參宜待也  
唐叔魯曰下三之皆以止為和否歸初言初在  
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賈卿曰士君子憂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上下治治亂去就離合存  
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直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  
不可禁者皆塞也斯時也指足一進指下三進下  
口三進第一要當待未去不當清不攻理不察  
勢任往赴之也遺陷收難之心守待始有商量塞  
始有商量塞然此其可待也  
何玄子曰六卦濟塞之士初非濟塞之位而無應



援則漸近下險而寒峻雖行不止而亦則有見險  
能止之譽此又中言冬有皆就冬之言謂冬而止  
于冬之也對以之時初六去險能遠其止能先何  
見前險上德之所謂知也  
或謂往寒未寒朱子曰未往二字惟理傳言上進  
則為往不進則為未說字極好下往者守而不進  
故不進則為未  
馬宗之曰進於險也故往則寒見險而止如矣哉  
故朱則譽初三之寒事外之寒也曰上之寒事中  
之寒也二之寒君父之寒也五之寒天下國家之  
寒也事外者素月而去之事中者集黨以濟之右  
父之難奪不顧身而射就順得人乃真寒之真畫  
之矣  
尔康曰寒之往來初謂作步者不決人往而隨寒  
而喜其歸來以為逢初遊世之衆誰如聖人救世  
深心大不其然其所謂往寒未寒言其意其往而  
喜其來也惜其往之往以隨寒而喜其來之可以  
西非也現初之來各何以宜待所待何事上之來

碩在內何志而中間極當險阻之旁連結同心之  
濟倦之心雖之之語如白駒之留尔公尔侯僉  
游逸深建強之招離謝終幕幕的瑛紫何年仍順  
幾多娛樂其詞甚甘其心實苦始知聖人無時  
此地濟為心隨事隨人救難為急何所云一特一  
衆身而達者所為耳予讀至此往寒未往始悟此  
旨  
爾康曰往寒未去安也樂也詩六燕止言是以  
有譽之譽皆謂為安現象且待也則言則安身  
得之而有為哉當以待豈可全有譽否為人物色  
耳  
六二王臣寒之且躬之故象曰王臣寒之終九七也  
註憂難之時獲當其位言不失中以應九五不以  
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在王室者也故  
曰王臣寒之此所以故履中行履以存止上寒寒  
以此未見其危也  
本義亦順中正之應在上而在險中故險而人寒  
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吉者但



當物窮盡力而已至于成收利純則非所論也  
蘇子瞻曰初二四上成遠或近或視其勢之可否  
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于五君臣之義深大  
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元性元本寒而已君  
不以為不智者以為非身之故也  
少室曰寒者寒其時之寒也二已離下而上與  
五相應所謂不遠也然遇時之寒不得不以寒處  
之止而不行非其身之故而避難也蓋當寒而寒  
以待時耳故曰終元元也如此說方與其休相合  
時說皆失之且子直躬之說終元元也說不去  
何玄子曰寒者寒于寒也卦合陰止二其名寒  
上寒字是止義下寒字是險義二離中凶然以陰  
柔之未豈易勝濟寒之任不得不寒于寒其止而  
不行蓋審時量力以俟其可非為身之故而避  
禍也大抵輔九五濟寒旨非九二不能免者以二  
為志匡王室不有其身者理亦元害然非命卦  
文之意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註進則入陰未則得位內外三爻惟九三一陽  
二陰之上是山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趙汝楙曰九三在下陰止之間身無上陰冒危而  
輕進則或陷溺唯艮之性未止知大性而蹇也故  
惕然而未反安于故位內之二陰得三而或止故  
曰內喜之也  
李彭山曰反其反身之義則正休陽剛在二明之  
上則為止乃所謂反身終德也故下三爻之趙汝  
楙曰九三在下陰止之間身無上陰冒危而輕進  
則或陷溺唯艮之性未止知大性而蹇也故惕然  
而來反安于故位內之二陰得三而或止故曰內  
喜之也  
二為二所倚故曰內喜四以比三而來連上以應  
三而來頤則以三為下卦之主才足濟蹇故也  
永康曰九三艮止一爻為主領袖群剛主持衆志  
反不苟反必有所為入皆欲其本爻則本卦之書  
季子未坤也特書一反字以著其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註性則九應來剛來剛性未皆難故曰性寒未連  
得位應正當其不實雖遇十難非妄而得也曰連  
者連久之意

項子卷曰六四當位實乙上六以從貴也實乙貴  
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者三非當位  
實于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為貴以九者  
五非貴乎三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  
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趙起新曰苟以陽為  
貴先儒謂六四以明居明為得其貴者非

爾康曰四位在上已近于五以陰居陰休實誠和  
其于陽屬人字共明於濟者尤易以之市上順德  
承君以之賤下虛心引類是連乃相連之連非連  
久之連也與九三相連以為在內之五與他支未  
永皆陰者不同也惟六四之當位多有實用故曰  
當位實特言當位者以卦自二至上皆當位象有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句故特指以彰其義未失  
解以九二得八卦正位亦故指九二下謂雖指九  
三而所為連者還在六四直指六四可也

九五大養朋來象曰大養朋來以中節也

本義大養者非嘗之養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  
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  
助矣

紫亦瞻曰中德在養時則為中節：若明斯可以  
敬為天下忠貞之志洪覺山曰不言中直而言中  
節者道大校繫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  
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易答曰一月一家之養其養小天下之養其養大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立于險中而求各求反求  
連來碩之朋平然而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朋  
來之求其諸之與諸之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求  
自下趨上也中節者南此當其之時而當有待此  
則善類協心可以有為若失此机會又難着力矣  
曰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机宜之謂中節作平声  
為是不言中直而言中節者養朋之時說即為合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山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本義以在外極進元所之益以塞升未就九五典  
之濟塞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  
是也

項安世曰上六以來頤為吉以見大人為利頤指  
九三內外之上爻故曰志在內也大人指九五九  
五六之之故貴故曰以從貴也象恐學有以碩大  
為一故分而釋之也頤與大皆陽德但頤則有孚  
實之象故以爲良大人則有尊貴之象故以爲五  
當塞之終進險而從良則致吉之道也上六五相  
易亦為良故亦有利焉  
趙汝據曰塞之道既塞窮處上當出險之時得陽  
剛之助既塞者解窮處者解有碩大之象故云象  
頤吉一卦雖上六為吉上應二七五居坎之上卦  
之外蓋塞極而通矣  
黃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  
不當位于外而當來于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  
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爾康曰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

處虛至從貴方說出有德有位故曰貴推從貴所  
以利也上九居塞之極塞雖可出治塞之功其來  
也志意寬舒規模宏遠而不似前之險隘矣故曰  
來頤往則守心世外九居十人今未至內則心齊  
世志在內以貴從指五而吉非市五為主九以成  
功即象之利見大人也塞之上九即與壺同係一  
不市候王之爻亦元不可而聖人救世心切報則  
更之一字而令上九歸于九五志在從貴以成正  
邦之業易之奇而法也如此

蘇紫溪曰塞卦又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此  
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大余獨以為不然九來  
迎則未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塞之時獨往則不  
是成功而求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而  
南利見大人也然未反而曰內春未進而曰當位  
實來頤而口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同結在實之細  
線有雖然于形跡之外者雲從龍以從虎豈偶然  
哉

汪咸池曰當塞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



若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故身以濟三之  
反頓柔以濟四之速頓剛以濟上之見而頓從君  
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接蹇解其同六四壯蹇來速註云往來皆難蓋速  
亦難也傳云來則其下之衆相連合謂四與三和  
比相親二與初則相與四能與衆合得蹇蹇之  
道也本義則云六四近君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  
惟六連九三牽引以進乃九有濟往蹇來而志在  
內也疏云有應在三志在內也大全諸解亦云  
三內卦七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  
之故曰以從貴又一說內以五之信言貴以五之

德言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疏險難解解得物情舒緩故為解西南坤位坤是衆  
也純解于衆則所濟者弘故曰解利西南諸氏云  
世有無事求功故誠以無難求靜亦有待收乃救  
故誠以有難而速也

傳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  
既解其難而安平元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稍復  
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  
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  
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以可建之治自  
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風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  
不早去則時復並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  
故風則吉也

丘行可曰大抵變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宜者易  
滋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即不欲人以多事日疲



人不欲人以元事自怠也

常登之曰氣止之如山之長而有靜靜動之風  
如雷之迅而有功吉未幾恐其長動在外之故是  
為解後有云之雨露往風終以有陰在山之故是  
為解後不則之雷震

何玄子曰解之利而面者何也而面陰方東北陽  
方坎為北方之外震為東方之卦由東北而往西  
南則明陽相濟難所以解也蹇解象皆吉利而面  
而取象各異蹇取艮東北與坤西南暗對故不利  
而南下足之口不利東北利見太人太人指坎中  
之明乎東北不無坎言也看解下坎上震一北一  
東則其所暗對者乃南方之離震所暗對者乃西  
方之兌矣說漫以西南偏坤艮未是且但言利  
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東北取陰陽相濟之意故下  
爻云元所往其來復吉乃主坎而言有彼往風言  
乃主震而言亦未嘗以東北為不利也  
又曰蹇難方解否結方解先以安人心為務是故  
時當無事則宜退守其靜未復本位不必他有所

往但坐鎮之而已若九二之得黃矢是也時當有  
事則唯速用其維及半圖之勿使滿溢亦未其泰  
甚而已若上六之射隼于馬墉是也

胡震峯曰蹇解而面皆取後天對待震下休艮東  
北偶與西南對解二休坎震：東北北亦與西南  
對蹇未解且利而面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  
解不言者蹇方止丁險中故言利于步不利險阻  
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  
靜為吉坎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右元所往則宜  
未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已曰若有所往  
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以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  
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言也  
則皆在乎未復而已  
呂伯恭曰解不但解國家之難為然治心者亦然  
心之惑初解不必汲：驅迫此心使歸于道但順  
而治之此心都元所之則自然未復矣雖順而治  
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



刻停滯也

易曰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利而往得幾也其未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作而雷作而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註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川訟終上解之名元有也隱故不曰長

既解之為義象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十象所以為利也無難可解還乎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步以寬步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救亂除難一時之平不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求復先上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風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進而害後矣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以爻卦陰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能得中有功皆指九二極言而贊其大也

俞氏曰九二於蹇則居五今未復于二則陽以陰

和降而為雨九四上蹇則居三今往居上則陽以陰畜奮而為雷一往一來為雷為雨此復來之所以中吉而往之所以有功

決錄曰此象不似十一爻之復以立義也其攸往者虞謂初之四胡謂二之四朱謂三之四卦元坤而強立坤象以就其說自漢以來之大也凡爻統論六爻之休不假十一爻之復以立義也又占其變則有之矣

蹇坎在前故蹇利西南稱往得中解坎在內復于

下由北中行故解未復乃稱得中皆主坎中為言

蹇主有難解主解難也

馮宗之曰宋人之訓曰蹇自小便而木陽道吉五而得中蹇之利西南也解自升卦而大九四入于坤體解之利而南也二爻之所往或坤或震而利西南則一將以西南為非指坤于則蹇之往未嘗專坤體將以西南為非指坤于則解之往又曰入坤體宋人之論既相矛盾有同一往也往得中往得衆之往則取卦變往有功之往則無此是何以說也



宋人既知性有功之性為活字而不知性得象性  
得中之性亦為活字又何以說已試取解得之  
而細玩之要利而利性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方  
也中也道也可謂元利關乎方也中也又可謂  
不相發明乎即謂之曰利而利道中也不利東  
北性得方也亦莫不可乎抑謂之曰利而利性不  
方也不利東北乃得中也亦莫不可乎舉此而他  
又可和矣知此而解之義亦自了矣解之時  
取利而南一語盡之矣太史公有云漢之文帝時  
天下新去湯火文帝欲興之休惠凌薄元為義就  
刑措利而南之謂也既利而南則亦何所往哉其  
亦未獲于安靜之所而已即有所往亦不逆防微  
杜漸之發計亦終歸於無往而已矣靜而不生事  
發計而無大業言何如之右後曰尚有所往宜矣  
性發復則枕然要未解也何以稱非義代此果無  
所象像乎哉吾又以其象言之解寒反也解二即  
卷五也出外入內其未獲已內何以稱後坎靜在  
下水之嘗也解四即卷三也自內出外有攸性風

也外何以稱風帝出乎震市之象也象義猶矣似  
可以無惑矣極以候後之君子  
何玄子曰卦畫從下而上自坎之北而順行以入  
于震之東生坎漸動雷而交作而南而西皆由此  
性所為解若寒則無此象但止于艮之東北而已  
此二卦之象已

亦東曰西南寬廣平易之地以時言之則為夏秋  
夏則百草草木皆茂茲之時秋則百草皆成  
熟之時也解後田當與之殖焉決其以休其元又  
當授之豐殖積聚以興其生而南得象乃其所利  
故曰利而南未獲之中迷性之中功皆得象事也  
得中指坎中更合正是無難且靜之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解也故釋  
之宥寬之道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  
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  
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初六元咎象曰剛柔之際義元咎也



爾康曰初六有占無訓一片無字解也當解之初  
熾忠條蕩湯火消塗一切解散在洗蘇故曰元  
啓傳云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文之辭家所  
以示意是也象則柔之際以全卦之意釋之蓋文  
辭元啓象足舉解之全故象釋則柔亦是全卦之  
旨與蒙九二同然事未便有事从往不從不弛乃  
得其中則柔之義也

又曰降象以則柔之際其義隱是丁解之時不死  
不擾未可言則不可行柔二者之間中有竅故在  
故曰際此則柔際不在文象上省則柔因象以起  
象耳

又曰以初為則六為柔其義甚瑣以初六為柔九  
二為則則凡此類者亦多皆不靈也震坎之卦皆  
是則始交柔險者通者莫如天造草昧草木甲拆  
之時故在七則曰則柔始交在解曰則柔之際始  
未相和合動于險中際足以和際會而出險  
交則初媾便有錯然之咎際則險會已在調拌之  
時故也曰雖生解曰元啓

孫開斯曰初元啓至于登供元而從來可解之事  
與吾能解之心蕩然一付之因忘而天下慈安于  
故者之中天下儘有吉祥可致而蒙然雖有元  
處此解時吾難以教省為心而後解者豈免反  
側之懷况陰負通者更有重張之志自古大難之  
後翻為多難有豈少哉

黃氏曰際者兩陽交會之間也泰之天地際則以  
二四之交言之坎之則柔際則以四五之交言之  
未有言其意者則解初之際亦當以初二之交會  
言之

九二由獲三狐得黃六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註狐者隱伏之物也則中而應為五所任處于險  
中和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故曰曰獲三  
狐也黃理中之揀也夫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  
中之道不失其直之義能全其正者也故曰曰獲  
三狐得黃六貞吉也  
三狐自指小人然當解之時一切人政邪惡皆可



言孤王輔前亦止集言

揚敬仲曰孤多疑阻起阻則非解六今曰獲三孤

則一無所疑得理中之道

潘雲松曰九二陽剛之十處得其中則足制柔中

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曰獲三孤象吉

二十地祇曰九家易坎為孤黃中色六在物

何玄子曰天下之難事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

者必有以處宵人然處可然非柔介所能辨以其

懦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以其激也九二以陽

各陰柔剛中之德果而不激用能審凡刑畫使作

奸皆就我籠絡之中以靖亂原故有曰獲三孤之

象焉

章本清曰解二曰獲三孤得黃天坎中陽畫象矢

故云得旅五射堆一天亡離中虛故云亡坎為孤

故既濟亦因坎取孤象離為雉陽三亦因上離象

離膏可見各卦消會通觀之其象自如此自顯

節元錫氏曰難且自生職錄宵人亦匪自解由解

宵人卦有三陰如孤因極為妖為厲則真我所得有

黃者矢洵五且中一策三陰以莫不從故說得

遠不徐下水中有機且外元極通者也貞而吉矣

解難七則亦時中初象應則二則吉柔所則柔中

為理性深矣

爾康曰當其方解小人亦知效亂由己欲自日進

而吾復為之含容則彼能忘蓋深病根蟠結此將

獲生不右明：龍斤一二方得安心免生多事九

二則柔得中曰獲三孤去其邪媚以行中宜有得

黃矢之象

六三負且來致寇至負各象曰負且來亦可醜也日

我致戎又誰咎也

爾康曰負且來所謂小人而來君子之器者也此

雖不直指小人之惡然泰山驚栗竊指在位光景

其惡可知六三不中不止要在險極才德九德力

量不足自致寇危伊誰之夢負各既言負來之人

凶其所鄰或言負困于此而不知受者相甚矣供

未然六三欲去小人卦禍亂未嘗不止然十位如

是所以致此味是也



解九場八口三下之上象自來上之象上集在  
馬場三員來口自不配之使自解而自上處極勢  
不能自還自射之已為大得又以黃帝時治之  
得書而後發時而後動意會深矣

凡

四解而相別立斷乎象曰解而相木當然也

商康曰解初元象微言天下自去為火一切解散

九象九二之有中道得乎理中從容扣解卦去小

人六三陰柔不中才非利與尚與作蘇曰我致寇

以上四文皆去小人之事也小人雖去君子未

集正象期後萃元象亦未見得世界太平氣象九

四君震動之始直出陰之初打開象德之門廣引

中才之端解而相解動其心使前未也一君子進

象君子即去朋至斯乎群情畢端豈非君子之卒

既往之速哉時未至五上之位伏勢未大任用

不象元以一世望治之心速見清明之化故象詞

人說不滿之詞也

又曰解足人指之人行足先動而指人多之先象

是不能行故以解相為初行之象也且大指五言

之正何可言於人以附言者當讀生解四法指  
誤解則附耳解又何患哉步者又因而指為依城  
杜名解之小人何其走也

按解王弼謂三季為許曰凡四卦象為三在足

下為解程不謂初為解步同曰明是九二蓋以德

為朋且中實有孚義朋至蘇氏謂九二王弼謂初

則同類四與以二功皆陽則解說似是

六五君子雖有解言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迷也

註者專履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以君

子之進解雖得陰小人雖謂此如服之而元怨矣

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商康曰安中已之位有柔如之德也夫未則勢除

險雖一切作為行政惟有解：一者故小人者乎

自然心服若生慈惠之心故作解之而小人亦

且虞之何能乎也有解則足去小人而亦不心專

以小人為解曰解自見一解之今元化樹也或以

維持同類或以糾維作解俱



商康曰小人當包而元惡大難高牆之上求必狹  
責其人恨端既盡由量人責難以姑容且其人又  
老惡無耻本當決去此時天下已解嘲殊元惡亦  
考下子用大肘耳何等決用此文看高所他是必  
元老舊臣貴卿人任有人下之責有方尤堪此耳  
無文小人則文生義

馬疏君的人不逆心術本邪回護舊忠議論不心  
或引先進凡其所為悖德悖理致使治道不淳世  
風不古全是此輩不曰悖德而曰僻事不曰誅惡  
而曰計詐又惟上不柔正之人是以斯此其意可  
見

呂伯恭曰七人之前皆以人去小人為大之過終  
不知盡去小人为中道之  
章本清曰解上為補非悖與公用於理之義皆自  
本支言為是

補 90-388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謂二簋可用

傳損戒損之凡損抑其是以就其理皆損之道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淨末而就本實已聖人四事

倫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古之享祀

之禮其人嚴整然以誠敬為本多儀俗物所以將

飾其誠敬之心飾通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

誠也故云易之謂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

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先王制其本者大聖

也使人況于不有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進天

理而已

然則子曰存乎誠信而順乎理損所當損違時

之且不妄損也不妄損之謂乎

何玄子曰自說人云成之以子貢曰凡易為有象

陰陽不足故損其之損下益上言上之損上益下

皆主損陽益陰言

亦康曰損之為義程子曰凡損抑其過以就其理

皆損之道也考彭山曰損人欲以盡人理去

以歸本有二八皆是為道日損之旨然易其廣

人道即宜用四人事良多在家孝則告祭先治元

一不該而世儒以時用官賦為官賦此損下益上

之辭然而隨矣即言則此亦是礼文賦稅經賦亦

者如二簋用牛之意豈禁制括免乃為損哉

又曰損者損人欲之有餘以合理損事理之有餘

以合中莫不與論損也誠信合理損得其誠益得

其理隨時合中故損損有也黃真父曰何以謂

之乎陽道上行以補陰之不遂陰道下行以損陽

之有餘一損之間即即變乎便是大梵也受生人

之物之本體亦謂此淨化生正指有年而言也此

黃象與是本於元氣六三爻正是論損之積其美

不終合時人欲就人事觀損黃曰人欲八道既損

二意相損其其始陰有年之人其始也故元吉

尤悔不起故元吉然自聖則故可自修自損意故

利有攸往也易之謂二簋可用享則又以損事象

之



夫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元亨可  
貞利有攸往易之謂二益可用享二益應有時損則  
益柔有時損益盡其時倍行

証云為陽乾為陰兌明順十陽者也陽止于上明  
說而順損下益上行之義也損之為道損下益  
上獨出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則益柔  
非長存子之道也為損而可以履吉其非有孚乎  
損而有孚則元吉元亨而可正利有攸往矣損則  
益柔不以銷損損下益上不以益上損則而不為  
邪益上而不為損則何益而可正雖不能拯濟大  
難以斯有往物元亨也易辨也易之謂何何謂  
為之二益有薄之器也行損以信則二益而可用  
亨至約之不可不察之下不獲則貴上上行損則  
益柔之道也易為損之不可以為譽也自然  
之實各定其分雖言不為不足言不為有餘損  
益將何如為非道之益故必其倍倍行也  
亦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則非象言損下之序  
以為山之為固上行矣以學聖言之損下之果汗

以益上之為明以改事言之損下之志以端上  
之善法皆上行也孫州斯口如應念靈慈損下流  
之志以益上達之志其上行何如抵大損之道皆  
上行之道也損道上行上下向義即或有孚乎不  
事同卦只以一而字點露其原直明損何所見乃  
以二益見之易之謂何何謂損於十二益可  
川亨見之矣二益之謂應當有時非藥用此二益  
也即二益以言所損之一非專指此川亨也故又  
中言其理曰大凡損則益柔有時損而益盡固當  
損柔而過度固當益然損彼之則益此之柔亦固  
其時若是執泥則非可貴而不為矣  
象下格曰日陽為陰謂之損日明為坤謂之益乾  
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九則損下也本坤之受  
乾之施而為六則益上也損益亦然則損本益不  
益之本當不損然其為名則取一而巳何也曰君  
子務知達者大有損下以自益在子以為自損自  
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揚雄為云問答則示之以檢問倫則示之以礼此



二益有時也。然非在別處。亦在元氣此。則在  
亦有時也。少山。故凡施之。貴乎因。因則  
中。已施之。則因。則死矣。此損益。皆無時。皆消也。

七  
此則曰。損益二卦之。得者。只法見。或卦。休言。不必  
推。中卦。本乾。中卦。本坤。亦不必。損下之。三益。上之  
上。亦不必。損上之。四益。下之。五益。長。九。又合。而為  
損。元之所以。為元者。以其。上。實。陰。也。是。之所以。為  
長者。以其。上。實。陽。也。是。上。陰。為。虛。為。損。上。陽。為  
益。為。益。非。休。元。下。而。上。是。為。損。下。而。上。是。為。益。  
合。而。為。益。震。之所以。為。震。者。以其。下。實。陽。也。是。之  
所以。為。震。者。以其。下。實。陰。也。震。陽。下。其。為。益。陰。  
下。實。為。損。卦。休。上。其。下。實。是。為。損。上。而。下。下。損。  
下。而。益。上。其。上。自。上。行。損。上。而。下。下。自。上。下。  
下。  
陳明新曰。二益。是有時。損。益。在。中。下。時。損。益。在。中。  
與。時。皆。行。之。損。所以。為。益。也。二卦。言。時。益。世。不。必  
當。損。當。益。亦。不。必。時。損。時。益。非。時。中。之。謂。也。時。中。

即六十四卦皆然。非指損益也。古說。以。損。上。以。  
益。下。卦。或。損。下。卦。以。益。上。卦。即。不。知。風。何。故。而。損。  
雷。何。故。而。益。澤。何。故。而。損。山。何。故。而。益。損。澤。益。山。  
何。變。見。損。一。風。益。雷。何。變。見。益。

如。坤。與。口。泰。口。損。下。益。上。則。是。去。下。享。上。之。損。則。  
益。柔。則。是。陽。陰。長。之。口。易。無。管。上。實。而。能。通。吉。  
則。凡。事。利。貞。不。善。則。悔。合。以。存。存。其。人。下。損。下。  
非。其。時。也。如。人。臣。事。君。苟。益。于。國。身。命。可。損。是。損。  
下。益。上。也。損。則。非。其。力。也。如。故。太。極。則。濟。之。以。寬。  
素。太。極。則。索。之。以。惠。是。損。則。益。柔。也。索。則。下。消。陽。  
之。謂。也。  
然。若。說。口。損。益。二。卦。本。乾。中。本。坤。說。皆。詳。但。二。卦。  
皆。損。上。益。下。實。所。謂。損。為。益。柔。為。不。足。是。大。然。則。  
年。之。自。益。又。何。變。見。益。合。二。卦。合。休。論。之。損。以。  
三。上。為。益。益。以。四。初。為。益。乾。分。上。一。爻。下。二。爻。就。  
而。損。則。三。四。五。益。則。二。三。四。合。六。此。是。坤。是。柔。  
則。有。增。元。氣。則。有。減。元。增。故。口。損。則。益。柔。此。可。  
以。見。其。義。



爾康曰風雷為長者雷震則其風一起上為雷山  
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動則損山損義之於有  
自然之氣是為然損之所以損下益上益之所以  
損上益下而本明也謂山下有澤則澤氣日盛而  
山氣日衰元氣冬時于山而終雲散而雷發為多  
是謂損下以益上風雷益則為益氣之於上則  
雷之陽氣入實于下發地而震澤矣是謂損上以  
益下此兩者皆實象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說山下澤卑山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

朱子曰見山之象以懲忿見澤之象以窒慾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收火窒慾如防

水

介玉哲曰懲如以之突元現多愈如少男者乎

故君子懲之如摧山窒慾如澤之山下見其如

少如者乎故君子窒之如填澤

李利陽曰澤之山湧為益故澤為益故生乎悅

懲窒得十止或云分懲如澤之低則下山懲窒如

山之底耗乎澤

即泰曰曰或澤增焉則是損象然澤耗山而山日  
削山整澤而澤日涸故于所謂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則山澤亦交相為損也君子見下所當損  
者元如患其欲為益也起象山欲此象澤則其然  
易而現之氣休陽則躁而多愈其上六或以元悅  
使歡不愠坤休柔順而多歡修九三以成其止  
使歡不愠以懲以窒亦未嘗不立川也

初九已事遄往元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

也

已事訖止之事也以訖止之事言簡理似可通損  
初言已事蓋初言大作以損益分作止似為切止  
遄往言遄當止之事遄當為之如月心之苦急當  
簡然改事之然急當更改當有法知當為之事急  
于有為上不知于不當為之事于不當為而為  
往人惟往乎不明故于已事有愆之已言其然之  
已非已止之已左傳已詳必無在子其有諾責  
也寧有已然之已同



揚廷秀曰在九應歸功九則功事止也去王強嗣

曰事已則往不放宴安二儀俱進而尚未明微若

作機事謂臣機已從若也人作躬己之事說俱實

不夫

前原曰動而有所隨焉深約多則微九事則之陽

偏害全政依之務杜遏直皆病二故又當陽為有

行有尚之高非上下之上此損又則使受得正故

曰合志或曰初乃四應為有合本然損益之事占

才志所欲即如曰中以為志曰為志皆已

吳臨川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為上陰已止之事

所作為之事也陽動喜作為初在下當止其所作

為之事也而進法以益四已者下者不當有為以

其有陰之了損益在上已而而上五此是下之進

已故也

初九陽之勢位故當損以益人上九以陰之勢故

當自損其成六五以之勢上九之勢九二上九

陰陽遠均元損已最故皆曰昧損益之

九二則有江山中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

七

損以有過而不反故損一益一以求中已若九二

六五則既中六二非有餘五非不足一有增損出

反天其中二以元從是五乘恐其也以不正其

故二當此時乎中則上往出六故又曰利貞性

山弗損益之事宜相益也九所損益然以居中得

順為志故曰中以為志

胡雙湖曰二雖中順然亦六五為正也則濟柔

剛本當元益之也道也

蘇子瞻曰弗損益之言九二以元損益了已者益

六五也人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且十新損以元

獨于已者益人則其益無分故損之六二益之六

四皆以損已者益人而損之九二六二一五皆以

無損了已者益人以其無損了已故受其益皆

獲十謂之也也

六三三人行則前一人一人行則後一人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得損有損有餘之益皆益不足也二人謂下一陽







者尚其辨其聖人之直也

項平魯曰損由六三之損而得者故又訓使論損

之信或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又訓使論損之或

故

四損其疾使遇有喜九居喪曰損其疾不可喜也

以陰居陽不正九居柔得正任之之初樂止得

重應以切九則則亦多故能損其有喜使遇有聖

人望之謂

楊廷秀曰物不得則柔之中有缺謂之柔偏于剛

者愈之疾也偏于柔者愈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

偏于柔有之疾也于處柔剛人之疾已以自柔而

不致剛故可謂能損其疾而應之使欲于乾剛故

女克之誠謙以自答而卦使陽八可謂能損其

而室能然曰亦可喜者一為六三之辭二為柔

上也有疾而損之六美

如元陽氏曰陰陽六五為四陰之陰居也非損

則益柔時矣下進初則則損其疾益六則柔暗塞

過問過學以破其愚唯柔中始之限過迅以承其

汗後有喜也豈有學致大損非喜也損其疾惟慎

期瘳苦口為利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故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江海處下百川歸之復尊

以損則或益之矣明靈也柔者大德之陽也陰非

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外之故入用其力

中竭其功智者應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象才

之用必矣履而得十朋之龜足以及夫人之財也

本義柔順處中以香尊位受天下之益者也天下

皆益之不知受自何人故曰或益者自上祐予

蘇子瞻曰六五者受益之主亦非受益之地也以

受益之主而不啻受益之地不下為君也不下為

而物自益之故曰或一者我不知所以從本之件

也即米谷曰凡口或益曰有他言曰有順自天曰

自天祐皆謂不明下得之也

范忠宣曰明龜效靈無職終奉祠之禮多士之助

近臣元尸素之託明龜效靈兆庶實賴元祐三代



之可不勞而獲

賈卿曰人之益也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為或益之

意者自上祐乎思若故之行若其之其之有嘿然

而默受者大化鬼神所不能違也

唐韓愈曰六五本柔暗自上為主文氣之為良也

微帶受成則明之卦雖欲辭之而不才亦其石德

十朋之是也者豈非元吉

何玄子曰有孚元吉指五元孚可貞利有攸往指

上九屯本之利可見

楊止菴曰古者五其為一謂王莽時改則其為一

明漢人因之言十朋之屯即言之大案屯當指上

九言之屯曰一屯五五十其

上九弗損益之元吉貞吉利有攸往得元家要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謝康曰九二上九兩位陰陽相濟乃得中元有餘

之可損無不足之可益故曰弗損益之然九二弗

損益者居順而僅能自守此之弗損益則利則

處正而事業更光故元孚可貞利有攸往卦辭之

吾我隆於斯無損無益乎思無分故曰得元家

朱子曰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無家則可見其

大焉曰得臣得天下之臣服無私以天下為一家

斯為君子之大得志也

在上有不復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服之

象元有內小也故曰得臣元家得臣謂得人心婦

服元家謂元有遠近內外之服也

人个

在于坤曰上九乃受益之地最損下益上其道正

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休不動而比有應者受

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有所益有限弗

損以益人則益無方矣蓋不自益故元孚可貞而

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吾我隆于斯方獻大曰貞不

損于正而損于信故象曰有孚而貞可貞不損不

損于孚而損于正故此曰貞而損得臣元家

節元陽氏曰上九主時于損下益下益之德而

思益下也蓋七損八之下之利與人下與之天下

之生與天下阜之弗損之益：莫大焉

象曰其大有天祐旅上連同益皆五之益中也



胡雲峯曰代里女之反而損用不足損男力之

不交變而益則之聖人卜否泰言損上損下損益言

益虛上下往來之間每致意焉易道及在是矣

李彭山口損益二卦皆主終德言非損氏舊氏之

謂也因其益虛之勢而進退之皆損則以益乘者

也損益皆言損之：道但就學者入德言則其功

在損故謂之損就學者就德言則其功在益故謂

之益

接損解其同初九已事適往既云人臣損已奉上

固不可廢事而往又不可事已而不往惟竟事速

性才敦養安乃獲元咎傳云所益于上者事已則

速去之不若其功乃元咎也本義則云輟所為之

事而速往以益之弗損益之既六九二不損已而

務益傳本義則云不損其利而所以益上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

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無已也損卦則損下

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皆就下而下按上者

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益既上

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故曰

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符曰孔子說卦曰益裕而不疑此言中多有而外

元况如室盛含箱而門盛離雀者也天下之事業

非聖賢之所能期時不可設也不得設

彖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未道乃行益動而與

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元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爾康曰損上益下上失少一畫陽下震多一畫陽

自其卦象見之上少一陽為損上下多一陽為益



下也蓋下莫如悅民民說元德即其為益而就事  
言之純之損二蓋用亨之象耳中正指二五相應  
言義之為義雖在四初而主卦言然矣以九五陽  
中正剛為益氏之主二則水五之益以益民者也  
二五相應則事共功志斯大將故曰中正有慶蘇  
子瞻云涉川者用木之道也震與皆為木需屬而  
風行故利涉大川直動而與合二休言下有動求  
上能與接則上之益下者未有窮也故曰日進元  
德上布施下發生合同而化初元不被凡人也益  
下之道因大之時相地之利隨時隨地施矣元富  
故曰其益元方震莫于時為春養正當大地施生  
雷而益物之時聖人休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  
賞而元利成故曰與時偕行  
又曰損下益上初汚下以益高明損人欲以益天  
理皆可言而獨于君民之事不可言止言賦財用  
尤陋其曰其道上行何義微而意遠也若損上益  
下則于君民則切故即以民說元德矣之然自上  
下下其道大元則義又推廣矣益之為道培植根

基潛心下學克去首高增長道業皆是  
又曰木道二字是影射取卦法濟川必以木濟唯  
必以卦卦其大卦則許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木  
道乃行雲峯曰中正與二五言木道蓋震言震  
陽木與陰木  
又曰木道說自以鳥才界是矣曰元其字而書現  
曰明作哲岐黃家木為肝胆之分肝主謀慮胆主  
勇界肝震之傷則與之屬也木道是才明勇界之  
林松濟艱難之具也  
胡雲峯曰凡卦以內為主凡物以下為本損下為  
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其本也  
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無之義益以興利也  
楊其國曰乾坤一索而震與施生之始從此施不  
窮而生不窮也造物之大慈也  
胡雙湖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二有反也利涉  
大川以震與之本道乃行也  
孫開斯曰損益所由名者何得曰其道上行義曰  
自上下下其道大元此損益之別也夫山澤有形



在下者也而木嘗不細極而行上上行則造化之精英上歸而下化故曰損風雷無形在上者也而木嘗不乾它而下下下下則造化之積靈上而而下益故曰益是皆以全卦之德分而益而非說損此之有添益損之不足以上下之德分而益也

益說文云說也从木皿皿益之意也按三之為水即坎卦形如三于皿上為益所謂會意也為卦震下巽上震卦木坤巽卦木乾合而而觀是損上卦

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名為益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界名皆既下而不據上者而秀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鄭泰曰曰凡物益之以有形者有損益之以元形者元者大風雷木起發然已升即益之也不通一多派長空而萬物生機然其故能謂為則聖人與寵其所勝此亦莫測其所往際故曰天施地生其益先方人知而露為施生而不知風雷為施生也黃氏曰震巽開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在莫大焉

本義乾下施坤上生得其吉矣

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誤非說象木有功中字說象木身處以此見得只是木字集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乾之金五行之金也其為木是卦中風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進有過則改

疏孟喜云必須雷動于前風繼于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被震之後風以長物八月被風之後風以收物風之為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遷猶遷徙象尚改謂改更遷止故君子之求益也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六子之中惟有在物何求雷風者何要云取其最長可久之辰也

本義益之義言交相助益元大益以遷是兩則字取風雷迅快之義洪覺山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所疑二可謂人言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易莫



仲子幾初之不審於過而後及焉曰其及乎矣  
震與一陽一陰之始生機之謂也見善見惡見之  
發矣又曰損益虛實金空慈以致虛而柔之山  
實其虛也虛實實應否改過以休實山象之雷風  
虛其實也

此間曰六子皆有幾于物必曰風雷有水火山澤  
惟能結聚萬物散之物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以  
雷也

編雲松曰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  
不與焉草木之根牆壁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損  
損益益虛者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二非不實也  
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  
散而內益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  
之氣亦損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凡損益之  
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孫開斯曰雷在地將上而見風在天將下而施是  
有增長故益山為在上澤形愈墜澤浸在下山勢  
愈孤故曰損非如世說損益之一步益震之一陰

也震震各目為卦何必相取元長微此  
天下之有幾者莫過遷善改過風雷改過宇宙改  
之人心一新而日皆別故遷改者起元而生之神  
制起凡入聖之捷法也  
初九利川為大作元吉元吉元吉元吉元吉元吉  
下不存

此要言之初存物之始休大則為以茲其事之而  
平莫以斯大作必獲大功大者下非守事之地在  
無非任重之安大作非小功所勝故元吉乃得元  
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事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事也  
下不存事故利川為大作也  
朱子曰利川大作一之象只曰下不存事也自此  
損之則凡居下不當任事知子之於父臣之於君  
僚佐之官長皆不可以喻分越職然可為不須是  
吉言方能元道所以有元吉元吉之戒  
爾瞻曰下是始進之象不存事謂其不進使中  
事故元吉自慎若云分不當任事何以為



之利用

湯奇之云蓋爻用事常用山事用逸同皆大作之

事故曰益以興利

黃瑞伯曰初為成卦之主而際風雷交助之時且

震位東方其象為木與市之候或器之什也故曰

川為大作諸卦下爻皆以不省乎事為缺故象情

為初九快之

又曰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益莫大焉本

義乾下施坤上生得其旨矣

劉江餘曰陽在初爻類多勿用之貞獨當民說道

先之時乃利用為大作蓋得民心可以濟大事也

然利大作者際益之時不事乎市下爻之止故曰

元吉善之也又曰元善者本吉也尚合有謂益

在

前案曰初震為剝剝之王初居下勢弱力單本非

多事所宜初居陽位為上所任委重責非故能大

有所為又且具休巽妻說無有恃才先取之士故

聖人探其本分與志而標之象而以自負也元吉

元善俱善訓有元吉而有咎元善而不吉者此則

無之非得元吉乃元善也

金汝白曰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

三與二而必益初者損從其益益培其本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虛中濟正益自上來有德瓦壺元心祇受故

曰或王用亨于帝受此大益不敢自承川其以亨

于帝乃吉王用亨于帝者言永貞虛中之心必如

人君之對越在天小心翼之也此一句又永貞

象乃占中之象也

胡雲峯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

之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

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信有則象之殊分有召

臣之別也二益可用享損之時川也王用亨于帝

益之時川也故曰損益貞吉此時皆行

余銘吉曰益之二即損之五五受上之益故龜

屬下益二受上之益故龜屬上但損龜以二為核



昔聖智之新出蓋屯以五為背持首之明之所現  
損屯藏靜于山下得氣之貞以起元故二言貞  
而五言元蓋屯發于雷外得氣之元以爲貞  
故五言元而二言貞  
朱漢上曰或疑之者蓋之不一天下之書皆歸之  
也不受上蓋也  
章曰六二柔順中正當貞之時能處中以受上之  
貞者也人能受五執不思以善而蓋之矣故或疑  
之十朋之屯中允建以宏明之化元所不受故也  
但爻位皆陰必當永貞正則吉耳是道之工用之  
以孚于上帝而大元常亨惟德是祐則大亦蓋之  
以迪吉矣  
損六五蓋之上九之則蓋之也蓋六二或蓋之初  
九之則蓋之也然非出于心應故言或  
六三蓋之用山昂元休有孚中行公川垂象曰蓋  
用山事固有之也  
尔康曰當蓋之時雖以陰不中止之爻亦當得蓋  
故蓋不言普串而言山事如投之艱難其之盤錯

微或而震動之謂也動息曰所以增蓋故山書  
亦稱之蓋元答言可固是而進吉稱道也下二句  
正言其所以元休有孚者緣蓋此心誠于休固而  
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于中道而不悖即此使  
是上格于嘉告公用吉非是以行有孚中行陳  
十言前只是入其道而已以對吾君希望之心使  
猶告公而用吉以通信者然  
尔康曰蓋非初純陽陽以大作六二純陰中正偏  
以蓋屯於二蓋不純不中之爻故以山事爲之凡  
之乾九三之吉朝乾夕惕也蓋三多山而蓋下之  
三九凶則災眚之非即爲其山三有寓而屯乾之  
三九偏剛乾惕之化即爲其寓之度如此分于外  
德精合  
又曰凡人世定下能元休即山亦定自有蓋即凡  
見爲蓋方得蓋之用此之則有微事勢言也元安  
曰可貞元休固有之也故總言也  
章本清曰二之吉自外來三川山事爲固有公見  
之可以識受之道也



方其故曰三則亦不中其非位也者故當下之時  
時張當得而告下之上乃色也故不有爵祿  
之臣而為山事之臣則皆敬守其爵祿而人主雖  
以是如之然則以用之衡應增其爵祿而不能則亦  
可以改而而元器此損之而舊自之大法之一子  
崇卑雖命而君之卜臣當則皆思其必能保其爵祿  
而唯折者非益夫三則知君之山事我將以益我  
也因而利者故悔而而折曰一心外而求合于中  
道則有以則君應知之意此告公而用主以通信  
然山事轉而告矣尚何答之不終免子  
上以山事則于三為益非謂三則山事而元器  
為益也  
易述曰卦損下益上是吉有損則山事者益之元  
少也亦顯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獲順為  
益三居多六之位以應更為益  
胡潛齋曰用元珍主以敬并以山事杜不承作  
鎮重鄭玄云王使人微諸侯要之元則授之以位  
致上命焉

至我周禮既如此先儒又曰平素則用與作同去  
山麓之事或祭或飲者後代多待即三仁時則  
用上儒者作執以通信解于易下以  
林樂六曰山事有二有北麓之政有元典之礼有  
中典之事於禮曰山今注之時山上在下其山麓  
北麓之政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違國家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休柔當位在上應下  
卑不當下高不處九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  
中行也以山中之行之德有節以告于公：石從之  
故曰告公從也川此道以依人而進則有人元不  
動故曰利川為依違國也上則一之大事明以中  
行雖有大事而無不利  
本義三四皆不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  
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從從六得曰則之  
束迂晉鄭為依違古者迂國以在下也有所依然  
度能立此又又能為迂國之吉占也



張中溪曰：益志為益民之志也。夫益國者不以利已，惟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則益民三

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命王告曰：二事而後告。事出而大君亦已四告而後遷事大而去君進也。

帝曰：四本亦為五之陽剛，是依然後能自樹立。

以益乎民，與主命全故。象告公四五益，亦相比故。

象依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在順民心之所欲。

而遷剛乃其卑之不獲已者，是以告之則順。亦因

其志而益之耳。古人遷剛本以益下，如大王遷岐

曰：不以養人者，害人也。益廣遷亮曰：悅民利用，過國

故。此爻曰：告公從利，則為依遷剛合而現之。迂國

益下之說愈有味。

似言曰：依以理言，非以人言。乃人依此非依人。

只是志在益民，即為民之所依。非剛之象，是言剛

為依之依本義，只解字義非心解也。來剛來世之

事，乃依乎人若益，與遷變大王宜即明為民所依

矣。

爾康曰：六四陰柔得正，有益下之志。三四皆中敵

有中行象，告公從所謂君從卿士從，無人不從。上下

交孚，隨其大畜之事，何不可為？然以迂國言，有最

下之事，莫大於迂國。易存震為君有則象以震為君，

故以迂國言之。周家上世家遂至之，不特迂國遷

陽，惟在安民下計。數幾文周習見其卑故以迂國

為益民之大者。凡此又若後世全人便不如此。象

象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註：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

為惠之大莫於心。大國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吝

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類，固不待問以誠惠

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

蘇子溪曰：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充

舜之世問之在朝，：不知問之在野，：不知

故曰：勿問之矣。大德不德而民惠我德，此所以大

德志也。



張中溪曰上之孚下以心為惠下之孚上以德為惠

龔汝所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乎也益而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後仁義也故有孚惠心無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也

鄭氏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上雖不問元吉勿望德于民而民因德具惠矣

其德其惠也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蔡節齋曰上有以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

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爾康曰中實為孚施于下為惠德諸心曰德上之益下只要一設其真心賜便有元吉惠澤惟于惠真心不問臣之施惠何事不問民之受惠何許是正所謂不費之惠大地施生不言矣利元強之慶也益之分量至此暢滿無憾曰人得志

爾康曰損益二卦志字凡六凡損之初曰尚合志二曰中以為志上曰大得志益之六四曰以益志九五曰大得志益無損無益各得其平者自然之道也有損有益各隨其時者偕行之時也有除安當裁如何而裁者不足廢當補如何而充滿有凡許造抑工大凡許鼓舞意氣非右子實心為之不

皆曰志

可古語有之曰為道欲日損為學欲日益故之一字蓋非優游涵養聽其自致者不可同日語也故

章曰益與損相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是以文辭亦同一則元吉謂以柔居剛一則永貞吉謂以柔居柔故不同也

上凡與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山象曰與益之悔辟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爾康曰益卦不比損卦損卦損則益柔有時非恒嘗之道也益而不已則日進元強其益元方所以立心當恒若其益之則或擊之外之或益或擊皆其心之元恒為之也不恒則不能益而不已則凶



矣

爾康曰莫即文莫猶人之莫不定之辭也蓋而曰  
莫擊而曰或外是傷否之無常皆以我立心之無  
主故勿恒山偏辭既言卑辭尚說莫蓋一變而太  
足信還是傷否之立為確耳  
蓋上文家以莫極雷既擊室風而地奉故有無產  
或擊之象  
損之為卦以明相和為吉故九二六三六五上九  
利而初九六四否蓋卦以陰陽專為善故初九六  
二六四九五利而六三上九否  
即元錫氏曰物極必反損上益為未損之益自損  
而之益也蓋上極為莫蓋之擊自益而之損也人  
已損益之介莫遠哉  
象偏辭蓋五作偏是本從之按步繁傷言至是言  
無相益者耳又心皆虛則匪之辭也朱氏曰莫蓋  
之者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從見玉獨本耳  
胡氏湖曰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于恒變躁  
而損于震上以永益者也故其辭同三上皆莫

體說卦謂其為不來為進退為躁卦其立心勿恒  
之驗歟

即由山曰卜子夏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上九來  
之近求與附雖有其應豈付之於不能修德正心  
勿恒多求于人：所益也蓋當反問故曰外來而  
擊之者

爾康曰天道人事物理義理有渾成之道人有損  
益之理三陽之氣是渾成也損乾之三爻以成艮  
損坤之三爻以成兌是損益也如元損益是人書  
無錯繆天道無都宜物理無增減義理無隆殺故  
渾成之道不可無而損益之理尤不可少損益二  
法皆從渾成也而所以致一也蓋一則一陽而也  
以兩而交之則一失不致一無以合道不取而無  
以致一此三聖損益之義情也  
爾康又曰予讀易舉損益情然不解一日留都別  
陽孝子病卧天界僧舍行誦告千過而問曰損益  
二卦或損下益上或損上益下不知以與濟何故  
而損雷山何故而益損渙益山何成是損益



益雷何處見益諸詳散而散散而多子曰唯損  
益難言矣蓋數之不能終其物諸陳其辭大損益  
益表之始也損則益交而成泰益極則損不交  
成否損益乃泰否所自來也泰通益川利法損曰  
益之終所以防否：通泰川增法益曰德之極所  
以致泰損益又泰否所由轉也子曰然矣此非實  
之法非所急也曰震春巽夏兌秋艮冬坎冬陰  
為損為損春夏為陽為長為益風雷氣也山澤形  
也有形必散山岳有時而傾河海有時而竭故主  
損風雷鼓動惟有生長何曾虧損故主益損下益  
上為損澤滿山而山空澤皆損也然需冷時多擊  
山時少故山今皆主損而冷尤主損：上而下為  
益雷振風而風助雷皆益也然雷有時收風無  
時不散故風雷皆益而風尤主益乎曰此象也  
非義也故再請曰損有餘補不足各視其所以益  
虛益上休自上而下則曰益上之下有為益初以  
陽居陽為益損下休自下而上則曰三在下之上者  
為益上以陰居陰為益損三益上：艮鳴損四益

初：震陽：震陰為損陰變陽皆益損安皆陰  
與也益虛皆陽長震也陽說而陰之也春生夏長  
一任於散造化分于不絕惟涼風蕭瑟水涸寒  
片欲凍則可以為春春發生之川非損不為益  
也震二月庚辰四月以生以庚即庚辰秋冬歲全由  
一點元氣運運或熟結果是損乃為益損元時而  
非益也益則損虛則益是損益之時也損極必益  
益極必損是損益之行也益增其下實損損其上  
乃是損益之地也損不常損故曰有時益則不損  
故曰元強復無言益：不言損是損益之時也不  
消不長即消是長損非真損益乃真益是損益之  
一也損下益上者上亦損：上益下者上并益是  
損益之反也潘聖松曰草木之根蟄於地冬人之  
氣血皆然凡稱損益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  
上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為損以當益以非不  
散也外散而內益故為益又曰山吸澤之氣亦損  
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子曰損之大義以  
情矣請書其說登之十篇



又曰荆陽曰子說云何予曰易道甚廣易其成不可冒也亦不可禦也損益之度大直而曲陰陽人事良多蓋家學則有當於先古之所不顯而龍陽者以世統焉以易言程子曰損益其理也以就其理損益而就中損字未而就本實已言於山口所人事以就大道理損益二卦上言於終始非損益之謂之以程子之說為長方有一語利陽曰易成此損益之於易也先心之德已損益之象也損下之三益上之上損上之四益下之初而最尚者以自小過來從泰來為言蘇子瞻曰死者氣也安坤之施為元則損下益者坤也安乾之施為長則益上損則斷曰若說損上卦益下卦則下卦益上卦即不知風何故損雷何故益澤何故損山何故益以蘇係二說為東方不寧聖人陽曰古於此損益之本象之大雅之章也故以是為元為

像抄曰易家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主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孔子詩易主損蓋喟然而歎子思避帝而

問答曰大白損者蓋自益者然亦足以損也又准而子思孔子詩易主損蓋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近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遠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黃燭曰曰諸君以乾則坤亦為未成未成而變化行以損益為成焉時已立諸君復區二卦能知未成時才入此益虛之教也

按此辭其以未通乃行既云未成則何以漸大川為常而不漸之傳云益撰作未成以為上其下震故云未通非也朱子曰看來只是未字六一又一說云以陰居陽不能謙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用此以秋乘危則物之所恃所以用六而得免咎程傳則直指利也即守而富謂其為危也本義則警戒震動所以繼之也告公曰上說云用此有學中行之德執事以告子公云必任之以其長色之事且謂上之事大公之中使故公止故山也傳本義則皆云用誠信以通達于上固有之也說云施之山事本義則云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偏



辭也。說云：此有求而無不應，是偏辭。一傳云：偏也。人辭本義云：從其求而無不應之偏辭，而吉也。

大

大揚于王庭，牛既負傷，告曰：邑不利，非我利，有攸往。既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在五，陽其決一陰。故名為大也。揚于王庭者，明乎大新之法，大以剛決柔，乾之于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斷然發揚決斷之節于王者之庭，示公止而无私也。既：今也。行決之法，先須觀今，大以剛決柔，則是用明信之法，而宣其觀，今如此，即柔邪者忌以剛制，斯行令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我尚力取勝，為物所疾，以此剛師，其有不利，雖不利，即我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爻直有所往，其道乃成。傳利有攸往，陽雖盛，本恒于上，陰雖微，猶有本也。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本至也。故止進而往也不尚剛，而其進益進乃片之存也。徐且畜口，陽剛之長當終于六，陰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患除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母孤謂無能為，不冬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冬去一武。



三思而慮生之所忌不致踵而召乎一而然矣  
人于夫設戒之意甚深  
胡雲華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步之而象為  
懼敵戒之訓不一蓋七陽于五更使小人之  
以至誠呼號其象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  
果而達安肆也有是道焉不可以君子之德而  
戒戒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有微往而  
為君子謀至矣  
李隆山口乎既有屬有之為言不其然之辭也五  
陽相信而不忘于既全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  
之勢無一缺之虞矣  
近建安曰不利即戒與莫夜有戒相應莫之有言  
言小人當同陳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戒言君子  
當專尚威武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  
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小人而  
於敗天下之事亦此聖人之所以戒戒也  
鄭孫如曰廣庭之去曰山也去之而木常怒也  
在下使不動于我何怒之何此之謂知即不即

不杜頑是也  
商康曰告自己以自治言大抵治小人先須自治  
必令戒之所憂檢制周當無一毫左錯一步疎虞  
以較之隙而則其口然後可以決去小人名止言  
而方無患言右霍亮不脫金日磾亮自受勇之言  
是效此輩有鮮光自利貴之語此不告自己之各  
也後八端此甚多李伯紀之不致不齊愈張魏公  
之假曲端自家原有未足安要得小人無言  
朱曰夫決也則決矣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上處  
朱五則也乎既有屬其危乃光也告自己不利即戒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則長乃終也  
註健而說則決而和矣則德齊長一來為是象所  
同誅而無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則正明信以實  
其金則柔即省危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剛斷制告  
令可也告自己邑謂行令于邑也則別其式尚力取  
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兵也則德愈長柔即愈消  
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  
朱子曰象公利有攸往則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



能無陰中司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不盡去今觀劉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去之者自有其自中張中溪曰夫言利有故性蓋欲其為然利言不利有故性蓋不欲其為然中此亦言陽陰之微也

李際山曰彖既有屬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和而不燕于點金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虞矣

項平菴曰劉長乃終與終有山相應則長木終陰猶在上劉長既終則陰有山矣終者上文也陽長為援故曰利有故性劉長乃終也此又與援之劉長相應也

唐叔卷曰以故性為利者以性則劉長乃終而後有終也不得不夫天不敢輕決之待劉之自長而為故性之利則知決之近矣

高中憲曰揚于王庭明白正大而不事陰謀也乎就有屬或供饒素而不忽細微也但告勅于同類

不尚勝于己此所謂健而說決而利利有故性矣何也卦惟一柔而柔上五剛之上勢尚可危乃之號之則彼計無可伏而危乃危自危言或不與即其則彼計無可伏而危乃危自危言或不與或曰人之精神從戰兢中出則違害而不可違故曰其危乃危

何玄子曰揚于王庭者言一柔柔五剛之上去之時一陰雖微而妄說極為能說于五陽有柔凌之象小人之貴君子不必據勢求位也堅竹解言時學澤順能以似是而非之迹使人皆悅而獨之以是易其心樹其德陵之勢乃有甚于在位者又此近九五之剛此右側之惡人也彼其尾雖然而心甚長能無懼乎

沈伯含曰揚于王庭先正但作明正其罪則是顯此之故矣且所謂不利即我正不與之爭力也

臨二又告何為者耶

易簡錄曰劉長乃終以劉決柔之分量如是為盡如是為止故曰乃終非是定則六爻皆剛然決為



長為然事彭山口君子道長至十以已為害之  
矣  
鄭玄如曰以決訓其內含二義有決去之大有果  
決之決：去之才如決水無水決之決上通下天  
必清而決于下亦卦所取義之一端也陽已盛矣  
陰已微矣君子至此皆以爲不足介意有優柔而  
未肯決者如五王之十武三思曰大事定故耽  
上而卑此不覺決之禍也故須果決聖人十三五  
之皆曰夫：上決果決之於下決去之決  
吳叔美曰夫決也夫字義要看得分明高流行高  
斷為決為分別決者非無決而去之：義卦以  
五陽在下已足全盛只有一柔在上陽性上行陰  
道下行這五陽却被一柔在前阻礙了上進之路  
這一柔然是利害勿謂其在上是分進之候也以  
其地則居高而了上未之勢以其氣則亢肅全是  
消陽之氣若要去也如何去得所以要決：者以  
陽剛之道去間通了陰氣使其不成阻礙之害故  
謂之剛決柔上休本是澤間通了澤通之使行使

自然流通其利通叶做因勢利導之法真是不知  
不覺有潛移默化妙用君子處小人只有此一法  
不若味決字真是徹底快通不言去自能去而又  
無激無潰之患者也健而決悅而和決是決小  
人之道初尚乃害言一而尚其利此去治他果害  
之道也得陽剛雖甚長此未終尚有一陰更當去  
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元害之者矣乃為長之終  
也  
項禮氏曰君子之去小人而能勝小人者古唯王  
沂公：之說言乞恩而留身進說則非道也皆題  
山陵以所達丁雷則非法也然天下不惜崖州之  
非罪而快大奸之距脫信乎去小人之有其術矣  
夫去小人而必以其罪之之又必以君子之道治  
之則小人終不可得治而君子當倒授之柄焉迺  
清流禍延宗稷非不幸也雖然夫沂公所以善藏  
其用而莫闕其際者豈旦夕之故能得之謀哉當  
大寇未遠竄之日居停唧噥之際彼也日攝此也  
口喋謹避其鋒如示以弱而義世神奸入其彀



中而不危矣驚之特聲也。伏龍之將發也先潛  
蓋其机也亦易道也。君子不卒而遭強射其後勿  
以粗心慮之蓋氣臨之則無几乎矣。所公能制下  
謂于危疑之介而不能平呂夷簡于晏安之時已  
位相傾賢智不免要于功成身去之道有未善矣  
樹以待小人進以全君子固不可謂一者以此項  
平仲所言王沂公待下謂一節君子第以小人一  
奇法也似于子號相佐然所謂宅家遠寇之日居  
得咄感之除計迺其鋒始亦以乃一段作何何嘗

不字且屬哉

象曰：本上下天共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石守道氏曰：以德惠自居不能受物君子所忌也

也

胡雲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所也以為約三  
所集則與濟大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  
以為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人家則元反辭本義  
缺之為是  
張而軒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積而不流之

謂若恭節當曰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  
祖南軒之說注疏以則字作明字非

歐陽公易童子曰：問小人豈則也之意則答之施  
保則泰之意若德則即此之意蓋君子在上小人  
在下施陳之書小人之思未其而才凡可用以  
而施之亦以問自新之路也若應曰：自新而居人  
於不肖者已見其心為已甚之故而忌自至矣自  
來歐陽之說好補文象所未盡之意  
常見曰：雲上下天共君子以施祿及下如澤之

決注便即成兩為共君子以施祿及下如澤之

下下天居德則忌如天之不吝乎澤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衆象曰：不勝而往往也

註不勝之理在往而也

胡雲峯曰：六五陽由四陽之壯而衰故初九三  
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初壯于趾  
必有學共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矣矣六五陽  
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  
則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而可必其往



性而一勝故其性

揚誠齋曰勝在性先者勝性在勝先者負况不勝  
在性先者乎故周公言性不勝而伸也斯之曰不  
勝而性勝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東曰勿恤中道也

九二爻中柔所謂中道者自是言之也言之內不  
疑惕外戒也號自危之象如此則雖莫夜有戒亦  
可勿用憂也

胡雲峯曰惕號半號皆取號呼之義象公舉剛爻

言剛實故半號此指九二一爻言二柔故惕號

且建安曰不利即兵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

言小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兵言君子不

當尚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

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如于小人而能

以敵天下之事亦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吝有愆尤

象曰君子夫夫終元咎也

步登曰九三即大壯之九三也有不中之失人得

正之美故二卦皆美君子小人言說又於此出君

子二字以別上爻可見九三陽居九上爻不居中

有壯于頄之象壯頄非大也九二君子則斷在

心決之下疑龍夫言雖陽行是乃吝需有愆而

終以此道去小人何吝之有且仍以此解推是

事尚此三有上六之說尚未快也蓋陽行者遠象

而自立之剛已而唱下苦需此非余陽九之兩

乃沾濟之兩也力與小人爭未克有濟大故需而

力既不勝心豈快哉故有愆咎其一片正誠則賜

嫉惡即使不勝有何可吝故象特提君子夫夫以

釋之九三陽爻陽位才性過剛故重言夫夫若作

奮解以九三爻五陽之中與上六應獨處六四處

五陰之中與初九應則其獨行也為輪情降心之

象有被受汚辱之事有愆也有象止不與之嫌豈

九三則強矯任之本色哉

馮象齋曰或疑或之象非肢晦晦冬嘗在純今初

為趾而四為臂何也曰是與或與或合六爻凡象

獨利長之類也夫分二休為象伏人豈尚之類也



故三在下卦上為順四在上卦下為順之不相  
索也

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說步之有未  
不必易

九四臂元甫其行坎且幸不悔下問言不信象口其  
行坎其信不言也問言不信聽不明也

註曰羊舌氏張難移之物謂五也

張子云幸十險而免之義幸下言非悅悅之謂也

當其前而免之幸則羊與人抗唯難之謂幸制

其後為欲速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

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此幸之術正駕取小人

之法也

胡雲舉曰幸羊者諸家以為奔速象陽不進也乘

獨謂牽羊者讓而先之九五陽居陽人召位任陽

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而在陽之先正乎有元

皆次且之悔唯如牽羊然不以象陽並進而安出

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問言不信者蓋如牽

羊則悔亡而九則亡元下人之意則幸下之言當

信而四亦必無死已之功

別傳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未而固

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性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

又不敢不為公議所惑故行止而失其權之聖人

示以牽羊之法已缺其說象言下之夕以決小人

而不至貽事後之悔問言不信言九四之言不信

十人也

姜是古曰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段之嫌

九四問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大也何也九三以

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張氏曰臂無所其行坎且二象一意只是欲進而

不能進意也右以牽羊之法行之其悔可亡則公

代為之計如此又策其不亡信以至子悔者蓋除

激其信吾言以濟事也或曰牽羊只是牽引則進

非九人後已之說

黃氏曰問言聽已而終于不信此已也亦明耳古

德云若將耳聽終則會眼安聞耳始得知

牽羊之說按本義謂讓使羊有以隨其後則羊乃



榮君子之來古也。天下之衆言之則非是。是九曰  
羊性善。禍不至。義而不已。聖人教以自守。其羊柳  
其性則可以海。七矣。是亦壯順有以之意。

尔來曰。始之九三。近受陽。上初六。故象臂。上上休之  
之上六。二九。四近受陽。上上六。故象臂。上上休之

之用。上上。且日。德。故。即其所處。而象臂。

九五。見陰。六二。中行。九。象。曰。中行。九。象。中。六。九。也。

故。見。陰。六二。之。象。脫。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六二。也。六  
之。為。我。以。出。其。象。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處。尊

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以。至。尊。而。敵。至。賤。雖。其  
先。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先。勝。而。已。未。足。先  
也。

朱子曰。中行。元。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于。中  
行。則。元。咎。但。能。稱。道。而。已。未。足。先。勝。至。是。說。那  
微。茫。間。有。些。個。意思。新。本。得。釋。八。所。謂。決。注。想。苟  
子。謂。喻。則。自。行。使。是。是。意。思。昭。常。不。自。便。見。將。那  
最。去。文。雖。元。此。意。孔。子。作。象。所。持。以。釋。之。辭。之。不  
之。如。是。我。教。也。敬。慎。不。收。之。類。甚。也。

張子曰。口。人。已。去。小。人。與。人。臣。其。人。臣。欲。去。君。則  
之。奸。惟。有。所。制。不。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

和。為。中。人。君。惟。誅。獨。制。此。念。猶。有。私。心。不。去。小。人  
即。能。其。隙。而。中。之。故。以。六二。為。已。中。行。使。可。元。咎

口。用。原。曰。此。之。有。元。為。元。之。上。與。他。卦。則。中。正。不。同  
故。有。此。卦。中。正。以。九。五。上。六。二。不。索。相。善。背。而

相。除。分。水。不。謂。公。志。未。中。私。好。所。存。一。心。大。是。而  
朱。子。以。注。之。說。又。使。其。意。而。指。言。之

尔來曰。索。象。曰。三。上。上。應。王。健。決。也。健。得。以。人。有

所。欲。則。雖。道。夫。事。雖。正。而。意。有。所。繫。故。于。中。道。未  
得。為。光。大。也。未。義。于。健。大。象。及。此。獨。曰。健。得。勝。矣

蓋。其。于。健。也。猶。後。世。風。俗。之。興。甚。切。于。決。也。誅。後

世。君。心。之。非。甚。嚴

楊。止。菴。曰。自。古。若。子。于。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

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若。子。僅。得。以。行。其

謀。而。借。端。暗。長。小。人。復。得。以。振。其。間。夫。未。終。而。始

已。萌。矣。故。悔。之。以。未。九。為。戒

方。孟。被。曰。卦。之。取。決。直。以。五。年。下。之。四。陽。為。壯。至



五方成矣此聖人以此之與五他之不能也上所  
比惟五所應惟三則所就之人非五則三五之推  
重三之情親下得其重轉而依託此小人之常態  
也五夫中行三夫獨行則此元就之小人果意  
借五之力量三至是聚陽中人似不為所就小  
聖人于五欲以中未充滿之善六夫小人之不易  
也結其通非中與和不可矣諸文非中二居而  
力微則中惟五有之扣而惟五能之也六元之代  
謹微之論耳

子夏傳云竟陸本根草莖而下柔上也為融鄭京  
王肅皆云竟陸一名商陸皆以竟陸為一董遇云  
竟人竟也陸商陸也以竟陸為二案注直云草之  
柔晚者亦以為一則于子夏等也  
何玄子曰按說文草部實有見字蓋喜步註竟胡  
見切則漢人已作草解矣吾從古  
湯宗之又以陸為商陸乃附見之物以喻凡五為  
上所憑藉所以處之未先其意甚巧不知易之流  
樊即梅花數火珠林枕是後法商陸附見刻畫匪

人蓋是使世知術又王之時豈便有此人乎故以  
為斷耶

竟陸見生于陰適地皆見大川莫余故曰夫大  
水生五月故于蠱言水見生三月故于大言見

上六無號終有山象曰元就之山終不可長也  
併陽長時既陰消時盡他陰虛或官陰之地是象  
已下得時夫夫尾極之小人也其勢為困消盡故  
云元川既曉是終必有山也

章不消曰夫卦辭多號有屬之辭元就有山曹錯

卦又有二義乎若以元就自小人言殊元意味

何玄子曰或曰小人寧可去盡乎曰小人不使  
不盡于下不可使不盡于朝霞之之道非有他也

案則漸散于終則必且于利斯義也解卦終之

矣曰解拙曰射耳是也

正足安曰夫有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

六爻以上陰為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九為凡陽

之央明遠則不能相及唯此與應當之五比上者

也故曰竟陸夫二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六六



夫言當決而不可決者累於心也。介三五  
而則之則亦欲其上以進則變立。否則故三故有  
引元甫行以止之象。至二去上進則元日及之理。  
大故但陽就以為其夜有而亡。切人龍象也。  
故有壯壯往不勝之說。  
張惟貞曰：吉以凶終而後進以不吉始而以吉終  
亦為君子小人六何六之有上之有山則以其終  
而不吉也。  
或曰：此其始不可與長。則義謂君子可以九就  
而忽之也。既不可二字微戒君子之意。自明。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楊廷  
之義者也。尤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乎號  
之義者也。以手推席使北壯賴之。山左陳氏在國  
防其夜之戒。非有為也。何進微卓紹之群。而幸以  
醒禍。易遇信朱溫之援。而竟以敗。災皆即我而非  
自也。故其次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而  
勝也。則禍昭于國家。  
按大蘇異同字說。有屬既云。月明信之法。而宜其

號令如是。即系非者。危傳云。至誠以命。象使如尚  
有危道。本義云。盡誠以呼號。其象則公。然亦尚  
有危。屬不可安。律居德則志壯。不忌禁也。既云在  
身。而德獲。則明其集合。傳云。古德謂安。安其德則  
約也。志防已。謂約止。防果有。防果則七。消散已。王  
獨作明。是亦通。諸家以。為。告。訓。指。言。之。化。告。易。之  
告。象。皆。是。漢。人。說。古。者。指。告。其。德。而。不。決。則。忘。本  
義。則。云。未。詳。九。二。惕。既。莫。夜。有。我。勿。恤。既。云。雖。後  
有人。惕。慎。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我。幸。未。害。已。亦  
可不。惑。不。憂。傳。則。云。內。懷。號。惕。而。外。見。誠。號。雖。莫  
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本。義。亦。然。九。三。一。支。傳。則  
云。又。詳。義。端。當。云。壯。于。頤。有。山。独。行。遇。而。君。子。失  
失。若。濡。有。愠。九。三。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順。看  
未。不。必。易。壯。于。頤。註。云。頤。而。頤。也。謂。上。六。也。既。云  
九。三。處。失。之。時。独。上。六。而。于。小。人。是。以。山。也。傳。云  
上有。君。而。目。任。其。刻。決。壯。于。頤。者。也。本。義。則。云。劉  
杜。見。于。面。目。独。行。遇。而。若。濡。有。愠。九。三。既。云。若。不  
能。失。新。珠。于。聚。陽。處。于。小。人。則。受。濡。濕。其。濡。衣。自



為怨恨无咎有于人傳則移君子共之句在独行  
遇而之下云三与上六陰陽和合其非可知唯君  
子處斯時則能失之者見需汗有愠愠之色如此  
則無道皆本義則云若能果決其決則雖十上六  
如独行遇而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悅然終必能  
決去小人而乞所咎也牽羊悔亡註疏云羊謂五  
也若奔當位為六之上下不敢侵若牽于五則可  
得悔亡傳云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  
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本義則  
云不與衆陽並進而安出其後可以亡其悔蓋諸  
家以牽羊為牽連衆陽而取子則謂讓而先之非  
挽曳也本義從之朱子又自謂此說得于許慎之  
言也九五見陸氏：中行无咎既云五為尊位為  
失之主親失上六失之至易如决見其然但以至  
尊而致至于收雖其死勝不足惜也特以中行之  
故終得无咎傳云見陸氏之非九而脫步折五如  
見陸雖感于陰而决新之意則于中行无過咎矣  
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本義則云若九而失之而又

不為過暴公于中行以無咎矣中本无也然云以  
事散平未足以為无大本義解則從傳本子曰  
知止而意有所安合當不試之本也釋氏所  
謂此以謂有子謂偷利自便便是此意孔子作  
所以得之時之不足如自致此說猶有未盡之類  
其說皆之詳所未有也



始

始女壯勿用取女

說此卦一系而遇五則故名為始施之八人則見  
一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  
川取女也

本義始遇也決言則為純乾四月之外至始施後  
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外以其不非所望而卒然  
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已非正又一一陰而  
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凡以自配必害  
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楊誠齋曰利極為漫不旋踵而一陽生夫極為始  
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  
子喜必曰朋來元答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  
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  
有數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中戒  
五陽以勿輕信一陰之微而親睨之也  
熊通氏曰女壯謂與為長女朱先生註曰一陰而  
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

意而實不然也卦象本謂所遇而合之所連應安  
在其為當五陽哉一陰方生而以為壯任于所謂  
所壯而故陽有也

月建一陰月曰報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  
如始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象曰始遇也柔遇剛也勿川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始之時義  
大矣哉

疏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者女之為休婉婉貞順

方可期之偕老潔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  
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非得道名本由一柔  
與五剛相遇故能解非是孔子更說天地絪縕遇  
之為民不可與也人也各有所處不相交遇則  
萬品庶物無由彰顯也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  
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莊子云一而遇五男  
既不可取天地三統則能成器物由是言之若既  
遇中正之柔男得出自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  
得大行也上此傳其以人結款結此非而取義也



是一女而遇五男不足稱其情論天地相造乃致  
品物咸章然交媾之時長大矣然天地相造乃  
則故曰九宮已九子以合五氣只是五子男  
中道之說自以五子為天之故  
蘇子瞻曰天地相造乃九子之故  
一曰九五之宮以合五氣只是五子男  
中道之說自以五子為天之故  
蘇子瞻曰天地相造乃九子之故  
一曰九五之宮以合五氣只是五子男  
中道之說自以五子為天之故

吳臨川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  
止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剛剛之道行於天下  
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  
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右尊位故象曰剛直不  
之始生而後漸盛又言大者之常而通焉  
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李元堂曰大之一陰不為主者陰生而安也故曰  
剛決柔柔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  
遇剛月建一陰月日從寅則陰生三陽陽已為之

賓矣是故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造四句中人極意字面皆持世  
道之益上之益以陰陽之淑慝言也人言言  
言此言以心術之相濟言也人言言此言以  
是化不能一日無君相在上教世有言如李九  
則道中三陰水入道川下而中三陰以善用  
此三陰水入道川下而中三陰以善用  
而天地之理且陰之不振其德也上人以  
步至口則道中三陰陽剛者一五而合使而不  
中而柔是之則不為始而為進則不遇中正而柔  
遇之則不為始而為利斯有難易力者至此時  
真所謂甚大聖人欲人深以易為哉吁嗟之  
又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見以聖人法之德齊德  
公七年始新十四年陰元命齊公言己之德美  
宣帝甘露三年乃叔本則而上天君已在大宮  
唐太宗以武德丙辰即位而武德之元年為二  
宋藝祖受命之二年也其未受命而前之極陽作  
于七其張公是五陽者極陰而極陽者極陽而







之下也。揚九家以爲繁條也。不然。阮氏通鑑之喻  
下在九二九四二。  
凡二包有魚。元器不計實象口。包有而義。一足當二  
包。以不正。之除。其爲之始不能。一十所更。故亦九  
口。正應象元九二之應。行  
前章來口。包有而義。一也。字古。子。小。八。自。己。要  
此立時定。以。久。又。可。見。容。古。之。小。人。以。此。入。下  
者。姓。三。君子。數。之。也。二。口。包。有。而。明。一。比。小。人。方  
身。而。直。以。爲。容。之。包。弟。之。既。不。道。之。使。其。所。不  
激。之。使。無。所。容。其。何。等。焉。  
尔康曰：包，莊嚴也。魚，陰物之美。指初言二子初過  
君子而過姑進之小人。其小人既在吾駕，故有輻  
之中不得恣意以逞。如包有魚之家，則割之任已  
仁可免于害。而得元若若不制而使時位以過  
丁然。君子則仇會一逞而患滋起。以過愈衆而肆  
毒愈廣矣。故不利于己也。  
凡三賢無庸其行。且馬元事大。受曰且自決且行。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十初上無應十上吉  
中下不遇則下進故其象占如此凡九之所遇則  
九陰陽之陽或如色陽而元大者也

今且考口始有六之云如之三則九之也故皆  
有九之兩其行六且之象何失一在下故下之  
五陽皆趨而上始一陰在下故上之三陽皆反而  
下其陰陽相求之謂則然也九四之志在上上  
比五應三此四九繫四乃介乎不遇始九三之志  
亦在乎初二比二應四與三九係三乃介乎其間

求與之遇而承來皆到進退不能故曰臂元甫其  
行次且  
蔡虛齋曰元甫次且二象一意此不安于能下進  
又不能自遂其進性躁而勢孤也然得藉于陰者  
性亦受累于陰故小畜九三牛致脫輟之虞而  
九之九五不元甫剛之傷今雖孤也亦時之不遇  
耳與尊自己致者其大故元大者經綏曰始之三  
爻觀之即六二四六四也相攻思其之而自能自  
前始三爻相攻故過之而自能自前始三爻相攻而九

甫次且之象同

九四包乙魚起山東曰九魚之山是民也

蔡虛齋曰口以大臣而下為初應雷過陰之  
六陽剛之志是以有為而告棄不主為陰也且  
是以張其六六致此起而之進故象之九魚起占  
上山  
甫得九四初九初應而夫其位上有其九而實不  
及若起十說者遠之雖然不達心故曰九魚之山  
達民已得初二矣

爾康曰九四卦則位弱與初甚遠寸口時位俱不  
能包則初為方壯之陰安能惟我綢繆約束而不  
動故為包乙魚象我既失此節机則大勢已去人  
才之離散收事之廢弛皆由此而安得不起即  
民為下即作初陰說  
又曰九二進陰肯已或以不利實九四七陰看也  
又或以起山可見陰之下陽不當今其進又不可  
舍其遠也陰非專召小人為我所遠有謂之小人  
為我所用有謂之民小人可遠而民不可不近也



阮光緒說：「下」不同。而云祀人，亦已存解云：祀  
紅皮華自雙生則為祀律之祀。子雙傳曰作祀飽  
以薛康記：「祀律也。」祀律，衆功宜早被以飽水，又  
為祀相之化法耳。氏云生于祀地，是以祀為今之  
物祀也。

謹其初矣

補 90-425



六

不俾敗天下必全可行品物咸章而天命則在

矢

१६

時武備善備固本不致實卒言之序

之所必缺也。陰陽之於初陰，則有氣。氣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吉陰進勢組五打是逆勢終以一時之利誤全量

心遠下有問自文象之言也爪節念事節作八何

四天功祈永命婆心絮念何胥急切文詞探其本

上九姑其角吝元咎象曰姑其角上窮吝也

進而元遇獨恨而已不與物乎其道不善故元凶

傳至劉而在最上者角也凡以副者上故以角為

之上九者，元而剛，雖與之以此，求道不可吝也。



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軍也山已致之故  
無所歸也

胡雲峯曰九三以與居下卦之上于初陰無所適  
故雖與而二大居上九以三居上其之上于初陰  
亦不得以與合而亦元終過本非上下過不足  
為過也

楊秋仲曰上九利而上窮有角二象大其所以與  
人始過者如角然則利之過枯槁而不和合本道  
也然巖劔利介其子輕肆放逸者矣故元終象曰

上窮者言其窮而不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陸子  
木跡垣而避之是謂始其角孔子見南子微其佛  
形公山之各變通之道也

蘇紫溪曰九五合象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始角如  
夫之壯順几于茂霜矣故窮而各然儒皆有云吾  
人當學子路此上九九終之義

按始解異同則過中正天下大行也疏云不利過  
中正之象男得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可得  
大行傳云五與二皆以陽則居中央正以中正利

過君得剛中之臣一過正中之臣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本義則專指九五謂以陽剛居正中之位  
故曰利過中正所以九二言者非也始之時義大  
也諸家可以為疑之義傳云九二利過則  
利物不主吉位下相過則利治不主利時不利  
上利下不利中利不利過則功利不主利之時與  
皆甚大也本義則謂一陰之生利微焉可者大  
未子曰上九大人相遇過至天下大行正其好時而  
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于此初六一夫既

云初六陰有吉係于正應以從四則貞而吉若不  
系于一而有所往則凶立見如北水之落躁而瞞  
瞞然也傳云陽之制陰當于其微而未發之時止  
以全杞而又繫之則陽利真正之道吉也使之進  
往則漸益害陽是見凶也應象乎瞞瞞聖人重為  
之戒也明微在下可謂羸弱然其中心在于潛陽  
也本義則云繫于全杞貞吉有攸往見凶所以戒  
小人羸豕孚蹢躅所以戒君子貞更全也此疏云  
或訓為織結之器王註從馬氏云所以止輪者



諸家皆從之。愚亦云：化承又云：物承。江云：段強化。物長相通也。亦通。亦云：既云：陰陽之理。又云：有所。常條。亦云：則云：亦有所。而進也。何。上云：既所以。止。此進也。九二一。又註：則云：為。此。九二一之理。可。有。初云：之。此。初。自。拾。四。集。亦。此。二。且。自。此。集。故。元。集。既。有。化。之。之。物。于。其。下。可。受。其。成。自。其。實。得。此。云：九二能。則。有。初。陰。如。包。道。以。其。自。此。以。其。為。鳥。之。器。其。色。其。之。魚。不。可。更。及。外。人。言。道。道。言。而。一。二。山。雖。也。亦。其。大。界。與。佛。同。但。當。制。下。制。之。間。指。元。深。耳。行。未。牽。也。疏。云：未。能。帝。證。故。其。行。未。止。傳。則。云：不。從。其。行。也。九。四。色。元。魚。疏。乃。以。色。為。龜。起。山。前。起。物。也。元。民。而。動。是。以。山。大。全。諸。解。以。云：四。色。中。元。魚。則。其。失。其。此。若。夫。其。民。山。由。是。之。矣。九。五。一。之。註。以。色。水。為。龜。爪。疏。云：此。之。為。物。生。丁。肥。地。能。爪。為。物。繁。而。不。食。九。五。時。得。其。位。而。不。過。其。應。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此。能。爪。也。元。初。發。起。其。美。故。曰：含。章。然。休。則。居。中。志。不。含。命。不。可。傾。隨。故。曰：有。隕。日。天。雖。天。能。隕。之。則。更。無。能。隕。之。者。矣。佛。

之黃也

則謂萬宗好賢之意。典易始卦同。化生十萬。爪生。於。此。以。此。色。水。取。立。尊。還。下。之。意。此。能。如。此。自。然。有。賢。自。出。故。有。隕。日。天。使。人。有。天。祐。生。賢。佐。之。說。此。亦。此。也。亦。其。之。謂。五。與。初。元。則。是。之。意。則。以。為。大。之。化。也。此。在。地。之。爪。然。爪。雖。始。生。而。不。過。九。五。包。含。章。是。靜。以。行。之。道。化。可。四。已。此。非。不。可。隨。其。其。之。始。其。角。疏。云：角。者。最。高。體。上。上。人。生。之。上。極。元。所。運。道。：角。而。已。大。全。諸。解。則。云：萬。物。為。者。角。也。抵。始。解。註。疏。與。大。全。多。抵。格。五。四。卦。中。水。長。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夫病父帳著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性

紅象而無主下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

乃得當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王者萃象天下之道至于有而極也榮生至矣

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抑也而能致其成

敬鬼神之神不可變也而能致其本極天下萃合人

心應萬象之道非一其至大也至于有而極上

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而明泰道之至也合之

敬本于人心至人而能以成其德也故曰利見

大人亨利貞

王同濟明之書萃亨者萃之也亨者自正下而

下之象也萃大人以道二人聚也利物聚則事

聚則泰非人人以之則聚所以聚也萃一聚以不

正則人聚為易合時聚為澤人聚為亨子故利貞

萃者豐亨之時也其用宜休故用大牲吉平其重

於祭故曰余萃而吉上爻鬼神下接以物而用

下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孚則其聚當之吉

也夫下與不同其當聚矣吉特之亨而交物以薄

乃不事其宜美天下莫之與而時各生矣蓋隨時

之宜而理而行故象云順天命之天不能自為者

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與不立

事貴得可為此時萃而後用是物而有極天理然

也

蘇按如曰此卦諸爻亦宜冬萃十五而有九四之

陽在分五之陰如魯三家言六坤之類故諸爻有

萃五者亦有萃四者夫萃五正也萃四不正也卦

詞曰利見大人是聚人之萃于四也

王昭素曰三十七卦辭解有亨字者三十七唯萃

有亨字象中人無利則之意陸氏曰諸家本此萃

下亨字惟王肅本有之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亨

字宜屬上句王肅謂示通象以正以下亨連下句

非也



初說曰華要 要之道有四神人聚之人聚也物  
聚也事聚也神聚則常事聚故王者用是道無格  
宗廟之神而不享也蓋要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聚  
祖考之精神而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  
有主元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  
已利于止則不為苟合也物聚則當元用而利曰  
積而能散故宜用大牲凡際祀燕饗皆然則獲福  
而吉也事聚則當往幹故利有攸往  
何玄子曰華說文云華貌从草卓聲五如卓之聚  
左思吳都賦謂鼎泰華是也五為說上坤為  
華說以保華華聚之家  
夫曰華聚也所以說中而應故要已之聚有攸往  
享事已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之用大牲者有攸往  
順天合也既其所聚而大也萬物之聚中見矣  
注但順而說利和信之道一義而應中應也強  
乞之強也一由許氏說而以五為一義而應  
中以應故得聚也大人聚中正者也其聚以正聚  
乃聚全也所以說而不順則順人合者也天聚則

而下達中順天則說而以利為主也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聚合而後乃群  
傳上下順說人陽則處中正之位而下行有贊助如  
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華聚非如是不能也三者  
華人心之通至于建立宗廟所以敬其孝享之誠  
也榮化人心之所自終之故華天下之心者無如  
孝享上者華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其極也華之  
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  
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華不以正其能亨乎  
朱子曰順命說道理彷彿如伊尹說也去得只是  
在勢下如此便是說豈華之時者不用大牲則便  
是勢下天下一統親和以順有此理當時即以下  
濟那利川陽之事  
於此處曰聚以正者明以正為要非各植其常以  
和入下正也如聚大人上看出之四身人理以自  
其為命和時亨功以時建者大論所然故曰  
順天命  
易筮曰王大人皆指九五言當七之時王皆宜以



孝享格廟上以享祀考之精神士以草天下之人  
心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分所亨通何也九  
五陽動中正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象入下  
與天下草之香示于正故之用大牲吉永王祇有  
廟官物象則可以備祀利有攸往永利見大人吉  
人象則可以基事此上者受命而興為天下神人  
之王之非若箇之時用大牲制之時有攸往是通  
大命也何吉典利之有  
何玄子曰王有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為格故曰  
致如但曰至十太廟其矣按章無誤闕吳漢初立  
廟而草則微廟也  
家曰澤上于已草易子以除式器或不虞  
江東而無四山象生也  
侍凡物之象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象則有爭物  
象則有象人率此象則多故矣故見象而象也  
除謂簡治已上聖惠也除而象之所以致不虞也  
未子曰除如詩大條何福不除之除者言吉日除  
本亦作儲人作治

張清子趙汝楮氏曰元澤之水上下坤地之上自  
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有象聚而不防則  
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式器久必弊當簡治而除  
其弊也  
或曰此澤字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同意澤此上  
於地則津潤上行萬物暢茂若作水澤聚與澤字  
義不協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革若號一撓為笑勿恤往元  
咎象曰乃亂乃革其志亂也  
註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心懷嫌後故有孚不終也  
不能守通以結至好上終就爭故乃亂乃革之一  
往者小之義也乃笑言憐之也知已為王熙三  
以進寵若陰夫以退諒以自收則勿恤而往元咎  
也  
歸震川曰知正之理定於四則三容不能易象道  
不能開巽否不能亂  
鄭氏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此六爻象有比初爻吉  
孚此亦言孚皆孚于九五也此也此陽以分其比



故初得以為學十五章有曰陽又為初之應故初  
于五學而下終亂章初于四離正應而乃推臣五  
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于學五而萃十四非利  
見大人之正也右疏一推為嘆言始與精壯之見  
也勿恤而性從大人則元學矣  
初鯨氏曰觀舒初欲<sup>反</sup>棄蓋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  
召伯蓋已從王子之明潛既而乃逆賈文公朱序  
初守晨陽見執十符秦終沒歸晉肥水之戰序從  
陳後大呼早收秦兵豈非始執而終卒于秦哉  
其反覆無常不失為性十義為元學也  
六二引吉元學乃利川論象曰引吉元學中未安  
也  
既萃之為休者相從就聚近乃成今六二以陰後  
在坤休志于靜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者也  
中象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元學也  
傳引吉元學乃利牽引人之文相求則合相持  
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牽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  
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夫否自位有中正之

德二亦以中正之道性與之萃乃右臣初合也其  
所共欽豈可量也是以吉而元學也元學者吉補  
道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道矣乎乃利川論字信之  
在中誠之謂也禱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  
倍物且以誠意交于神明也象乃有謂有其孚則  
可不用文飾焉以至誠交于上也以禱言者謂薦  
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歸為其本誠也蓋其中  
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禱之義也字信者萃之本也  
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者不足何  
也曰群陰比其乃其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  
守不變遠則正應則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  
中正之德可觀其本至于變身故象舍其意以存  
我也  
程傳作自己引為是本義引二陰然過氏引初趙  
汝謀氏五引二  
橫渠子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聚  
吉乃元學凡言利川論皆誠素者曰十未明之際



也木乎而畧礼則神怒而民怨或曰陰合祭之  
試能萃神乎可萃衆欲六二精誠以引群陰也  
薄祭為說者誤

朱漢上曰陰夏祭以少為主祭之薄也

馮氏曰衆聚而與操者之民之多僻獨正則克

即則悖惟之共為君子俟其相孚乃以合萃

五初之乃亂乃萃如媚之徒也三之萃如嗟如

進之徒也二能以中正而引之寸吉則皆君子

一種為笑者群陰相連極而笑不始乎之時也

蘇紫溪曰凡人之心事而不變不孚則為物

進乎則光不孚則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

匪孚故云未光唐敬庵曰中未變者初三言

三不終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未嘗變動其

五之志故引之即萃耳

張而若曰二應五而謀于二剛之間是不免為

知所問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求合務要

以牽引之然後君臣之交合而臣情可塞吉且

咎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乎乃利用禴正是

萃所在聖人恐人疑引者虛文故又本其言言之  
明引其真誠非虛文也

朱曰凡人間有射物也當心寸物當物之中不偏

寸左不偏寸右方得中箭蓋中便不變之象也二

雖中正居萃小之中必偏私則且中六故言引而

吉无咎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義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止上元應其欲求萃于近

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上上可以无咎

然不得其萃則往後復得陰據元位之文亦可

小吝矣或占者當近陰不凶之義遠而遠結心應

之方又則无咎也

丘建安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有聖人不欲其以

不正相萃故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如

辭或大田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指以往无咎之辭

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求何咎之

有



鄭東谷曰上休說能與而受之元咎一

潘雲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夫華而後所

謂無婦觀臣康室京家者也以順仁而比陽剛故

決其位亦無咎即小吝非咎矣上六元位夫華而

貴者永嘆洋洋其健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

者也以元休象悅極而是不得其幸憂哉如此故

元咎當華之時以華為時用也約說曰古之人朋

來則樂不終于君親則怨然則怨嘆見其宜道也

於其中不是空憂懼有微戒修德意所以元咎

玩初六之詞見衆莫不心恤而望正下可不堅玩

六三之詞說見小吝不必心恤而望正下不可不早而

之病根抑以陰柔耳

亦康曰此爻陰柔下中不正處在下之勢有欲進

之心故舉如然以陰虛剋性行不純時勢又阻未

得遂上故又嘆如往來不寧何得吉則謂一意從

上乃可元咎上義指五說美者上為元咎方以和

平之道感人心者也程子說是

九四大吉元咎象曰大吉元咎位不當也

註義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外德大其所憂  
衆之時不正而據此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元咎  
也

傳曰當華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衆也下

比下休群陰得下民之衆也得上下之衆可謂善

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衆必得大

吉然後為元咎也大為周適之義元所不周然後

為大元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元咎也夫上下

之衆固有不由正進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

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者蓋亦有焉如齊之

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則為大吉乎詳為元咎乎

故凡四女能大吉然得為元咎也

類鯨氏曰此四德正位尊德足服人勢能分衆建

功附衆元不可為大吉而止元咎者何也又在

九四是以人臣之位而居天子之位其日所為嫌

忌故歸大吉又得元咎方能保全故大吉之下以

元咎足之蓋所居之位不當也若九五則有德

有位適自寡矣註家以得大吉然後元咎



易筮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此其位而繫羣之  
所歸也以其休元能卻羣三陰順而羣五故有  
大吉元咎之象初九在下而任事羣九四無位  
而得衆心皆曰元吉元咎非元吉咎不隨之矣  
朱氏曰大吉元咎與隨卦九四隨有獲同就時位  
上說不就理上說正所謂安不以其道得之富貴  
者也近悅休之君臨歸順之民豈不大吉人誰咎  
而六爻初九羣二引羣之義如五有悔六渙渙  
四不中不正而自然相聚之不勞心力能大吉  
時位自然非四勉強求之故元咎  
又曰位不當者中不正也既中不正則大吉者  
亦不吉元咎者亦有咎矣川云就時位能羣之  
三說孔子就理上說  
前漢曰四與五同德居五之下二與上之德以布  
之下衆衆人之心以信一人此大古之不二義所  
以能此大吉元咎以位不當也朱氏曰位不當者  
以四得上下之衆而任君位也朱氏曰觀卦元  
五之之而象曰任正當也則此之位不當可知二

說無幾近之下謂豈但君位不可即如帝之二  
便有朱劉之嫌許多費幾九四章屯六升君以賜  
帝除焉不當則隨豫九四所以不當也此  
九五章有位元咎正乎元永貞悔亡象曰羣有位木  
先也  
德九五居天下之尊羣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  
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統其位矣為有其位  
矣一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  
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  
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此天  
下之道與羣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上者各有其  
位又有其德中正元道答而天下尚有不信服歸  
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既修  
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  
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  
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貞也長  
也為君德有出無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為有  
主統之義為而又恒永貞則通于神明光于四



悔無思不服矣乃能復學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  
之未光心之未慎也

胡雲峯曰四七六九而復九皆位下當也五有位  
矣而用學志化未光也然則欲當天卜之華者不  
可元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無其德

五建安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而此之  
占華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上也二則分三則  
聚陰有華而者有華五者而五不謂以專其華故  
在五有應乎永貞之戒此華天下之道不如比天  
下之廣也

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乎以說字累也五者說  
休或者紛歸健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巽道未光安  
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  
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正有乎之本休也求此  
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長長如一而匪學之  
悔可亡矣

爾康曰六二之字九五之字二字同應百語謂  
所親信為學春秋傳曰失伯者何寧氏之字也

又曰九五華有位矣安得應乎元之中五與乾坤  
不同小則之外德止于悅位雖有餘而德似不足  
不能無應乎之戒悔亡之求志未光也東已詳之  
矣

又曰九四位不當大吉而能元皆九五全以位論  
故華有位而本光

又曰陽剛中正為華之主然有九四在下以分其  
虎設為兩端以正之言此又居中得正柔為大  
是為有位以此華人其欲揚而何得有學然此位  
也非德也徒以其位未能學人必有元永貞之德  
以德配位以勢從心方能悔亡其志大矣匪乎  
悔亡俱新漢之詞此九五也則中正何以作此兩  
端之詞以卦為元陰小之外也

上六齋告涕洟元象曰齋告涕洟未安上也

註憂樂之時告上上極五非所求由元應援上  
獨立近遠元助危莫甚焉齋告嗟嘆之辭也若能  
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于涕洟不教自安  
亦樂所不害故得元答也



傳六說之士陰柔小人說高位而憂之天下孰肯  
與之求革與人莫之與共守至言乃得便也  
舊書：嗟也人之德之由己自取之得誰咎為人  
忠絕不知所為則聞獲而至嗟嗟其小人之情狀  
也

李隆山曰革六爻或有應無應或當位或不當位  
而得皆曰元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  
多凶少咎之慈革之所以乎歟

吳甘美曰上六九澤主爻所以流通天下全在通

點澤意不有一限憂百姓苦心誠如何得上下  
流通所以言咎又澤決方元咎言者下深心  
責咎以手陽物責為故行言責言如言命以憂  
民之弗堪負于已事皆之至而澤而決有此苦心  
民有不獨應而聚者乎此東道之德也象曰未安  
上言在上而當存不敢安之心非謂不妄于居上  
也

程氏又曰此言中而于元中又多有危所以未  
之逼近之故革五口革有恒志未元也凡口中

行元咎中未元也臨二曰吉元不利本順命也  
九曰志未元之辭皆吉而小象雖晚有未皆悅為  
身中失中故防之都是一意如用之則則之不  
出門庭則之辭元也至于履之則：此示中不  
睽之遇卷乾亦未失道與辭中亦深寓可危之意  
也

李象一曰抵大革之外聚以正一革之義卦之  
象曰利見大人亨利貞諸爻並不言貞至五曰元  
永貞此明以大人與五也夫天下之人心不過求

革之君民無主乃亂得所革而不至：亂則天下  
安矣故革言言引而泰革言言言嗟言澤  
決要不過求革而止然諸爻皆有革德四不可有  
四不有其澤而以革于五此口所以成九五之貞  
且六以成諸爻之貞也故諸爻但元咎而四得大  
吉要之大人要以正則天下無不正之革矣乎  
之義非革時所並出講矣

項氏曰大抵革象之道陽以得為貴則以得為美  
四之志亂乃得元咎五中不復又為未元皆皆其



濟也初六求而難就九六六二從五以升為吉皆  
美其尚也

按革辭與同革字註云聚乃通也傳本義則云亨  
字義之項下卷曰卦名下元元亨字他上肅本有  
王弼遂用其說孔子系辭切不從此字初六一爻  
既云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故四與三情意連  
亂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革一往者小之說以者  
通達之客若目就比于小其情亦出不憂三阻往  
七與四合也傳本義則云一往有格語一剛也初

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是以有孚不終志此安  
象若呼號正應則二剛以之惟勿恤其咎從于  
四則死存也六三一爻註云三比于四二亦不  
改革如嗟如傳則云三之不正既為四所棄又為  
二所不與故微革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本義大  
器與傳同往元各小各諸家皆以為三往從上非  
其正應故雖元各而終有小吝胡雲峰亦云本義  
以上六為正應恐誤也九四人占既云立大人功  
履其大吉傳則云元所不正則為大吉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註其順可以升陽又不當尊位元最剛之正則未  
免于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以柔之南則象乎  
大明也

朱子曰升南征吉其坤二卦拱肩側面如有命人  
虛拱底說話

胡雲峯曰本生于地有進而上之象其下坤上巽  
坤之中有繼故有南象自巽而伸其行自南故有

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出明已出于地  
上方進而未已故不暇言亨升則未方生于地中  
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  
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欲進于德者  
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  
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象見大人六二見九  
五之大人也非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  
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  
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代淵曰尊爻無此人故不言利見

張清子曰升進之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  
元亨大人二也則見五應之也而征吉者二能前  
進以應乎五則吉矣張子清猷以六五見九一之  
大人為是

黃氏曰升主英陰得金其氣上行氣之伸極為  
坤即陰之所主也乾京馬變自明且常齊于其  
乾後乎坤本氣繁行而上氣胎于此矣其轉進為  
坤也有升義焉

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余氏曰利見宜  
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也見之  
南極吉英東南之卦也又升則在南故謂之南極  
劉去非曰晉見木之後葉而初陽者則又獨氏此  
其一端也

象象曰柔以時升英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則見  
大人勿恤有慶也南極吉志行也

註純柔則不能自升而九剛物不與故以時升又  
其而順剛中而應以此而升故得大亨

既升之為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而尊以擇名升  
之意六五以剛柔之質起升貴位在下而時則不  
能升矣故曰柔以時升也

傅凡升之道曰大人升于位則由三公升于道  
則由聖賢則英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也達其升  
之故不憂其不達也達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  
及物也

胡雲峰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時也誠時  
者方可與言焉

張中溪曰革升皆曰剛中而應革則中在上其衆  
必聚升則中在下其勢必進故革以五為大人升  
以二為大人聚者下之所聚故利見大人進者上  
之所忌故功以剛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剛勿  
以陽升為憂而陽升則有憂矣

有卿曰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柔  
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進退之心當其止人之心  
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則言曰革之利見大人見五也升之利見大人見



二也蓋五之效治全以九二之大人為之所謂位乎  
故故之以見同田之以勿恤物之以勿恤之吉蓋  
有明夷遇合之度自有自吉升階之由故此曰志  
行而五象曰大得志也此所謂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前漢氏曰有德之升有位之升一位則足以行道  
升德則足以進適當升之世群賢升于位君德升  
十重天下升十治之時也木伏根于地中終年丁  
地土積以歲月則其高尋丈可以干霄其大合抱  
可以蔽日何也順也君子之德何以異于是順則  
遂其始進之機積則循其下學之漸升而不已以  
成其大若夫恭德逆行凌而不進未能升而用顯  
之矣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矣也  
宗義曰易傳曰棟梁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育小善  
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  
之有漸進之不已亦為異端之學者曰一超直入  
斯我是為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乎只日下一念一事

不可處曰：如是即之如是便做矣

何玄子曰內外其：為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  
陽在上象木之幹從根連幹有自小而大自卑而  
高之象大衆所謂積小以高大是也外卦坤三陰  
在上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巽之為物非能  
破堅達強者幸而遇坤故能升是也月有貞六乾  
為巽坤後天四維之卦也乾艮合休為巽坤合  
休為升乾艮皆陽 五升進而反畜北首陽居北  
為方動而未斷也與坤皆明：且畜止而反升進  
者陰居南氣尚野而未已也  
又曰荀子曰積微者日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  
時凡人好發慢小事及大事至然故其之終之如  
是則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故其終日也淡  
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  
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財物皆宜以人為  
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達成詩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鄭元錫氏曰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於水澤亦然故



大過卦皆取本象不象風

初六九升大吉象九升升大吉上合志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升者其也所以為巽者初也故曰九升

胡寅案晉三象九下為二柔所信也升初九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逆悔亡以陽信明故大吉

項平齋曰晉至六三然後聚九而悔七升之初六即九而大吉者升坤在上一升而上九之則其升也可以大吉而無疑晉坤在下為柔已進而聚九

之則其進也免于媚嫉之悔而已

測言曰升心六爻皆有升義初六悔其亡而吉似

不能升然以其當升之時能巽以從陽故三陽舉

之以升援乎連如其升必矣故曰九升吉

何玄子曰九作坎進也而居上外之尊位有五也

或主二或主四蟄矣升以初為升主六之非初最

吉所謂合抱之本始于拱把者也

永康曰初以柔順居下為巽之主入足以研伏是

以奮順足以達信能升進故為大吉上不惜九二亦不指二陽亦不指五亦不指四通指上卦而言本爻有柔入之德自与本卦之二陽上休之三陽相合巽順而上不知其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在上大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屯屯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故曰利用禴禴謂尚誠敬也自有剛強之臣事柔弱之主未有不為禴禴者也禴祭之闕有者也云乎乃謂既孚乃謂既孚乃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元咎又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為臣之道元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



蓋悟于量則易又施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胡雲峯曰羊与升相反羊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

正如損之六二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五可也

今當在下卦中爻見之何哉羊六二求羣于上非

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羣六二以柔而應九五

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

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則中而應之辭亦同

張中溪曰羊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

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又虛實雖殊其孚

則一也羊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之皆曰孚乃利

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陸績氏曰升与羣為反對羣之六二以柔誠于五

升之九二以剛誠于五故皆利用禴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元所疑也

註屢得其位以陽升明以斯本莫之遠距故若升

虛邑也

章本清曰九三以陽居陽當升之時而以我與道

之極進臨坤明則人我兩忘沛然達順如入無人

之邑其孰禦之陽則與陰故也陽實陰虛坤象固

邑象曰元所疑大凡實則室塞不通本元有所疑

點虛則通融無碍又何疑哉

吳叔夷曰九三亦與剛也說二又進一步以所

高多義初不逾發心二是中心升而三則已入于

境諸前是坤順非虛邑之象升虛邑則境地空明

廣大日進不已矣象曰元所疑可見境雖虛自生

疑二則亦不能升于虛也以未言之三是發生而

陰達之際非入坤順則生者碍矣

尔康曰坤象固邑坤体虛故曰虛邑象曰元所疑

也剛在上而下疑問于柔：順則而九疑畏下則

此莫道之極也故曰疑是已之疑碍非人之疑阻

也十德元疑事于時元滞機

又曰升之進程子云升十位則為王公升十道則

為聖賢此其已結然升義元所下各有各不可尽

言每以一爻有所當者始之初六九升之始此

初之一例純論全卦之旨也六二之用禴似以格

君言六四之岐山似以感神言上六之箕井似以



學問言一之當其一則餘可棄矣。論六五之升階  
九三之升虛邑。此費分既無升階易而升虛邑難  
如甘虛邑者以之學問則胸中豁然不留以之登  
進則前途坦然無礙故為升虛邑置義于此。上為  
坤卦休象候居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問卦章二卦多是言祭亨等。因取象義不知升何  
取義。朱子曰人謂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  
之美。

徐進齋曰或曰升卦二四不言何也曰五居位  
也三應五大應也曰永無進退之其不可升也  
升則疑于五而有進上之嫌矣故在二言亨在四  
言順其義可棄見矣  
何玄子曰儀禮云祭山丘虞升既云祭山曰取階  
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皆升即取階也。此則事十  
岐山自不許以升言耳  
尔康曰以陰居陰純雜不雜其極順始各卦之上  
德底缺全紫臻順治故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王

是文王亨是祭亨用亨告成也。順以事神告成之  
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志也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羣有往進亨元永貞海  
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羣雖有  
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尔康曰柔以時升利中而應此又當之位至此極  
亨尊止德至此進十諸極升階二字極其深融階  
即位乎也言階犹人稱陛下陛下下尔不可有言也  
先貞吉而後升階者非胡仲虎所謂戒辭也九五

中止居尊貞也吉也深相歸美欲先之  
上六巽升利下不息之貞象曰巽升在上消不富也

註貞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雖巽獨升  
也故施下不息之正則可用以為物之主則表矣  
終于不息消之道也

胡雲峰曰豫上六其豫戒以戒有渝升上六巽升  
戒以利不息之貞有豫上震：動也故動其悔過  
之心復其豫為不豫也升上坤：順也故順其不



已於進之心移于不息之貞也

蘭廷瑞曰其者悔也其豫皆以則非名上德故豫

四其非亦口其

命上吾曰其非在上以偶而為消陰虛不富也若

其在上而奇而為息陽實為富而為昭非而非其

非也

吳叔是口息之義養也生也息則其不息何以為

其象曰消不富也此有妙義蓋日積月累得一分

進一分此以知進知得為非息而不息之息也頂

而能化有而能亡進一息化一息此以知進知退

而升消而不息之貞也非而至止正要消得去從

前所造所得都歸淨化這方是到所學昭然盡微

于非于不可見不可名之寬故謂之曰非口也

能類曰未歸未于非全放下終難泰泊皆是如此

看

永康曰其非正指小為大之義本之在地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人何曾見此正是本義時于上六終

之非昏冥于非之謂也利于不息之貞即是其非

豈以求利于不已之心移于進德然系曰消不富

也消而無所積也蓋心無所主如誠熾然時聞見

為活計提掇則為主腦子自之貨殖老子之積歟

皆富也其非之人溢懷息昭任虛御物乎日人茂

心能所心一切放下空：非：此之謂不富然其

心又非元住者空中間自有理：不終綿：不已

許大是根在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

按升解其同用見大人勿恤既云陽之不富尊位

未幾于憂故用見大德之人然成得元憂恤人王

諸解則云六五用此元亨之道見九二有德之大

人元勞憂恤也言上之三剛勿以陽升為憂也而

征解言有二解一指六五言謂五既下應九二則

其德日前進一指九二言謂二能前進以應于五

則言柔以時升既云六五以陰柔之有得時而起

升貴位大金諸解則云柔指六四也柔不居三進

而為四自下升上時為而已君子以順德諸家皆

云萬物之進皆以順道故本義以順作慎黃勉命

口以小而能高大不可不慎我則慎長為長元非



人言上合志也疏云上謂九二九三也初分之分  
志俱升乃得大吉傳則云上謂九二從二為升乃  
與二同也然本義云於二陽則本義亦與註疏  
同也王川字子岐以註傳訓字如字本義則作亨  
自吉升階註疏收改作之象傳云往來山之時順  
之而升猶金進自階有由也而亨已不復用此象  
字字位其自其焉必能自固則吉而升階

國

國亨有大人吉元亨有言不信

既用者窮也妄用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用  
名君子不道之不悅若操虛因而不失自道之道  
曰國亨也是以獲正體大之人能濟于困然沒得  
吉而元休意則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  
人所不信則其道弥窮故戒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此則為元柔所揜  
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故

喻元說處險而說其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  
中又有大人之象五有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  
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  
人不能當也言不信人我以當涉晦而不亨焉  
曰貞取困窮

會主言曰曰貞曰大人吉元亨皆指九二而言不  
信則指上六言之故曰蓋在此而不在彼也二陽于  
此險中能以不道自道而不受故吉而元柔上九  
先口之說其不能言然其用既之極明且其非有



言曰人誰信之哉而曰此亦在  
焉微曰用身者志士于此爲君子此論仁諸  
云君不用不或王烈士不用行不彰蓋用之小者  
或就小用之大者或就大家傑然地有德而知  
則重貴陽也若而德性定世本有生長處處之  
卿而也自仁聖者也是天之既我乃所以達我  
象曰同則捨也險以說用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  
乎自大人言以則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博下險而上說爲險險而能說則在困窮危困之  
中無不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之虞不失義  
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  
其所亨也說如是者其惟君子乎  
蘇子瞻曰困者生而見制元能爲之辭也險之害  
嗚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大惟侵之是以陽不能  
堪而至于戰者有危之道也而元所謂困之  
世惟不見侵而見險則有以消陽而陽無所其  
怒其爲害也深矣  
龍虛陵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知是止其所

之所雖在困中下說不皆泰然不夫其嘗感此之  
謂亨能此者其惟君子乎  
劉東平曰不曰泰淹則而曰則捨棄者何也元所  
歸咎故以自捨爲辭蓋非爲君子說也  
孫開斯曰文之繫蒙困公之繫文孔子之春秋蓋  
子之好辨一心也夫本心不可明而必見之詞說  
庸衆人不可明而必招之賢哲當身終不可明而  
時去之著作侯之萬世此其言之不信也如何而  
尚口之窮大人亦惡避之  
吳叔美曰德慧術智生于疾困困而通乃真通  
也其所以得通之故只爲吾心有個必不換奪之  
定它在是乃心之所也書曰王猷作所人曰所其  
無遠達所以至危而安至夷而寧只怕人自失其  
所則困而困矣若曉得險以說既有得此心有至  
險可危者人見得險中有至安可說者從險得說  
便用而不失其所不失其所困而亨矣這不是陽  
則君子如何有此故曰其惟君子乎指九二之凡  
處困非以忽累而不知險則爲困而不知非心



中得天理自然之安何能困而亨哉所以說斷為不失所也

商康曰貞大人吉只是卦辭終末口貞前大人吉諸言既貞而又大人吉者以其中已系得遇大人者孔子恐人疑貞字為戒訓也若將此四字連作一句不詞岳矣恐无此体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水在澤下不能潤物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達其高志不屈抗而難改也故曰以致命遂志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滴自己念慮動作皆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致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遭大困也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何背惟其是而已

蔡虛齋曰致命遂志者在秦張良報在漢蘇武節

為最得筆頭一語待中

何玄子曰口屯曰塞曰困皆以坎名也然而莫若用甚者坎在內也坎在內欲動如屯止如塞不可涉也解與坎亦在內然得雷而動得風而散水在澤下則潤之象也故名困君子不得其時沈淪之无水也致命非見危授命之謂致命也人不信其命則先生福福當為有瑞告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命則志在我自極之天亦不得而我制也不以命感志者大且能以志立命致命有坎陷之象遂志有无悅之象

初六臀困于株木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羅美正曰臀與株木皆凡象六以柔居剛傷而不能安也幽谷坎下之象陰柔處困之底者暗之甚是以入于幽谷也三歲之久不能自拔以出于困也

趙汝楨曰川女得曰智伯之困也株木使于馬蓋剪伐所餘幽谷初在坎下之象觀齊見也



何玄子曰：徐指云：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以木  
從來樂書云：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本中  
為末，本之為物，含陽于內，南方之火所自藏也。今  
惜為井，末之末，以此推之，則株如木身也，株又元  
使元葉之稱。

正義曰：杞木謂之株。

又曰：物底物以底，居人以簪，皆指物底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吝。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來  
而用之，然淺能施其所蔽，二以剛中之德用，于下  
上有九五剛中之右道，同德合必有相求，故云朱  
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  
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能以至誠  
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可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  
誠，自能感通于上，則暫困于患遠而德卒，非困道  
卒為困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無咎，方困之時  
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比而求之，則犯咎，得凶乃

自取也。將，誰咎乎？

項安世曰：以誠言者，義主于行也。蓋困者不行，以  
得行為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臂，二言言蔽，  
三言車，皆行具也。邑之亦黃，首為參，三言紱也，  
亦臣服也。二五無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  
至三上無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君云。

鄭氏曰：困中固有不可物，九二是也。故征凶，吝，不  
可不物上六是也。故征吉。

游讓溪曰：需於酒食者，安當以待時。困于酒食者，  
若常憂時也。憂時之忠，困臣時之業，所由成者，故  
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  
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

蒙引曰：在他爻或用于株，本取困于食，或用于全  
車，或用于亦紱，或用于葛藟，而二独困于酒食，為  
好事之用者，何有剛中之德，以乘困時也。然有利  
中之德，而猶不免于困者，何時為當然，不得而越  
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

顏淵氏曰：此爻有中正之德，朱紱固所宜有，然不



曰即來而曰方未亦以蒙困時未言三言在困  
之人遭逢未必明信于人而誠信可以致感于神  
故判用亨已則自掩晦故以征則六用當志志故  
志元啓  
何玄子曰行中應五君臣同德終能有為而濟困  
故曰有度  
尔康曰酒食影占人君常日川耳在需則需在困  
則困此在則九二為柔所掩雖為困中而位剛中  
其五同德為上所顯故有來族方之象士人在  
困元可自致止有指誠一念可以自信可以格上  
故利亨祀若不自揣量遽有所行則凶矣亦非其  
罪故元啓中應五故能有為故曰有愛象个困  
于酒食禁食久也象傳多此例  
尔康又曰困九二一陽在二陰之中上下俱陰日  
用甚困而食即言日用此今人言安于暇食無志  
無志之謂也朱子言微飯百膳者雖有意趣矣非  
易旨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來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胡雲峰曰六三本欲捨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  
三剛柔不止故自取困為上六用之極晦則此言  
至于吉如六三山上用九四下據于九二以不  
上故二剛之間失其所安唯山而已  
朱則用石據蒺藜俱有柔言蒺藜者柔全人也象傳  
通例  
九四來徐困于金車吝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下中正不遠人二有到中宜為初從四故  
從初而阻丁二故其志不遂而吝一用千金車  
也豈不可吝各于其位而吝之所吝者正之切四  
正意故心相從其志之柔弱困之故全不吝也  
二  
蘇君禹曰四與五同為上二所掩其用見雖重  
子直遂之時那惟沉潜以養其剛故在四候其  
故五曰乃徐曰曰徐其勢然也然四五合而天



一之事以...之故曰有...

亦立因窮之時...之故曰有...

商康曰凡事不可急...

九五剝則用...之故曰有...

故容華時...之故曰有...

志未得也...之故曰有...

日此故言...之故曰有...

朕南仲曰...之故曰有...

用之時故...之故曰有...

聖百神...之故曰有...

不飲喻...之故曰有...

陳潛室曰...之故曰有...

不當位...之故曰有...

誠信之觀...之故曰有...

非同德...之故曰有...

實利余祀...之故曰有...

九四切比...之故曰有...

孫開斯曰...之故曰有...

典也然則...之故曰有...

有照為界...之故曰有...

之氣虛室...之故曰有...

喻命即福...之故曰有...

又曰人當...之故曰有...

全謂福亦...之故曰有...

而以陽臺...之故曰有...

典天之命...之故曰有...

福下一邊...之故曰有...

以通之者...之故曰有...

陰柔幽暗...之故曰有...

吳叔美曰...之故曰有...

下有典故...之故曰有...

供上之祭...之故曰有...

言已用外...之故曰有...

亦康曰剝...之故曰有...



赤統九五君仁者以一己為國計之計皆其  
固也然其五與二俱陽爻中直之德一時雖困終  
人有說其誠之意自能感孚於下故利則於此凡  
一亦有未統之謂乎未統為君不可言則故別出  
言未字意重筆之妙如此  
人曰震用史當辭然乃徐有悅乃不為是自行和  
通典曰來徐：同李公晦云利在祭祀則雖困于  
人而志可堅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能知  
之乎歸于六惟中于時乃與天通處困之道也

人曰三雖不可泥言君臣而實分上下二口朱統  
五口亦統二口事紀五口祭祀朱統未在中故  
曰方未臣之所困即是君困五乃困于亦統立言  
字：有法

上六困于易為于艱危曰動悔有悔往吉來曰困于  
易為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註居用之極而朱丁九其應行也動悔者也  
行則悔統居不獲安故曰困于易為于艱危也凡  
物皆則思變困則謀通變至困之也則謀之時也

曰有志謀之謂之困之所行有悔曰往來未敢  
曰動悔有悔往吉也

傳三以明在下卦之上而以上卦一卦之上而元  
凶何也曰三居剛而柔陰用而剛陽陰居以上以  
柔居說唯多困極非困極則有吉困之道也困與  
屯之上皆以九居居非終之則流血如困則有  
悔往吉七陰極而困說休故也以說頃且可以繼  
于困也  
李梅年曰之刻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安

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困悔矣以其靜而元  
悔觀者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  
田雲間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為一句非也蓋  
動悔有吉是可行一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  
以能行而得之有也行也二字只是時節往吉之  
義

胡寅奉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則困不害其  
亨柔困不悔不吉而悔字與豫悔是有悔不同豫  
言悔違則事必有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



吉聖人奉：欲人悔過如此  
即則中曰用者不可動九二是也故松山引不可  
不動上六是七故征吉  
趙沙樸氏曰此卦凡言用者當于用字為一讀謂  
當用之時丁休木子德食非為休木子德食所用也  
當以乾乾句法求之他卦：皆用  
却仲興曰卦休用而爻為酒食未幾金車何也恒  
人所謂用者失其所也君子素貧賤患難不失其  
所則元固不亨雖木石蕪穢為萬家何傷苟中元  
自得即富貴酒食未幾金車皆弁釋索也故以  
陰陽為憂患以喻小人陽用為福澤以喻君子蓋  
寸之傷人也安于當戒之雖持心是寸痛金省之  
病日也晴于陰埃文王之則也不計于其里之田  
而難于三分有二之日當富貴而此漸不起此憂  
患而當戒此其戒：之保一也故所謂欲享  
路緇袍乃所謂而食未幾而樂而之休木蕪穢祇  
自荷其戒非之戒矣  
尔康曰君子之用不在榮華富貴人生不能行物

像即錄時時是猶乾也故二之川一則金一之  
用于金車五之用子亦乾即富貴紛華無不是用  
口酒食曰金車曰亦乾六華而吉錄休之人三者  
已盡之矣其以扶傷酒食元傷食止皆象中  
此澤有株杭木謂之株  
按用卦與同用而不大正所謂子出君子諸解  
皆以不失其所身為句乾六又以所字連上為句  
有字自為一句貞大人吉以則中也說六此乾二  
五之爻釋自大人之義得解然惟明則則云  
坤重九五一文用于株木入于山云說云初有  
應在四而二陽之大全諸解則云初本四同應  
口方為上六所淹株乾云杭木謂也云之乾象之  
木三貴不乾乾云用之為道不過乾象云一象之  
後用即出大全諸解則云雖當三貴之又不能上  
觀四之正應蓋終用者也因于金食云九二休  
則否陰虛中九應安用以所物莫不空酒食豐盛  
之象也傳則曰二本直其株氏亦用之故本直乃  
以為因于所發之多謂此因于行事者何也時乾



既云其方始向之象傳則云有道之古行來相求

易學卷之

後既云祭服傳云王者之服最尊也祭于則曰但

武林京爾康去病文輯者

可以本後高君亦後高臣如何詩中今皆斷望方

井

說方則則原云可未後已往山元等說云自是致

氣其瓶山

山无可惡事諸家皆然惟本義云子為為元各求

註云雖遷移而井體無改以不變為德者也然日

徐云既云而後世而行不取疾速傳亦云四故後

引說未嘗言順終日泉注未嘗言有常也此

初而阻于二故其未建鼓而徐云諸解則云初六

有來者皆飲潔靜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此謂之

之未徐云者以用四十九二之今中乙九五之

不渝度也已未至井上而泉汲井功未成已井道

既云五見物不歸已而用威刑行其制則之事故

以已出為功九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曰剗則異方章類故曰用于亦後傳則云剗傷于

或翻曰旅陶也

上則傷于十上下皆徐于則也用于亦後者之下

既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有地取水以飲引之謂

不來也

之井為此井古君子飲而奉民有常不變故始元

改祭物不方其過于井故曰續而之其又言名之

井為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故也明井休

有常邑雖遷移而井休不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

此明井用有常德終日引汲未嘗言恒飲日泉注

泉注言恒飲日泉注也此明恒飲日泉注







瓶非木也。以謂之井上之瓶。非也。瓶。有德。有義。在井上。與井。象。失。皆。木。喻。古。人。井。側。之。制。井。體。其。除。同。等。土。有。瓶。木。大。板。多。幹。收。而。以。除。土。者。為。瓶。其。歸。地。多。為。之。亦。以。除。土。使。水。出。也。中。故。大。一。日。於。井。上。而。上。之。除。土。為。五。十。丈。以。上。者。瓶。木。右。井。端。也。楊。子。年。日。於。之。化。丁。以。始。丁。以。終。丁。以。二。十。七。人。指。尸。闕。下。如。井。歸。耳。以。予。所。見。正。今。問。井。氣。其。說。與。大。壯。巖。其。角。之。氣。同。否。曰。同。巖。無。動。逆。繫。也。謂。命。卦。不。得。出。也。舊。用。則。改。今。從。繫。而。為。長。

知。秦。曰。口。說。者。皆。曰。井。以。不。變。為。德。不。為。以。方。長。而。虛。不。為。不。沒。者。得。而。發。其。閉。四。井。皆。水。亦。未。嘗。元。豈。縮。但。不。可。以。化。為。酒。耳。未。論。小。大。之。濟。不。然。往。來。升。之。正。中。言。改。邑。不。改。井。非。謂。及。井。之。人。理。未。不。絕。也。井。之。亦。非。如。此。說。云。井。之。但。是。主。飲。句。似。于。鱗。木。反。故。而。乾。乙。敵。於。乾。未。傳。未。有。功。則。仍。宜。作。而。振。如。謂。乾。氣。于。大。宗。井。為。六。則。巖。于。乾。出。井。者。便。見。山。乎。







深為之說。此之謂也。而人之受之。時。

何玄子曰。入一十五。井為木。木生於水。水出於井。井上出故曰井。水而上水。非木也。火中出。火不。見。井故曰井。木火。井為水。水之。大。井也。亦。曰。井。水而上水。井之。義。有。水。在。井。井。也。地。下。之。義。為。之。井。曰。木。以。德。言。井。以。義。言。也。造。化。之。用。事。而。水。木。為。之。紀。用。則。通。也。當。用。之。時。水。氣。入。井。下。而。井。為。滋。及。資。生。之。時。則。木。氣。出。于。水。上。而。井。為。滋。木。氣。之。出。入。惟。井。為。易。見。獨。言。井。者。惟。井。不。失。坎。之。真。性。也。此。外。之。為。木。者。以。云。鑿。井。者。既。以。及。泉。則。以。木。橫。其。下。而。水。上。于。木。如。其。成。結。準。如。仲。與。田。井。皆。注。而。得。于。木。桶。之。說。本。子。尤。以。為。非。子。意。其。水。上。水。在。地。中。而。非。有。其。則。氣。不。能。上。達。噴。不。能。為。以。上。水。現。下。接。井。井。而。不。可。以。當。如。之。所。之。說。以。木。德。言。多。正。元。謂。古。田。不。知。其。解。其。乎。水。大。作。其。于。木。出。錯。而。其。口。鑿。則。之。井。井。者。三。一。口。而。之。也。吾。性。則。

源元任不元。說之。此一口。吾性。而不。此。吾性。之。閣。元。不。流行。謂之。吾性。而。之。一口。井。其。吾性。應。川。元。不。合。宜。謂之。井。其。一。井。而。上。德。其。為。

泉曰。木。上。有。井。之。名。子。以。勞。民。而。相。

余。以。其。曰。井。井。下。其。木。上。其。水。而。曰。木。上。有。水。井。

何以。其。為。井。之。象。也。此。獨。皆。以。象。辭。言。此。上。以。

象。辭。之。木。為。蟻。蟻。為。結。性。為。汲。水。桶。然。亦。辭。取。象。

自。是。一。我。象。辭。取。象。又。自。是。一。我。象。可以。象。辭。之。

此。為。象。辭。之。木。也。

旁。及。者。以。名。養。民。井。汲。上。下。有。勞。象。的。相。者。使。民。

相。養。八。家。共。井。有。動。象。

初。六。井。泥。不。食。為。井。無。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為。井。

元。當。時。含。也。

本。義。井。以。陽。剛。為。象。上。出。為。功。初。六。以。剛。居。下。故。

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不。不。食。而。含。為。不。食。之。

類。也。

何。玄。子。曰。按。淮。南。子。八。方。風。至。後。井。取。新。象。四。時。

皆。取。之。常。子。謂。隨。改。火。行。井。為。井。古。人。立。以。木。後。



本号水之升皆指舊矣

杜詩鷗鷺窺溪井可証然者泥之口古者為飲禽

魚通曰禽以為是井外之類甚以為此井謂較諸

之物為禽者甚矣

凡二井谷射則覺敵而後曰井谷射則覺其也

註井已下其為下口其通不交其莫之與也

傳井之道上行者七間谷之水山皆出而乾下二

古井而乾下失井之通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

井而而濟物公乃下乾乃乾注于井而己其所以

蝦或以為蟄井元中敵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既

注于井也覺敵焉如覺之破局之旅行以未以相

即曰卿相附曰附

於口川之水注下口其通而為二也井之水

欲上口元其進而元與也

即本曰元其亦時合之意謂其之也井又下

汲故射得以得其其中況于覺之敵局則其元可與

見矣

永康曰元其說者以為元應接故元其也井卦諸

之不取應其雖其二五故應有：相與之象蓋泉

以出為功井以上為用二之雖其：方在井下未

在深荒之地故曰元其與其初消六未有所望扶植

之用是也

凡一井澤下食其八二則何用其王明受其福象

曰井而不食其也王明受其福也

傳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泉可用而食也

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利賢士見川則已

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其澤上下並受其

福也

深王補嗣謂不得其凡中注謂其去機以之乃

是挑去井中之泥使泉上出而為井也蓋中機以

凡三君得其正井泉者也井泉而下為井中已

不中者非也其之也言已

揚止其曰可食其泉已不可食其泉也井何也為

人之行者也之非為井則也為有一機之名乎不

見川于上者則也井一用一邑食其福君子一川

天下受其福有井之善也則其：有賢者矣



明王明如如賢仙凡曰明王不為人知能于  
故微明揚之光帝則大舜當降之德又德明哲之

高宗山開統儀野之齊備

明平卷曰上六之有孚即九三之德一人之德

此句非中六也但何以見其有子矣此相與而中

乙之性之合者多矣華五倫所謂一曰父子之

安緩者是也九三又言心則象言行則者事實端

是而不收則行路之人皆嘆其之八九在上而為

之應者能不動心乎故象以行言之所以明其

當然也

蔡虛齋曰一說求明王語意蓋云只為下道王明

而忘生討得個王明未上丁並受其賜大非謂

凡三求索個王明也只是傍人曲之詞

步望曰極象求王明是文中晚一承王今而解

云求王明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求若以不

求之求

六四井甃元谷象曰甃甃元谷所中

往于位而元應自中而不能給上六之德也

補遺上三

止建安曰三在山卦澤井內以致其案四在外卦

甃井外以聚其污蓋不深則污者不聚不深則宗

者易以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意也

九五利賓客象曰賓客之食中正也

既以中言王旨非旁中言王則言其言其言

皆其果其食乃食也夫言寒泉有清而公而水之

本則過物乃後濁而品故言寒泉以來案一

清聖松曰則清潔也水清而寒則寒故曰寒泉

物于下者也九五之賓泉即九五之所出也三深

之四甃之皆以德以待此九五則從中正而古尊

位是王明在上井利寒泉乃得汲乃為人所謂

兼受其福者也

呂仲木曰君德而不中正則皆無有德在之此珠

連元治需之益是卦口者也

上六井收勿蒙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威也

甃收凡物可收者則謂之收如五穀之有水也

本義收汲也元吉是口收處廣也言其也非直







半 次

己卯年元月廿五日

江表可與晉雖終迫要可與爭成則非所始

故華之易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所生：「廣行也。華乃當其歲。」

千寶曰：大命已立之日也。乃學大信者也。

情幸者適其故也棄其故則人不能信故必已

日然使人信心從

蘇子瞻曰：死欲下而遇祖，生欲上而遇死，則不能。

死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之計斯年之大火也

華金離葉元有也故曰華以有仁之附也而金

非火則元氣就器用而校知大之利也故大

華不信于華之日而信于己重之日以共始之

信是知以悔吝之所不能免一時有以亡之

唐陳氏曰：年六十一，足解，凡相左，上下其分，別。

陰之水大主一分半之水大主一分也分故見

同違合故見其相惡不相所惡十不同行者少上

何玄子曰：「日即六一之新謂已日也。乃乎即凡三。」

九  
二  
五  
一  
謂  
有  
乎  
七  
與  
七  
和  
九  
心  
呼  
謂  
微  
七  
也

所以云已者以易卦中推之無初已誠已發

天下識人多日六二能一上之八行十日尹主

戊為前五日也。亥為後五日。庚午六下之節不

常性速乃能孚信于人故以十日為聚華丁不及

中下之節不若華丁已爲中平之後則尤輕焉之

失一誤。十千恩已而庚之輩也。有庚至已十日。法

矣。已日決日也。革不即享。侯日乃享。乃雖辟也。

說全曰從平于平為庚元之行也遇離而平光也

一日爲己居金之間當其時矣一誠成已而

已明矣。土也。又土同。國。想。元。十。帶。乃。州。土。元。海。水。

晚元金者新製者惟土可接續故凡金火

開置一中央土象以酬兌皆陰故但非陰土也

皆可通然似千六一本切

即面向群众，改变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皆順而相生性自離至死又死之全非指坤土  
否間則與澤火不相得華之為非離下火上剋中  
有土元則合水之會而為土下澤者已土象也五  
當居為土年已之性上能合水火之性故能成  
上下之序步中更以但欲天中如乾中少之類  
十千成焉而己日乾之重道主已日乃年定年  
在華光處四德既降而後悔可也常則正易又元  
象天有言悔亡者僅見于此式已皆土但泰陰土  
皆以離乾官陰故之中又三四五項乾故降乾四  
德乃者艱難莊子曰是其所以乃  
却坤與曰華取氣不取坎：今一乾元合土之和  
則則靖虛成是泰漢以來帝王之革命有年定焉  
武之舉予  
示庚口已日十口大合已之口也一其乃天  
中之口已日則事乃而當華之日也此其子坤謂  
一日之間天合未化則為右位當日合是則為陽  
大之表已上明則曰民可與習言則其意可也  
泰成雖感始與故華之為道即日不子已日乃年

之二說但是子謂以己身自斷之此已言乃左傳  
所謂已語已語此其有語貴也寧有已之已也  
在已與語已語者不可言未斷已言事即決之已  
出之已事則日之事也己日言華當於言言去  
已在決然當為之日大是以下一非可下事之即  
可下者不可下也此則其本不也以其多事其本  
受其決裂之以為言已事如何不事人如何事  
又曰元事自貞四德則自陰續口日四德乃可以  
畢四德既全所平皆當而所華之悔亡也有悔亡  
二字所以曰德其死也卦不同凡卦詞人有悔亡  
者此言之重故作已  
又曰離下是上乃華元下卦一乃華元以九乃上  
而六者二則華元位故曰元乃元日於以六者五  
而九者二則華元位故曰小事吉也華元元五則  
可以大有為矣陽元之華元天順人見之  
步步通曰已日乃年而德之日上明則以降大  
德謂即日不子已日乃年已事皆以言其意其民















後者曰澤中有火元見離義正時也火氣炎而  
非無敵火盛于成冬建秋春建火夏建金又子相  
傳因也秋建金火相濟也以此言之金火  
時一秋而著氣遠氣生是也以物言之火金  
如時是已左行以相生相殺而金人以相並相  
是故元氣金火相並元氣為以用與離相代皆  
革之義也

萬口以時之重惟是秋發生而此言其重者  
故陰中有火為革

水成火之說與古不同此卦重在火烈水乾上

既云澤中有火則火未嘗為水所滅耳

張介陵曰水火立相勝其常也澤中有火且火為

本所成矣而此卦反以離火革澤元何也蓋變秋

之正火秋之時也水雖足以制火而此為正秋

全是金休故是為火勝然不曰金而曰水何也

蓋言金則直見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則以金

為言則金之為水之母水之為火之母火相繼之中

後是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繼謂所相繼也

以此

黃葵子曰澤中有火其語之已定必以人之未濟

水火相繼乃與言四者相繼無此不可定其時

水火相繼者此

言發之曰言者考大義不特言水火相繼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火出子未三月火中子午七月火出子未三月



分而象兩天之半，以四時之氣，以五  
事則治時，以世以大行，明古曆以  
河宮，子山，上女，妙云，川華，系，許，為，明，古，曆，以  
以華，不，改，年，則，大，變，新，古，此，象，上，山，一，大，日，行，十  
力，月，日，盡，以，在，古，生，此，象，以，在，古，生，此，象，以，在，古，生  
象，自，如，而，生，自，生，自，生，自，生，自，生，自，生，自，生，自，生  
後，所，轉，而，南，至，大，年，冬，至，復，元，氣，此，一，象，則，大，之  
記，乙，丑，未，為，卯，丑，西，方，日，正，而，為，下，山，北，方，子，一  
日，十二，時，初，日，盡，十二，位，乃，定，方，乙，丑，未，為，卯，丑，西，方  
分，十二，次，乃，初，卦，也，日，經，既，有，最，差，則，忘，且，亦，必  
有，差，唐，虞，初，昏，乃，今，辰，系，之，時，此，象，仲，冬，日，差，在  
明，則，子，初，昏，乃，指，子，左，在，子，則，子，只，指，子，左，在，子  
則，中，日，方，指，子，此，謂，子，初，指，而，來，謂，之，謂，有，未，也  
日，短，星，品，以，上，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畢，在，大，中  
則，日，之，經，故，在，虛，已，唐，虞，之，時，仲，冬，在，虛，日，誤，大  
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元  
明，已，一，十，算，三，受，矣，自，漢，武，校，而，竟，時，已，差，一，二，十  
毫，自

皇明較而竟時，今差五十餘度，三十八以先，本有差，差  
之法，晉虞喜始覺，大日異行，常有差，以四為九，十  
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為大，連言之，百年差一度，  
隋劉焯又推之，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皆略說之，  
是唐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乃以有之論，  
郭守敬以為百年差一度，上下考，日古，有知一  
秒，十餘時，本無百秒，一秒當法，是數，如，一，未  
有光如後，其之妙，以其加，視之，故，古今，此，差，速  
不同，若，推，積，之久，人，當，有，更，差，也，且，唐，虞，時，日，經  
冬至，在，子，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  
十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  
其，歲，差，通，四，十五，度，則，由，帝，元，初，始，其，冬至，日，反  
經，子，是，至，日，反，經，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春，分，  
如，帝，元，考，中，星，以，定，四，時，歲，功，何，由，而，致，子，杜，元  
凱，云，南，曆，者，當，而，天，以，未，合，為，且，公，以，驗，入，實，侍  
中，云，聖，人，必，應，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十，歲  
必，改，更，先，推，求，度，數，既，合，日，月，星，辰，在，而，已，揚  
敬，仲，云，自，氣，主，常，其，凡，四，十，有，九，人，可，之，月，也



分而象西天地帶黃牛之四一時或或是以至  
乘則治曆又按古考者八家於人時皆以大而証  
二月七歲至五牛大出下後七月大出下由十  
月大出十歲是也而方大之本以秋分春分皆取  
同生雖自是以秋自離蟬氣大之二十元相包  
斯坤土以位物丁其間而五牛相生不如此時  
正元離相合之卦未天地革而四時之氣此亦所  
人所未發

切九華同黃牛之華象曰華川黃牛不可以有鳥也

疏華之為黃黃改之石而名皮為黃者以禽獸之  
走皆可從革故以喻為皮雖從革之物與牛皮堅  
韌雖變初元在平之始華自木或守人言牛不能  
應黃純之十華有似同牛皮以自同本皆造去以  
從變者也

傳黃華事之大一必有其時有其在其十萬萬  
而惟動而後可以元海九以時則初已動十華初  
則元時元後而物十下則有借象之休而無休勞  
之重以寸而雖休而身已離此上而無休皆連

於動也其十如此有鳥則山豕主六畜則下中而  
祿雖所以不之皆中其時也皆以中而自月而元  
象物則可也下六占山何也一象物上有六畜以  
中而自月而元不中而己矣皆使自占山  
張中而自月而元不中而己矣皆使自占山  
則古牛象切以在下牛象切以在下牛象切以在下  
此牛可革之仁畜初則非當革之吉止元應後出  
此牛可革之仁畜初則非當革之吉止元應後出  
黃牛之華馬而不可妄動以有鳥也

張考陵口古初葛辭作不當事任有牛五聖人最  
重改作法極嚴安方不己去更張誰者初上法猶  
本故事在牛仍所以牧上上法觀象下可  
有鳥自見

華者外米山也

鴻宗之口黃牛之華桑田之則乾而可以則物堅  
則則華而雖其牛進一之華系也故乾之可以  
同志也華初之華則也故華同不可與有鳥也華  
黃牛之德也而初之元象之世則時華元象之







傳九曰革之盛也始則革之未二謂下休而止上  
 祿革之時二皆水火之除棄之方二皆近古之但  
 革之法也二一係其革之未也以九居四則水火  
 相革之日二四此其六二謂當革之時二下之字  
 指四爻而言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二一革之止言其  
 在是之時二宜以九居四故不吉以居二乃二謂  
 革之已就事而中革行之以二上九而下四其  
 吉可知四二中止而全否也二謂革多不一也  
 則而不通近而不通順求中止之義乃中上之六

也。易之配辰元會也。隨時而已。  
周雲峯曰：三刻居無故紐，凶凶則無不偏故悔亡。  
然必有學問有政念之吉，下三之方誤，卒故而為。  
新政有誣市不輕改之意，上二文上故看之，卒而  
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易明口以命卒而  
後可改；而後可改已之在引火元會之文，其更  
令改為秋令之時下。  
亦康曰：凡之下即係直吉或悔亡，先占而後詳看  
以其應皆是吉，皆嘆之也。兌作下占而詳看應。



在全卦中與事多語中有事者皆其子非成其  
當子也舊以九四為本重而輕者謂之有本且三  
曰五言言其子之四之子成故之。一五之人曰  
隨事之義一

九五大人見其小曰有子矣曰大人之義也夫  
此九五言中言可以大人之義中之子而謂之有  
上無制五亦有天章之夫何哉可見其似成其  
又此爻則主陽武革命而大人之義也夫信然  
自若故曰大人之義也夫有子也

胡雲峯曰此九五龍章九五之義皆大人造之  
象本占有子諸家皆以為不待占而人自信之  
本義亦非。占章重事也占當在大章之先而子又  
在末占之先則其子之入矣必如占章末章復命  
而室家已用費于本義之先乃其此占不然陽武  
之事本易泰一如此則九五象占則占之。一  
而中實含之。一  
易中唯章九五曰本占者乃本言解以之謂。本  
卦中于三則有之。占故曰夫。一

泰無能曰虎如土而里逆雲霧心口不食乃其  
毛目故傳其之知也

三六君子內之小人而能自吉者曰占上陽  
之占之計一。小人章而可以占也

此上六占中占之義也夫占者乃占之謂也夫  
九五言命而占之義也夫占者乃占之謂也夫  
初六之辭言小人而能自吉者曰占上陽  
而已

備章之終。直之也。華直可與。易史從而深治之  
則為已其已其非也故至章之終而人知則  
也當自因以自章華至于極而不至以自明新華  
隨運變矣天下之事始則進于極華也已華出志  
予不能言也故華之終而以香自則吉也吉者非  
為六我乎曰為華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  
項子直曰小人章而牛謂而華而之不華也石其  
心不華何以謂有子而者曰也。一  
人本不同何故以華言而之

此是說六曰言以之華也世謂凡事占則八九



若再過求大有不反吉成凶者此非人之修言可  
為後世坑也  
又曰右直有功夫不仁事亦不仁事便是此等修  
對卦而執持故以希題之為事一止  
上則時曰自有大而能伸約有大而不能伸是大  
然而落故曰約又密而理故曰計一合為伸  
其花對節相問  
其非是曰一止而事之平疑之止他而事之  
多事也然或曰已止故止是始好也  
朱謀山曰陽子曰復更則約之更也故上六即  
以約言之  
楊止安曰白虎初山切矣大約是取反不取約  
也爻語曰止更不取約且九五而位正終上六雖  
非主而失丁五故也止口輕反為一爻究其旨  
曰約更焉止更焉約  
按朱謀山曰六一二日乃常之取吉元亨傳言大  
率謂使賢才少失可為之時本與諸家卦辭示  
不恆受之九三一人既云止日更月止之也

故曰恒山有山在上故命而更不恆有是山故  
之吉之之六三故不恆故曰常言三就其言實誠  
故曰有子九思言三就自有子九思而已而三之  
此山故謂上之六三故不恆言不恆也故  
此山在六三有子九思言三是以而三有六三之  
上之止事為常言言可不為則有子九思言三  
此根本故言同言言三就自有子九思言三言  
之論就六三也合已言不恆言之言至下而皆不  
則何信也言山六三言也後此六三言人未信  
又何之矣既云何信恒代本義則言事已當更何  
性也言事代合言既云信下故改命之言而能從  
之合于時而所以言言傳本義則六三之此言能  
在故以主六三言信之則改命言信志也既云信  
下之志而行其命人全諸辭則六三言皆信其志







家一本上有大馬也子以正位故爭

君子之德也

生而無強者可見也中人之創于武所以創之有

不可見其死然好使之堅毅而不壞者可見也

故家曰古，古止位，故命革所以改命而歸所以定。

七

趙汝樸氏曰昔夏禹鑄為象物以示天休絜有昏  
無陽是十國歲祀六百而樂未定焉是丁卯歲王  
主之却卻一世十年天所命也為以養人用止于  
身經以為實蹟也君德昏明之微天命去留之驗  
也

河女子以爲中人也

後世之重也。尤爲神品。一也。人也。男。女。一之。

三黃帝作易三系三十也尚竹九鼎系九也

武王克商，建元，訪于太公也。太公上《六韜》之書，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德意志帝國

十月一日

古今之人類如雷如馬

東坡詩集卷之四

此類書僅可與石渠之——黃帝之——何所附記

叩張二無口易卦但是此六畫而非名不同如思

坤岡曰神。巽曰長。夏曰建。山曰揚。八之玄。卦名。

史易如乾曰知坤曰知是曰堅美曰會恒曰常頤

曰食之類揚子皮名井不芒佳其校婦處連山而

改之其法也蓋非各有名而四聖所取象之非

各不同有相行有相答者稱念木目之意。就止

臣等已大蒙大抵上下兩月取其全案俱奉

伏藏來而陽卦不然而陽有不同之陽川水亨

在小島也凡島之島川及旗堂人島一島時島







此元吉子

傳以卦名也。如非之字，可以說元亨也。此當  
 元亨之大吉者，非字可以說元亨大矣。有元一  
 泰復且云：元亨長明矣。  
 胡望淵曰：非利之字之占凡四，大有、晉、比、易是也。  
 自元亨利貞始，而唯人有無陽人有以。明有五  
 則知為大亨，鼎有六五之重焉。非占則宜與大有  
 同矣。人非去非所可同日語也。古言人占得此卦  
 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美。  
 朱子故家改爻為元，所象元合故常以應其嘉舉  
 以元亨言之。  
 何玄子曰：萬說文八三足四耳和五味之宜，萬步  
 計其本十下為萬。象所本以坎也。五本字象作米  
 今萬下作出，乃米之破休，故曰之折木也。川北意  
 人掌萬鍾，恰水大之介鍾，點性休而暗之當既熟  
 乃膏十萬息潤之為非，與本居正謂火畜上立休  
 此元氣之音令人在於合在。與乃大。一

易已前和之法當微諸在下休在上則乃性而不  
偏剛反中則而皆宜培其下其初六有顯道  
之出舊謂陽之在下所以居而處之九二居人  
多為言今以中為居居於是者必得其利也  
不遠亦宜人之意也  
一、此有言及我言天下或能知古自以生有得  
一、此代指陰陽之氣一  
一、此曰人有子孫焉一此曰路曰易言故曰是有  
一、此所之二一、有子孫焉故有子孫也  
飲性自利人雖疾我與我無聞故曰終无尤也此  
之陽到害中才業自任故得中有庠珍司享抱  
負良貴之意故以此成終之舊說初六以陰柔其  
二有疾九三居中應中不重夫止故不能害又云  
與五為之仇又曰三四間隔然不得本旨而後為  
項說淮南子曰水與火爭焉在其間水火相賊是  
相仇也有助在中則火不能仇而反以相用故曰  
元尤以此係二者取上為順金索承實正氣能之  
虛而二以阳爻陰象和不偏居中正正為能陽水



步歲以黃帝使共工司曆象正之紀自曰歷明之  
天子諸侯以上均可以仁義為公法著書是以為  
之上帝達之風也華之社以而之天也天均之有  
之也此上之有仁義也陽有實之謂天其許以亦  
可收皆不悅也星也此不氏能知天者亦之之  
可以重也之知之仁可以明察不仁之知也獨  
是兵吉也

註陽之義虛中以待物者也而三才下附之上以  
陽居陽守貴元應乙所納受升龍主以待姤而反  
合其寒故曰曲升也其行寒雖雄言而終不能合  
也而者陰以人和之德也者之德也而之德也  
陰卦若不合陰則元陽在和通方山以升陽以出  
吉也

清素之象乃不足於陽也。如陽中土位，骨乃不

其為食之品也。其為食之品也。

二、五、九、一、三、七、四、六、八、二

吳江縣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illegible]

7	7
4	3
1	5
6	6
2	4
5	7
3	2
8	1
9	8
0	9
1	0
2	1
3	2
4	3
5	4
6	5
7	6
8	7
9	8
0	9

五、

國之有文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可下則爲壯者不能食立古黃氏有和之

而大其其

七  
彭  
子  
述  
述  
其  
久  
在  
焉  
則  
則  
交  
焉  
則  
則  
分  
則  
則  
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3  
4  
5

九口萬折之憂云疎其力以爲人衆口實云求信知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步學卷之

震

震者震未配乾是言嗔也嗔者言已不悅也言

此震動也此言雷之非天之動也故以雷為名

既震動矣不驚恐也言以天地之動而雷為名

震動所以震言其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是也震之故行于天下也故言之也言已而

故曰震未配乾也物此是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此言震動之為大也言已而

酒者陸績云乙者棘也梳湯之器先儒皆云乙形

似單但下兩岐耳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

詩云有棣棘乙是也川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發記

之礼先王年于鍾既納諸鼎而加簋焉將焉以奉

簋而以乙之出升於俎上故曰乙所以載為實也

乙者鄭玄之義則為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

乙詩傳則為乙是香草按王變記云天子乙諸侯

兼大夫蘭以例而言之則乙是草則矣今特言乙

乙者鄭玄云人君於祭祀之礼尚牲荐乙而已其

餘不足觀也

傳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也以最為寶貴之

且乙以灌池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水神為牲而祈

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之威震不使能之懼而

失守故臨大震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虔震之道也卦才無取故但言威震之道

則雲峯口號一陽方動而上為二陰所蔽之象

噫陰破而上達之象雲馬百里以震為雷取象

不喪也乙以長子王器取象長有一言一事者



草是也有數句言一爭者震長是也此言震子  
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未幾：釋震字以吳言  
啞：以下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兢、然  
恐懼憂于先必某于後便自有致福之理震驚百  
里言驚遠快迎雷之震如此其震雷甚驚而主祭  
之時一心誠敬也恐不失則言人之所以持震也  
其曰百里曰七邑則因震主雷為長子而實指之  
何玄子曰說文元訓但引易云履虎尾說：恐  
懼今履卦元說：恐懼之文故馬季長解說：云  
恐懼說當為近之一說就蛇虎也然則說：二字  
乃連蛇虎之白  
又曰震驚百里以九曰言坤下畫受九為震九為  
君坤為土分九之一以主坤土諸侯家諸侯地方  
百里雷發聲聞于百里  
順平卷曰傳曰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  
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  
邵泰曰曰震多驚聞百里誰能九端而此心自主  
意思安閒鎮定自如不喪其所主之七也五震之

亨有如此

吳非美曰高存之先生曰人有生唯恐懼一介是  
自主人即長子也其主人嘗定恐懼之事所不能  
驚所以有得而無喪言七邑舉其重之真一人下  
定便未死為恐懼動：則有喪矣若曰動而知戒  
懼則可以元喪德喪貝億元喪既七邑之喪也若  
全失其主則恐懼之來不知所惜矣蘇、索：是  
也其喪不可勝言矣

象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吳言：後有明也

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為余主也

李西谷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當則  
不以恐懼而憂也

自卿曰聖人不能七初患之本但患言之以應之  
其一安平時有手腳其一要安時任其一要避時  
步其一要避時步平時手腳誠敬常存是也三時  
任不喪七也七是也進時步震行有事是也退時步  
喪七勿違是也舍此則震近說也



象曰：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張中溪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安而損則身所  
行衆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變惑亦身之合

易言口由然然極其小至也至是方謂其方  
啞而已啞之入非然則六之端也啞其口下

原不可分。然後然非懸。然元之故。方於然。然分而

初九震來虩  
之後笑言哑  
吉象曰  
震來虩  
六

疏文辭句既与卦同象辭許之又与象不異者

項平菴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惧之震初九：四二陽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長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惧之震也

文辭即固矣文加一復字益論深切太便能通之  
而所以致通之必由之故特表後字其意方指

步倫氏曰：袁之初，凡直隸起兵，以攻陷

藥六曰 切多寒之土之 富金卦之 土與古 應

上增倭字衣初衣也。以別于凡口之衣。自北

六陽皆動也何独于初曰震之得氣之初盡也

乾之精神孕於初九陽至三而金氣乾丁三曰



惕全乾之精神毓于初訓與泰同而以吉贊焉此  
文傳可作一卦

六二震來屬億良且濟于九陵勿逝七日得象曰震  
來屬來利也七日得以中道也

註震之為義威嚇息懈肅整惰慢者也得以震來  
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也升至馬以避之  
也勿喪七日得象量勢適當守其中九自失也九  
陵七日之象未詳愚按若從象取則震為陽言之  
卦九陵七日俱取陽數九者老陽之數陽言十九

九陵之外更无可瞻矣蓋言其行避之也也  
則九陵曰時過大則則日出故曰避風為義也  
震來屬其時中自所之也  
蘇紫溪曰震來屬即震來就之也所以休初其  
而惕然不自失也良且者又去其功自之語路于  
九陵日進十馬明之域彼然自得之妙止在九陵  
濟治中故聖人以勿遂二字問之  
則江餘曰良且者有所失也跡于九陵者不寧處  
也言震之外來者甚危可與當此之時休且惕也

如大有所失不獲寧寧然所告中正猶足自時雖  
不免若夫當勿遂而自得

爾康曰六二來初九之則震動上奮其未信而萬  
萬能喪其日精神使出險萬速避然一本人亦自  
中正不急不懼勿遂而七日自得可見天下事急  
索不如緩持越急不如順變躁人之言動不如恬  
者之制致也然一意十懈息亦必因功不知六二  
有其許居敬指神在

又曰十萬曰億又大也億喪其十萬之日也

以五又大九喪句例之是大喪意

又曰象人之位因以遂其為此九以時時而喪  
二震來利時勢之危知止止之震動自然安寧  
氏昭曠頤後聖明吾家無僧宜吟定為所長壽于  
九陵身竟之性造詣功深也來此之人一段結屬  
搜剔功夫自是如此然理自有理不可立說也自  
有造豈豈助長需養之久自然來後故以勿遂或  
之七日得慈之七日得即得此日之時以跡于九  
陵為升馬速避其語不絀或以升馬為精神既喪



不可然矣。叔美云：造結不已至丁，既健是以功大。峻極而高，更爲中理。華端言曰：子以日爲日，私自利之物，至于七日，得而不通，則又辟曰：始以爲不，是實皆至此，皆爲民實，則孟子言：天古言，直德之精者，多以金玉主，賢取，譬錫，民有得此，亦日也。何妨于說理乎？

六三震蘇：震行先青象曰：震蘇之位不當，以註不當其位，非所憂故，此蘇之也。而九思之，逆故可以懼行而九青也。

常登之曰：二震長則震，震之震，自外來而驚動乎內，自也。震行九青之震，自內出而得禦乎外，有也。上六六然。劉去非曰：六二亦不當位，震而蘇，二之蘇，蘇寧元青乎？七也。震以勵行，斷無肯耳。吳琳美曰：六二初初漸速，不如二之未，所以蘇蘇死而後生曰蘇，漸之四轉生，意未曰蘇。此時即卷急，便接不得，震生之意，所以震乎方寸也。肯震行亦如二之躊躇，用乃自取，物也。只爲二與四

劉洪不相當，故曰不當位也。九四震遂虎，象曰：震遂虎，未也。

註：震四陽之中，告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其身以安于衆，若其震也，遂同離矣。震大不正，不能除恐，使勿安已，德未允也。

傳：陽有剛物，震者動反，以陽盛陽，本有光亨之直，乃失其剛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虎，豈能允之乎？本九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況非胡雲峯曰：初四皆震之所以爲震，皆震之剛

在下，四漸上，陰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于四。亨者，以之自當上進之，若四之而不能進也。

六五震往來，謂位九有亨，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卦在中，大元畏也。

元危行也。若懼往來，是致危之行，其卦在中，大元畏也。若六五志尊當其有事，在下，上無可建，大功若守中，是大則元畏，有事若此，往來也，致危無功也。

傳：六五震以剛居陽，不當位，爲不一，然以柔居剛



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夫中則不遠於中矣。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貴。二五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道中。實重丁正之。而中不遠丁正。不心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乎中。六二六五可見。

胡雙湖曰：此爻實為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當未。屬又曰：億長其五。曰：億元。未有事所以相似者。曰：重卦言之。上卦之五實即下卦之二。所以相反者。二未寸初。之未也有可與之勢。故其大焉而有。

是五。未寸四。此下字。未寸。未寸。而後。此以五。五。

張六陵曰：此爻實為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當未。屬又曰：億長其五。曰：億元。未有事所以相似者。曰：重卦言之。上卦之五實即下卦之二。所以相反者。二未寸初。之未也有可與之勢。故其大焉而有。

危與行會。此正且動。事之秋。一有六。當六。大。大。中。德。以。吾。其。事。而。終。首。之。家。大。元。長。一。何。也。丁。

危

何。云。子。曰。有。事。者。有。事。子。也。俱。修。者。之。功。分。意。子。之。必。有。事。焉。同。心。有。主。故。能。不。能。出。此。日。所。以。此。

大元是者與

觀象詞位。九長有。事句連。諸。上。六。案。案。：。視。雙。：。征。山。雲。不。十。其。形。十。其。解。九。各。婚。婚。有。言。象。曰。震。索。：。中。未。得。也。雖。以。九。登。其。如。也。也。

本。友。以。明。察。處。察。極。故。為。索。：。一。索。：。是。而。行。其。凶。凶。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其。終。省。則。可。以。元。各。而。亦。不。能。免。于。婚。婚。之。有。言。諸。子。相。曰。是。却。成。非。真。有。所。謂。却。者。古。人。故。曰。子。未。此。保。和。子。未。危。皆。是。却。成。也。我。方。在。和。而。危。先。

畏之則人不入。子畏大。此。降。之。降。直。也。

陽。誠。奇。曰。人。口。之。為。真。大。其。其。和。而。子。未。危。皆。是。却。成。也。我。方。在。和。而。危。先。

何。也。子。有。人。之。所。和。有。人。之。一。江。亡。以。今。子。未。危。皆。是。却。成。也。我。方。在。和。而。危。先。

而。音。則。弟。其。知。畏。却。成。有。其。

張。八。口。上。六。他。吉。月。不。一。子。少。有。元。子。索。之。索。

故。索。之。不。十。其。形。十。其。解。大。受。至。而。則。之。上。元。之。

交。未。至。而。則。之。此。見。小。者。以。多。上。之。多。且。有。四。而。

主。事。故。索。子。其。和。者。七。婚。婚。有。言。曰。月。六。而。危。易。

勝。曰。世。之。可。其。談。本。然。者。十。百。人。不。一。人。智。者。少。



恒人言而已婚媾親我者也此其者而為之能為  
我謀則信乎誤本然者難也

傳抄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止是或先之震常一

震九先机故至此或曰五上之陽六于卦他如曰

先止思動未入應出皆于隣之長右則此十爻或

朝迎日夕致月牽頭總知天措足然知地皆四于

躬之晚者也

尔康曰卦至上爻非極言本義則別中一爻在

之震皆在事中上則又以隣為成而震之人有事

外矣以見君子存心慎之七日下思其常而思其

外也

按震辭其詞出可以字案前此從以多象上心

云傳不長七聖之義傳云此句上當有不長品之

四字本義從之或云出即象子一卦上二也六

既云已出謂右也諸家皆言出句後下字雖本

其則言離世而王祭六二一爻九六六二以不既

之休微陵初九之陽剛震來則有危亡喪其資貨

雖後越越陵險心困于窮困不憂七日有司所

復甚言六二乘剛之犯逆受戮也傳本古則云六

二乘初九之剛九為震主則動上意能懼之故

億喪貝喪其所所有也隣于九陵非主焉以避之也

然二中正以自守勿違于初七日乃復其常矣蓋

言六二憂震之善也億註云辟也傳云履一凡此

七日傳云九重之多高之至如九人凡地七六位

之終而更始也或以為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也

七日者至二而上又自上而二為七數本義則皆

云本詳蘇三既云畏懼不安之貌傳本反則三既

散自大二以遠也畏有事既云懼以往來作來也

事故既之口口之長有事何云既變為同應本不

大中也所有之事謂中六二其事在中六二也

既云石守中是大剛也更有事守六二事守中也

大元喪以九喪為人中也中人謂之中六二也

長云中心



良

良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元者  
註其背曰元見也皆有元見之物也元見則目  
然靜止：則元見而不獲其身大曰皆有元見  
而不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此止之元見  
物自然而止若施止於而則對而不同立強生  
其情則喜怒哀樂近而不相得則其情元者良  
其皆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也  
說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物欲也物欲  
而求其止不可得一人之見其背者元見也  
在而而皆乃皆之是所不見也止而行不見則元  
欲以亂其心而心乃安不獲其身元見其止也  
忘我也無我則止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之元見之外物  
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元見也  
善也

本義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中陰上  
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人亦止于  
地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止  
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元者也蓋身動物心唯  
背為止良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且于所當止則  
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雖行于庭喻  
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蓋良其背而不獲其身  
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  
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元者也不于

曰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此言計自家身已不許  
又曰欲出于身人就要一物物事便以已去  
討則他若元所欲則只隨地下一物便元以應此  
身一般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身不  
見此身方能如此

又曰良其背渾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  
分不得有一些私意不得  
或問伊川解良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于  
物則元所見元所交乃得其止而安若有所見



有所交時，是全無所止之處。夫子曰：「言而止，不  
見底意思。」濂溪也。他處說是他，倘有言，一處指了  
相傳如此。又問伊川云：「山嶽不問外物，不接如是  
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子曰：「  
明道云：『其非外而是山，不若內外之兩是也。』」  
洋最好，便是不復其行，其底不見其人，不見有  
物，不見有我，只其所當止也。如為人止，仁不  
如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仁中止，仁  
不知上面道何如？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說得中言。

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  
然。從伊川之說到，不復其身處，便說不來。行其  
處，不見其人，感難說。只微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伊川謂其止，止于所不見處，終未是處。伊川  
自解，詳分曉曰：「其止，其止也。上句止，下句是  
皆字。」故下文便接之云：「是曰：『微其身，止于仁。』」  
其皆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是止于仁。皆字  
是解皆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謂至善之地，如  
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直說字，系解象之

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又曰：伊川說其皆，是  
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如所謂盡其心，色不而于明，明則其體  
不接于心，皆此意。亦自好，但步之未盡，未必如是  
此。  
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意終不言  
隣有背而面止之象。  
項平庵曰：卦辭為其皆，象為其止。是氏說之  
曰：象亦當為其皆。自王弼以前，無其止之說。

今按古文皆字為此有誤。為止字之理。  
趙汝謀曰：氏良久，皆皆通取諸身，而義不同。或以  
思為長，如惻如非如腹如心，如睡如言，皆面而  
名而故感，長以止為長，如惻如非如腹如心，皆  
名皆故止。此與長其皆，皆通也。唯腹同于腹，皆  
為不能止之象。四言身，然除心止，一以皆能終  
其止也。長貴于克終不克，則前功費。故書上至  
震者，于謹始謹，則人知惧，故吉唯在初。  
方獻夫曰：元心之感，為成反身而立為長，故祇言



心法良言月法

雖念帶口內外面忘乃入定後者治此中事人皆爲內境安排際應皆爲外境二心不相干也心靜然中存非止其所乎此非靜極而後入定言未真口止有二義可止之說所言即人言之不至善也是謂乾德非善時止則止時止則止而斯良也有止之有所有而良之止非皆也此謂止德非靜不復其身不見其人亦斯義一而所之止爲君子時中之學其道光明有所之止動而靜中

定之學僅可先學而已大子與二長以得右靜而止義始公然止則止上乃乾德之貞別止上下陰陽俱敵處而不動此故止取良皆之義此即所謂之宗指也後儒先每以大公明順言良止之德似此于乾德之貞則六子中惟長應爲良德矣不以此近有以向日背立各不相見言良止一良自此于止義似易故弗取當先生主張一良只是例立而其旨取程不取朱殊不可少

却仲興曰嘗人之心馳騁九寧告子莊生靜定之

學強制爲工有裂黃蘗心之若是以陰反陽耳是之爲止陽止也震陽動于下艮陽止于上在下者靜極而動陽動也在上者動極而止陽止也陽止者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如雁動求靜以靜制動是以陰止陽也以陰止陽是謂無陽枯槁斯爲非止所謂止

又曰凡人所共世當有惟以有身一有當度行待有規矩視聽有法則心知无妄念何動且止故聖人教人良其背者非目所不載也五字內向心不逐境視以不觀聽以不聞人能不觀不聞入下何思何慮是謂良其背先儒有憂其玩物者大衆小之旨矣人心恬之文後幾同言然人子明也必始定靜直于度人求法心以日夜之所思即良背也若告子之失在繫心而不任不動心學若心如大中而先憂枯寂亦早計耳故六友之各皆取諸背初爲此二爲非是此在後也三黃齋贊也四身不言心在前也不言背黃即背也五輔而不見面見其旁輔也



疏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又皆峙故不相與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氣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独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爻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其取以明之也傳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以止之而不得其所以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又止於懸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忠萬物各止

莫不各有其所以止則安大矣所謂止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止之各止其所以止而已上下敵應以其止言也則曰止則情通而相與今上下二休以故曰應故曰相與也不相與則曰背為良其背止之義則背故曰復其性不見其人是以前止能止則元亨也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人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此意却最鮮得分明良其背恐只當如此說

朱子曰步之良言止之義曰良其止、其所言止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幾見得是事重便有是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卜也何玄子曰時止則止四語正聖人察明良止之義蓋恐人以此空守寂為止故為說破時靜時動而無容私為思下智見定亂忽無如谷響然有應物之音而無可尋之跡是之謂止不然行固非止亦非止陽明先生所謂思動之心非靜也非靜之

心亦動也一絲未斷太虛之精去九明之休去止其所正鮮其背乃元分之所止不出位坤卦正位當休之位豈有定休之可言哉不靜而靜生所謂吾良民也不見其人嗟然良民之四典云三心不可得即此意問子易直以終四十章之旨而二程以來皆以喜疑良民未幾為相傳指談其意幾矣嗚呼孔子所以惜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豈易為俗人言哉問良之象何以為也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物



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寧天而光發是也

胡適湖曰良一陽見十二明之上陽明皆是此意得而後發之故良獨稱光明

章本清曰天下名山巨嶽夜亦有光故云光發焉良友曰其道光明大畜上艮下乾象曰山是為寶輝光顯上坤下艮象曰誦言尚光可見光明皆良山之寶象

蒙引曰本義云皆者止之所也大人有四時各人

用地有四方此不同人有四德皆不同一理也蓋休而後用有以行也此理所關甚大人于此理若克將本即是從之以中正仁義而靜五之極矣天下萬物元有元个本休者雖天地亦然止如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幹運周天之星斗雖宿蓋北辰天之極而居上者又非南極之北也天時則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寒不生五穀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黃沙碛裏本

無春者也人則一年十二月日口鼻之相皆動而惟背不及于用既不能如耳視而目聽又不能如手持而足行惟其年之所任則恬然隨之而已元性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蓋人是天地所生者其種出于天地故自然如此耳背字從此從內有言哉又凡器物亦須有全把柄皆止所以用之有也舉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愚于是而竊見大才主靜之意

又曰本義曰人能養其至靜而理存于心則事之

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日下有其身其行也日不見其人其所見皆唯理而已矣身為至理而理欲交而于其中而心之利害為利害以人之是非為是非如是者靜亦動矣而動又安能靜乎靜皆失則不能主大靜矣又安能止其所當止乎本辭四句皆以其對而言之則有止有行而止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大靜也以輕重言之人能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己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故傳彖以良其背一句為綱領而下文三句之付



言者乃其效驗也

川先德曰良其背之背與成其胸之胸不同背

當理字晦只當靜字若良其背之良字則在心止

川力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

謂之純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故應故應

者應而本未應也和應俗學也純應極學也下通

二見應而不留教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鄭瑄如曰卦不言良其心而曰良其背以見良不

在心也象傳不言良其背而言良其止又以見良

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發明心學無休之妙

鄭泰曰曰後先儒不知象有脫良字二字象傳已

明下脫故字二字遂以行時由為為物物止也

其止二字是氏本作背無而少謂右又背字為北

或謫為止良然或不道本無方所止其所非止之

極則故使待元符其元符即亨耳

高中憲曰易是一定不易之至理隨時變易者正

變易以從其不易者也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一

止於當止當行之所也人心所以不止以內見

外見人二我之見一主而一定之所主失上下故

應不相與則不係累于感應之私故良背而不相

其身行庭而不見其人也然而止上元符即行也

靜而無靜初而無動吉山海春所不能加言元符

而已

商康曰夫子以上下故應釋良辭故知良背非止

至善之止登之極得此解元上妙義凡學人自不

于應上驗心者即心即事即理為順順心不

涉事三不問心為最應心隨事轉事逐心生易理

應故應之字亦依此而然自應止在是中也

惟往來之初豈漫應者乎則曰語是以重人亦自

收為

象曰泰山其小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而雷而風而火而水而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而

山柱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難念登曰本發之中思之位也凡思一于理外

元思便喚做思不出位便喚做止陳白沙嘗言曰



無言乎廢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太師所謂本  
可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脫而體合而之乎是  
彼之繫水吾之約性在靜理之之也後見吾此  
之依隱然主露嘗若有物而所謂靜中全無動  
是也胡敬希曰程子發明之有子一句其字之  
此便是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物之功而吾  
而無主溺于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以靜為一  
是有王之進來子所謂自作主宰自靜自存  
一等學問當教始當一個心在內裡乃其為大

內視之學其無主一也老子中師家止觀人  
相似  
又曰人心有寸虛氣以之所不行思慮皆上  
即吾身之太極所謂位也人從思則成其思則  
惟寸何思何慮之中而念歸止定不敢外此  
之則存能得當止之真心所謂思則得之是已  
按位字與所字只一張從定理而論口所說見  
而論曰位不當出者固不為然於位外然位內  
當自盡的道理亦未嘗虧大故傳曰或遇或不

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四六其趾元亨利貞象曰其趾未大正也

當止之初內欲初萌外誘時作一切止之無物之

先本體近矣然非有柔者可久持也故利未貞

蘇子瞻曰自趾而上至于輔當其處看非其位也

既一也故以上六為輔而五為腰六之輔在五而

腰不求何也腰則背也此背取于物者而已其則

何為皆取于動者也曰卦合而視之見而長馬見

其施長于止故取其休之靜者而配之曰其背

又別觀之不見其之所施而各見所造之位有

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休之動者而不取

其靜以為其靜者已見了卦矣

六二其艱不獲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隨其隨不

是隨也

方伯雨曰六二當艱之憂艱不自初象二之止則

不能不隨是以初象之二未得所止大艱本不似

物者也及其隨是以動而又無田以獲之二所以

時：不快于心而恨不能自降伏其心者以此



簡康曰：欲止之難也。良二居正之方，而心不能已。隨者其柔弱之才也，柔弱之才，故勢不能與剛有。若正之方，故心不快，于唯德本，是德有本，此降伏其心，自家做主，不得久，所為良六二者，有矣。夫劉去非曰：二文位俱陰，其象為艮，其于人也，以柔而元，背方，以人說，隨莫能止者，此其論在。所非即其心，所省亦宜，甘為半出，是柔順于人，予蓋必自有不自快然者矣。旁其隨而指，則二知以起其懦也。未達，聽即不快，苟文石之，亦謂其

文正之「貞宗」所不免焉

九

三艮其限，則其象為艮，心象曰：艮其限，元黃之。示康曰：九三之心，以為艮，統應可以為心，自存不知，應物求靜，此心已動了，其中正生，而正安矣。危至于薰心，危之甚也。九三，是聖人之無所九三

語

鄭到中心，照上下休之陰，與艮，謂來帶之，或金也。融謂：夾脊肉，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別正氣，則百体無以相傷。心處中，背處陰，黃在背，身心亦

相向，則其黃則憂危之為，安得而黃，明其心也。胡雲峯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之，故「有已九」，以艮亦震所主，而溺于四，柔之中有沉之象，故不加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故「上九」，以艮亦艮所止，然界乎四，柔之中有厚之象，自列其黃之象，故不如上之吉。二曰：其心不快，二曰：為重之，蓋艮然不動者，心之休如之，何可以物物而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陰，予通三而不，能控之，是物物有之。二本中正，故其心無以多不

快三迫，則確乎止而不能進，進以至上下隨，是

絕物者，已三不中，唯見其危，為黃心而已。

既而沙曰：艮上下之際，艮之上身之下，九三，一

者也。紫引曰：艮即腰，腰也。腰在腰下，腰口故又顯

府云：腰，兩股之間，為腰，謂腰束帶，安即此例。五喜

作裂，纂言曰：分裂是也。黃背脊，以傷上，休在腰之

上，指四言替，即呂也。謂之替，力人之有力，由上比

心，指五黃，震翻作闕，李鼎作改，重作闕，蓋腰為闕

乃拘束之義，謂三之危，拘束于心，不能舒暢，以收



攝乎諸乘之意

易登曰九三一奇橫于卦中有陰之象一涉則陽  
四陰有川黃之象眼上下休之際其歸謂水也  
也黃月替是謂脊骨身之能屈伸也此非可止之  
所若恃其剛而強止為眼分而為上下為裂而為  
左右心居其間之所依托分崩誰折之象為是  
之為立時不重灼而及其心于華其詩雲安  
如薰之薰同

像此口為薰心西山經浮山有草名華麻葉而方

蓋亦華而黑實其如葉無可以為已能去老蟲今  
月皆故古之攻除以此草華之同謂之華草王  
云前薰也葉口薰根曰中陳藏器亦云華一白也  
草今或訓薰謂為危傷薰心下安之至何者  
據聞斯口列黃俗云硬着脊脊堅起心方收發重  
心者不以發泄于外而以凝聚于中若物重者不  
使染垢而言  
學齋帖畢曰唐李鼎祚所集步傳李與品序引頤  
取之于近詳現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頤

少而稍似切于玄珎之上且下自說以夢心三畫  
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頤為闕心今步  
作薰心而李本作闕心止引虞翻江口限腰帶委  
也心為腰五木之三坎為心為危也是為闕之字  
門坎盡動門故為闕心古闕作薰字為因言事時  
其心未闕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薰為熱或又  
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作六十四卦皆指動爻立  
休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于易卦鼎象已引  
虞翻六十四卦皆現象條辭而秋十陽言象何也

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此為闕  
字乃條辭說卦虞翻後引非曲學也

按艮限如人血氣凝聚一處成了風脈的立列黃  
限艮限來只是上下分為兩截舊說為左右裂非  
是

黃氏曰禪性無住雖住禪寂禪性所生雖生禪思  
艮限而列其黃則能住涅槃而內外行而作無  
故不安之相嘗現在前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既九三居向休之際在丁身中未入上休則止止  
于下休不與上交所以休分貴六四已入上休  
則非上下不接故德止其身不分合動則身  
提名而言中上稱身者何也蓋在中則分休而身  
喪入上休則不分而身全九三止于分休故謂  
之限六四施止于全体故謂之身非中上中身  
而中下非身也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是身之象乃占  
身元來也

楊敬仲曰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靜可  
所有聖人丁是不言心而言身于是見心乃虛名  
本元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為實有主民立於  
本蓋固故聖人于此不言心于戒亦不言心象曰  
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  
又曰六四居上休能自止其身而亢谷者也又  
既曰身而象又曰躬者蓋身者伸也躬者屈也  
伸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而不行  
此君子知出處之大義也

俞琰氏曰象為止其生身所由始之身占為已存  
身謂股以上腸以下而腰後腰腎所在處呼  
收之根氣所從生也止其身則氣止而神亦止  
以柔居柔為氣致柔者故能之  
楊止庵曰三四二休之間皆言身言躬乃身之  
若根指三在腰下膝口言黃指四以上皆脊由言  
身之欲伸就直而言也躬欲屈或俯而向下或仰  
而向上之謂沈浸而言也二象皆同其類分之用  
腰膝之上即身處爾雅曰身伸也提指百骸止諸

身限之轉動從而能伸者即身也禮曰平身又靜  
曰良其限指身而言卦辭三曰身言指此腰腎之  
間所謂黃即躬處王伯厚曰腰身為躬見躬而不  
見面說文躬從呂從弓呂即脊骨也伸而能屈者  
即躬也故礼曰鞠躬又詩曰製其帶則不能屈正  
皆躬言也象傳止躬則以四十三言大都限三  
而伸十四曰身故于三之限曰身黃自四而止  
且故三十四之黃曰躬其象最明  
象了凡曰看來告子是九三學問



馮宗之曰易言以言則其為心可知矣何以言  
心而言身視聽言動括之一言其化也神也止  
以心也非此言言物也身止之則已上六知  
視聽言動之身復有心下雖使言物之止  
心之止子旁而禦物何若使而論身也止而  
何以按而察言也  
唐叔虞曰三以陽分上下為兩儀四象為日月  
上下為一身矣耳日子足雖身是止身有止  
也

鄭泰曰曰又言身來言躬身者伸也躬者生也古  
文辨以身從呂一即背脊象良言腓股俱以背象  
此良其身以全體全言止象乃出躬以還皆良  
良以則丹

六五良其輔言有孚悔亡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傳五良之上也主天下之止也而陰柔之止不  
足以當此良故止以在上又謂義言之人之所當  
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  
由出也良于輔則不妄而有序也言雖發而心平

則有悔止之于輔則悔亡也有序中部有止也  
輔與頤言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良其輔頤上  
中也

胡雲峯曰輔頤之兩傍皆脊後可而見皆發言  
其而故并見頤言良其背故其言輔頤也其  
行也五良輔止其言也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  
行故悔亡

趙汝樸曰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後先而常有未  
緩者急也民不信後者先則机不密本有不明事

不成端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  
葉尔瞻曰輔者言之所自出在頤而信不待助之  
頤言而先良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

有序為止之非誠然之謂也

黃氏曰言出如絲最無定姓良輔有序則言語又  
字即辭說矣是名言三昧是名言說法身

上九股良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孚終也

子夏傳動者利之本也物失則害止者吉之元  
也久守則福泰非敵享之德不能止其終也



為蹇其占曰吉凡上爻除升萬外卦有吉者唯艮之在上係者凡八而皆曰吉

孫開斯曰良者止諸躬也身乃是處下處己中則一六名虛玄穴良即止此心不可止愈止愈動躬

之得大離度辨惟暢可見止而言從容有序物而  
音喋：多矣暢止方言有序暢亡故口中止以心  
之中而正也上欲有心惟靜聚極方許的休冲和  
而頂中之陽去則不降故口以筆終言終即歸可  
知也

補 90-499



又曰程子以筆底一掃不着處一卦是不可以已  
解背者心之役也心不在焉塊然一物以此  
止是無寂滅之止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也  
釋氏亦以斷滅為却見聞之常如為止未至空之  
中妙有出焉若與良符大釋本欲言為止之一大  
事因緣起歟則惟空之不得而所謂聞之常如自  
知此空耳語雖無字妙有意實當于空、吾思以  
其身公于天下不為生死起歟所謂知有非已之  
所謂空者非空之釋氏之止是緣斷際之謂一空

問未止：至于吾所以應緣而非思緣所以言除  
而非所除未嘗有言未嘗不復其身未嘗有人  
嘗下見其人非有止貴其至于至善也曰釋氏則  
一切惟心而已其已止矣又良其貴其一切止乎  
意三代而止素有此一種學術聖人非之故下而  
曰成其悔上及一良其貴而或悔止于元悔良皆  
止于元皆斷其意不盡明者哉  
胡雲峯曰震以下一爻為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  
而未先不如在下卦之下者之致悔也以上一爻

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第二不如在上卦之上  
有之孚終九非特良上九為然有上九上可忘大  
畜上九道大行盡上九志可判斷上九大有之謂  
上九大有志蒙上九上下同皆去之以享冬者也  
張二無口步六文皆承象性似良上九大有之謂  
履上始有德彰偶舉其一不必全卦也人非非物  
即靜止則同身是止終日行不測是事終日志不  
閑悔事終日言不閑悔事即動是止非閑象之為  
止也然則通身是感我欲行則走自起良有與此

悔自通成有言則輔頰舌自動即止是感非舉緣  
之為感也物靜之微顯微無間正可察四卦之良  
成亦從良

方孟敬曰震主在初初之始也良主在上上之終  
也良卦亦以人身取象初趾二趾三趾四趾五趾  
而上不言身象但曰故良有長身能有矜持之形  
在故良則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更不依形而立大  
此所謂不獲其身者也夫抵良之卦可與成泰泰  
看或諸爻皆以人身取象而當心之安獨不可言



者心元其心也良諸文亦皆以人身取象上言身  
之上故不可言身者身元其身也元心之義以心  
謂成序或腓或股或膝或臑皆皆不元其心  
此四之所以不言心而言身也元身之義則所謂  
良趾良腓良股良膝良臑者皆不見言心此上所  
以不言身而言股也止有所思有位良趾良腓良  
有所而元所有位而元位惟故良股良膝良臑之  
良從上止上三為主上止五四者三止二初者乃  
三在良中委五四之下假使五四得以止三又為

或其為止上三其股能限二初下使身元不能  
限五四寸上使身入膝則斷口以外限也陰陽限  
也理欲亦限也最行其言列其義一臂介正中  
為上下之大維始列行次也位字之要之而止上  
下膝為脈絡分明未伸以時是謂之列此限人列  
強身堅持為強則其心上通下暢身能勿為  
五四所止而更有以善于四五之止其上為一  
止上所謂致此

按良解其詞良其皆傳云止了所不見也本義則

云止了所當止也然注云六寸其所止則本義  
注則也而極其隨疏云足踵則看也任來也則既  
止不得動則是元力參也傳云二既不得以中五  
之道疏云三之不中則七起而疏之云五則六  
之中止而休系弱不能任越其所謂一也本  
疏也疏云不能靜退德從其足止之公與本  
則云不肯退而所乎二六四良其身元來傳云在  
上位而能任善其身元取之甚也註疏云本良也  
元此既良其輔以中正也疏云位雖不正以言

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傳云言以得中為止  
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本義則云正字良  
文



漸

漸女歸吉利貞

傳九坤之變為巽長一里而為漸在漸休而中二爻之文也由二爻之文然改男為女而正位也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象畢之義也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付女之義也如是之正則吉也八下之事進也以此漸有漸者其如女歸臣之進上則人之進上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敗即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而論之

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為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不或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或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人畜是也言所畜利丁貞之或有損之九二是也每陰方就成或以止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人畜是也言所畜利丁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于此貞止也蓋其固有非設成也漸之義能宜事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道途之義非漸

進之義也

本義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上為不居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一至五但皆行止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大戒以利貞也

程子云卦有男女配合之義皆曰成漸歸妹也與歸妹男女之情也成止而說歸妹動上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歸于是夫事以云止而巽動不方也巽而止則巽矣說以動而居

妹也動以說川隨矣反巽是里之際辨之不可不審

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則不止曰八十四有漸而不止者如未濟守其下之即所以從柔巽之辭是也

何玄子曰說文京水名出丹陽縣南入中水入海地理志漸江今浙江也借為坎解當是取水流漸進之義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遽謂之漸也

又曰學問不以漸則凌高不可踰也本義歸妹下



可棄也。循序而候時，斯其進久善矣。  
此卦之成，以三四却非正應，二五之貞者，非此也。  
三四之貞，成其卦也。

象曰：漸之進也，婦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正而不動，不方也。

觀女歸吉也者，漸之進也。進之純乎人事，是夫婦之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有此就九五得正，則中利自見。言進而得正，是往而有功也。以六二遠九五，是進而以正，是

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言此卦又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始見其二三四皆得位，言則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此就二休意，用漸且之大也。止不為家，能川渙以漸，遠是物，九遠振旅，能漸而物進，不月固窮也。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純吉用，四得位，是以進而有功。淺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文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本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判來平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安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焉。然止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而安。一書又曰：之進者，上証云之進也。之往也，之有進也。進漸之所之進也。其晉進也，不同卦之名漸焉！

周光德曰：離合者，七雜離，君子思其離，七重其合。于士女君臣見之二應，五天婦正配，亦君臣正合也。三比四士女，邪偶亦卒昧妻妾也。聖人素正，言之離合而思邪者，易矣。故有女歸利貞之戒，如初

之孤處，則未配之怨女，慰時之陋士，上之孤高，乃不嫁之德，唯獨釣之嚴陵。  
馮宗之曰：女歸之吉，以其自厚，有漸也。不月女歸，何為哉？賴有六休，修而後婚者，而其不自自在也。亦有微聘，加而始止者，其不自自在也。有本于利，日之一語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註：賢德以止，其則居風俗以止，其乃善。  
范忠宣公奏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



速成人不可不急求積聚不可以煩華生  
致則有振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  
求則才接近而巧偽生弊頃章則人情接而煩  
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是錯受後漢最得法而  
究綱大興宋襄公急才求霸以致秦師以文宗切  
于除奸而訓誼禍作人才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  
累而大亦深得居賢善俗之意義  
王伯學曰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干以  
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

毀宗澤而答張邦昌者有貶無廢而褒秦檜者現  
民風設教者賢德善俗不可不誅也  
經緯曰地中生木土沃矣陰陽和以成之故木  
出見其升不見其漸而石升山上有木土疏其上  
多鈔風其寒也故水故木生見其漸不見其升故  
石漸  
步陵氏曰居取其積聚之義惟賢德可易君子元  
空疎之學惟居賢德可以善俗君子元假借之義  
化黃氏曰賢字作衍正當子所據賢身貴體之不

然自位未正何以正邪抑

初六鳴漸于干小子厲有言元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元咎也

疏漸進之直自下升為故取譬鳴震自下而上也  
物之始進未得保位上元應振休又言下者鳴之  
進于何之干不濟安寧之如進未得保位為致陵  
奪則是危于小子而被于謗言故曰小子厲自下  
人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元咎也  
傳漸諸爻皆取鳴象鳴之物至有時而祥有序不

失其序乃為漸也干水洊水鳥止于水之洊水至  
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  
失漸得其宜矣六畜初至下也則之才至弱也而  
上無應援以此而進當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  
遠矚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  
知子唯能見已然之事沒衆人之知非能惕也  
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則柔所  
以能漸也于義自元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  
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害必矣



馬宗之曰漸六文皆以鴻為象何也所以婦知為  
義鴻蓋有夫婦之倫為欲休閑賴君子之自直  
高義遠絕同至人之清操令仕進之徒皆在此何  
至纖通津于陶實導行長于行乞夫初在坎之下  
則于七艮初則小子也應坎為心要則為己鳴性  
多警每集必以少者伺之故夢而驚離九坤卦勿  
虞：者有所聞也初休艮善止則康不躁故志不  
以榮進為心而以慎苦為急一舉一動常若人下  
萬世之彈射隨焉有不勝其屈者如此則其進也

何答之有哉故曰厲有言元咎

吳知清曰九極初時亦不肯苟合特以不堪困蹙  
之危安衆多之言遂改進而妄進似以此戒之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象曰以食衎衎不繫泥  
也

說馬季長云山中有石若舂故稱盤也鳴是水鳥  
非是集于山石陸陸之禽而文辭以此言此漸者  
蓋漸之為義漸：至于高故取山石陸陸以應漸  
高之義不侵係水鳥也

楊敬仲曰六二稍進于初故漸丁艮位既在下  
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果安暇若將終身  
為人情人低好進非有進者不戒食衎衎：終于不  
事：而故能故象釋人之說曰不系泥也  
類說氏曰仲元恐直人之安丁飲食而無行進之  
志故象之曰不系泥也言當漸丁上行其進以及  
天下非徒系繫而已

何玄子曰史漢武紀引作般是龍駒註云水陸皆

也楊用修云水陸堆之謂為是鴻則不係石之謂  
磐字從石而誤其說升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凡三鴻漸于陸大往不獲婦孕不育山刊樂冠象曰  
大往不獲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大其貞也利用樂冠  
順相保也

註三離其群類而此從丁四之明性不以貞鳴可  
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鳴非夫而孕：非其貞  
故不育也是山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  
相保衆可用樂冠也或曰通氣之道在他事為逆  
樂冠為順在他事為相伐樂冠為相保



既離群醜者醜類已言三與初二雖有附隨之嫌  
同休長卦故謂之群休也

傳君子之與小人比也日守以正豈非君子日守  
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將不陷于其義是以慎也  
如係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朱子曰漸九三爻雖不好大抵不復婚孕不育却  
利禦寇今併家擇日利婚姻底曰不宜用兵利和  
戰底曰不止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和  
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陸震氏曰四與三相比而相得有同心不違之義  
故利用禦寇或曰傷群不亂止則相係有禦寇象  
卯之案曰三四卦主男下女二成男利以相應而  
比三為漸陸四乃漸木聖人氏配之合也如是  
却泰曰曰馬子曰陸象下卦之上也九三為武長  
上本宜止不宜進然在下卦多不能止自長進  
莫是自北翔南有征象故比主美之四遂相與作  
緣婦為夫婦苟合而孕大眈于邪配長往而志婦  
婦歸其私交既胎而誕置不復不育其山如此山

在進不以止耳艮三以一守蓋立乎中有宗象以  
飛則列陣宿則巡禦亦能禦寇三雖與剛然剛而  
濟止故又有此利禦之上九利禦寇

程欽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進則不  
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係四求三而進則亦不  
于進惟順以義可以免咎象曰止而莫敢不方現  
此二爻可見矣

尔康曰九三過剛則性躁不中則心偏元應與剛  
元和與同心謀出處者利悔自用保之其行漸

于陸其象也知進而不知退一往更无回頭有大  
征不復之象百為殊元一成萬事終歸九鮮有婦  
孕不育之象俱是泰又言分不七作与四強和相  
合說過剛性躁不復不育受害甚多以其躁故之  
性固是悍行以其剛制之性亦能力過其能禦寇  
者本艮休也而順相保者承其德也草頭好雄結  
夥禦衆匹夫任俠死党立名事固有之豈亦有道  
惟順可保

蔡虛齋曰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與行失勢之



理故為鴻漸于陸夫征不獲婦孕不育即此道  
則不中而元應上說來蓋在大過則不中而然  
應為利悞得疾而不為人所共則足以殺其胎而  
已矣故曰征不獲元生道也在婦人通則不中而  
無應為閉道偏勝而陽力不欠失其大和故婦孕  
而不成育也是皆凶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元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六四來利而順巽故其象如此

易隨曰漸水鳥小曰雁大曰鴻合曰北而南來非

但水宿雲飛亦能止于萬木之上愚嘗觀此之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喪之勝占象曰終喪

之勝吉得所順也

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是為安也象君之位雖位

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為正應

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

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

七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喪之能勝以其  
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

張慎甫曰君臣之合甚元其于嫌也嫌其亦嫌其  
嫌合亦嫌雖婦三歲不孕者二不致進五不致任  
相須之久相信之深然後推誠一日結契終身已  
元可勝大孰能勝之

上九鴻漸于陸其利可川為儀吉象曰其利可川  
儀吉不可亂也

註進處為素不累于位無物可以乘其心而亂其

志哉：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利可川為儀吉

孫開斯曰鴻群居最善自防故有禦寇象鴻之不

亂以孤飛知之故其利可儀

何玄子曰或有釋儀為執鴻羽以舞者非是此言

鴻能之羽豈謂元陽之用哉漸上之目可儀者蓋

上之志可則同蓋百世之師也為揚之烈可儀于

二儀大但擊之功不如于四先人麟鳳之類不家

于一客星

則進湖曰合卦之辭現之卦辭女婦吉者以三四



西文也文詞夫婦者亦三四而文也且以而休  
論其女婦良男之象文以應否論當田應之  
為正不當應之位者為邪田女無婦三男之也  
時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升比升比升比  
不言既女不肖與成例論始之意已可見矣  
外矣

吳非美曰山外外對有俱有原初丁則生乃  
之水濱摘則擇而安之棲止然初曰元各極口  
得則已漸之安唯得不如未漸之安從初自也

二磐在水中五陵在焉平然二曰升五口不  
則漸而在高之危不如漸而在下如乘之安也三  
之陸南進上之陸也上之陸北自南而端也三曰  
不後不背上曰可儀則法而前之不如未而端  
不祀之吉也是知進甚艱不且甚步危有險下  
自平故君子三擇後進一辭非也且故君子進也  
不如此非止非中漸之義同然耳  
陸家典九三陸字同自范錫昌吳吟壁前說陸字  
誤則程典二公遂作遠然地路曰陸天路亦曰陸

所謂南北陸今改陸為達叶韻古陽元下口  
謂上九之應在三三為陸上之休其之極故  
出陸進其如此未然

果曰陸即三爻之陸中又水石山上故曰升  
比爻變坎又水在山上故又有為漸于陸之象  
陸入而又坎本卦主于漸進今進于上出是  
無地可進矣其性伏入進退不果故又退漸于陸  
也

按漸解其同漸之進也疏云漸卦名也漸是徐動

之名不當進退但卦所名漸是之寸進也陽云如  
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止而有漸也女  
為大乎地進亦然本義則云之字故衍成是漸字  
君子以居賢德陳云求賢德使居位傳云人之進

才賢德必有其漸本義則云賢字疑衍陽漸于干  
疏云若陽進丁可之干不若女子進二水色也  
水涵其進不驟得漸之義本義則無九二義云始  
漸于下未得所安小子屬有言既始進未得所安  
考致陸奇是危于小子而安幾于誇言傳則云



君子能處之不起小水初子非能理故是恨而  
有言不素飽也晚云向元張位今日之故何  
得本義則言配不素飽之義則解也晚云其  
此恐有過難高問之有然利也則何也則何  
莫能問故曰利用禦寇也時云之所謂在子  
此字止以問解也不能禦寇則自大而小  
焉漸下陰陰解見三晚云上九無三皆反上  
並稱陸傳則云胡妄定以陰為遠三雲略也  
望之中不雅九遠謂之遠鴻離所止而飛也  
望

在人則起逸乎常事之外也者本義從之

步學卷之

武林卓內原夫初之輯者

歸妹

歸妹卦內无攸利

既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一妹  
也豈豈歸論妹者名不同泰卦六五帝乙歸妹  
彼彼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妹而  
嫁謂之歸妹故初九文歸云歸妹從妹從妹之  
歸妹為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至台諸

以姪婦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姪婦是  
兄弟之行亦兼尊以色之也江以九攸利者歸妹  
之戒也也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妹嫁本非正正惟  
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妻且夫寵則自去后山  
各之收

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初所  
歸七妹之與長男交嫁而係於妹是以說也係  
婦所以說者既以婦為勝不子別道若不以婦  
更有動望之愛故嫁婦而行合礼說以動也此則



二三四五皆六當位輝煌之象也此言日月  
正嫡因說動而史求進妖邪之道也所謂其  
也  
侍婦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如說男也而自  
小之義以說而動之以說則不得其止矣故  
不當初與上雖當用陽之位而所在上亦不當  
也與漸正相對故恒夫婦之長成無婦妹男  
情也或止而說婦妹動而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大  
婦之義也恒與而物漸止而與皆以與也男女

之義條于是矣

都升陽曰男子之相違正則吉卦三四相交有大  
婦之義然婦居陽位夫居陰位非所謂正如是而  
有行非礼法之所害也故恒山婦道以順為利三  
為元主下二爻皆剝畫三以柔畫告剝上乃不肖  
以柔道自安者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  
所宜也故元微利此二象皆主六三一之六十  
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故聖人特著之  
以為世戒也

胡雲峯曰彖辭唯臨與升言凶者與利言不利言  
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歸妹既曰  
征凶又元微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清之正之情理  
欲何所不至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然既言物  
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蓋以山卦為貞隨貞  
震此動而微說婦妹貞元女說而男動故不曰也  
則妻湖曰漸以長女歸少男夫六四一爻故曰  
女歸女之婦男則女自內而外也歸妹以長男婦  
少女主九四一爻故曰歸妹男之婦女則女自

外而內也

何玄子曰婦妹者女之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說文  
云妹女之少者从女木聲趙凡大云女之少故  
未聲無意也

洪崇之曰古來象妹亦有歸妹者而殺身成仁  
種種慎母以一時意氣輕陷征山之機也女之有  
者多悅人士之有才者多感與婦妹非為嫁妹謀  
征山祇為象嫁設也可醒也可戒也  
何玄子曰豈隨漸歸妹四外男女長少非其配偶



其成位二長二少相配者不同皆人始之愛而順  
漸優下盡歸妹者長女感上男少盡下如說上男  
為歸妹女下上男女為主故山也長男先上女為  
隨長女遠上男為漸男下上女男為主故吉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始終也說以動所歸妹也江山位不當也元  
攸利柔乘剛也

爾康曰歸妹象訓甚善而象辭以天地之大義  
人之終始計之蓋男女配合扶養而男下如長女

不妨少且女少則若華爾榮滋生易盛古禮男三  
十而要女二十而嫁皆以長男娶少女而文王八  
卦不以震配巽而以配兌求而立則化育則為益  
而儀惟陰初生為能肅殺故雷能殺物而震不能  
殺物或物之功少也此卦以陽大之大大  
也其不吉者多了悅以動水子口歸妹未有不好  
只是悅以動帶累也

胡澹湖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反其辭也卦曰泰  
乾九三爻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爻交乾而為六

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之易故是萬物之始  
元為少女豈非女之終乎震為長男豈非男之始  
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也

是以道曰以文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  
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正上男之  
象行皆失正故為任山上卦以六五柔九四下卦  
以六三柔九二有大原于婦之制非大之象故為  
元攸利也

俞琰氏曰既震言說遂謂長男說少女之色而不

以德殊不知說者元也非震也又就元言動遂謂  
少女說而動殊不思動言震也非元也夫二四三  
五皆位不當也三五皆柔柔則也而柔傳之意為  
指六三何也曰六三乃孤卦之主爻也六三位不  
當又以柔乘剛故不特在大婦為大也隨之義又  
為臣犯君子抗父賊凌貴小知大無一而可此所  
以動則皆凶而元攸利也

唐凝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元乃坤  
交於乾之終坎艮其奇皆包羅于中矣豈非乾坤



之人責乎為物皆公予之受以公予之受以公  
坎所為與也藉合天地不交為物不終成其辭也  
孫開斯曰柔柔則者三以外柔而柔則又五以柔  
柔而柔非則非婦人所宜在也  
坎則  
姚永春曰所歸終上六子言則終不當柔柔則  
當就女當然于卦有看若通諸文言出男之  
不得其止而罪不獨在一女子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中有雷即入于而猶男入而從女此夜居於內  
之時也故隨為向悔入息之象澤上有雷而復從  
即從女出而從男此物終後始之時也故歸妹為  
永終知敝之象  
易聖曰物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  
敝有以知之則不敝凡事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從能履吉相水也  
疏能履吉相水也  
疏初九以先適震非大婦也故是從婦之義也妹

而從婦為婦雖非正配不大害道當知從人之是  
然雖不正不廢能履征吉者小長非道多妻而行  
則凶為婦而行則吉  
象曰初九居下為婦象陽剛在女子身中  
非婦之符非妻婦之婦亦非從婦之婦也歸妹以  
婦從以年少之女而即有子婦之位則之故能  
履眇者能視也恒者婦夫之象相水者以娣而水  
姑以婦而承夫以婦而承姑各得其宜故能履  
吉讀相水也易自作讀

胡雲峯曰卦辭從山初九之辭從吉何也以一卦  
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山即此一爻論初以剛  
居則是女子而有正正能承其君故有能履  
之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朱氏鮮曰亦雅長婦謂從婦為婦婦謂長婦為  
姒即今妯娌相呼也又曰九世婦從婦言以君之  
妹從妻來者為婦也故有請於一娶九女婦人  
之左右膝皆以姪婦送女從嫁曰膝以柔雅曲也  
膝送女之初婦曰娣蓋從嫁以貴人自也九為妻



勝之象初在下亦婦之象

豫賓卷曰以命言則初筵于二以禮言則三

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婦也孔子之

妻史來曰于二也非記其孔子魯哀公定十

凡二能視利與人之貞象曰出幽人之貞未定言

也

尔康曰妹自少女也長據曰婦少婦曰妹在女

貞靜之事女士為婦也之山人其位一也良如

擇礼而婦賢人必希珍而勢重人王卦承于妹

固屬陰陽所合之大義亦明臣主相遇之大机也

然論所重還在臣主相遇上婦妹又其象耳初言

婦妹以婦二言出人之貞皆止意也故能後以言

婦化言以多少之公而能有承家之義行也勝能

視以言幽人猶言以沉命之士而能出即義之動

嫌也或者不知以凡二則九之辭故不言婦人

謂二不言婦妹巧妹之身謀矣婦妹或卦在三而

得婦之止莫如初其二故初曰以二曰未定言

又曰七六二曰反言謂字乃如卜之書不字則非

當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下後至不字也凡曰不

變當謂妹者女子之當今九二不怠嫁故似下

言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之當故曰未定也

二歸妹以順反歸以婦象曰歸妹以順未當也

趙汝樸曰三乃在陰而尚未是看已以柔來而片

不自安而反歸于父母之家其口以婦者謂雖久

歸而仍舊為婦也卦言孤山寄以此又公能反歸

則免于凶

卸泰四曰六三以陰居陽為見之主九四之為

震主者位遠相推男九意于求女而女迫欲自售

要悅以須有不能少待之意何其自賤也然三四

原非正應二方出貞四方進婦三豈能先二而往

四動而上升亦豈肯輕與之比為三計者惟有反

而婦下與初同為相承之婦可卜吉言勝非一人

初與三皆象勝故初云以婦三云反婦

又曰六三不中不正歸妹之不可歸言也六三

不婚于機未及位之不當非剛德也故戒之以須

全其仍還為婦滿是待年為得婦象非賤何以服



不震氏曰魯春姜之女三凡三春春姜召其女歸

之三年乃復嫁之始知為人婦之道春姜以文婦

以婦之貴也凡曰婦妹愆則違婦有時象曰愆期之志可謂而行

也亦康曰此爻與三同柔以六居三天下陰踰以九

居四得之休柔故象有不同六三之婦年位未及

禮當需待故其辭氣在于戒諭九四之婦婚期以

時期偶錯違故其辭氣在于安慰時有自得之  
齊初初曰九四正婦妹者也而曰婦妹愆期到獲  
柔而能改容任時以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  
婦棄迨冰泮泮故家語云霜降多昏冰泮後乃娶  
則冰泮矣而乾曰違婦有時非宜期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也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傳六五帝位妹之貴焉一下應十二為下妹之

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

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其貴之直有貴

婦之志故易中陰尊而純陽者則曰帝乙歸妹本

六五是也貴女之婦唯誠降以從九乃尊而之德

也不平容歸以說于人也婦勝者以家歸為事者

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九而不  
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婦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  
陰之盛也蓋則故陽矣凡望未至于盛也五之貴  
高當不至于盛極則不亢其大乃為吉也女之慶  
尊貴之道也  
一  
上介甫曰六五在上歸妹之為女君者也九二在  
下歸妹之為婦者也二以陰處陰辟之盛也五以  
陰處陽上君之顯者也應乎九二能建下者也能  
建下而誼故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  
良也  
却仲興曰歸妹六爻俱以女應為言則此爻之為  
后德無疑矣六五柔中而德茂矣故雖以君之袂



始不如以婦之執良人執不執婦乃不執人  
執不執婦婦上婦而五不執人執不執婦婦以  
婦上入宮而又五不執人執不執婦婦以  
色水君而賴以德永君者也高車駟馬而助  
後現化也且自達  
儀禮御莊子與睦莊良御也月一其以莊子與  
睦之任較別為良之美好也婦執良其以同古經  
語多相通理故良為良人甚謬  
章本清曰殷世二十有九以乙名者五曰乙曰祖

曰小曰武曰帝世次各殊考又所稱帝乙微子父  
也親左傳晉鞅叔鄭筮泰之需曰微子微子微帝  
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其言即本五而發  
本有可証彼諸儒不以許帝乙者或以刻之文而  
少之故至為遷史記遂謂其商道益衰而諸史遂  
皆因之傳訛承謬千古矣辨世所信為道不信則  
公其亦未之有歟  
虞翻曰震為帝坤為乙故曰帝乙以帝乙為象更  
澤又曰被口快之歸也

上一方永言元寶七曰下元寶也  
寶承元寶也

陸震氏曰女承龍而九寶則而龍之化不滅士  
下元則則余而之誠不立以承元寶而元寶  
女之行高於斯矣元寶元寶故元寶利  
滿仁聖曰上六承元寶三為不相有故曰女  
而各以士女稱之承龍利性所以承元寶也則  
不應故承元寶元寶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婦則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曰上六元寶承元寶也元寶士者卦為婦婦而  
則其元終不以婦婦許之  
爾康曰妹為少女婦與妻本可知之詞也而或以  
為戰者非也若婦亦有二妹在四君而言為婦  
之婦從婦之妻也從恒而吉則為婦之婦推  
婦妹婦非妻也元寶鮮云爾雅長婦呼推婦為婦  
婦婦謂長婦為嫂即今妯娌相呼者然故曰女正  
婦相時尊尊得位者則為六五之止又位下而以  
正以時者則為初二之恒而正而當道者則



為六三之反時偶當池而當待者則為九四之  
暨期聖人見卦中有少女之象而為詳說婢妾如  
此不弟妹非妾即婢亦非妾也止是婢妾之婢為  
妾然非卦義儒者必以妹婢為妾豈帝乙之以  
不肯妻人而初九象云歸妹以娣以也則人家  
所生少女宜必為妾婦乃為常道也  
按歸妹解異同歸妹人之終始也傳云男婦交而  
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方前若有終而後  
者有始也朱子以為其說之始未安故本義解云

婦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既  
云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  
所歸必妹也係婢而行合休所以說也傳則云男  
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朱子曰歸妹未嘗不  
好但說以動為累耳九二眇能視坑云九二歸妹  
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  
不廢能視傳奉義則云女賢而配不良不能成以  
而之功遠可蓋其身而小疵之如眇者之能視而  
已六三歸妹以同反歸以娣註疏云室主後存本

可通進宜反時待時以利乃行傳本義則云三居  
下之上本非賤者以陰柔不中正為說之主不可  
為人配當反歸而求為婢妾也其已之袂不如其  
婢之袂為良註云為帝乙所崇飾故謂之良君之  
袂以長從少不右以少從長之為良故曰不如其  
婢之袂良傳奉義皆云貴德而不為飾上三爻  
傳以為女婦之元終本義以為約婚而元終



豐

豐亨王假之句豐宜日中

註豐之為義開弘微細通人隱微者也

既及序卦皆以大訓豐則豐者多大之意

足之義時衰德大故謂之豐德大則所下不

多則無所下濟无所擁礙謂之為亨

傳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也

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當昭之而不

與憂也

鄧元錫氏曰春秋傳曰日尚其中孔義曰日月之

明察惟中乃然

胡雙湖曰豐尚下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元其光亨

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處豐耳之

會故不能無憂也煩聖人致此致也非然下也以

日進但勉日以中母以柔御剛及其盛之盛然

章本肯曰爾雅曰假大也馬融作古雅反詩大雅

文王篇曰假哉天命煩雍詩曰假哉皇考皆大之

義也所以系傳曰上假之尚大也下又宜昭天下

亦尚大之義

何玄子曰豐說文云丘之豐尚者以丘形象隆也

明云豐是曉學之大之義為卦震上舒下正有

明如日其威如雷光之下而不極中德也

豐之象也故名豐

爾康曰震雷繼大振動既昭豈不為盛哉

主浮雲掩日天地晦塞非光明象以出瑞

之取象象不為美故之中二柔俱有見乎

象其意昭之矣

承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光乎人乎光於鬼神乎

註豐之為用周子易會者也施丁未是則尚豐施

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其味消息之道

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則動相資而

大也

蘇子瞻曰宜日中者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

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所以憂



此曰豐者至足之謂也。是則餘：則溢乎人。其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除故聖人無豐：生聖人之事也。

俞琰氏曰王者要豐大之勢天下至富人民富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道務行寬大盡其利而不損智所能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日行中則大明當大而其昭天下也。元幽不映元隱不彰王言當有曰海所治既衆思慮安得用及此。如日之正中而無偏照則宜故曰勿憂。且日中宜昭天下也。

胡雲峯曰盛虛消息惟利與豐言之利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凡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盛故有消之。凡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待盛豐則自盛必至于虛此因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道乎中者也。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日廣其勢自是尚大。又曰日惟其中宜能昭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晏而天下之物有遺丁所昭之外者多矣。曰宜昭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

不敢日有其盛成也。洪覺山曰宜昭天下是以天下之心也。

蔡虛齋曰或問當豐之時則動則宜如何。曰如當漢之盛也。兩吉以寬治民。魏相以政德而當之興也。有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之新文如漢之方興也。有子房之造策。丁山有韓信之策。勝于外唐之方興也。有房杜之善謀。丁山有韓信之善武于外。

房陵氏曰勿憂二字止是引又點醒世人語蓋人

主時極豐可欲。嫌勢遂彼。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起說。只是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惜勿憂二字去打動他人主而能却憂自然統：衆：不至遂多欲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妙用。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利

本義取威昭並行之象

張中溪曰君子休電之明可折斷獄情休雷之威可致用利投勢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



明至而歲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也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知泰四曰雷有發而長者不必其電雷也

明而又者不必其雷階雖其皆至則其言必明也

故其大故休豐異乎至哇之動也丁明矣占子丁

電法其明于雷法其實用以所故乃成明也

于動微暖卑照感自元安化也成祥為微用法

刑折致取威照並行不必分節

程果傳曰除陽相薄感而為電云十傳曰電皆雷

先也降名電珍也下見則珍感也大戴禮陰陽之

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

初九遇其配主雖句九各往有尚象曰雖句九各遇

句矣也

註處豐之初其配在西以陽遠陽以剛之動能相

光大者也句均也雖均九各往有尚也初四俱陽

之故曰均也

傳雷電皆主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通非明

元以昭非動元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伏泰來初

九明之初九曰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初四

四為配主已所配也初子曰云肥曰丁初云夫雖

句元各句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故初四之

應陽柔之從到下之附上故則安肯相從也

初四其外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足陽丁

進而元遇各也蓋非明則動之所之非動則元

所用相資而或同舟則胡越一心也雖則代是

協力事勢使然也從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

尚有可嘉于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陰矣

胡雲峰曰離納己震納庚至己十日為句辭畏

吝曰初言句上言戰始終之義也

蔡虛齋曰勢分十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濟可也

于柔或一萌求勝之心兩者不相事而賢或相配

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吳叔美曰十日為句雖是盈數然在初九猶是一

月之上句如月之上弦如日之夜也

故元各若再過一句是一月之下句如月之下弦

如日之未中盈而故矣所以曰過句矣也



楊止菴曰雖本唯字誤作雖句本句誤作句按如  
此說雖字乃唯字之誤解更易明

孫開斯曰凡陰陽配合以句為起句之外便不  
配合

朱氏解曰雖句元卷周公許之之詞是句實已此  
子戒之之詞通句實有言盛極必衰之

亦康曰雖句元卷句程朱俱從苟與上孔句作  
均字解然書曰至于句漢書星方進傳句與向實  
心蘇子瞻作洽解滿洽二義雖與均同而合史勝

蓋初九以陽居陽：已滿矣猶言已到句足憂也

若遇其配主之實則有明以察即有動以行不徒  
托之空言其明甚盛稍移方彰事且方故何亦有  
存雖句元卷蓋遠喜其滿于句而既隱其進丁  
句也故下雖之一字以明之蓋通句則日中月滿  
便有最食之虧矣故曰通句天輔剛象注施丁未  
足則尚豐施于己盛則方溢其合此言元卷必有  
虞其咎者何以處之耳大業事至于滿亦非小事  
也

簡康曰豐本明動相資初九以剛陽之質告離明

之初若遇配主則達有為之時同心協德聰明可

辨氣力可展彼此滿懽故句元卷句有滿也明是

明動是初分量合足既無虞折肱之虞故人不暗

有子之發志安得有光然事貴在中下過大則

之戒過為擊為年動之戒過為擊為年動之戒

既中發食不免下一雖字有戒心焉有防杜之

豐之首又所謂善其豐也

六二豐其鄰日中見斗性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終志也

本義六二告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升

六五之柔暗故為豐剋見斗之象即暗故已大

暗故日中而昏也性而從之則寧暗之象也

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

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胡仲虎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暗之

載此一舉也凡言性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性上

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性有尚二之



往上升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  
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高明中  
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詞而反之豈其部外  
也有半祭者內也外有疑內有半二疑之反也祭  
部之反也  
來曰部辭象召中之象與草之象故大通下與曰白  
羊泰卦下爻與曰後羊也卦實踏與曰象休守以  
與為陰柔之本也同王弼以部字為後後人編  
玉篇即改部廢也

鄭元錫氏口雖中口中象夏日至北近極而中天  
見斗二見者也夏小正五月斗柄正在上斗口斗  
見文安尔全日中昏而見斗惟食既有之豈謂豐  
哉

鄭瑛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部以  
目障蔽昏暗則有之何至見斗乎惟日食將既時  
渾天昏黑斗乃現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日食  
既者月掩之也是月乃日之部也奸臣蔽君則君  
失明亦犹月掩日則日无光部之豈也乃大臣重

閉其君之象四為之也時解殊情  
方曰雖中虛為半祭而曰若以非祭之發也反疑  
為半反部為祭  
爾康曰重以九四一陽橫亘于上卦之下為障蔽  
之物太拘提是上雷下電大地晦明之象京氏之  
時也然而本文之蔽俱在本文有見九四之豈可  
見  
九三豈其沛日中見沫折其石肱元亨象曰豈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石肱終不可用也

三之受蔽與六二同羊其以陽居陽強悍太甚上  
之障也愈于二故沛視部更大沫視斗更小不特  
往得疑疾而禍遠折肱然禍雖橫至而心本元也  
故元祭

沫漢書及字林子夏傳鄭玄為融本誤作昧字林  
云斗柄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彗云輔心也服  
虔云日中而昏也  
來曰沛澤也沛然下雨是也乃雨視沫者水沫也  
故曰仰沫濡沫跳沫沬沫乃霖霖細而不成水之



意此爻未變中爻兌為澤沛之象也既變中爻成坎水矣沫之象也二爻與木故以草象之三爻澤水故以沫象之用公爻辭精極至此王弼不知象以鄒為巖後儒漫之即以為障蔽王弼以沛為沛後儒亦以為沛殊不知雷在上中爻有沛有風方取此沛沫之象何得有沛之象哉王弼之誤有自來矣

亦復又曰二三四爻豐其蔀豐其沛一句言當時天下明盛草木茂長之象鄒薛卒也馬氏曰小也

即小阜亦盛則亢不盛可知矣而亦莽也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也公羊傳云草棘曰沛其日中見斗日中見沫另言得雲蔽日晦昧不明之象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疏平也夷四應在初而初是陽爻能相斯陰而向其吉故曰遇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爻相為王者若賓主之義也若據初遠四則以四為主故曰遇

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陽休故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為旬而四謂初為夷也

傳不于六二釋之而于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或曰為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初主在四也

俞琰氏曰二四皆豐其蔀而四言位不當者六一中正九四蓋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見斗而四言幽不明者二在離明之中此在離明

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蓋九四之志將以有為者也而爻位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明者為之助則不能以有為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過下有初九之相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前六以夷主為六五與子合

易筮曰六二九四同為節斗而意實不同二指六五為節斗故不可往三則入于暗而得超四之節與斗皆日謂也故利于行三則過明而得吉象怨



人以二爻同看亦以四之部十歸責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

爾康曰四為實主二為離主故同有豐節有平之象矣主九王程朱俱作初九獨何玄子以為初無主象當作六二以四為實主二為離主故平乃石守道俞王吉與熊過氏俱以主為六五平以平通石曰四承六五之柔遇其柔之柔雖無悔而遇柔主是以志行而吉也能曰非正應而用此口遇凡遇皆從前爻而言同休曰矣如觀六二之六四

與四同休六又統和指五為休吉行也言進而相得九四則明之才當有所行又震動而行也五為一卦尊位之主稱主代且與初為主者似勝卯氏舉正行上脫志字

爾康曰九四以離明之上值震雷之文陽陰火所位本不當浮雲蔽日然而不明故有豐節見平之象此時如遇柔主則可以吉行矣主有平陽和象之主如六五是其主也蓋九四雖不當位然非遇則或元易于見階故有吉行之象配王君嘉熙起

固成相得之章矣主君令臣恭亦有相悅之義配主義取對待矣主位取同卦配主之初也同卦九四與主之九四自從六五也五為本卦之主六有柔和之德遇有從前之義俱于六五為合豐節其沛當雲雷交主之會在日上自然掩象餘波不立時勢地位伏然固非諸文立德之德亦非六五亦暗之象倘得達達自然慶譽諸步者不以此為要也

象傳遇其柔主吉請行也請

蘇子瞻曰節震也蔽之全者也見乎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謀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而六五爻中希間以求明上六爻高強以自用六二之遠五也遠于全蔽而其間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沛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遠上六則遠于明暗謀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其其蔽而畏其謀以為無時



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下為之用乎則不故  
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以陰之有來達尊陽之位能自光人也顯其德  
履慶譽也

本義有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自慶而  
吉矣蓋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有卿曰以豐致暗之王豈是尋常以六變而人主  
賴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非故聖人設此以開之

義以為教若曰若能來章達致慶譽而吉吉謂實  
合休終能大有為者豐時許大氣能許大降敵許  
大隱憂只慮以下賢便為保大之功之王此易道  
所以為妙要者享用賢之利也卷首成用賢之君  
也履其于月卷流于天下即是吉  
按五上兩爻有俱主上主說鄭預如則以八九二  
日五陽居四上兩爻俱陽大臣若主即說則曰之  
如王安石上文如李斯趙高惡意五上兩爻只是  
聖人設戒之詞汪化昭解得之化昭曰古來尚大

之主非庸主必英主也以其庸主之所不為者而為  
主反為之無他好自用而不任人也如任人則為  
來有慶譽矣唯自用而不任人則為憂其憂則其  
無人矣孰吉孰凶王君且何從為

象曰凡卦自下而上者謂之往自上而下者謂之  
來此來字非各卦之來乃召來之來也謂六五下  
賢以召來之也

前漢曰來亦不止來二下三之皆文明何事以言  
電合而章此言章字尤有本程子曰帝天之才主

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到之才能用賢則象法  
矣

上六豐其屋飾其家闢其戶闢其門人三歲不覿也

象曰豐其屋大陰翊也闢其戶闢其門人自蔽也

本義以陰居豐極虛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  
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元人不紀前言隱蔽  
之深其凶甚矣  
上六日昃故其象如此闢其門人乃掩蔽而不見  
也



李陽作易解曰象曰豐其屋天降祥也五喜曰天降下惠祥也

兩康曰上卦為震下卦為離日在下而上有雷雲之七晦其昏暗足以蔽日德上一卦皆暗也晦之九四進退之暗六五君之暗上六人之暗無不可若據六五則象中五而也下離中月也又以來章其吉致大慶卷自是疑又占於卦而吉上卦皆暗而五爻不獨得其極一卦皆五爻自止而四正不濟比同焉不可多也要通例皆然矣

知南何昧此義而祿五為闇闇：不平乎九四而在上之暗也因遇其主所以吉行而以此爻攝五于中卑指其為豐時之障則不其然上六勢極位陰爻詞不善獨受暗塞之罪固不可辭然此為以上六為邪人奉豐都豐沛之惠皆坤為則亦非也

蔡都奇曰豐大也又曰多故極天下事物之多難于盡見也惟以剋遇剋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曰以剋遇柔則剋者明而柔者暗然不能

相信也初與四皆剋也故有配王之元咎夫主之吉與四位居柔又不免有豐離見于之象二與五皆柔也故有：半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克性得較疾之事惟三与上以剋遇柔故三折石服而上至于三歲不龍也

附以門內集：大觀魏成作其作日皆非疑信未作則孟喜本作室

朱子嘗云下經多有准看九于後世學象非配主與主終不能解而雖句九各句尤為難明今以為

均為滿為初句解者亦不過依前人之帖括後學之常窺耳未知有合于易否也予每看此卦頗切研窮亦每欲廣索今姑奉其可通處一臆之雷電交作陽氣憤盈天地氣氣其勢充滿然雷在上日在下風雷流行浮雲蔽日實為晦昧不明之祥故象以明動指其德以且日中虛其腹食則不欲雷震之縱橫而與大明之四昭可如夫大象又取一義在于明新折獄致刑亦本象辭明動害之六爻又取一義大業六爻以君臣上下授明遇暗各達



山吉為言如初之無四俱陽而兩到則有兩道之  
事二與五俱陰而同柔亦柔凡七臣之信若九三  
過剛便有折肱之咎上六統陰便有不親之凶大  
可見豐初四兩爻最善現初之元喜四之吉行可  
見二五同德善亦大乎初四兩爻二體中三而重  
柔暗之主未免要猜成信志以為無字以五在柔  
中本是暗主矣初猜折之以暗主言之此乃為  
惟其暗主所以二杜得疑也然在六五太之聖人  
又作一義謂君德之來重柔中之元夫以柔重

有慶歎之此又聖人憐之之心理直合談如此也  
豐鄰豐沛見乎見沐亦跟象雷電紛紛晦昧不明  
言之若以九四橫亘于中尚指為豐時之障上六  
文辭不善盡歸為掩蔽之人不勝其曲筆焉此則  
讀易之未通非易者之唯曉矣夫主作六二初九  
六五三說而六五為優初九次之以俟後賢再為  
定論

按豐解異同切要宜日中疏云王能至于豐亨乃  
得元復憂慮用大豐亨元憂之德然淺可以偏昭

曰方傳亦云宜如日中之盛則豐昭然後無憂本  
義則云徒憂無益但能守常則可蓋諸解皆喜其  
偏昭本義則戒其過盛也有乎終若註疏云日終  
傳本義云終居信其發志也疏云有信以終其豐  
大之志傳則云日已之乎信終發上之心志也折  
其右肱元咎疏云日中而巳乃終也本傳云上無  
可賴之主不能有為元所歸咎也本義云則謂三  
到正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出猜不足以及有為  
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上六一爻註疏以

為治道既濟而隱有失時致凶之象本義則取滿  
假躁動大失居之象



旅

旅小亨旅貞吉

註不足全大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旅旅者客寄之名羈旅為求隱存雖得日適月其光大故旅之為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羈旅而旅小亨是旅之止吉故曰旅貞吉

本義旅羈也山止于下大矣于上為去而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游于外而順于上下

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吉可以小亨而能乎其旅之貞則吉旅非雲居若可為者然道元不在故自有其止不可須臾離也

揚誠齋曰山內而大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既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而止為旅二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大其居而窮于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望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矣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

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乎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止而吉也旅用之時非陽剛中止有剛于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一揆旅有旅之中止麗乎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可以安旅之貞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火在山山近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人上下二休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當慎

刑用而不稽留獄訟

趙汝楨氏曰艮為山離為火二陽則定于上治剛宅一爐在山則野燒之變猶旅寓外故為旅之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因而任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憂旅困而瑣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有如是上雖有援元能為也四陽性而休離亦非乾下者也又在旅



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與矣

楊誠齋曰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反殃也夫  
躬寄丘亭而祝盍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元道系  
以養其志得志則勝蓋失志則困方改項之以取  
安也然在旅而為鄰事有志而為之者有為大  
而為之者故聞利種菜于祝志不在丁家蘇武牧  
羊於匈奴志不在丁丁必有能辨之者  
陽宗之曰旅之時難以誦下為川而旅之有則以  
止志為本初陽弱在下志即不立環項自存望法

門而骨柔見錙銖而能沐自悔人悔自賊人賊笑  
之來也自取之也故曰斯其所取災項一有也小  
也

尔康曰到正麗明為旅之道可見却驚擾流寓之  
日一段高明峻潔之氣自不可掩此尔是君子本  
色不以遠次舍不以顛沛淹若旅項之或作之悔  
之狀或作項屑之事不惟勢在可憐其志亦元可  
取乃其所自取之灾也予人何尤  
二旅即次懷其背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元

七九也

註大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豫未也所位者中休  
柔奉上以此寄旅必獲次舍懷未言得童僕之  
所止也終不可以處盛故其美不丁童僕之止也  
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止最足而已  
本義即次則安懷實則得其所童僕之貞信則元  
歟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  
其象占如此  
胡雲峯曰旅寄耳其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

無之二以柔居中承剛柔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  
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爻即次懷  
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  
惟旅中不能无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  
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能吉者  
也

凡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屬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美喪也  
傳慶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則而不中人



下体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通利自  
高致困與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于外故上不與而  
焚其次又所安也上高為焚象通利也故下  
高而喪其重侯之自信謂失其心也如此有危信  
之道也

諸氏曰旅利而利則平時利不可凡旅子以旅  
下焚法喪侯則其止也九三以利居下体之上則  
焚次上九以利居上体之上則焚象以愈為利合  
上則獨愈深矣

商康曰貞子連重侯讀以旅與下路上六以旅在  
上文同言以旅之道處下原有喪失之義况居利  
則利乎王輔嗣不解而曰與萌慢奴主之所疑道  
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註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体之  
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旦之地客于  
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

曰胡雲峯曰旅以行為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事也三  
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看上  
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代剛能用柔而下  
人者故得資是以自利得斧是以自防也  
徐進奇曰上利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律漢  
書王莽遣王尋之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為易  
曰此鉞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斧已音如  
齊斧之齊資齊同音誤作資  
趙由樸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處旅于此則處於此

也資斧魚得筭安矣然旅者于行則進可以連  
連可以歸今傷寄于此雖得資斧安能伸其行  
其志乎故曰我心不快  
蔡虛齋曰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  
舍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從非其  
所耳

又曰據正韻齋持也裝也無訓利者徐引應即說  
非也其心不快本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  
又上九利陽之與下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得意



哉亦只旅于豪得資斧而已矣

章本謂曰莫上則吾桑也喪其資命旅四亦則吾

桑也得其資命何也旅衣曰桑中乎外而旅衣

貴桑故則吾桑有得之與衣曰莫桑中二而

尚乎則故曰吾桑有喪之故曰見其桑歸斷過卜

矣

為桑之曰次者經過之次二三在內行而本止也

處者擡止之度四在外止而本歸也資所以宿旅

斧所以取資資斧之得幸矣離明其狀旅也于外

四蓋截明德而孤矣四方者其志同有在也米旅

處資斧遂足快其心予後巢罷倦方古桑月之唯

蛇連旁受憐更嘆英雄之落魄此而快焉江湖乃

子耳焉足以語曰哉

姚舜牧氏曰李孟之待孔子之所行也國中之懷

室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之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胡雲峯曰五者君位在上者也象曰上達而基譽

命聞于上者何哉不以君位憂五言人已元旅故

也

游讓漢曰人君元旅故以勳旅之使言之遠出入

國現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元應十時在旅親寡不能違命是射雉而一矢亡

謂元所獲也守其桑中之德內無驕致之私水

苟合之失行見才不終悔身不久旅終以譽命

全聞七命受命也

于寶曰一陰升乾故曰一矢亡非其位也又

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

有損而小也

蔡虛齋曰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丁之右非在上之

命也故說得上達也人舜微時玄德升聞是已六

五明說不取君象

亦康曰六五中正離火文明旅時當為士人在旅

之象士見君脚贊必以雄賁之現因仕之出極皆

旅也士執贊而見所投如合仕進顯榮皆于是始

聲譽春命終必達之雄為文明之鳥書氏曰解二

之得坎中陽畫象矣故曰得旅五之亡離中陰



畫虛象亡故云亡然曰一矢曰亡又以見旅中驚  
條景色雖元定所與鳥有巢不以易之取象情志  
如此時以龍五為君位乃曰天上出君子即天子  
之旅也公在乾候諸侯之旅也如此為說亦不  
通乎此又之反自當以士說人旅為得  
尔虞曰一矢亡正當一矢得雖也知言一矢亡亦  
亦可否必以一矢亡云云此謂一矢亦不亡也為  
說俱非  
上九為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十子易曰

以旅旅在上其義其也喪十子終旅之謂也  
胡雲峯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旅之故  
先笑而後號咷此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  
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其道上九劉元  
夫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十子易之象以剛非  
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之災三足乎中故有  
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中故不快上過乎中  
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內在  
外皆然

林栗氏曰三喪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  
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  
今巢焚牛喪欲喪則無其所歸則無其資以斷  
其矣  
上建安曰雖卦云親寡旅之人之資者也故旅  
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切要旅下  
旅之卑者也故以損三而取六三在下之上上在  
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次上焚喪喪牛  
也四處上之下雖元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

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休之中故二  
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有養命之象也然二當  
位而五不當位故不免射雉亡天之患然則居旅  
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最高者也其高  
大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進而然也號  
咷者悲其焚鳥之大羣之嘆也旅之上則離之三  
也旅離在上故后號咷同人離在下故先號咷性焚  
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后成元故后笑旅之



五先以成元故先元其性悅故多喜也夫壯九口  
與六五相步而相失其壯服故曰喪羊于易元而  
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喪牛于易六  
六五夫其利故所亡者一失上九夫其柔故所亡  
者牛六五亡其而得旅之中位故為晉旅上七喪  
牛而得旅窮故為其業

楊止庵曰旅本大明之物柔以剛外剛以剛內  
能遠能高不過一大長不過三尺此旅之陳書稱  
旅以其身備五彩尾至是則光鮮此旅之陽八以

雖死定止與其配不同爻有爻合則遠自各地元  
而就之一合即去其雖生有此雖者恐其見則  
食之故當相避此四與上以其可暫安不可久止  
為象又以雖本鳥類但飛不能甚高且向下為有  
巢與雖無定所者亦不同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各皆剛三口變次上口  
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當先焚者意氣  
之觀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  
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處明何怪其焚

巢而號咷此喪牛于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  
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失而剛猛之難處  
則知涉世之道矣

程子曰人心微主不定正如一剛疑中流轉動搖  
元酒更停所懸萬端若不假一個主志上柔河公  
按旅卦爻象之詞正以發明此意學者當求其指  
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黃瑞伯曰仲尼革命得旅向瞿氏曰子有聖智而  
元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嗚呼不來何無而至大

命之也禮止史削五十元易

按旅解與同得童僕貞諸家貞字自作一句讀本  
義則連上文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既  
云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  
之地所以其心不快傳云四以剛明之才為五所  
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  
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  
與乃旅而得貨利之資器用之利也然上無剛陽  
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



不快也本義同之又貴齊作齊命說朱子無諸解  
別其也六五卦雖一六亡終以齊命註疏謂數振  
之身進皆貴位終不可保能昭揭之臨凡五來  
下而承上則得終以美舍而見齊命傳之雖之則  
之物財唯謂取則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宗廟一  
公而亡之齊元不中則能齊命也本義以之則  
不元亡天之貴而所喪不乃終自今命此則亡六  
又乃傳其之上遠也疏云以能小及丁六故然以  
齊命傳云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無二建兵也

朱子則以為伊川之說未安故本義云言其齊命  
則于上也喪牛于易疏云喪其稼穡之貴理在不  
難傳云牛順物喪牛于易謂輕易以喪其順德

易學卷之

武林卓尔康去病父幃著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疏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象是風  
之卦風行無所不入故以為訓若施之于人事能  
自卑巽者亦無所不容然巽之為義以卑順為體  
以容入為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為遠逆若  
唱和教令乃全行故于重巽之卦以明中命之

理雖上下皆巽命全可行然全用卑巽則有龜其  
大故曰小亨

馮亨奇曰巽一陰在二陽下故其卑已顯已出已  
入已卑以其下丁陽順以其柔丁陽伏以其柔于  
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柔動而入于  
物之所不順也

陸右啟曰陰陽不同分而亨氣亦同之所謂其有  
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風陽者亨之大者也說  
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又曰巽順也



悅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之利吉實

以從陽而亢以剛中

胡雲峯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

小畜復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畜之一陰也下經

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

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而聖人每稱之曰此

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

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蓋坎離曰小

畜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則有以

性利見大人二陰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為陰之利

不從陽不利也

其說又云其也下以二上以二下陰陰也此

其可以薦之也此云以二下者謂之又利順也

易其古文作巽音義正同辭以可以順上

徐鉉云兩之義亦通其也愚按通上為進泰永行

甚則是順之義也故文辭中有用史而外者二語

云為卦一陰居十二陽之下故象其德為入又為

伏艱之象順意也二巽相重內外皆順故仍名為

巽卦之名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疏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

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于下二巽能奉

于上二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雖

上下皆巽若命不可從則物所不與也故又用二

五之爻則而能巽不失其中所以志意得行中其

命令也則雖巽而中正柔若不順乎剛何所中其

命乎故又就初四各起卦下柔皆順則九所運進

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按柔皆順小

亨利有攸往性利見大人以結之則柔皆順則二

不尚於小亨二下而註獨言明之蓋二故得小亨

有諸氏云大猷可皆言其直乃以柔皆順則生大

道之通所以文上係小亨之辭此下致皆順之得

按正註上下卦之休皆以柔言之柔不違則正

其義故曰皆順之言通作諸辭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接用事



之地而推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七  
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中  
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  
後亨也利有攸往為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  
也有其權而元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也  
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禍隨而為邪若  
柔不順乎陽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  
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  
謂之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

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應則巽  
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丘建安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乎柔而二五之剛  
得中故論或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  
二五之剛為主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  
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  
五而文釋利有攸往之義蓋謂初四也皆順謂初  
順二四順五柔也者多不能自振故七順乎剛則  
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

而文釋利見大人之象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而巽故曰剛巽乎中正  
皆按陰故志行自王輔嗣而皆同下獨朱義從虞  
仲翔指九五非也或疑二五象得得中正而欲從  
虞朱豈象據一爻象指全體而重中皆論六畫卦  
或柔皆順剛卦言小亨者陰為主卦陸績言是也  
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推  
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  
而後得志也推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

柔皆順乎剛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見二五也有其權而無其位非二五之大  
人孰能容之大人如乾二五皆稱焉蘇亦獨指九  
五非也項氏玩辭曰重巽以中命也是小亨也必  
待中後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哉則巽乎中正而  
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  
○郝仲興曰巽者選也其巽通筭故能執有謀也  
巽稱而隱非唯諸論奉之謂也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剛文詞曰武人曰田獵曰資斧其象為



高為長其究為躁故其非徒柔也陰陽則柔非哉  
然二也氣陽而已陰者陽之靜机柔者剛之順机  
以陽乘陽則陽無所施以剛用剛則剛無所入陰  
乘以承陽柔順以同剛故心精神為陽心有所謀  
則欲而入內此陽欲思慮假陰為收欲耳思非有  
陰出也心有所悅則出而外見此陽欲舒假陰  
為和柔耳悅亦非自陰出也故乾上一陰為陽之  
悅巽下一陰為陽之悅巽下一陰為陽之謀非剛  
柔分也然陽上行悅出則易而陽氣則仍順入則

雖故用剛莫如其此柔所以謂之小可也  
象抄曰震是喪振動莫是遠底入夫子曰莫是遠  
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裏而去固他道理  
方能制事若心机只從事皮膚上綽這如此行机  
便錯了  
吳井美曰巽以西則得一柔夫以柔非以剛而得  
柔也乃剛以柔用而成其為巽也  
孫開斯曰凡為天下者莫先乎命令：：之行忌  
于通剋盤庚洛誥委曲詳悉惟恐一傷民人之心

漢以下詔令善者無如孝文德懷少奴賜愧吳王  
純用柔道庶几近之故曰小可如三章約而秦民  
喜輪臺悔而漢祚四奉天詔而強藩懾此皆識天  
下樞机而為之提挈非大人經濟之遠不能為之  
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趙汝楙氏曰時當伏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  
正月綿夜然後能變涼為寒舒肅我為融和隨風  
之力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任申命上高之望  
與周之洛誥詳：：言語之間惟恐不明且冬也  
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就然知吾心之所任而  
後行耳苟元其心而鋪徒張了命令之煩則元利  
之詔不能回無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成強藩之  
敵雖申命何益耶

黃瑞伯曰風之行也元明非若大地山澤水火之  
有象也風之相結而聚不見其先後之迹而人未  
嘗無先後也象曰隨風巽其形象化氣也神哉



洵辭曰易與主教命故卦之有與者多言之命氣俗之事如小畜蠱觀姤漸皆皆是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註處全之初未能服全者也故進退也威命齊和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

本義初以陰居下為與之主卑與之道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又以濟其所不

及而得其所宜矣

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

楊誠齋曰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即強者用之為

正卑與一也怯者用之為弱者用之為

章本清曰其本以初四二陰或卦初爻利才武人

四有初才曰可見通柔非其之宜也九二上九皆

剛居柔位皆收巽在柔下之象是與本柔進則

剛由柔之人不免乾乾利通下之火化一才柔者

用聖瑞曰臨境制事不可無疑此進志疑非疑

武人曰貞非以徒剛以律在次丈人長子當其大

剛進者流此謂武人之貞九二與在柔下用史巫紛若占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疏史謂祝史巫謂正現紛若者有怪多之貌人有威勢易為行祭神道元形多生怠慢若能居中之應行立卑之通用之于神祇不行之于威勢則能致之于怪多之吉而元咎過也

姚永菴曰用史巫紛若句用公之義恐二之通與未必中心之誠也故曰此個與于柔下頂是出于

此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討神明言討右父可占而元咎者凡念請有參雜不用王上北較而諸婦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言之自貞本義謂欲自通其誠意俱未得旨

周官史掌卜筮三常後後卜筮所以占吉凶後後所以除殺害或曰史掌記事筮主祀男陽有四有曰巫曰祝女陰不妄直名巫元祝除祀王官正而後史皆測其中正之義

俞琰氏曰古者祭禱則用史巫史以人之意達于



鄒泰曰以奇乘偶有牀象九二陽居陰位不收  
即安而美于其下莊子所謂順拊其民也宣上德  
達下情行君令而致之民既論之以茲非又祿之  
以福福有用史復用正紛然交作之象內史外史  
小史胥皆不端于事神但大祭則卜日讀禮臨事  
執書次位而已惟男巫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

後除霽松竿則舞雩大戲跳笑而讀此明當可以  
拜慈而祈祥者九二取象于川史王此舊習事迄  
誠意于五祀以諮用王猶似其于四史何者  
史掌卜筮曰史巫有吉于卜吉占一止也故曰史  
巫非兩人也川祀女巫有所一人史四人皆曰人  
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瑤而哀之山王佩古  
之神巫吉于筮吉占有紛吉續紛離祀觀者昭然  
辭巫者擊鼓擊缶婆娑其舞卜筮足踰百室于之  
事也必曰筮者男曰琨女曰玉筮為少女故以巫

本義過則不中告下之上非能質者過為害失中  
之道也  
吳叔異曰九三則非中六謂之類者其類也言三  
史而無從容和緩之象奇近也以此為類一之方  
蓋其可隨而不可類有美入之心而無入之德是  
類此皆泛心中不和未故曰志方也  
馮宗之曰九三居下巽之極又在上下巽之間以  
剛居剛用巽太過守巽太堅有類巽之象為入下  
固有一種決于敢為之人又有一種決于不敢為



之人決于敗為則也決于不敢為亦也則于未  
為武人是也則于不敢為婦人之也兩者皆以皆  
有一故不可不之性也三之所以類也故三  
之則也故曰類與各何以三之則為不能與而  
各耶

六四悔亡曰復三品象曰曰復三品有功也

象曰悔亡然得位承五卑得所本報以象御則而  
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是不仁蘇氏  
曰近比于五不為誦要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上

其果而樂為已用

王介甫曰曰有與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也

也柔而可以大有功者莫于止而得所附也

卜田之吉占持于莫之六四吉之此字處有可

者有不可解者只得盡心玩味則自明矣

字整心

初仲與曰莫下一陰震下一陽皆成其之主事

初吉而四遠泥重口切泥而四有功何也則初

柔得四皆正也陽在下其出壯而重出則力衰

在下其入深而再入則謀害故大莫有順而能下

入而能隱其權制在初故曰莫在床下然莫而上

則損而吝再上則喪而凶不下不可以為順不隱

不可以為順不隱不可以為入

何玄子曰莫利倍故多獲三品一為乾五一為賓

客三為充右之厄乾五謂勝之以為祭祀之月也

孫開斯曰世之命下而有功之校有莫如曰

未曰六卦正位莫在四所以獲三品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元不利元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

日音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註以陽居陽位上誠莫然求乎中正以言其

莫之還故曰貞吉悔亡元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

漸直同如于物故初皆不悅也終于中正則意以

有故有終也中命令謂之其大以止其物不

也此過同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甲三日後庚三

日乃然後誅而元咎恐其甲庚皆中命之

謂也

傳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



也甲首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之始也  
中道中則爻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元始象終加  
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

張中溪曰蓋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其言先受  
庚而曰元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有首事之端  
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  
者也故謂之元初有終况其九五乃蓋六五之更  
蓋者事之坏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其言事之  
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

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章太清曰其在外多矣他此九五言先庚後水  
何也重巽者巽之終九五者巽之中命主也其  
不為蓋者徒以九五一文耳聖人戒人主制命于  
本亂以蓋之象辭為巽之文辭在蓋後其更始  
亂相漸故先甲後甲終則有始在巽勿勞火始惟  
中命行事先庚後庚九初自有終矣占甲有初庚  
无可為初庚後三日以癸終耳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先庚後庚元初有終之謂也苟顛覆自用

以為興妻靡阿順以為巽皆止中命之治而蓋上  
至矣矣所以戒九五也

鄭瑄如曰巽為風二字從虫、生則物燥矣凡火  
生處皆緣風也五居巽休有蓋悔之病故有悔大  
取敵繫解者而以剛中正之道變號更命得其貞  
正故吉悔亡而元不自先三後三即其由分行事  
正是貞慶

黃端伯曰六甲六庚乃陰陽家常語亡木長火之  
巽之九五易林所謂巽之慶也故凡長火與同氣

氏傳曰震巽之象既庚中亦其長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傳者上而過強于巽至于自失行為正乎凶也  
也巽本吉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變斯之曰凶也  
揚誠齋曰九二在下而早故為巽在床下上九在  
上而高亦為巽在床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上順  
者也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言元咎上九  
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姤邪之順也



胡雲峯曰林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以  
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其上下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  
資斧何也旅者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其或  
乎遇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為火無  
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其上下九在互離之外故喪  
資斧

黃氏曰巽以初與四為主初進退四有復何也初  
在下卦伏亦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矣凡巽不  
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各上窮其故六

章本清曰凡巽卦在上四多言辭本卦曰復三而  
配利用賓于王小富有孚惕出漸鴻漸下備益利  
用遯國德其群家人富家人吉中孚有孚于如  
皆以陰居陰位正故也

又曰震二德喪曰巽上喪資斧不當動而物不當  
進而進故皆有喪

丘處安曰巽順也以一陰而巽乎上下之二陽也  
在外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于巽故自進  
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

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與二與上皆以剛  
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下失位之為卦以  
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  
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唯以九  
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自吉而為申命之主故  
按巽解巽同巽在床下註云既在下位復以陽居  
陰半巽之悲傳云林入所安巽在床下是過十巽  
過所安矣蓋林下初也古者尊上坐于林下者卦  
跪于床下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就卑者之所處

也川史重紛若吉元孫云神道之為言也  
若能施至卑之道於神祇則能致盛多之吉而也  
若道傳云紛若多也為至誠安於此而能使之  
誠意者多則吉而元孫未善則云下卑而巽其辭  
以自進退也則與此巽卦巽卦之義與此  
巽卦三曰註疏云甲寅時中令之謂也民生則久  
中不可不故先甲之三日令者之從復甲之三日  
然後誅之民服其罪元孫而復吉矣傳則云甲者



中之端也。庚者更之始。一十千也。已為中道。用  
變故謂之庚。事之更故。當象始也。如先甲後曰  
之義。本義所謂丁寧。撥度亦化是也。止于山也。既  
云正理。而當斷而表之。是正于山也。得以為山  
乎。疑辭山之七。辭本義則云必山與大壯之曰山  
也。予疑也。解同。

兌

兌亨利貞

本義兌說之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吉之見乎外也。  
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  
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亨  
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安說不可以不戒。

胡炳文曰。卦辭與咸同。故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  
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才不止兌以二陽下一陰  
則相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才不止利貞者。

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對貞也。故咸說無  
心之感。兌收不言之說。

丘衍可曰。嘗考三才之外。聖人多以貞或二。利口  
利貞可。其曰利貞。兌曰亨。皆以正言也。三男  
之外。則不言貞。言口亨。其口心亨。是曰其背而  
已。蓋陰柔之質。止而不正。而陽剛之休。為其  
立故也。

何玄子曰。兌許慎云。說也。以黃呂聲。義古之奇字  
人也。象形。凡子口在人在下。故諸侯徐鉉云。古



易筌曰此卦以二陰為悅主以陽爻則皆為悅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未死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致陽之悅故

應慮乎以說以先民：忘其考說以化民忘其九

項平庵曰先之身利貞自是三德止則在下貞也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貞而得說之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衆在外爲目一者萬物之所說也則爲內爲貞二則天人之理得矣項乎人先上也應乎人先下也人人皆道所謂亨也亨者說之故極言之

補 90-543



東口虎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

徐進齋曰天下之至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

習則言語徒詳細釋無得即所得者亦將枯燥生

澁而無可味之味矣豈能有得乎心乎故且講且

習同切實體驗工夫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皆

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同處心之益處乎

其有相背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為理氏曰元正秋之卦天以太和之氣而說于萬

物萬物亦係合太和而說矣于物為陰而陰相克

則之相克益不剛而壯壽而延也亦有法乎此

之義

初九和元吉象曰和元之吉行本義一

註居元之初應不在一無所克係和元之謂一此

不在論履斷而行本見有長之者吉其宜矣

傳初雖陽又吉說休而在最下無所係應是龍卑

下和順以為說而元所係私者也以和為說而元

所係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下卑居下則能柔處統

則能和元應則不極處統如是所以吉也

其行未有所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元  
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之五陳其義象則推而盡  
之

吳非美曰初九和元說莫妙于初則物足以和義  
必以其和為說緣得和人說意切物多是大理所  
以初為和元更元第二念失禱曰行本義也

張孝陵曰九自有和義和強于初言者之位皆剛  
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丁卯故吉余而明  
柔曰和非和悅之和乃答而中節之和即所謂為悅

以利貞者也程敦永曰人情一有下世故則不和  
和乃初休終于自然有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是  
道也何往不吉

亦康曰行本疑始下信志吉由中而發絕無私悅  
粉飾之意故未疑此以初出門言故曰行二以中  
之言故曰志

九二孚元吉悔亡象曰孚元之吉信志也

爾康曰剝中之德孚信內元謂之孚元誠信孚人  
自元不吉元悅步于致悔今以信志行之故悔亡



元悔可以元悔。下其悔自己。舊凡言悔者輒以不當位為言。恐非。

崔仲見口待匪人之道乎而正矣。

袁了凡曰。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國信志不信事者。

六三來元凶。象曰來元之凶位不當也。

註以陰柔之有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既邪接者也。

陸氏曰。三為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欲以邪誦。

招來則直誘彼。象陽使之說已省也。治谷海曰。邪行來元凶其正也。

來曰自內至外為往。自外至內為來。六者非往下。

是以得人之典。且有以取人之也。所以凶也。何也。

蓋初剛正二到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直。豈能說。

哉。求親而反疎矣。如弘霸嘗元忠之。蓋影陰附了。

憲之。是丁謂排某公之。皆皆為人。而至今。其有。

道蓋焉。豈不凶。

亦康曰。來元諸儒俱謂六三元應下悅二陽章本。

清非之以為八純卦之三皆凶。中卦為義。蓋以來上之元為說也。相仲與曰。此又欲元之正上下四陽而一陰處其中。下卦二陽而一陰處其上。有喜。既相呼召之象。元為口。來相呼。又之。亦若驚其。來而防禦之也。聖人于陽來以為當。陰來則驚。陰來。陰上以為當。陰來陽上則懼。蓋三本乾休已子。終日惕厲而忽變為悅。何玄子謂與春秋傳中口。倭人來同。故曰來元。二氏此說自足可喜。而訓更合。

九四商元本華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度也。

註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陽。也。三。為。陰。說。將。進。至。

華。九。四。以。剛。德。制。而。陽。之。其。內。制。外。是。以。本。華。故。

於。九。近。問。邪。介。疾。其。有。喜。也。

疏曰。能。區。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謂。喜。何。為。至。身。

所。喜。大。下。家。賴。故。言。有。度。也。

鄭康成曰。為。隱。受。也。與。周。書。商。九。市。商。上。商。除。

之。商。同。曰。承。九。五。中。正。為。德。亦。比。六。三。柔。和。為。之。

說。德。說。也。恩。德。亦。說。也。所。說。者。商。變。本。定。以。其。之。



劉位柔平動乎靜故其象如此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

不能決而商慶所說未能有定然有本陽也故能

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

蔡虛齋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

不必以九五為在上之剛六三為在下之小人

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人

人俱作平等人有以中爻介然守正亦惡柔邪之

義求之益可見又辭非以九五為君而六三其

屬之小人也商慶所說四降所從之人也

又曰有慶只是中喜字意大當邪正而進退于所

從之際乃能介然守正而疾邪一向從好路上去

在人君則有以率諸國家在人臣則有以保其身

位在人君則有以成其德業不墮其名即皆要也

皆可喜也

熊過氏曰四與三上下異體代體界也介疾連也

即泰曰四允為悅本是喜象之變之疾乃喜有喜

損其疾亦可喜也喜與疾相反舊說以疾為喜

柔邪不虞已甚之致訖乎所以以言為自一皆也

也傷和故疾然何以使能有喜

永康曰允雖以和說為德然全是四剛為主下

至于臨侯故正卦之三方而初二皆陰也若九四

則初初不止較二不中乃有剛之之象有喜中喜

也公而中節謂之和者不以天然之中節而以

陰重時勢比繫其剛為和雖非本來之份然與

信志者異矣乃其休本陽則介性中所自其如能

介疾自持斬釘截鐵便有喜矣其商本寧者以其

位之下當也終有喜者以其德之本剛也九四地

位既高及物自遠象又以有慶言之喜則自其一

身而言慶則阻其及物而言

朱子曰允與二卦之辭皆不端可以移上移下

如剛非之類皆確不移不得不知如何如何允

商允之類皆不其允允乃復是剛書允未和而

了會不仔細允後是聖人則有允允允則中言

如此允理會

九五子于剛有屬子曰子于利位正當也



前章曰九五與九二則中同其害近三上之門  
同其二孚元而五孚利皆何也甘之和柔之人易  
于接仰一信任之牽引雖即即翼喻覺其害當  
山同害民勢所必至以一副名小人則人其研石  
而孚于是孚于利也且九五之君則陽中正其位  
正當自恃聰明剛斷之才不敢為害細細而明  
之時人不能為害而又以此輩偏氣不測柔情于  
制又不足為害不竟妻而信之是則莫解之禍此  
與唐宋之偏任宦官尤切

姚永登曰不曰孚于元而曰孚于利元因其所為  
利者下字特妙即翼喻覺以陳吾昭明象案以漁  
以谷斤吾仁義義其利獨以尚德吾以不以一利  
當小人何守則元正  
陸肅成曰義之九五有元之九五有利之  
當供以位正當言之故君子歸曰大五以正言者  
也卦亨貞舒之以正德休符其正有言者之元  
聖人畏此至是信人又有以也  
何玄子曰九五陽剛中正位當義正則才足以勝

小人之奸當則勢足以制小人之命而有所恃不  
費其孚于利也元非不正當也而吁咻于四凶亦  
非不正當也而畏巧言令色孔士若明皇于其休  
甫孚其利唐者高宗于秦檜孚其利宋者皆焉上  
所恃也  
生三編曰九五一爻當玩象位正當孚利則中  
止之君豈有意志于小人者哉解曰君子雖有解  
吉有孚于小人孚化也能使小人信而服之也當  
人在上乘頑說說其並生故不使君子且小人

通且能化小人而為君子也有禹首帝王親之心  
不以德化九行而威也說其本真不合  
易簡讀曰元五說休身與五健休不同與五健  
其和之德是在大元五說不竟其入之易是在  
象凡曰元五五子五嘉占象曰然正中元五子  
有德來曰以正當象人皆步其象言在一字中  
命以以口元正休之非四為五休中為休其  
孝以重非則以初二為五三四為五五  
秋八月陽書仲秋八月為現事休九月為利之







物之類異同凡四處是未分介亦有者自其類  
尚帶類制之謂之介既之在諸六三按和之入曰  
之疾也四以剛德發陽六三之疾也亦未是疾  
故曰尚元本柔陰陽所故曰有吉德則云云  
五下此三按說新從而本此說則之介分既也  
地之介則如曰柔乃何也故人有知字習之下  
介然守正而疾矣和與明有吉之本意下止  
引元既云上六以陰柔之所最在元後未有靜  
不同六三自進求說必因他人見引然此乃託  
云說不知已此極矣又引而長之本義則云下  
二陽相與為說卜之說云有從時之人人介  
解則云引長已終之說于說元為本元人解心  
則明之主不信上下之牽引故小人說如之則  
晦而長至下元顯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既大德之人建功立德散離出之故謂之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以行水上故為  
之象故為渙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不常  
廟以聚之又以樂水坎水舟楫之象故以  
其曰利貞則古者之渙也  
則復洲曰渙有二義卦有國民無散而  
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渙川是也

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視之也  
李彭山曰渙上恩澤溢如水融釋而水充滿也  
以離散言蓋陽剛在坎中看至于其休得中則能  
通及天下矣所以亨者如此  
因先德曰渙是好字限以行水上散其難而去之  
非人心離散之謂古人心離散何引于卦外  
看是散離之主

李隆山曰萃國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  
以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萬民之



心所以為招摶之術皆所以統攝其心而聚之也

則言曰離麗也而世復有分離之說蓋分故其公故亦謂之離然如易所云離則止有麗之一義與者離為其私意渙散其德澤以與祖考而為一天下麗而為一故曰渙離也說者乃以離按解散當之蓋誤解離併誤渙字

何玄子曰卦之所重在三四而爻所以為其貴二所以為其貴四二在坎險艱難之中四以巽風吹散之則險化為夷五泰已在中惟假廟致亨而已

又曰渙亨則來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東本有功也

渙有求諸陽之義夫子曰聖人教人子行孝悌也此也是要其求得其不能使散子又曰離是麗麗各自能散要之麗人散足而足招麗未決是麗要地相合所以安要麗麗不散使散推此等之麗陰在坤上麗之義定者也陽之坎所在巽下麗之崇飛者也故順以求于兌陽之麗為萃之麗其以求于坎陽之麗為渙之麗故特曰春風正渙上下相為渙洽由明相為慈通有天下一家氣象在爻優也

私記曰夫子本傳曰則來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非自即卦來九五則來柔二六三柔居四得柔之位而上同丁在子卦之麗從父行有九也



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夫在過求其口而失其心  
見東本所以辨陰陽所以濟其富其守其財  
其何以成濟濟之功乎故有以在才求本  
何玄子曰愚按卦中初三皆以陰言陽二上皆以  
陽言陰惟六四得陰柔之正上比九五得陽剛之  
正所謂上同皆以此由六四之柔得位乎外而  
二同此九二之剛所以雖柔居中也而能  
行力只在六四也王乃在中而能行而中之謂王  
省之心渾然在中則不存之乎元言之分自有出

于儀文之外者且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為感格也  
即五爻象王居正位之意若止云王在廟中似九  
味且亦無當于渙矣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夜  
之音所矣風行水上順風行無何不利之有易以  
與言則涉大川者三皆以本言蓋曰本道乃行中  
身曰東本無此渙亦曰東本有功  
邵仲興曰渙與萃名相反而實相類人精理水欲  
自然蕭散思慮放逸則生疑滯守中抱一則務清  
水澤天地清寧萬物得所故彖曰王假有廟泰已

無為則化此有神矣是以初六過陰而困二以陽  
未陰而脫三臨陰而忘身四成貞而忘人五居尊  
忘天下上起然避奉遠害之主也遠害莫如與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趙汝樵氏曰與為風坎為水坎比卦水壯之時  
水風拂其上則渙然水澤詩泰亦有分渙  
云仲春之月水以降水則渙然然享上帝也  
立廟祀祖考也與者渙洽融液之義先王平昔悅  
與天一以之事帝則精潔交其可渾融而九則

立廟以祀其先亦然享而不言廟者享于郊不于  
廟也立廟不言祖考者言廟則祀祖考之所與享  
帝立文也降濟川則與為木渙成則與為風各造  
其質也

新疏氏曰渙者水之動而渙也  
太玄以之象渙范望註云渙有文章故謂之文說  
文曰渙文未明見也與之傍加以水則渙乃大渙  
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成之文渙卦上與風下坎  
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大渙者



無形之物也元所寓則元以見之今作于水上而水動或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鬼神亦元形皆集於渚于即立廟于宮則其象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于廟三而于其而即為而大中格廟焉而本鬼饗有所寓故也

象按口存立廟之心九族只之一月矣存事帶之心宇宙民物只是一月矣將置身于險得乎孫問斯曰莫取風不元本大木之行有跡不若風之行水上為神風行水上其行隱、可見而求至

迅疾去至慈長散之于宇內也則風象達故卦為渙、者先王所以流行天下之大用也

又曰坎陽在下風以散之為渙不取本者巽四金已至本于斯散也風行水不到底只上而為有陽氣在中不從射入風濟為中孚凡大川之水陽氣行久將散陰風便入矣

初六川極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極之為力既焉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

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蘇子瞻曰渙之初人心泄、慈緩困而故以川壯馬建之象云澤川初云川極皆言急也大川之風或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皆轉息千里之意

鄭孩如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岸用壯馬以拔之則吉矣去風濟之舟楫而誇康壯之良驥出險之象

初在渙時即能拯救其勢為順非以四應之與順為順也

朱曰在渙之始正當達救之日然君子濟澤未有不責其人而能成功者九二則本不方乃與所由性也初六陰柔而能之順藉其到陽之才以介時事之渙如拯迷津而川壯馬大濟渙之初時為力將阻之而又有賴無可濟而吉矣

九二與奔其杭悔亡象曰與奔其杭濟順也

俞琰氏曰象為渙散之時奔就其東中杭三四象于上爻而一陽降于二在坎與中為奔就杭凡乘



安車用机占為悔亡雖陰位陷于陰中然得所依而安

楊誠齋曰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沈使九大臣之位達九五則明中正謙益之君沈當合奏而起之與之濟難而光大臣之位守其志願何悔之有懦然而改尹在陽以濟納備之難也合策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見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

蒙引曰九二與奔其机是當與參就其所安也机

人所憑以為安者也故以為象古人席地而坐勢亦唯几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必凭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几蓋子隱几而卧之類又可見之先味一各字各有急來之謂也亦近有策與先據天下之陰居九二以久其故居其則來不旁急而得其所以明也機在事可以漸以恒復雖有悔亦亡之矣兼何計取道中即為計守而陽諸葛計定已蜀者是此意也機一各者未之迷也二則自必未有存象崔子仲曰一則

動于陰中不旁于陰雖有二陰阻陽不為是故机言奔

吳叔英曰机即帆音元在車中心釣竿之駕馬者也帆俞王台即作車中之帆而吳叔英從之甚見

步微曰机本名以木几為山海經華狐之山主机木似偷姑實切

木曰机木也出蜀中似偷姑實切以真指曰山海經

云大荒之上多松栢多机是也中之象木應文其木机之象也指五也

三與五皆九之海象口以與五之象也

本義與五而中五有與五之象一與五皆陽也故在介時能取與五之象也故內卦加陽本此此上口又皆用與以介以言也

多隆山口已松散山為善二之象四之辭三之機是也夫人之所以膠枕散固終不能自脫于膠者有戒而已六三雖至中止而為出此公之上于是



粹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于外自其元物氣  
陽是為口險阻之世非一端也有其理有在理而  
有性有遭理有免難六三在坎之外休否之心否  
之位之地柔則不絕外則入險九三則元之難不  
能介難其散于難而免其何悔焉  
馬中白曰朱子云志在外者是合己役人自其元  
足打破懸疑  
壯馬同挂已所出險天下可有為外離散之休矣  
而必元自其身始故三爻以漁躬言之

何玄子曰三居坎上直接乎巽坎水而散其  
本得水而通三故不自強其躬不可得入其為坎  
將自魚也  
吳叔貞曰三坎象魚身永志以自守一曰之坎  
一曰之巽象人欲其介漁躬之象又曰之坎而元  
則險可以化不特悔亡矣又云元之入也而元  
一身所以唯得水通志在外方是離身生之元通  
所以成漁躬之方是心体真通通故初多二不  
言漁到三方言與凡不有其身而上從肯肯志

在外否初或初是也

六四漁其鮮元吉與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漁其鮮元

吉元大也

傳方漁散之時用則則不能使之否則用柔則不  
足為之依故四以巽順之正且輔則中正之吉  
臣同功所以能介漁也天下漁散而能使之不聚  
可謂大善之吉也與有丘匪夷所思贊其之時也  
丘聚之大也方漁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  
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尋常之見所能思及也豫元  
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  
者二爻之義通言也予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  
功已臣之分也

朱子曰元與否之六四曰與否存亡古人所  
聖人之所最懼國之利則難此味陳康寧  
論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鮮其與日漁其鮮也  
當人心漁散之時各相朋党不能散一惟六四能  
漁小人之私卒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之元  
蘇天貴高又善文章故達其意



程子謂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則是群其類也  
渙其群也蘇子解之朱子題之是矣獨渙有丘俱  
是意解即蘇子亦以為散小群以成人群也予謂  
渙其所聚也此是之言至渙有丘則非所聚之人  
如有丘者亦渙之矣

永康曰程氏曰渙群則雖先人有丘則非平步故  
有匪夷之思小群不過一人一家私見小學暖  
妹：不足為累若有丘則知足以合衆辨足以  
奸欺足以陷世中分魯國雖親親是亦一世之人

心風俗愈渙變幻不可勝言聚愈大則亂愈滋有  
丘安可不渙

何玄子曰吳風為最險之主六曰為其非之上非  
之所以為渙者在此一又朱子謂六四一大未見  
有人好渙今日所聞地而大皆不可渙焉由具不  
詳于非主之義故也

黃端伯曰六四渙其群正象所稱柔得位乎外有  
蓋而去二陰之類而上与九五上九同故又為渙  
有丘之象萬土曰丘渙其群不見人也渙有丘不

見境也正其原時不容微議  
九五渙其大號與王居元春象曰王居元春正位  
也

苟慈明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元春也

王子安曰渙王居者渙之中而上居者北來之居  
所禽聚精神以為大號之本此治無之象一義正  
王乃在中也正位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

唐鶴徵曰血者陰類微骨所積之物坎之所以為  
險全在于是視汗元渙有當五渙汗益結雖解

而微骨之血既有未全渙者則陰之險性猶未盡  
除害猶未盡也其指坎也上与三應則其真邪  
象全坎之故而渙之使之去而不渙未其而不  
變進出而不渙入如其而後奉一世之害其患大  
夫豈能為一己之憂害全乎計此上二所以為  
咎也夫上在于外何以能其下四則事之歸之能  
榮福此之德微如是而安亦四上同之力而為之  
所以益元為也  
象按：口乾而呻此休之正離而此川之中凡言



中正如始五升五以中正如需訟五終皆二五在  
直本其休用合一之德曰位中正如比五終在內  
五口位在中如妹五口居位中如即五終既中中  
中人之太室曰位更有貴乎位六曰位正當如咸  
五書五五五中五五口正位如訟五終以位言當  
言止而中正之德有不待言也

何玄子曰大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其以五兆大號象散人之云而使之聚者汗  
也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號令也曰號汗其人

號者王者以天下為一身故漢周身之正其必有  
大號以與天下更始而後可行凡大命令之下大政  
事之布大計用之發以教訓為口以號汗為身甘  
而如人之汗散心而散一身之氣也故曰號汗不  
是也夫如是則存邪之禁積人而天下之治  
亦察乎可解矣  
却仲與曰正者中天下而立之氣也故有也然則非  
要氣非遠匹夫匹婦以為身四海九州以為身合

則一體散則為方是為漢王居所以號令四遠如  
汗出于心而決于四體也

商康曰漢王居不以散積儲言仲與之得解大然  
王蓋宜長煥極而止位乃稱與右與者聚也古德  
廣大政休于易人情恬遠時事從暢士人有從聞  
之應應民有歸極之想一切與天下解散條盡而  
上下臣庶皆若慈用之慈以曉近臣之慈便見  
漢王居榮榮群君亦如長斯則有次序

上九與其血去遯出九終象口漢其血遯害也

本義上九以陽居漢極能出于漢血謂傷害遯當  
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漢其血則去漢其惕則其  
出也  
項安世曰上九之詞漢其血謂叶皆三字或曰  
不以血遯去乎也小畜之血去湯出焉此不同此  
血已散不假更去人惕與遯之血自外漢血象言  
遠也害則遯其甚則不容作惕與卦中漢上九一  
去去陰其遠故其辭如此  
又曰上九與五同德與到上與之極致漢到北漢







非也惟本義則云九奔而二机也六三換其躬元  
悔疏云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能散其悔傳  
云三不能極時之渙以及人止于其身可以九悔  
而已本義云能散其私以得元悔六四一爻疏云  
能散群險則有大功故曰渙其躬元吉然不可自  
當化至于散離之中有止壇未卜之感故曰渙有  
正匪夷所思傳則止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  
大聚非平常之見所能思變本義疏之但傳解渙  
其群云天下渙散而使之群聚可謂大矣之吉本

義則從元蘇云散其朋黨人不同也九五一爻疏  
疏云汗喻餘貳也散汗大疏以蓋險貳也為渙之  
主名位不可散人惟王居之乃得元吉傳云大統  
大政令也當使疏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決于  
四体則信服而民矣如是則以濟天下之患都焉  
王位為稱而元吉本義則云散其群令以此始吉  
進出疏云進退也上九夢于卦上龍上上險不道  
侵害傳本義云進作惕遠害也疏云渙其躬者以  
居遠害之地故也傳云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元吉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康曰坎為水以流澤元為澤以蓄水一在外則  
流有所道澤在內則蓄有所節之如竹之有節所  
以使之防水而不潰也非容受有限之意節自有  
亨蓋蓋制得中自可通行無碍然而皆中節之  
節天理人情之限制也然世有紛激之徒性之過  
于裁制而不顧情理所安故聖人入以苦節而  
無非準之以中正之制而欲人吉其所節耳朱子

發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用皆曰苦  
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中者秋之繁味仲子  
之庶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何玄子曰節說文云竹約也以竹即節也按節即  
竹節之節竹之所以為節者以其節至均勻有分  
限而不可踰越也應家範疏亦曰節象相止非  
亦曰節皆有限而止之意為卦下元上坎各節  
水也水之流也元而濟之流也有限以有限蓄  
元勞故曰節



彖曰節亨則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則當  
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八地節而四時成  
非以節度不傷財不害民

彖曰澤上有水澤非不潤過其節則凶  
致謂之節則可常有亨道焉蓋水下有澤則水  
不竭澤上有水則水不涸凡人之事有之有節  
度可常勉者如之則新舊不廢而日月之有節  
道焉

洪曰節不惟別柔分也剛之與柔柔之與剛亦各

有分焉一廿一者五與上之分七一安一也三與  
四之分也一通一因初與二之分也卦名節必元  
不節之文平所以節者不同中

夏官明曰時解說以行險句此云人時馬說通險  
則止此與行字不合且此句時係在當位中正之  
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夫子蓋謂聖人因時而  
流廢立防閑以限制之也所以於此且言多險者  
以和悅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而險當  
位句見如此為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

句見如此為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語意本自說  
戒

察藏有云賢人能節庸人能忍而不能節者如人  
情少流過險則止之說則是忍非節官明說不可  
易

高中白曰當位意只作九五爻位伸達指四五如  
此則初九亦可以當位言然二不當位然則中得  
正亦當位却卦位亦可當言明則解柔示於陽而  
先明陽上陰下亦當得位且中正雖指九五一爻

而說險相濟不偏又非中正而何故彖最難說  
爾康曰別柔分處氏謂泰卦分乾三上坤五分  
坤五下安乾三上之謂節如是則分則可與凡  
之三陰三陽者皆可說也別分柔為說者六爻  
言柔柔則以柔指三九而爻言于意初二兩爻  
是則三四兩爻是柔五爻是剛六爻是柔四爻  
單均柔分正是謂別柔分可也則得三四五  
兩爻于意單指九五可也若節上爻有文明自當  
歸之上爻則柔分他卦皆有止是三陽三陰各均



又曰節之與泰分與噬嗑同皆以一剛一柔居  
內外而各為其主之九五九二皆以剛文居內柔  
中是為剛得中則柔分而不至于偏枯而中為  
至于是此泰之所以亨也故曰節而泰分而中  
得中中下大一一也乎上二柔為大上而中一  
剛過于節而節之苦者也  
又曰卦之一剛一柔皆多而此言剛柔各得其  
從節上有降理故曰分亨故又上說各得其宜故  
亦言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胡雲峯曰澤上有水三有所限而且也制數度所  
以定萬用之限設德行所以戒一時之限也  
王龍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右  
者之與常用書家衣服也最不自多寡之故略我  
之度存乎其間使我不逾當下不侵上以見為節  
故貴取上下合安其分存乎中為德登于外為行  
隨時合宜允適不反明為中節如禹稷之天下世  
相子之十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禹子

以同道與之其善讓德行也

陽道方曰民之欲允而財之生有窮以有分本  
允安民于是子始安聖人憂為故安之以節一  
約而歸節也節則裕則通故曰節而通  
也然有時之方亦有節之方財之方自不始節  
之方自適丁節始是丁節則人自有一而不  
丁是節之說又方聖人憂為故安之以中一  
不節亦不過于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直方  
也又曰中正以通中正則通矣雖然中為形也無

形則難守丁是中之說又方聖人憂為故安之以  
制先之九二之去六一立則哉然不可喻法一立  
則源平不可紀上下有分名各有守其財丁湯  
氏不吉矣非以上之虞取然後為傷害也下九利  
度財財以修自害已下修止其此也下九利  
大其聖人之制度乎

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月六十而為節月自  
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初九不出戶庭元吝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註為節之初時盤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則此  
寒感于陰陽不出戶庭慎冬不出則從中而也  
也  
傳又辭于節之初而之說字故云不出戶庭中  
也象恐人之出于言也故復明之六四當此  
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  
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  
君子貞而不諫係辭所辭強以言者左人所知唯  
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本義中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止居節之初未可  
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象曰一戶之門戶在口故節初肯其不出民  
象曰此心若走作耳目口休言其不出為  
此心之致皆緣境生起今言便看境時為是而  
明處透漏一般  
朱梁山口此象所該者廣在學問為含章在事  
為制業在言語為簡默在川財為儉約在立身為  
隱居在艱陣為堅壁係制止以言語一事言之尤

答者不失言不失時也  
何去子曰程子云古者堂室之內為室室而南  
為與室東南故一旅以出口戶之外曰堂下皆  
謂庭庭戶庭外則謂之庭庭為門初則幾九二九物  
有口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  
九一不出門庭山象口不出門庭山火時應也  
初則還到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休二  
北又居中不應則節乃高九自賢以應為馬所以  
致山不出皆以節取義

節汝光曰君子之季周將有所用之也初之不出  
中庭後有所不得已而二亦有所不得已乎或謂夫  
臣之位非乞也也若則德之君非乞也然且不  
出門竟何與躬補綴奏請之位而節業以門為安  
矣釋問問是時之地而託事之生皆應以操決  
致定准之杖而託之謙以應之如矣以此為益  
損其君典天下于一師而憐之君也不宜山子  
六三不節若則咎若九三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胡復胡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五六一



又今自三爻現之坎水自溢出于亢渚之上初止  
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以此見口之開  
故又有嗟若之象

章本謂曰節三嗟虛水澤滿而溢也節人節而過  
後能嗟是嗟則已仙于已往而知節于將來則能  
自悔若人誰咎之文辭一在下為是

涉口不節之嗟非以下節而後嗟也一事不節一  
事歉然一日不節一日歉然自嗟自嗟六三之六  
待如此也雖六五不嗟若是一証持守如此又誰

得而咎之同人初九又誰咎也是亦一証恒九三

不恒之居節六三不節之嗟予亦有說以洗之

胡雲峰曰人誰咎也此二見內卦象有二同人初

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節與節六三又誰咎也

咎自己哉九所咎者人也以此卦三之辭來當有

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文異故曰又解言

之諸卦之詞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節道之辭非

可例論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永上進也

楊廷秀曰六四在坎之下管水之配安為自節而  
斯然不溢者也

似言口安是安分之安故夫子以此永上進之  
若性安之安非四系能到

象康曰安字昭下水字有是順而之所是作之謂  
永上進者永上中正以通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註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心不傷財不害民  
之謂也為節之不善非甘而何斯斯以往有尚

也

胡雲峯曰他卦之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

節天下者也即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

通者也五本坤休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

三則我求說于人故无咎則在節之六則人自說

於我故行有節

朱曰當位指九五八非正位坎在五故以當位言

之中止者五中正也

易微曰甘者味之中正九五之節非一才節也緊



天下之患耗而為之防其滋故庶物氣縮而為之  
制其過酌人情之低昂而札禁通上下立通周  
之集而風俗變乎四方是以知之中其意合人  
心猶味之甘美適可人口人人樂之其味自為  
者天下萬世通之而不敢違而所謂中其意者  
也  
枋勝曰書曰稼穡作甘夫稼穡豈有如飴之味哉  
然人不能終日服飴而可以服稼穡則聖人所謂  
甘者可得而知之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子曰上六貞凶悔亡與坎上六過池而困同  
若伯夷叔齊既元有陽以予其德行聖子以是陽  
為衣履給多服宜五升飯而先小予皆不許飽  
若此者有苦節之士象曰不可貞故凶用自貞  
配禍福則元悔可知  
蘇子漢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施一月亦可以乾  
天下苦節者不可以施天下而可以施一月故甘  
節之吉其性有尚而苦節之凶其悔亦亡也大矣

楚雖蠻夷以其德理之雖小可以寡尤士君子不  
可一日不存苦節之心耳  
止建安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  
吉初九亦四九五當位是也故五吉曰亨初九亦  
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  
亦而凶者則以當節之強告上之勞故其取義又  
不同也若以其兩爻相比者而視之則爻各相比  
而相反初九二比初不出于戶庭則九二不出于  
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曰乘時止則

有安節三乘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  
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道中則為節之苦上  
反乎五者也聖人于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吳叔美曰尸在門內所以居身于此不出是謹恭  
其身之道故九外門在尸外所以通行于此用  
是開塞其身之道故凶口以收節之最難而從  
起處詳慎當不出而不出塞所以為道也先澤說  
物流通為貴而與人己流行當出而不出宜通而  
失時行之極矣三正是亢口極步不節一失便嘆



何是夫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已則子未得蒙

按即解其曰議過行既云德十者人有堪任之要

書誤人之德行任川皆使若正德則存諸中為

德發于外為行議謂自及以中節也如九一之既

云得立制度有慎而士以民思之以修故德不

出然後事濟而九德傳本則皆以君子不守能

節而止之義九二一之既云初已制法至二正立

若猶居之則失時之既可施之申則是義失故曰

中也傳云失時之至極上六一之既云為節道右

不可復正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

節終身則險約无妄可得无悔傳意乃云苦節而

貞固故凶悔則不為貞固之行而止是凶矣本貞

則云苦節雖正不免于凶然此平介倫故德悔亡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來去病人憐者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既信發于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出隱豚者默之

微既人王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矣

不得野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微隱獲吉顯者可

知既有誠信无破萬物得且以斯涉難何往不通

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止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傳豚魚真物之唯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

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也涉川于

守信之道在于堅正故利十貞也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先于其由而外初不

行入之此中孚之体中孚為虛深外能既不得入

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尔康曰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中

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体言之為中實皆孚信

之象此本義所說取其象耳或以三四不可稱中



風能萬竅怒號為實水中實不受風用括者以之  
謂風與澤皆實不可以是謂之中應亦是一理實  
生于虛：以字實虛實于象皆可通也依魚言脈  
魚先知而有信如豚魚則吉也利涉大川言信  
之地惟中孚足以濟之有誠有信自利大川不專  
險唯一邊利貞為義與大川无間信而不貞則其  
失之殆：既失之徑：矣利涉利貞二利字連下  
文與四德各出不同  
郝仲興曰初上兩奇水色如鳥卵曰孚字从爪从

子鳥孚以爪抱卵悅以異應期而化子從中出故  
口中孚初上象卵甲二五象中白三四象中黃卵  
中有虛實是為祖炁魄抱魄而成變化虛在中陽  
是所棲也實在外九變外而也中黃化五臟外白  
化羽毛至明中折子飛故初象伏惟上象乃火也  
人曰竹中膜為孚故卦有中者少之含子象中之  
郭：實而含虛故城小之郭曰郭五穀果實甲內  
之膜亦曰孚郭以衛人孚以藏仁故郭內也居在  
來所以通也孚內亦虛生氣所以通也中虛於物

孚信有異中孚為孚：存為中實生于虛：以字  
實：不生于虛則其實皆偽也故虛元者為物為  
事之祖

方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之抱子以爪下覆而有  
之乃成其子故曰覆乳象傳每以信字字品以  
柔又孚丁則為孚而以則又信柔之字乃謂之信  
孚字竟作信字解不得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異字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反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楫也中孚以利

貞存應乎天也

註有上四德然後乃孚信立而虛神乃化也柔在  
内而剛得中各當其新也則行中則貞而正柔在  
内則靜而順視而以柔則中孚不作如此則物无  
乃統教矣之行善而為信發乎其中六魚者為之  
幽隱者也豚者微之微誠者也車說之道不具中  
信之德淳若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草木子因  
舟之虛則終已元滿也用中孚以涉唯若未舟未  
虛也盛之至也



既天德到正而氣序不妄是正而信也今信不火  
止乃得應乎天是中孚之盛故頤所以利貞也  
胡雲華曰豚魚至愚無知惟信足以感之大曰至  
除不測惟信足以勝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虛  
戰和群男女相訟上大元覺小人出肺肝相示而  
違背之其為子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也故又  
戒之以利貞  
俞玉潤曰及者比並之意非純受之及也謂人之  
不失信比及于豚魚之信与荷序德如羔羊類

考筌孺者率以實訓誠獨中庸以天道為誠以不  
思不勉為天道思勉不行淳華全利此處之至也  
虛則誠不虛則不誠現中孚卦休尤為教者按中  
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美孚蓋以得中之剛孚  
任內而柔為孚初不以在剛剛柔為信而為多  
中孚若元得中之剛之德而徒以思勉不行得中  
盡利為虛亦非夫中庸之旨玩中庸得中二字此  
豈如浮雲之映空浪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  
之南窗之類哉是望下里之辨固在此聖學不得

大明亦在此是不可以不辨  
張氏曰按中虛中實只在一念理欲上辨悔新言  
之詳矣然虛實象元而休柔在內句只形容得一  
個虛而剛得中正此得虛之中為理皆實虛實一  
中虛之一字是通章血脈  
程敬水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為利  
利涉而曰升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無形  
虛之象也天元心虛之理也應天者以其太虛合  
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

也  
章本清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之人  
之信能如豚魚則吉耳蔡言曰豚魚濟中之物俗  
名江豚澤將有風則子出水而有雨則子而南  
有北風則子而北舟人操舟以風信應人皆曰江  
吹浪夜還風：澤之卦故取以為象蓋其為而在  
兌澤中以應巽風是也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  
感及豚魚故吉則違其本矣物之九知惟豚魚即  
止于中孚無能豚魚冬至元朔而未故為信物魚



類未多信

像此曰狀魚亦雅以爲鯢一名噴魚其出有時  
以冬至後來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  
未足信之者或以爲此物不江江縣時生後  
還取更似的大板魚頭之象多有信如鯢以久立  
齒以正月空穴理至次至如三月桃花水至而  
鯢肥是鯢亦以三月通河上龍門破一名石有其  
未以春名春未至秋化爲兒是當出石首皆以三  
月八日出故江賦云鯢皆順時而徙遷

蘇君禹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月出之孚  
有諸中而後能化也月出之孚是象而謂之  
則類易焉不中孚之內而謂之生故之象乃謂  
外止則得中然後爲中孚也  
尔康曰中孚有信在中也一曰以孚在內是  
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卦中中孚所以  
爲信此中孚之義而虛即實也分是法皆非  
又曰中孚以利貞分兌之說以利貞小畜一過以  
利貞川則貞皆是二也非謂利在子貞也利貞利

於事貞者貞於理說而用此是以有上之而用  
人上子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區大之說誠生以害  
理中孚以利貞也十泰之說害政乃道也此以  
以信貞也陳仲子之道能勝生而信者此以  
利貞也

象曰中孚有信中孚者子以信爲信  
傳澤上有風順上澤中水休成故能入二人  
成故均能應之風之物于澤何物一曰于中故爲  
中孚之象古于見其象以誠欲與緩死也子之

議獄盡其忠而已十決死極于惻而已故誠意嘗  
求于緩、寬也天下之事元所不及其忠而誠  
欲緩死求其大有也  
鄭元錫氏曰風者感澤中虛中實善受大恩大愛  
小感小愛疾除感即而愛命受於大澤見之水中  
實不入風川浴有知之故象澤大恩感水不口澤  
中有風以風不澤入商  
朱子曰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  
澤水物誠欲緩死則能感人心



徐子與曰象言刑微者五聲嗔言豐強中孚言收  
象離明謂其教曰言實則刑不當乎嗔嗔豈取  
實言強強取者言嗔嗔去則豐則多故非所以  
致其決元以懲物也言道于文旅不留獄非止止  
或輕刑矣明川無時故五卦離明不揚威則有  
時而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是離立休有震畏而  
又先以疏之與以後之聖人即象而教見于謹刑  
如此

黃氏曰風蠱水洄所以布天下之生氣也故君子  
以議獄緩死

又曰風感水受疏其是清風行萬水力無加  
冬水之固川味厚而清春水之固川味薄而酸醎  
家最忌米味其明驗也

簡康曰澤休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

傳九雷中孚之初故說其在雷其所信處度之度其可信而後從也若有他則不從其無妄初與四為正應四與休而居止無不喜也又以謹始之

揚誠齋曰虞雖訓受亦防也言微哉無虞乎哉不虞是也邪不問則誠不存家人之間有家中守之虞皆見丁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九也故九子皆以志未變贊之



薄以終其身表如儀曰無是心中安插處意分而略使不問遺誤言欲其善之始也有他不能忘其是之卜終也故曰志不變

又曰廣祭名義者祭也當休養丁土之後亡之書其法迎其神丁家而安之立為本主使神附焉孝子斷時皆攝恍惚之情收攝依附之體此心何等誠一虞之為良即詩經其是火之終也歸曰山理氏以虞為祭名甚合孟易又所有祭祭名者如川倫子語是也以虞為其受則二、三意意中乎至

### 誠之道哉

却仲與曰無玄鳥也秋去春來元英之象此巢室宇視人之象安能不知其則不又子切又象鳥伏子故為有他下無

凡二鵲鳴在陳其子和之其有妙言而前言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領也

胡雲舉曰人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也中乎和入机之自物好爵尔康天理之日平也  
劉江餘曰二五皆剛得中中乎之象也凡有血

義莫不尊親何必執定集之和而爭果又予一不占一無吝者不必即其應而已有其心已有其位

中乎和六得其中心又為恍惚誠應應與八日自相孚契各得其領非為應接各在其來非為結約為鳴子和天既之自物也好爵尔康天理之日乎也二五同德因相孚其凡二五誠在下誠能物物凡居民親友無所不孚不專復上也不均凡五更得

又曰廉方本一作廉堪答同云散也子夏傳陵續本作廉京考本作制漢書賈山傳自下制上制以之也傷川修云廉者唐叶其子和之相親而喜謂之雁鵲鳴以相和哉會好爵尔康天理之日乎之步說也今本作廉之牛經也取係思之大端之不同然俱要改字字終不若史記漢平皆被廉証上指休微垂親猶言與好爵相怡服也凡此為得易旁通曰中乎九二好爵當是好雀孟子為最嚴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乎四文皆取象



于禽獸有他下茲鳴鶴在陸氏有好馬匹亡節  
音登於天

六女三子款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口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

傳款計款也謂所天子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  
以虛中為元象之也然所應則三四皆正故  
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亡故司鼓之單志乘之  
有既有所係唯所信是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或歌果物息憂其皆係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本

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

尔康曰此又陰邪不中不能事人滿腔私意到處  
作對故鼓罷泣歌其意恰思而不能自主如此蘇  
君禹曰乎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不乎則一室之  
近孰非吾故至丁款之貴夕則吾自不能自安性  
情不能自主作心來來皆大害度所謂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

又曰六三一人在卦外柔在于內為中虛之美在  
本爻陰邪不中為得款之害只就本爻其義自足

王輔嗣以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樂之下又曰本  
與情為相易與以三四俱陰故子款伊川以四  
之乎言已應上九故子款伊川以三四皆上  
月之極為敵俱非不如蘇君為之說為佳  
楊川終云罷音示叶款為休塞象少半滿情前  
相幸無有而既無他

六四月幾望為匹亡九幾多曰為匹亡之類上之

既云三幾已幾其本已之者幾三幾數則去其  
所幾故乘三之類如為之亡匹上求其五下與三

平乃得元

本義六四陰居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几望之象為  
匹謂初與已為匹口以絕之而上以信丁五故為  
為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元吉也

尔康曰卦以柔內或乎全是三四而文三九夫仁  
故鼓罷元當六四以柔居柔謙和中止中孚之故  
美也月幾望不盈也為中孚之虛象為匹亡不克  
也為中孚之公象人心休止是虛公天下亦唯公  
虛足以服人二象形容虛公最切月几望不必作



上比于五絕類不為作絕三之類絕類而上皆絕  
起獨上不可實指

又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比陽而在婦妹之五

以應陽而中孚之四以應陽故也

絕古作類以系以刀以目以色以

九五有孚孚如九登象曰有孚孚如九正當也

民故新曰三四在內或故五二以中孚孚孚記本

孚則說而初鳴以初則孚亦其本孚則其而為自

以上則孚則中交孚上維下繫古因結之而不

解是為有孚孚如而化成一即人得尊道之象

亦康曰九五則建中正中孚之實而中孚亦為子

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二五之應則切矣

然九五否尊治人當化即之止位其及人象曰

孚黃尤不必指專九二也証云孚如者係其信之

辭也處中誠以相之之時當守位以為群物之主

信何可捨故有孚孚如自元所答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註翰音飛也飛音者飛而實不飛之謂也音非之

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象忠為山象華美外陽故曰

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成矣

貞凶雖正亦凶又曰貞此不復終其所孚故凶人

亦康曰為翰音九有是語焉此九是極其利故

曰翰音登天世說新語朱博翰音登天下懷鳥

無翼而飛故翰音可見不為指鶴也吉凶之應下

者莫如音故取此以為信不知世說乃人之易語

何可為據其為以：精為雜象貴然物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

孚小過皆不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

中不凶所以敬位言集都無常也

亦康一口卦名中孚從系在內到得中而取故大

子傳系隄先此語而系在內九者先為及現三四

二爻三以得故四絕此此又若不足上系之內而

所謂有孚之孚鴻鳴之和獨二五之利能之此又

何以說大抵孚貴中不貴不中：則孚不中則不

孚二五中也而三四不中故孚之非但取以德不



取同情同德則孚而其同情則孚而昵語非以相應為信孚非以同德為信既相應之孚則有不中者矣此孚所以獨名中也然就文言之中孚在二五就卦言之中孚在三四非二五之孚如不得名中孚人皆知之非三之得數四之亡為亦不得名中孚人未之知也右卦之有微矣三非欲孚六之但不中不止起倒不定得數者未孚也或鼓或蒙亦非求為決絕者可見

按中孚解異同疏云魚者蟲之幽隱豚者默之微

賁傳亦云豚躁魚冥又諸解謂江豚知風有自然之性惟本義則云无知之物說而美孚乃化印也註以孚為上為乃化印為句傳本義則以此而美為一句孚乃化印為句云如是則孚乃能化于印固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疏云虞也當心于一故更有他求不能與之共相燕安傳本義則所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言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我有好爵諸家多以為爵祿之爵惟本義謂之懿德吾與尔靡之疏云靡散也

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傳則云我有而彼亦繫慕悅好爵之意同也本義亦然云三才既疏云三與四俱是陰爻然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各有應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傳本義則云六三得九之應為匹敵為匹也疏云柔三之類上承于五傳本義則云上從五而不係下初上九之翰音登于天疏云信乘則許起右為于翰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何可以長傳亦云翰音者羽翰之音登于天虛聲元實惟本義則云雖曰翰音



小過

小過身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此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  
過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義明小過之義亦有  
彼同也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君子泰養過子  
泰之例是也褚氏曰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  
為過等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同  
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為過等之行也即以道左斧

卦名

周家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政有亨道唐叔  
曰因其過而吉川之故亨傳曰事以有行過而反  
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  
爾康曰小過小者過其常也程子曰宜為小者過  
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一過之中又之雖直然  
事所合宜杜預當論事體過暢亨也人心固通利  
也不失其正貞也小事大事如不悞無則之事為  
大道泰過陰之事為小其案休有大小理無大小

徑行直前力量氣魄謂之過于大謹慎恰當小心  
顧慮謂之過于小况下飛鳥之象可見鳥體飛而  
過之象也飛鳥過之音程子所謂過之不遂正  
小過也身過音留陶詩之未飛遺音古說之鳴  
又此此可一證或文謂之音不曰鳴而曰音是  
音遺在下則清和婉麗曲折可聽若上則鳴鳥不  
聞矣人如身在萬處鳥鳴在下其不聞此其  
音因卦象乃指飛鳥曰飛鳥乃及遺音以遺音直  
下不宜上之理不似小過之過人處小過時以過

泰過檢過來推之此時不過是為正理如其式過  
亦得惟情不當過而過之而方為不過其脉絡  
理中我待故最為詳細必能如此便得愉快故稱  
大吉如過于上則為心傲氣怪理外踏眼不可  
勝言與飛鳥音之宜下不宜上一理也  
又曰不宜上宜下言為音也大吉者言小過也以  
喻語解正語以正語解喻語古人此言離合相附  
圓通不碍世以大言言飛鳥遂謂上六爻有亦言  
鳥爻甚有言飛鳥之為鳥飛最高肌骨七羽一時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剝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鳥飛則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也

則子卷曰小過之亨利貞三德也時宜小過：利  
近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通也故曰亨然也于中  
為利于義為正而後可通者德志于隨時以亨通  
而傷中悖理則非小過之道也故曰利貞利可小

夢以不覺而醒之曰有是身之家身之所以解脫  
 是達之旨也達之曰一也一也字成矣而任公是  
 以解 夢之是也此解夢之旨也  
 楊敬仲曰不達上之一大言也夫上之達也  
 也一也達上之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一也  
 且不達不悟  
 俞王吉曰不達之曰不達也夫一也一也一也  
 鳥之夢也死也之夢在口乎凡一也一也一也  
 是也一也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卯出故小過有飛鳥之象之謂二剛在中四陰在外翼之飛鳥無翼之象皆繁說也宗之鳥直在下而不利鳥頭在上而不利鳥尾在上而不利鳥尾在下之義上通謂六五乘九四之剛而在上也下通謂六二乘九一之剛而在上也若就飛鳥言之則翅以而上為之頭以而下為之尾也當此不宜上宜下之時師可恰喻而後是也伊川曰所過當如飛鳥之道首鳥尾尾鳥首而首已過也當能相連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耳不能盡是上鳥

事不可遠過其當在得其宜耳不直上直下之禮  
鳥音取直順之義  
鄭則中八口不直上者上二陰不陽也陽而上日  
陰所宜也直下者謂下二陰不陽自陽而陽生上  
進之化也  
章末由口中字後起以小道中孚之休以爲象在  
中而成小道則震艮二陽在中而四陰進于陽之  
且成也由是兌震巽坎陽立夫中孚小道則既陽  
各以類從大自卦休現之震一陽本在下二陰一



陽春在乎上燕雲上長下則一時在山一水在  
陽大陰小所為以小過也此六爻四時皆過推一  
曰山過防之曰水過過之曰以二陽乃去其主  
之故也過年數動于上如五五以陰失陽故  
不止上長上下下如初二以柔失剛故下而宜  
下且不止有時之謂也即如二五之過有時下宜  
過而過之年有時有不宜而七則過而宜君之  
止近故諺云小過之貞未易言也  
像抄曰大過人有過也曰剛過而中小過小者過

也曰柔得中其所謂過皆有余之謂大哉其大如  
獨立遊世等事小成其小如過春過秋等事  
初不遇則過亦不足是過中故人過之後受二  
以坎南之中小過之受受之以既未濟之中君子  
以天下之世論則三人是以家身論則是小過  
大過以剛大有餘為剛中之能事小過以柔小  
有餘為用柔中之能事剛中又英元之柔之剛柔  
中又寒暑之剛之用都不是過中之道又其為以  
坎為剛中而為柔中故道小大而皆亨

尔康曰小過三四以為剛失位不中是失乃大過  
三曰亦失位也熊過氏何以為中曰小過揚三四  
而失受失位之地不可稱位而不可言中若大過  
中四爻皆陽剛并才乃完全在中三四之得位中  
以二五視言之也  
人曰小者過而亨凡仲連曰過行小事謂之小過  
順時務俗雖過而通謂之所謂事有時義而亨者  
故曰小者過而亨也過當之事雖是而激自其則  
時仲連曰矯枉過正應時所且不可常也故曰典

時行也柔得中則有女從道宜之妙故可小事則  
失位而不中則元陽實潤大之休故不可大事凡  
三則到希則宜謂得位而分曰失位可見三四非  
位則以二五為中矣  
人曰既為道之音言故道而不由未上其道而不  
過也鳥以飛過而音響所通也如見之應一可應  
其音未過也鳥沒而音有即不言道而音道言  
止見不道而在上乃得應其音也以是乎則鳥飛  
甚合杜子美詩曰身輕一鳥飛頗得



又曰九三九四以二陽為兩本卦主爻人主德一  
卦之中故兩爻皆曰弗過志之也上六陰爻陰位  
小過之故曰過之也

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山主二雷震于陽山日  
作效一然而已此小過之象也陽明先生夜宿天  
池月下聞雷次早詢之曰天下大雨詩云昨夜月  
明峯巒宿曉二雷聲在山巒曉春却問山下人風  
雨三更後亭望觀此亦可証雷小過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已上以行過乎泰喪過乎東川

### 過乎儉

丘建安曰雷陽聲之方伏于地中其聲未發於卦  
為隱出于地上其聲和暢于卦外其聲在于天上則  
震聲宇宙于卦為大壯今在于山上則已離于地  
未發于天其聲小過而已  
胡雲峯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義如不覺其過是  
過于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于恭敬過之小者也  
又以為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蓋可過乎恭不  
可過乎敬可過乎哀不可過乎勇可過乎險不可

過乎吝也人以為不可甚過蓋過其止之甚則為  
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食也  
也

范崇山曰時有恭趾易之象故上六爻辭以  
悔時有短喪之字予故為崇山之以出而時有  
三端反時之會仲故果于矯之以敬重雖非中行  
而又以矯時為矯也  
楊止菴曰諸儒或以謂此二者皆人之小節之獨  
立不俱進也九則乃大過之節本卦蓋大以過六

小以陳蔡取象非巨細之大小也君子亦一也非  
有大道之君子又有小過之君子又非一君子而  
過失過則有大過人之事在小過則有小過人之  
事也夫既有大過之時有小過之時君子各因其  
時處之以是時之道所謂變易之道此大義可例  
又其言曰非有取于過也恭以秋端來以秋易儉  
以秋會其過以補其不足是于平而已是過至  
此所謂時中也項氏曰時當小過而不持道則執  
而不道也理人論人皆因其道而達其為道是



不知自處之過與故時之過非知小過之真

初六飛鳥以山象口飛鳥以山下言如何也

得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丁巳之復初

休小人喘步而上有危而下所當戒以言者已也

不當進而過予其過如飛鳥之過建而以一蹶

疾如此所以過之速且速故止其及之

胡雲峯曰大過有棟桷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

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外故于初上言之

然初二五上皆翼也初上言之何也鳥飛自生

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十初已山飛于上可知

矣雲人戒辭與坤始同大過之初過說明之否小

過之初不說以有吝

尔來曰鳥之是在翼一之又在翰初與上皆言未

安附會二五以飛其上之之勢飛翼之有翰也

用也鳥飛輕故行重此有初故收止之人言初

飛鳥則退飛甚矣鳥有年而翼其以飛翰未可

從之以輕雖重以外制內以未收未足多未大

未收之乎故曰以山象六之初而已故以之象六

可執葉故曰不可如何

又曰初六飛鳥之以終久飛鳥之過其有初六

得小鳥如此安得不山而此六之過其有初六

之

二過其初過其初不及其君之其臣之其子之

又其君臣不可重之

註進而得之謂之過在小進而當位是而得之

謂之初也初也謂初也初者吉曰初中九止者之過

初而獲二位故曰過其初而獲二位而獲二位

惜其才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過其臣元咎

尔來曰二又柔順中正過而不過祖妣君臣俱是

設象雖過其祖而遠過其妣不同之以而得之妣

可也猶弗過祖也雖過其君而不及其臣不許之

君而得之臣可也猶弗過君也不及其君即其過

其君乎君不可言過故以不及其君言之其語皆

人家子弟有跨灶橫樓之說古人臣子君州野臣

莫及語聖稱天降君之語非所且能人子恐人害

辭故以不及其君臣不可言明之意以解其理



以文辭詞也。詩古人言不直重句如使有聲。用句  
德之河漢。  
人口作前解已。直見諸篇。之有是言。使易。空。不  
不可言。道。名。故。口。不。久。知。言。一。自。在。不。中。其。子。知  
道。也。此。高。得。之。  
又。曰。六。又。通。例。每。久。或。指。其。人。或。指。其。事。但。其。各  
有所指。不。思。舉。本。卦。道。理。以。明。之。可。大。象。在。以  
示。如。震。初。師。初。是。也。右。此。六。二。又。舉。此。名。臣。以  
明。道。而。不。過。之。理。類。三。又。舉。三。項。一。以。明。同。意。

致一之理。不指人不指事。而兼全其理。以當本爻  
之義。易例之奇者也。

御伯。五。曰。前。輩。祖。妣。右。臣。氏。各。不。同。為。藏。其。祭。曰。  
為。祖。二。為。妣。為。臣。氏。也。二。為。臣。曰。為。祖。五。為。妣。皆  
也。二。為。臣。三。四。為。祖。五。為。妣。為。臣。氏。也。四。為。臣。  
為。臣。五。為。妣。為。臣。氏。全。舉。易。記。也。二。為。臣。一。為。祖。為。  
右。五。為。妣。妻。稱。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小過之時。陰衆而陽寡。陰過于陽。不能過于陽。  
也。九三雖利。豈能敵上六之衆。故曰弗過。弗過則  
當思所以為之防。故曰防之。此防之。六人曰從或  
戕之何也。謂衆陰用事之時。不身處小小之中。而  
上六小人同應。而君子于此唯當止而防之。不可  
往或之也。從之則徇自外至。必建或者。發害之凶  
也。

象曰弗過者。不可過于陽也。一。曰。雖陰陽  
之而。陰在陰中。勢又不盛。而二陽雖然。在中。然全

當群陰盛長之時。而二。雖然在中。然全其守。謂陰  
弗過于陽。更于伏陽之意。為得然。此又以陽言防。  
本象以強止為群陰所嫉。不可不慮。故戒以防之。  
從或戕之。者。或從而戕之也。內卦以二。身橫長于  
二陰之前。有隄防象。凶如何。首凶之甚也。

胡復湖曰。朱子謂弗過。過之。是。向子為乾句。此謂  
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亦當。兩字為乾句。蓋小過乃  
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  
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



從二則彼或得以成其面而矣二則在下有且  
之勢故當防

九四元咎弗遇遇之往屬必戒勿用永貞此之  
遇之位不當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

上遇之時陰應主事聖人推恩賜成已而九以  
則處柔行是乎泰小人雖在勢下必欲安其有咎  
聖人言其得免故未暇措辭而遇之曰元咎弗之  
詞也已乃通其實曰弗遇之乃功也而曰元之勝  
喜其免之動養心繫語也此處小遇之時唯察如

此舉足即危故曰往屬中心者惕故曰必戒凡事  
不可任行故曰勿用操持蓋當堅固故曰永貞勿  
用句永貞句

前廉曰遇之是作意調停之法亦是無心任安之  
法遇之一字最是善持小人妄與遇聖人則然使  
君子居位得中安強凌盛其駕取小人則自有法  
何必許多防維營或位不當者歎之也亦憫之也  
終不可長二字但川音是而義非必戒者言持心  
思致警擇且界限審美不可以求遇之為或致亂

群小人故曰終不可長也

六五吝嗇不而自貶而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吝嗇  
不而自上也

象曰小畜小過皆言吝嗇不而自貶而公弋取  
彼在穴象曰吝嗇不而自貶而公弋取彼在穴  
多陰少則皆不而也小畜以一陽畜五陰少  
陽則不能同乎陽故曰吝嗇不而自貶而公弋  
取彼在穴陰和而不能而矣小過以四陰而二  
陽少子陰則不能同乎陽故曰吝嗇不而自上

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而矣

又曰初上象飛鳥穴不能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  
象不言射不言弋不言獲而不言取不言于焉而  
言于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

揚廷秀曰六五之君何為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門  
亦不能勝群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矣乃  
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  
不能射也則亦求其棲宿于巢穴有弋而射之不  
可虛矣晉明帝弋取之虎唐武宗弋取鸛之豹



是又為天子之職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  
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人以為強也且  
則吉之勝王亦易嘗無有為之者哉六五實之上  
已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山是謂災眚眚者言多凶也過過  
之已亢也

象曰曰以陽承五故弗過過之上以陰過中故  
弗過過之以陰在上過之極也而處鳥大馬元酒  
如此羅網懼之是謂災眚言自外來者自內出也

中故也俞樾屋曰六五之上謂非已道也上六又  
過甚故曰已亢而己字俱是已甚之已

又由易義有在本之說者弗過是也丘氏以二比  
三三比四故曰則柔相濟謂之不道者則非有在

通卦說者防之過之是也丘氏以三爻之防謂防  
下一陰四爻之過謂過上二陰者亦非然也通以

陰弗過陽言則亦在通卦上說矣極之易卦義理  
融洽精神流通學易者莫元語下

又曰熊南沙謂上則柔剋不道上下則水陽故

宜下輔剛本言出坤翔至王商直謂曰五六位故  
上之二三得正故下兩五二八乃得之若餘三陰  
直止止不宜害物于而過之其不則去揚止卷曰  
上柔比五所求則三初柔比所求則下三以柔皆  
止已

胡雙湖曰此之與四五相承九曰曰出而過之上  
六曰弗過過之弗過過之者防微而為是過乎陰  
反過乎陽也弗過過之者防上而弗能過陽反過  
乎陽也小過陰進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

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過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過  
之期故四言過而上言弗過亦可見也過鳥離之  
取遠過之象然則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存主以  
執甚焉此可為小人進退者之戒

吳臨川曰此卦初六與九曰九三與上六皆又之  
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  
无咎曰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既戰其  
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皆則其辭決何  
也蓋陰柔過陽則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言柔



而能下也三居則好上下則山或可免上則山不可免矣此初四之辭所以先言而後言二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與呼鳴嗚嗚然有不卒而除斯時者可不知所以自憂之道哉

洪氏曰飛鳥以山不如是則不山也夫鳥一人非机有可挽之飛鳥離之山既以是而山也已定之大其學不可追也重人語立身而在人所自求耳

劉去非曰六爻皆通也初豫以始納二言于過舍

三明後過之義四亦改過之則五上皆結叙也五違其貞而六方寸元

鄭傳與曰過有三爻有過勝義陰陽陽也傳云小者過是也有過去義大者太柔也傳謂剛決位而不中法也有過往義行不相過也傳云五剛行是也過勝過夫象人有之過時不遇剛重人不克為也過勝過夫象人有之過時不遇剛重人不克為也按小過解其同飛鳥遺之音說云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傳則云過之不起也本義卦云休內安外處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六二

過其祖過其祖云祖初也六二居山麓中而正故謂之祖已過丁初故曰過其祖飛鳥中故云口過其祖也傳本義則云三爻曰川而祖過口而山是過祖而過祖也中過勝之義云不能是過而步傳本義則云不能過勝小人則以剛人以柔為鳥能句勝之為一句從所勝之義云飛鳥上六則有殘害之山傳則云若弗弗防小人則飛鳥而敗言之矣勿用六二自說云以斯而憂丁辭下之中上其任不可用之以水行其上也傳本義則云鳥性

堅剛故戒以隨且不可固守也終不可長也傳長作上声朱子以為不然公弋取彼在穴說云以小過之才治小過之失能復小過在隱然有有如公之弋獵取得在穴隱伏之義已傳則云五當位故曰公在穴指六二一五無二本非相連巧弋而取之而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家雲不能成而也本義從之飛鳥離之山說云以小人之行進而弗過必遭羅網其化飛鳥而元龍七雜禮說傳則云六二而動休安過之極不與理過動皆過之其義理道



14)

既濟手小利貞初吉終亂

亦樂以爲小成。古人所謂已足也。御日可也。有者。

三 晦 尋 位 俱 在 陽 上 俱 未 然

44

蓋時以濟名若元惡之形狀亦既失其故刻

人以組天也

示也。然止則亂其直窮也。

五之六不占也。時經變易也。望人主

清  
定  
之  
大  
益  
所  
以  
之  
時  
時  
在  
此  
其  
中  
所  
在  
之  
地



不物極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死之所由起  
凡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則柔順  
正位雖當而氣机之運不可使一息而停焉二人  
身心大氣降腎水既升可謂一息而停焉二人  
於應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者不升哉一息而  
停則運動之機復動一息而停則運動之機復  
為動而不可止此夫子之旨也  
合上言一說謂此言所以為一息而停者  
其小者然則可以為一息而停者其大者有  
一

字大者亨小而小者亨則大者之亨可知也紫陽  
依龍巖山云濟下悅小亨當作既濟小亨小者亨  
也愚謂四大明小一指六二也三點之中惟六二  
正而且中有亨通之道為孔子恐人以亨小為亨  
之小故特加言亨明其為六二之亨也六二之亨  
濟之王爻也六二以柔順之德附系于二陽之間  
而得其中故曰初吉柔得中也六四上六不吉  
也九五陷于其間止而不動則必至于困方故曰  
終止則利終是道也非辭曰終此言亨之終止

則終止所以以也於其終有止心則利也人之  
雲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息則有止而不為  
之防此所以以也當知終止則利不止則利一  
○此說曰六二之當得位者雖止濟一卦人止端也  
上柔而乾氣終止之戒何也蓋陽法中下皆乾  
下坤上可升大者之反以柔貞然初吉而終利  
則終之所以以不可為治也  
○此說曰道方正指人事非謂天有之方蓋人  
之說已合則利以此則以君子之明止字正是有

當變之術終止則利一則字甚緊切中食而意益  
世知此利者大也不知終止則利不得其入以自  
誤是一意又須四然止則利不止則利是二意  
又明知止念一生便是此勢不足得是一意又須  
知止一念非有外人言功之為意也若分一事便  
是此階明主所以貴厥精剛治又是一意  
○亦求曰既濟則柔止六位當六十四卦未有如此  
大者者而聖人曰小亨曰始吉終利不足之辭不  
當再三不得其辭已深思而憂之則以其終



造之小也。地天之泰既坤爻氣化變九四以復為  
多不滿。既濟之交不過坎離半水大生而升六五  
中一物耳。亨為萬小安而有元止。万物之出入中  
之用固有錯逆謀慮方可成功。有元氣以成，有  
初九以定故曰三者三功之會也。習者謂之達  
已哉。語各盡其研各字其意均有自得。而亦不  
其之意故曰終上則死。習之德念家有言其均得  
初合此皆非其命終無長觀高先自夢千幾焉而  
然年月行運之相生相犯皆有以分之也。予以此

體此義而後得胡雙湖之說為之快然俞氏小亨  
 是以九五陷在火中為終止則九為無明之非是  
 章本肯曰既本二卦見其象中陰陽交與不交玩  
 其辭則俱重在離上既濟象曰小者亨也初吉柔  
 得中也未既亨離得中也下陰柔陰非用事於此

註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荀爽曰六爻既

朱子曰曳輪濡尾不足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  
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  
兮若冬涉川之象



且君臣交泰成既濟之治矣然臨在陽中其勢未  
達順人賴車第以行乃喪其弟未得遂行大司命  
由人第喪可也而中正之德在己誰能喪之君子  
知遇寒有時不必違節求行唯正正之今日日  
則未第自澤而行無礙矣

前康曰二弟靜在山下行之象也蓋二弟之  
歸喪其弟喪之勿違七日得相時見也蓋之得  
一其而喪之見  
運上九震也此謂之行二其而喪之弟以歸一  
也

馮宗之曰事未可濟而求九之濟之心則勿違也  
事有可濟而違求善後之功則七日得也求非勿  
違而七日得之謂與故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乃知  
未濟而急于求濟非中也安于不濟而急忘于濟  
亦非中也彼見可濟而不知有未濟非中也彼知  
可濟未濟而不能善操其机于將濟未濟亦非中  
也惟勿違矣而又能七日得此其所以為吉者也  
與此其所以為濟之中道也與勿違非義事已有

操所得之初者矣七日得非障功已而勿違之先  
者矣以此而脩天下其誰曰不且  
前康云與前謂之與後謂之與竹前謂之與後  
謂之與許順人之星第我與未已歸與之第第  
是也

九三高宗代思方二年免之小人勿用象曰二九  
之也  
前康曰臨代正商世之事雖上則明之幾大統  
利行師教以高宗代思方之事明之

又曰其師十年日費千金古者師不食言石行  
三年師也則商大之可安為宗是方之幾如何當  
有三年則思方之則君長之為之師師也  
前其民一遠防之一也思方在許少人在周公  
征東亦是一升後世如索不所以以十為  
前元亦有一升也一在西漢一在東漢  
不然漢言是方不與而為宗以上者行師  
豈不可哉然雖時勢不可不與而三年  
上之五年之師師不與之、思方在許少人在周公







傳曰在齊卦而水休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  
其任者也既當濟之時以舟為象變為忌不言吉  
分也忌也既濟之時忌也則足矣豈待有知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舟為象能濟安而無忌者也故  
其象如此  
既濟之卦曰既濟字從火从舟以舟為象能濟  
終日之計者只是自信得無事故曰既濟不敗  
自信則何事不為雖端何處不為取喻君子之利  
忘戒慎于盛乎止與相反

輯開繡已引之帛也今秋已製繡字了帛上書單  
更字繡者製帛以多許衣細繡字之類已冬之  
故曰衣細製帛便了寒隙而不看故單之類故曰  
繡有衣細終日無寒衣或苦也  
繡作需衣細所以寒舟之祥為此下繡則說口仁  
洛卦而水休故取舟為義故說口繡口既濟而  
傳亦然其語意非舟已漏之謂也且豈曰一漏而  
有衣細以備之乎終日或嘗遇其漏否不知而  
之不知不足家之二子作一事意有

繡子夏傳作繡短衣也初絮繡也一繡是衣而衣  
有衣為以衣其外有初為以衣其內蓋六四處二  
利之中五在外為衣三在內為初其初繡口此言  
以手憂繡不自知其憂繡之過非繡之過者初  
衣之取有言其取有時而取有言其取有言其  
可也  
何意子夏傳云作繡子夏本傳繡字其意  
說又作繡字繡也言其本傳繡字其意  
繡氏曰繡者如繡繡之類也初有以絮繡字其  
初

拭器物也繡有為衣細之道也四處明聞之聲者  
既無恒德或為衣或為初也  
九五米購殺牛不如而購之時也實受其福言人未也  
鄰殺牛不如而購之時也實受其福言人未也  
考登口此言既濟之時不如未濟之時尚可有為  
所以為當事者之戒非與二教論也九五既濟又  
矣礼樂文物制度儀等依然如舊也然行法者非  
夙心守法者非舊人僅有文具而已此何足以感  
人而格神也彼新造之國其其未備其心則誠故



山東臨朐縣中不如西都之喻分實受其福  
姚承菴曰此又傳自元一時子俱以文上其外之  
事則之不知易中言時者凡數卦如六五  
泰六四如鼓六五皆以所去言去去則以去  
解人故人之言去則言去去則以去  
誠欲人不以故重人言而時之為時者  
在誠不在物然則言以去不以去此其意  
大保命之道也非若夫其時不如臣子其時之說  
上六其言為象曰此其言為何可久也

本義既濟之極陰極之上而以陰柔受之為孤涉  
水而需其首之象占者不取危之道也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下不好去蓋出則而六陰  
口有衣袂之象而口有所給也便是不足去意然  
自此已需五復牛則太日造後上陽有則陰而亂  
矣不知如何來子曰時運到即都運了蓋即所謂  
飲酒醉酣則花離彼時即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  
思出來  
周元樸氏曰柔者漸極本有不亢者柔元非以

保赤也于方濟之初言滿足以喻知時而止  
濟也既濟之後言需有以喻不知時而致于  
即初吉終亂之意也  
按此兩辭其同乎小者而小者而小者  
云人有此已耳矣小者而小者而小者  
能元小者而小者而小者而小者而小者  
為小者而小者而小者而小者而小者  
以明自其久而化人故之也時六五婦人出門以  
自取者也二不為五之小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妻  
弟也本義亦然九二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  
實其福既云苟能修德雖無可祭傳云雖不如薄  
者時不同也本義則云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  
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得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淺有終亨之直唯  
在真處孤能變水法足則不能濟也又言多難  
故變水而狐懼其尾也小者則未濟是喻也  
濟汔當汔壯身之狀書曰汔一旁大狐未終濟  
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未長未濟而承成之時也水火不相濟而用  
之六爻皆大位故為未濟汔然也一而而濡尾簡

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李鼎臣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此濟  
已然之事未濟方來之事

周者貞云人生有凡事會離逢今日也未明日也  
未何日是謂故未濟者當有暗分陰之物當有  
志不捨命之勇以必濟為已任守而乃有極當象  
辭有無攸利之占正所以策人必濟

商康曰未濟時有亨之理後有終亨之道故亨小  
狐汔濟汔者凡三力不足終未長終為無程子謂

與乾同釋為男又釋為洲以水在下惟洲乃能濟  
也詩云汔可小康是以凡為舟得走狐如深誠也  
汔連聲為終不故有汔字不為小狐不然凡舟而  
濟其危故先取川使人皆若走狐則天下舟之往  
得世道往來出氏之人有善舟矣如當世當道  
其詞持言小狐使世間是有故事的人人自出  
言言做一樂謂此卦不持半的人力皆任事乎今  
天下溺矣吾安得小狐而六之滿世有往民之附  
已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終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註小狐不能涉大川而汔然幾乃能濟故未能出  
喻之中將濟而濡其尾力竭于斯不能續其險阻  
犹未足以濟也位不當故未濟則柔應故可濟  
疏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得未濟所以得  
亨柔而得中不遠測也與二相應細則自賴故于  
未濟之時終得亨通也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  
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後有可濟之理



以其不當位故即時未濟則柔皆應之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几與升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離是說九二未濟一日之未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郭鶴海曰此消之吉以柔居四未濟之身亦以柔居四則坎離勝也既消之九以終止未濟之九故利以不終終則克終離也既消之九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正則未濟之功也既曰柔居中

而又有不濟終之戒可見消中元可恆忍之時既曰不得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消中元不可

郭中興曰既消又坎其用未濟各安其宅故用者用有時緩安宅者待用元方所以為生不怠也九四頌其功六五美其德

孫開斯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之大以不當位而能使其應則世有富而為用亦儘有不當而為用雖人情之則本相合元二而二氣已分則調最難大

有不如吾意不可拘守故當者而本當不合群心之直蓋徇人情以求天則多不合即合而本意多強附待天則以察人情自當合而本意不合此九二之所以為未濟而聖人時或利柔其之也

何玄子曰未濟之時所以能亨者九二以坎居陽九二柔居上卦之中也柔則不燥以濟中而中剛不陷以失机此能濟之才也故說中

沈濟滿尼乃是時濟而未濟總是三句之反不必逐爻分論蓋喻中是未得濟其能濟之終未出中取陽陷陰中象不濟終亦指滿尼初爻言然必以相指則拘矣

楊止菴曰艮卦曰未濟男之勞也以為中男離為中女男當在外反失正位而居內女當在內反失正位而居外男女各失位男居上外主倡者乃居下內不能倡率乎女上下之交以之勞矣事之所由未濟者也故曰未濟男之勞也朱子曰火珠



休謂三陽失位為男之方而程子以謂閏之成即  
隱者謂三陽失位不可以言男三陰亦失位不  
可以言女既曰男則亦可曰女皆失位則皆為何  
以然曰男之方也當以兩陽為言  
古語曰休欲度可死如尾何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以言國事尾口之  
旁也之唯也端詩公傳云官怠于宦成而如丁小  
金錫生丁懈情有反于暴子察此曰君慎終如始  
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正此二句義既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豫聞斯曰未濟一連乃人生不可逃事見未濟方  
求濟未濟則已乃未能而可濟之處明愈前近德  
是寬廓從其各自散謀不相湊合之中便有藏身  
立命定志安心德業充實之所故曰未在水上君  
子慎辨物居方物居方物之未濟慎辨居下之所  
以為未濟

尔康曰火性炎在上且也水性潤在下且也是上  
下者水火之方今未濟火上水下各在其位各居  
其方天下有各位之等事亭之正所謂辨而居  
則取丁未濟矣然火本上而任上水本下而任下  
水本在下而在下則不可入丁上人之位雖存而  
功用不亦其中心有在上而有一居於下之且看  
川有在下而有即深深淺之宜看其川之深淺  
故象之有一慎字以看之  
初六濡其尾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子要傳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既濡尾况其  
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朱子曰極字代言極則又曰代言界至之謂或云  
當作極字

不知極言不知力量之所極也有竭力足極意  
徐進喬曰既濟之初才剛是以有濟又下休雖明  
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亦故雖濡尾亦終濟  
矣而元咎未濟之初才剛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休  
陷也貞隨以濟而志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上



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曰吝

以貴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曰六五

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負言中凶言言一

得在此卦九二為馬居柔得中九二為之義也

本濟聖人欲收其利以為成明也

陰者君道限難之時也五以柔居柔而一乃為

陽之才乃吉相應之地當用者一則有陵亡之義

水有陵亡之象方限難之時所賴者才也九當

盡恭順之道故曳其輪則止而吉也則曳其

輪投其勢緩其進或用剛之道也則逆則好犯上

而順不足唐郭子儀事武當恐危本濟之時能極

其恭順所以為得止而能保其終吉也于六五則

言其貞吉光輝居道之善於九二則其恭順

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初之濡尾欲進而不能已者也故吝二之曳輪能

進而不欲進者也故曰貞吉

項平章曰既濟之諸爻皆消而初独未消故曳輪

濡尾之象初得無之未濟之諸爻皆未濟者也故

初為濡尾二為曳輪以而文萃之

示原曰初六濡尾與既濟不同既濟之初曳輪則

車不兩濡尾則孤不濟故曳之象也

尾則言未濟之初濡尾者此故初六言九二

曳其輪言未濟之車而四當在下故自曳之象一

得五中故有曳輪之吉

馬宗之曰既濟初之曳其輪未濟二之曳其輪

其輪是何以別也既濟之初將進而右者也

重之謂也未濟之二自曳而不進者也觀變之謂

也天下惟現象之上不冒險以輕進故自能權機

而善進此乃處未濟之上道也自二之所以吉

也二之曳輪既曰吉矣初之曳輪何以復曰元亨

也蓋既濟之中未濟伏焉曰元亨言其元氣未濟

之勢也未濟之中既濟伏焉曰吉言其有元濟

之吉也二則得中蓋能堅忍以待時者也故曰九

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惟中欲正也

何玄子曰四陰居陰陽否陽正可靜言位不可移



得正此九二云中以行正中可諄正。不也諄中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其臨川曰未濟諸人位皆不當而象傳傳言六三  
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之

九二合曰六三以陰柔居險極位不當也

故以征則凶而利涉大川者以其居險而當位

離之九二知其自取輕焉而承其命則可以濟

矣意說故十川以上加一不字以不為此步

尚余之曰或問曰未濟諸爻不揚出卦名獨三揚

出卦名傳則以其不當也然未濟諸爻皆不當而

三獨不當何也曰未濟之所以得名以此三也

三即坎之極故以卦之未濟不當而曰既以外

之未濟不當歸之六三之坎極則三且不從濟矣

何又以利涉大川許之曰微不當利而亦應之曰

然則初也非則亦應乎何以而應也曰初則

坎之始三則坎之終坎終則持亦持濟矣故二可

以利涉而初則不可也係傳曰辨是此中

之不協此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川收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以九四曰不止而有悔也然則九四

又下能也故為收鬼方三年而後之

則震言曰又言貞吉者三九一剛也一則止矣

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之有九四不中

故起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止也

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貞曰馬宗氏見方未濟九

四以剛居柔故曰震川收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慎

未濟者此濟矣

揚誠命曰既濟之三未濟之四曰利一也伐鬼方

之象亦一也然未濟之世利用勦故言其伐鬼方

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言其伐鬼方之

未濟之九四既濟之九三未四在事始故曰貞

曰震皆成勉之辭既三在事後故曰克之曰勿用

皆進退之辭既四既濟九三既濟而不知止故三

年為應未濟之九四伐鬼方濟故三年有賞也



既三曰高宗伐鬼方此日中之光字之公則本

六五自吉元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四曰震用伐鬼方此日出之陽明則之大矣

旺吉也

味陰山口九而之三號之上也本濟之四則之下

二二之代當所離之地故子計初則自而四則

皆本皆世則同初也

四之出此陰而入此陽也

尋此相與而先言貞吉悔亡而後言利貞

此陽之吉

且此氏曰中分東步分時萬壽子自也詩言以為

伶官之詩中三曰東伶官名杜居阮即故自呼而

味曰東步東步汝乃白晝而舞于此乎故如來見

侯記此味侯術助歎曰信乎信乎味乃與喻等

為伍乎七本詩東為簡故來傳以微釋之誤矣

曰震用伐鬼方即震謂震乃擊而之名王也此太

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

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

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奸惡釋之與驩寔三

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陽誠齋曰當未濟之時應之以震象之寸寸以日

正而吉以象震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大許之以

無悔何也蓋未濟之六五且本體在火為日在火

為火日與火雖柔然其離剛性強故日之在震時

之盛熱火之在夜宿之強壯火之在震時

養之以晦則烈之至極而論之以柔其誠以信

群才者得才者大則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

濟之時乎吉而元悔又何疑焉

蔡言曰項氏曰元悔以暉為暉散非也程者光中

之義又曰日旁之光常略曰日中為九則日為暉

詩曰庭燎有暉周礼以十暉為十暉故散暉反

物為光缺光在休為暉故日中之日在則之暉

暉散則為光朝日之日向晨之際其光缺則為暉

華昔亦光缺于內之暉外光相為休用其光著于

外暉在于內

亦康曰五爻離明之中太子象象光華映物之可

外暉在于內

亦康曰五爻離明之中太子象象光華映物之可

外暉在于內



指撥曰貞吉曰元悔曰君子之元曰有孚吉則蒙  
而悔如此雖愚先明則柔則漸六子最吉之卦且  
五在木濟之中泰之以悔掩之以吉之德則此而  
帝之妙雖本卦故六二以貴子為其主而大始非  
得故六二以貞吉有孚故子信其甲也  
九有孚十故所元外為六有子夫夫象以飲酒  
有子不知也  
丘遲安曰既言飲酒之氣子復言子而飲酒之失  
何即蓋飲酒可也既言而受子言自出言有子之

者今失于是矣  
劉去非曰上九卦旁將變而前明不正于一切事  
漫謂何害何傷而不知其即如飲酒者以之戒  
既以之冀扣木元咎也使信其元咎而縱飲元即  
至于前首則所謂有孚者失于是矣以是心之而  
最未濟其終元濟也已  
上九未濟之極時未可為則明如上九者當此之  
時自蒙有道飲酒與需之飲食要需同需當有待  
故惟飲食要需此當未濟故惟有孚則酒飲而足

安于日用各易候命行徑有孚飲酒此言當平當  
未事之時安守其分內以待時也此不作卦而  
取酒自氣亦不作卦精以飲酒心下之當一真  
其方為有孚方得九各若大治在增良散夏  
踏始以未濟之時近于其象不待理而謂有孚  
有失其有孚云有孚者有信一信以為記此云為  
占于未濟之自將右本據此是故有信此云為  
此是人之一以拾在內典之點而謂下如此可謂  
奇矣夫

按未濟解與同小狐汔濟既云汔者將盡之也小  
狐雖能渡水而無余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傳云  
汔當為汔壯勇之貌本義則云汔凡也蓋汔而汔  
尾拖未濟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傳本據上而謂  
嗚則應上米子汔如小狐故有濡尾之悲未飛出  
於險中米子則口一卦之休通未出險不飲說凡  
二雖不當位則柔應也傳云三陽失位其義可之  
戒都隱者米子曰大珠林已有其辭伊川未看詳  
言故為治之難怕人所動也亦不知極也傳云不



廣才力而進至于滿尾本義則云純字未詳恐是  
歌字凡二也其輪疏云言其勞也亦本義則云配  
自心而不進得為下之正六三本義則云利人  
則說云誠二而行何憂未而本義則云誠于利  
上富有不字有子夫是疏云所以及滿春之謂者  
良由信注淨人不要事虞故夫丁中矣備本義則  
云若繼而不及如狐之淺水而溺其自則通上自  
信而大其義

易學卷之 終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上傳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宇宙之理無不格于天地卦爻之理無不具于乾  
坤此五字皆已然之辭蓋就卦爻以論乾坤之  
理就乾坤以論天地之理如此謂盡前有易可也

謂造化即易可也謂聖人以之作易可也  
來矣詳曰書說以合言則柔以有言占凶以理言  
變化以消息言只是有卦之論時如此下皆作  
易說此一略言天地萬物一卦一爻之象也  
本義易之前一部易經已列十兩問故六書地卑  
自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陳未有  
易卦之貴賤而貴賤已位矣動靜有常未有易卦  
之剛柔而剛柔已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未有  
易卦之吉凶而吉凶已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未有易卦之变化而变化已見於聖人之步不遠  
撰焉其象數而已非有心妄推也

揚廷秀曰易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  
之理既畫者易之書因天地而得乾坤之象因天  
地之卑高而識貴賤之位因天地之動靜而定剛  
柔之牀因天地之間類聚群分而明吉凶之故因  
天地之成象成形而見六十四卦之变化此自易  
之本也

尊卑不在形依上說為下之有卑焉在尊者能主

於上之意所為確然者上尊卑者能主于下之意  
所為階然者下卑尊者能主于上之意

揚廷秀又曰物靜者氣中起伏之勢也物動者  
而靜中亦有物靜者于內而動中亦有靜之物  
之有常也氣本則動也則常物本則動則常  
靜動而無常則易象不得為則靜乃言則易  
不得為柔唯審則一則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  
已之德

葉商隱曰方即物情之致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

品方如東西南北諸極有定所故言其聚物則東  
搖堅脆殊質相對偶故言其分

蘇子瞻曰方本共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十其  
也物群則其勢不得不分此之異生十同也有氣  
而後有聚有聚而後有類是以知吉凶之生十相  
形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  
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  
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休有苗于下者也人見其上  
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

即象或云先有象形漸之故言謂之變則有易者  
包以有謂之化也本無有非謂而改亦謂之化  
此土之所以下為天地所以當久而不已也

熊而論以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太上一陽之法  
其經卦皆八其別有六十四無連山首長歸宗自  
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同于天地尊卑之分也自荀  
惠以否卦立義郭雍而下無議矣鈞澤淵曰自一  
至十天尊于上地卑于下祇以異乎卑尊何以前  
高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動靜何以新則柔則



非不靜其嘗在動柔非不動其嘗在靜新者虞翻  
云分也置陰陽言劉柔俞琰氏曰實可見凡不可  
見也樊氏曰坎在北震在東而北則乾東北則艮  
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而南則震西而南則坤皆陰  
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陰  
為群陰物也而與陽為群各以其所居之物此之  
謂群分分其各止于一而不相與則无失其序自  
而已矣或要類或群分則得失隨之此言所以  
因其動而生以為得失之振也方曰事物所向物

曰事物喜與之方于陰陽其休也其生也其長也  
其之幼于凡歸曰如非陽之與于下多類聚也非  
陰之群于子為群分處則曰如非陰之與于上多  
之故言皆非已在大是接其類也口震象也  
元象見于乾象蓋中陰象伏于坤象而坤之象  
已坎象既成離象就已成文日月為步處說也  
始則注以為凡日月星辰非也在地成形震雷與  
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也物終謂之反  
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然後成形天地一物

也陰陽二氣也在云者明其一已冬于兌曰乾坤  
首戰而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則柔吉凶變化三  
者聖人現萬物而生爻

是故劉柔相摩八卦相鼓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軌道成男坤道成女

熊南沙曰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劉柔謂之畫奇  
偶也馬融云摩切也蓋除已到摩柔為寒坎艮柔  
摩則為其離兌柔則到柔相摩則八卦相摩  
是也其言二摩四二摩八二蓋六十四揲之上下

其陰不為八然則八卦之畫奇何則曰一陽生  
則推去一陰一陰生則推去一陽則多者三陰  
陰入陽蓋陽入陰柔為長積矣此言大入重卦  
之風行非以畫卦也錄其事故下連以雷電風四  
鼓之鼓之以雷電雷震也雷離也易言鼓之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摩為雷激而為雷云云音震  
為雷音熒則為電春秋穀梁傳電為雷之風  
而坎吳初清曰震皇卦圖左起震而坎以離鼓以  
雷震右起熒而坎以坎潤以風雨也潤依樂記作



喬味發文則曰氣和潤生非已運行寒暑五經通  
其云日在辛牛則寒在東升則著辛牛水宿也遠  
人而寒東升火宿也近人而溫吳初清曰艮山在  
西北巖嶺之方為寒元帝在東南溫暖之地為暑  
左離次以見者日之運行為暑右坎次以艮有月  
之運行為寒也

蘇子瞻曰到柔相摩八卦相益雷電風雨日月火  
暑更相運作于其間樞然施之而未嘗有得也忽  
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休分而

名立則時氣生有日辰男女乎坤貞者自為女大男  
者是乾以自為一陰為二女者皆坤以自為二  
之直造之故其有是直物各守之如其而已矣  
人者非然有性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  
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之所造而為之是之有于物  
也其則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朱子鮮曰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八卦之象  
言非乾坎艮震巽離坤乾也若舊註以兩相摩而  
為四：相摩而為八則時下文日月男女說不通

矣八卦者剝柔之体剝柔者八卦之性隱則剝柔  
分則八卦摩蓋者兩儀配對氣通于間交更相摩  
蓋也惟向間之氣交感摩蓋而後生育不窮得陽

氣之健者為男得陰氣之順者為女  
又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  
交意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  
會摩旋惟豈不往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  
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

有雌雄之類皆雜陰陽則柔不得又曰陰陽若如  
便無陰女此即陰陽道要錯有

程子曰震有陰陽則乾雷者陰陽則乾如石田  
唐而大先出焉商錄曰雷在地下震在地上陽下  
物為雷陽上止為雷雷以戶川震以形川

張子曰陽在陰外而不得入則剛而為陽  
陽在陰中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雷者剛錄曰陰  
氣太濕陽氣上升蒸則為澤或以坎為兩而有三  
何玄子曰不言長短者長短非鼓動運行之物故



不言之其實山澤通氣則雲行雨施是知言雷電  
風雨是該山澤即予以元為月以良為日乃就其  
運行為象其休仍歸坎離

乾和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或位乎其中矣

註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有

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天地易簡萬物  
各就其性聖人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  
易簡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  
有功有

是自然是氣亦有簡坤亦有易故該合而言之也  
用使聖人俱行簡易法無為之化一行天地之道  
從大地之功唯聖人能然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  
迹藏用事在無境今云可大可大則是雖無入有  
賢人則事在有境故可大可大以賢人目之也聖  
人顯仁藏用唯見生養之功不見其何以生養猶  
若日月見其昭臨之力不知何以昭臨是聖人用  
無為以及天下是聖人不為也初行德業未成之  
時不見其所為是在于虛無若德業既成獲被於

物在于有境是入于形器也聖人之分則見其所  
為見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與業是所形器故  
以賢人目其德業然則本其虛無然則謂之聖德  
其成功事業謂之賢也。若能行說易簡靜任物  
自生則物得其性矣故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  
化而物自化若不行簡易法全無帝則物失其性  
也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陸  
焉爾則羈絆所傷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



為以易而如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  
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人之所為如乾  
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  
簡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  
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以  
有功則無于外故可大德謂得于己者業訓成于  
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宜  
此則可以為賢矣  
柴中行曰一氣之動則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

為之一氣此意則妙合而觀其形勢皆有作二  
意坤其為之

張常甫曰事莫難于造始而能以易知能簡見于  
易故而坤以簡能造故字于易者少不費則然于  
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  
人不知為

葉永懌曰所知者即是親謂天下本然之簡人  
當相通非以依此之造論也所從者即是功謂人  
下當然之事与我當初合非以括括之力論力故

曰有此本吾性自有之批括言  
別傳曰法養非一朝一夕之功故德必久而後成  
經論亦非一手一足之力故業必大而後廣  
東坤侯曰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  
界道理亦是天下所公共的道理然皆以分所  
有的本是現成人不信其在我反從明白內自起  
疑情直捷中自生間阻惟易則坦任平懷不帶微  
議惟簡則應緣併省順事無情無是妙象應現日  
前千頭萬緒之理都在此一毫端上收拾盡矣得

字最要理會在氏之理即是天下之理又無兩樣  
何玄子曰賢人者勝人之謂聖人所謂賢了先帝  
即此賢字蘇子瞻曰夫賢才人者立有德故聖人  
與焉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  
之此近世之俗學古無是論也

商康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言乾坤之理從根  
源上說而推言人性之本然與德業之自然與天  
地合其德焉易知易從乾坤之理如是人所以依  
乾坤之理亦如是聖人言語極是渾融乾坤與人



不必分也然乾始坤成以下從天地漸次說到人  
成位乎其中一語從人究竟歸到天地極是易  
簡之理也

又曰乾知大始疏云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  
知此得始字意然知字之妙尚不探也惟知二字  
仿似後儒知行二字然行字不但不可說重字知  
且配不得知蓋知字是明透徹此處只有一箇人  
氣故只言始不言物醒然一覺洞了無遺事之全  
事之竟總在一始中其于當行之事自然即行不

待功勉寸不當行之事自然不行不待勉勉解如  
人不取食肉以害其身者以此知此能從人也宜  
其誠均吻鳥血之能從人而後不取肉可見人有  
一知便不待行知全行事知在行曲如省行解知  
非強打攷斡新止劫破知字時冠千古朱子知縣  
知州之說外喻亦精作是行用之行不從原作如  
者始其氣也或者成其有也  
張元如曰乾知大始疏云初始元形未有營作故  
但云知本義則曰知枕主也朱子曰營也可以久則

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日其德業本義則曰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人矣大全  
諸解云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之業人皆可克而  
至若但言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  
修之路絕矣成位乎其中疏云成位况主象聖人  
極易簡之善則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主象聖人  
天地之間言並天地也本義則曰成位謂成人之  
位

坤作成物虞氏姚氏皆作中化或物

知是乾六四言  
在言一  
人故其言乾而明言山而明言水而明言  
化是故言六四言夫道之也也與今有是言之與一  
者化是道之象也則象有盡反之象也之象之物  
目之直也是故君子所告而安言步之象也之象  
凡者之之解之是故君子居日見其象而玩其  
明見其象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亨利  
疏以其在正言山顯其得夫變化則其其其以此



之故古子現象如其所處故常可而一而安  
居之是步位之六子也看居在九之九而一在  
以用看居在九之九而一在九之九而一在  
安者由現象之六子也居在九之九而一在  
之之辭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其明而自致所以  
安泰而悅之非之六子皆有九之九而一在  
取象既多以九之九而一在九之九而一在  
之之辭也

蘇子瞻曰：辭則象象是也。以上下象為陰陽  
之六，雖此世俗之所安也，而九子步位而  
改也。六子則有九而一在九之九而一在  
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九之九而一在  
者皆通也。天下之理本常不一而一，不可  
本常不一而一之，則凡九是以聖人用吉  
悔吝之象，又明則柔變化本出于一，而  
至于九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則柔  
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謂也。夫出于一而  
于無旁人之觀之，以為有旁無之異也。聖人

則以為進退盡在間，身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  
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暗  
者，可乎？聖人以進退現象，變化以書，夜現象則柔二現  
立元性而不一也。  
項平菴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受虞之初  
謂之悔，各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柔二  
物而已。故現象吉凶者，必自剛柔始。又王見此四書  
而條之以辭，隨易者亦當觀此四書而玩之。王  
辭則辭居動作先不利矣。

諸崇陽曰：此書之進退，有為一而一，而一之  
而進，其故何而謂之曰：推其始，無心而有為之  
生，出而放之所，易者，其故何而謂之曰：上本  
子曰：陽化為陰，陰化為陽，此故何而謂之曰：上本  
陰變為陽，是其所長，漸有所而故曰：復  
朱子曰：悔為陽，吉為陰，悔是進快，做出事本有錯  
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者，則是那眼：良，不  
分明的，所以屬陰。  
朱梁山曰：虞者，象也。要則用心，衡慮漸進，于吉亦



如春之自吉而何凶也所以悔吝即憂吝之象  
易旁通曰或曰虞度也非也夏則悔矣度何以合  
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伯有之民雖虞如也  
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  
貴清靜寧用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礼自  
虞漢書却祀敬神嘉虞人合好故歡虞人之說  
博名安虞而民和悌

姚承菴曰失得分貼古凶是矣若夏二字亦不可  
宜分貼悔吝蓋此虞字非歡虞之虞乃憂虞之虞

也凡人行動過當憂憂曰虞凶也  
何平懷悔行則不足若憂則憂虞非悔字也  
何字易春蓋悔吝在吉凶之下而憂則憂虞  
其所不免焉者故云悔吝者憂虞之象  
何玄子曰是故君子以日之至來不來之憂  
而省憂也安者止而不遷小謂無所不有  
以可樂玩者反憂玩味也君子所當而省之  
六十四卦之序蓋指卦下之象言循序而見之  
一卦則有一卦之義理非謂理寓在卦序也卦

之休靜故使人無起思或以太極生兩儀  
四象：生八卦為步之序亦通所樂而玩者則  
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六爻中若一爻變則全體  
盡變矣爻之用動故使人尋繹而不厭是故君子  
平居無事則觀其卦象而玩其爻辭之因象而係  
在卦象則為大衆之辭在爻辭則為小衆之辭此  
批上居安樂玩四句而言而居字不同有事而策  
則觀其陰陽之變而玩其象爻所值吉凶之占爻  
則占爻不變則占象此動字与六爻之動不同也

其變即觀其動也果言變則凡在其中爻皆不可  
以參兩也詩故謂以玩大觀象玩辭玩已參于大  
之道觀其變玩占又且祇千天之下物無非步即  
無非大自大祐之吉元不利蓋以大矣大也  
尚玩者尚玩乎占之謂尚玩則易為休易川步者言  
故曰占為休玩尚為用也其後占之義不傳特舉  
以占辭為占則指吉凶之辭一節言不指休言未  
舉其全也  
自漢儒後則惟以卦辭卦象為象卦變為變而獨



占無所據則以著法之占言之只以著而占則據  
著然後有占未據著時无占即說非以初則玩占  
宜動時而玩著即動時有乃就人念慮初前作為  
玩頭之時何暇便擇著即則玩占非特指著言明  
也

此言周易現象得辭之旨聖人三語提起是故言  
山者四段則而明之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也進退  
晝夜以天道言之緊接之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又以三才言易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無是故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者居下川者居上  
詳之辭緊接首句明言山下其辭本有河合二字  
居之序：字未本作象字有順合字及此字分  
通章旨意文字俱合虞翻傳本最為得真君子居  
安樂玩无不用易視履考詳其說元吉故以上九  
自天祐之文辭贊之吳初情以此為上九文詞誤  
在此處者非 爾康

尔康曰六爻之動非對動靜之動微之而端微發  
之而發微指之而為變化是動也極陸氏曰系也

三極總是陰陽到柔仁義其三極見于事為要即  
仁義微似要即陰陽微實要即到柔也凡有片絕  
或純粹而為仁或氣制而為義或法養不足而濟  
以仁或風裁不足而濟以義或仁可過義不可過  
或仁之至或義之至一爻之道無不收攝于仁義  
之中以合乎天地易簡之妙故曰三極之道也失  
得悔吝二象是就人事是進退晝夜二象是就天  
道遠故緊接曰三極之道  
又曰凡事有義由折細微各有節次是天則也字

人須細心下義故倒才消氣微微則無事務忙  
細觀此方寸心之指微事之理理一一見古不  
止元事之時為居而給至書未幾各段則自有  
在居者語此順安承教即一授受則家如此日微  
工夫豈容尚存序卦之序理則可通矣鄭注謂  
所居而安者即是此序毋乃太執且序卦是周孔  
象文以後之文不應當時先有此序也

###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元吉者善補過也足  
故列有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元咎者存乎悔是故君子  
有小人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項安世曰自彖者言乎象至元咎善補過皆辭繫  
詞之文自列有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繫  
繫詞之法也

蔡氏曰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名亦不同或以  
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休相與或

以物為容或以事為義或王系或王制或一利或  
一柔或以往來或以出入或以休離或以內外  
元不略其而象之辭或命其一或命其許或不命  
為而皆足以相明此象之所以言乎其象也又若  
以動為言所謂六爻之動直有夷動是也又若九  
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為六爻六則一二五為九  
九六之數其而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  
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十畫三才而  
兩之則重爻為六畫然爻有中爻有初上故直無

變動則為三十道有變動則為六爻此爻之所以  
變也古者言乎德者元吉征吉往吉大吉中吉終  
吉之類雖為吉不同要之皆為得也悔吝者憂虞  
是也損而大之則或得去也善補過者止于當則  
其得全之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于當則其行缺  
缺則人以為咎而違之惟從其缺而補之然後元  
咎

朱梁山曰彖言象爻言變則吉凶悔吝元咎之辭  
皆備矣故吉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悔吝者

言乎卦爻中之小疵也元咎者善乎卦爻中之能  
補過也此釋象爻之名義又釋吉凶悔吝元咎之  
名義

侯果氏曰二五為功卷位三四為凶慎位凡之所  
位則貴失位則賤

楊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  
為大否卦為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且分  
辨字

虞翻曰介誠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存乎介謂識



小疵

揚誠齋曰讀讎復之辭者如行夷望如逢陽春如  
對充舜同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  
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進利之辭者如涉秋涉  
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  
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朱氏曰詞有  
易者之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也詞有險者之於  
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吳因之曰此可見聖人繫辭无非亦人之向往當

由于步而不可入下險也不險其辭則使人下解  
急而無震攝之心不步其辭則使天下危懼而無  
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在而不廢故曰辭也有各  
指其所之鄭瑖如曰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有皆  
易小者皆險蓋大亦有險情小亦有易情也辭則  
各隨小大之卦所向之情險易而指之言皆是指  
引之皆隱然使人知所趨避意  
尔康曰又有貴賤陰不必賤陽不必貴下不必賤  
上不必貴視其所居之位以為貴賤為位之貴者

多在主爻主爻固元定在初二三四五上皆可為  
主惟其時物耳侯果功否凶懼之位亦是若以陽  
得陽位陰得陰位為貴賤者非也

又曰大小言一卦之休也李衡氏言易于小事不  
息于大事不驚視履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伐天下  
與折獄同視享上帝養聖賢養萬物與飲食同知  
此則知顏子與禹稷同曾子與子思同故存乎卦  
之小大則見之小人者矣急甚難妙然如此則无  
小无大直作平等現是說本理而非解本旨也予

意其理雖一而卦休不同如大有畜大之卦訓雖  
或小而所託者大小迥啞啞之外雖有大而所託  
者小以小託大以大託小不同而卦大自是是大  
卦小自是是小亦于卦也奇字註訓解不如本義  
訓定為安

又曰吉凶在卦上象上已能現曉然指之于辭更  
為親切曰辨則不止于現法已也

又曰介之一字極難疏分如虞翻則曰纖介是言  
其小翼易則曰路口介則分明是言其別胡氏則



曰介在疑似之間是言其微介得分明正說也言小言微總是一說

又曰人有過時元可改援止是一悔為去非入是改見為入之路悔則無心悔意然為警惕然不能猛厲號呼則在己者易入于忘去而苟安在人者付之不見聞而唯醒矣須索動一番鼓風雷而見日月居恒痛自切責吞刀飲炭當治人及民夏不妨明白告恍與天下共為指摘方能感動人心一語父老揮淚叛逆投戈則震之為元咎人也

張清氏曰按說說以永吉至知死生為一章云此章三章也上章明言山海各係辭之義而細意本春秋此章更委曲說卦友吉山之事是以義理深其能弥綸天下之道即說術祭知死生之說本義則以系者至指其所之為一章云釋卦友之通例齊小大者存乎卦說云齊辨也本義則云介犹定也是悔吝者存乎介說云介謂纖介謂小也病能預憂虞悔吝者存乎細小之疵病也本義則云介謂辨別之端

### 右第三章

與天地準故能弥綸天地之道仰以現于天大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尔康曰易之道與天地相準故能弥綸天地之道此易字訓雲華以為指易言不必泥三聖說易有日天地說者有自聖人說者天地為易聖人為用易說自然即說然說聖功即該天道分析不得蘇君禹曰此易字不必靠定卦又是也

熊南鈔曰吳幼清曰弥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繩漸合漸大元而廣之與天地一道其言似矣然弥本純弓以為弥弓斷言也已言不口弥如純弓愈反愈合于義弥以反本綸以說川言也以包括得尽解弥字即枉情偏也之義若依朱子解作弥卦之弥取其無縫隙空際合朱方盡朱梁山曰準者均平也言易之書与天地均平也弥者彌縫包括周密合為一而渾然元大即下文範圍之意綸者綵綸條理分明析一為萬而燦



然有倫卽下文曲成之意猶給天地者如以乾卦  
言爲大爲圓以至爲木果卽一卦而八卦可知矣  
如以乾卦初爻潛龍首在君得之則當侍位在臣  
得之則當退休在士得之則當靜修在商賈得之  
則當侍價在女子得之則當懋期在將帥得之則  
當左次卽一爻而三百八十四爻可知矣豈不弥  
綸天地

天高而易見故用覲字地遠而難窮故用察字觀  
察非有淺深或曰大有形可見故曰覲地无迹可

尋故曰察矣因之曰出明者陰陽之顯晦也人人  
視幽明爲二遂以出自有出以明自明靈人却丁天  
文地理中自有出立振立換之妙故曰知其故

葉尔瞻曰陰陽之變有始終有于休有則有生元  
始終乾起立象反是起頭一直有到底象子曰又  
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  
義程子曰象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何以知其  
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

易筌曰衆人生而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性成

然昧其然覺所謂流浪生死者也聖人察之而知  
生之所以始反之而知死之所以終卽終始而知  
其有無始無終者在卽生死而知其有不生不死  
者存

朱子曰折魄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魄也口鼻之  
嚙吸爲魄二者合而成物指虛魄降則真散魄遊  
而無不之矣魄爲魄魄爲神礼記宰我曰吾聞鬼  
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嚙吸出

入者也耳目之精明爲魄禮書云魂人陽神也魄  
人陰神也亦可證

朱子曰魄性靜性視性動易學曰魄依氣魄依休  
魂者陽神魄者陰神視如火視如水魂主經營魄  
主受納身之能舉動身勇決故身皆氣之所爲也  
爲魂有記性不忘事倍當身性不懈精之所爲也  
爲魄視靈智魄靈慧

蘇子瞻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子凡  
養生之貴其貴身者其氣強其貴物者其氣弱故



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聖人之化為鬼而聖  
賢為神非有二也志之在所者異也

林子曰自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虛曰夜而元神  
造化為識神矣故其夢也卻從識神而變符氏四  
生六道亦從遊魂而變故孔子曰遊魂為變  
陸君敬曰天地間有一等精氣結聚有形有聲的  
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所云類有物憑之者是也有  
一等精氣聚然隱隱然然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

是將魂非精氣所結才謂之鬼而鬼神情狀悉于  
此而皆若如常況其生時是死生即且情狀二字  
無有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于萬物而通乎天下故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夜之道而知故神元方而為元體

蘇東坡曰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當於天地不相  
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却之所不命

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  
不可知者莫深于鬼神如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  
之矣苟元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方蓋故曰太極元氣獨有虛圓之妙也攝陰造物  
但其結聚之所在乃有陰陽之道可指上智元休  
幾有靈明之靈吐露于化育但其合休之所在乃  
有仁愛之道可名故無心之善發本以其為物之  
自有者為周今我有智可同則特周之天下便為  
不濟當休之主遠本以其萬物之皆備者為濟今

我給智為濟則所謂濟之天下便有不同指出不道  
二字正見知身道相舉  
可云子曰二篇之策篇有一千五百一十言萬物  
之數無遠近幽深遠知來物是知是周至于萬物  
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新天下之教  
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

吳周之曰旁行不流本是旁行却不流于彼詐  
蓋于圓活變通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故其更  
無兩樣本以義旁行為行旅只是于旁行處謹植



字更親切耳非謂妄言可無權也。權字只可略下  
說不可略。要行酒善會。

又曰：天與命雖分屬理數，然命非一月之數，乃宇  
宙間萬物消息之數。宇宙萬物終始不齊，終未無  
出于理數之外者。果天知命，則任其所欲，但以理  
之當然者付之數之必然者處之。又何憂之有？果  
天知命，是一套事。  
朱坤侯曰：晝夜本相，反者以道言之，則境有昏明  
理無開蔽。曰通而知者，昏明異境而了之，當理通。

寒休進而怡：常覺也。

簡康曰：凡人又愛生，係惡生執着，此于而入于邪  
者，有之。聖人與人不同，而聖人則無此。其于人也  
聖人能愛自教仁中，出其教仁，又改安土中，見教  
凡人以情徇情，而聖人以理出情。凡人愛生而聖  
人安土：有流行坎止，無不養也。此仁而  
聖人教仁：有親疎大小，靡不厚也。夫如是謂  
之能愛安土，則觸處生情。教仁則發見皆性，故能  
愛人知聖人能愛而不知其安土一時一地，停滯

可駐，小憩輒忘，即事生感，即感成。進退造化之  
間，從慈悲廣大心中，便流出此許多安排，皆置出來  
故擇家三日，不留桑下，惟恐多情所累，使性有染  
着。聖人安土教安，惟有悲情有不盡，使事有缺陷  
安之為言，無遺漏無矯勉，最得聖人性體之妙。與  
衆人不同，而與佛氏異者，惟此。

天地之化，涵而不窮，何處是化？即此似有過長  
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四季，地有八  
東西南北，如一砂金，汁跡瀾成，器使人模範，在郭

日各有其節，而不通不遏，只此氣化流行，各有個  
限制，隨物隨心，隨形之所自出，則皆教之所從  
則其指歸，皆曰範自形之使，有休因，皆制之使，有方  
業亦曉曰：曲字最重，物有萬不齊，此其一法，在直  
去或就他，不更有遺漏，安曲成是，因其性而全之  
之自得，有少多，委婉微妙，在山此聖人愛萬物之  
命也。惟曲成故不遺。

簡康曰：樊尚默曰：晝夜之道，微乎微乎，苟為以八  
卦上下周匝，則之而曰：通知晝夜也。嗚呼！此晝夜







能通鬼神之變化故于此重明之本義則以易與天地準至無休為一章云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爾康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直指道体往來分

形上形下未下分理氣又兩一陰一陽之中有以分無始也易謂一是一陽一陰善人在世上一同眼亦是一陰一陽更無別物所以聖人自易至貴或言一陰一陽是道一陰一陽是道一陰一陽是道由萬物萬化不能出于此也又曰陽無陰則靜上陽陰無陽則靜而後言陽即是道不必消以陰即是道不必消以陽而行壹運之說亦非本旨一字不必說分亦不必說合儒者之言曰一字內有不改意有不亨竟有不亨

意有不剛意四意源在中只是一陰一陽謂道而已矣

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或是說或有正之象繼善在天命流行上見或性在人物稟受上見爾康曰宇宙間天道人事惟善可以惟善可接若陽不善便為陰之善之萬物寧不其惻隱不善便為切之善之萬物寧不其萬家一平便環同一視便已宇宙所以不毀人心所以嘗存惟此善而已不知先天聖人誰為提出善字做撐持世界的根

何故曰繼之有善也何故曰曰未下分理陽何以謂之有善誰分有見言而後言陽者道具丁陰而行下陽故云言之序云尔也高中白康即詩要言有冬至子之上天心無感一陽初動安萬物未生時有陽此陽果是一陽初果川事然此語是聖賢五世傳心只取初陽為生機外教澄凡取聖只取祖氣為基本所謂使天入用之易非造化之全体全理也蓋獨陰不成獨



陽不生造化全體真形相吞相入無一點不當對  
皆似一千成就的去序自有天然天然自有次序  
如一陽動時是在何處動即物十五陰之宅也右  
無此五陰一陽處何主脚此時已有食至午之下  
一陰初入時也此是在衣裡精意虛空如生一言不  
知死一造活人見明處不見幽處住者不知天  
者不知地近日有陰陽處方位月令綱中寄書陳  
都閣目將陰陽改教扯長以致陽則無陰則無  
陽大陽生于陰：生于陽固史不可離者也故直

其于陰而行一陽生其于陽而行一陰已只明本亦六書  
補一句直其于陽而行一陰已只明本亦六書  
此亦六書陰陽先後數之則知其無端大  
蘇子瞻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未端之理則本有  
得其陰陽者也陰陽之理後生也：生無後自  
象主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  
謂陰陽為無有可于雖至易知其不非也物分自  
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其不見陰陽之勢  
第而謂之無有者皆默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

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陰陽之交而物未生之謂也陰陽之交而物生  
陰陽之交而物生其始為水：有有無之然也  
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  
若水又曰水几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明言而不  
同于一物若水之無害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  
而非道也若大水之未至陰陽之交而無一  
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  
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主而道不

見矣故曰道之有言也或之者性也不有見道而  
謂之仁智有見道而謂之智大仁智聖人之所謂  
占已善者道之健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  
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  
可故曰健之有善也學道而自其健者始則真不  
全皆有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  
非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健者而已夫善性之健  
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天性之健因以所見者為  
性：于善犹天之能熟物也吾未常見大而指天



下之熟物以為大可乎大熟物則人之故也故問  
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也  
性之似則則也有而後有則則有則而後有  
耶是一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又曰仲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  
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何玄子曰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此但性中  
有善而孟子即以善指性似不如聖語之渾成且  
平來異說之物也至其後始變其言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夫乎想像之曰乃  
所為善而不實探之曰性善則孟子亦有見于此  
矣

陸廣成曰性字即是向上一字所謂天合下之也  
成性則所為物與元矣也元統天而為善之上心  
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性其性陽稟受  
各隨生理曰成故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  
則已落于質中矣  
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總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

純落氣質便有偏全總有偏全便分仁知百姓然  
仁和雖偏：即是道百姓雖不知不知即道乃知  
斯道無所不在重在道無不在不重鮮能上矣因  
之曰學者之病若夫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未  
到之善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  
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立典日月不知之百姓一  
類同看

何玄子曰頭諸仁藏諸用二句乃首句之義疏也  
蓋上文因道之唯知而慨知道者鮮至一陽

之所以為道尚未明言故此後論得之大直動靜  
無端陰陽元始者也以為顯也而藏者存以為藏  
也而顯者露仁有化育之心川有造化之功仁本  
在內者也達而在外是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  
机也川本在外者也藏而在中是藏其所顯之川  
萬物之入机也朱子云顯諸仁似隱而費廣諸川  
似費而隱一顯一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  
測所謂鼓也鼓：鑄乾老子言橐籥取氣出入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見其莫之鼓而鼓也



侯果云聖人感物不能無心故有是神通鼓物寂

然無情故無憂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或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大道既不与聖人同憂則萬物之鼓于

道中者方且真任其自然不知所謝聖人尚不足

方而化仁智人乎

易登曰仁知多却一見百姓又却一見

黃廣寓曰一顯一藏所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

測所謂鼓也別傳曰鼓兼二義鼓時之鼓乃氣机

之橐籥鼓舞之鼓乃性体之流行焉蘇康伯曰

聖人休道以為用則不能無經營之憂神通鼓物

寂然無情

真西山曰此雖言易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

而已大生也無方大也之大象也功及萬物則人

之大象也運行不息入地之德德也終始無窮

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于進德修業亦必以觀地

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生且日新不可

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致知未之

謂占通爻之謂彖陰陽不測之謂坤

疏生、不絕之辭陰陽變時後生次十前生是為

物但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

易王功戒獎人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

註坤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諸

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象大幽隱之運

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隨化于太極數商

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其

運故不知所以然而見之坤

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地之生之謂易

程子曰大地有陰更有陽有一陰有一二統有一二

便有三也此性理之理客于亦言三三生萬物此是

生、而字無破易字生、即是易與西晉

成有物之端說後有物之形此不足為乾坤之已

物初出時狀如絲曰成象以其輕清未形名之

乾及其漸森發而形休畢其口後法以其中固有

連名之坤

程致永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



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大也非  
實指占筮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爻也爻有  
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  
爻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而推其各  
我以探指龜馬木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丘遲安曰上言易無体此言生之之謂易引其生  
生所以無体上言神無方此言至陽至剛之謂神  
唯其不測所以無方易而以乾坤所之乾坤數  
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

託而顯者也神易則而變化無窮其貴則不越乎  
陰陽兩端而已

其易曰數者造化之行之所可見之也可見者  
虛有數行于其間極是惟極是數之極也惟極  
其數之極源而造化大入之理行或一片即一八  
一此數而數以之成已已而見極者  
極數知來便是占故曰之謂之謂者言其知此是  
也故曰一也今以極數外有知來極數知來外別  
有占非也

多言氣口通變者通其變也其變則通不則其變  
通乃自然之數通變有作為之方

趙寧潛曰而在不測不可謂通在陰又在陽只是  
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  
陰不測處便是神

張洵氏曰按說以顯諸仁至之謂為一章云此  
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為此章論明易道之大  
與神功不異也本義則以一陰一陽至不測之謂  
神為一章云道之体用與其所以然一陰一陽之

謂道說云一謂無也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本義則  
云陰陽是道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 右第五章

大易廣大天大以言乎道則不測以言乎道則靜而  
止以言乎人心之用則廣大天大其靜也言其動也  
止是以大生為人神其靜也言其動也則是以靜生  
為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長短日月易簡  
之善配至德

尔康曰廣謂其內涵蓄無遠大謂其外包括無盡



三以言乎皆形容其廣大也達達義時與地不樂  
謂其充周貫徹無可限量靜是無造作所安推言  
正謂不偏：則缺矣天地之間何云六合之內然  
不但言天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一陽一陰  
一不在其中矣

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樂以言乎近則靜而止是  
無大無小無功不已然當依便各就此近理所謂  
靜而止者頂著工夫看來動時更別有此道理卻  
是真實所以下個止字靜而止謂融安皆見有此

道不特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細至陋之事無  
不見有隨處各是一箇天則

就這尋常言其不二直言其不遠坤言陽而居其  
西合則言其向陽

乾則健之至其德吉是故坤則柔而無一物不  
在是而不與坤主順之至其德吉故乾則剛而

而順造物則斯剛而無端  
蘇子瞻曰至剛之德柔至柔之德剛果則其靜也  
純意上物而其物也不可復回則其靜也誠之無

終而其動也公之七言純意上物也不可復回  
直也誠之無餘命也發之七言剛也

乾動直如離弦之始坤動圓如轉胎之象

乾永卷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其說到以時  
日月則不見天地之所為廣大至不用則易簡則

不見天地之所以為廣大故乾坤言之見易  
一為人象本既坤廣大而大而離方句所以成

其虛人司易有乾坤其言在焉  
易簡曰易簡天地之理天地之德易之形則得曰易

與天地準  
右第六下

子曰易其來久矣予大易聞之而喜自以心  
意理學而後大易之法大易之法而自以心

或曰存心正心之用  
註窮理人即其理也至其理而後自以心

崇焉貴此以卑焉月理曰之崇崇人易而此以  
此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

朱子曰知崇此卑這是兩截知者是知誠字理是



禮樂是而氣切實或行而不知其所以然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先天所行其便  
是法地識見萬物上所行入于其中則便生一物  
下方故說易行乎其中氣性存一理之謂  
朱子曰氣性猶言見或的性這性中有好子知知  
然此性則氣性便存一又曰或性只是曾作性底  
存謂當在這裡存而不失便是存之門便是生  
生不已處  
或性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荀子曰性者天  
之就也蘇子瞻曰先露不能如藥料不能占此其  
存之  
楊止庵曰此和子厚曰性者理也而  
可據也易有曰性者天之理也  
此書不曰性以言氣性也  
易說曰變易者易也則性者易之理也  
性則精微故聖人言虛而後言性也  
而已非謂川易以為德業也  
易說曰存之是勿忘勿助如湯抱石如鼓琴珠不

得持在有心路上非下口說在事中口說易是存  
存的真訣  
歸震川曰天地位而變化行變化即天地之用已  
知此氣性而道義出道義而知此之流行也  
知此性後自有別性本皆其出則可矣  
紫不然曰性本渾成其存住在心存一氣靈心不  
已之性也性本而行之為道一有自然不步之宜  
為義立此更不須有方把持只是自然發出本體  
有道義了曰門者即出而下方是  
天地設位後設人法地來易行其中即是知崇祀  
此凡天地道理一為一理的顯微皆行也有一理  
是此出之即是道義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有以之為道也  
此法之為道也此理之為道也此氣之為道也  
此性之為道也此心之為道也此理之為道也  
則別出下文即謂了又言荷而陽存九十五字  
為一章但此九十五字者前五十六字本重出而  
後三十五字則錯簡故楊所八去重出之六



六字而以修直第十二章極天下之動靜存乎日之

上蓋本無物之說也今從之

張清子曰按子曰觀云受美步之至極其語之別

端故言子曰本義則云十萬皆天下之理在在自

若子曰字數皆後人所加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亂其形者乎其所宜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亂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言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微之

而後言讀之而後動故說以成其變化

或曰象即象字象之象字從義其目之字一音

代義當曰畫非止是也象字最力也目之字最目

觀象而後止按象與物之同也象中無是也

開口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一言而

而見之也止故曰現象之至中也在南是八休也

則下文至顯至動而字數不盡

特字本義釋難記傳釋深遠然無及章釋頗索然

鈞澤致遠三泰則積非亦遠明矣

古無賾字左傳噴有煩言噴即賾從口沒畢一也

即賾如口象之形不同的則確定象則係歸於言

賾之花水之月皆象也天下許多物形必有一一

賾焉何以能盡象之旨係也形家而口賾一之在

心可知而不可言物賾而口象之在畫可象而

不可說

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擬諸其形容得其

形而下者正得其形而上者故曰象其物賾性命

之賾元始之賾也其於此象之中矣

或曰步之象有一地一有水地中生木象也人

在山中象曰火出象也天下有山有火曰賾

中有火可以舉火之象也

本子曰會通義理之會也其理上通者而行之

有一事則有許多道理也有一字之分已有多重

之論也有大端之論有父子之理重則思司其理

變庸受之父母不故後傷之長而委致其身之說

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收歟



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能會通人口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有會通止如也非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此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過陰陽亦屯之義初九有屯而本坤亦屯之義凡此皆會通之會象爻右盤桓利古貞侯有一個會通之義如是也通爻也此凡會通此皆法龜山陽氏曰爻者陰陽之交也

朱梁山口如利卦陰欲利陽陽二君相合利通然本卦有順而止之之義此通也合于典禮者

也則條貫魚以宮人施之辭無不貫而古之離卦

四爻四人相從也又又上左又又右也離紀

此二人合離也又又本卦亦相從也又又

十此凡會也則條貫魚以宮人施之辭無不貫而

而六

以會通通卦言之則會言即之自亦一焉

之可行以會通也典禮之明會之者曰

典禮者守其常蓋其變然後能常也

言天下之至理即申說有以見天下之至理也

之至理即申說有以見天下之物而君子是看止之意擬議即言畫卦即言聖人說卦亦可謂聖人聖易理無不自心中流出擬議亦何可奈何楊達子曰固有言天下至理而可奈何其端之云此說誠是也步則不然龍江玄黃而子何也日中見斗夜半何時就見一車誰子何人然其不以為誣者子不以為偽何也來也非言一門有言天下之至理而可奈何諸子之堅句則道是也步則不然一卦五陽、不少夫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

五陽之至理夫一陰主之而必順何也有要也非

焉也

朱子曰步言變化言曰天地變化者也中變化

也曰乾道變化者也之變化也曰則柔相推而生

之化而大柔之變化一曰以柔以柔而生化言

行之變化也而此成象成象成象變化也又象之

表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行之

化體易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共尔食之子曰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  
君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迤見乎遠君子之德  
博施濟眾之費舉世之工也言行君子之德  
也可不真乎

計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自歸焉夫與物求之  
物亦以善應也鶴鳴于陸則山出言曰應之  
里也應出言曰然況其大者乎千里而應況其遠  
者乎故大憂微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慎乎微

机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机机制動之主  
廉作廉擊廉志乃維解其成則通然與乎石  
依託為散字解為得字從之入於公家仍為各言  
物也非中作得字從之解是也  
夫子曰此木是說誠信然直之望夫子知言以口  
行論之品誠信然直之望夫子知言以口  
室即在陸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  
之即其子和之義  
按居室昭在陸則凡言行俱是應微沒緊要的以

命令此事講是非言出而天下歸心便是如民行  
發而天下歸心便是見遠此二句是未上博下之  
詞只是形容感應應速不必入應處即此見乎是  
机機上帶弄處

贊曰口之之運全在機身之發全在機機速而口  
之則機發而大必是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一全  
物自然如子氏見乎遠不可已也

司人先觀此而後笑子曰君子之直也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此其利斷全同心之言其利如神

既同利相應本在下一心不七共同一事或此物而  
出或彼物而或此物而或彼物而語此言  
語其時雖異其意實一也此其意則同或言或行  
或默應了語二人有同聲其心其德則能斷然  
全一又堅固之物所無而直之德則之德也此  
謂二人之心行同也二人之言行同也此謂  
其言其德如商也此謂二人之言可也  
楊廷秀曰同人之先是後喜與君子之心出已安  
此照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可通則商賈同



一情語然同通則更直是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  
石至堅也然不堅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  
金可折而前同器一童子能跨之其味不同故也  
取南山之鰾雜化山之商十黃中不能分其味同  
故也

同人之近非同而同乃異而同也古陽明曰  
則同乎陽也司人為非以五陽而求同一陰雖有  
異同其同者實皆非而同也九以陽而居尊六  
二以陰而居卑故有異而分殊然中正之道同

故物莫能間是以堯舜而終同有先號咷而後笑  
之象焉故君子同人之旦出夜入也同也而世不  
志同也但二人同心則金可折而石可裂也金則  
同心之信則其言通於金石

斷金言堅之至金可折也則石斷而石則以  
攻玉之說俱非

初六藉用白茅七君子曰勿錯諸地而可也藉用之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田可重也  
慎斯濟之以法其无所失矣

楊廷秀曰錯物于地無以藉之可于萬莫并乎  
也然重莫重于藉也故非藉下則車馬不見其有  
非不行而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余欲去蓋先  
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河岳  
前便曰苟錯諸地而可矣凡此是皆藉也  
曰一切錯物錯味諸地不可行耳以誤天下又用  
字之慎蓋古人席地而坐凡道路不為物之錯地  
者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  
泰以存其德者也

張雨軒曰夫德威之不孚不能為大義水之  
不能為大舟君子憂之不孚則時勢而後功  
而德人夫德以其功而人正其言

其功下人者也  
其功下人者也

俞玉吾曰致泰謂德泰存位猶乾九三之存其德



恭以存其位謂此極其恭所以存其分而不敢  
踰越

元龍有悔子曰貴而元位而元位者在下位而  
元類是以動而有悔也

重出

不出戶庭元氣存乎口氣之所生也則言必以爲時君  
不察則失時臣不察則失身矣事不察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疏臣既盡忠不避危難爲君謀事君不惟家乃計

露臣之所爲使在下聞之衆共疑怒言此臣而殺  
之是失臣也臣之言行既有所失則失身也幾謂  
幾微之事當須家慎預防焉害若其不然而爲世  
禍害交起是言成也不出戶庭于此義言之亦謂  
不妄出言語也

楊廷秀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致我言此  
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之宣臣帝以不密者此出  
不密而失身也

李彭山曰人臣爲國謀者皆凡事也事口是止在

可成可敗之介其謀一洩則小人得以窺其隙而  
中之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害而水旱不興  
焉三口謀泄不密之謂也

子曰作事者其知盡乎子曰且其致遠至貴也者  
小人之事也來也者君子之富也小人而求君子之  
富者以奪之矣上慢下暴以成之矣慢藏誨盜  
誨盜者口實且其致遠至貴之指也

亦唐曰步之爲放情微察爭極深研几陰陽之尚  
長而形杜思而考必知之人中之得失方在微說

而步必簡之範圍曲成不可藏掩如爲盜者負且  
來則思奪之矣上慢下暴則思伐之矣慢藏則誨  
盜爲奪爲伐爲盜則盜者之罪也而負且來則爲  
潛越上慢下暴則爲誨盜慢藏則爲誨盜不則其  
致此者皆奇謀詭計以微自營而月以自營則  
民師不在行入而又在茲矣故能周乎則謂其能  
知盜可也儒者微言知微而微更以微是化之機  
偷用阳之氣作解反不合理

楊廷秀曰司馬安能盡觀曹操教之也蕭何安能



盜亦有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奪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此謂知盜非如伐莠之

盜也。以教奪伐之盜也。

盜猶心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引之故。台卜以

水火之乾婚。亦令人猶流。志故大邑曰吉也。

剛雲泰曰。夫子。乾坤皆有又言以申。泰。傳。下傳

之意。係辭。此。故。卦。即。象。傳。之。文。言。也。言。學。易。者。可

以融類而通其餘矣。

張溥氏曰。按。教。以。聖。人。有。以。至。如。蘭。為。第。一。章。云。

易學卷之

終

結上不容大月之事。本義則云。降。所。以。三。爻。成。右。第。八。章。

此。第。六。章。也。上。章。既。明。易。進。變。化。神。聖。不。測。聖。人。法。之。所。以。配。天。地。道。義。從。而。生。此。章。又。明。聖。人。擬。議。步。象。以。贊。成。文。化。又。明。人。與。天。之。生。死。其。身。在。乎。慎。言。語。則。心。行。動。不。措。守。則。是。少。言。其。行。家。少。言。非。位。凡。有。七。事。是。行。之。子。多。言。以。外。七。卦。之。義。以。証。成。之。以。初。六。階。用。章。盡。之。結。也。為。一。章。云。第。七。章。也。本。義。則。以。聖。人。自。以。至。此。之。結。也。為。一。章。云。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頤。字。既。云。出。深。雖。見。本。義。則。曰。謀。亂。也。作。步。其。知。蓋。字。既。云。此。



考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憐著

繫辭上傳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大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六其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朱子曰天者陽之極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  
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陽

予天所謂大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偶  
予地所謂地數五也相得如凡平有合如夫婦五  
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得其類而不  
素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或合其類而不  
素間也相得在合四字盡所謂之義又云相得  
有合在十干甲乙合丙丁火成己土成庚金成  
水便是相得甲乙合己庚與合丙丁合庚  
壬合戌癸與合便是各有合也  
郭鵬海曰相得是一六等數同變其方不相妨害

有合是一六等數一生一戊兩相配合大數五二  
句是分言此二句只合言耳

為理氏曰河圖陽數一居北二居東五居中七居  
南九居西此大數之五也陰數二居南四居西六  
居北八居東十居中此地數之五也一與五相得  
合而為六二與四相得合而為六三與九相得  
合而為十二四與五相得合而為九二與三  
相得合而為五二與八相得合而為十  
三與五相得合而為八三與七相得合而為  
十

十四與五相得合而為九四與六相得合而為十  
又一與二相得合而為三二與三  
相得合而為五五與一與七相得合而為八  
一與四相得合而為五二與七相得合而為九  
與八相得合而為九一與九相得合而為十  
三四五相得相合皆然所謂五生相得而各有合  
也天數積一三五七九為二十五地數積二四六  
八十為三十德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自一  
而兩儀而三才而四象而五行而為萬物  
所以成變化之道而行鬼神之靈也



高中白曰十數天地之精氣結為形容無先後次第是本宮正位或移宮變位俱無不可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非只一六二七等為合也近世以對待流行分解河洛先後天等圖以象之則不可無對不行可虛可實可貞可晦可積可散可像可超通其取用而左右逢源有神物也

梅篤氏曰漢儒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得各有合象如是則當云十位不當云五位也又急綴之以天地之辰五

有五之凡者言不當更分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也今既分而言之可見天五位承上辰五而地五位承上地數五而皆決不可以十位相得而有合矣此漢儒解卦之說不可以不擇也  
尔康曰天地位是一氣往來之應是流貫一氣即序貫數之火即數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三分限不得不然二從于三三從于二懸搭不得不然故一二三四是安排之強名以一三為天二四為地亦奇偶之假位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

得者情之成得有合者分之可合一可與諸數合二可與諸數合三四皆可與諸數合以至合六便是六氣合七便是七音合八便是八風合九便是九宮言之各有故成之各有象曰得者無有不合有合者自然相得合其得且不可分言曰得者有合又豈可各為七此一章是天地數目一大錯自然生或自然推就懸一格十空色之中而萬物無不範圍焉即河圖洛書且藉此以証奇偶之理焉

豈先有河洛而聖人始設是數以顯之太陽胡雲舉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或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之所以或河易之數四語左不大理後之君子紛以河洛至十天地之數以四象五行如于河洛之數提是皆據人言也休雲漢中言此章原在第十市之有不與此合言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  
從再問故再抄而後掛



俞琰氏曰宋氏易釋云天地之數來自其之數大  
行之數是推衍之數愚謂推衍者自大極生而後  
則陽陰陰二行而為三而後生曰象則太陽一曰  
陰二曰陽三太陰四行而為十曰象生八卦出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行而為三  
十六過太極之一而後之二曰象之十八日之一  
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行之數六十其殆是十  
在曜口陰一不用者以象太極成而不川也將焉  
知太極為數之依而不用大而不和而後四象八

卦為數之用也鄭氏子孫著古法云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而大衍不取天地之數何也蓋太極生而  
後四象生象曰曰象生八卦所行者不及五也又  
云大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十五十中虛  
一不用也蓋言四十九今成一個辭附此下八  
乃所虛之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大極之數謂  
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此起是為數之依曰太  
之用故不用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休  
而其用則唯兩儀四象八卦所行之數則其用四

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者如下又云二之法掛其  
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為三十六四其六而  
為二十四四其七而為二十八四其八而為三十  
二蓋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  
此大行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是為不可易  
之法蓋不可易者聖人之法可易則非聖人之法  
也今而為二謂以四十九者信十分為二以謂  
右左之象而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儀者不象  
之豈特象而後故不實言之也掛也掛一者十

所分右邊書中凡一書懸于前無左右者為三而  
為三已象三有自一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  
之有特象三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  
也以待兩十四揲之陰陽虛而為一也此其理  
乃掛于小指間則其功同矣夫自中指而掛云四  
以小指則為三物是五歲之中不待再問大焉掛  
自掛物自物詎可以在前之掛掛于指間之物故  
操時設反進數之也訊文云操間持也操之以四  
者先凡左者四：而數之置于左次取右者亦曰



四而數之置十右也。象四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紀五反與時同奇者所行四數之餘也。歸者歸所而為一也。既四之而數左右之數而行止策之數則其四三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即得反物者物也。始奇十物以象四者之四也。左擇所餘之數初十左十中皆然。又象三十一間也。間者月之餘日積分而為月者也。五歲再計者三歲一開之後再續日而再歲月出五歲之間有再開也。古者開法之道起之于辰辰利虛氣謂

二十四氣謂日月之合朔何謂氣。氣利虛氣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一晷也。一晷三百六十分。有六日日月行八而為一晷月之行一晷是十五度。有晷當以二十九日而為一晷。故曆法以兩月而置一晷六氣之行當以十五日二時五刻為一晷以三十日五時二刻為一晷之氣故朔嘗不足而氣常有餘。併朔虛氣假計之則一年所餘十一日有奇三而積之則一開嘗不及三歲又以其餘計之則再開嘗五歲有餘。今以五

歲再開故前物而後排者一歲之中有五部掛一為一部。掛五為二部。掛三為三部。掛二為四部。掛一為五部。一部象一歲三部之象三歲一開五部之再初象五歲再開是謂第一歲也。此再物而為一歲合而為一。是為第二歲。如初法再分四部再排再物也不言分排而排者以明再歲三歲以至十有八歲每歲皆當排之。此口近世有第二歲三歲不排之說。雖其初排不五則九再排不四

則八其數亦同。然其三歲之餘為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為少陽者。凡為老陰者十其十則陽者皆既已者。又而所謂老陰者。純無陰有古用之。又皆排之。說則六十四爻而為老陽者十二爻。少陰者十八爻。少陽者二十爻。老陰者十六爻。而為少陰者則陽者而陰者。然而陰陽之爻各三十二而其數遠乎以此論之則再歲三歲皆當排一七林至易釋云。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合三六上之象也。蓋以六十四爻而八分之是陽



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  
三其八得二十四此休數也。用數則不能無增損  
于其間。休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侵  
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以均二十四而少  
陽之口益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  
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口歸于老陽則老陽一  
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証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  
也。

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天之生氣將欲盡矣

實故用四十九焉

王輔嗣曰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一也。用四十九  
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通之。日數而數  
以之。或斷奇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故年歲也。月年  
不可以無明也。用一有故。奇于有物之極而用  
其所由之宗也。

翼芻曰四十有九一生主五十有五。是主合而  
未分象太極也。分而為二象。兩儀矣。別傳曰未分  
以前是混沌之天地。既分以後是開闢之天地。借

辭曰天地妙用定位全在一分字上。象兩之說不  
專指兩儀對峙言。

別傳曰掛一之一其數亦止于一。何以謂之衆  
三非人言。天地之中之謂也。天計一以高。地得一  
以寧。人得一以靈。天地人德備於一。故曰衆三或  
曰天在上地在下而獨人能然。吾中能與之。故  
謂三分則坐在掛字上有獨立兩間之意。

歸熙甫曰四十有九得用盡在掛一掛一得用盡  
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必係四者四十九之數

去初掛之一則為四者十二。以四數之則變也。故  
著策以四為二也。潛解曰四時迭運無頃刻停時  
探四之法往來皆相仍不窮。皆道之非是也。  
時象也。分明主謀二不是以四系四之說。

潛解曰稽四牒之策。世是陽指歸陰之策。世是  
故曰歸奇。天地之數奇為主。大衍之數亦奇為用。  
必以歸奇之策定數者。非取餘不取止。乃是用奇  
不用偶也。或謂歸奇而不用象。問答而不用不知  
無問不可。或藏牒著之法。都是言用分牒。初師是



川即庚一亦是川

張氏曰按除日積而成則除策積而後上之曰  
象則則三歲一開五歲再開俱在其中謂上之象  
則只是除左五歲再開方是始右之說非是極上  
又曰五歲再開再物而後物之在說一季子月此  
月則之語乃起下文後掛之意月以百十始於象  
則中已說盡凡之言後掛即上之言有在始是見  
生出下方之意曰當之未到歸奇乘數盡矣而有  
後掛者何也蓋五歲再開則負盈剋虛之數已盡

便當別處積分為後開之始標既再物則而下之  
策已盡便仍懸一掛以起後物之端凡會運世之  
所以不當如是也後積始奇偶七心之所以無盡  
都從此後掛始四當之後又復掛一其理微矣大  
虛中策曰五歲二句時見再物後又再物化則分  
如此非再乘之例亦非明象則之義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為物之數也

朱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之之策在  
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之  
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二  
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  
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合  
氣與曆則乘之中數而言故曰二百有六十也然  
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  
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  
此總以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

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一篇之策萬有  
一十五百二十當為物之數也  
陸公紀曰日月十二爻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二十三日有奇  
黃端伯曰三爻成之是一爻中有一日也今有一  
爻能成八卦之說另撰易變圖  
凡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爻有四二爻三爻皆  
三則十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十三除十三  
乘故其操錄者共三十六策積六爻時二百一十



六策之陰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一變  
皆七則二十二策矣又通三火掛一之策為二十  
九除二十五策故其探賈者共二十四策情六火  
得百四十四策本義所云四九皆九則四九所云  
四六皆六今四美所云三奇則九每一二奇皆三  
美所云三偶則六每一二偶皆六美  
李益靈龜曰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此數  
與兵卜易亦可見天地自然之數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漸進神機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原者知  
知神之所為乎

朱子曰四營者四次揲也分二篇第一營也四  
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皆言自第一營  
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爻三爻成  
一爻而得兩儀之象再爻而得四象之象三爻而  
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象二爻而得四象  
之象三爻而得八卦之象四爻成而得其十六

之一五之八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其八十  
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十六十四卦  
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  
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主此所謂八  
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推引而伸之六三六營  
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小成之  
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  
可先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能預以長為則  
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張氏曰或曰四營以求之者上文揲四之說如四  
九成老陽四六成老陰四七成少陽四八成少陰  
是為四營者度之乾坤之策以四計變之而成  
二篇之策以四計變之而成一卦之策以四計變  
之而成以四營之便成一卦全易故曰或步  
張氏曰或曰先成卦而後言小成何以故此聖人  
化工之筆也下先下成卦二字則下文八卦二字  
無從起且又無以起下文之引伸触類故知引伸  
二句一貫說下言引此小成之法而伸之以触類



引伸之類去之則六十四卦于此成矣故曰能事畢

程氏曰此兩條似重一變事字以當而或易者一變也十八變或卦者十八變也八卦成而後也夫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類引是或卦之終考爻占也

邵子章曰若用妙處今在引伸類引如引水之引伸謂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融物之謂同曰類連文之端可引如爻在某爻則致引而之彼卦之

又連卦之文可融如爻文與某卦之文類則致融而卦之之類無窮

又曰天下之事已大何以云天下之能事乎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為而聖人成能百姓之事故謂之能事

張氏曰按時解說本義道以辭類語意謂卦爻之辭不知通事不啻有个辭字只是論數不如俱從數上看數極十八變而或卦則此吉凶禍福之道昭然于或卦之中道豈不顯以此而見上道

通今而不和謂之所使行豈不神而自本然之理者數神之醇醇者數醇醇之祐有數祐之直是論數與辭無預

按變化之道舊無圖典著言近有欲為永者有人有欲之論易理說圖不是

公玉音曰神者何謂陽不測之謂也伊尹可以通如者大人之所為則可以因變化之道而知之何為神之所為即上文著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為也

何玄子曰愚問之宋儒蓋其中之五與十則太極象也四則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兩儀象也內之一二三四則四象之位也外之六七八九則四象之數也以位言老陽一少陰二少陽三老陰四以數言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老陽九在圖則六共宗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四九為友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二七為朋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三八同道三為少陽之位八為老陰之數所謂二九二少五藏其宅也在卦則



乾元為老陽乾得其數而元得其位故乾為九而  
元為一坤為老陰坤得其數而元得其位故坤  
為六而元為四坎為少陽坎得其數而元得其位  
故坎為七而元為三離為少陰離得其數而元  
得其位故離為八而元為二今所論七八九之  
以為乾坤離坎而在四止之位依一一二四之次  
以為元氣長養而補四隅之空則所傳先天之八  
卦是也宋儒之詮釋如此而吳初甫則以為象皇  
平日觀于天地人物元非陽奇陰偶而相對待凡

河圖之數而有與焉于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  
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  
成六十四卦所謂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此論  
殊得之謂必拘之以圖配卦則未見其有餘陽  
永非直擬圖書為不足信則以一圖之縱橫曲直  
妙合自然明是天不妄道何煩替說哉蓋玄反覆  
思之孔子所以引河圖之數于大衍中者直以人  
行之揲法未河圖而生耳其實于卦無與也然河  
圖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蓋河圖各

書皆以五者中為數祖宗圖下一點天之象也其  
上一點地二象也其左一點天三象也其右一點  
地四象也其中一點天五象也正其中金木水火  
土五數惟餘五十則以五十之所系者五故不用  
五也然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之占故又  
置八一而用四十有九為一者數之始入下之數  
無窮而一無為故虛而不用所以象太極也所謂  
參天兩地已是虛去天一之數但用天三對地二  
耳大衍之說如此諸解紛今皆不取惟蘇子瞻

註云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性  
者相用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  
而後成六二得五而後成七三得五而後成八四得五而  
後成九五無定位元成者凡得氣水火木金四者成  
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  
之四而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中而五六七八  
九則五在其中矣太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  
為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  
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于四時而土不特見于



曰時之以象上而吉上不足以象口中之水口則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中皆有以右之而  
上爻據口寸之象據而已故曰水火土之位與或  
否元氣其是託也乃大行復河面之象假合有合  
取焉而  
康時氏曰據証疏天一即在下十重子口大身  
謂者也之有人數五部在大行部之後本義皆改  
正又証疏以知變化之迎即屬下重在方有聖人  
之迎曰為之有程子曰合兵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從之又証疏以大行之數至祐神英為一章  
云此第八重明占策之法得者之休顯天地之氣  
定乾坤之策以為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  
本義則以天一至神之所為乎為一章云此第九  
章言天地大行之數據舊本非之法

###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迎曰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利審者尚其象以下至有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  
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違

遠近出辭遠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是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  
是也元為也數然不動而通天下之故非人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  
之故唯神也故下接而連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  
之迎曰為者此之謂也

証歸來伯曰大非忘象者則元以制象非遺象者

元以極致至精者無善而不才亂至變者休一  
而無不同至和者寂然而不動非虛功同之理象  
數初由立故曰其至精至變至和則不為終斷  
也

易道以理故言辭象數皆由理而生此理人  
言辭即畫之理故精微之理數自象象即  
畫之理數形似占即畫之理數相推生此分之理  
象復皆就已畫言占則就未畫者而推測于已畫  
乃辭象復之本原也若只言辭象變而不言占則



辭象者有枝流元本象只說行後十無所謂下而  
故曰語占獨後之從之者重之也  
何言子曰人知易可以策而不知易可以卜哉  
聖人所以卜策者龜也蓋卦非象也象非卦也  
變而龜法不勝耳易以重之則其象所六而象  
掌辭者不道取象五行六行之中言曰有知易  
理之何為也卜不可通易也  
朱子曰參伍以爻者縱橫十九天地五十五之  
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以天地

觀之陰陽一五二五以變為陰者八十二五以  
變為陽者三十三五以變為陰者六十四五以  
六十四五以變為陽者三十三五以變為陰者  
而八十二五以變為陽者六十四五以變為  
其二十四五以變為陰者三十三五以變為  
為二百一十有六符乾之策二其七十二為一百  
四十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  
五變而後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則柔相易是成天  
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則柔有林是成天下

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  
之又變謂之至變  
項十卷曰凡古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爻為三變  
每爻有象而象三象四時象則象四時象五  
此法伍以變之三爻之奇分而計之則得六三  
多一此而多一多而少之故去三得三以有  
子之此法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  
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問之奇謂合而端之  
此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法十有八爻

或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到柔相偶之文極六之  
故也七八九六止之重象文折以為內外而得之  
象此而句或卦之法  
陳高氏曰參伍以爻者縱橫變有陰變由為陽  
而為陰也乾一爻而為九九爻而為六六爻而  
坤四爻而為六六爻而為九九爻而為六六爻而  
為離坎一爻而為九九爻而為六六爻而為離四  
變而為乾五變而為九六變而為震七變而為坤  
之類皆參以變其爻也反復乎三畫之中也乾一



變而為始再變而為終三變而為吉四變而為凶  
五變而為利六變而為害七變而為大者上三變  
而為節再變而為屯三變而為既濟四變而為  
五變而為豐六變而為明夷七變而為漸八變而  
九變而為困也又復于六書之中二六其六也其  
變自上下下重非人之其變自下而上八重而  
用則不變者六人重休而有不變者今上六之  
是已其有人行之虛其一者下其之其不變已  
皆出于自然矣也知其人之止天非六之非八則

錯其數若乾之六又五行之數所以相間也綜其  
數若乾之六又天地之數所以相隔也通其變則  
有劉有柔所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則有剛有柔  
所以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能與於此哉  
八卦參以爻之其數一十五百六十有八重卦以  
以變之其數三千五百二十故八卦之數皆十  
有五而五十六月之數或增或損所以趨變也其  
趨變也雖多而不為有餘雖少而不為不足以其  
皆本於八卦而已乾之數五十有五坤之數五十

有七遊之數五十有五有九百之數五十有二紀之數  
五十有五利之數五十有三吉之數五十有五有  
之數五十有五其綜四百四十有一也此之數五  
十有五即之數五十有五也之數五十有五其  
之數五十有五有三乘之數五十有五有一百之數五十  
有川水之數五十有二師之數五十有五其綜四  
百三十有四也餘六卦以類推之有之  
然通六曰六以變者四書也錯綜之數五十有八  
變之事也通其變參伍之變也尚文之事極其數

錯綜之數也尚象之事朱熹有脫簡吳勉甫曰參  
以變者初保之餘在四右四再保三保之餘在四  
右三左三右四合卦一及左右之餘皆九得八而  
為偶者凡二也保以爻謂初保之餘在二右一左  
一右二右一左二再保上保之餘在二右一左一  
右二合卦一及左右之餘皆九得八而為奇者凡  
五也通五之數左四皆為奇則參八而為八之入  
通參之變凡八皆為偶則兩也而成地之文此尚  
變之事也每以三變掛物之數錯而綜之究竟至







是一爻錯綜是自一爻而通二三爻極致是自二  
爻而極之十有八爻則通爻時之久故在三爻錯  
綜之後似費辭耳

程頤永曰天地間陰陽爻之本一爻在二爻構而  
尚也立虛自有至理主于其間象爻本則至理主  
所以爻一爻而文通或數一爻而象通也

李夷一曰連或連或皆言爻一爻而文通或連或  
連或而後或數一爻而象通也爻一爻而文通或  
連或曰本義以爻立錯綜以極象解錯也

既成此時奇偶已定以一爻五爻再爻以再爻五  
于三爻錯綜看是之謂錯把這三爻提起來看或  
三爻通是奇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行錯  
未有是謂之錯

何玄子曰爻位錯綜皆古語三人同鼎曰水火人  
相據曰仇史記引周書曰水火而後之爻二五五  
大大欲更錯是之錯雜也則三言六理已謂此  
錯持絲文有極制經合時開合也

符曰凡論道謀事不錯不綜則皆不可得為已故

虞仲之在必有兩端者貴錯也虞仲之心必有一  
是者貴綜也孔子遊于景山使三子如子路曰  
子曰既時則淵賦德孔子曰聖士哉三子同仰而  
言以異持者貴錯也孔子必尊自然而貴綜曰皆  
貴錯也而龍起就世子而賦德孔子曰同樂子則  
功者貴錯也而兩龍之自性賦德者貴綜也李武  
會諸占家問之某曰可要歸于五行子曰可建除  
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某曰家曰大山家曰

小山大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狀淵制曰以  
五行為主使諸家味一守鳴者貴錯也以其義所  
之貴貴綜也天下之事一錯一綜也二不之有六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人曰焦贛之序卦錯也  
總此言而立之可文而解錯之之會也

亦康曰聖人之道曰實是曰件錯錯為奇而不建  
化文章六經皆實也而看尚爻動為世有承應所  
設推準動化也制器尚象卜筮尚占明是而半以  
下錯言曰象而以神歸之問焉而以言承上卜筮



之言也。八法以爻錯總其數。二股交數。乃一陰相  
近。說一陰亦可。然實之為說。乃一之文。二則著一  
而九陰之所消。元不該。縣天配之文。乃受化之  
相。而向反之上。幾錯。然礼義有一錯。上之以一。不  
之以三。皆有是錯。豈以一之文。二之文。乃消也。係  
之。東石之刻。皆有一端。一立。亦有受。乃不記。  
哉。與別。故凡何。元。今一書。可。見一。陰。之。九。陰。不  
及。以此。言。數。其。廣。八。卦。同。正。見。步。之。皆。大。精。微。不  
可。思。說。也。儒。者。一。今。而。始。之。探。焉。并。將。開。焉。而。以

言亦與言者。為辭。而為一。說是有聖人之理。一而  
已。何言曰也。

呂監曰。曰。寂然之中。天。地。萬。物。皆。在。之。而。不。覺。言  
靜。其。理。在。焉。而。不。明。焉。未。嘗。之。正。理。在。焉。而。不  
不。昭。明。未。嘗。見。  
則。言。曰。寂。然。不。動。二。句。不。皆。謂。言。者。然。則。言。者。  
之。此。言。其。意。龍。机。機。動。而。不。動。也。非。然。則。言。  
寂。也。然。而。通。而。入。下。之。故。立。寂。然。不。動。中。原。含。有  
天下。則。然。之。理。故。一。感。非。通。一。字。最。可。味。

孫。以。海。曰。寂。然。人。心。也。寂。然。之。理。人。心。也。一。生  
之。理。而。入。下。之。故。不。嘗。不。大。理。而。不。大。之。理。  
未。嘗。不。有。故。不。以。其。人。心。之。理。而。不。大。之。理。  
本。休。一。字。子。曰。動。而。無。靜。之。理。而。不。大。之。理。  
如。靜。而。無。動。之。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  
一。字。曰。神。也。是。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  
以。此。而。入。下。之。故。不。嘗。不。大。理。而。不。大。之。理。  
為。是。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  
而。以。其。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而。不。大。之。理。

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  
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入下之理。謂  
其凡故未化知此焉。此而而本亡知亡時亡而存  
自一心而入天下之理。則吾人之理。其何為也。  
心之情。其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之。不倫。皆  
歸萬變而平。武不出。尸。生。皆。安。而。後。是。行。而。後。不  
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張。天。地。之。和。以。其  
推。一。心。之。神。于。易。大。此。易。自。之。所以。神。也。  
武。問。如。何。是。極。深。未。子。曰。聖。人。使。守。至。深。唯。見。至



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神明之妙者此六  
也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神凡曰便是何意上  
之人及且如一個卦在這理便有吉凶有悔吝  
故聖人若知何出來何處去一箇他知者只在  
此時都見着了  
又子曰神妙之上說幾就事上說前在二事上  
幾細是微也竟是有那事了  
然子瞻曰至精至變者四數用之也極原神以  
以道用之也止于精乃及也則幾有時而止也

凡無深也則道有時而方便幾不差直不旁者其  
惟神乎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既以神終之人口  
身有聖人之近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為聖人  
之道以此也  
既而首聖人之道有四焉韓氏註云此四者存乎  
器象可得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  
之物形器可知之若帝中所陳則有三事一是至  
精二是則唯深也三是至變三是則微凡也三是至神  
神則微妙无形是其無也神既形則帝中三事不

將配章首四事但行此四者即能致帝中三事故  
帝中三事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進四焉結之也  
朱氏曰按疏以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為一重云  
此第九重也上重既明大衍之長短各有象之名  
故可以助神明之功此又廣明易道深遠聖人之  
道有曰人明易深遠最極神也本義明以易有聖  
人之進易至此之謂也為一重云此第十重取上  
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 右第十章

子曰大易何為者大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道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新天下之疑是故普之德同而地土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道以盡萬事故言萬事  
則此神已知未知以類性其能取此此上占之  
聰明睿知神哉而不代者人

俞玉吾曰書用于卦未定之先故其占言卦或丁  
著已定之後故其德言六爻之義各有所取故隨  
其時立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凶告人也聖人以



此說心逆我于審謂無事時則心一而神一也  
不動人真能窺吉凶其民同患則有守則神  
心之用人隨感而應審知思而為之而不為  
易已聖人則此心是藏于審然而應人下之  
易易已存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則易一  
神一其直一也神以知來二易一易一易一  
之神即自神之神知即方知之知此能無二  
問辭也古之聰明博知合辭也聰明處知知來  
領我不用後所以易神

蔡氏曰有此即有是是則其物出而不消故說  
之莊子所謂昧論其心是也有為則出而為物相  
見而國之用審不可以示人故遠藏于審莊子所  
謂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以獨也故有貞而元吉  
凶與于告而止之不失吉告以凶而供之在凶  
民之患已亦患之所以示民也此言卦之  
因非神以知來知以藏性其既在于此哉  
葉永瞻曰國神不帶使神不可測國神只一意故  
中有而于卦爻句中有以字者蓋方所以知易者

以貞也國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惟是所逆  
元所不用故曰國卦利又分各有其休故曰分  
易曰大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民化育此有  
絪縕而後能成天地元之故後所謂乃皆成  
有二義以不見為義者帶已以見不見而義者  
也  
吳因之曰入下之物乃家休本明其者三易  
神之教不能入帶王之令不能行聖賢之言不能  
化易書昭明吉山之教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

務自是後世可以立誠意不可枚舉易神而後是  
之且吉使變六便世不立有頃之元是又元故  
曰察天下之道從不出吉凶貞陽上有道也  
下之人之謀慮上察焉諸難巧自不能犯自非是  
一說便知以今在理而不前是事之頃則自有  
絪縕其絡以口首斯如而已言易之乃用如此已  
全上策不可不作意下三句以字要重看作為  
星全在三以字內  
蘇紫溪曰聖人以此說心句是為書大未領易象















何玄子曰房審柏曰太極生兩儀一  
非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是明  
向儀之故曰有八卦而曰象一曰太極在人心一  
上而心無先在天地之故而心為後一曰心主  
一曰心主大氣是太極何物乎而心主大氣一曰  
子一曰心主大氣是太極何物乎而心主大氣一曰  
之為一曰心主大氣是太極何物乎而心主大氣一曰  
而此河本則者之名而道人心是一也言一物在  
太極之先此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却太極大

極非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靜致而言則  
曰德又何嘗有二耶至若曰子彈論之云誠意上  
三為一之說皆祖述玄書之意且曰有生于無大  
無安能生有此生之上一言已明有大極則言有  
無以知太極之故清心合其所生之者而釋之太  
既散太極而為兩儀散而為四象散而為八象而  
為八卦則合八卦即四象也合四象即兩儀也合  
兩儀即太極也故太極者不分之陰陽而陰陽者  
已分之太極也太極之謂即兩儀合之形而太極

之名而儀合之名也元虞存元時不在此此上  
陰陽不同同而此來虞朱子謂太極在陰陽之  
中而非在陰陽之外又云有是理則有是氣理為  
陰之性其曰理一而己氣則元不兩者此是以大  
性為理陰陽為氣太極之象不用理太極之象則  
居陽之理太極之象即陰陽之象今在口理性  
吾不知也惟用子云之移而太極為理為氣則  
言所得重人言太極之意而牽起者非日用之  
為語病則何不現其自下轉語曰太極本無極也

豈以無極與太極為二物哉蓋參微之辭恐人誤  
太極別有一物而于陰陽之外求之也是則子之  
意也  
商賈曰性者太極也不可道不可擬前賢傳已詳  
之矣太極者性之稱強名之曰理而儀者分  
之稱強名之曰氣詳論氣數是有若無是而陰乾  
是者此太極也當其渾論之中象有此而乎止可  
名之曰儀者形似之謂也陰陽止不可言此天  
地乎蓋天地則象云曰陰曰陽以示明分有參之而可







難入太極生陽斯所謂禮夫而水清則魚下  
揚以口含陰陽不可以見大德也即此中說口  
見易意也故言太極者當自易中求之右以人  
陰別五子陰陽之七而坎畢生而四以八以  
內加則則以與有一大德為主而九下分八  
而取  
項子卷口凡得辭之條八卦者四十四卦也八  
卦又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條之其  
狀如始柱八卦者謂六十四卦也立下不為

有則又系氏謂當有象字按易說義紀作五象或  
焉漢書崔方進等又作五功按文王五象陽五  
貴重人者象而德下天地四時日月之次可也終  
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已人時時不及富貴者  
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者  
決之  
季彭山曰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此由人而得失辨  
致然則八卦以納陰陽進退之中則道無不及皆  
有理以應之此吉山新由定也

蘇子瞻曰入于吉山之域然後大業可成而見  
子曰有吉山川審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者與  
不宜則何素之有  
張山子曰時有數事物象每日計而置之  
一以爲者或中而之則則方而求之以其  
或于不山指以分理以理之物而取之以  
是遠者近于太極也皆世故說或則指而  
以使之近于太極也皆世故說或則指而  
爲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之指如以入山而

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或有發于遠之原故深與  
遠爲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之指如以物出下  
而取之效則極其所至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山深  
遂知未物者也取盡之即在定吉山內  
紀問曰人到疑而不能決斯理便放倒了不肯向  
前動有疑阻既得下並知其吉山自然起一佳不  
得則其所以費者若是下並取之也詩曰獲一又  
王令問不已然則費者或慮也所謂冒天下之通  
者以此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人事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  
以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吉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況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有謂人生有聖人  
法則之以爲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有謂四  
時土教書以奉箕則以社久是聖人效之天象乎  
見吉凶聖人象之有若繫焉上斷以斷心以是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

秋緯云河以通軌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  
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北安國  
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補闕之  
義未知何從○莊氏云○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  
象象有假象有真象有同象有回象也今十篇之  
之象已破之矣何氏以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象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  
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則有非易內之物

何得稱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係  
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一物辭既之  
卦之下辭則象謂卦之象也則上而後生四象  
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分則從  
以爲義

或曰○聖人立十上繫書系生有上下之別應  
大衍之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開五段而分四段  
則圖二十四段腹之文十二段而計之四十九  
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五皆

神物也

俞玉吾曰變化謂四時也暑性則寒未寒性則暑  
未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效天  
地陰陽之變化日月性未有益陰陽無所其變則  
吉夫其變則山以天之垂象以見吉凶者也聖人  
作易而指人以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遠言者  
朱子答曰易于吉凶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遠言者  
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似貞勝而不已  
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決錄曰神物者何者龜也。或曰皆散生下莖下之  
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段五兩旁各四兩二十四  
腹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之也者效也。故天地  
之變化也。象皆像也不言而以象占已矣。初論曰  
故天地四時以畫氣坤象六氣象日月以畫數  
則亦多端矣。大子雖此端更真身時象氣子以八卦  
類方錄及卜法按我故或說河圖亦人所授非也  
周訓曰五十五者為河圖四十五者為洛書則數  
兩易而朱震因之說皆說同此則數是則訓而象

說又異。卷曰四十五數者子華子大戴禮乾鑿度  
言之。易不言五非步數也。孔安國註洪範乃曰禹  
時神龜負文為圖第九數而貢但言導路不言出  
書安國何按耶。今現易文圖書義時具有也。劉瓛  
皆循安國之說則我時未有洛書不亦誤乎。大河  
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易從而知之而圖之數  
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書稱命曰天球河圖  
在東序何圖亦王也。河圖王之有文洛書石之有  
文聖人明其文以畫卦耳。無五十五六四十五之

之數也。通按三墳言伏羲三十二步卒卒生月  
兩降日河九時龍馬負圖始畫卦。孔安國云伏  
羲德洽上下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  
則象而作易。易又象宇記伏羲十祭水。河龜則書八  
卦有禮若是則起必待圖書哉。現取以通德類  
皆大符有明文已。或曰均深則河圖合四象之數  
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協八卦  
之象亦通  
出圖洛出書

蔡虛齋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  
其中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河圖之中  
五與十為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  
空以為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  
又曰河圖洛書之奇偶各居二十者蓋河圖既虛  
其中五與十洛書亦虛其中五則陽數只有一三  
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二  
十兩儀之象也  
又曰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



國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有八之所  
因八者八之所因四有九之所因一二三即  
由之六七八九也故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切開看似乎涉了字強細求其故乃知其一出于自  
然之理也

又曰洛書以一二三四而合九七八六故其十五  
而立為七八九六則其四象也其數始于一終于  
十本是一個混沌之物也故一七合九三二合  
八三合六四合五今洛書亦一五九二四六

八卦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是其理也

又曰河圖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  
空以為元氣莫良者八卦也謂折二七之合則七  
乃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元氣三  
八之合則八乃居東為離而移三補東北隅之空  
以為元氣折四九之合則九乃居西為坎而移四補  
西南隅之空以為元氣折一六之合則六乃居北為  
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元氣也  
又曰折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氣勢相連蓋

折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與  
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今折去其所合者而使  
六七八九不動以乾坤坎離即以所合者補四隅  
處以為元氣莫良則離坎震兌乃居少陰之三  
與坤仍居太陽之一六其元氣莫大之陽卦亦各  
當二七四九之陽數但元少易位則以陽主動故  
斥

又曰以卦配數離震坤艮四而乾元莫大以

又曰以橫而視之乾九二卦太陽宮所生也而

曰四九者九正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所因所謂  
六七八九十皆因五而後得者也故四并九俱為  
太陽數離震二卦少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三八者  
八正為少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陰  
數巽坎二卦少陽宮所生也而註曰二七者七正  
為少陽之數二則七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陽數艮  
坤二卦太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一六者六正為太  
陰之數一則六之所因也故俱為太陰數  
又曰以二面之說各配其卦則橫而圖而以太



一象皆以艮坤二卦處一六蓋一六者太陰之數也此坤者太陰宮之卦也數與卦皆合也橫為貞而于少陰一象皆以組震二卦處三八蓋二八者少陰之數也組震者少陰宮之卦也數與卦皆合也是陰少陰之卦與數所以相同而此所以易者以陰之无少主靜而守其常一則不變也又曰橫為于太陽一象以乾二卦處四九蓋乾元者太陽之卦四九則太陽之數也橫為一四則一象以震艮二卦處二七蓋震坎者少陽之卦二

有三靈居八之巽坎生十二陽之二七合則皆  
 二以居八也長坤生十二陰之一六合則長  
 而坤居一也所謂非卦未嘗不各書之然坎  
 乙  
 何玄子曰居八一則知聖人棲居非所謂  
 則伏象則所謂而書八非也一則知坤尚法  
 而叙九則亦非也所謂而書六非也書已十  
 而斗亦非也何者凡十簡易已明以而書五  
 我乃先人之聖人而五中之聖人皆共傳其



而書與步亦自相通朱子之言為書格矣為必  
與步格諸姑置之但以其卦之八數合書之九數  
以而之書數則為三為九不至有阻也此朱子之  
意書之相通其說雖多未可為方者之安方相  
通者其指欲求神而中于方之口始末不謂通之  
說而方之口也則以書八而方之方為數此是書  
八而可為方也然以書格則其數在方而書  
八而方也此是兩事河而各書其數如在方而二  
字一二五六天得九故生而方九一二五得一故

生此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而方七七一五得三  
故生而方三老陽少陽五為生或皆生於天二四  
而地得六故生而方六二八得四故生而方四二  
六得八故生而方八二四得二故生而方二老陰  
少陰五為生或皆生而方一六一或云先天八  
卦乾生於老陽之四九離生於少陽之二八  
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此  
卦未嘗不各書之位數合於八卦卦數三三六  
離二七坎六震三木乾九四九合中長生上六

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為書所與方格  
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又說二四六  
而之通于步者一六自後而生生一為步中  
二四自前而生未後為更原也然一八自後而生  
性一為步中陽七之自前而生未後為更原也  
中之一在六五十一則坎一六在六五二之則離  
也自五而一而六而奇一偶為已則理之一偶而  
奇九也自十而二而七而偶一奇為已則理之一

奇而偶為已此東之方四八通者也書之通于步  
者乾坤六子陰陽相對各九書與書數合其是十  
乾聚受口太一十九宮九宮之數九一三七而  
四方以二四六八為四陽而五為中宮陰陽四陽  
之終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七中皆分十五  
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為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為  
少陰是故一得五或六而合九四得五或九而合  
六三得五或八而合七二得五或七而合八二四  
或六而九合中一八或九而六在旁二六或八而



七歲內三四或五而八在下三其九為六十七三  
其六為一十八或四十四有五而自一之六而四  
九則六本此三數之與九一自有一二一三  
六河而之故奇與偶相為一奇相為一奇相為一  
數同者言曰正偶者言曰陽聖人曰正奇偶以盡  
非為河而之故五十五洛書之數曰十五合之則  
為一百一進其五一退其五皆為五十聖人則其  
五十五之數以用著焉此又一說也而河圖雙龍山  
云河圖洛書皆本於書東方伏羲書卦自下而上

即本之自根而幹之而枝也其書三才之生故也  
其卦八本之六數也重卦非而西其三八其八本三  
八本數大略而後六十四卦大成一六水一七火  
四九金五土皆在已羅中矣其奇耦之論九乃  
前人所未發朱子則說其延和而書為一九乃以  
妙先儒之定心求故如此朱子嘗謂甘泉曰曾  
有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有且詩自家心流然  
得物近世高書之不談矣故愚詳列其說并誌  
其高欲以便學者覽記

生三編曰河圖洛書當以易之文為河圖洛書聖人  
明之為作步則為無數略也書之六十四卦為其  
九時即離中一之數之與四時各書一而謂聖人上  
河圖洛書而書八中分明有知者言其為上  
法何故之序聖人則之其說一其說其方仁  
教也為古之聖人曰不仁者為之其方仁  
不出奇偶非離中一之數也而謂其為上  
取法一情一以明乎聖人而書之其方仁  
理豈必若中儀中即非聖人分其合則其方仁

故蒙之文也

儀曰河出為各出書聖人則之此聖人之說言也  
河之為易非有義論各之名當不形其說聖人之  
會日感情生識而看之遂成東坡微文起其說  
圓形錄云錯為方物矩為圓用此本物上形  
此之時聖人亦自以為立而和之已聖人神也  
故以神自予而予也為曰吾師乎是則非也為之  
所宜受者矣今以是為之道者上毛中者為是  
陽奇偶則日月晦明星辰位此皆之其為是教



之由起則當危義之前未有文字已知結繩結索  
繩連是為結起是也危為食之而後下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必先當有人知化無入聖人從繩自化也自有之

變繫首臂六竅取心左右角項輔上下懸取八  
萬四指取九寸足指取十天五地五之六生人  
不自奇其為而明之乃明也馬有骨也然牛為人  
陳人設說則其無所曉有適良與所取之謂見光  
亮或遇耳雖皆有珠中全形位列初後事此合會  
卒通神物又生此文後出是山施走喉嚨無往非  
剛書  
張濟氏曰按說以六一地二至謂之神為一章云  
此章十章也謂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易以下至

而其占此章明下至者龜所引龍虎坤知也人以  
是故易有大師至無不利也為一章此章十一  
章也其意既明者非有神明之目乎人主為象之  
其神化此又明易道之大法也人主為象之  
能定天下之吉凶或天下之吉一不吉則以  
口人易至所以斯也為一章此章十一  
下至又曰易自天祐之即說六五上曰有言  
不利本義則云恐其錯簡在第八章之末六五  
當以為天下利說云是五或說天下之當以為大

下之利本義則云下說有闕文鄭玄云曰乾元  
上下當有象字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  
有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信思乎順又以尚順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參義曰人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所  
以吉者蓋以上九能信而順也天之助順人之而  
信亦各各其一序六五一陰而五陽重之上九能



按信在心而口能順在事而口思由外文致信順  
 之極也接信思順就他下六五要有出紀三三則  
 行來自然而无矯拂為固誠實而不妄偽為信也  
 是滿而不溢要在大有上九上自行止  
 事求一口五之文乎為信上君其上謂之受命五  
 乎順為順上進丁五謂之思順五有中陰上然下  
 之謂之尚賢孝弟山曰文長本為文伯而於人  
 必因人之助而拓故無人助而言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聖人一家以盡忠之旨示之。子思爲此一篇。以  
 天子爲首。雖聖人之處。有可見之理也。聖人之家  
 以孝立。有親言不盡。立孝言以人之一般。非以  
 爲始。爲君非唯天衆以盡聖人之意。又故非以  
 百姓之情。爲之。得解以盡其言。看經書不盡言。

辭可以盡其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利者。變謂化而  
裁之。通謂順而行之。故能盡物之利。之鼓之舞之  
以盡神者。此一句。總結立象及意。保所盡言之是  
聖人立象以盡其意。繫辭則盡其言。可以證化育  
姓之心。百姓之心。自然樂順。言鼓舞然。乃人心  
之非。盡神其執能與于此。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也。

本義經所包蓄者乾衣之者也易之所有限陽而  
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之位則二者或同而



45  
45

無過民口者賜杖百棰曰理之厥者非物衆所奉  
去衆以盡意非適乎意外言已望所以盡言非言

子係長者也。象外之玄係長之言。因絃而不出天  
是其意。故忘象忘言矣。其乾玉鉤之畫乎。陽陽之  
老者必當。則度時結曰。夏三百八十四。又建用  
交通。以參天。下之則虞翻曰。坤陽也。陽其陰為鼓  
陰消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參坤。又曰。坤陽生  
人之意。寧復絃而不出哉。本義就事言者。恐未入  
也。乾坤謂奇偶之畫。絃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  
坤絃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步絃于乾坤兩卦。是  
也。絃之中繫胎也。成列者二篇之末。奇偶鼓布也。

災多在東南大災多西北收成佳土品也

程頤永曰聖人何處古山乎民同進一也七九章

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然喻吾意則有三弊

象中摩盞之机也鼓舞象山自然之用也鼓舞不

張雨著曰：繼興門別紹從化邑萬安門是佳地。

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實藏是也

者泥上文變通盡利。句在著策上說。遂把此氣理

做乾坤二卦而以陽立其中之陽子故書象變也



化裁推行亦俱從書策上說不知章意以主象為主象不足然後卦不足然後辭與彖標合元下兩其所謂非與辭亦六十四卦又辭非當動占之之辭也則此化裁推行亦足說二畫之上說

是故欲而上者謂之有形而下者謂之無形而此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應推而行之謂之

事象是故大象重人有以是天下之理而推其以

容象其所以是故謂之象象人有以是天下之理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象辭而所以斯其言而足故謂

之爻極天下之理有存乎卦云云爻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或之不言而信存乎思  
行

朱果山曰形上神言畫前之象非象不相干畫  
是四謂畫前之象之論大也則陰陽之理似亦元  
謂耳乾坤二畫之象即形也形而上象出卯至微  
的太極本然之妙是也此便是道形而下象出乃  
至著的陰陽一定之畫是也此便是器化裁說者  
某元六之化則不是說外六之化亦不是非在

下之極始內推行說者所依當動之外之則不通  
此化辭以行之亦不是刻在口又說動以化之  
是字則大目之變推行之道字則小目之通也  
指又言天下之代此上致之辭一之謂當動人云  
之說事

則行而上下如何以形言來乎曰此言最的當說  
以有形元而言之便是物其理則則斯小則則  
謂謂款得分明言只是上下之則分別行一則界  
主分明言亦通、亦當有分別而不相雜也然而

軒曰通不離形背形而上者而已當其于道以形  
而下有也考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  
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此象刑賞是治天下  
之道也此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非禮  
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必托于甲兵此  
寓于鞭朴賞本陽吉也必本之以旗常所以然  
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  
器得其道而無契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於性在  
在道不局于無在氣不墮于有也







李東山曰夫子恐人學易得其辭上而不知其

人二言其意其意者蓋其所以為易之

意也乃其意之所在也

活字子三例

右字十二

易字八之

易學卷之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下傳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文在其中矣剝象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鄭康成曰卦始乎三畫未有文也因重之其体  
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  
數有六九而文在其中矣

李彭山曰象有實理之体又有時義之階臨康成  
曰九八卦備天下之理而卜任其妄故因而重之  
以象為初目見其會通以音覺時上功則文則以  
義所在各并

漢石渠口或列則重自見到無相推之象一在  
或列則重之外聖人現象係辭是即所以致天下  
之動故曰動在其中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  
之動三動字俱用非指當動之象之說蘇子瞻曰  
有辭可係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為有也



者也非必運行而後為動也

或列重卦夏商各有首卦必有一定之序有下步之理第不可考若周易定以離而北化為列其因重之法八卦相錯一語盡之為乾錯坤七錯蒙即六十四卦似已不差第儒者分加錯綜二字不以乾坤為對以屯蒙為綜而不謂錯者其實錯者錯之義此卦陽為乾對卦陰為坤是陰陽相錯也此卦屯為水在上雷在下故卦象為山在上水在下是上下相錯也若以乾一兌二依邵子之

序終恐未安 商康

何玄子曰八卦者三畫之卦或列首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次之序也此六則所言兩漢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列既成則無害之象且觀下中矣如說卦所列乾為父又為有大為為之類則此八卦而中之為一卦各以八卦如子其上則為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一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舉備于其中矣所謂因重之象以邵子次序圖

觀之似為親切而排之者亦復不少邵子之書曰

一分為二二分為四三分為八四分為十六五分為三十二六分為六十四大一分為二者侯二分為四者象四分為八者卦此傳文所有也若十六與三十二何名子乃邵子筆造非其理未射者以此雖然或即如一卦十一卦之上未必如邵子之逐支漸生不可知顧自然之象既既有之矣雖存之何害甚矣近儒之福也善乎朱子之言曰若徒生逐支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

生全卦則只用一爻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逐支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此筆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及天下之變又曰邵子之前論重卦者只是說先天八卦于內每卦上復重八卦於外而後得六十四卦是出于人為與此之天然者不同矣此語殊有義理請以邵子所圖者默識于心知六畫卦有自然之位序而不必標十六與三十二之象可也

何玄子曰重卦之人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陸德



明以爲伏羲鄭康成漢丁俊以爲神農孫盛以爲  
夏禹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爲文王今按皆大山  
緹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已久周官三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亦重卦也斯而雖叙時又  
雖漢芳原非重卦之人主若孫引神農尤無稽按  
按淮南子曰伏羲爲之六十四爻周室增以六爻  
所謂六爻蓋指爻辭也然則伏羲既畫八卦即自  
重爲六十四卦惟南北諸儒最高近古所傳當時  
其實

劉宗者止本者也爻通者起時者也言山有貞陽者  
也大地之道貞陽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入下之  
初貞夫一者也

註歸來伯曰貞者正也一也人有陽則止也聖人  
獨吉則止則止也

其惟貞者乎老子曰上德得一以爲天下貞萬民

雖殊可以執一御也

既卦之根本皆回到柔陰陽而來爻通者起時者  
也其則系之氣所以改變會通趨向十時也言凡

之初九趨向少剛之時乾之上九趨向三陽之時  
是諸爻之變皆臻趨十時也其則柔立本者若二  
定體爲乾若柔定體爲坤陽卦而陰而一陽陰卦  
而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易也則上八其  
列象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立爻多未又足應主其  
時故舉例六卦者時也爻通者趨時者也則上八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立一時之明也  
一時之中各趨其所宜之時故舉例六爻者趨時  
者也

疏貞之爲訓：正訓一正者休元頓首一者體也  
左二寂然元應任運而行者也凡言山有貞陽句  
未言守貞靜寂可守可守之有是貞止也

山也言山能守其貞陽而守其貞陽也

言山之守其貞陽也

胡雲峯曰貞者正而剛也本義曰止而當守貞則  
者人爭之當然當者大理之必然天下之物止  
勝山則山勝吉二者皆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  
正理也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初也



一而吉有主一者存一不存一之理也  
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余上告曰貞者則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

曰吉而不言貞今人有幾幸之吉而不知

貞令人有與之之禍吉而不知貞禍通也

論語曰也者言亦人以物不可不知之

論語曰也者言亦人以物不可不知之

則為吉之先見而先有于凶守此貞當之理也

經綏謀慶而要歸于吉故曰貞勝

葉尔懌曰如以吉凶逆勝為貞說貞字不

然過氏曰吉故曰立本見非此時况又知其

之說曰交通變時則曰此伏是或一貞矣

之本義翻曰乾則天地亦地也下于天者

地者親下故一不事上故曰不有兩川一

之有劉榮所以立本末先生義曰各有

家者孰聽哉虞朱氏其說遠矣吉山可以

如清曰貞謂正主之吉勝則元凶之勝則

如悔子之可吉可凶也斯言由而中矣

引韓康伯自注曰此不累乎吉山也橫

曰吉山否乎有長命焉聖人一以貞勝

人否乎戒項元孫蓋其類也聖人長不

吉乎朱先生特指天運巧釋之曰吉山

已擇吉雖當殆未盡也

虞中卷曰交通只後卦又相連三見

說不惟不知此章只是論卦又抑且不

自然之變通非著策之所能與也

本義貞正也當也物以其序正為當者

之事非言則凶且凶則吉當相勝而

未濟山口貞也一重人一部易言守

道長配陽陽也故易中人之吉可

以直長如說通也今曰吉守正而

慎是也勝者勝貞之勝言惟正則

如富貴言可為吉矣且以安其且之

者也其時可謂凶矣其不其直之

吉者也貞者故其能合者其其

之富貴頤而原憲之貧賤凡人















茶師命曰。入世之民。不同其天。一之皆不同。則其

神農氏沒黃帝克葬氏自世自更使民不傷。神而化之使民莊之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克葬氏重衣衣而天下治。禹取諸龍。神劍木為舟。劍木為楫。楫之利以濟。不逆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程子曰聖人上化而民之而水信謂而之古之伏  
龍豈不龍然豈不龍文在焉知此中妙處  
人知厥心予與之曰未也後世以謂此已  
別譬曰橫帶虎不與虎名謂虎曰虎曰虎  
豈比虎而亡也又豈謂虎人謂虎也豈不  
更明哉故豈是也乃民乃不夫豈豈之而  
於聖人也

五竹可曰十一非皆通變乎氏之事也十一

食雖足而礼樂未興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之分  
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体乾坤之象正在索隱  
使君臣分義敬天下之歸天下其有不  
治乎斯時也其世運一新之會而聖天子受之也

仲農氏以前自享神機巧術不迷而之於此卜如  
熟食穀食尚未之起于伏羲作易亦惟有卦爻而  
已至黃帝允靈法則數矣運倫祐啟自天諸中復  
古故仲農氏沒下十數諸機明之黃帝允靈卜者八

業而天下治人冠地履天下文明之象可見矣  
祭今天曰在業之制既明則有外祀崇天之祀有  
升降揖遜之節有父子君臣之倫有君臣之制  
別有尊卑等威之節此三典所以爲治之

朱子曰十一卦分兩氣坤合上占本家相連乾

何玄子曰今豫川苗穡多衣純家上下利之倘異  
古法所謂化夫而求諸野也



疏此九事之第二也。舟必用大木，剡其中央，以  
剡木也。雖必用楫，長理當制，故曰剡木也。日月  
之義，取象理以散物也。舟楫以象水，以象運故取  
諸水也。

剡木剡之使中，居也。剡木剡之使末，玩也。舟所以  
載物而楫所以進舟，木在水上其行若駛。  
註隨之，且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  
黃郛陽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頸，制人馬也。亦合則  
其大而任之，故取諸隨。

重門，繫所以待暴客也。取諸象，折木為門，其地為臼。  
以將之，門謂民也。亦取諸象，折木為門，其地為臼。

夫坎之利以施，又下為水，其地為臼。  
楊氏曰：三陽在前，重門象也。一陽在下，擊所象也。  
三陰安下，山說象也。按坎門如弓，重門折  
省，夜起行所擊之木也。木然而有以防，格其來口。  
待司馬召實曰：擊急消之意，擊所省所以擊急消  
也。

疏：特傾短木曰頤，繫地，特曰亦，小車過是而用口。

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特曰頤，震之其特以象物口以象止，分進命曰民。  
松食矣。人特曰以治之，而使積小有所過而利人  
者也。亦承倫之意。

正建安口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為土，震木上  
動，艮土下止，特曰治木之象。

本義：睽睽，睽睽，睽以服。

弦木為弧，以經弦木也。剡新木而剡之，使木跪也。  
吳臨川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矢所及者，遠為

長，其威天下者，亦有營，倍而使之畏，一如小兒口。  
弧，又山，當之弓，以射，言養氣所以仁其衆也。

上古六者，而野，言處世聖人，巧之，中實，言上德，下  
以待，以剛，言取，謂人壯古之，非言，言仁之以新，言之  
中野，下封，不封，表則之，其後世聖人，步之以信，信，其  
取諸大過，上吉，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其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註：宮室，壯大，于穴，言故制為宮室，取諸大壯也。

蔡邕：喬曰：棟，屋脊，棟也。宇，椽也。棟，直木，而上，故曰。



余子興曰冬穴告無以待風晏野處無以待雨故  
宮室不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居之爲恬憺故  
休宇不可不同大壯之意也

象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為塋也  
不樹不樹木為識也喪期无數无附練祔殯之日  
數也張南軒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于此而過  
无害也

郡丹陽曰梓曰梓師所以使民養生之術也所以  
以依于人者應字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  
小過之義而已這死是以當大平故取大畜之義

大逆上下二案皆有賄土之戍下民土以肥土  
土以掩其取諸此乎  
經大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疏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結其繩事小結  
其繩義或然也

徐且喬曰上方以厚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疑以誦  
之亦足以爲而主後世風俗喻薄歟詩曰生而書  
與不容不作矣古有不能識者書讀之者有不能  
信者與強之大取明決之義立於乃已乎決小人  
之外而造書擇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  
也

楊誠齋曰夫乾下而先上乾為天為首元為口百  
揚雄曰天嘗為帝王之筆古史曰斗為天之喉舌  
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

東梁山曰結繩以繩結而順中國所之今字其一  
以爲他日結繩而結繩一乎未結繩之前中  
以前平氏俗嫁什日相結繩以爲約未此上以結  
繩而之也或謂先人民始自結繩上改此之  
胡雲峯曰結繩取成以其受成之取象取以  
取適以非德取也顏格堅中壯固於夫大之  
厚皆以非義取也諸家注皆以互作困之本元  
穿鑿殊不知夫子之意亦不過觀聖人之也此卷  
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較取諸此



而非必取之此也

熊通氏曰蓋正則曰十三卦亦近世學者所辯論而其說尤為不通也蓋始為初陽中震始為太極爻易與帶充非初為太極其後乃有無極牛馬口林孤與宮室棟宇考于易乃先毫厘形似之相近學者震于異說欲大而反小之也學者震于異說誠有之矣以馬元毫厘形相近斯非言亦大近哉朱先生求尚象之旨于頤睽大壯大過共五卦直以義訓之則既已非尚象矣然語錄紀其語曰

子曰貞則公從之以為其取諸三言皆以直也之時時人知端而不知其有行又者凡下以易直則知其作合易非此則非此而此則此也器已象之亦大是則其後見其白雲猶曰下此記之儀也為相輔用也則言猶相天地之正也亦上下而中非二十一中支十九離五噬嗑乾中渙頤所喻大小過壯共十三者上古聖人王天下之常也後諸後世損益用并異九者中古聖人成變遷之俗也

爻中否九五中復初九言乎其否泰在其中矣言乎其復利在其中矣聖人之有心也蓋是以濟危之謀也

易相儀之一十三取九德

儀曰易之所欲大見者業也業大見而易可以王下易之所不欲為者德也德者吉而易不遇以樂其憂患而已以易王天下則易常求陽而不利以易樂憂患則易當保陰而退藏盡利之及于物者

有功也是藏之因其身者元道也雖中甘而憂患世皆未有功則上智而除危時惟求元道元人所求存乎有功也其元道而取存乎元道則其思約而得少聖人之用易亦代是也是故易者利功制適應多應少之休也今大乾中看精陰之陽也離者貞明也或有大作也噬嗑噬物威儀也亦有道也隨利行也豫喜樂也大壯盡力也小過大過人之難者也睽不恃徒也夬者正志也凡此十三者觀其嘉娛決躁散岸其音角徵商之儀什



已則以奉諸上古王天下之聖人以此一二者  
非王天下不能取之也今大德所以純也雖有讓  
善也優係殘也恒不敢違也損益之謂以要成而  
外畏望也因告衆也升元能成德而協氣歸也莫  
伏床者也史正諸君求克而已也凡此九者數縮  
錯按刻堅隱潛其音則高冬秋之距仲亡則以校  
諸中古要忠之聖人以爲凡夏變忠非此九者不  
能救之也是故卦者聖人之所擇也聖人慎乎其  
擇有功之卦聖人憂窮必擇元過之卦聖人非爲

是選消以就會也以其時所必有功雖過一功以  
其時始必有過雖功亦過故夫上古之聖人上中  
古之聖人下以其進之盡同而其情不可以相害  
也上古聖人之于功利多舍元所不取者至焉！  
過人過則亦取之中古聖人之于聖乎美惡元一  
收者者惟田 莫以行權

### 右華二章

是故易有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文也者敘天  
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朱子曰易有象也是德說起言易不過只言象陽  
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即上  
而象字胡雲字曰材者象之有動者象之文也  
繫往答曰像者休也以人言之服服升凡方員上  
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材也象者像也言易  
之成卦如此象者材也言卦之成隱如此文也者  
敘天下之物者也言材之趨時如此  
何玄子曰易未有文字之時但以卦畫之象示人  
而已所謂象者像也以彼方此之謂像神明之德

萬物之實在六畫中其所肖似之像本有不變象  
可見者此伏羲之易也象則千一卦所具之材有  
而像之辭以言其全体之象爻則廣象六日之象  
動而係之辭以言其一節之象材可用而象雖上  
卦天下之動則顯像多而情偽無不有故象必  
得辭而始顯此文王周公之易也史三聖人易理  
大略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令人可趨可避也蘇  
子瞻云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去有不容言也  
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試真不達則及此















曰天行何道何處

俞王各曰思者索其所以欲處者防其所惡洪覺

山曰思以純休吉應以應事言吳臨川曰本與物

接自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而人又何思

之有

蘇子瞻曰易時明下一本有不可用之明與易

性本生信者也此皆二已而以明一者相通一為

一也後其一可又故曰在人心象在地或曰又曰

變化者進退之象則象者言度之象又曰為之謂

坤闢之謂之乾所以明一也

又曰指義者有理也八坤言其性以至乎命也

理蓋性以至乎命在性然所以致用也營之

水知其所以得如其所以失也水之受乃有以

應之指義者也知其所以得之乃其為一不

其為水入坤者七無水為一其知水者不

時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書時

之操舟也其心間其休辭是何故則川則而

也事至千年安則物莫吾則而德崇矣

又曰思入下而其本流而不知其所以故高之

知以為元富恐天下相迫于元富而不已故指其

龜德以為諸極

陳潛室曰指車然車本行前必須挂下氣力分

推得轉既行後即輪勢自轉雖止不可得下工大

人豈見此消息便省力去

楊廷秀曰現諸日今夕之性所以為本朝之未紀

諸月今夕之未所以為本朝之性蓋前之未乃成

之信也現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裂

下元金之者不生土者而生土堅水折膠之寒流

金今之者乃金之生也然子曰處信相感而生

為德以誠也情偽相感而生害生雜以偽也

王柏海曰凡上降或凡口之食曰下言此心何

處應只言日月與若夫變龍蛇使人上言而下

上言天下竭地明如日月又如口皆我之性也

如龍蛇使妙用見用所為步前在此所以化

亦在此不是以心去安排思害出未

易發曰慎、思、應只是然不破性來二字一者速



從來二者相引未嘗離也。但相引而未相合。如書  
夜寒若相似。便思而無思。慮而無慮。  
李彭山曰。思者心之逆應。者思之清極。只是支子  
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如何處得。只不可着相。  
總看便是。憧憧。便不是。着了。所以聖人不可着字。  
却下个何字。恰何字。由正好想出來。自然。是意。  
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  
張雨言曰。日月相推。便生明。寒暑相推。便生。日  
相推。然後生。此。我。也。是。仲。相。應。出。應。而。仲。應。也。

不可轉。說。仲。字。是。其。口。相。應。者。是。其。所以。仲。字。  
未。仲。所以。應。下。性。其。然。之。而。應。者。是。有。其。應。其。  
應。之。未。而。自。有。復。多。與。相。性。之。而。功。用。不。能。故。  
曰。相。應。利。化。功。也。相。應。用。生。氣。死。言。  
王。龍。昌。曰。理。在。天。下。而。不。在。心。中。是。其。利。似。  
事。至。物。本。至。時。至。理。至。不。在。心。中。一。日。理。至。  
一條。路。分。本。知。有。十。更。然。理。是。為。利。利。乃。殊。人。  
心。之。理。反。而。說。到。至。約。之。成。不。道。是。一。則。端。而。  
更。無。二。致。但。自。吾。心。直。平。接。物。依。他。路。上。走。將。去。

這項。把。念。去。應。付。他。是。謂。一。致。而。有。出。入。以。就。  
同。歸。者。同。歸。于。理。一。致。者。一。致。于。數。分。理。于。致。不。  
若。舊。說。同。歸。以。理。言。一。致。以。心。言。為。安。  
華。永。懋。曰。此。節。一。氣。說。不。過。者。境。轉。而。不。留。之。得。  
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及。此。所。謂。應。即。  
也。未。之。或。知。識。俱。忘。是。為。神。化。不。必。指。天。  
地。而。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已。吾。德。  
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方。而。方。之。即。神。具。有。  
化。可。知。而。知。之。即。化。是。乃。德。之。靈。而。攝。神。化。者。德。

自。吾。德。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靈。也。靈。與。神。化。不。  
通。還。得。何。思。何。慮。之。今。然。而。已。  
其。弱。後。曰。以。經。分。上。下。陰。陽。各。有。定。數。上。係。心。之。  
起。消。乎。鳴。有。在。陰。下。係。十。一。之。起。消。乎。消。息。其。  
氣。自。復。生。或。八。十。八。陽。九。十。二。用。自。如。至。中。子。  
八。十。八。用。九。十。二。用。成。至。始。七。六。日。七。分。中。子。至。  
復。亦。六。日。七。分。用。四。自。就。之。致。已。此。下。七。分。中。子。偶。  
合。耳。  
張。傳。氏。曰。按。亦。雅。又。蟬。在。仲。夏。也。狀。如。葵。而。抱。水。



行則從其勝使有危相就乃能且下處中有中是  
實云秋分而潛淵春分而登天蛇曲行出冬既含  
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月金仲春驚蟄  
張傳氏曰按易曰蟄：往來即疏云此明不能無  
心之物使物未應乃往：然以用其應或太或微  
然後則從前之所思若能虛寂又從一物物也  
頃懂：往來則日歸也此一之為道乎乃為結  
或前文以一為已足君子之道也本義則云此釋  
言九四又辭尺蠖之屈而然云尺蠖之屈以承信

者震順上然未相應也信則信也此句蓋是都也  
以此存心是為已足之學乃為一之為道也  
然又入神以故其言言是誠以物入事之用  
人可於得此句：一：即此而不可動乃能致  
此句則長入即是也蓋已以是月之為動也  
為靜而本也大全則大乎此以二為一之為  
本之相與應之乃理之至言重言之此信之乃  
實其意又疏既自德之益也建上乃第三帝又以  
卦于否至勿恒山為一章云章曰章凡有九即人

抵牾上安身之義本義則以步云時：至勿恒山  
為一章云章五章皆云擇本久義

步曰用之于石拔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以子曰  
世所困而用焉名心等非所獲而後為日必危既等  
且危死則將至矣其可得是即步曰公則射集于鳥  
墉之上獲之元不利子曰其者禽也步曰者禽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處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信是以出而不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  
不耻不仁不吝不義不見利不勑不威不遷小德而

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步曰言其成壯壯此君子之謂言  
不備不足以致者言不備不足以致者言小人以不  
為之而弗為也小人以不為而弗為也故其言  
而不可悔言人而不可悔步曰何故也此中人

誠信也君子言時而動則其利也  
程正叔曰言無其言不以時而動言其利也  
曰其利言言不為而為之功也此言言  
此也朱子曰孔子曰本之外分言小之為是是  
言義字極妙天地萬物皆命聖人欲諸客君子廣



十有弟子說人之神者實而後用焉得之無  
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恆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  
不刊之有老子曰藏不刺光耀藏之謂也  
未矣鮮曰此孔子則答一意無解悖不同括子乃  
孔子就李寧方矢上取未用大類曰猶大木曰括  
括與管同乃箭筈也管強也故書曰非實也強  
括者括子度則括有曰義至也然一而一之也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括立之義也楊子天問士  
曰其中之弘深其外也肅括簡之義也自奉論已

括曰海之之義也此則如坤之括重以剛結之義  
初而下則結澤附在之義也無不正之謂也  
吳國之曰一即括也其重左時字上能得見  
其能藏也夫括子就除小人者何常不存一  
括子為時之見急乎成功不以時物故不為  
唯括藏而不與世自然時至則動不何有之有  
老子曰藏不刺光不耀藏一謂也  
沈德培曰管寧以一日計頭三暴暴起為下生  
過曾子以民一本後一獸不以時為不存吾故信

括之為言者有力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此者有甚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乃不害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  
子曰微而後信尊而後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夫易易折又言公謀其形陰山言不陽其任也子  
知微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售其知微乎  
者初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見几而作不俟  
易曰介于石不伐日吉介知白為寧用故曰知可

識矣易子曰知微知漸知漸知漸大之望  
其覺山曰安之以信言存之以信言治紀以紀  
言君子自當休言之時既以信言其要而又自見  
子安之存之而信之信言以信言其要之信言  
子已亦不伐也一不不伐之信言一不不伐之  
言不不伐之信言一不不伐之信言一不不伐之  
泰已  
朱子登曰位欲官德謀欲重知信欲權力者三各  
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子得而已以人



之同哉。年第一外不及。通曰。古一也。言其不可  
足以塞青者。本十不自量而已。項平卷曰。德之壽  
知力之小。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肯青以所  
不能者哉。青其貪位而無厭。過分而不能自量焉。  
商

既知。楚神子看神道。微妙。齊然。不測。人不能所知  
乎。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其微也。是已。物  
之微。物謂心物。事初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微然  
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待為凡者。本

物之前。又寂然。固無無。亦不待。陳凡也。凡生雖無  
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物之微也。若事著之後。乃  
為吉。凡在吉之先。豫則見。故云。吉之先見者也。  
此直云。吉不云。凶。有凡。豫則知。凡皆曰。吉。而皆以  
通。而此。就吉。無幾。有。以。故。時。云。吉。也。諸。本。云。有。以。  
爭者。其。先。本。也。云。一。  
我。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云。凶。也。凡。乃。曰。一。  
俟。終。日。智。之。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  
凡。而。作。何。俟。終。日。哉。

陽。是。焉。曰。大。白。者。至。靜。而。凡。在。中。而。不。動。言。已  
今。也。已。子。之。介。然。如。石。未。下。之。可。欲。看。何。物。能。動  
之。乎。其。見。幾。不。動。豈。終。日。而。後。識。之。乎。  
也。重。以。知。幾。其。神。一。句。提。綱。下。文。然。是。皆。其。知。凡  
之。妙。凡。字。本。文。明。說。是。物。之。微。則。是。高。青。之。功。前  
為。凡。不。指。泰。也。指。如。典。青。初。分。受。已。下。而。微。彰。四  
者。亦。是。在。心。者。初。起。受。為。凡。順。理。得。知。知。凡。其。神  
神。子。猶。神。明。神。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  
胡。復。謂。曰。預。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

大。子。發。明。凡。學。以。教。人。立。命。有。凡。是。所。道。謂。至。微  
至。細。要。者。亦。乃。一。之。上。云。謂。五。下。之。謂。四。唯。當。家  
時。不。論。不。言。不。以。而。子。預。凡。其。所。以。知。者。一  
條。繩。子。六。口。二。而。八。十。四。爻。他。下。預。六。二。之。分。子  
石。不。及。日。之。幾。是。以。謂。最。聖。人。生。來。皆。靜。看。不。二  
字。生。有。守。者。不。能。見。凡。之。之。不。乃。何。以。云。不。人。則  
及。大。略。之。間。以。集。之。意。以。起。一。事。一。理。之。意。  
跡。遠。者。予。故。大。子。以。不。論。不。言。明。之。昔。人。有。言。曰  
人。之。所。患。者。在。于。往。帝。之。上。有。祖。之。間。







此皆借天地男女以證一之理人分地為兩氣  
絪縕者氣交也男與女為兩攝情者氣之交而合而  
為一乃為絪縕一一以情之化而彼此皆言絪縕口  
化絪縕二字殊可味天地之化絪縕分絪縕而絪縕  
絪縕唯一氣絪縕故絪縕絪縕字下  
所平聲口色以初用氏不與者電與之與也此又  
而末則氏不與者電與之與也  
易學口從井不可以致彼上不可以致此其口而  
後物也末忽不可以罰東喜不可以罰西其口而

變語之不與不可分人下說不可分此理之與之而  
後下也  
張之說口之口以中乎生護者之口也此理之  
之有言中乎九二之口以成生護者之口也此理  
乎十一又言言九二之口以成生護者之口也此理  
而七又言言中乎九二之口以成生護者之口也此理  
而七又言言中乎九二之口以成生護者之口也此理  
自婦至中乎八十八陰九十二陽而自婦至中乎  
七分中乎至度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張氏曰按易口絪縕：絪縕者氣交也此明不與  
心或物使物未應乃絪縕：然後用思或成或不成  
然後朋從尔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無一物則不  
煩憧：往來明自絪縕也此一之口道者為可為絪  
或前文以一為名是君子之通也本義明之此  
言九四又辭人頌之其即說云又變：其以之  
者道明上往來相感故信相感此切證其絪縕也  
以此存身是後物之言靜而物亦靜靜則用也  
精者入神以致用者亦言先靜後物入乎之用也

人用情粹然動之長入丁神化而然不物乃能致  
其用情者入神也此靜也以此用是後物也是動  
因絪縕而本之大合上謂天下此以絪縕一字存絪  
本之相感也以此理物之絪縕其學之理也此  
意其意又以此理物之絪縕其學之理也此  
用十而九之絪縕其學之理也此  
絪縕其學之理也此  
為一章云第五章皆云絪縕其學之理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理名也雖而不越於指其類其象世之意也

既步之變化從乾坤而起從人之體而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即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生萬物或說或柔各有其體陽為剛陰為柔已極故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皆由是而生以剛柔體象天地之數也萬物變化而生以是神明

之德步則象其變化之理是也步則通神明之德也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後致口乾坤易之門換換事也

蘇子瞻曰明四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即此分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離已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得剛柔有體故不越蘇紫溪曰宇宙間無元陰純陽之理陽之初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所為合也人皆知到陰陽

柔為陰而不知陽合于陰乃成其剛陰合于陽乃成其柔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同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成化不集而何以為神明哉

虞中壘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假于物多事矣矣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故雖集出而本意未變如化為林坤本其順而健也乾本其剛而柔其柔句順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順之中虛而曰

口矣其在象辭如此藏象稱于始取其陰之必先順果陰丁則取其陽之復生則順之若下而曰或得剛柔之居上而曰柔順正其在象辭又如此言皆本陰陽以立論而于理人何足誤之有

夫步則法也象未分則開闢闢明而常言陰陽未分則辨明陰其陰也下其取類也大其言也其時大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成以象其行以明大得之報

註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變化无恒不可為典



要故其言曲而中也事類而理微也示則大行也  
因失得以通濟民行政明失得之報也失得之報  
皆得其會則吉幸其理則凶  
註此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或曰小謂也指一理  
大謂包合衆理如稼穡坤也象之各各不相包也  
指一理若小矣所取象陽相爻之類也合之六九  
爻坤之變乾也變紫之變也不一而足下謂一實  
何字大之以理之通下事類皆言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本始有自而易實開而後之

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  
足而止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詳則略矣名  
者言之約者也詳者言之盡者也  
胡雲峯曰作名雖小而取用之陰陽也甚大不可  
以淺近卑易易也其言雖是而其文後能言見不  
可以萬達能吾易也言雖小而又皆中義理直  
萬達之書哉中雖橫陳而美本下至陰虛民道之  
書哉頃抑揚說方畫  
又曰上古時惟有易畫以明大得之報而民元氣

至於衰世不待不干民之教而明之以辭所以坤  
後大也爲因也後大也爲成象後大也爲因訟反  
大需爲欲欲民以濟其行之故行有大明山有作  
則吉明以報之即此六十四卦所以始乾坤終上  
既本所與易之以濟爲終其義蓋如此  
徐進合曰往謂陰陽消長判衆變化非爻所藏皆  
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而明古而不惑之方  
未者占筮中所言可以前知故曰未而若微之  
使求其報故曰微顯不者則之使此其爲故曰則

而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序各當其  
位也非物謂乾馬坤牛爲人以水碩果龜陸之類  
是辨其似也取言謂元亨利貞直方人之所正也  
言以曉人也新解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利小  
事不可大舉之語有以次其義也  
熊通氏曰京氏書乃京之宗師京氏三言可因  
者因之可成者宗之石而者乃京以自之步計謂  
因也直以藥相之易新謂京也失得之報蓋京之  
以振失因之以振得耶蓋翻以京爲乾坤離合重



有之古然無據迎之曰川既坤以治民行軍以謂  
大義矣蘇氏以為無三才而兩之然易言四而不  
言五也而不與象通也

借辭曰本義以開而為既也謂名極而辭繁人  
有以問得卦畫之貴而當其名如乾元亨利貞之  
辭坤元亨利貞之辭所以開得乾坤六畫皆奇  
偶之長而當乾坤之所稱名也人子于斯似開山  
之下而有當焉。又所謂謀而後起者亦以此而  
在辨物以明理之物言而卦之辭之言所以明其

六悔吝之辭也辭亦是言但示其所有分別正者  
且言正大元龍也新則則川正介雖然不亦也  
張初子曰人之有通之類付達字說只是顯出其理  
以示人非謂本旨極其而剖却之也。又此  
經歸結終之文指其理可見者說

張氏曰按子曰乾坤帝統六此乎五章嘉民則  
云帝六章以休天地之撰註云撰數也。又其以云  
撰既事也而微顯闡幽然云為微而之顯而而闡  
明也言易之說所論其初微之事以致其終本顯

者之問而當名者謂問得之卦之義使合當於  
之古本義則云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問而之而  
亦易說有誤

右章六章



武林卓商康夫病之惺惺

考之興也其卜中者乎作考者其有憂迷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直  
德之終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排也艮德之止也  
德之利也震和而主誦序而先復小而知中而恒  
而不康損先以而反易否以而不可以用而通乎  
其所而達乎德而隨順以知中而利權復以自知

一、通商口岸之設立與利用

夫兵九計皆文。以施以要。上之術也。而學者  
高舉所以三綱所以持機者。此其本也。然存心  
君子不妄動。三思又曰。言必信。行必果。又曰。  
以長善可以自足。且曰。以仁為己。則中道無  
所終。然理以制事。變之所

明於理以制事變之

蘇子瞻曰卷首字下以自全也盛中庵曰卷六地  
別卷小而地大卷是初起胸疑積累自然而上托

按漢對禮古則禮且從節之度教上說行禮有則

一段離沖自下之處分或權故以執言而曰初十

實。所以持物。所以持體。無手蛇。小小。

是物者柄也

香 翻 口 度 河 切 凡 之 元 別 清 曰 香 出 凡 漢 如 卜 之

有  
報

鄭中甫曰此本字與本互逆生之誤本字誤

其如虛之有基以積累言其如實之有本以生枝

5

之  
此  
其  
一  
也

以時魚產于所湖之物也。其性嗜食于泥，故土人

清聖憲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之故分所習也

蘇子瞻曰：地者，所生之資也。民食之所資，莫大乎土。

樂之清也故曰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木故澤及于物而井未占物

故曰希其所而遷如人有過而後庇之以愛之



其理亦不常也

朱子曰然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而心已入那

事裏而去顧他道理方能看心但只是皮層上像

善如此便錯

人曰然乎之義非兩所能言乃兩而能入之義謂

無一物入在二物之下是入細直微氣氣不單是

引之于上

後和而至微以元氣應在上則和氣亦隨而說和

為能悅至為應和而事未至口口非強事皆至

極外極大極有但然亦皆應而其又之端之外則

見為極內亦依為極中之言極也故云言極也

陰陽可訂故已應者非謂明之可一

朱子食口腹出氣語與出神與出靈與出思與

出用并出於德不取諸者乃文明而事人謂一

按至乎本和上看出至下之理皆口則靈至下

從而見之遂人情而制之本諸人理之極後和

于和無太過不及之謂至正所以成其和也語

雖仰陽意無兩焉

後小而辨于物者善後非是一陽分生而陰之

下如無暗中一點白銀一陽方生然而其氣陰却

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面雖小然而氣態却過他

不得

虎則曰陽始見故小氣陽物坤陰物也以此言坤

故陰陽物別得口色微之辭止不在人

蘇紫溪曰惟有以寸其通之人之一身乃事其形

萬物休狀紛然操出其間而心則貞于一心外

无境而心不移于境是之謂不居

邵康如曰意如定處未及得欲如枯線則不才

去若林亦因治頭之在聖室主勢力則三思性

在波瀾之後而欲之勢若天海可下而不可上

之妙不在不說言如也是在人日用而不知其

所以為妙也良而待于默也一上而一上

井古其所而意益井有定體不為所知也

夫不富化人有持守不動而意變不富也

張初子曰聽不見也如風之物物與物不入但見

其動而不見其形故之用亦猶是已然為故能



稱德者委曲盡入而不露形跡所以人不知其  
處以行為義故雖卦傳曰幾不妄也夫幾自行而  
進也

行敬承曰制即制也誠可以言制人情物之  
制而大化惟誠則不以自求可以言以物之  
而歸于人化自然之即故曰誠以制之  
易曉曰九卦言制者二誠制心修德事  
或曰知即良知之知陽孤燈暗故夫子自有良知  
知不外指以自知自即是以此曰自知人

陽知自無獨一之至而子曰夫自知後是天也  
之心有不善未有不自知之明也  
韓康伯曰此以一身之誠非以一身之誠  
無其故無二  
王贊元曰言多則上上集人四命之理  
易曉曰九卦言制者二則辨于人化辨于人化  
陰也

張慎言曰升以辨大之自辨也亦明命所著象所  
之變之化之之機固不復不化之中所辨合之

撰營其中者已自非義又何以辨義

游謙溪曰行杖者大過人之業蓋憂患而能極  
天下之憂患者天乃其為德則曰利物之至品也  
不索彼以與己盛氣臨事者豈畏人之才哉  
胡雲峰曰此章三昧九德雖夫子偶以九卦言之  
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節至家人九卦  
上經自至誠至五卦下經自益至困九卦上經  
至復又九卦下經自升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反  
八卦而為下經之即下經自巽而本濟亦八卦後

為上卦之九上上卦升又曰升上者  
本上不取九卦之義故六三以陽居陰  
不當如此六三之理只在人上自求其理  
理偶說此九卦  
自是名史公一也也不言史  
不說一卦也不  
此九卦中亦自然有存理在  
以用為易變遷成卦則也幾生易變遷成卦則也  
表序之

胡復淵曰三昧九卦自有六韜之一即論九卦之  
德乎二韜論九卦之符乎三韜方論重人用九卦



入以度外使知惟又時于憂患最一有細微如

7  
11  
15

不可達者言步石之修微未致形迹之

不可遠離陽物家而無爲之憂也

通乎法象，系於時教，豈故石乳二句，尤能九。

二月是龍星遠也。我師不居者言此也。六月

五、事物不可區畫一休也

臨之爲也。夫周之六虛者，言其陽則偏，陰則有六。

位之成六位者有仁者以之始見故曰

七  
三  
下  
元  
雲  
看  
以  
心  
、  
仁  
、  
又  
考  
、  
位  
紀  
第  
上  
仁  
之

怪又下本智「切又上」下無忌人一行九月刊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可也。學有方，則其成也速。故曰：學有方，則其成也速。

萬歲山陽王在初位相步在二位相步

錯綜上下所步皆不同更不可少也

劉柔曰易之待元元者唯順應變之時所之遠

ط







易曰出入正變之所適變步中之大章言變之所在也持法度告人者人而不天人以俗為息之變易中之度大則也人心之大適丁易之大自不得不原之以思承之

李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師也此以法法師于外有言臨父母以教愛本于天性言言以明和煦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有其生于外之要

此德培曰此章要有不可為典要典既有元常二

義融通便元變了不可為典要者同此非之義也既有典要者非此非之義一子又曰本始有定而變實本始元之理所謂會通也此也步中言而中步有知言自易知言

本知言趨時通理原是微不定的却是定於心定的是却是定於步趨時定步以從通者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張氏曰典要即在性理遠處者出步推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皆惟變所適是其曰言之時說

每謂變元常而辭有常故聖人教人治國以本非久之義似此則變典詞有二矣不知易之辭寓于變易之變類終詞之所指即直之所還察分曉

蘇子瞻以既有典常屬易言以直不虛行屬易變按其字指上易言在易為道斯故此直以世山為度乃外與出入二字相連實有易變用列人事上去如云出而作外入而作內是也知之一字亦要玩正在知之中然為從順焉

張氏曰按既以易之為書至思過半矣為一

此章七章云明易言休川也本義則以易之為書至道不虛行為一帝云此章八章易之為書也

不可系既云不可遠雖以知物象為易也本義則云遠執忘也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元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不可須臾離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慎疏云出入托行幾也言行皆有其度不可遠失丁時故韓氏云聖以出隱故出明以度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執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慎于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



而期必有以各使知其時也。而不知其時也。則  
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其始要終。以為有也。六爻相謀。唯其時  
物也。其初雖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雖知其終。而  
終者。大謀物。揆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又下終。而  
安存亡。吉凶。則吉。可知矣。知者。現其象。辭。則思。而  
矣。

註大書始于微而右。至于著初者。數之始也。其

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或首或終。知也。

註大書者。參三畫之統。論中爻之長約。以存時。而

以象象謀物。揆德而一。以貴之。形之所系者。直象

之所始者。一其事。殊繁則愈。帶于形。其理。強約則

情。近乎通。象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

矣。形而上者。可以現道。過半之義。不亦宜乎。

錢氏藻曰。六爻相謀。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

異。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

者。時也。如漸之飛鴻。一也。而于干于陸。于陸于木

之不同者。亦時也。孔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

爻互相錯。謀惟各全其時。惟各主其事。

疏此以下。亦明易辭。休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

也。易之為書。宗其時之終始。乾初九。潛龍勿用。

是宗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

是要終也。言易以宗始。要終。以多休。實也。此潛龍

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切富而

後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宗始要終也。故坤卦

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宗始也。堅冰。至。是要

終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互相錯。謀惟各全其

時。唯各主其事。若乾卦。初九。盤桓。利。貞。吉。貞

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如。道。如。是。求。陽。也。適之

時。有屯適之事也。卷一。爻。餘。微。此也。

疏言。謀。聚。天下之物。揆。數。象。人。之。德。辨。定。是。之。典

非。則。非。其。中。之。一。爻。不。能。備。其。也。謂。一。卦。之。內。而

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數。其。德。故。辨。定。此。六。爻。之。是

非。則。德。歸。于。中。爻。言。中。爻。統。攝。一。卦。之。義。多。也。若

非。中。爻。則。各。守。一。爻。不。能。盡。統。攝。以。中。爻。言。一



無偏故能統卦義也乾之九二之九在田利見  
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攝攝乾坤之義  
也乾是陽長是行利見大人之時一之五五乾攝  
乾德之坤之六二五五大攝坤卦地直之直六  
五黃裳元吉非統攝坤之臣直之直也  
問雜物撰德辨是是非則非其中文不脩來下口  
這樣寫說不得其當故有闕文先補此多以爲  
立休如七卦震下坎上乾中間口文現之自一  
四則爲坤自五至五則爲艮故口非其中文不脩

立休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現卦  
亦各得分明有未此說亦不可廢又口今人立  
休皆以爲此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闕大過之象  
是也王輔嗣又言艮田飛伏九更難理此字不  
能說  
胡仲虎曰雜物撰德指中文立休此論中文本休  
陰以降爲用而有待于陽故以遠近等之不成于  
四退而成乎二陽以升爲用而元待于陰故以貴  
賤等之不成于三而或乎五蓋創出功以異但言

之柔本不利二遠而含安之元谷非非元吉也其  
用柔中明其元咎之故柔危剛勝而爲五口即乾  
時君德以剛爲本亦有柔中而吉者其功雖大  
而柔本止以進也二言爲歸註而今本註爲止人  
子按柔爲祥引歸註云四進于君故多其利不以  
進也註爲利見何本而云然今考古掌均引其說  
爲何于元亦未見柔氏易說二與四三與五皆同  
功其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言  
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稱臣也

要陸德明釋人作去者即絕句作下者即句  
至若山今當讀作下其要終之要同省標謂中四  
文亦能要定卦中存止吉山之字若是一辭是  
非宗中文之始也要存止吉山要中之之終也蓋  
有是非則位之存止事之吉山可詳其要也若在  
卜文之不動者言否則現其象而玩其辭言元待  
于動也以柔爲要則知者現其象辭而思過半言  
元待于爻所要愈約則所見愈易中文者六爻之  
要象有一卦之要爲融曰卦辭即氏曰爻辭者此



千初蓋中矢故曰千成其中初與終皆變之與早

師潛谷曰雖有其德石澤時不彰雖有其位石澤  
 其時不光雖有秉有比有應有永石澤時與時以  
 行聖人審其性之所近下參其數及其德之  
 所濟止事陰其近之所宜任也  
 二三四同功而其位且書不同六三曰多凶也  
 平之也道不利遠者其害尤甚其用亦中也二五  
 同功而其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分也此象之異

則非柔之反也



一此五相應四位近于五皆大臣而相應之  
同功而其位也然雖同為大臣而所處之官則  
不同蓋二應十五則為五所信而應于五則  
五所疑此所以二多舍而四多與也夫此四  
宗位之宗之為臣長不用才而二之為宗之  
者以其用之宗而中乙然此下人之宗之  
外之諸非則二亦有四也亦有古之宗之  
未卜以近君則當和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郭聘海曰非不利也何宗靜而人非有故

才而安其位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謂宗自乙作則而乙不利于宗之宗之宗之  
遠而口多舍者以其設施之宗之宗之宗之  
宗者以其宗而中乙為用也  
別傳曰之功而乙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為罪而宗有之故舍功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三多山者六十四卦惟謙卦宗之宗之宗之  
所以三多山  
何去子曰初上乙不論德行乃其宗之宗之

重在時位中四又非不論時位而為用事之也故  
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初上者則不可以此  
論也

張傳氏曰收此自思近于夫建上乃一事人  
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二三四五之功用又明三才之近而宗之  
時位貴明易道之大也各隨大擇之宗之宗之  
之為書也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宗之  
第九章

石華九章

易之為書一廣大意涵有八其有八其有八其  
易三十三而四之故六六皆非也二才之直也  
爻物故曰太矣作于故曰物物同難故曰又人  
故曰吉山生焉

子實曰其辭為文也初作六為乙其其其其  
義相和也事不修義雖有吉山則其今日之書  
也故元亨利貞而轉妻以死黃裳元吉而而剛以  
敗是所又不當也故丁經則有君子吉小人



占則上相之氣在子以是字小人以是貴也  
朱子曰道有愛物不違指那明道老子之文是也  
卦中爻動如乾卦六五初皆二見三陽四陽爻  
便是有爻動所以謂之爻、中曰有爻動者  
近以背以成皆謂之爻動是卦中爻動者  
物相謀故曰爻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  
為大者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有入  
字非謂當則吉不當則凶、不當則凶者  
不同也不必無當也說

又曰爻不當者非指專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非  
指否淑或以不當為吉利之上九損之九四是也  
卦情看應反以當為凶大壯四九同人六二一爻  
也要在隨時變易看其位而已  
易以口有人直三論乃是龍蛇語相言其口且有  
天之道其有地之且其有人之直非以謂其為  
天是直乃以直為人也  
郭鵬海曰不當二字只作不正看蓋在行止中以  
當位為直道在相濟則以不當位為直又仁之相

謀有直有不直而吉凶生矣不當如六不能言當  
也無當不當說經是若按本義以當不當分吉凶  
便有當而不當而吉者若為之不當論吉凶則  
又通于當一變矣  
又曰道有爻動曰爻以位言爻有子、子、子亦有  
則否陽當如同人九三若柔如坎當如蒙六四若  
而本以直吉則現其未永也應其外主何如也  
上候之以爻動相謀直能皆當故有以則否柔以  
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不當而以則否剛而

位本不當有則否時當相濟一而不當者為吉或  
時當以止已而不當者為凶吉凶上見而生矣  
而當之爻皆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散殊之皆  
三才之階級吉凶皆三才之直德皆三才之直  
才之道也其盛大之路以此三才之直在而不當  
中本指外故此章論爻直不當之辭  
陸庸說曰三書已其三才不直則不見其去  
之妙雖三書不待不六而六矣所以知三其一是  
即黃即道也分之則二才各別合之則三才在見



四  
一  
九  
地  
二  
五  
爲  
人  
三  
上  
爲  
天  
四  
切  
一  
爲  
地  
一

易之繫心其當殺之至世周之魯公重其文王  
 之時作其致其祥死一行使不為者公重其文  
 石而不廢恨以然始其言九卷死之謂之自也  
 然可以口許焉又何必死焉其行焉其文之生  
 也按焉而王州如信謂則公重其文王其勿死

文孔氏正其引說者云世孫王粲岐山不應之王  
自說之箕子明夷亦六五現其象事故之不足之  
王之歸愚謂二說皆非王非之王岐非岐則于于  
世辭之箕子非箕子于于矣明辭之左而明引則  
何云箕子作安也今按漢書休傳趙易書易  
又以爲箕子明夷之物方是也此是古人有不信  
爲殷之箕子者其說易才王作其子其然則謂之  
辭非王作者蓋其樓矣俞氏曰以象辭觀之見  
所謂危辭之辭則有危者之不可謂非之王作古

法不妄言所以是謂之王不作之可知占法之妄  
謂云尔李隆山舜臣李西溪道言之明皆予謂味  
鳥所辭得夫杖卜其言李杞也予今杖也鳥不從  
其可見又辭非則公作矣其自甚大有物不之言  
其大也則以數始其要元子言者甘之謂其辭  
詩作平古辭也自物之不其自其取者之謂也  
蘇氏曰得其大有縱橫一自也其自物之謂也  
其物矣得其小者則以始終代可以九卦此也此  
不危傾易之指乎

韓康伯曰文王以盛德家唯而能亨其道故稱文  
王之德以明易之道別傳曰世衰道微故非能  
德則不能純四氣運  
何玄子曰危懼故亨不安慢步則亡而復便有天  
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道有孔道齊魯人之  
道即易之道也百物猶云百事通而語默動靜之  
得失是而天下國家之興亡康不由此道石景賢  
元能遠者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人能因其時  
之危而承以心之惧自始至終莫不皆然則其大



要端于先恭恐人有所未吉之心也但曰先合乃已  
右第十一章

大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步以知險大中之至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解諸結之至  
是天下之吉山成入下之應者是其化之至吉  
事有祥來事知當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  
謀先謀百姓與能

註諸侯物王有乃者也乾之陽乃一心能解萬物  
之務

註聖人秉之乾之止萬物各就其能人謀凡此于  
象之定許大之是謂凡身卜筮以爲吉凶之不從  
其與而大亨自明不害陰討而吉凶自著所由  
之情通而自之故三百如乾龍辨而居巽也  
雖大難曰險能以出能故知其大處小曰險以  
以柔順故知其小難如人險口必者按坎卦象云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言險不可阻故知險  
爲大難險既爲大明阻爲小也  
疏考乾合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成以漸而成

類從化易或曰之所示或示之所爲也  
本義候之二字行說諸心有心与理會乾之事已

所諸慮者理同應審叩之事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一處天地設位  
使聖人成其能人謀也謀則雖百姓亦可以成其  
能或能事之能雖大小不同同然亦是一理  
此之功同程子曰大化從位聖人成其能行  
此之中所以爲三才  
胡氏曰乾健而動無余矣坤順而靜元元此大

此後曰險阻者爲上又有憂患而言也下是曰險  
阻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  
曰險阻考之辭元也

項平泰曰易之險阻交惟中心易在者爲能知人  
下險險之情即所謂通天下之志也前分阻相又  
惟行步而靜者爲能察天下順應之機即所謂成  
天下之務也阻者填壘隘塞之狀與險不同  
李彭山曰險是不安之意阻是難不進之意知險  
者險之知乾之所以統之也知阻者阻之知坤之



所以抑之也此言乾坤之德未足以知險阻為憂憂進而終故謂險阻為自高而下之險阻為自下而上之進而不和險阻二字皆以推言一又曰天地設位則乾坤交化而見吉凶有天地之德也但不能使天下皆定吉凶中聖人皆能知之而見之是其能也人得以生之故曰吉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凡乃人之所以有一以開之也人皆能知吉凶則易則之理而天下無事也故

曰百姓與能本經山曰險阻之吉知人進之涉項成靈之利涉大川是也云為即言行二字變化即欲物者為其美之字言字則結讀作古今義之推竹山口象是比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化而可知吉是考極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化微故必考極而後知即所謂知以藏鬼神以知本也何玄子曰有人于此能以此易簡之德行玩味之

乎心而心之理會此以此易簡之理可以言之臨事之思慮而理因慮審則知險阻者乾坤而之人亦能知險阻矣予以決斷天下之吉凶而作或天下之是事者必此人也下之所謂中人是也故其之以能事者而終之以吉乃為德之也其為之大江既強而非是亦原曰以能之說意指下言此則下言吉則言有正指行易說使人之進中步高之進正是人能處此中因与上策元陽即下又爻物止指卦之中

自然之爻物非以探善言也下策之說只緣思謀二字生而不知此乃言聖人神道設教正而聖人戒也即下策亦是作易中事然合本人之八卦系文而為歸功于下策也是人口變化在造化說上云為在人中上說吉言有祥就造化人事中有則必先有說說永登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詳看吉之元見也皆了吉方標山平耳吉事句不必曾六字相偶林次崖曰變化云為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



易新訓言七 需者形質之物也凡人所共事而象  
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乎胸中矣故曰象事  
知需吉亦有祥其吉山之理雖隱于元陽然其  
所化空而元可致者也故曰未變人心之事也  
之則其可求之理已然知而後言其理也

八 非以象告文者以需言則象隱而吉山可見矣  
爻功以和言吉山以需言其故安惠相攻而吉山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情相感而利吉生此易之情

近進而不相討則凶或害之悔止各得其辭然  
中心誠看其辭後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誠喜之  
人其辭亦大其守有其辭也

既不獲不物則于物有損有害今變而動之其利  
益于物余進舍曰開物成務之謂利則利即  
通利之利東受而動則作內作外更元阻礙  
既此已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時欲遠取已若  
乾雖相親辭不以是故其辭也枝節樹枝也中  
心于是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看樹枝也

吉人以其言善辭直故辭寡也躁人以其煩躁故  
其辭多也游謂浮游詭同善人其辭虛漫故其言  
辭游也柔者害不直時天其所爭之志故其辭出  
婉不能中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理之中有此六性  
之辭謂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  
則其辭也

項平卷四上文言劉柔謀居而吉山可見則柔之  
所以示人者明矣爻功以利言吉山以情言此亦  
言辭之論人有情也是故爻惠相攻以情言吉

山以情遠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山悔  
吝利害之三辭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  
德為下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分辭之  
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則吉  
者商譽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違矣吉  
山則其成也故德而名之曰吉山相感者情之始  
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  
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山言之之遠近爻惠情  
偽始就深分之若錯而德之則相攻相取相感



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傷其情皆有愛  
惡也故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相愛則以惡  
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以近則取  
而悔凶生矣是則一近之中當此一情之凡有  
比之有惡人有一卦之主又不可不審也  
今初近者止此又言之又以二陽而近而為與  
為上者亦必終之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  
多故聖人舉以近者明之  
吳初清曰上又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人以人

譬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  
其辭慙故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  
也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  
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危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  
辭虽異人之辭也王臨川郭白雲馮學翁俱說六  
辭与上不傷或疑為占者所問之辭楊廷芳言步  
有得者可以知言皆非矣  
徐進齋曰步迫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非大  
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升安惡相攻如

訟九四不克訟遷即命以喪初相愛也同人九三  
伐邑言奔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思三四也  
遠近相仇如姤九五以杞包木上九始其角遠取  
田六也解六三負且乘遠取二四也豫六三町豫  
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  
情感乎五也七六四來歸謀泄以情感乎初也蒙  
六二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女從  
不獲傾牛不肖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之有  
也

項平庵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  
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与實相背故漸  
吉者靜躁者動叛者元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欺人  
失守者自敗皆相反付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夫  
固故辭出于晉庚之失對故辭出于孟子皆失其  
所據也以類推之良吉也震躁也先叛也誣疑也  
坎喜陷為誣善為喜震為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  
六者仁者然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者少決智  
人陰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定于此矣







寓其情或泛為之說以夢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  
悟公孫弘之蹟董仲舒反思是也故曰誣弄之人  
其辭游人之口本有無所主者所主者其言必以  
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而主者不義于理則為  
之防而山必深望其辭者與過者人雖欲之  
如其所以成之者不幸而直智者之言其必  
之之奪非陽而後之則一語而皆去之  
是也故曰夫其守者其辭必升人之辭可也  
聖人集望此六者以係辭如化之功物直使人因

之之辭以見文之情然言一而已若反若疑若  
右誣若夫守其言其五亦是蓋險阻之變失以上  
皆言言山以情遷之事上下篇為係辭作傳故以  
論辭終焉

李彭山口所為雖有一定之應而古山海各則有  
可變之凡也易之情止謂好善惡惡之情也當春  
之時化欲近善即此一念可以不失于正焉是失  
之也入于山之雖以偽生害之時其心札有不  
妄本左即至害也故不曰必害而曰或所以不至

于以言者蓋自山起古則有悔心雖當山時猶有  
善心不欲遠流于惡則可以形善而免于禍矣五  
古山者守失之札也古山不妄獨獨為之  
是以情言言以此  
余是言口上係以理而示之不言而信行  
為結下係以諸君之不同有為信其理也古人  
此言其世成之六知  
陽土卷口八卦即六十四卦又即六爻象謂卦象  
情實也則衆以畫言居身位也則衆以本上位故

曰陽居八卦以象示也非則有文一象以情實  
言也有外則有言是上標者之中不若中人指  
應使成險阻故曰聖人之情見于辭

本系山口其以象為之故以言其言言言則人  
也其言山者人則遊之亦則也安和成字人九五  
是一也相攻則人九三是一也相取則人九二是一  
也近相取則二六三是一也情相感中平九二是一  
情者情實也對偽而言偽相感漸之九三是一也口  
相攻曰相取曰相感者即情也感者情之極也者











且自為春也則以二字總之或言二子之說力  
此學之大意同之悔二字人之說力二子之  
其於此義亦終論之五子皆言以一字之  
各子自為力也也之說一字之說  
婦也各之說也此言論合四子之說  
以直年直年則此為言之為力  
言不待其言  
張傳以口按此章疏云年九章不長則云年十  
章能研諸侯之慮註云諸物上直年皆也此

則云快之二字衍是故爻云為即疏云古事有  
詳諸言行言則有嘉祥之象象事知言皆此其  
所象之事則知作益之分古事知言皆此其  
事也知未之益也言易之有直年此諸說之  
義則云爻化云為故象事可知以言古事有年故  
古者可以知未

右第十一篇

易學卷之終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說卦傳一

疏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  
孔子以伏羲畫八卦後重為六十四卦八卦為六  
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畧明八卦小成又曰八卦  
成列又云古者包犧氏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  
近身遠物之象亦為未見孔子于此更備說重

卷之二

二六黃

卦之錄及八卦所為之象故為之說卦焉先儒以  
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  
以象象附上下二經為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  
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  
卦故說卦為第九

隋經籍志序泰後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  
之今韓康伯說卦乃一篇而別出序卦雜卦與隋  
志不應胡雙湖曰費直所傳不及說卦以後隋志  
所謂三篇恐并序雜言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于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物神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本義幽贊神明備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筮具其多生滿百草

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且象也蓍

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理皆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著極數以定象且備

象以盡數故昔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且曰觀變于陰陽也剛柔參散變動相和命者生之極窮理則

盡其極也

疏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既觀象立卦發動揮散于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

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蓍數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昭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至于一明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

易學

數皆倚此而起故操蓍三變之末止餘三則三

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一則為七兩三

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一則為七兩三

朱子曰以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

此只以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

三兩地二二以一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

之數皆自此而起參不是三之數是元往參焉

參

又曰倚數向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個三又得個



三只成六史得個三方成九若得個二却成八  
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二五兩謂二  
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  
積數不是倚數

潘瓜山曰著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  
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  
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

或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就著數上觀否宋  
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一觀變于陰

陽

卷之四

四

陽者曰統說言陰陽也或曰其卦

推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

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方知那是

七陰少陰亦是老陽少陽

丘建安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

天之數地陰也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開一分

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係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

起也故三奇為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為九是謂

老陽三偶為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為六是謂老

陰二奇一偶為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為八是謂  
少陰二偶一奇為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為七是  
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  
立卦生爻之本也

虛中菴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著數  
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可說到著數處是  
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无嘗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  
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

變

卷之五

五

五

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

畫或上或下微細闢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蔡節齋曰陰陽即所以為爻矣復言剛柔以坐爻

者未入用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

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兼括若曰剛柔之

為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

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

推剛其時則為晝夜其道則為變化其事則為精



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

何玄子曰參兩倚數其說不一關子明論大衍之

及乾坤之策皆以三兩言之謂數兆于一未可

而生于二成于三故大數五地數五參天兩地

之謂也天數以三兼二地數以二兼三奇偶雖分

錯綜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故曰大衍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爻三十六

策三其十二也陰爻二十四策二其十二也自生

至成六其三十六分陰分陽故十二為率也三其二

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

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

坤之策也孔穎達則謂古之奇偶亦以三兩言之

以兩是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

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兩地

之德地有兩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按

子明之策策數是已然置天一不言而

孔二分俱无依據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

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

性便至命如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

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

是至于命也

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亦是失于太

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

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

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

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

方有學个言知命窮理

便到之至也

大易之理無所不垂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

其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

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或問在窮理而理于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

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

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如古因清火之道

順而无道是和順道德也理于義則又極其精而



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  
于義如道中甬

徐進齋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  
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月而統言之所謂和  
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蓋理易者推爻義  
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  
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何玄子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此二句極贊易書繫辭

之妙一語贊不盡而重贊之也朱子云上一句是

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道也德也義也理  
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統言之謂道以其爲大  
地之始故其言首從元得此道二而德以其根  
乎心之自然故其言從直從心道從者渾然不涉  
于名理者也自其秋而爲事物之宜則曰義義者  
道之析名理者一物各有一理不可移易性者人  
心所含故其文從生從心命性之所自出就天地  
間公共者言爲理就人言爲性就天言爲命通上

文言之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是和順猶言說諸心以此配彼有混

成脗合意理者析而治也猶言研諸慮與下理字

皆是條理意但此理乃活字言易于道德形影乎

同而條析其所宜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

之源理窮則達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

源性盡則達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程

子云本可以爲柱理也其高直者性也其所以高

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朱子云物物皆有理須  
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

自來處故云至聖人之作易也其于命也不大矣  
然其億而中之也蓋窮理盡性以至是也性命同

物也非盡性而求至命必不見矣然性不可見其  
可見者理耳察乎其可見者以會乎其不可見者

則窮理盡性之說也聖人實詔天下以道也性命

之微而託著數卦爻以示之故下遂言言言言易

將以順性命之理云而關子明又謂聖人知命適







而生爻辭以占也俞氏立卦爲三畫卦生爻爲六  
十四卦不暢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  
之曰爻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張文  
饒曰陰陽用也卦言一也以陰陽立卦者用以成  
體也剛柔者體也爻言二也以剛柔生爻者體以  
起用也象必有致聖人不過參兩之其爲數自有  
陰陽之 變自成剛柔之爻聖人觀變而發  
揮兩道 立就易言和 因其自然而無矯強  
也和順道德立道通德之義統言一卦之體理治  
也理 各指其所之時措之宜也哲言六爻之用  
窮理盡性至命以用占者言義即所理之義盡性  
即知 德至命即知順道  
生爻而數立且生爻俱承上文聖人作易來言聖  
人作易以九數中生書以兩儀四明 生數以參  
兩天地故立卦以觀變陰陽故生爻以發揮明  
故知用道德理義是易窮盡至命是用易之事易  
之所用同易之所具也聖人作易有此倚數立卦  
生爻之理乃有此倚數立卦生爻之事論者以爲

倚數立卦生爻承生著而發則并聖人作易全爲  
卜筮起一部易俱爲卜筮用也豈理也乎不第如  
此即易亦非自生其倚數者爲天地原有參兩之  
可數也立卦者爲在天原有陰陽之可觀也生爻  
者爲在地原有剛柔之可觀也此理原在天地本  
具聖心聖人取之以作易耳未至于立卦生爻謂  
未可說到著數處誠是不然聖人作聖用易如和  
順道德理義窮理盡性至命亦豈皆一聽之筮龜  
而後行乎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共餘謂  
道同得謂德稱名謂義燦然條理謂理稟受有定  
謂性流行不已謂命道皆貞夫一而德皆得諸心  
者也人有道德者或信道而稍偏或依德而過執  
居高自堅凌節下遜者有之是以須和而發之不  
乖須順而行之不驟然和順而不理于義則又顯  
顯之或生而見成之徒享也必理于義而事之所  
宜條分縷析拆肉拆骨而不便纖毫之潤功夫至  
此何等渾融何等精細窮理之事也窮理猶窮于  
外盡性則備于我矣窮理盡性猶屬于人至命則



達諸天矣窮理而未盡性理烏可言窮盡性而木  
至命性烏可言盡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間煞有  
功夫張子厚云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失于  
太快旨哉言乎 自著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大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學

卷之

廿四

三

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也言其  
其形變化始于氣象而後成形萬物資始乎大成  
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也或有在形而言  
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設  
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六  
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  
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  
統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言曰上兌於  
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也

問楊子雲謂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朱子曰仁  
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朱子曰以一卦言之上  
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  
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  
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  
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  
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  
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  
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易學

卷之

廿四

三

朱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  
五陽而止陰兩之如言加一倍  
且行可以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  
二四上爲陰陰言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  
剛柔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位之陽者剛居之  
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互  
相爲用故曰迭分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  
錯綜然有文故曰成章



熊南沙曰性人之理命天地之理也五陽而六陰  
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俞氏謂相與爲  
用不可廢一是也分陰分陽以位言之二三五陽  
二四六陰也朱子以卦之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  
兌爲陰俞玉吾又以卦之序一分爲二以迄乎六  
十四則既非本旨若朱子發十日之說則去之益  
遠矣吳氏曰位之陰陽相間則分而一定畫之剛  
柔不同則迭爲用以居六位之中而不定也繫辭  
物相雜曰文仰此成章之謂孔子曰易有六位之

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  
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  
位之變陽爻者制于人也陰爻者制于地也天動  
而地應仁地靜而性曰義仁成而上善成而下上  
者專制下者須從正形于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  
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辭客有假說者姑存之

###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  
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  
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  
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今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  
不備矣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  
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  
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

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  
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  
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通氣朱子曰澤  
氣之升于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  
流于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氣相通  
項平菴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  
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  
錯粲然有倫也



平菴曰乾坤六子初爲氣中爲精末爲形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于往則順而知之于來則逆而數之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陳潛室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繇此可以知彼

繇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從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

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而定上下之位坎離立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震離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坤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

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春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其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面已故曰易逆數也

胡雲峰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

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按薄正訓追又附蕩也謂勢相迫而成震蕩之功吳氏曰雷從地而起風從天而行互相衝激或曰涼風至而雷始收聲春雷動而東風解凍有彼此迫迫之勢故曰相薄雷迅風烈之說未確

按射字有二音音食犯也主並行不悖上見音數



厭也主代明不息上見兼二義方今或曰水水尅火而生火之母是木又從水而生火尅水之母而土金相生是水又從火而生相尅之中實寓相生之理故曰不相射

知來者逆反于性命之初不逆不足以見原本翼易曰不曰來往而曰往來往來客而來主像抄曰兩儀未生以前自屬于來原不言往來往二字亦其活如人端坐在家原不曾往何須說來聖人要人知來只爲他一向往外喚他歸家

易學

卷之

三

三

熊南沙曰水火不相射息齋曰真水藏于真火真火藏于真水真貞不壞以其能相容也虞仲翔曰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于壬不相厭射兼二義通之既曰天地通位矣曷言乎其相錯也曰非天地定位則山澤雷風水火不相交也斯人黃東發以離坎縱圖較之曰康節移易卦離南坎北乾南坤北移乾西北位以居艮移巽東南位以居兌移艮東北位以居震移坤西南位以居巽移兌西震東位以居坎離爲先天卦位與易係所指方位不

易學

卷之

三

三

同矣復以朱先生答王子合書證之曰康節伏羲卦位近穿堊附會王蓋疑康節以希夷數學創爲先天圖云按邵伯溫經世辨惑希夷易學主意言象數四者不可缺一理具聖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寓陰陽消長數與卦生變圖亦非創作孔子書詳述之明矣實指今先天方圓圖也又朱漢上言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然則圖豈康節創造哉稽焦京卦氣遠自西漢其十二辟卦之序與今圓圖雖疎密不同先後正合矣參同契本東漢魏氏書時時言乾坤父母坎離匡廓遂及復卦建始蒙十六轉受統又云此圖乃康節所傳不然者則是圖亦不出希夷矣易學解用修因胡一桂語誤謂易圖始希夷朱子不明言也然朱子嘗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又曰伏羲四圖皆出邵氏出者言自邵氏始傳耳宋人有疑方圓二圖始麻氏心悟者朱子明其不然奈何謂其不言也殿撰又以希夷龍圖序爲先天去龍圖者大衍文數耳寧可誤合耶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鷲山簡輔本



吳幼清爲說曰八卦順逆皆以乾坤爲主自震  
乾與至坤卦皆左旋數其已生者故順然乾生兌  
離震坤生艮坎巽卦皆右旋推其未生故易逆數  
據圓圖言之朱先生準橫圖言以圖從中起然欲  
連易逆數并言則數往非逆先生答董銖曰方圖  
一向皆逆圓圖一半逆然試觀圓圖亦正皆逆陳  
潛室胡玉齋語近孟浪矣按今上文冒天地定位  
則圓圖也曷嘗如橫圖所指哉胡仲虎衍暢朱說  
曰數往知來指圓圖言卦氣之行易逆數指橫圖  
言卦畫所以生然于經文是故之語何以相承哉  
俞玉吾又以圓圖爲震自北而往歷離兌以  
至南乾順者震自南而來歷坎艮以至北坤逆  
者也圖從中起朱說生卦之序吳說耳是終以  
橫圖言也漢嘉安公石易臚曰天下之事數往者  
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  
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  
易無數往之順非唐宋諸儒所及然予所考見  
古文公石以前朱龔原曰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

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逆知者神之事易其  
神智者也此所以于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元俞  
玉吾引或人之說亦曰易之筮占專爲知來設故  
曰逆數如所謂占事知來遂知來物以前民用皆  
逆之謂詎得指前无古人哉公石謂易无數往之  
順要有遺論若蘇氏則又通幽贊生者爲一章其  
言曰道德之變沿其未流至于生著倚數立卦生  
爻而萬物之情備公而上之反從其初有性者有  
見者一是二者則至于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  
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  
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成以濟民行者也是故兼  
三才設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  
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  
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然自命言  
之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數往順知來逆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未而反求其本故易逆  
數也則其說真超詣矣古本說卦无章次蘇說倘  
是耶殿撰又謂易畫自下而上爲逆其說出朱漢



上圖自右而左爲逆則吳氏橫圖之說要朱吳說皆非易本旨矣

郝仲輿曰取橫圖圓之橫則始乾終坤圓則純奇純偶自相抵牾无何乃自震巽中斷顛倒湊合自知无稽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強解云一陽起震歷離兌至乾六陽爲順往一陰起巽歷坎艮至坤六陰爲逆來謬也按子云雷風相薄未言卦自雷起是猶可曰帝出乎震也以震歷離兌乾爲順而以巽歷坎艮坤爲逆聖人有此明訓乎畫卦既始

易學

卷之

三

世七

乾終坤畫圖又逆坤順乾其杜撰其矣果若巽至坤四卦知來震至乾四卦數往則是八卦數往者不能知來知來者不能數往易不得爲逆數其必爲一順一逆之數然後可而朱子曲爲之解曰易之生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皆逆數也若是則夫子所云易逆數之逆以橫圖生序言知來者逆之逆又以圓圖巽至坤言其杜撰愈甚矣總之幾聖成卦之法詳于乾坤三索八卦方位詳于帝出乎震一章而此章則明八八相錯六爻自下

而上序卦自上而下往來順逆之象而已矣

何玄子曰愚于邵子諸圖中惟取橫方兩圖其他若八卦方位圓圖又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而包六十四卦方圖于內要之贅疣駢枝其所列東西南北方位皆无所祖述蓋讀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之文而想像爲之者又云自震四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爲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分行更不可曉據此章于數往知來之下專以易

易學

卷之

三

世六

逆數一語結之猶自難通卽朱子亦以爲圓圖便是就這中間初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安排造作之疑至若方圖又取六十四卦橫圖斷爲八節自下而上疊爲八層其序其理不能有加于橫圖之外終是架屋疊床雖廢之可也所謂天地定位者非乾南坤北之謂若果乾南坤北亦安所稱天尊地卑乎只以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又以四象生八卦觀之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更



合三畫而觀惟乾皆奇坤皆偶爲純陽純陰不動故曰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者非艮西北兌東南之謂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之象乾居一而兌居二澤連接于天之象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非震東北巽西南之謂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最爲迫近故曰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水火不相射者非離東坎西之謂射犯也曰相射者若以弓弩矢對面而射蓋離居三坎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尅若如舊解一左一右相對而立乃相射也玩此四句則橫圖之次序不言可見八卦相錯語連下文言每一卦各以八卦錯襍而加于其上則爲六十四卦也其所加之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推之加于乾上者以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加于兌上者成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八卦餘卦倣此八卦凡循舊跡而數其已往之事則爲順如同之已成觀乾大有大壯等八卦則知自乾而來後皆倣此是數往者順也凡推測之于未形而欲

求知其方來之事則逆如同之初畫有兩儀而未

###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先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卷之

主七

二六

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蔡節齋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止建安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為震巽也  
雨潤日烜乾坤中爻相易而為坎離也止之說之  
乾坤中爻相易而為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  
然六子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此又父母  
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熊南沙曰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  
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起張氏易  
東曰雷風初畫之奇偶兩日中畫之奇偶艮兌上  
畫之奇偶乾坤三畫之奇偶震巽坎離以其象言

易學

卷之

艮兌乾坤以其卦言郭上說以其性言散則顯以  
其功言君以其德言藏以其量言乾君之君郭京  
與王作居局為分卦與象自動至恒言乎其出機  
自止至藏言乎其入機出无于自入之行也故言  
乎象入有于无資之具也故言乎自

章太清曰雷動風散一條合方圖觀之愈見造化

自然之妙

郭仲實曰天地定位一章謂本圖圖雷以動之  
章謂本方圖若是則經當云乾以君之元以居之

日以烜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而以理之艮以  
之坤以藏之其序始合即合又何所據而知其本  
為圖也皆安排造作无補經義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說言乎兌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之齊  
巽與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易學

卷之

三

致役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說乎兌兌而北之卦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  
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

艮

郭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圖也  
胡雙湖曰郭子以此章為文王八卦章止上之  
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書之方  
位也案解卦辭亦然竊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



是八句疑是八卦圖之題曰萬物出乎雲以  
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

胡雲峰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  
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  
推以互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  
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而秋火氣金者也  
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所以  
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

卷之

三

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水者又逆以相克  
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成之克木土逆以相克而  
以為春之生生克者變化無窮孰主事之曰帝  
是也

楊誠齋曰帝出乎雲出乎雲者帝之居也  
乘也萬物出乎雲而至乎成言乎是者帝之居  
之所主也帝與萬物而乘者皆八也之帝居  
致役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耶帝不知坤于帝言  
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

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  
之而已至于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  
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無戰何則  
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  
以言龍戰于野繇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  
為虛設也

陸庸成曰震與離皆以生長為事而夏秋金火之  
交有坤土則出之終為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  
為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

卷之

三

始蓋火氣太熱物無繇成水氣太寒物無繇生惟  
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繇出入也

朱子曰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  
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大復陽氣之始  
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  
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  
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李陽祚曰吳陽藏室故潔齊別傳曰乘生氣之所  
斬然齊哉



山神又曰日出燭物以日相見別傳曰精神煥發之謂相見

楊廷秀曰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

張氏曰兌居西方時爲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爲萬物之所藏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胡雙湖曰自巽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私記曰戰乎乾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于乾之方也

李鼎祚曰歸藏也萬物歸藏于坎蓋陽氣伏于子中

纂言曰戰則必勞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藏于中故也此作想勞解

陸象山曰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于坎其時勞故曰勞乎坎此作勸勞解

熊南沙曰帝自震出周遊八極元始之妙故曰帝元遊項氏玩辭曰本金土各二者以形生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

震東與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之季夏義在中央故言

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亦以例餘卦鄭玄云坤不言方地之養物不專一義蘇子曰坤艮皆土也坤位乎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乎東北蓋從坎也艮則曷爲從坎季夏土十

一月其律皆鍾傳曰水土衍而民用也龔氏曰白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就四時之始終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于震而終于艮艮者動靜之界

也神者陰陽中之氣妙合而不測者鄭康成云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是也人道內聖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乘時任八卦其成功在萬物與物出而不辭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其序爲先萬物次之而終于神傳曰神鬼神帝則妙萬物可知矣

郝仲輿曰以一歲論夏秋之間火金遇克无土則火烈而金不斂以再歲論冬春之間水木相生无土則水淫而木不生西南坤土制火生金東北艮



土制水生木艮德為止水遇土止也朔氣嚴寒得  
土冲和含育以達于震而復東出所謂成始成終  
艮之功也故曰成言乎艮凡此八卦天地四時之  
氣周流不息聖人作卦以德行氣運配合未言以  
畫數增減甚明也義文周孔之意正同不知邵氏  
何據獨以此爲文王之易而强名後天也

仲輿曰前此論卦皆主乾坤今以乾坤并六子言  
何也蓋論八卦之象乾爲天坤爲地天地爲六子  
所宗論八卦之用坤養爲德乾戰爲威威德亦八

卦之一事易道變通如後章廣八卦之象雖一馬

一牛皆乾坤也學者不達而邵氏因爲長男長女

用事父母退居之說亦繁也

何玄子曰鄉飲酒禮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

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北之義氣也入

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

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

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

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

于東南而坐讓于東北以輔主人也繇此義以

之坐乾于西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所以輔

母仁而尊嚴始于西南父義而尊嚴盛于西北

六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佐長子則居

東北長女代母事則居東南中女佐長女則

居西北女在父母之間猶從女也君禹一先

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且以帝言則

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則統臨

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

莫若長子乾不用則震爲其用皆

于乾震樞云來論則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

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一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

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

三女之位也坤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爲陽

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

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

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此亦以來書之說推

之而說卦之文適與象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



圖之出于文王也

郝仲輿曰據其說以天地定位雷以動二章爲先天以帝出乎震一章爲後天未有聖訓何據差別天則伏羲止作三畫文王重文則所謂後天者宜別有六十四說卦奈何即伏羲之八卦以爲文王之八卦也其所圖先天宜獨用三畫八卦奈何以文王六十四說爲伏羲之先天也是亦以說矣跡其圖天而地而性綴繼焉則與家附會之端不知朱子何所見而以爲義理本義聖作易一而八卦生於地倚數得一而八卦生於其奇偶往來計也第九章父母三索以乾坤初中終爲六章一章歷歷可據此外別有說謂氏之說一神機者華山曰伏羲氏得八卦而後聖人聞物成務立君子進德修業道不謀

第五章

也者妙一物而爲二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盛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盛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註于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疏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

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氣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程沙隨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

項平菴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



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于此不可不淡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熊南沙曰五章六章卦位朱義皆未詳吳幼清以此承上章皆言文王卦位章未結語不應復用義皇卦位本末舛逆首尾衝突然朱別云伏羲文王卦位不同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

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胡仲虎謂經後天而推先天是已文王得天地之用者如此俞易別載朱說曰兌震以長男合少女艮以少男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至終始萬物皆合六子之用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故以伏羲水火相逮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偶矣先生此言按實頗繆未定之見也人有言後天變比前先天

天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惟交合故變化今本水火相見據鄭朱陸二王按漢志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云有不孚者非矣三章以山澤風雷水火相次未入用也此以水火雷風山澤相次者入用也未用者尙其體入用者尙其氣氣莫先于水火行者爲風雷凝者爲山澤皆水火之氣也

###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蔡節齋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有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承乎二陽之下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胡雲峰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彖傳于巽不言



入而直言與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真矣

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疏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大行健故爲馬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主水漬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文明有文章故爲雉也艮爲靜止狗能守守止外人故爲狗也兌說也工與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吳臨川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

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于前足動于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也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艸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

物擬八卦也

胡雲峰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之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此順健之分

馬蹄圓陽之奇牛蹄拆陰之偶馬之卧起自前足



先陽後陰牛之卧起自後足先陰後陽馬糞行清  
止陽動陰止牛溺行糞止陰動陽止馬屬金深水  
則沉金生水而受洩牛屬土涉水則浮土尅水而  
身強  
爾雅云牛畜之有力而順者有豎瞳无橫瞳童子  
得而制之

朱漢上曰翼爲風風主號令故鷄啼知時將號則  
鼓聲振羽翰而後有聲

按豕水畜也詩曰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

易

卷之

聖

五

俾滂沱矣月者次也畢者西方七宿之名後漢書  
云畢宿纏于太陰之分必有大霖雨蓋坎爲水爲  
豕而亥屬水又屬猪畢爲金方之宿金生水也

按離火爲雉火爲故離文明同火何謂文明曰煥

然五色者文也何謂明虛中實外者明也火不欲

太盛文不欲太著明不欲太炫故十步一息自悲

一飲

九家易曰艮止狗主守禦也或曰艮有時行時止  
之理故狗有獵狗時行也有狩狗時止也或問狩

獵有分乎曰長喙善哺者獵也短喙善吠者狩也

狩以巡警守禦獵以出逐追逃故詩曰不狩不獵

胡取乎爾庭有縣貍兮

按羊性喜羣不設藩籬不分彼我不置私屬故禮

稱其羣而不黨古者卿貳羔取其和于朝也易曰

羝羊觸藩羸爲說和之象羊性羣亦和之象故羸

左傍言爲說羊字左傍君爲群何玄子曰羊又善

鳴開口故楚姓羊爲羊鳴象

熊南沙曰漢上朱氏謂豕美脊剛鬣爲坎中之陽

易

卷之

聖

五

垂耳俯首尾不足爲本末之陰止得其外平菴項

氏謂離化蜃內肉外殼爲離象義取義太糾是狗

兌羊龔氏曰外剛而善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內

根而善觸外剛而不能害人者羊也玩辭曰狗直

成而主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羊直未而主兌金生

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善觸項氏于此章

悉以十二象所屬言非易本旨

胡雙湖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象文

之測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



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  
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于大  
畜乾爻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鶴睽互  
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于說卦又  
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象爻之象盡求合于說  
卦則多不通矣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  
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  
能動用故震爲足也股隨于足則與順之謂故巽  
爲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南方之卦  
主視故爲目也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  
手也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丘建安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  
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

聰耳睛附外陽在外而明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  
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與陰  
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  
也

朱漢上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  
于手動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  
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  
坎爲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  
陽也精脫腎木竭則稿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  
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

无所麗也離爲目寐者神棲于心其目以手寐者  
神見于目其目出手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  
形開乾之闔也一闔一闢目順耳聽唯善用者能  
達耳目于外惟善養者能反耳目于內也  
頤平極目足爲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  
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按足在身之下人之體足所最先故震之長男象  
之股在腹之下人之股立所最先故巽之長女象



之凡人之行左足先動先陽後陰也凡人之用右  
股先舉先陰後陽也或問股足有異乎象先氏曰  
一上一下機實相通行者足動飛者股動所以齏  
斯兩股相切既鳥且飛股足兩用也蛟龍能  
飛无翼蚯蚓能行无趾股足兩不用也然後知震  
與合一之理長男長女配合之妙

孔氏曰坎北方主聰離南方主視俞玉吾曰水內  
景陽在內爲耳之聰水外景陽在外爲目之明或  
曰腎屬水而外通于耳坎之象心屬火而外通于

易學

卷之

中

三

目離之象項平菴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  
故覺則目開而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目閉而聽坎  
月主夜也坎陽陷于內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  
于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按八卦分配人身其說本之陳希夷然以鼻易手  
其說謂鼻起而止山也兼欲以手爲股與本文不  
合

熊南沙曰乾首坤腹龔氏曰外圓諸陽之所命首  
也中寬象陰之所藏腹也震足巽股吳氏曰陽動

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速陰圻圻而在下者股  
也坎耳水內景陽在內離目火外景陽在外吳氏  
曰耳外內皆凹者陰中凸而實者陽自上下皆白  
者陽中黑而虛者陰艮手兌口吳氏曰動而在上  
者手也圻而在上者口也于艮不取止義

王太古曰伏羲八卦乾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  
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  
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  
手之力在右今說卦與手與艮股互置求之于經

易學

卷之

中

三

觀卦上體從巽故曰盥盥者滌手也豐卦九三則  
曰折其右股豈非二三四互巽乎姚氏嫌豐之九  
艮乃欲改股爲肱未之思耳艮在下三卦之後而  
爲股今說卦之文與巽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  
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咸九三曰咸其股而不  
以爲手此明證也王義精矣但姚信正作右股作  
肱者乃康成耳荀九家又以艮爲鼻麻衣易曰艮  
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  
薄也惟晉管輅亦以鼻爲面山



胡雙湖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  
同與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爲口與咸上六輔  
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右第九章

易學卷之

卷之

宋